中華文史叢書之七
清、康熙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中州名賢文表

(一)

劉昌編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中華文史叢書之七
清、康熙刋本影印
王有立主編

中州名賢文表

（二）

劉昌編

台灣華文書局印行

文之行世不猶水之行地中乎河洛淮濟天下之水之盛者也其行於地中或數千里以至萬里而入於海茫乎沛然孰得而禦之何哉有源故也賢者之於文亦然仁義以爲本禮樂以爲用詩書以爲輔騷史以爲飾矩度以爲準開闔以爲勢鋪張以為體具言主乎立教其志將以求合於聖人之言故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夫言之非難其將以求合於聖人者之難也而賢者乃獨務其難卒使其言垂世而立教者何哉有本故也惟修辭立誠以益充仁義之本斯言不戾於聖人猶水之有源則其出也必盛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昌奉詔提學中州且九年嘗觀濟之源於王屋觀淮之源於桐柏濟與淮中州之名川也所謂天下之水之盛者也濟出王屋伏行二

百里而始大發發而即盛淮出桐柏行百餘里亦大發發而即盛非若溝澗溪澮挾潢潦以自溢者比此非其源之深乎既又南觀河洛河出圖洛出書在古聖人之世而皆在中州之境中州居四方之中嵩嶽在焉詩有之維嶽降神生甫及申故昌嘗旁探遠覽自申甫而下於漢得賈生於唐得韓文公於宋得兩程夫子於元得許文正公皆中州之名賢也令或數百年以至千年而其言猶傳非其本之大乎本以仁義用以禮樂輔以詩書飾以騷史其言之所主要皆敎之所寓而矩度開闔鋪張之大較森然畢陳此宜不戾於聖人而有傳也懷慶守呂恕以許文正公遺書授昌昌遂附之以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孛術魯文靖公翀諸集之僅存者而表

章顯著之蓋皆中州之名賢也故題之曰中州名賢文表夫諸賢之文其行世如河洛淮濟之行地人固無有禦之豈必昌之能表著哉愛慕之已切記憶之務勤維日維夜手披口誦則可謂云爾已矣此其內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凡若干卷云成化七年三月朔旦姑蘇劉昌序

前明姑蘇劉欽謨氏提學中州編纂元世名賢許文正公
衡姚文公燧馬文貞公祖常許文忠公有壬王文定公惲
孛朮魯文靖公翀六君子之文如干卷鋟板行世六君子
皆中州產也名曰中州名賢文表余自少知有是書輙景
慕鄉先生遺風餘烈心嚮往者久之後建節三吳得於藏
書家亟以授汪子西亭重付剞劂既訖工會余奉
命入掌銓衡走使持槧本請序余惟六君子之文崒乎與
嵩嶽二室爭高固無俟余之讚述廼若劉氏汲古之勤表
賢示後之切惡可無一言以襮其美哉夫許魏公以眞儒
爲帝者師其立言皆原本洙泗佐佑濂洛牧庵其高第弟
子倡明古文蔚爲當代宗匠他如浚儀安陽兩雄並時秋
澗公獨步一時魯參政師道自任其所著述宜皆炳炳麟

麟不可磨滅矣顧自六君子距劉氏近纔百餘年遠不過二百年而殘編斷簡日就彫亡其辛苦營購而僅得之者亦多缺誤向非劉氏蚤夜矻矻作爲是書再越幾百年以迄於今其存也有幾乎劉氏之有功于前賢甚大劉氏既傷集本之失墜凡山鑴野刻靡不搜討所過前賢遺阯必禮其祠墓錄其子孫遇豐碑巨碣必周覽摩挲備紀其高厚廣闊上下盤趺之狀雖其廢擲偃仆於雲埋雨蝕中者必洗剔植立深簷蓋覆以致其懷賢思古之幽情跡其過百泉尋蘇門遊嘯處憑弔文獻之餘踪訪水簾行深澗舍輿躍騎舍騎而登捫蘿陟巘窮幽遐險絕以讀磨崖之記蹣跚躑躅于寒山石磴青巖蒼峪之間雖好奇如康樂柳州無以過嗚呼夫亦可以想見其高風邈世矣余嘗慨夫

世之為政者非法令所及不復議生平宦遊所歴未嘗不以表賢復古為志蒞吳之日前賢之為吳寓公有蹟可尋者嘗為之還其舊觀重開雕其遺集以垂後世令劉氏故吳之先正也劉視學吾鄉且九年而余撫吳凡十有四年迹偶相類而汲古表賢之志復曠世相感又其所編纂皆吾鄉先生琳琅金薤流落而僅存者少而知慕老得遂其手胝口沫之思蓋不勝欣然喜喟然歎茫然長懷而願後之君子相與共存是志於無窮也六君子元史各有本傳令載卷端備考康熙四十五年七月既望商丘宋犖序

蘇州劉昌欽謨氏視學河南蒐許文正以下六公之作題曰中州文表凡三十卷書撰於成化之初去元未遠而姚文公集五十卷孛术魯文靖公集六十餘卷已不復見藉是編所録以傳其表章之力匪細矣按欽謨序以是爲内集復有外集正集雜集惜其並亡訪之儲藏家不可得吾師商丘宋公手授藏本命讐校而鋟之凡匝歲而後卒業云康熙丙戌嘉平錢唐汪立名謹識

中州名賢本傳

許衡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内人也世爲農父通避地河南以泰和九年九月生衡於新鄭縣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母曰兒頴悟不凡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遂辭去父母强之不能止如是者凡更三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歸旣逃難岨崍山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而力踐之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棃衆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其有而

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相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歷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而慨然以道爲已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娶嫁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寖盛家貧躬耕粟熟則食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處之泰然謳誦之聲聞戶外如金石財有餘即以分諸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弗義弗受也樞嘗被名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衡拒不受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其家人化之如此甲

寅世祖出王秦中以姚樞爲勸農使教民耕植又思所以
化秦人乃名衡爲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
衡來人人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世祖
南征乃還懷學者攀留之不得從送之臨潼而歸中統元
年世祖即皇帝位名至京師時王文統以言利進爲平章
政事衡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以義爲本文統患之且
竇默日於帝前排其學術疑衡與之爲表裏乃奏以樞爲
太子太師默爲太子太傅衡爲太子太保陽爲尊用之實
不使數侍上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避禍與
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於義也姑勿論禮師傅與太
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不能則
師道自我廢也樞以爲然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乃免

改命樞大司農默翰林侍講學士衡國子祭酒未幾衡亦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爲右丞相欲衡輔之復召至京師命議事中書省衡乃上疏曰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意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叮嚀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裨益萬分孟子以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孔子謂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懷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小補云乃陳立國規模中書大要爲君難及農桑學校等事詳見奏議帝深嘉納之阿合馬爲中書平章政事領尚書省六部事因擅權

勢傾朝野一時大臣多阿之衡每與之議必正言不少讓已而其子又有僉樞密院之命衡獨執議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邪衡對曰彼雖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馬由是銜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以事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免帝命左右掖衡出衡出及闕還奏曰陛下命臣出豈出省邪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乃論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國害民若干事不報因謝病請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帝久欲開太學會衡請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以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親爲擇蒙古

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也國人子大朴未散視聽專一若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將必爲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詔驛名之來京師分處各齋以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若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爲生人之道十年權臣屢毀漢法諸生廩食或不繼衡請還懷帝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聽其去帝命諸

老臣議其去留實默爲衡懇請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劉秉忠等奏乞以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以守衡規矩從之國家自得中原用金大明曆自大定是正後六七十年氣朔加時漸差帝以海宇混一宜協時正日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曆恂以爲曆家知曆數而不知曆理宜得衡領之乃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以爲冬至者曆之本而求曆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還至京師已自乖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令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自丙子之冬日測晷景得丁丑戊寅己卯三年冬至加時減大明曆十九刻二十分又增損古歲餘歲差法上考春秋以來冬至無不盡合以月食衡及金木二星距驗冬至日躔校

舊曆退七十六分以日轉遲疾中平行度驗月離宿度加舊曆三十刻以線代管窺測赤道宿度以四正定氣立損益限以定日之盈縮分二十八限爲三百三十六以定月之遲疾以赤道變九道定月行以遲疾轉定度分定朔而不用平行度以日月實合時刻定晦而不用虛進法以躔離朓朒定交食其法視古皆密而又悉去諸曆積年月日法之傳會者一本天道自然之數可以施之永久而無弊自餘正訛完闕蓋非一事十七年曆成奏上之賜名曰授時曆頒之天下六月以疾請還懷皇太子爲請於帝以子師可爲懷孟路總管以養之且使東宮官來諭衡曰公毋以道不行爲憂也公安則道行有時矣其善藥自愛十八年衡病革家人祠衡曰吾一日未死寧不有事於祖考扶

而起奠獻如儀既撤家人餕怡怡如也已而卒年七十三是日大雷電風拔木懷人無貴賤少長皆哭於門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祭哭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之隨其才昏明大小皆有所得可以爲世用所去人皆哭泣不忍舍服念其教如金科玉條終身不敢忘或未嘗及門傳其緒餘而折節力行爲名世者往往有之聽其言雖武人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者丞相安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翰林承旨王磐氣概一世少所與可獨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大德二年贈榮祿大夫司徒謚文正至大二年加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封魏國公皇慶二年詔從祀孔子

廟庭延祐初又詔立書院京兆以祀衡給由奉祠事名魯齋書院魯衡居魏時所署齋名也

姚燧

姚燧字端甫世系見燧伯父樞傳父格燧生三歲而孤育於伯父樞樞隱居蘇門謂燧蒙暗教督之甚急燧不能堪楊奐馳書止之曰燧令器也長自有成爾何以急為且許醮以女年十三見許衡於蘇門十八始受學於長安時未嘗為文視流輩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則心弗是也二十四始讀韓退之文試習為之人謂有作者風稍就正於衡衡亦賞其辭且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之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

均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至元七年衡以國子祭酒教
貴冑奏名舊弟子十二人燧自太原驛致館下燧年三十
八始爲秦王府文學未幾授奉議大夫兼提舉陝西四川
中興等路學校十二年以秦王命安輯庸蜀明年漢嘉新
附入諭其民又奉命招王立於合州又明年撫循夔府凡
三使蜀皆稱職十七年除陝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副使
録囚延安逮繫詿誤皆縱釋之人服其明決調山南湖北
道按部澧州興學賑民孜孜如弗及二十三年自湖北奉
旨趨朝明年爲翰林直學士二十七年授大司農丞元貞
元年以翰林學士名修世祖實録初置檢閲官究覈故事
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書成大德五年授中憲大夫江
東廉訪使移病太平九年拜中奉大夫江西行省叅知政

事至大元年仁宗居藩邸開宮師府燧年已七十遣正字
呂洙如漢徵四皓故事起燧爲太子賓客未幾除承旨學
士尋拜太子少傅武宗面諭燧燧拜辭謝曰昔臣先伯父
樞嘗除是官尚不敢拜臣何敢受明年授榮祿大夫翰林
學士承旨知制誥兼修國史四年得告南歸中書以承旨
名明年復名燧以病俱不赴卒於家年七十六謚曰文燧
先在蘇門山時讀通鑑綱目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不能一
覽而得其離合之槪至告病江東著國統離合表若干卷
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將附朱熹凡例之後復取徽
建二本校讐得三誤焉序於表首略曰其一建安二十五
年徽本作延康元年凡例中歲改元在興廢存亡之際以
前爲正當從建本於建安二十五年下注改元延康其二

章武三年徽本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本無三年則昭烈爲無終徽建皆曰後主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是起十四卷盡十六卷凡曰後主者皆失於刊正也當於三年下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無齟齬也其三天寶十五載注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爲無始當大書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上同於開元三者鈞失而建安之取至德之去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主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詳見序篇燧之學有得於許衡由窮理致知反躬實踐爲世名儒爲文閎肆該洽豪而不宕剛而不厲舂容盛大有西漢風宋末弊習爲之一變蓋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或謂世無知燧者曰豈惟知之讀

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燧曰世固有厭空桑而思聞
鼓缶者乎然文章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彼復有班孟
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為去
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豈
有一言幾乎古而不聞之將來乎當時孝子順孫欲發揮
其先德必得燧文始可傳信其不得者每為愧恥故三十
年間國朝名臣世勳顯行盛德皆燧所書每來謁文必其
行業可嘉然後許可辭無溢美又稍廣置燕樂燧則為之
喜而援筆大書否則弗易得也時高麗瀋陽王父子連姻
帝室傾貲結朝臣一日欲求燧詩文燧靳不與至奉旨乃
與之王贈謝弊帛金玉名畫五十篚盛陳致燧燧即時分
散諸屬官及史胥侍從止留金銀付翰林院為公用器皿

燧一無所取人問之燧曰彼藩邦小國唯以貨利為重吾能輕之使知大朝不以是為意其器識豪邁過人類如此然頗恃才輕視趙孟頫元明善輩故君子以是少之平生所著有牧菴文集五十卷行於世子三壎圻城

馬祖常

馬祖常字伯庸世為雍古部居靖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於祖常為高祖金季為鳳翔兵馬判官以節死贈恒州刺史子孫因其官以馬為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餉累官禮部尚書父潤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家於光州祖常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時見燭欹燒屋解衣沃水以滅火咸嗟異之既長益篤於學蜀儒張𩓐講道儀真往受業其門質以疑義數十𩓐甚器之延祐初科

舉法行鄉貢會試皆中第一廷試爲第二人授應奉翰林文字拜監察御史是時仁宗在御已久猶居東宮飲酒常過度祖常上書請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則雖有懷姦利己乞官求賞者不敢出諸口天子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宗爲皇太子又上書請愼簡師傅於是姦臣鐵木迭兒爲丞相威權自恣祖常知其盜觀國史率同列劾奏其十罪仁宗震怒黜罷之秦州山移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疏聞大臣皆家居待罪祖常薦賢拔滯知無不言俄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亡何姦臣復相左遷開平縣尹因欲中傷之遂退居光州久之姦臣

旣死乃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寶少監太子左贊善
尋兼翰林直學士除禮部尚書丁祖母憂起爲右贊善復
除禮部尚書尋辭歸天曆元年名爲燕王内尉仍入禮部
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稱得人陞參議中書省事參定
親郊禮儀充讀冊祝官拜治書侍御史歷徽政副使遷江
西行臺中丞元統元年名議新政賜白金二百兩鈔萬貫
又歷同知徽政院事遂拜御史中丞帝以其有疾詔特免
朝禮光禄日給上尊祖常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劾其
僚禁酤時面有酒容以苛細黜之山東廉訪司言孔氏訟
事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除樞密副使頃之辭職
歸光州復除江南行臺中丞又遷陝西行臺中丞皆以疾
不赴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

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謚文貞祖常立朝既久多所建明嘗議令國族及諸部既誦聖賢之書當知尊諸母以厚彝倫又議將家子弟驕脆有孤任使而庶民有挽強蹶張老死草野者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弗用識者韙之祖常工於文章宏贍而精核務去陳言專以先秦兩漢爲法而自成一家之言尤致力於詩圓密清麗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有文集行於世嘗預修英宗實録又譯潤皇圖大訓承華事略又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略以進受賜優渥文宗嘗駐蹕龍虎臺祖常應制賦詩尤被歎賞謂中原碩儒惟祖常云

許有壬

許有壬字可用其先世居潁後徙湯陰有壬幼頴悟讀書

一目五行嘗閱衡州淨居院碑文近千言一覽輒背誦無遺年二十暢師文薦入翰林不報授開寧路學正陞教授未上辟山北廉訪司書吏登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隷足跡至村疃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六年已未除山北廉訪司經歷至治元年遷吏部主事二年轉江南行臺監察御史行部廣東以貪墨劾罷廉訪副使哈只蔡衍至江西會廉訪使苗好謙監焚昏鈔檢視鈔者日至百餘人好謙恐其有弊痛鞭之人畏罪率剔眞爲僞以迎其意莞庫吏而下榜掠無全膚迄莫能償有壬覆

視之率眞物也遂釋之凡勢官豪民人畏之如虎狼者有
壬悉擒治以法部內肅然召拜監察御史八月英宗暴崩
於南坡賊臣鐵失遣使者自上京至封府庫收百官印有
壬知事急即往告御史中丞董守庸守庸謂宮禁事非子
所當問有壬即疏守庸及經歷朶爾只班監察御史郭也
先忽都阿附鐵失之罪以俟十月鐵失伏誅泰定帝發上
都御史大夫紐澤先還京師有壬即袖疏上之及帝至復
上章言帖木迭兒之子瑣南與聞大逆乞賜典刑其兄弟
勿令出入宮禁中書平章政事王毅右丞高昉橫罹奪爵
而四川行省平章政事趙世延受禍尤慘皆請雪冤復職
繼上正始十事一曰輔翼太子宜先訓導二曰遴選長官
宜先培養三曰通籍宮禁宜別貴賤四曰欲謹兵權宜削

兼領五曰武備廢弛宜加修飭六曰賊臣妻妾宜禁勢官徵索七曰前赦權以止變宜再詔以正名八曰鐵木迭兒諸子宜籍沒以懲惡九曰考驗經費以減民賦十曰撙節浮蠹以紓國用帝多從之泰定元年初立詹事院選爲中議改中書左司員外郎京畿饑有壬請賑之同列讓曰子言固善其如虧國何有壬曰不然民本也不虧民顧豈虧國邪卒白於丞相發糧四十萬斛濟之民賴以活者甚衆國學舊法每以積分次第貢以出官執政用監丞張起巖議欲廢之而以推擇德行爲務有壬折之曰積分雖未盡善然可得博學能文之士若曰惟德行之擇其名固佳恐皆厚貌深情專意外飾或懵不能識丁矣議久不決三年六月陞右司郎中其事遂行已而復寢獲盜例有賞論者

多疑其僞有淹四十餘年者羣訴於馬首有壬曰盜賊方熾求疵太甚緩急何以使人但經部使者覆覈者皆予官俄移左司郎中每遇公議有壬屢爭事得失汎掃積滯幾無留牘都事宋本退語人曰此貞觀開元間議事也明年丁父憂天曆三年擢兩淮都轉運鹽司使先是鹽法壞廷議非有壬不能集事故有是命有壬詢究弊端立法而通融之國課遂登至順二年二月召參議中書省事未幾以丁母憂去元統元年復以參議召明年甲戌拜治書侍御史轉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仍治臺事會福達魯花赤完卜藉丞相勢宿衛東宮其行頗淫穢御史劾之完卜藏御史大夫家有壬捕而遣之九月拜中書參知政事知經筵事帝詔羣臣議上皇太后尊號爲太皇太后有壬曰皇

上於皇太后母子也若加太皇太后則爲孫矣非禮也衆弗之從有壬曰今制封贈祖父母降於父母一等蓋推恩之法近重而遠輕今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是推而遠之乃反輕矣豈所謂尊之者邪弗之聽中書平章政事徹里帖木兒挾私憾奏罷進士科有壬廷爭甚苦不能奪遂稱疾在告帝强起之拜侍御史會汝寧棒胡反大臣有忌漢官者取賊所造旗幟及僞宣勅班地上問曰此欲何爲耶意漢官諱言反將以罪中之有壬曰此曹建年號稱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敵官軍其反狀甚明尚何言其語遂塞廷議欲行古劓法立行樞密院禁漢人南人勿學蒙古畏吾兒字書有壬皆爭止之重紀至元初長蘆韓公溥因家藏兵器遂起大獄株連臺若省多以贓敗獨無有壬名

由是忌者益甚有壬度不可留遂歸彰德已而南遊湘漢間至元六年名入中書仍爲叅知政事明年改元至正有壬極論帝當親祠太廟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改元命相當合爲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人皆韙之轉中書左丞二年囊加慶善八及孛羅帖木兒獻議開西山京口導渾河踰京城達通州以通漕運丞相脫脫主之甚力有壬曰渾河之水湍悍易決而足以爲害淤淺易塞而不可行舟況地勢高下甚有不同徒勞民費財耳不聽後卒如有壬言先是有壬之父爊載仕長沙日設義學訓諸生既沒而諸生思之爲立東岡書院朝廷賜額設官以爲育才之地南臺監察御史木八剌沙緣睚眦怨言書院不當立幷搆浮辭誣衊有壬幷其二弟有儀

有孚有壬遂稱病歸四年改江浙行省左丞辭六年召為翰林學士既上又辭監察御史累章辨其誣俄拜浙西廉訪使未上復以翰林學士承旨名仍知經筵事明年夏授御史中丞賜白玉束帶及御衣一襲未幾復以病歸監察御史苔蘭不花銜有壬時短長之奏劾甚力事尋白十二年盜起河南聲撼河朔間有壬畫備禦之策十五條以授郡將民藉以安十三年起拜河南行省左丞朝廷遣將出征環河南境連營以百數一切芻餉皆仰給之有壬從容集事若平時然十五年還集賢大學士尋改樞密副使復拜中書左丞時以言為諱有壬力言朝廷務行姑息之政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子女玉帛而無鬬志遂倡招降之策言多不載有僧名開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韋事

且成皆大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果語塞不能對轉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階至光祿大夫有壬前朝舊德太子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爲樂遽呼左右屏去十七年以老病乞致其事久之始得請給俸賜以終其身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卒年七十有八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遇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一根至理而曲盡人情當權臣恣睢之時稍忤意輒誅竄隨之有壬絶不爲巧避計事有不便明辨力諍不知有死生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筆札工辭章歐陽玄序其文謂其雄渾閎雋湧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所著有至正集若干卷謚曰文忠子一人曰禎

王惲

王惲字仲謀衛州汲縣人曾祖經祖宇仕金官敦武校尉父天鐸金正大初以律學中首選仕至戶部主事惲有才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史天澤將兵攻宋過衛一見接以賓禮中統元年左丞姚樞宣撫東平辟爲詳議官時省部初建令諸路各上儒吏之能理財者一人惲以選至京師上書論時政與渤海周正並擢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治錢穀擢才能議典禮考制度咸究所長同僚服之至元五年建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知無不言論列凡百五十餘章時都水劉晸交結權勢任用頗專陷沒官糧四十餘萬石惲劾之暴其姦利權貴側目又言晸監修太廟畢功特轉官錫賞

令纔數年梁柱摧朽事涉不敬宜論如法㝡竟以憂卒秩
滿陳天祐雷膺交薦於朝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
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
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
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十三年奉命
試儒人於河南十四年除翰林待制拜朝列大夫河南北
道提刑按察副使尋改置諸道制下遷燕南河北道按部
諸郡贓吏多所罷黜十八年拜中議大夫行御史臺治書
侍御史不赴裕宗在東宮惲進承華事略其目曰廣孝立
愛端本進學擇述謹習聽政達聰撫軍崇儒親賢去邪納
誨幾諫從諫推恩尚儉戒逸知賢審官凡二十篇裕宗覽
之至漢成帝不絕馳道唐肅宗改服絳紗為朱明服心甚

喜曰我若遇是禮亦當如是又至邢峙止齊太子食邪蒿顧侍臣曰一菜之名遽能邪人耶詹事丞孔九思從旁對曰正臣防微理固當然太子善其說賜酒慰諭之令諸皇孫傳觀稱其書弘益居多十九年春改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在官一年以疾還衛二十二年春以左司郎中名時右丞盧世榮以聚斂進用屢趣之不赴或問其故惲曰力小任大剥衆利已未聞能全者遠之尚恐見浼況可近乎既而果敗衆服其識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黜官吏貪汙不法者凡數十人察繫囚之寃滯者决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寓民家而創營屋以居之每謂爲治之本在於得人乃進言於朝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重地而民情輕詭由平定

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嘯聚愚民因而蟻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蹂踐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缺宜特選清望素著簡在帝心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者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矣時行省討劇賊鍾明亮無功惲復條陳利害曰福建歸附之民户幾百萬黃華一變十去四五今劇賊猖獗又酷於華其可以尋常草竊視之況其地有溪山之險東擊西走出沒難測招之不降攻之不克宜選精兵申明號令專命重臣節制以計討之使彼勢窮力竭庶可取也二十八年名至京師二十九年春見帝於柳林行宮遂上萬言書極陳時政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成宗即位獻守成事鑑一十五篇所論悉本諸經

旨元貞元年加通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奉旨纂修世
祖實錄因集聖訓六卷上之大德元年進中奉大夫二年
賜鈔萬貫乞致事不許五年再上章求退遂授其子公孺
爲衛州推官以便養仍官其孫笴秘書郎大德八年六月
卒贈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其
著述有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承華事略中堂事記
烏臺筆補玉堂嘉話序雜著詩文合爲一百卷

孛术魯翀

孛朮魯翀字子翬其先隆安人金泰和間定女直姓氏屬
望廣平祖德從憲宗南征因家鄧之順陽以功封南陽郡
侯父居謙用翀貴封南陽郡公初居謙辟掾江西以家自
隨生翀贛江舟中釜鳴者三人以爲異翀稍長即勤學父

歿家事漸落翀不恤而爲學益力乃自順陽復往江西從新喻蕭克翁學克翁宋參政燧之四世孫也隱居不仕學行爲州里所敬嘗夜夢大鳥止其所居翼覆軒外舉家驚異出視之冲天而去明日翀至翀始名思温字伯和克翁爲易今名字以夢故後復從京兆蕭𣂏游其學益宏以肆翰林學士承旨姚燧以書抵𣂏曰燧見人多矣學問文章無足與子翼比倫者於是𣂏以女妻之大德十一年用薦者授襄陽縣儒學教諭陞汴梁路儒學正會修世皇實錄燧首以翀薦至大四年授翰林國史院編修官延祐二年擢河東道廉訪司經歷遷陝西行臺監察御史賑濟吐蕃多所建白五年拜監察御史時英皇未出閣翀言宜擇正人以輔導帝嘉納之尋劾奏中書參議元明善帝初怒不

納明日乃命改明善他官而傳旨慰諭珋巡按遼陽有旨給以弓矢環刀後因爲定制還往淮東廉憲司官聲跡淮東憲臣惟尚刑多置獄具珋曰國家所以立風紀蓋將肅清天下初不尚刑也取其獄具焚之時有旨凡以吏進者例降二等從七品以上不得用珋言科舉未立人才多以吏進若一概屈抑恐未足盡天下持平之議請吏進者宜止於五品許之因著爲令除右司都事時相鐵木迭兒專事刑戮以復私憾珋因避去頃之擢翰林修撰又改左司都事於是拜住爲左相使人勞珋曰今規模已定不同往日宜早至也珋強爲起會國子監隸中書俾珋兼領之先是陝西有變府縣之官多罣誤者珋白丞相曰此輩皆脅從非同情者乃悉加銓叙帝方獵柳林駐故東平王安童

碑所因獻駐驛頌皆稱旨命坐賜飲尚尊從幸上京次龍虎臺拜住命翀傳旨中書翀領之行數步還曰命翀傳否拜住歎曰眞謹飭人也間謂翀曰爾可作宰相否翀對曰宰相固不敢當然所學宰相事也夫爲宰相者必福德才量四者皆備乃足當耳拜住大悅以酒觴翀曰非公不聞此言迎駕至行在所翀入見帝賜之坐陞右司員外郎奉旨預修大元通制書成翀爲之序泰定元年遷國子司業明年出爲河南行省左右司郎中丞相曰吾得賢佐矣翀曰世祖立國成憲具在愼守足矣譬若乘舟非一人之力所能運也翀乃開壅除弊省務爲之一新三年擢燕南河北道廉訪使晉州達魯花赤有罪就逮而奉使宣撫以印帖徵之欲緩其事翀發其姦奉使因遁去入僉太常禮儀

院事盜竊太廟神主翀言各室宜增設都監員内外
扃鎖晝巡夜警永爲定制從之又纂修太常集禮書成而
未上有旨命翀兼經筵官文宗之入也大臣問以典故翀
所建白近漢文故事衆皆是之文宗嘗字呼子翬而不名
命翀與平章政事溫迪罕等十人商論大事日夕備顧問
宿直東廡下文宗虛大位以俟明宗翀極言大兄遠在朔
漠北兵有阻神器不可久虛宜攝位以俟其至文宗納其
言及文宗親祀天地社稷宗廟翀爲禮儀使詳記行禮節
文於笏遇至尊不敢直書必識以兩圈帝偶取笏視曰此
爲皇帝字乎因大笑以笏還翀竣事上天曆大慶詩三章
帝命藏之奎章閣擢陝西漢中道廉訪使會立太禧院除
僉太禧宗禋院兼祗承神御殿事詔遣使趣之還迎駕至

龍虎臺帝問子翬來何緩太禧院使阿榮對曰翀體豐肥不任乘馬從水道來是以緩耳太禧臣日聚禁中以便顧問帝嘗問阿榮曰魯子翬飲食何如對曰與衆人同又問談論如何曰翀所談義理之言也從幸上都嘗奉敕撰碑文稱旨帝曰候朕還大都當還汝潤筆資也遷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諸生素已望翀至是私相歡賀翀以古者教育有業退必有居舊制弟子員初入學以羊贄所貳之品與羊等翀曰與其饜口腹孰若爲吾黨燥濕寒暑之虞乎命撙集之得錢二萬緡有奇作屋四區以居學者諸生積分有六年未及釋褐者翀至皆使就試而官之帝師至京師有旨朝臣一品以下皆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惟翀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

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文宗崩皇太后聽政命別不花塔失海牙阿兒思蘭馬祖常史顯夫及翀六人商論國政翀以大位不可久虛請嗣君即位早正宸極以幸天下帝既即位大臣以爲赦不可頻行翀曰今上以聖子神孫入繼大統當新天下耳目今不赦豈可收怨於新造之君乎皇太后以爲宜從翀言議乃定遷禮部尚書階中憲大夫有大官妻無子而妾有子者其妻以田盡入於僧寺其子訟之翀名其妻詰之曰汝爲人妻不以資產遺其子他日何面目見汝夫於地下卒反其田元統二年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逾年以遷葬故歸鄉里明年名爲翰林侍講學士以疾辭不上至元四年卒年六十贈通奉大夫陝西行

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南陽郡公謚文靖翀狀貌魁梧不妄言笑其爲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博異言僻語無不淹貫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其居國學者久論者謂自許衡之後能以師道自任者惟耶律有尚及翀而已有文集六十卷子遠字朋道以翀廕調秘書郎轉襄陽縣尹須次居南陽賊起遠以忠義自奮傾財募丁壯得千餘人與賊拒戰俄而賊大至遠被害死遠妻雷爲賊所執賊欲妻之乃詆賊曰我魯參政冢婦縣令嫡妻夫死不貳肯從汝狗彘以生乎賊醜其言將辱之雷號哭大罵不從乃見殺舉家皆被害

中州名賢文表目錄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一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奏議

時務五事 至元三年

臣衡誠惶誠恐謹奏呈時務五事伏念臣性識愚陋學術荒疎不期虛名偶塵聖聽陛下好賢樂善舍短取長雖以臣之不才亦叨寵遇自甲寅至今十有三年凡八被詔旨中懷自念何以報塞又日者面奉德音丁寧懇至中書大務容臣盡言臣雖昏愚荷陛下知待如此其厚敢不罄竭所有思益萬分但迂拙之學本非求仕言論鄙直不能回互矯趨時好孟子以責難於君陳善閉邪迺爲恭敬孔子

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臣之所守者其大意蓋如此也伏望陛下寛其不佞察其至懐則區區之愚亦或有少補云

立國規摹一

爲天下國家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過焉無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計有餘而歳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處衰周之列國孔明用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爲之哉古今立國規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得天下心無它愛與公而已矣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爲治也何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挾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雜屬而未一有以梗吾愛於此爲計其亦難矣自非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

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以制衆雖未一必求其所以一
前慮却顧因時順理予之奪之進之退之内主甚堅外行
甚易日戛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愛吾之公達於天下
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
理也然其先後之序緩急之宜密有定則可以意會而不
可以言傳也是之爲規摹國朝土宇曠遠諸民相雜俗既
不同論難遽定考之前代北方奄有中夏必行漢法可以
長久故後魏遼金歷年最多其它不能實用漢法皆亂亡
相繼史冊具載昭昭可見也

後魏拓拔氏改姓元都雲中遷洛十六帝一百七十
一年

遼耶律改劉氏都臨潢徙無常處九帝二百一十八

年

金完顏氏都上京遷燕九帝一百一十八年

前趙劉元海據平陽三主二十五年

後趙石勒都襄國六主三十二年

前燕慕容皝都薊遷鄴三主三十四年

前秦苻堅都長安五主四十四年

後秦姚萇都長安三主三十四年

南燕慕容德據廣固二主十二年

南涼禿髮烏姑據廣固三主十八年

西秦乞伏國仁據金城四主四十七年

後燕慕容垂據中山鄴四主二十五年

夏赫連勃勃據朔方三主二十五年

國家仍處遠漠無事論此必如今日形勢非用漢法不宜也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必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異以是論之國家當行漢法無疑也然萬世國俗累朝勲貴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苟非聰悟特達曉知中原實歷代帝王爲治之地則必咨嗟怨憤諠譁其不可也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爲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氣始盡暑之變寒其勢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之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久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惶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

以北方之俗改用中國之法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此而不務孰爲可務顧乃宴安逸豫垂三十年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内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嚮時矣然尾大之勢計聖謀神算已有處之之道非臣區區所能及也此外唯當齊一吾民使之富實興學練兵隨時損益稍爲定制如臣輩者皆能論此在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幾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幾可成也

中書大要二

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也然其大要在用人立法二者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理又譬

之食之在器不以手取而以匕取手雖不能自爲而能用夫櫛與匕焉是即手之爲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役庶務將見日勤日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夫賢者識治之體知事之要與庸人相懸蓋十百而千萬也布之周行百職具舉宰職總其要而臨之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用或已知其孰爲君子孰爲小人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敢進退之徒曰知人而實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爲能致氣味之美莫不睹日月也獨術者爲能步虧食之數得法與不得法固難一律論有馬不能習必借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求玉人雕琢之小物尚爾況堂堂天下神器可使

不得法者爲耶古人謂爲山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意正如此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里巷之談動以古爲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可違者豈天下之大國家之重而古成法反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昔然已仕者便當頒降俸給使可養廉未仕者且當寬立條格俾就敘用則失職之怨少可舒矣外設監司糾察污濫內專吏部考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舉下則人才爵位略可平矣舍此則堆積壅塞參差謬戾苟延歲月莫知所期俸給之數敘用之格監司之條例先當擬定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抄數之便宜續當議之

亦不可緩也此其大凡要須深探古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者何如而能行與不能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爲君難三

踐言 防欺 任賢 去邪 得民心 順天道

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與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它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

來遠矣爲臣不易臣已告之安童至爲君之難尤陛下所當專意者臣請舉其切而要者欵陳於後

踐言　人君不患出言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愼矣昔劉安世見司馬温公問盡心行已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隱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臣按劉安世一士人也所交者一家之親也一鄉之衆也同列之臣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耳然以言行相較猶有自相掣肘矛盾者況天下之大兆民之衆事有萬變日有萬機而人君以一身一心酬酢之欲言無失豈

易能哉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者今之所命而後日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而法度不得立臣下雖欲黽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汩沒於瑣碎之中卒於無補況因之爲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一至於此也此無他至難之地不以難處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奈何爲人上者多樂舒肆爲人臣者多事容悅容悅本爲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爲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感合無間則其

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以修身爲本一言一事熟思而審處之乎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又難於天下之人也

防欺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而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昔包孝肅剛嚴峭直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

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人厲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恃權捽吏於庭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臣謂此一京兆耳其見欺於人不過誤一事害一人而已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唯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爲君子退者未必爲小人予者或無功

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至賞之罰之生之殺之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争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逕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任賢　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獨人君有不知者人君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汎如厮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

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徒費廩祿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言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大抵樂聞人之過而不樂聞已之過務快已之心而不務快民之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之正堯舜之安而後已故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婞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及今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爾大禹聖人聞善即拜益戒之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去邪　姦邪之人其為心險其用術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人莫能知如以甘言卑辭誘人於過失然後發之之類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人莫能禦如勢在近習則誘近習勢在宮闈則諂宮闈之類人君不察以諂為恭以訐為公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於迎合竊其勢以立己之威濟其欲以結主之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也所謂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已難乎雖然此由人主不悟誤至於此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姦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

得民心　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天下其功大矣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大康纔畋於洛萬姓遽仇而去之吁可怪也漢高帝起布衣天下之士雲合景從其困滎陽也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又何邪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於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望生焉禹啓愛下既如赤子矣民之奉上亦如父母矣今大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非所以爲父母也是以失望秦楚殘暴故天下叛之漢政寛仁故天下歸之今高帝用愛憎行誅賞非所以爲寛仁也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參較

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乎此也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悅之冀其有實既而實不能副遂怨心生焉一類同等無大相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不厚者已有疾之之意況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豈得不怒於心邪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爲愛之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言也一動也舉可以爲天下法一賞也一罰也舉可以合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而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爲人君者不喜聞過爲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

順天道　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若漢之文景然考之

當時天象數變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此後此凡若是者小則有水旱之應大則有亂亡之應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間海内殷富黎庶樂業移告訐之風爲醇厚之俗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歟偉哉未見其比也秦之苦天下久矣加以楚漢之戰生民糜滅户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入繼正統專以養民爲務其憂也不以己之憂爲憂而以天下之憂爲憂其樂也不以己之樂爲樂而以天下之樂爲樂今年下詔勸農桑也恐民生之不遂明年下詔減租稅也慮民用之或乏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孛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

西方議者或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爲理明義正而可信也天之樹君本爲下民故孟子謂民爲重君爲輕書亦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乖戾之幾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治本立則紀綱可布法度可行治功可必否則愛惡相攻善惡交病生民不免於水火以是爲治萬不能也

農桑學校四

語古之聖君必曰堯舜語古之賢相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爲法於天下而可傳於後世也天之道好生而不私堯與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敎以善民心此輔贊堯舜之實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曰舜典臣自十七八時已能誦說爾後温之復之推之衍之思之又思之苦心極力至年五十始大曉悟以是參諸往古而往古聖賢之言無不同驗之歷代而歷代治亂之迹無不合自此胷中廓然無有凝滯斷知此說實自古聖君賢相平天下之要道既幸得之常以語人而人之聞者忽焉泛焉莫以爲意察其所至正如臣在十七八

時蓋無臣許多思慮許多工夫其不能領解理固宜然然間與一二知者相與講論心融意會雖終日竟夕不知其有倦且怠也蓋此道之行民可使富兵可使彊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念之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斂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不惟不知生財而斂財之酷又害於生財也）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所以防者爲欺也不欺則無事於防矣欲其不欺非衣食以厚其生禮義以養其心則不能也）徒患法令之難行不患法令無可行之地（上多賢才皆知爲公下多富民皆知自愛則令自行禁自止）誠能自令以始優重農民勿使擾害盡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種樹懇諭而督行之十年以後當倉盈庫積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皇子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灑掃應對至於平天下之要道十年已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

以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皆舉不能是二者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堯舜之道好生而不私唯能行此乃可好生而不私也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慎微五 定民志 崇退讓 慎喜怒 守信

定民志　民志定則不亂下知分則上安夫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則士安於爲士農安於爲農工商安於爲工商則在上一人有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無恥之心在上一人可不爲寒心哉

崇退讓　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崇退讓則無以守天下取也守

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以不審也

慎喜怒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無悔則自不中變也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者莫如近愛是以在下希進之人求託近愛近愛不察乃與之爲地（七姬七瑱之類）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一人獨以喜之怒之爲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爲不當理也最宜

深念其失在於不守大體易於喜怒也

守信　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不畏天

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方今無此失何苦使人不信

奏對

至元三年二月二十有六日檀州北李家莊後山見上面

奉德音竇漢卿獨言生以道重當時汝亦知之何爲狥情

不言豈孔子敎法使汝若是耶汝不遵孔子教法自若是

耶往者不咎今後無爾也是云是非云非可者行不可者

勿行我今召汝無他也省中事前雖命汝意猶未悉今特

面命汝也人皆譽汝想有其實汝之名分其斟酌在我國

事所以無失百姓所以得安其謀謨在汝也謂汝年老未

爲老謂汝年小非小也正當黽勉從事無負汝生平所學

安童尚幼未若更事汝謹輔導之汝有嘉謨先告安童以
達於我我將擇焉
對曰聖人之道至大且遠而學者所得有淺深臣生平
雖讀書而所得甚淺然旣叨特命願罄所知者言之其
所不知亦不能強也安童聰悟且有執持告之古人言
論悉能領解臣以所知者盡告之但慮中有人間之則
難行外用勢力納人其中則難行臣衡竊意國家自壬
辰之後便當詢求賢哲商論歷代創業垂統之宜參酌
古今稍爲定制使後世子孫垂拱守成此有國者之先
務也因習宴安以爲不可而其委任又多殘民蠹國之
流壬寅以還民益困弊至於己酉庚戌民之困弊極矣
困弊極殆將起亂當是時陛下有愛民之譽好賢之名

聞於天下天下望之如旱之望雨故先皇帝繼統民皆忻悅將謂信從陛下選任善人改更弊政以興太平不意仍踵前失再用此徒委天下之民使之刻剝付天下之物使之侵欺大爲失望所賴者分河南關中得陛下委之諸賢不一二歲疲民大安恩雖未普而天下之心已歸之矣此曹畏避威名不敢縱横但於君臣骨肉之間陰行譖愬將爲不利於陛下但天命人心皆在於此故不得遂其所願然委付一事實爲不可而其間節目又少有可不可焉其可者已在不可之中不得爲可其不可者是又不可之不可者也淺見若此未知是否臣衡伏覩先皇帝聖旨叮嚀懇至其大要欲事辦民安二者而已然所委之人唯能刻剝害民阿附近要肆爲欺

蔽竊據寵權又烏知事之所以辦民之所以安乎虐政
所加無從控告先皇帝在潛固知此弊及其繼統不唯
不見黜逐且遽復大權而委用之於此見欺而所命之
旨皆屬不可不必更於其中有可不可之辯也賈誼告文
帝削地制敵文帝雖喜賈誼之言猶謙讓以爲未遑然
終能舉行其說者審而後發發無不中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一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雜著

讀易私言

初初位之下事之始也以陽居之才可以有爲矣或恐其不安於分也以陰居之不患其過越矣或恐其懦弱昏滯未足以趨時也四之應否亦類此義（無應則或困於弱有應則或傷於躁坎無應而凶頤有應而凶之類是也）大抵柔弱則難濟剛健則易行故諸卦柔弱而致凶者其數居多（豫剝蹇恒困井旅小過未濟）剛健而致凶者惟頤大壯夬而已若總言之居初者易貞居上者難貞易貞者由其所適之道多難貞者以其所處之位極故六十四卦

初爻多得免咎而上每有不可救者始終之際其難易之不同蓋如此一本作其難易之勢固如此

艮六居初者凡八陰柔處下而其性好止故在謙則合時義而得吉在咸則感未深而不足進也以是才居遁則後於人而有厲然位卑力弱反不若不往之爲愈也蹇之時險在前也止而不往自有知幾之譽勉於進則陷乎險也艮以止於初爲義故但戒以利永貞漸之才宜若此也雖小子有言於義何咎旅雖有應而不足援也斯其所以瑣瑣乎小過宜下而反應於上斯其有飛鳥之凶乎柔止之才大率不宜動而有應動而有應則應反爲之累矣謙最吉小過最凶

坤六居初者凡八坤柔順處下其初甚微而其積甚著

故其處比與否之初也皆能獲吉豫有應在上是動於欲而不安於分也凶亦宜乎（一本無上二段）

二二與四皆陰位也四雖得正而猶有不中之累況不得其正乎（一本乎上有者字）二雖不正而猶有得中之美況正而得中者乎四近君之臣也二遠君之臣也其勢有不同此二之所以多譽四之所以多懼也二中位陰陽處之皆爲得中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謂其才若此故於時義爲易合時義既合則吉可斷矣究而言之凡爲陽者本吉也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有害乎其吉矣雖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可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凡爲陰者本凶也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有緩乎其凶矣雖失正矣苟或居中猶可以免其

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者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者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一本自究而言之以下文少不同今重錄如左○凡陽本吉凡陰本凶陽雖本吉不得其正則害乎吉矣得正矣不及其中亦未保其吉也必也當位居中能趨時義然後其吉乃定陰雖本凶不失其正則緩其凶矣失正矣或能居中猶可免其凶也必也不正不中悖於時義然後其凶乃定故陽得位得中其吉多焉陰失位失中其凶多焉要其終也合於時義則無不吉悖於時義則無不凶也大矣哉時之義乎

乾九二九剛健之才也而承乘又剛健之至也處陰得中有溥博淵泉時出之義臣才若此其於職位蓋綽綽然有餘裕矣夫剛健則有可久之義得中則有適時之義兼二者而得雖無應可也況六五虛中以待己者乎此八卦所以無悔吝而有應者尤爲美也

兌九二兌之九二剛而得中也雖上承於柔邪不足爲

累此以得中之義爲勝也獨節之爲卦自有中義所不足者正而已今既不正矣其何以免於凶乎

巽九二兌之中以剛爲說巽之中以剛爲入皆有才適用之臣也然兌務於上（上一陰爲主）巽務於下（下一陰爲主）其勢有所不同如井之義貴於上行也而九二無應猶己才而下之違時拂義人莫肯與以谷射甕敝取象其亦宜乎

坎九二下陰柔之始也上陰柔之極也而己以陽剛之才獨居中焉是己無賴於彼而彼有待於己也加以至尊（一作君主）應之則險道大行不爾（一作然）則幾於困矣大率有應而道行則以貞幹之義爲重無應而處中則以須守之義爲重錯舉而言（一本作錯舉而吉之）則卦之才皆備焉

坤六二否之時不爲窮厄所動豫之時不爲逸欲所牽

非安於義分者莫能也坤六二居中履正且又靜而順焉宜其處此而無敗也雖然創物兼人陽之爲也柔順貞靜陰之德也以陰之德而遇剝觀則剝傷於柔而觀失於固矣夫何故時旣不同義亦隨異此六爻所以貴中正而中正之中又有隨時之義也

震六二六二陰柔而在動體雖居中履正然下乘陽剛成卦之主其勢不得安而處也非惟其勢不得安而處揆其資性一本作才質亦不肯安其處也或上應或下依有失得之辨焉復無應而下仁吉之道也過此則違道而非正矣頤隨益之方受彼也上下之來又何患焉無妄之世方存誠也或應或依秖足爲累他卦皆以乘剛之義爲重也屯震噬嗑大率處則乘剛動有得失非坤二柔中之比

也一本震六二在艮六二後

艮六二以剛處上以柔處下尊卑之勢順也艮之大體既備此象矣而六二又承剛履柔居中得正宜其處諸卦而無過也雖然柔止之才動拘禮制若當大有爲之時則有不可必者故在蹇未能濟處艮莫能止究其用心忠義正直終不可以事之成否爲累也一本不可必作不可卑究其用心作究論其心爲累也作爲疵也

離六二初與三剛而得正皆有爲之才也然其明照各滯一偏唯六二中正見義理之當然而其才幹有不逮其明者甚矣才智之難齊也得有應於上則明有所附矣然非剛之善用明實明之能自用也大抵以剛用明不若以明用剛之爲順故八卦應五附三其勢略等而

離之六五有應於下者爲最美也
三卦爻六位唯三爲難處蓋上下之交内外之際非平易安和之所也故在乾則失於剛暴在坤則傷於柔邪震動而無恒巽躁而或屈離與艮明止係於一偏坎與兑險説至於過極皆凶之道也然乾之健雖不中也猶可勝任坤之順雖不正也猶能下人二者之凶比他爻爲少緩若夫坎之與兑以陰處陽以柔乘剛不中不正悖忤時義其爲凶也切矣是知乾坤爲輕坎兑爲重總而論之亦曰多凶而已矣
乾九三過剛而不中難與義適然以其有才也故諄諄焉戒命之曰夕惕曰敬慎曰艱貞庶或有可免者不然則用所偏而違乎義矣凶其可逃乎

四四之位近君多懼之地也一本作近君之位先生親改如此以柔居之則有順從之美以剛居之則有僭逼之嫌然又須問居五者陰邪陽邪以陰承陽則得於君而勢順以陽承陰則得於君一本作陰而勢逆勢順則無不可也勢逆則尤忌上行上行則凶咎必至離之諸四皆是也震則四爲成卦之主才幹之臣也是動而知戒是以有補過之道以陽承陽以陰承陰皆不得於君也然陽以不正而有才陰以得正而無才故其勢不同有才而不正則貴於寡欲故乾之諸四例得免咎而隨之四夬之四有凶悔之辭焉無才而得正則貴乎有應故艮之諸四皆以有應爲優無應爲劣獨坤之諸四能以柔順處之雖無應援亦皆免咎此又隨時之義也

乾九四九而居四勢本不順然以其健而有才焉故不難於趨義又上卦之初未至過極故多爲以剛用柔之義以剛而用柔是有才而能戒懼也有才而能戒懼雖不正猶吉也

兌九四處下而說則有樂天之美處上而說則有慕爵之嫌初九雖無應猶可也一本作故初九無應猶可得吉九四雖有應尚多戒辭也然以剛說之才易得勝任故有應者無不吉而無應者亦有免之之道云一本勝在下作故有應無應有得吉之道云

離九四陽處近君而能保其吉者以其有才而敬慎故也火性上炎動成躁急非惟不順君之所用且反爲君之所忌也恣横專愊鮮有不及禍唯噬嗑之去睽離之相保與羈旅而親寡之時取君義爲甚輕故其所失亦

比他爻爲甚緩究而言之固非本善之才也

震九四離之成卦在乎中故以中爲美震之成卦在乎下故以下爲貴若是則震之九四乃才幹之臣也君之動由之師之動亦由之其功且大矣其位已逼矣然而卒保其無禍者何哉蓋震而近臣君有戒慎恐懼之義以陽處陰有體剛用柔之義持其術以往其多功而寡過也宜乎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以久居其所也久居其所則勳德反下此恒之所以戒於田無禽歟一本作然而卒保無禍者以有戒慎恐懼之義也陽處陰位爲體剛用柔持是以往其多功而寡過宜哉雖然功大位逼而不正不可久居其所也久則勳德反下此恒之象有田無禽歟

巽六四陰柔之質自多懼也順入之才能承君也以是而處每堪其任故八卦皆無凶悔之辭一本作陽上陰下與坎不殊順而入之相得尤

固此所以亦無凶悔之辭

坎六四其以陰柔得位而上承乎中正之君略與巽同然又有以險之性焉以此處多懼之地則宜矣故八卦亦無凶悔吝之辭一本作以陰承陽其勢已順而其才質且能周旋曲折不違於正道是宜處多懼而無咎也

艮六四以柔止之才承柔止之君雖已身得正一本已身得作曰居而於君事則有不能自濟者必藉陽剛之才一作應而後可以成功故離九應之則終得婚媾震九應之則顛頤獲吉至於止乾之健納兌之說皆可成功而有喜不爾處剥見凶處蒙蠱見吝矣艮以能止爲義能止其身則無咎可也一本凶咎不作蓋臣之道子之道妻之道主於貞順貞順則無過矣

坤六四坤之六四不問有應與否皆無凶咎蓋爲臣之道大體主順不順則無以事君也

五五上卦之中乃人君之位也（一本作人君位也）諸爻之德莫精於此（一本作莫有粹於此者）故在乾則剛健而斷在坤則重厚而順未或有先之者至於坎險之孚誠離麗之文明（一本無二之字）巽順於理艮篤於實皆能首出乎庶物不問何時克濟大事傳謂五多功者此也（一本此也作以此）獨震忌強輔兌比小人於君道為未善觀其戒之之辭則可知（一本則作觀其辭則戒之之意可見矣）

乾九五剛健中正得處君位不問何時皆無悔咎惟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有號咷也（一本乾九五是以剛健中正之才而處人君之位也不問何時皆無悔咎唯履之剛決同人之私暱不合君道故有厲與號咷也）

兌九五下履不正之強輔上比柔邪之小人非君之善道也然以其中正也（一本作勢非善也以其中正）故下有忌而可勝上有說而可決大哉中正之為德乎（一本無德字）

離六五强輔强師而六以一本無六字文明柔中之才而麗之一本無之才而字悔可忘也事可濟也然更得九二應之爲貴濟也下一本作更得剛陽下應則尤善故大有睽鼎未濟皆吉而他卦止以得位得中而免也一本無得位二字有應於下者五字

震六五九四陽剛不正之臣一本無九之臣三字爲動之主而六五以柔中乘之一本無六字其勢可嫌也一本無也字得九二剛中應之一本之臣其勢頗振動故恒大壯解歸妹比他卦爲優而豐之二五以明動相資故其辭亦異焉一本作故亦勝於豫震小過之無應也

巽九五以巽順處中正又君臣相得而剛柔相濟相得則無內難相濟則有成功不待於應自可無咎應則尤爲矣也一作以巽順之道處中正之位君與臣相得也剛與柔相濟也相得則無內起之難相濟則有成功之理不待於應而自能無咎也

坎九五以剛陽之才處極尊之位中而且正一本無之位之才四字可

以有爲也然適在險中未能遽出（能一作得）故諸卦皆有須待之義夫能爲者才也得爲者位也可爲者時也有才位而無其時（一無其字）不緩待之則有咎矣（一本作唯待爲可待而至於可則無咎矣）

艮六五君輔皆柔且無相得之義本不可有爲也（一無且也二字）以六有靜止得中之才上依而下任也（一作時以靜止柔中止依下籍）故僅能成功（一無故字能作及）然非可大有爲也（一無然字可作能）更或無應（一本更作二）則獨依剛傅於君道爲愈下矣（一作是不得於臣又不得於君於君道何取焉）

坤六五坤六居五雖不當位然柔順重厚合於時中有君人之度焉得九二剛中應之則事乃有濟故師泰臨升或吉或無咎而他卦則戒之之辭爲尤重蓋陰柔之才不克大事且鮮能永貞故也（一作以六居五中而不正得九二剛中濟之事乃可立故師泰升臨或無咎而化爻率皆戒辭蓋陰柔之才不克自立又鮮能永貞故也）

上上事之終時之極也其才之剛柔内之應否雖或取義然終莫及上與終之重也是故難之將出者則指其可由之方否解困渙未濟事之既成者則示以可保之道蠱無妄頤家人革漸才適時甚足貴也隨離臨艮時過適則難與行也乾坤小畜泰節中孚大過恒益巽兌小過既濟義之善或不必勸則直云其吉也大有剝大畜遯睽鼎勢之惡或不可解則但言其凶也屯訟比噬嗑復坎明夷夬歸妹豐旅巽小過既濟有始不得志而終無悔吝者同人姤有始饜其欲而終有禍敗者萃旅因其偏而用者才尚可也蒙晉升反其常而動者事已窮也師謙賁損質雖不美而冀其或改焉則猶告之豫大壯益震節位雖處極而見其可行焉則亦論之需蹇艮有成終之義故八卦皆善蒙蠱賁剝大畜頤損艮履係於所履觀係於所生吉凶不敢主言也大抵積微而盛過盛而衰有不可變者有不能

不變者六爻教戒之辭唯此爲最少大傳謂其上易知豈非事之已成乎（一作蓋其事勢已成也）

讀文獻公揲蓍說

盧君校正揲蓍之說（一本作校定耶律公著說）曲折艱深辭意隱晦及探其所以去取之由則有甚可疑者如舊說一爻變究以四齊之而不合乾坤六子之率及自爲說乃以八齊之一法而兩其數其爲不同也甚可怪況四齊八齊之後尤不能（一無能字）見靜變往來之實雖能苟合其率而不知實不相似也且初揲必令多少之數均是分二之後不掛一而掛二也既違大傳又悖先儒其不敢以爲然也審矣因演八卦靜變往來之數云

爲乾而靜者八千（一本自注云諸卦大抵靜者最多而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變者爲最少）

一爻變而之巽之離之兌者皆四千八百

二爻變而之艮之震之坎者二千八百八十

三爻皆變而之坤者一千七百二十有八（一無有字）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正合十五畫卦之數立方除之得三十二并坤卦則六十四矣六子皆倣此本無正合至倣此止下云坤與六子同）

爲坤而靜者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二

一爻變而之震之坎之艮者三千一百三十六

二爻變而之兌之巽之離者四百四十八

三爻俱變而之乾者六十四（爻以老動而陰性本靜故在坤而變者爲極少）

計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

爲震爲坎爲艮而靜者皆一萬五千六百八十

一爻變而之坤者皆七千四百有八而震之兌離坎

之兌巽艮之離巽者皆二千二百四十

二爻變而之乾者皆三百二十而震之坎艮坎之震

艮艮之坎震者皆一千三百四十四

三爻皆變而爲巽爲離爲兌者皆一百九十二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

爲巽爲離爲兌而靜者皆一萬一千二百

一爻變而爲乾者皆一千六百而巽之艮坎離之艮

震兌之坎震者皆六千七百二十

二爻變而爲坤皆四千[illegible]三十二而巽之離兌離

之巽兌兌之離巽者九百六十

三爻皆變而爲震爲艮爲坎者皆五百七十六

右三卦亦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一本無此數却有八卦靜變之數計）

二十六萬二千一百四十四凡一十八字

諸卦之數大率靜者最多而一爻二爻變者次之一本作一爻變者次之二爻變者又次之三爻俱變爲最少蔡氏曰一奇二耦對待者陰陽之體陽三陰一一饒一乏者陰陽之用故四時春夏秋生物而冬不生物天地東西南可見人之瞻視亦前與左右可見而背不可見也不然則以四十九蓍虛一分二卦一揲四則爲奇者二爲耦者二而老陽得八老陰得八少陽得二十四少陰得二十四不亦善乎聖人之智豈不及此而其取此而不取彼者誠以陰陽之體數常均用數則陽三而陰一也觀此則盧君之得失可見戊申八月庚辰識於家塾用驗他日學之進否

論陰陽消長

凡陰陽消長皆始於下故得下則長失下則消自始長而至長極凡八消自始消而至消盡凡八長蓋消之中復有長焉長之中復有消焉長中之消其消也漸微消中之長其長也亦漸微故一（復）長而至三（益）三復消而爲二（震）二長而至四（無妄）四復消而爲二（明夷）二長而至四（家人）四復消而爲三（豐）三長而至五（同人）五復消而爲二（臨）二長而至四（中孚）四復消而爲三（歸妹）三長而至五（履）五復消而爲三（泰）三長而至五（小畜）五復消而爲四（大壯）四長而不消遂至於極也雖然此姑論六畫者然也積而至於九至於十二以至於無窮則所謂純陽純陰者正猶一尺之箠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其細微之極非特不可取而得亦不可視而不可見也是知天下古今未有無陽之陰亦未有無陰之陽此一物

各具一太極一身還有一乾坤也孟子謂萬物皆備於我者是已第未得一元之數沿而下之以見吾生亦未得吾生之數泝而上之以見其元安得如康節邵先生者從而問之至元三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謹記時寓燕京崇天觀中

長	一三	二四	二四	三五
	一四	三五	三五	四極
消	五三	四二	四二	三一
	四二	三一	三一	二盡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三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雜著

紀疑二事答李仲叔

家語亡弓

聖人之道惟仁與義仁則物我兼該義則職業有分體用參錯莫可相離故語仁而不及義非仁也其流必入於兼愛語義而不及仁非義也其弊必至於爲我考西銘理一分殊之說尤爲著明四五年來執此以爲是用是心以揆昔者人亡人得之說故卒難領會近又推而論之似終有不可行者且弓之爲物細物耳雖曰人亡人得而勿求其

失未甚顯也使楚子亡其夫人亦曰人亡人得而勿問則已不可矣況桀紂所失之天下即湯武所得之天下使曰人亡人得而勿恤則淫暴之惡未可非而天命之斷未足懼也其可乎哉竊謂楚子亡弓之初當趣令求之求之不得當自反曰我蒞事不敬也委任非人也往者既不可追矣繼自今日兢兢焉業業焉任賢使能俾無再失則庶乎古人改過不吝克勤小物之義今乃舍此不務以能忘爲貴則是既失於外而遂遺其內職業不守而以溥博自居無亦近於兼愛之流歟

論語子所否者

聖人之心固天地之心然其處事接物必以已義制之初不問彼之天命何如也若以孔子之不與者遽爲天之所

厭則其說反似過高而有難充其類者如不見趙簡子而趙氏之世方興請討陳恒而陳氏之族方盛若以趙氏田氏為不義則可也若遽以天厭言之則有礙矣田橫若不死而仕漢則酈商必無可友之義曾子出妻所適之人曾晳必無受贄之理應事接物恐止以己義制之不必要彼以天之厭不厭也今日所見若此未知何如

衡再拜言來諭以反身而誠為顏子樂處意極精切衡雖未能悟厥旨謹受教矣家語論語說猶未盡曉敢言所疑

論子玉請復曹衛

論君子者必以德論小人者必以詐以德度德則君子之優劣見焉以詐較詐則小人之勝負分焉德也詐也雖有

善惡之殊然各就其中間論之則未始不以深造者爲得也爲君子而不至於善之長爲小人而不至於姦之雄則未見有以過人者蓋嘗於晉楚爭霸之際觀之楚之得臣不自料其詐力之所造與文公君臣孰淺孰深遽使伯棼請戰於楚子告於晉師請復衛侯而封曹徒欲急間讒慝勇於立功而不知區區小數已墮文公之譎矣以詐力之淺者角夫詐力之深者是猶以瑕而攻堅以弱而制強吾未見其可也城濮之師其所以潰亂而莫能支者是果誰之咎耶子玉請復曹衛愚請數其失而論之自周衰以來世以詐力相高然其詐力之所以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焉識慮淺而不險者不足以爲詐故伯比之間隨也遺其禍於數年之後喜怒輕而量不弘者不足以爲詐故句踐

之滅吳也忍其心於屢請之時今得臣旣昏且蔽又躁而急廼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敖六卒以挫堂堂之晉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變自古爲詐之人未有出其右者且明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非厚於宋也激齊秦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於楚者非愛曹衛也致楚師之戰也至於退三舍而言愈恭者用以驕敵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臣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穽以致敵於人噫詐力之淺者見挫於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議然於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矜焉自楚之竊據東南也憑陵猾夏號名諸侯其聲威氣焰懾動當世亦可謂甚強矣然楚子旣命無從晉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戰楚子雖怒其不可而

竟不能止孰謂以跋扈之君反不能下制一臣吁可怪也已三綱倒置人倫不明國雖強大而君子已爲寒心城濮之戰萬不可勝政使偶而或勝則得臣他日恃功專恣之禍必有甚於喪師之慘矣世之詆霸者猶以尚功利爲言殊不知霸者之所爲橫斜曲直莫非禍端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途舉皆荊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禍殃彼詆霸者以功利何其僭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辨說

辨欲其信也辨而後信未若不辨而信辨而不信尤未若不辨之爲愈也辨之要在於自克自克則喻喻則無事於辨矣偶或未曉則盡其心善其說以懇導之猶或未曉不強也（二曉字一本皆作喻字）幸而開悟則歸美而加歎焉晦其迹使人不

知其出於已也此辨之善也雖然辨出於不得已得已而不肯自已者是易言也易言則難信難信則人亦不信病其不信也力辨之辨之愈力而愈不信較勝不已至於忿爭敵日益多力日益困至其敗也猶悔辨之不至此豈辨之不至辨之已甚也吾竊歎憫思有以告之未識其果信否也既而悔之以楔出楔以酒投酒是亦得已而不肯自已五十步百步又奚辨焉姑記其說時用自省

王生名字說

王氏子昔嘗從予遊曾未閱歲乃還居燕然於今蓋八數年矣頃來復過吾門狀貌加偉而其禮節恭謹無異平時予嘉其處心近厚也思有以教之因其求更前名遂爲說以命之夫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君子有以終身守之者誠

之大中至正極不可去也薄俗昏愚鮮克由禮昔爲師友今爲路人滔滔者皆是也之子從學未久而獨能眷眷於相從之舊非本心之明有以自守其何以能之謹訓其名曰遵禮字之曰安卿誠能因其所已知而擴其所未知因其所已能而推其所未能則他日修身事親之際將不止如今日之王生也

吳氏傷寒辨疑論序

先朝國醫吳敏修著傷寒辨疑論實得仲景傷寒之要先生猶子墇亂後獨有其書頃嘗幸得而詳讀之概見先生醫學所造之妙嘗謂醫方有仲景猶儒書有六經也必有見於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乎不可涯涘今是書辨析疑似類括藥證至發先賢之未發

悟後人之未悟雖以愚之不敏一讀且有開益彼專門業醫者得是說而推之則所謂茫乎不可涯涘者當了然矣目曰辨疑夫豈徒云己未冬十月戊戌河內許衡序

高凝字說

高生講冠禮于忝預既字之且求所以命字之意因為說以告曰世變以降波蕩風靡而天下日趨於薄昔者聖人蓋憂之故其垂世立言莫非惇本抑末以謹厚篤實為勸蓋天下之善必原於謹厚篤實天下之惡必始於浮躁淺露此尊君命生之名取於鼎象之意歟尊君以古自立而又以古教生其命生之名取易卦鼎象凝命之凝欲生之以厚自成也以正自守也猶鼎之峙焉雖然此體也未適乎用欲生之博文約禮日篤於人道之常猶鼎之享帝養

人之用不爲法器而已也夫父子君臣者天之命也人之道也去古既遠天下之俗日趣於薄風靡波蕩一往而不可住其間能以古道自重卓然不爲流俗所移況又益資學問之力以進乎道則厚也不爲徒厚其正也不爲徒正體具用行而於出處窮達無施而不當其亦賢乎

留別譚彥清

譚君彥清辭氣温雅自始識竊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論議則尚慕古人以敦本抑末實學爲已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擬竊効未能也將別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不可也又奚疑雖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私擬竊效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

言其或可少恕耶夫人患不博古而博古或滯於形迹而不可用於時人患不知今而知今者或狥於苟簡而有害乎道二者雖有皆未也惟學古適用隨時中理其庶幾乎君之尚慕古人雍容樂易既能是矣能是而又言之不幾於贅乎蓋將堅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故云

又一本譚君彥清辭氣溫雅自始識有慕焉既又見讀吾聖人書雖館傳暮夜手不暫釋益使人歎仰既又接其議論則尚慕古人以有爲於時爲已任雍容樂易大有以畏服人者方將鞭策駑蹇私以擬效未能也將別去再三求言正所謂借聽於聾假道於盲其爲不可也固矣然盛意不可虛辱將以區區者告焉可耶否耶請之勤而後言其亦庶乎可耶夫人之學貴於師古而師古者或滯於形迹而不適於用也貴於隨時而隨時者或狥之苟簡而不中於理也二者其可謂善學乎惟師古適用隨時中理然後可以論學君之向慕古人有志於時蓋能尚矣

呈丞相乞致仕狀

許衡呈衡舊患脚氣復因憂戚變爲水腫此等病候類多難治三數年來止以忌慎之嚴苟延視息今乃叨居要地

陪列元臣之德之才既不足以辦事非勳非舊又不足以服人虛負寵恩莫任憂畏以故耳增重聽心苦多忘腰痛未已而手麻腹滿纔輕而溲澁有困危之勢無安養之期望加矜憐特賜聞奏使退循常分仍守舊資豈惟免尸位之愆亦可効育才之助心獲無慊疾庶有瘳仰干高明伏幸裁處右謹具呈丞相閣下　年月日許衡呈

辭免京兆提學狀

後學儒人許衡先於輝州承奉令旨還來京兆教授人家子弟欽依外今月初一日續奉令旨還來京兆該廉宣撫保奏令衡充本府提學者衡自推非才不敢祗受即於宣撫相公及以次官員處告覆至今未蒙允納竊聞提學之官即師表之任也儀刑多士檢正學業實風化人才之所

自緣衡早年羇旅學無淵源於舉業功夫未至成就若不量度叨冒寵榮取四方之譏辱王府之命不止爲罪於一身也事有所繫義在必辭伏乞宣撫使司詳察擬爲回奏施行取鈞旨乙卯年三月日儒人許衡狀

對大小學問

人稟天地之德五行之秀所以爲人故人之德有五（仁義禮智信）人之倫亦有五（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以人之德行於五者人倫之間各盡其分乃所謂奉天命立人道也然人生氣質所稟不同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凡上品下品之人分數常少而中品之人分數常多聖人立教使民生八歲皆入小學及其十有五歲始與王公卿士之子同入大學小學教人自下事上之道（如子孝於

父臣忠於君之類大學教人自上臨下之道如敬天修德節用愛民之類上知所以臨下則下順下知所以事上則上安上安下順此古昔治平之興必本於小學大學之教也

韻語

祭鄒國公文

唯公之生運適周衰正途蓽底大道凌遲分承三聖力破羣疑禽獸楊墨妾婦秦儀宜載祀典宜配先師敢修庶品敬薦於時

祭李生文炳文

惟生總角從吾誦詩讀書善言日親惡言日疎二十安學志向吾儒經史晝夜筆硯朝晡道則周孔治惟唐虞究始與終論精及粗事我甚專敬我無渝不恤異議不爲俗拘

較之後生鮮或能踰我年四十病稔微軀別汝西歸待死鄉閭三年林下頗得安舒事既加少病亦尋除念昔舊學日就荒蕪思欲講明共力誰歟我來自西跋涉崎嶇省汝視汝操立何如身出門庭名聯士夫斐然成章不忘其初我竊慰喜有汝生徒遂意老日相與鄰居益汝新聞卒我前圖舊縣之別中懷未敷擬再會見敘此區區行舟催發水路縈紆十日之程復歸吾廬昔者憂汝多病而癯此別安強謂必無虞訃音忽來告汝身殂我初聞之恍如乘虛撫手痛悼放淚長呼三日皇皇食無一盂束裝東行令婿與俱官事適丁引類連茹悠悠遠思阻越旬餘今我來期弔汝城隅不復歡迎但爾荒墟可勝哀哉可勝悲夫道之隳廢欲汝同扶天既奪汝天其喪予我年日衰我德日孤

思之念之我心如剞汝之父母平日勤劬汝之兄嫂竭力馳驅汝未一報人世俄殊生非已有死獨誰無惟汝之死家道淪胥幾成而敗欲榮而枯念之思之能不噫嗚魂兮魄兮知乎否乎一盃薦生生其饗諸

留吳行甫疏

竊以學務求師師明則正可就學賢期衛道道明則益以爲賢義有當從謙何過執行甫先生德堪模範學窮淵源已煩善誘之勤先著小成之效遠圖可望幼志俱親豈容中道之退歸深抑輿情之企慕智惟成物忠必誨人忍令諸子之無依坐視前功之不繼萬願復垂絳帳弘古人之舊風重受青衿起今日之新學謹修短疏用表深衷切望高明特賜允許

寄張左丞

弔者在門慶者在閭一倚一伏孰知其初君子存誠克已就義始合甚難終知甚易可委者命可憑者天人無率爾事有偶然合苗不耘固爲有害助而揠之其害愈大既徵於色又發於聲天道無他庸玉汝成

稽古千文

太極之前此道獨立道生太極函三爲一一氣既分天地定位萬物之靈惟人爲貴太古結繩民醇而愚茹毛飲血穴處巢居伏羲畫卦始造書契神農黄帝三王繼治五帝少昊高陽高辛堯舜揖讓傳中以心曆數在禹夏承虞禪謳歌歸子啓與扈戰太康遊畋羿距于河仲康失權胤征羲和一成一旅少康中興桀虐百姓天道禍淫應天順人

殷湯革命咸有一德伊尹元聖太甲放桐盤庚遷都武丁
中興受終獨夫文王事殷明夷蒙難武發開周首訪洪範
成康持守周召夾輔穆王訓刑宣王復古幽惑褒姒犬戎
所喪平王東轍國風遂降虛器尊周五伯馳騁孔聖春秋
爰始魯隱七國爭雄蘇張縱横孟軻仁義卒老於行孝公
疆秦鞅變井田赧朝昭襄周祚以遷併吞六國始皇詐徂
罷侯置守焚書坑儒阿房長城賦役虐民二世子嬰陳吴
亡秦項起泗楚劉興沛中項弑義帝劉從董公轉戰五年
資謀三傑進嬰垓下始定漢業高帝忘功誅醢械繫溺愛
戚姬欲立如意良招四皓幼惠遂定呂雉鳴晨房闥出政
陸賈討行平勃交驩祿產就誅劉氏乃安文帝恭儉詔半
爲農景帝遵業醇厚民風武承富庶始建年號窮兵虐耻

末年滅耗立昭繼武功歸霍光孝宣中興道雜霸王元成
哀平權移女黨張禹佞諛乃生王莽十有五年亂生新室
更始劉盆王尋王邑光武中興羣盜皆滅寇鄧元勳耿賈
洪烈天下平定進尚文史退全功臣封縣數四禮優嚴陵
占動太史二百年間名節奮起明帝苛察章帝寬厚和誅
竇憲殤終襁幼安雖享御權歸外戚北鄉弗永順淪嬖習
冲幼質聰弑於跋扈桓誅梁冀陳李黨錮靈委宦孽黃巾
嘯聚進名董卓獻終漢緒曹丕稱魏劉備興蜀孫權號吳
三國鼎足混於西晉都於洛陽武惠懷愍劉聰所亡元帝
南渡一馬化龍建康中振爲晉之東明成康穆哀廢簡帝
武安僞楚恭遜劉裕原晉之弊起於浮誇清談之極五胡
亂華宋齊梁陳元魏東西南北瓜分後周併齊隋文混一

始成[illegible]開皇煬帝窮奢恭帝禪唐唐高之興太宗之謀閨門
慚德責以春秋田以租調兵以府衛七百餘員首定官制
貞觀仁義髣髴三代本根不正隨亦闕壞再傳高宗已罹
女禍李勣一言唐業幾墮武后稱制欲立三思儻非仁傑
孰引東之中宗復辟嗣興韋后睿遜玄宗以功授受開元
太平天寶昏亂貴妃內惑祿山外叛肅宗即位大分安在
中興有緒功不贖罪代宗中材德宗猜忌奉天所倚陸贄
仁義順在東宮陰賜天下憲任裴度平淮有雅惜其晚年
禍生不測穆敬昏庸不能討賊文宗銳意太和清明僅殺
弘志莫正典刑輕用訓注禍成甘露武用德裕遂平澤潞
宣宗寡恩唐治以衰懿僖昭哀遂不可支唐患非一朋黨
閹寺藩鎮強大宣武篡弒朱梁李唐至於石晉劉漢郭周

是爲五閏錢馬高陽承襲割據李王孟劉各復僭僞兵變陳橋宋祖即位克平中夏以國傳弟九葉中衰訖於元世四海會同本枝萬年稽古提綱維此千言

墓銘

南京轉運司支度判官楊公墓誌銘

公諱天德字君美其先耀之美原人徙同官至高祖儀徙高陵世業農曾祖諱亨祖諱植始爲縣吏父諱禮以大定庚子歲十二月庚子生公於北郭公之父雅好儒而仲兄茂實克家厚資公使游學公亦篤勤能剸新[illegible]旣肄業太學登興定二年進士第釋褐補博州聊城丞未及赴辟陝西行臺掾尋權大理寺丞繼擬主長安簿未幾正主慶陽安化簿尋辟德順之隆德令再辟安化令補尚書都省掾

遷轉運司支度判官京城不守流寓宋魯間十年而歸長安公自讀書入仕至於晚歲風節矯矯始終不少變其爲隆德也被圍於德順冒圍請援以死期於復命及復立縣治撫養瘡痍誅鋤强梗民賴以安慶陽之圍也復任安化主帥以公忠勤使兼録事并鎮撫軍民又牒令判府事晝夜不遑處盡智畢力拒守踰年居民餓死殆盡卒逮救至圍解名公還京師公歎曰既不能救民之死又暴其骸而去之吾不忍也擾攘中竟留月餘悉收葬之其忠主愛民若此亂後士夫或不能自守而公於勢利藐然如浮雲晚讀大學解沿及伊洛諸書大嗜愛之常語人曰吾少時精力奪於課試殊不省有此今而後知吾道之傳爲有在也埋没篆刻中幾不復見天日目昏不能視書猶使其子講

誦而朝夕聽之以是自樂及有疾親友往問之談笑歌詠不衰曰吾晚年幸聞道死無恨矣以戊午歲十月四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九公娶寇氏早亡一女適三原郭孝廉再娶太常少卿京兆孫通祥之女一子曰恭懿孫男曰寅孫女二人皆幼以是年十二月十日葬於高陵閏國鄉奉政原之先塋公子孝廉篤實克紹先志平居事公已著信於朋友而執喪哀毀至五日不食寢苫枕塊居廬啜粥又能行古道其治喪一從公之遺命用司馬氏朱氏考訂古禮民迷固久而公獨得以禮葬有子如此公爲不朽矣河內許衡敬敘其事而爲之誌且系銘曰

出也有爲死生以之處也有守不變於時日臨桑榆學喜有得其知益精其行益力吾道之公異端之私暸然胸中

洞析毫釐外私内公息邪距詖俯仰古今可以無愧受全於天復歸其全尚固幽藏無窮歲年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三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書牘

與竇先生書

老病侵尋歸心急迫思所以上請未得其門也邇來相從實望見教不意復有引薦之言（意一作圖）聞之踧踖且驚且懼邸舍中懇陳所以不可之故至於再三始蒙惠許違別三數日復慮他說間之不終前惠是用喋喋重陳向來懇禱不可之意嘗謂天下古今一治一亂治無常治亂無常亂亂之中有治焉治之中有亂焉亂極而入於治治極而入於亂亂之終治之始也治之終亂之始也治亂相循天人交

勝天之勝質掩文也人之勝文勝質也天勝不已則復而至於平平則文著而行矣（一作平則斯文可以行矣）故凡善惡得失之應無妄然者而世謂之治治非一日之爲也（一作治一日之爲乎）其來有素也（一作漸矣）人勝不已則積而至於偏偏則文没不用矣（一作偏則斯文不足以紀矣）故凡善惡得失之迹若謬焉者而世謂之亂亂非一日之爲也（一作亂豈一日之爲乎）其來有素也析而言之有天焉有人焉究而言之莫非命也命之所在時也時之所向勢也勢不可違時不可犯順而處之則進退出處窮達得喪莫非義也古之所謂聰明睿智者惟能識此也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惟能體此也或者橫加己意欲先天而開之拂時而舉之是揠苗也是代大匠斲也揠苗則害稼代匠則傷手是豈成己成物之道哉即其違順之多寡乃其吉凶悔吝之

多寡也生平拙學認此爲的信而守之罔敢自異今先生直欲以助長之力擠之傷手（一作不救）之地是果相知者所爲耶（一無此一句有是區區者所望耶像然畫餅居之自若又豈區區者所敢耶二十三字）無益清朝徒重後悔豈交游之汎不足爲之慮耶抑眞以樗散爲可用之材也（一作助）相愛之深未應乃爾（一作何必乃爾）若夫春日池塘秋風禾黍夏未雨蠶老麥收冬將寒困盈箱積門喧童稚架滿琴書山色水光詩懷酒興拙謀或可以辦此也是以心思意嚮日日在此安此樂此言亦此書亦此百周千折必期得此而後已先生不此之助而彼之助是不可其所可而可其所不可也其可哉將愛之實害之萬惟恕察言不能隱棄悚息待罪

答耶律惟重書

書奉寄耶律生久別不得會見豈勝懷想王之奇來審聞尊丈以下皆安良慰西山詩說與文公詩傳異同此非區區所能辨然夙昔愛生勤學似不欲虛其所問雖自知淺陋猶喜一言之春秋壞於三傳此說固矣然盡去三傳而不讀吾恐擬議之失又甚於三傳書義壞於漢儒之序此說固矣然盡欲去之而不讀吾恐臆度之差又甚於漢儒之序程朱以來講明究析其可疑可信亦略有說蓋自焚滅之後歷千餘歲其間變故又復不少遺脫舛誤焉能盡如洙泗之舊雖語孟二書亦有可疑學者但當求其旨意（溫柔敦厚經夫婦成孝敬）以身體之日積月累庶或有益至於此等疑議姑闕之可也舊見西山文字平實簡易不意此論急廹慢罵殊無溫柔敦厚含蓄氣象抑其少日之爲耶抑或他人

爲之而傳者之誤耶觀其考覈辨難出人意表未易折衷容暇會時更論鄙見如此未識果是否也因風附意惟愛是望不悉

與楊元甫論梁寬甫病證書

梁寬甫證候右脇肺部也嗽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脹也發熱脈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與脾俱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慮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慮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先扶元氣少以治病藥加之閒已用此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熟論逺期秋凉庶就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止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温凉寒熱及

見有證增損服之（升降浮沉則順之溫涼寒熱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為治之大方也）或覺氣壅間服加減枳朮丸或有飲間服局方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少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今日已至色青色赤及脉弦脉洪則無及矣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張氏用藥依準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劑終莫敢投至失幾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或未悉劉氏之蘊則劫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庶幾乎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

亦宜倣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鄙見如此未敢以爲必然惟吾才卿元甫子益共商論之

與子師可

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自汝孩提便令講習望於此有得他書雖不治無憾也今殆十五年矣尚未成誦問其指意亦不曉知此吾所以深憂也高凝來聞汝肯自勉礪勝於前日我心甚喜未識其果然乎韓遵道今在此言論意趣多出小學四書其註語或問與先儒格言誦之甚熟至累數萬言猶未竭此亦篤實自強故能爾爾我生平長處在信此數書其短處在虛聲牽制以有今日今日之勢可憂而不可恃也汝當繼我長處改我短處汝果能篤實果

能自强不患學不至不能篤實自强我雖貴顯適足禍汝萬宜致思比見且專讀孟子孟子如泰山巖巖可以起人偷惰無恥之病凝也相與輔導之至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與子師可

與子聲子義

比年諸幼多病不勝憂苦近方收拾一二小者爲讀書計政恐擾動不安聞令親傳道雅意甚非所望衡之愚陋先生之所知也得受共成一廛與老妻稚子竭力耕鉏暇日會二三學者讀古人書則至願足矣且西去丘壠不遠尤爲快便日夜思此至熟也夫尊榮貴顯固人之所甚欲然鶴之乘軒隼之乘墉豈惟取謗怒於天下彼挾矢者交會圜至殆其生之不能保將愛之實害之先生不慮及此邪

區區之懷冀蒙照察是以不避抵冐之罪極意盡言

賢王誤采虛名曲垂名旨以學官之職降付鄙人逃去則不敢聽命則不能夙夜憂惶莫知所處聞二君子還王府矣有解釋之路願賜教約夫尊榮顯貴人之所愛然鶴之乗軒隼之乘墉反足以賈禍而名怨曾不若安守貧苦之為愈也亂後雖守小庠實出僭妄比年竭力經營田廬庶覆前日之非何意虛聲展轉至於如此二君子最知衡者萬願為意衡頓首再拜子聲子義二執事

與仲晦仲一

衡頓首再拜仲晦仲一兩君子執事將春敬惟雅况清裕衡山野鄙人虛名過實不勝愧負仲一過京兆以稠人中不克欵附所懷繼荷仲晦公特書慰勉使衡寛而居安而

待其時已爲士君子家託二三子相從正句讀今復十數矣其束脩之供綽有餘裕恩旨益之以俸給是魚肉而又熊掌也以義制之不容有受且仲可遵道之生理未治其事體自是不同再四辭於宣撫廉公左右未見從允靜言思之將苟避矯激之嫌必難免士林之誚託所以解之非二君子其誰可而弗獲即有不安明公必能見察於言意之外也區區不已重附從宜李公幸矜亮

恩旨令衡充京兆提學衡之寡陋先生素知使依先所降恩命教人家子弟已愧不稱況提學之職必習於舉業場屋有聲可得爲之而衡蹇淺昏昧一無所曉何以當此苟強顏爲之不唯取笑四方爲士友所責亦恐用非其人爲當路諸公之累是以傾輸悃愊冒瀆陳說仲晦仲一二君

子所願奉致此意何由使衡得守先命少緩士林之議便風伏賜誨藥邇者從宜李公來傳道二君子雅意佩感但病中不及作書爲謝

與把仲輝

把仲輝具悉日來所履良用憮然衡也與子爲師與令親爲友不能善誘善導使入孝慈顧相怨交惡反出衰俗之下益自知平日區區初無小補德之涼薄其誤人乃如此可勝負愧勸道之言非有固吝但疇昔事幾方來嘗面陳可否猶黑白然且不見信今業已爲之豈咫尺之書所可回邪雖然故舊之情不忍遂已擬托韓遵道過蘇門欵敘所懷雖知强聒罔濟以愚懇無他庶或有一中耳汝今日所處固爲甚難然天下公議必責備於臣子必責備於賢

者父之過即子之過也正當反躬自克百倍其勇令親之失亦汝之失也此若不悟勢將滔滔有無窮之悔矣重思

重思

與王濟川詳議

濟川詳議友兄執事之用春來會見無恙也別去不知遽爲永訣追念往者相從之舊豈勝哀痛少者致養老者待養人之常理吾兄春秋高生業未遂已爲憂苦不知何以堪此也凶變之來莫測以爲天耶人耶要必勉自寬解遠爲後人慮庭玉回草敘區區之奇任重尤當自力餘不及盡言之

與韓總判邦傑

總判邦傑舊友相別之久相去之遠公務匆冗中乃不能

忘相從之舊殊慰懷想而無競又論爲學爲政皆有進長尤可喜也衡臥病僅一月未能出門無補公私徒增愧恐區區之念想諸公可憐也比會見望以時加愛加勉不能悉

與提學先生

提學先生執事顯之來審文況安適爲慰嚮來會晤俱以忽忽不遂挽留之願別後寓此又復一年無補公私徒憂懼增念昔相期鄰居接壤督兒輩種田讀書徜徉山水間以盡餘生此志竟得遂否病中草草奉候未間千萬保練是祝區區不能既

與李仲實總管

總管友兄執事太夫人捐館旣不克奔慰又無便風以奉

區區可勝惆悵關中之别迨今幾十年不獲寧處風疾纏綿重重憂患鬚髮白已盡矣何時一見細道久别之懷因風敬附謝懇未間天氣尚熱萬祈以禮自愛不宣

與孫謙甫

謙甫友兄執事遠承惠問且知别後尊況佳安喜慰之至秀才德性可愛及此妙齡肯爲學不輟其成就當有過人者今日所期雖未即遂或者天命未欲小成乎事既偶然惟宜緩待不知以爲如何會見時當更論秋凉保練是祝區區不宣

與趙輔之

宣撫公契舊執事托梁寬甫奉書想今已達秋凉遠惟交候康裕少事輒復干浼某人某之甥聞爲國儕所苦執事

肯爲區處得就安便甚望竹頭木屑或可量材用之又出望外也國務方殷不暇言此瑣細豈勝愧悚然親戚之求有不獲已焉者萬乞照亮未間惟爲國爲民自愛重

宣撫公舊契執事一別忽復許久豈惟交遊之舊日積馳情向來定亂破姦爲天下賴此又欽服之意不容已也其來辱惠音承起居佳勝太夫人亦康健感慰可量衡自去歲得脚氣近日始緩餘皆無可言者因風奉報此比良晤萬冀爲斯民自愛區區不宣

與友人

向來報書想已聞達人行重附鄙意衡自前年得患脚甚思吾友相與鄰居方將終營復此出今燕居燕城日就衰朽何別離之易而會集之難如此也區區拙迹其人能道

其實不足煩吾友慮比會晤惟祈以善自重不宣

與君瑞先生

君瑞先生侍側某來辱誨簡審聞尊況動止康裕甚慰遠懷衡即此旅寓日益無聊某人歸能道其實外人或傳曾受職任正由不知已者相玩戲也掛齒且不可況筆之書乎千萬乞照亮未間惟冀以道自愛重區區不宣

與扈正之

正之鄉兄執事向在關中得幸相近以墳壠之故不遂相守吾兄遠臨潼關哭泣爲别可見故愛之情如此其别後日復一日馳驅道路間憶昔者相從之樂可勝悵惘秋凉遠惟尊候泊仙集各安裕衡即此區區無足道者未間惟調護即前高大不宣

與扈正之

向在關中得親近才卿文逵輩有講習之樂自有切磋之益東還入紛擾冗中所接聞殊不如意加以衰病繼作旅寓遠道憶昔相從優游自得豈勝悵惘秋涼敬惟尊況泊玉集各安順人行草草附問會晤未涯切冀以時自愛區區不宣

與許仲常

自約鄧州迴即寄書來今不聞一信何耶生事當着實自力不須更求勾當慮日後愈無涯際悔不可及也當深思之比見惟勉勵不悉

與孫伯玉

伯玉友舊執事春初遠惟福履清佳老得吾友相與鄰居

實夙昔所願方率兒輩結茅樹桑爲讀書計不意有此行也今雖寓此請歸之念無日去心新居草𠞊計多勞要當安心勉力庶可必成也因風示報爲幸人行敬附鄙意向來會見以相愛之故故不敢不盡所言然其辨折可否頗傷急廹將謂獲罪於吾兄也違别未幾遽辱誨音知吾兄襟度寛綽或見區區之意本無他也感慰感慰敬生還草附意懇正違惟千萬保練不宣

與張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十九日承手書且聞起居康勝喜慰不可量衡之拙學無足言者而執事虚心每每問及尚果未知果不足用也雖然盛意不可虚辱竊謂父子君臣實天所命能順而不失則人道備矣其利與鈍成與否雖古人不

能必吾其豈可不聽天命而苟爲哉區區只此爲是是所以爲拙學也材木盤費極厚感意因風奉答兼謝比晤對千萬愼愛不宣

與文子眞

向託劉孝叔附書不意就此沉滯靳生行復令附信已不及矣今觀之正宜愼言克已安心靜守紛紜之議不須辨也比夏或得還家當細話此未間惟好自愛重不悉

與呂伯充

書奉伯充秀才不意凶變令尊丈奄棄榮養可勝驚怛舊聞伯充途路中偶與相從及相别心爲不忍今罹此難咎何以堪處葬禮遵用遺言依倣古制信道力行至於如此楊元甫之亞也敬歎敬歎路遠不及一往慰問悵惘曷可

言未閒惟以禮自盡區區不宣

與孫伯玉

伯玉友兄執事犬子來知有幼孫之憂而生理又復不遂可勝動念人生所遇或厚或薄理有當然故聖人教戒正要於此益堅益壯不可怯懦安也積學力行始亨之端惟千萬自愛不宣

與孫仲謙左丞

左相心契執事犬子於六月二日病歿衡罪逆深重不見佑於神明使禍延所愛肝腸痛慘猶鈍刀割裂仰天長號不知所以爲言但犬子初還家飲食尤日進二升時欲持行四月初聞妻子不來病遂日增醫者診之鬱證也由心氣不足親友亦咎衡當時不即挈引還家故致如此病且

萆果惟不得舒暢使然胸膺之氣不得上下以致於死事已往矣萬悔何及人生修短固有定數不可改易然淺懷俗見終未能無恨於此也望以是意達之焦氏良親幼孫在襁褓使日得承吾兒後萬謝萬感雪齋侍講郎中三執事皆不及另書望道此意壬辰後憂苦無若今日殆不可生存矣因風幸示教

自大名遷居蘇門其大喜有三親善人也近鄉土也得佳山水也是以藝麻樹桑圖為老計三數年雖所幹未果而志慮愈堅於向時矣

衡頓首再拜啓蘇門之來此廹於明旨俾教授子弟衡以嘗為小庠故不敢昧而不得辭已聞四方之傳形於謗言聲聞過情之恥宜被一身惟有玷乎諸公之明悚懼無既

兹復頒以提學之命恩則厚矣憂如之何累辭納於宣撫廉公未承見允憂懼薰心感疾如舊不能起者旬日矣其不安之勢可以意曉且提學主司之職京兆學官日望考校賦詩義論積年於是將使無素業者易而尸之於公議自不容安故敢上冒威命陳辭於左右冀復言於仲晦仲一望諸君子因大用而附片言隻字以論撫司得伸卑懇不勝拜賜

衡頓首再拜啓邇來草率奉書想不爲浮沈然區區所求至甚切故有喋喋京兆舊有提學每旦望考校賦詩論是爲所職而衡於學業初不能攻習嚮者雖守小庠僅能與童子正句讀釋音訓而已令代領其職是羸夫負爲烏獲之任也雖骨折筋絕其可勉強累復求於宣撫廉公冀爲

回奉未見允許憂懼薰心至於臥病其不安之勢可想見
也恃愛舊願致此意於仲晦仲一二君子若獲專奉元受
恩命教授子弟則駑蹇之資可以勉礪庶幾小安也
衡頓首再拜啓復十六日承誨簡知邇日宿疾尚未全愈
可勝憂想桑根煎固治肺疾然須從升降浮沉多加時藥
少加治藥以待秋凉雖旦暮未有顯效而他日奉長也氣
漸有生發則神祕湯葷可一兩服便驗斯理也嘗與遵邑
論之甚不可以迂闊淺近不之信也未知先生以爲如何

與某郎中

郎中心契執事別後南歸得守丘壠已遂所願老來情思
苦厭喧雜課督兒童種田讀書雖知拙謀心自喜幸農夫
野叟日夕相遇與之話言固不盡曉要其中無甚險阻是

可尚矣遠辱存記兩柾書教且承雅意肯屬鄉閭迂闊之
爲亦有同者喜不能寐佇俟好音鄙人有幸須得會合切
望切望

與趙宣撫相公

宣撫相公執事比日車從過覃懷不獲一見可勝悵惘時
暑敬惟起居安裕友兄楊元甫隱士也篤信好學操履不
苟實我輩所仰重執事時肯眷顧美事也劉戍之舊從姚
司農今將還家謹托附意比良晤惟千萬爲國爲民自愛
區區不宣

代李和叔與兄子書

叔書付兄子天敏吾先本名族自兵亂以來衰頹不振諸
子且孱弱未見可以繼復先人之舊者獨汝沉靜敏慧度

越諸子我是以崎嶇宛轉求托於王公文秉也既從學有稱於同輩至慰所望比年以親事隔遠不得躬加勸督殊使人動心吾意汝之進學不類於前日耶則本質深沉遽變於歲月之頃吾意汝之進學果類於前日耶則行人絡繹了不聞勤苦之言因念家業陵替使汝婚娶之禮不如宿昔之舊可歎也可愧也三數年來吾以目疾失明凡曰交遊曰故舊莫不傷悼矜憫有不遠百里而慰問者昔子夏聖門之高弟其失明猶曰天乎今況我淺薄之資處憂患之餘能無動於中乎先人之業欲墜未墜望所以興復吾門者唯汝耳汝而肯學則吾李氏之後庶其餘輝矣汝而不學則吾李氏之後爲工歟爲商歟爲牛童歟爲馬疋歟蓋有不忍論者此吾所以重傷隔別之遠而愈益失明

之恨也吾先代皆以官業名世原其所自蓋積於勤學學之於人大矣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與夫婦長幼朋友亦莫不各有當然之則此人倫也苟無學問以明之則違遠人道與禽獸殆無少異以禽獸無異之材汲汲焉求處人之表吾見其謬悠荒唐足陷於自欺而後已也吾衰且老重以疾廢平時所期於汝者自是愈切不知汝之處心亦果如吾之處心乎欲話所懷竟未有便庭除至近也欲挾引乃能出入千里之遠計會聚於何時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四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遺書

詩章

觀物 二首

裸袒遊市門逢人遽侵侮俄而被捶撻號痛淚如雨若輩懵不靈妄動掐危傾云何大夫士亦甘此由行行路細如縷間關何權數久久成拙謀一往竟不悟我始窺其端居寬尚盤桓盤桓非懦怯後事當無難

事物形雖同中間勢各異推遷無寧期倏忽幾易位智者識機微安焉處平易人生貴無私莫使見聞累

遊黃華

我生愛林泉俗事常鞅掌十年苦煩劇一念愈傾仰峰巒看畫圖雲煙入想像心已久成癖欲忍不可强荷有敬齋公恒以善相長攜我遊黃華一洗塵慮爽行行歎奇絕舉目皆勝賞鏡臺聳百嶮瀑布落千丈石苔積重痕溪風動幽響便我躁競息豁爾心志廣恍如夢中身翱翔千古上回首聲利場誰能脫塵網還家擬鄰居求由冀接壤便許樸鈍資於此靜中養

有感

嬌兒未成人病苦不肯退憂傷動中懷慘慘心欲碎老妻情更惡中夜泣相對何如早還歸山陽墳壠在生平所願心輾轉不得遂十年誤同遊回首只多愧病連肝肺深因覺妻子累悠悠故鄉情滴滴眼中淚狐死知首丘人生戀

鄉土我心久焦勞宿疾安能愈所貴還故鄉遺骸近先祖他事足歎嗟西風動寰宇歸與不可遏歸程待何時悠悠故鄉心一夕千里馳西風動霄漢慘慘令人悲況我多病身天涯久棲遲交遊義難忘豈忍輕別離重念丘壠遠嬌兒正愚痴因循死異邑後世將何遺所願經營日及此未全衰樹桑墻以下開畦水之湄既得紓困難且可爲鎡基幼無孝悌稱老無恩澤施唯有近先塋一死乃其宜諸君苦留連雅意金蘭期我自無遐福形骸變焦萎生平尚求友得友還差池中懷起愁歎欲別難爲辭試將問吾廬何日當西之緩急有擬議行止更無疑作詩敘悃欵爲報吾親知

送竇清叔

初來識君面此行見君心匡時有長策慮遠憂且深俗情取近效雅意入幽沉人生貴所依所依貴知音我本貧賤士多君達相尋未得辦一飯胡爲遽分襟征鴻出遠塞西風動疎林去去渺萬里何年酒同斟含情望無極白雲障孤岑

讀東門行

貴德德乃顯尚力力爲優二者各有時天運非人謀方其貴德時貧賤固可羞及其尚力世聲譽將何求人生苟辦此出處皆無憂但恐利欲困由非所當由足躡虎狼尾手撩虺蛇頭一觸禍患機相尋未能休所賴天挺才砥柱岌中流處義曲而盡責身重以周報復不至起寃恨無停留

別西山

大山如蹲龍小山如踞虎煙嵐鬱蒼翠遠近互吞吐我來蘇門居遨遊成樂土策杖望朝雲捲簾看暮雨佳意豁塵腥勝概入談塵使我鬱陶消使我勞瘵愈生平鄙吝心一洗出千古回首聲利人何殊坐囹圄遠役非素懷況有跋涉苦吟鞭裊東風遲遲如去魯芳菲二三月追遊盛梅塢歸來願無違一觴期對舉

林慮山

我愛林慮山不處要路津茲焉幾千古絕彼朝市塵我來成素交澹澹日益親形骸兩相忘誰主復誰賓充然樂我饑怡然棲我神朝光連暮色佳意含餘春衆物欣有托吾廬行亦新詩書詠讀歸況有耆德鄰

訓子

干戈淊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藉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甔石儲心有天地春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眞平生乃親多苦辛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和吳行甫雨雹韻

山雲突起凌碧虛怪狀奇態成須臾驚風急雨送飛雹飄驟散落千萬珠半空光冷掣電火平地聲走轟雷車神龍奮怒乃若此不識造物將何如黙知嘉禾半漂没坐看積潦橫穿窬小民咨嗟起愁歎謾執俗議尤當途當途於今

有房杜機略自知天下無有財足使人羨慕有勢足使人奔趨不考陰陽論調燮肯紆徵斂矜號呼今年金繒滿千駄明年好上登封書

觀物

萬物備吾身身貧道未貧觀時見物理主敬得天眞心爽星辰夜情欣草木春自憐斲喪後能作太平人

北門觀漲

雨水添新漲陂湖没舊痕人迷堤口路船上樹頭村歲事知全誤秋耕未可論誰憐徭役外天亦慽深恩

憶賈君玉

賈君清介士吾輩鮮能羣守志王元伯甘貧范史雲銅臺書廢讀東郡酒方醺何日尋先約青燈共夜分

病臥

一病連三載孤身萃百憂干戈良未已妻子若爲謀生可
陪諸弟歸當老故丘難忘終始意忍死更遲留

不寐

秋宵初感慨展轉不成眠老況青燈外羇愁白髮邊蹉跎
嗟往事安穩憶歸年却起開門望霜清月滿天

戲學老杜去蜀詩

十載他鄉寓千山故國賒如何虛度日不肯去還家往事
知難及餘生度可涯願言心益競無用苦傷嗟

別友人

良朋不易得此去復誰羣別酒無勞勸濃愁已自醺閒關
花外鳥冷淡日邊雲莫唱陽關徹離聲忍更聞

喜秋情

苦雨傷秋稼朝雲忽放晴碧虛雲盡捲滄海日初升久客天涯興耕夫隴上情雞豚并社酒處處是歡聲

喜晴

曉色開晴望春風破客顏綠紆東去水青起北來山魏府方期往共城已夢還芳菲梅塢盛要醉竹花間

趙氏南莊

曉起北窗涼清談戢羽觴入簾花氣重落地燕泥香夢裏青山好吟邊白日長秋風載書籍相對築茅堂

夜雨

苦雨變秋霖瀟瀟入夜深亂敲驚葉脫清響雜蛩吟往事十年夢故鄉千里心西風助凄切不管客難任

登城西故臺

薰風不解慍涼氣欲生秋往事都成夢離心秖自愁蒼皇原上草寂寞水邊丘却憶家山好言歸未有由

病中 二首

花透香風入短櫺草抽新綠倚柴荊正憂多病作身累還喜幽居見物情花爲可觀遭天折草因無用得欣榮世間巧拙多相半不許區區智力爭

春來秋去客中情轉首光陰十歲經學苦鍊成心上赤愁多消却鬢邊青眼前世事番棋局夢裏家山憶画屏何日歸同林下友笑談書史挹餘馨

中秋不見月繼賓先生韻

撥去塵機得暫閒秋蟾思比去年看誰知黯黯陰雲合故

作淒淒夜色寒好友不來傾酴醾詩人徒想凭闌干世間萬事難前定付與無心却較安

游孫氏別墅

聞道孫家別業新招呼諸子共尋春紅韜瘦蕌花初動黄染輕梢柳未勻興況便於生意好風光殊比畫圖眞閒遊對此懽無極慰我年來老病身

病中有感

十載天涯客寄身今年憔悴不堪聞病來與死傳消息老去無家遺子孫故里歡游頻入夢春城凝眺獨銷魂如何藉我知音力五畝歸耕沁北村

游黄華

聞道黄華山水好我來一覽氣增豪鏡臺對聳千峰起瀑

水驚噴萬仞高曉色雲煙生洞府霽天霏靄散林臯憑誰
早遂終焉計日日登臨不憚勞

七月望日思親

思却千思與萬思音容無復見當時草窗夜静燈前語蔬
圃春深膝下嬉將謂百年供色養豈期一日變生離太山
為礪終磨盡此恨綿綿未易衰

桃溪歸隱

果肯歸來學隱淪閑中別有一乾坤可人碧草自生意入
枕朱絲醒醉魂花滿春風看錦浪水明涼月話黃昏此中
意趣知多少莫向簪纓取次論

贈竇先生行 二首

西山山下覓幽村水竹鄰居擬卜君豈意天書下白屋便

收行李入青雲功名准與英賢立得失防因去就分萬里風沙渺南北請歸消息幾時聞

莫謝風沙老不禁斯民久已渴商霖願推往古明倫學用沃吾君濟世心甫治看將變長治呻吟亦復化謳吟千年際會眞難得好要先生著意深

謝梁安撫惠田

晚年幽興入幽居擬即君侯置一區令德久思親慷慨佳田今許乞膏腴太行西對千峰玉淇水東窺萬斛珠幸着此身於此老願從樂正五人俱

用行甫韻

蛟鼉不肯脫淵深鳥雀還知宿茂林笑我羈孤成蹇蹇於今衰老復駸駸困來未易追前事病久猶當屈壯心聞道

西溪田可得安棲從此有佳音

晚步西溪

拉友西溪晚步聯西溪佳景麗秋天日迴林影蒼煙外風轉灘聲白鳥前迅走雙輪機磨巧連安獨木小橋偏老年活計尋幽隱須擬岡頭置一廛

偶成

屈指年華四十三歸來憔悴百無堪遠懷未得生前遂俗事多因困後諳百畝桑麻負城邑一軒花竹對煙嵐紛紛世態終休論老作山家分亦甘

答董端卿 二首

性鈍難閑似石堅可當名與士人連中懷負赧逃無地老日歸休幸友賢但想諸兒傳世業豈虞千載綴民編區區

力穡何堪道不是顏家郭外田
钁劚胼起掌中堅檐穩椎高與項連涉世更誰如我拙保
身從昔慕君賢青山有約期終老白日無功閱舊編慚負
新詩未能謝且容竭力趁耕田

和姚先生韻

去去迷途莫問津問來還恐不知眞因時用舍固有命與
道卷舒宜在人百尺竿頭愁據險一菴林下樂爲鄰孰輕
孰重何須論夢想故園桑柘春

登天王臺

樓閣荊榛幾變更登臨因見古今情當年盛跡無從問依
舊春風草又生

宿卓水四首

腹餒衣單坐未溫可堪開口話犧文西風更動蕭蕭竹清徹先生十一分

寒釭挑盡火重生竹有清聲月自明一夜客窓眠不穩却聽山犬吠柴荊

水有清聲竹有風我來端欲豁塵蒙明朝杖履西城路悵望家山翠靄中

山水年來滿意看只無幽竹伴幽閒從君願乞龍孫去栽向西城空隙間

大暑登東城 四首

雲間畏日不肯下天際好風殊未來安得盆傾三尺雨暑天一洗絕塵埃

三丈危城日暮登暑威殊不霽憑陵何時太華高峯上細

嚼松陰六月冰

本期蕭散築幽深豈慮煩蒸苦見侵五夜懊憹眠不得幾乎消絶愛山心

瘴癘蟠空久不開壟苗枯死旱成災蒼生夢寐思霖雨誰有當年傳說才

風雨圖

南山已見霧昏昏便合潛身不出門直到半塗風雨横倉惶何處覓前村

別友人

永懷不得遂偃臥惜分陰沁北田園計山東故舊心

詞調

沁園春

自笑平生一事無成險阻備經記丁年去國干戈擾攘
蹤跡飄零魯道塵埃齊封景物旅況悠悠百恨增
斜陽裏對西風灑淚魂斷青冥　家園未得躬耕又十年
羇棲古魏城念拙謀難遂丹心耿耿韶華易失兩鬢星星
五畝桑田一區茅舍快與溪山理舊盟橋邊柳安排青眼
待我歸程

鷓鴣天

土榻侵尋半夜風眼羞無睡強朦朧新詩暗琢拳攣裏往
事都思展轉中　膚起粟脊彎弓須知玉汝是天衷墦間
也去隨人乞怎立當年濟世功

滿江紅

親友留連都盡道歸程勿逼還可慮干戈搖蕩路途囏厄

萬事豈容忙裏做一安惟自閒中得便相將妻子抱琴書青山側　行與止吾能識成與敗誰能測但糲飡餬口小窓容膝桑梓安排投老地詩書准備傳家策使蘇張從此論從横心難易

沁園春　墾田東城

月下簷西日出籬東曉枕睡餘喚老妻忙起晨餐供具新炊藜糝舊醃藍蔬飽後安排城邊墾斸要占蒼煙十畝居閒談裏把從前荒穢一旦驅除　爲農換却爲儒任人笑謀身拙更迂念老來生業無他長第欲期安穩敢避崎嶇達士聲名貴家驕蹇此好胷中一點無歡然處有膝前兒女几上詩書

滿江紅　别大名親舊

河上徘徊未分袂孤懷先怯中年後此般憔悴怎禁離別淚苦滴成襟畔濕愁多擁就心頭結倚東風搔首謾無聊情難說　黃卷内消白日青鏡裏增華髮念歲寒交友故山煙月虛道人生歸去好誰知養事難雙得計從今佳會幾何時長相憶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五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正公

附録

贈榮禄大夫司徒謚文正制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惟昔聖祖圖任相臣思與眞儒共成治效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許衡以天民之先覺膺巖石之具瞻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斥姦志靖於熈朝辭禄不忘於耕野迎推日策明曆象以授人時樂育英才居成均而教胄子乃眷鈞樞之列益昭模範之功允爲裕考之賔師宜副慈皇之渥命爰申卹典用賁玄

扃道德博洽斯謂文中立不倚斯謂正旣嘉名之載易仍
公秩之榮頒上期有知服茲無斁可贈榮祿大夫司徒謚
文正主者施行大德元年十月日

左丞許衡贈官制　　姚燧

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
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何物故之已久尚人思之未忘
故資善大夫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
史院事許衡玉裕而金相準平而繩直出處則惟義所在
言動亦以禮自持休休焉有容屬屬乎其敬人能弘道惟
朝聞夕死之是期我欲至仁匪晝誦夜思而不得行已似
秋霜烈日化人如時雨和風來席下之摳衣滿户外者列
屨達簡在帝心者率多丞弼窮固守師說者不失善良鶴

鳴九臯而聲聞於高鳳翔千仞必德輝乃下爰立相以堯君舜民之志所告上皆伊訓說命之言丹扆斥姦少不避雷霆之軌擊青臺治曆本於筴日月而送迎繇理窮而智益明隨任使而職斯舉今既亡矣誰其嗣之於戲在爾身有垂没世之名於朕心有失同時之恨雖成廟納書以命謚固已振木鐸之高風而功臣胙土則未加用申錫寵章於下地光靈如在寵數其承可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國公仍謚文正

中書左丞許公制　王惲

朕究觀世數灼見天心粤惟有不世出之君然後得大有爲之士運符千載道濟一時中書左丞許衡爰自師儒遂拜左相用之不惟不重學之不惟不深貞一乃心執持苦

節謀謨善斷精識造微旣逢堯舜之明用安社稷爲悅君
聖臣直理明道尊庶幾夷夏之安風以詩書之教衣冠萬
國雍容叔孫之儀仁義一家剴切魏徵之諫在中統至元
之治有永淳貞觀之風此其效焉功可忘耳而復養英材
於國學齊七政於璿璣白首南歸尚深北顧憂來丘禱歔
欷柱石之衰人去鑑亡瀟洒風雲之契感時懷德想像其
人忍惜卹章俾疏身後可贈其官其謚尚期窀穸不昧欽
承

大元敕賜故中書左丞集賢大學士國子祭酒贈
正學垂憲佐運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魏
國文正公許先生神道碑

翰林直學士中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國子

祭酒臣歐陽玄奉敕譔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脩國史

知經筵事臣張起巖奉敕書

奎章閣學士院承制學士中大夫兼經筵官

臣尚師簡奉敕篆額

洪惟聖元度越千古世祖皇帝以天縱之資得帝王不傳之學上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來數聖人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君河内許先生以天挺之材得聖賢不傳之學上接周公孔子曾思孟軻以來數君子之道統而爲不世出之臣君臣遇合之契堂陛都俞之言所以建皇極立民命繼絕學開太平者萬世猶一日也猗歟盛哉先生既歿之三十三年爲皇慶二年仁宗皇帝詔暨宋九

儒從祀宣聖廟庭明斯道之所自傳矣又二十三年爲元統三年今上皇帝敕詞臣玄文其神道之碑以賜其子師敬使刻之於是臣玄再拜稽首以復明詔曰論世祖之爲君而稱述許先生之爲臣則見我元朝廷之間有唐虞明良之氣象論許先生之爲臣而推本世祖之爲君則見我元國家之初當眞元會合之氣運故善言先生必以道統爲先而後及功業則上可以稱塞聖天子命臣作碑之初意下可以厭服天下後世學者景慕之盛心也臣謹按先生家乘及嘗私淑於父師者序而銘之先生以金泰和九年已巳九月丙寅生於新鄭邑中幼有異質八歲入學從師問讀書欲何爲師曰應舉取第耳曰如是而已乎師大奇之謂其識趣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自顧章句儒非

其師遂辭去年十餘有道士過門見之驚曰骨清神完目光射人苟非命世大賢即當神超八表人間富貴不足道也稍長嗜學如饑渴而精強絶人世亂家貧無從得書聞有善本冒險數百里就而鈔之讀之有疑即能有所折衷歲壬辰天兵渡河爲遊騎所得其萬夫長酗酒殺人爲嬉先生從容曲譬卒革其暴久乃信其言如蓍龜人賴全活者無筭萬夫長南征乃東去隱徂徠山遷泰安之東館鎮尋遷大名扁其齋曰魯世因號曰魯齋先生國家既有河朔遣官分道以試選士中者得占籍爲儒魏人力勸應試既中選留魏三年自挽鹿車載書還河内魏人致僕馬不聽入洛求弟衍得之自洛適魏聞河内政虐還止蘇門十餘年間雖顛沛流離行不愧影其與人交中剛外和一介

取與必揆於義人與之居雖有忮求馴致俱化所至學者翕然歸之察其誠至始留館下既留誘掖忘倦身教屬屬言教循循於是師道日立友道日親在魏友竇默蘇門友姚樞相與論辯探幽析微詣者慴伏既得伊洛性理之書及程子易傳朱子論孟集註中庸大學章句或問小學等書言與心會名向所從游教以進德之基慨然思復三代庠序之法甲寅世祖受地秦中聞先生名遣使者徵赴京兆教授先生避之魏使者物色偕行廉希憲宣撫陝右傳教令授以京兆提學卜居雁塔之東與同志講井田之制買園爲義桑會得請還世祖即祚建元中統名先生於家既至謁歸既歸復名至上京入見上問所學以學孔子對留上所無幾以疾還燕明年自上京名數有敕對時相王

文統用事而先生及姚樞竇默日被顧問默在上前屢斥其學術不正樞尤以才見嫉蓋竇言本出於先生文統亦頗疑之乃奏姚爲太子太師竇爲太子太傅先生爲太子太保外示尊禮内欲擯使疏遠姚竇拜命將入謝先生獨毅然辭謂二公曰禮師傅見太子位東西向師傅坐太子乃坐今能遽復此禮乎否則師道自我廢也二公懷制闕下辭文統聞斯言遂寢其命改授先生爲國子祭酒竇爲翰林侍讀學士姚爲大司農先生亟辭以疾久乃予告還河内既而上京使狎至應命至燕病弗能往至元元年自燕復還先是有詔即家爲校以業來學及躬耕里中未嘗以詔示人至是名入省議事旋踵求去丞相安童來謁欲勉留之退謂人曰時流皆欲輩行許先生吾見相去千百

尋有詔趣赴省遂北行見上檀州諭之曰安童少不更事卿無負所學悉以傳之有嘉謀嘉猷語使入告對曰聖人道極高遠學者所得有淺深然當罄所知如聖語其所不知不敢强也安童明敏有操守告以古人格言往往領悟第恐有間之者則難行耳自是預國大議時至都堂扈行上京詔訪日廣宿衛之士見先生入對舉手加額相慶曰是欲澤被生民者上疏陳五事曰立國規模曰中書大要曰為君難曰農桑學校曰慎微累數千百言讀奏未徹上以聽微有倦色先生即斂卷求退上肅然正襟危坐先生乃再讀讀訖上嘉納之其餘論諫多削其稾世罕得聞有頃辭疾聽五日一詣省賜西域名藥善酒俄許其還繼召與太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議朝儀官制多所詳定阿合

馬請建尚書省總六部與中書角立上特用先生爲中書
左丞先生求面辭不得見者再越數日奏所議事畢自陳
曰臣有三宜辭一非勳舊二蔑才德三所學迂恐於聖謨
神筭未能盡合上曰用卿出朕意毋事多讓先生辭不已
上命從官掖之起有旨曰出既出及闕還奏曰陛下令臣
出省耶上改容曰出殿門耳明日又辭遣近臣合剌合孫
先諭止之強出視事至上京奏論阿合馬罔上不道事不
報因移疾謝機務丞相難之御史中丞孛羅爲之請上惻
然名子師可諭使舉代對曰用人宜出上意臣下舉代恐
開市恩覬覦之漸尋有旨以國人世胄子弟就學遂篤意
教事奏門生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
高凝白棟蘇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爲伴讀被旨咸

驛致之以先生爲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先生之爲教精粗有序張弛有宜而必本諸聖賢啓廸後學之方踰年諸生涵養薰陶周旋中禮講貫適用上喜其業成時自程之越三歲以改葬親喪謁歸屬名赴行在遂請朝辭以行上命諸老議其去留姚樞謂先生出處有關世運宜成其志更命張文謙問所以告歸之意其對如初始允十四年名議改曆法仍拜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領太史院事十七年授時曆成以疾屢告上禮貌隆至路朝賜杖內殿賜坐疾少劇裕皇在東宮聞之爲言於上以驛送還師可以河東按察副使改懷孟路總管以便養皆東宮請也且使宮臣諭曰先生近醫藥自輔無以道不行爲憂十八年三月戊戌薨於私第之正寢易簀不變年七十三是日

大雷電風拔木城中無貴賤少長哭於門商唁於塗農弔於野天下識與不識聞訃慨歎四月乙酉葬李封村先塋之南既葬四方學者來會爲位哭墓次而去先生眞知力行實見允蹈齋居終日肅如神明嘗遇迅霆起前泰宇凝定不喪執守其爲學也以明體達用爲主其修已也以存心養性爲要其事君也以責難陳善爲務其教人也以灑掃應對進退爲始精義入神爲終雖時尚枘鑿不少變其規矩也故君名輒往進輒思退方世祖急於親賢而先生篤於信已以是終無枉尺直尋之意及夫仕不受祿人以爲高則喟然歎曰甚矣余之不幸而有是名也仕豈有不食君祿者哉食求無忝而已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售攻取之略先生言惟當修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兩

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及宋既平未嘗以失討爲慊
世祖亦未嘗以是少之臣嘗觀三代而下漢唐君臣未聞
以道統繫之者當世儒宗或智足與知仁未足與居也宋
濂洛數公克續斯道然未聞有得君者世祖龍潛諸儒請
上其號曰儒教大宗師嗚呼漢唐宋創業之主烏得而有
是號哉此天以道統屬之世祖也先生出際斯運一時君
臣心以堯舜爲心學以孔孟爲學中外如出一喙號公魯
齋先生嗚呼魯者曾子傳道之器歷代佐命之臣雖欲爲
此號豈可得也非天以道統屬之先生乎先生之謀國譬
之工師受命作室既得大木不肯斲而小之是以寧不受
宮師之命而必使學焉後臣之道無愧於伊尹寧不預平
宋之功而必使以德行仁之言無負於孟軻故中統至元

之治上有不世出之君能表章其臣繼述往聖之志下有不世出之臣能贊襄其君憲章往聖之心於是我元之宏規有非三代已下有國家者之所可及矣及夫元貞大德高第弟子彬彬輩出致位卿相爲代名臣皇慶延祐之設科子師敬參預大政以通經學古之制一洗隋唐以來聲律之陋致海內之士非程朱之書不讀又豈非其家學之效見諸已試者歟先生平時頗病文籍之繁嘗曰聖人復出必大芟而治之斯則周衰以來文勝之弊猶將有以正救於其間是豈淺之爲志者乎先生諱衡字仲平其先河內人父通避地河南隱德弗耀今贈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追封魏國公謚惠和妣李氏追封魏國夫人子男四師可師遜師孚追封魏國夫人敬氏子師敬封魏國太夫人

賀氏子先生閨門有禮中饋皆賢事公甚敬師可由河東
按察副使歷衛輝襄陽路總管終通議大夫廣平路總管
贈禮部尚書謚文簡志趣端正惜未究用有文集貽後師
遜師孚未仕卒師敬由監察御史踐歇中外歷治書侍御
史吏部尚書中書叅知政事國子祭酒太子詹事中書左
右丞兩爲翰林學士承旨知經筵事今由西臺中丞拜御
史中丞階光祿大夫明經務誠學尚節概肖父風女三長
適于章儒者餘早世孫男六長從憲以蔭累遷湖廣行省
理問以歸德知府致仕次東孫天次從宸積官山南憲僉
監察御史終河東憲副迺先生之嫡宗孫也次從宜太史
院經歷中書省照磨今翰林國史院經歷次從宣太保府
長史中書右三部照磨官次從宗章佩監異珍庫提點孫

女五長適廣東宣慰使都元帥甯居仁封覃懷郡夫人次適太禧院管句覃質次適翰林應奉蕭璘次適寧陵簿張構次適阜城尉張恕曾孫六長崇祖次紹祖祕書著作從宸之嫡子也次書童文童禮童武童曾孫女四皆幼先生有魯齋集及中庸語意門人記載語錄行於世昔王文忠公磐論先生曰吾年八十閱人多矣平生力學不知聖道之所在非天與幸幾失此人大德元年贈大司徒謚文正制詞有曰聖學方湮惟洙泗之源是泝嘉謨入告非堯舜之道不陳至大三年加贈太傅追封魏國公制詞有曰天非繼聖學之墜緒則不生命世之大才國欲與王道以比隆肆用爲烝民之先覺姚文公燧作祠堂記則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出惟公足以當之蓋太祖

皇帝建國丙寅而先生生於巳巳上距宋慶元庚申朱子之卒纔十年當興王之會續傳道之業必有數存焉世祖嘗稱其論事多與太祖之言合至取祖訓示之玄生晚學陋何以知先生然嘗誦諸儒之說而想望其餘光焉先生之於道統非徒託諸言語文字之間而已蓋自慎獨之功充而至於天德王道之緼故告世祖治天下之要惟曰王道及問其功則曰三十年有成是以啓沃之際務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爲己任由其真積力久至誠交孚言雖剴切終以無忤至於其身之進退則凜然萬夫之勇何可以利祿誘而威武屈也晚年義精仁熟躬備四時之和道出萬物之表無事而靜則太空晴雲卷舒自如應物而動則雷雨滿盈草木甲拆事至而不凝事過而無迹四方之人

聞之而知敬望之而知畏親之而知愛達之而知慕求其所以然則惟見其胷中磅礴浩大人慾淨盡天德流行動靜語默無往而非斯道之著形也又嘗竊論之先生天資之高固得不傳之妙於聖賢之遺經然純篤似司馬君實剛果似張子厚光霽似周茂叔英邁似邵堯夫窮理致知擇善固執似程叔子朱元晦至於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超然自得於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之域者又有濂洛數君子所未發者焉宜夫抗萬鈞之勢而道不危擅四海之名而行無毀近代元豐之異論淳熙之紛爭先生處之寧有是哉臣玄拜手稽首銘曰

世降邃古大樸日雕天吏不作治教寂寥帝憫我民眷求有德世祖齊聖作其建極臣有許公身任斯道為仁肫肫

制行慥慥昔公在野世難荐臻精義致用屈蠖之伸心樂
則顏志任則伊朝思夕惟天將啓之朋來遠方以辯以問
會融一貫冰釋理順世祖居潛時號儒宗多士既歸功德
日崇名公起家斯世將泰灼知俊心天地正大既握乾符
尊履五位利見大人乃在九二覃懷之居軺車十來屢進
亟退求福不回論議上所德容休休獻可替否言直以適
上曰仲平汝左朕丞其悉爾學資朕股肱惟誠惟一以結
主知惟明惟哲其止也時初問代國對不以兵上遠公猷
不在宋平官盛既禀公恥素餐敬事後食匪爲苟難近臣
貴胄世荷國寵我淑以道國收其用小學功隳大學陵節
我教多術循循無越維聖有謨載範其驅以步以趨疇敢
侮予自古在昔氣化推移仁人之興爲世盛衰凡今有生

孰司榮悴惟道爲大與天罔墜世祖繼天維天生賢道統
有在民彝賴焉有德有言有子有孫皇命作誄貽厥永存
至元元年歲次乙亥冬十一月巳卯朔二十六日甲辰第
四子光祿大夫御史中丞師敬立石

昌初至懷慶府儒學還見一碑道側大書深刻曰大
元贈正學垂憲佐運功臣追封魏國公謚文正許先
生之里遂下輿以趨纔百步則公祠也肅拜而後登
祠三楹中肖公像道德之光儀猶充然可挹公之遠
孫倫時習業於官端凝朴實先賢之後此固其可重
歟因其相禮於謁祠也示之詩禮庭殖殖見諸孫雅
度依然似玉溫二百餘年遺澤在光風長滿里中門
天順六年八月既望劉昌在河北道書

清化鎮去河內四十里居民千餘家前臨沁水後倚太行山麓引泉灌田疇樹藝豐美甚足也昌至之日有父老數十輩來迎且云里中有文廟昌遂趨謁則禮殿僅存殿中設

宣聖像四配十哲皆具門有三碑一已斷裂一剝陊惟一可誦乃許文正公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時所建昌因集里中子弟得警敏俊偉者百人置兩師使讀書其中且戒其父老完繕其門廡既踰年昌再至則煥然備矣又作講堂於殿後以處其教者學者時昌所提學奚止百餘區其庸俗吏雖督責猶視為迂緩弗加葺而清化之父老纔一戒飭則完繕恐後文正公德化之遠不益有徵於是哉三歎景仰用記于籍

成化紀元之四月昌在修武

昌修河南郡邑志令郡邑小學師求山鐫野刻悉録之在河内得里社中廟學碑凡六七蓋當時許文正公居河内鄉人化之其建廟學以事教養者遂致多如此古謂賢者有益於人之國家豈虛語哉昌拜手題於河北道廳壁

許文正公神道碑銘歐陽文公作碑高丈四五廣六尺厚及廣之半四面皆刻文幾五千言以世祖之明文正公之賢而得歐陽文公大手筆以發之此皆曠世所甚難者蓋君聖或不得乎臣臣之賢或不遇遇矣其功業在朝廷德澤在民庶而作者或暗劣不能發其大以究其微使其俊偉之烈無以光史冊垂後

世此則可慨也而是碑既備矣不謂之三絶哉昌在

周南驛書

遺書六卷大德十年安成尹蘇顯忠刻梓當時已謂殘編斷簡多所失遺況昌所得者乃録本尤多缺誤故重加訂定爲五卷復以制詞神道碑爲附録一卷其缺誤之無考者並用略去蓋十之四云昌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六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詩賦

烏木杖賦

去年史仲威得烏木杖大徑咫高可過顙嘗析一杖遺余許爲賦報之其秋仲威疾歷三時未勿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肩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誦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炎海之山㳄木產焉金爲之聲石與其堅雕結伐荷投諸瀧淵依居蛟蜃漱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爲玄要出

人爲非得自天此島夷假以售利於中土之微權也抑齋聞而笑之曰昔賈鬻鞭梔蠟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骨是黝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乃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衆其植斧取觀之内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椡赤檀栢柘黃蒲欆棫白與爾萬里遐裔絶域瀘嶲杉紫儋黎沉褐冧賔鷄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賾兹庶品之爛爛果孰漚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嘘風敷吐華耀爲白爲紅深浅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感之欣心悦瞳問誰爲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赤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爲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雌始若悍而難

馭終爲夫之所移今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由基是何資於邇譬只煬竈亦可闚彼炎㷔而烈者焰也其煙液爲煤必黔而緇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　久漫漶而爲黷又以信道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歟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盛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晬面不渥赭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足惑乎哉史鰌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輟矛盧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甲而鏗響思卷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爲匠必求同於所異繞黑蛇之佛彷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檯堂

彼榿有土性生植惟峨岷欒欒于雲姿才與楟散鄰匠石過不睨煬夫取為薪所貴故山樹寧計世莫珍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筆名堂楷上如對故鄉親請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卑木惡何關人不見楟里疾智囊終相秦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無以榿自期上孤明堂晨

寄暢純父治中

欲聞貞息耗無使梓潼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開徒歌王粲賦不直士元才遥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輿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頻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瘧鬼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問前渡秖覺白頭新

舟達黃溪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楓葉未霜紅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發舟青神縣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悅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夔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取謗因讐惡貪權失丐閒此行雖鐵甲未足比靦顏

留別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不知此日公車名又復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駘蕩麥苗還喜雨霏微分攜江上休廻首恐見檣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盡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日何地青山萸菊秋客氣已爲強弩末宦情空遶大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驊騮終獨步目前鷙鳥不群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臘衣安得鑾坡同給札不妨苜蓿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荊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舍與君爲客一登樓人才安自金鳴冶世事從渠劍刻舟明日分攜武昌去應須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鞚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圉人時騁驁天閑驕悍若爲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代言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

太祖爲法天啓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

睿宗仁孝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順聖皇后

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
順宗昭聖衍孝皇帝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慈靜懿皇后於斯之時宜降德音
誕告天下猶恐數赦或賊良民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
五十餘年其子察八而蓋愆前人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
闊闊出謀爲非覬未忍置理刑以輕典與夫崇建大刹上
爲列聖報德冥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既成功皆我
聖母之德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至寶上尊號曰儀
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
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平

即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眇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託順孝

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踐阼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揆機務聽所總裁於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老咸謂大寶之繩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賔天而始徵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即正宸極朕以國恤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太后勉進之命下狥諸王勸戴之勤三月十八日於大都大明殿即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其可爲令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覆幬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憑道阻倚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讋夫豈不能聲罪致罰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憤久驁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足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即行其視萬里莽閒寒冽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法制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燠寒推食飫饑洸洸汔汔士氣日作眘筭伐謀得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戎行霆馳電擊大北其羣虛巳不矜日慎一日始終十年不狃

屢勝狂狡不懲悉銳來加當以選鋒伺間出奇盡襲輜重
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耄倪纍纍羣口百萬致茲敉寧平四
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
思覩天光者顒顒翹翹九圍一心握是乾符歸正宸極弛
武事之夙習洽新化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
后問安以時下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遑之典欽
崇元祀玉瓚黃流薦祼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斿九
斿劗金於斯肇基帝業爲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
二千年而顯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
與凡庭臣悉大賚之間歲不登旣賑旣恤虞施未傳民罹
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爲大挂一漏萬
井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徽稱謹奉玉冊

玉寶上尊號曰

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

極生民茂對鴻名於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

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順宗未臨海寓眇眇小子託其遺體

顧踐丕基惟事聖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

名盛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

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哲佖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

在先朝受詔漠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臾其

行追輒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於佛乘尚憑陰隲早

遂振旅殿閣是崇霶䨴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

興授策儲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畀付神器自
非睿斷安救內訌往歲鑾輅再幸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
願極心爲臣天壽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
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咻仁喣慈百倍爲艱圖以報
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於
上帝禋於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
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慶躋莫上之尊福衍無
疆之曆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勳魚猶得水展我
同姓豈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馬都元帥
烏野而氣鍾光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

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旣降復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遼尾魏亦攘左而塞右膺齊背秦語其跋履於四方數豈戎衣之百襲爲庸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啓若魯侯之大宇併申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固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肇州十二澤期不斬於黃河可贈某官追封營國公謚忠勇

元帥紐鄰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干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愍冊具官某其在弱冠嘗爲選鋒迅與鷹揚號爲萬人之敵虓如虎視隱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乏總戎之制閫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爲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循墻即下令於轅門已折衝

於尊俎握機旗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開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頗牧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阽危則膺衆所不先分賜與則如士之最下勁騎所處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何止出奇於百戰嗚呼降年弗永爲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户以守何樵牧可侵馬鬣之墟故壘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追封蜀國公謚忠武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爲委質勞於同軌之間國以念功恩及襚衣之後雖飾終其時有所未及在追恤今日烏可或遺爰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光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嶽負量與川涵託開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

木受任閫外貫勇籌邊爲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粤非
世祖投江以尺箠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
以奚恤一洒心之是期會師征險順而貞得夬剛決柔之
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
義聲以先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
已飛塵星驛之捷如震如怒袵金革北方之強於理於疆
盡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崩角幼主席藁以泥頭瘁
事匪伊成功能爾凡十年爲丞于行省奄一旦違世於先
朝白雲杳歸於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未麟臺之貌服
先龍袞之升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大書於神路過者式
焉示絶等於臣鄰忠斯勸矣尚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
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

郡王謚武敏

妻扎刺而氏封王夫人制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暇給由天未厭宋德　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筭萬舉萬全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是追崇故光禄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爲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刺而氏在父母家幽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愼有聞所可盡傷在不壽考以語婉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娠賢不得食子大夫糾官邪之禄非賁玄壤曷慰貞魂可封順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于訏謨廟堂相一年而疾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剌哈維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冑爲我親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遜而溫文眷茲中書出庶政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僚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調護而長宮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青皆所裕爲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奚止簡繁務思過榮之可懼視倖利以不貪同綰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相一

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䜴為改作緇衣何賴乎武桓拜後
拜前赤舃未慙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倐娄魄於　閶豈
意少者歿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理難測憐乃公獨傷
於漠北誓爾後均胙乎淇陽嗚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
東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正人不作於下泉洛爾靈明歆
朕休命可特贈封謚為懷忠貽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
司太師上柱國淇陽恵穆王

妻啜思蠻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三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星緯
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於群工凡嘗執政
柄理者必追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賢亦與嘉褒於戲是
曠代之典也具官塔剌哈妻某毓秀朱邸作配相門少習

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閨闈相厥夫子爲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彼宗戚失此女師開吉壤於洪陽正邦君之顯位服我新寵妥爾幽靈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艱而始民敏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眷子問義之人師實漢僕射之位長固求還笏難斷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遼室之遺苗禰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嗣續善詩禮之敦於以見平生戛紈袴之習自夫共工之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罔於千仞奉先惟孝雖耆耋於禴祠也親焉接下以恭

其臧獲之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棄世於九齡負爲國之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乎故鄉衮寵即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謚以副殊渥罔遺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謚莊愼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漠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麗王王瞮深察機運舉國内嚮事會之來間不容髮自非秉志端慤明識遠慮疇克如是哉又屬遼民餘孽僭竊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于時冰雪冱寒饋餉不通而瞮乃能供

待轉輸師皆宿飽軍興器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徒往殄殘
寇其於肇造開基立勳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
土享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流慶斯永傳子若孫與國連
戚不其韙歟是宜追崇上爵仍易嘉名魂而有知歆兹異
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翊順功臣太師開府儀
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忠憲崇德報功
法舉追榮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內之章酬我舊勳同兹
顯號具官高麗國王王璋曾祖母柳氏傳芳令族作配高
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
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
名亞寡君之宗室聿新殊渥庸慰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妃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　祖宗而臣之

殆將百載厥父菑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甥旣勲以親宜貴與富禮克先於事大典可後於追崇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昛移孝爲忠易威以惠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粲然惟大猷之是經與小心之以翼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鶱旋俾嗣王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顧同歲賜於宗親責秉鈞以東征期奠枕於南面追叛王挺身於遼水出選兵壓卵以泰山戰踵未旋逆首已授雖居位未周於三紀而享年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矧其子式穀之是似則斯人没世爲不忘自官階而進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旣封玄菟之墓表滄渤以爲襟何必刑

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如帶尙期貞䰟庸服恤章可贈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寅亮弘化奉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尙書右丞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謚忠烈三韓爲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溟之濵實享南面之樂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世皇即公官而命醮方穠青軒之桃李俄凄白露於蒹葭眷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潢以舜妃癸比之胥明爲古公亶父之姜女善於媲德車服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巳纘其父服可謂全妻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曷彰尊屬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北闕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盡東秦其十二明靈可作殊報是膺可追封皇

姑齊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銘辭

簡儀銘

舊儀昆侖六合包外經緯從横天常衺帶三辰内循黄赤道交其中四遊顛仰鈞簾凡今改爲皆析而異繇能疏明無窒於視四遊兩軸二極是當南軸攸沓下乃天常維北欹傾取軸榘應鏤以百刻及時初正赤道上載周列經星三百六十五度奇贏地平安加立運所履錯勒干隅若十二子五環三旋四衡挈焉兩綴闚矩隨捩留遷欲知出地究茲立運去極幾何即遊是問赤道重衡四弦牙張上結北軸移景相望測日用一推星兼二定距入宿兩候齊視巍巍其高莫莫其遥蕩蕩其大赫赫其昭步仞之間肆所

顧致明乎制器運掌有道法簡而中用密不窮歷校古陳
未與侔功猗歟皇元發帝之蘊畀厥羲和萬世其訓

仰儀銘

不可形體莫天大也無競維人仰釜載也六尺爲深廣自
倍也兼深廣倍挈釜兊也振溉不洩繚以澮也正位辨方
日子卦也横宿度中平斜再也斜起南極平釜鐓也小大
必用入地畫也始周浸斷浸極外也極入地深四十太也
北九十一赤道齘也列刻五十六時配也衡竿加卦巽坤
内也以負縮竿子午對也末旋幾杖窾納芥也上下懸直
與鐓會也視日漏光何度在也暘谷朝賓夕餞昧也寒暑
發斂驗進退也薄蝕終起鑒生殺也以避赫曦奪目害也
南北之偏亦可概也極淺十七林邑界也深五十二鐵勒

塞也淺赤道高人所載也夏短冬永猶少差也深故赤平冬晝晦也夏則不没永短最也二天之書曰渾蓋也一儀即揆何不悖也以指爲告無煩喙也闇資以明疑者沛也智者是之膠者怪也過者巧厤不億輩也非讓不爲思不逮也將窺天眹造物愛也其有俟然昭聖代也泰山礪兮河如帶也黃金不磨悠久賴也鬼神禁訶庶勿壞也

漏刻鐘銘

靈臺設簴巍以尊元閒大呂非其鼻摯曠善鼓手自煩宮商良諧等釜盆請無以聲以功論一日之中兩昕昬一鳴一刻有度存九圍一圍折柳樊黔首時作時饔飧日月如是相告敦三辰聽命循軌垣四序不忒迭寒暄萬物生翕盈乾坤何獨治歷逌此源凝熙帝績高羲軒積世而運會

而元吉金之舌愼莫捫輟響誰其代天言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七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八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碑文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燧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乎今三代不論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卑力微往往不能爲廟與雖爲廟以記曰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祭既用生者之禄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宋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及子甫惟

得祭以大夫禄是於不爲將相者致隆其眞爲將相者復
加殺也如斯者幾何人哉惟呂正獻惠穆於文靖范忠宣
恭獻於文正世其將相者史冊二百年間纔十三見事亦
曠世而希有者也然自中元以來漢人父子將相者故丞
相史忠武公與今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贈銀青榮祿大夫
平章政事謚武愍公二家重輝襲芳震耀一時豈獨爲之
子者信敬於昭昭厥考亦足以慰靈於冥冥矣惟李氏家
隴西成紀者實秦將信諸孫漢至六朝門閥甚峻惟與崔
盧鄭氏姻不連他族唐李王西夏甚盛強雖宋金嘗加兵
終莫能服我太祖始平之其宗有守兀納城者獨戰死不
下子惟忠尚少求從父死爲今分土淄州諸侯王所得於
公爲考後以金符監淄州有子十三人公次居四王妃愛

其顈異嘗子之在先朝故事凡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參決尚書事公代其兄爲之李璮爲逆有迹淄州君獨從公馳聞璮繫闔門獄中璮誅得出上盡賜償所亡失授公淄萊路奧魯總管後改宣武將軍益都淄萊路新軍萬户與城夾寨圍吕文煥於襄陽四年而下之加明威將軍虎符丞相伯顏南征宋兵戍郢十萬城西郢鎖戰艦絶隘爲陣我舟不可越乃渠黄灣拖舟泛藤湖以出唐港棄郢去留公後拒敗其追兵行拔新城沙洋下復破夏貴陽邏口下鄂漢陽從故丞相阿里公時以左丞戰荆口禽高世傑下岳進阮沙市下荆南傳檄歸峽辰沅靖澧常德諸州皆下之又從鎮常德左丞狗地湖南丞相兵及淛西以地遠援疏詔公與宋都統張茂實吕師夔闢都元帥府江右公

爲左副都元帥破劉槃軍下隆興禽熊飛建昌撫瑞吉贛與廣閩諸州皆下會宋幼主出降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立益王元以景炎閩廣諸州應者十五郡縣豪傑亦爭起兵公出定反地大破吳浚軍十萬南豐浚走如張文虎復合兵十萬又破之兜港伏屍三十里浚走合其相文天祥瑞金又大破之天祥走據汀別將孔遵窮追併破趙孟濚軍復其州而還隆興守帥覬利巨室罪以陰與賊連已誅夷百三十家公還白其非辜出其未盡誅者獄中帥府改宣慰司加昭勇大將軍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尋加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又改江西宣慰使天祥復陷汀行收兵出興國又擊走之追四百里及之空坑散降其衆廿餘萬禽趙時賞以下文武將吏數

百人拜參知政事行中書省江西益王𣦸廟以端宗世傑復立衛王元以祥興移栅海中崖山近去廣治四百里授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進復梅循英德與廣之清遠走王道夫擊淩震海上獲船三百艘禽將吏宋邁以下二百人又破其餘軍茭塘江淮省亦遣都元帥張弘範至自漳與共圍崖山勢計窮慼度不能國資政陸秀夫抱衛王蹈海死獲其金璽其將吏死焚溺者十萬餘人翟國秀淩震皆降世傑遁去風壞舟死海淩港南海平朝京師上勞苦之其將佐與錫宴者二百功陞者千授資善大夫中書左丞移省荊湖凡虜男女奴鬻之者皆罪而正之常德辰澧沅靖五州大荒民至易子以糴爲發廩賑之所活爲口亡慮十萬計征占城詔使給糧仗造舟海南取得其宜黎

儋之民勸趨之疾還詔從皇子鎮南王征交趾敗其兵天長府其王遂舉國航海將舟師追之敗諸洋中獲海艦三百始公策城天長儲穀待賊欲衆議不果盛夏軍士疾作漲潦冒營遽議旋軍賊躡敗吾後拒王以公殿賊閉永平關傳藥弩矢射公貫膝負創奪關出境以毒發薨思明州年止五十最其平生小大百戰下城邑百有五爲户三百萬嗚呼其亦勤已後薨七年而贈官賜謚封公之命始下王音仁煦恩重書棺人臣獲此哀榮極矣公雖不可作已安知其不肉骨九京邪公諱恒字德卿自號長白篤孝純至淄州君卒方擊兩王闔廣淄州君顧言我死必無訃吾兒使會喪縱敵南海平始克銜哀摧慟屢絕且泣謂所從曰爲吾語諸昆弟妻子吾不得以時喪先公既抱恨以終

天今復棄養太夫人而身先朝露於是遐夷吾目不瞑下泉矣其謹事之夫人王氏視分土諸侯王之妃姑也訃至夫人秘不敢聞之姑惟發哀私室公則再見夢太夫人曰兒今死戰日南矣太夫人泣言吾再夢如是豈誠然耶夫人始情告曰婦無以安君姑氏心也覆是久矣始發哭服喪嗚呼死而精魂猶惓惓其親可哀也已可哀也已子二人世安以監廣州從朝京師授新軍萬户同知江西宣慰司事再嗣公益都淄萊本軍萬户後以正議大夫仍將本軍僉江西行中書省事再陞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尚書省江西尚書省罷今以上官參知政事行中書省仍江西嗚呼六官而三踐公武已可見其才之無羞于職者自其既相亦解兵其弟世雄以宣武將軍將之乃作河洪之詩

使歌以祀公其辭曰

李氏之在與水細大河洪姑臧有夏而王越三百年傳歷既長極崇而墮亦天之道日月作矣衆星匿耀王孫始甲徂東自西淄水幽幽東楚之流曰職不豐猶監一州有蟊吾民有梟吾土吾力不能天子肆汝從父奔告帝嘉爲心廼陟潛沉寖向用公泱泱漢水南紀所恃爲池襄陽金湯陛陛公將萬夫長圍四祺而竟下之岷江失藩沿流列城振落摧乾至莫難一文軌判裂萬里收功九重授策維是武庚狂志復殷爵人號年大蠢甌閩終兄弟及公膺奮擊與鬬四年崖山翦克血其鱷鯢南海無波廐馬笥衣其賚如何帝曰汝烈宜置左相授兵而子西護湖廣公拜稽首天子萬年帝德聖神臣何力焉湖廣聽命壤三千里陰翕

陽施賞刑自已及兵占城轉粟黎僧歸佐皇子致討日南不測風洋冒履而三由淄而漢由江而海其涉日深蜚聲日大蕞爾南夷曰尺箠笞狃勝者家輕於出危賊策我師不能炎暑敦弓綿力犀甲敗雨避來弗迎邀歸以爭既犇先偏左廣亦傾孰作士氣公殿奮武斬輻短兵援枹鼓鼓格鬬比死冠纓不顛裹韉馬革踐迹文淵維昔禡時皂纛有翩迺今還歸粉篆丹旐兆夢悠悠魂魄遼遠致身移忠維孝其本黼扆思之録其庸勞寵幽上公可謂曰遭公亡不亡公有良子亦秉國鈞實法實似有嚴作廟簠簋維時神容與耶去此奚之維淄維漢維江維海其流或枯廟主斯毀何以麗牲樂石峩峩太史詩之以侑以歌

長春宮碑銘

元貞之始年秋九月七日皇帝御香殿守司徒臣阿剌渾撒里集賢大學士臣孛蘭兮奏輔元履道玄逸眞人臣張志僊言臣之曽師長春子丘處機爲全眞學於寧海之崑崙山太祖聖武皇帝當劗金之十年方事西域聞其有道自奈蠻俾近臣劉仲祿持詔求之又急其見而遲其來繼伻以迓之抽兵以衛之與語雪山之陽帝之所問師之所對如敬天愛民以治國慈儉清静以修身帝大然之曰天遣仙翁以寤朕命左史書其言又以訓諸皇子者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已敕臣徐世隆載諸靈應之碑惟是太祖格天之年丁亥夏五詔因其號易所届太極爲大長春宫猶未有碑至是六十九年人已無知受名所自不及今焉陛下昭代曉之詞臣俾刻金石則益不白於將來也敢

昧死請制曰可十月十日事下翰林臣燧實以其日直筆
故得兢惕以奉明詔臣聞老子曰取天下者常以無事用
是究觀歷古受命之君規規務取止乎禹迹之舊其所後
服固非兵不能讋故萃衆智驅羣雄謀而鬬之櫛沐風雨
露處暴衣審彼已以效成敗或累歲踰紀耘鋤未平可謂
紛紛事至殷也矧我太祖天戈所直無敢傃仞視徹四海
之土疆墟萬國之社祧與臣妾億兆蒼蒼以生之黔首不
啻疾風之振林槁非囿夫祝梟蒙汜燭龍不照而馬足所
及其勢猶不是止焉庸以較夫聲教不出禹迹者正如耳
之在面有不能居其十一可曰自有生民以來所無惟所
有遠故后服益多惟爲猷大故久焉而成功其事之殷有
百十於古先者于是之時乃遑旁求方外之士從容暇豫

猶功成治定東干戈無所於試之世不知垂統之艱苦不待長春之告顧於老子取天下者嘗以無事之言已陰契其說而冥會其機嗚呼聖哉然考仲禄之行其年已卯長春承命絶宋金使幣從其徒十八人者以行明年馳表謝之猶宿留山北辛巳會趣使再至始發軔撫州經數十國爲地萬有餘里蹀血於戰場避寇乎叛城絶糧於莽閒之沙漠自崑崙四年而至雪山馬上舉策試之未及積雪之半觸寒凓裹皸瘃寧其身之不恤以憂軫斯世計是勞勤有不在開國諸勳之下故帝錫之虎符副以璽書不斥其名惟曰神仙凡爲是學復其田租蠲其征商癸未至燕年七十六矣而河之北南已殘首鼠未平而鼎魚方急乃大闢玄門遣人招求俘殺於戰伐之際或一戴黃冠而持其

署牒奴者必民死賴以生者無慮二三鉅萬人其推厚德植深仁致吾君於羲軒者歷古外臣當受命之初能爲是乎匹夫一言鄉人信之赴訟其門聽直其家爲有司者猶罪以豪傑以武自斷而渙其羣以二三鉅萬之人散處九州統馭其手帝不疑之斯必有以豈屈子所謂名不可以虛作者耶有遇其時未必見隆于后世祖嘗語其嗣道者曰乃丘祖仙翁朕及識之加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二祖之見而知者然已陛下以聞而知顧爲碑以表所由則長春之名籍三聖以久垂者毋惑也臣又思之官之與碑宜一其時太定憲三宗日不暇給嗣教真人尹志平李志常不請則宜以世祖之聖在位之久其培樹擁衛斯學之力而張志敬王志坦祁志誠不一言焉及僊今請而輒報可

豈天固存列聖未究以待陛下爲終之耶矧即位踰月爲壇壽寧宫凡日月列星風雨雷電百神之親上山川社稷林藪走飛諸祇之親下莫不奏假赤章以禋致之十一月與改元端月財九閱月實三爲壇其後壇之延春閣天步一再親以戾止其爲國與民介祉導和受釐請命者文亦極矣又虞自經厄以還禁爲醮祠今雖開之京師而外未白也乃下詔萬方其旨若曰先皇帝令江之北南道流儒宿衆擇之凡金籙科範不涉釋言者在所聽爲若然先皇之開醮祠者有成命也爲犯法臣所不愛竟扼而止自今其惟以先皇成命從事是世祖獨未究者陛下又終之也嗚呼事之開也有門而來也有途其就也有時而成也有候方是詔下四海之人感激奮言始吾以爲經厄之餘丘

氏之學熄矣陛下嘘而然之俾屯者以亨塞者以通梗其道者除之取其業者還之叢是數美于僊之身又冠之以寶冠薦之以玉珪被之以錦服皆前嗣教者所亡嗚呼仙之求以報盛德圖以酬至恩其子若孫與雲仍其來亡極者爲陛下祈永永萬年當何如也臣燧敢拜手稽首而詩之曰

於赫我祖帝縱其武俾肅將之劃平下土既奠南邦西陲未疆迺鼓迺桴龍旗載揚何水不亂亡山不越萬國弱草剛風斯拔踰十暑寒振凱未曰六飛之騁确确其艱孰灼帝心休其益閑繼夕以朝黄吳尚友方詔外臣道德資取崑崙載牽于于其來及之雪山年已徂摧瀝厥腎腸爲告悃悃莫匪至言身國之本維帝孚之曰天覺子飭無怠忘

子訓史書虎符寵綬璽書誕告凡爲爾學其復亡撓又曰長春而所宿號即名而宮歸主其教假以澤物宏帝之仁于死于存必拯以全旋還其眞子孫衆有一絶一繼孰世其守有惑其道而否臧之人曰不然太祖皇之矧我世祖封植益力曰爾長春朕幼及識太祖皇之維朕將之增謚四言煥其唐之有嚴今皇乃聖乃哲身先孝治祖塗孫轍爰詔下臣伐石劘穹臣拜稽首三祖之功豈人不忘維帝欽崇驅馬飛廉屬車豐隆或從上帝陟降斯宮靡祥不臻奚祉弗屆於皇我皇萬禩攸賴

延釐寺碑

大德八年蒼龍甲辰之秋制移江東憲使臣燧于江之西參行省政十月而至裁再閱月嘉平兊弦王相帖赤自軍

中啓遣開成路總管府判官常謙數千里驛致安西王教於燧曰吾繇不忘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順聖皇后深恩大惠嘗請於帝求即六盤興慶池圜爲寺用資兩聖冥福以永帝之億萬維年制可加賜黃金兩計者二百五十楮幣貫計者五萬米石計者千四百五十規制一以都城勅建諸寺爲師而小之又慮衆役顓俾有司緩則後功急將罷力命王相阿魯輝身綱維之而時其饔勞節其休作經始于元貞丙申省成於大德癸卯非託金石將無以白始此者吾之心成此者帝之力也汝製寺名而文之碑其令集賢學士劉賡書徵士蕭𣂏篆額燧敬受而伏思之今焉詞垣之臣雲烝林立教不是徵而燧之命實繇燧者嘗以文學及侍先王烏乎可辭敢上本所自而言曰在昔憲

廟大封宗室以世祖母弟國之關中于後立極之十三年當至元九年詔立皇子爲安西王以淵龍所國國之明年至長安營于素滻之西毳殿中峙衛士環列車閭容車帳閭容帳包原絡野周四十里中爲牙門譏其入出故老望之眙目怵心齎咨嘖嘖以爲有國而來名王雄藩無有若是吾君之子威儀盛者其時捷河之外秦固内地教令之加於隴於涼於蜀於羌諸侯王郡牧蕃酋星羅棊錯於是閭者靡不輿金篚帛效馬獻琛輻輳庭下勃磎竭蹷如恐於後其大如軍旅之振治爵賞之予奪威刑之寬猛承制行之自餘商賈之征農畝之賦山澤之產鹽鐵之利不入王府悉邸自有又明年詔益封秦王綰二金印易府在長安者爲安西六盤者爲開成皆聽爲宮邸用不足取之朝

廷歲或多至楮幣貫計者百三十萬栽七年而棄其國明
年詔遣今王嗣國之四年當十九年益封江西吉州實食
之户六萬五千歲入楮幣貫計者十萬三千春秋之服紵
縑爲疋各千嗚呼斯又歷古展親之未聞者於吉王未始
至歲維關中夏則樂其高寒即六盤居稽諸地志實漢北
地郡之略畔道道下於縣其吏長而不令後廢隋義寧中
置樂蟠縣既謠略畔矣六盤又樂蟠之謠然以其地介乎
涼隴羌渾之交時平則列置監牧攻駒而蓄息之有警則
命將出禦無有常制四海無所爲而至者惟世祖淵龍之
加兵大理也既嘗禡牙於兹及平而歸又飲至焉最其駐
驆三易寒暑夫既久此必遺澤餘波深浹他邦而王父子
再世受之古稱河潤九里海潤百里信如斯言則發源天

潢衍溢涵濡將不千里其藩輔天子寬西顧憂者又不百世而止也亦竊思之王之有國二十有六年克自卑抑恒逮之宮而弗遑處為天子援枹鼓進退諸軍於外以捍侮西北其忠勤如何於此之地心焉僂僂求祈年今聖於昭昭追福往聖於冥冥王考妣亦與薦焉為宇事佛猶不率作得可而行其孝恭如何枚是數熾善美孰與大書之言曰天道福善又曰作善降之百祥易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燧學儒者未嘗知為佛氏之言如佛亦睎是忠勤而孝恭者為善而福之則其教與儒可殊塗而同歸也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華之為嶽實王封内嶽祠之門揭為宣釐則表寺之名莫延釐為宜也銘曰

於昭列聖事佛盡敬爰質之書古無有並土木之工雕楹

繪墉朱塵綺疏匹帝之宮金莖一氣頡頏上下靜供之修
乘輿必駕佛逝悠久其言斯存孰爲其言百世梵孫帝度
其孫而教善治無間邇遠京師必致匪徒致之曰時予師
坐而袵連出鑾並馳有如今王於親則懿制地十里規爲
時寺顧指其相展若易然矧錫金粟帝開其先面勢略畔
入稔成績歸然都城敕建遺　帝師京師時寺門楯以長
以雄匪弟子誰鼓鐘之音梵唄之力釐帝之餘必王見及
帝億萬年王年斯千爲磐石宗以固以綿爔作是詩刻時
樂石尚憑佛乘垂示無極

崇恩福元寺碑

大德十有一年先帝立極親祼太室乃慨然曰予曾予祖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裕宗文惠明孝皇帝至元三十

有一年成宗旣祔廟矣而惟皇考實誕眇躬未大尊顯肆類上帝誄行定謚曰順宗昭聖衍孝皇帝琢玉寶册納諸廟中尊皇太后以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之號邇之爲子遠之爲孫其孝以慈可謂致極而於宸心猶若未然明年至大之元詔羣臣曰昔朕萬里撫軍北荒險阻踐踰躬擐甲胄北寇底平實艱實棘時有願言皇曾考妣皇祖考妣之豐功茂德皇考太后之厚澤深仁圖以報塞必俟他日振旅而南大建寶刹憑依佛乘上爲往聖薦福冥冥慈闈祝釐昭昭下而億兆臣民休祥蒙賴初非有求年千世百專利一已卿曹其灼是懷惟以其日鑾輅親廵胥地所宜於都城南不雜闤闠得是吉卜敕行工曹覺其外垣爲屋再重踰五百礎門其前而殿於後左右爲閣樓其四隅

大殿孤峙爲制正方四出翼室文石席之玉石爲臺黃金
爲趺塑三世佛後殿五佛皆範金爲席臺及趺與前殿一
諸天之神列塑諸廡皆作梵像變相詭形怵心駭目使人
勸以趨善懲其爲惡有不待繙誦其書已悠然而生者矣
至其榱題梲桷藻繪丹碧緣飾皆金不可貲筭楯檻衡縱
捍陛承宇一惟玉石皆前名刹所未曾有榜其名曰大崇
恩福元寺用實願言外爲僧居方丈之南建爲行宁屬之
後殿庫廐庖湢井井有條所置隆禧院比秩二品守以相
臣割田外郡收其租入以給祝髮日廩月餼坤維爲殿乘
輿時臨留必信宿久或旬浹其急其成爲如何哉功畢什
八期以四年正月八日大慶贊將徧賚工官下及役夫何
意其日奄以奉諱群臣進勸宜如故事即踐天位皇帝未

忍宅恤經時而始受朝稱天誄曰武宗仁惠宣孝皇帝恭抑之道亦云至矣又哀先志之弗竟懼成功之將墜飭敦匠臣益虔乃職罷行工曹入於留鑰曰凡修營石木陶繪百工衆技汝實司之與煩文移人取汝所何若從汝自爲則易爲力而程蚤集矣且敕臣燧汝文之碑臣管以闕天子以四海爲家何適非鄉而獨不忘其生所者人情之同漢祖西都關中若忘沛矣及平英布歸過其鄉賦大風使子弟歌之曰朕千秋萬歲後魂魄猶思沛太祖奮跡龍庭斯固其鄉由世祖都燕宮室池籞百官府庫根柢乎此一歲乘輿留居者半以故武宗巡幸之還蒐田而歸必於是焉大饗飲至若鄉然剏建大剎位置行列棊錯星羅出具睿畫爲往聖今聖薦福祝釐者尤所惓惓陟遐之日有未

訖工在天之靈懷乎故都他日過之睹是翦然而完粲然而新必甚懌曰畢吾願者眞嗣皇爲賴哉臣燧載拜稽首爲之頌曰

鈞之爲地匪福不興其興維何由建而寺且地之有於闢闢初何千萬年混爲民廬何於其時曾不蒙福而至今也梵宮大築曰不難知譬人之身正氣周流隨日而新嗟若梵宮相方視址授其成規維昔天子寫材於江伐石於山言出風行草靡庶頑又假相臣汝往敦匠易衣寒暑飢徯汝餉於茲三年大立細捐乘欲落之而陟配天皇帝曰噫朕兄所志有衡未究其在傳次乃勑攸司無替爾程其用則取邦賦之經佛宇敕爲前古有是而其所無兩聖之治前聖往矣於佛焉依今聖萬年與日齊輝濡軌長江拳石

喬嶽善頌之存梵唄攸託

普慶寺碑

大承華普慶寺者皇帝爲皇祖妣徽仁裕聖太后報德作也裕聖以歲戊午來嬪越三年大帝建極當至元乙酉方廿有八年裕祖陟天在疚煢煢茹荼與蓼上以慰安大帝於倦勤中以惠鞠晉邸順考成廟之不天皆俾不大盡傷乃心下爲皇孫武宗聖上擇師取友督勸于學俾知先王禮樂刑政以爲治國平天下之具若曰乃裕祖獲心九有者正由乎斯外接宗親之會見内飭宮臣之率職致孝極慈敦睦示嚴如是而善韜智晦明以藏其用大帝才之關政於家則曰於婦是謀投大遺艱不言意喻廿九年順考陟方又二年大帝登遐柱傾於天維絶於地急變秋也徐

爲圖回未嘗大聲以色益示暇豫經時無君四表不聞枹
鼓一鳴召至成廟於撫軍萬里之外授是神鼎易天下岌
岌者爲泰山之安俾聖子神孫得以永承今億萬年大德
二年詔武宗復撫軍於北日侍慈闈者惟今皇上一焉耳
故情不分而愛彌篤怡言煦之摩手撫之食焉而羹息焉
而膺又伺有無而增益之會太官答難監龍輿還由老無
子自簿臧獲數千指牛羊馬駞蹄角亦數千田屋貲貨猶
不與存盡獻之隆福宮裕聖則曰吾何庸斯其賜今皇上
四年裕聖上僊撤是獻屋爲殿三楹事佛妥靈以盡孝思
由前順考之國河內未至而還乃與今皇太后克成先志
出居二年成廟登遐馳歸京師內難謀作兆緒滋章先事
奪之殄殲大慝清宮以待武宗之至既踐天位惟以其月

授皇太子寶中書令樞密使誕告萬方明年至大之元視
昔所作圖報弗稱乃慨歎曰德一也時則二焉始之報也
吾未出閤惟其身今也登茲元良可不爲天下報乃市民
居倍售之估跨有數坊直其門爲殿七楹後爲二堂行宁
屬之中建殿堂東偏仍故殿少西疊甓爲塔又西再爲塔
殿與之角峙自門徂堂廡以周之爲僧徒居中建二樓東
廡通庖井西廡通海會市爲列肆月收僦贏寺須是資大
抵橅擬大帝所爲聖壽萬安寺而加小其盤礎之安陛戺
之崇題窔之騫藻繪之輝巧不劣焉亦大役也未嘗發民
一夫皆傭工爲之其費一出宮帑既其落止淨供之修薦
福冥冥或者裕聖乘雲御風陟降自天歆茲崇報必反而
酬陰隲於下降福穰穰者理則有之何難灼見焉惟今皇

握黃圖以負丹扆其大則天其威則雷霆其不測則神明推是報德而上之將不裕聖一世而止其孝思逹及烈祖者何窮已哉崇祥院臣請礱石以頌功德勅命臣燧臣伏思之佛氏之言爲書數千卷博大閎肆學佛之徒猶有白首不能遍觀儒生未嘗夙一經目雖勦爲說終爾膚近不能深造其微故惟如勅所教惟詩報德其辭曰

有岺其宇有踐其廡有楹惟旅金鋪雕礎瞿瞿其瞻劌劌其廉秩秩其正於粲其嚴伊誰考斯帝宮亞匹則今皇帝覺皇氏即其圖以進薦福於幽於我裕聖報德是求惟我裕聖爲烈無競大帝遐征儲席虛正時我成廟撫軍龍荒惟朝委裘三月皇皇萬里名赴天位昇據其神而明孰測爲度如是拱默宮居深安陋昔后母簾政借干惟撫慈孫

於學知勵又開太平大業今繼始爲之小其報猶私今焉一人以天下爲以天下爲誰專裕聖嘉與慈闈實普其慶往聖已矣慈闈萬年翼翼綿綿悠久如天皇上之心初豈以已覺皇貞之其錫繁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八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九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記序

汴梁廟學記

自魯哀公十六年當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歷六國秦漢至孝武即位之年辛丑爲三百四十年其聞而知者纔司馬遷一人而止耳既編其年與夫言行出處之槩爲世家又爲弟子傳載其居里問對與夫經事何君又考知其少孔子幾何歲是書皆孔門弟子與孟氏所未著其有功聖門眞非淺淺哉然猶病夫時有不一其說不可參伍者也世家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而弟

子傳則曰孔子曰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也夫既曰身通六藝矣雖未盡合聖人爲教之本然而猶有所指名也其曰受業身通竟不發爲所通何業亦晦焉而已耳又曰皆異能之士聖人爲教於以修敘彜倫而容異能者於其間孔子自言七十有七人則七十二人者誰後是五人邪其爲傳亦多淆雜而無次先顏回曾參而後無繇蔵固已戾於明人倫其甚誤至以鬬止子我爲宰予又曰孔子之所嚴事者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齊晏平仲於魯孟公綽孔子於公綽止稱其不欲與優爲趙魏老子產有君子之道四其他不足孔子者亦多也老萊子書今存其爲道術尚黃帝老子爲聖人所與者不經見子入太廟每事問况老子周守藏室

之史問禮則有之使及見其書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已不知道德仁義禮根於人心之固有而睎爲世降之不同未必不見黜於孔子況爲其道乎哉惟蘧伯玉寡過未能爲不悖於聖學故與之特深至漢文翁圖石室列之七十二人中亦可灼其非師而實弟子云晏平仲者如遷之言足以暴其人賊賢之罪何也夫人既嚴事乎已苟於學術之僻歸宿之差何害於明告告不爲止則隨以不屑之誨始盡夫師弟子之義焉當欲封孔子尼谿之田乃說其君景公曰儒者滑稽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爲俗游說乞貸不可爲國盛容飾繁登降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非所以移齊俗而先細民也若預憂一旦代

有齊政惟懼醜詆之不力焉夫善交久敬報人嚴事之道者固如是乎哉先儒嘗疑晏子尚儉墨子欲貴其道取必於晏子之言不然何爲亦見墨子之書而遷辯之不明也又自敘曰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由是知二語者非必一出晏子乃遷薄儒素定於胷中不易者也遷嘗適魯徒觀諸生以時鄉飲大射其家迷眩於規規節文之細低回不去以爲是足盡聖人之道斯政經生博士之汩汩以皓首者也豈聖學爲已之切致哉故燧有功於遷而亦有是數者之恨況又甚惑未盡袪於今者耶孔子卒哀公誄之子貢以爲非禮至漢平帝始封諡褒成侯宣尼公蓋王莽假善以收譽將遂其姦謀也後魏孝文法之諡文宣尼父後周宣帝封鄒國公

唐高宗贈太師僞周武氏封隆道公玄宗謚爵文宣王宋眞宗加玄聖後易爲至至今遵之焉有若以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誠是言也雖極天下之美謚猶不足萬分一盛德之形容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一也杜預春秋傳敘曰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斯言爲獲聖人之心而後世王之堯舜二帝也宰我以夫子遠賢堯舜何王之不可居然後世天子之子有功之臣皆曰王以孔子之聖卒下比爵於其子臣誠不知其可也斯燧發其目而不深言者二也其享配諸位善乎柳宗元序道州廟碑曰從於陳蔡亦各有號言出一時非盡其徒也於後失厥所謂妄異科等坐祀十人以爲哲豈夫子志哉後之時進顏孟並孔子南面

別躋曾子以足是十人於非夫子志中之又非者而江之左又進曾子子思並顏孟別躋子張於曾子之舊由孟子而視子思師也由子思而視曾子又師也子思孔子孫也弟子於師孫於祖坐而語道者有之非可並南面遂知四子已避讓於冥冥中不能一日自安其身一堂之上況又祀無繇蔵鯉於庭其失至於崇子而抑父又非遷之爲傳矣夫爲是學宮將以明人倫於天下而倒施錯置於數筵之地如此奚以爲訓又在在之廟皆泥像其中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門誅則泥人固非中土爲主以祀聖人法也後世莫覺其非亦化其道而爲之郡異縣殊不一其狀短長豐瘠老少美惡惟其工之巧拙是隨就使盡善亦豈其生盛德之容甚非神而明之無聲無臭之道也曩長安

新廟成繪六十一人與廿四儒於廡畫工病其爲面之同縱人觀之而擇貴臣圖其上蓋肖今人之貌而冠以先賢之名使過而識者抵掌相語曰是某也是某也未見其起敬於他日顧先足來不恭於一時是邪如是孰必其他邪之不爲是一歲再祀第借位於先賢以俎豆夫今之人也其可哉曰是溺習之已然若何而變曰人臣有見上布是區區則可若夫議禮也制度考文也天子司之亦幸一旦逞於稽古之事學禮之臣必有能策其一二得所當議者矣至元庚寅汴梁新廟成學録劉元佐爲狀以其府諸公之意求記其由故燧首之以此其狀曰宋建隆中南宮城數里立太學後爲國子監金貞祐都汴國日益蹙大城少兵難守度中宮垣大城再城之監當城所經弗便也壞而

徙之東南大城之下不及屋而亡皇元受多方始爲殿七楹亦廢宮屋也其制度宏麗爲天下甲壬子楊中書忠肅公來董括舟役又壞宮取材以其餘爲門廡至元癸酉故同知宣慰使袁裕時爲是府判官始構講堂於廟西神庖於堂東鑿池其南勢如半璧淪汴注之擬魯頖水殆足觀矣歲月滋久風雨騫屋困於撐拄自總管提刑悉捐金割俸起新之總管則權輿於成某斷手於杜思敬其同力者同知胡某治中益祖判官完顏某推官姜某提刑使則閣闍都高某副使王恍僉事劉某始終五十餘年凡資畫十二官而後完富民佐財力以就功者又多也燧曰嗚呼不易乎哉自今師生之講肄於斯其移學文之力而篤志于切問近思責其躬以成德達才而收夫化民成俗之功於

他日斯不孤縣官待多士志矣是歲夏四月前翰林直學士奉政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記

澧州廟學記

至元十有四年肇置諸道提刑按察司而澧在山南湖北道所糾郡廿年燧副使是道明年按部至焉拜瞻廟庭未嘗不病其爲制之隘陋也殿南閣曰六經因語校官張公綬曰易書詩春秋其繫定刪作實出夫子之手周官雖云周公之書冬官篇亡當以考工記與小戴記禮者皆漢儒豈可與是四經班而爲六且今四海禮殿皆名大成爲改書曰金聲玉振之閣後時議不欲諸道糾郡者錯壤江之北南改爲肅政廉訪澧遂割入江南湖北元貞乙未居民不戒於火廟爲延燒總管是道者故輿屯希魯將復之俾

計吏最其學租直纔五千餘緡曰是所謂時詘而舉贏者也乃下令郡士在籍多田者勸之佐爲凡又得萬緡委材集工責校官李寓學正張子仁身敦其役而糾郡諸公如副使賈仁僉事蔣某姚某李庭詠郭貫凡至者必促其成功五年而落之其撫構則稽梓人之書爲四柱屋古者王居之制也惟太行一山似之故曰王屋重門周序講肄之堂合食之舍庖廩之室燕游之亭秩秩馮馮靡一或遺凡百有三楹周以繚垣百三十餘丈雖未嘗身見然聞之談者舉以爲可甲湖之北南諸州豈天者厭昔隘陋火之使改爲耶亦偶然也又範金爲祭器二百七十有二竹木髹漆之具三百有四嗚呼備乎哉然嘗思夫子之道之在兩間無間治亂古今如飢食而渴飲夫婦之愚莫不由之不

可一日而離焉固不以廟之存毀而加汚隆國家必聚耆英俊髦教育乎是蓋須其成德達才舉而庸之以立化民成俗之本也則廟學豈不甚有所關哉地以求之衡之爲州南澧千有餘里南嶽在焉舜五載一巡狩所也及誅四凶放驩兜於崇山實今澧之屬縣慈利則放流之人顧居巡狩之境之內戰國時楚都南郢在漢則南郡江陵澧去西南鳥逕不二百里屈原之逐常行吟者故九歌曰澧浦澧蘭則放流之所近薄修門是皆不可曉知者澧於其時爲黔中秦欲以武關之外易之楚方怒張儀謂曰願得張儀而獻黔中夫以甘心一人寧棄地而不恤固以要荒鄙之也而今也料次户口之繁庶貢賦之征入澧則亞於長沙而近湖廣省治岳鄂諸州不能半之豈天時風土有古

今之變而人事亦隨以遷而異耶士四民一也民庶而士必衆洙泗夫子之居也士爲洙泗之言者也澧去洙泗西南將三千里非密邇也賴皇上仁不忘遠守土之臣視要荒與洙泗鈞然洙泗也燧嘗至其地焉户不能當澧四之一户損則士不多亦理勢然不知自今澧民沐士之化要荒而洙泗乎士不能拔民之溺洙泗而要荒乎要荒而洙泗正國家所賴以化民成俗者洙泗而要荒其身之不能成德達才何有乎推之人士是之思則居縣官所築之室食縣官所樹之粟必知俛勉其躬圖報稱矣庭詠俾子仁求記所由興作於翰林學士朝請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姚燧大德己亥冬十有一月日短至書于鄂之南陽書院楚梓堂

千户所廳壁記

我元駐戍之兵皆錯居民間以故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無廨城邑者其有統齊徵發之政無文移惟遣伻銜言至受命大帥或依高丘曠野爲律以行此近代之故事也怯烈曷實君長千夫洛陽鳴臯山下縣祖暨身三世矣舊集其屬恒即佛宇神祠不然於其私居聖皇中統以來制度寖備官始有品禄始有秩統齊徵發之政一信於書故君得以歛是一軍之禄買田爲廨門以表堂堂以聽事廡以居史儲書有庫閲射有亭數十年苟簡之弊一朝而新又思居乎此者必有所箴警始不敢弛然而怠故書堂曰居敬亭曰觀德縣未識余千里走書于鄧以其友乃滿子堅爲先求記其然余聞其知學周公仲尼之道者爲告之曰今

夫人過祠廟必聳肅起敬如有精神魂魄在其上而立其傍者何哉繇夫平居無事之時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事之時恒有上帝臨女之心則兩間百神其尊且大孰有加於上帝雖日過祠百千而心與敬一不待有所起而無不聳肅矣敬實聖人傳心之至言而學者繇狂躋聖之基豈惟五典賴是而惇以及應事接物無有外此而能中道者況軍旅之事尤在能敬孔子所愼齊戰疾與夫臨事而懼者也敬乎敬乎其可斯須離而弗居乎或曰射於何而觀德曰若知夫鑑也明足以燭須髮塵棄之久或步仞而不見丘山此無他用不用之分也惟兵亦然五兵之長莫長弓矢至不仁之器也王者用以威天下則足以芟暴亂而仁元元逮功成治定而無所試必世之間老將宿兵日益耗

亡膏粱紈袴之子制外閫焉無賴隳窳之人備前驅焉不幸卒有狗吠之警使是曹出而禦之而能必其康靖乎古人見其然故歲訓而時講之於鄉射蓋東是不仁之器修之於俎豆之中雖有頑鷙弗率之人相漸以禮而相摩以樂不敢萌啓邪心知尊君親上而易使於一旦此先王維持太平之宏綱大經也其法主賓有送迎之拜耦繼有上下之比弓有横卻兼弣弛張之度矢有搢挾順羽拾取之儀行有鈎楹相左之章揖有當階及階當物及物當福及福取矢卒取矢之數衣有袒襲決拾有說翮有舉偃籌有奇鈞而俟有去負司正有請誘作命之日燕饗有獻酬酢旅之節奠觶有豐糾過有扑日出即事窮日而休必強志勉力之士能無衰墮以有終否者或取恥一庭也故曰可

以觀德行惟志乎復古者可與言此而君以國人不在禁挾弓矢之科宜於貫革尚武之射何待夫試閱始閑其技其名是亭欲納是身於禮樂以觀德一方其有見於維持太平者在此而不在彼也嗚呼其知所務哉然天下萬事皆出吾心而有本有文居敬本也觀德文也合堂與亭記之夫豈二道歟

江漢堂記

江漢南北之限也三王之德之封建嬴秦之力之郡縣漢氏則曰吾王覇雜兼封建郡縣而犬牙之是時無有裂幅員而自帝者繼漢始有之德不能以相高力不能以相卑雖皆畫是為守而帝南者終不能北有尺地藉以一天下能一之者皆自北而南也故吳自帝晉平之宋齊梁迭自

帝以迄於陳隋平之宋自帝我元又平之豈江漢能限世道之否不能限天運之通歟嘗合二代而觀之以皇上之冠古無倫晉武隋文何斯人哉然非有君無以開是功非有臣孰能成是功古今人不相及而謀或一揆隋臣不道也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武帝追念其功封其夫人萬歲鄉君於太尉忠武史公其事差似蓋公自事潛藩嘗使經略於汴總兵十萬屯田千里不專強武而惠信是敦耕商之民錯行其疆不相賊殺有獲俘亡皆生還之雖鄰國臣亦許其自負羊公者無慚德焉于時堂曰江漢固已張吾雄噬南紀之本皇上踐阼又以四聖元臣丞相中書燮和雍熙者十有六年方將百萬之衆南伐至郢而疾詔他將專制而還公於軍其辭若曰畫翦宋策汝也

成功而疾汝安何言誠有不諱碑汝之勲班汝之爵予不可必死者之知能知之者非人與汝子孫耶四海聞之以皇上歸平宋功於公之生已賢乎思祐於死及薨有令贈謚又詔其元子格以平章政事行省湖廣季子彬宅端揆于中皆相繼薨又詔中子杠爲中書左丞行省湖廣孫燿以平章政事行省江西視封祐妻君萬歲鄉又何如也左丞今至無第於鄂完官屋以居謀名其堂燧應之曰斯堂也非專晝訪而夕脩必將歲時奉嘗太尉其鋪張勞庸揚侈蟬冕報皇上而歸美必文爲聲諧之笙鏞侑其利成爲詩之名捨曰續江漢者他宜無稱於以格其精神魂魄乘雲御風陟降在庭必懌然曰始吾爲堂北此千里於時未踰江漢也後數十年吾子乃能尸祝吾於江漢厤其善成

先志哉漢祖之誓功臣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今由河而視江漢曾不得其三一河誠可帶江漢猶當為襟計將來及吾苗裔者或終古而無究也必容與依歸不是去焉公曰記之吾思不及者公字柔明以至元壬辰下車人見其不儉不及不豐過中恢乎有容屬屬乎敬坦以明也相語以為託太尉遺體而得其遺風詩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歲嘉平庚寅朏姚燧記

遐觀堂記

長安城西二塗西北通咸陽王公之開府於此與西北南三陲之使冠蓋之去來尊俎之候餞者所出行旅之夥不列也西南入鄠抵山無所適貲乃令承餘則田夫樵婦與城居有墅於郊者所出斯固已可為倦游而休仕者所託

廬矣二塗同出其相逹無幾何而喧寂異然亦可見利勢之在與所無也鄠塗之北距城不數里則宣慰張公之别業規圍其中築臺爲堂崇袤尋丈縱廣十畝清風之朝長日之夕四方勝槪極目千里凡秦漢隋唐之陵廟池籞由人力以廢興可弔而遊可登而覽者在所不取其高上如華陽終南太白嵯峨吴嶽岐梁之奇峰絶巘爲三輔之鎮窮古而有者皆環列乎軒户之外而卧對之几席之上余曰遐乎觀哉古人堂者多矣其壯有加於此乎使誠有耶雖風摧雨剥於千載之上亦宜略存阤然之迹可尋於今合則束板以載之負畚以興之以是知無因于前而獨始於公也今我與公屬觴乎此夫豈茍然哉百年之身其有幾何是及賞其成而不及憂其敗也及樂其完而不及悲

其毀也後之時或風摧雨剥於千載之下有登吾阯然之迹者曰嘻斯何世何人之爲公名不既壽矣公笑曰吾何嘗期如是之久哉第擇君言與吾堂稱者即名曰遐觀盍記諸余曰公通介貴臣也請與之言臣可乎古之人惟見危授命者故得守節伏義殺身成仁之名乎可以無死而死猶爲徒死而傷勇然則出處之際死生之所關死生之所關善惡之攸歸者莫大於爲人臣使不遇存亡危急之會亦未嘗不以明哲保身爲賢斯揆道歸義之臣所能也嘗聞之望諸君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九原可作將無謂秦無人也今之仕者吾不知孰爲道義之臣能志功名者亦鮮矣志富貴私身以毒世卒離尤而蹈禍者駢首接踵也是於計功謀利之間且有不能況揆道而

歸義乎哉究公平生嘗吏民矣嘗治兵矣亦嘗持憲矣忠炳日星而難不辭於湯火氣吞湖海而信不移於丘山視竹帛之書鼎鐘之勒恒有晚古人薄前世不足爲之心以故在庭之百辟山東數州秦蜀九路之氓瀘巂荷旃方三千里之獠孰不聞其名而奇其才沐其愛而怛其威年五十二竟以許國盡瘁而歸鼓舞僮奴千指而食其力甘自齊於匹夫讀書以教子飲酒以樂賔將終其身非孰爛世故遐觀一代之表者能是乎哉蓋天下之事遐觀則先識先識則幾矣雉兎之不能搏人誰不知之突起道左或失聲辟易而喪其常守以其卒然遇之也使前見於數百步之外無曰雉兎雖虎兕之暴人得以爲備將不患矣斯不亦吾堂言外之微意乎未易以語他人將惟公可公名庭

瑞字天表至元癸未以大中大夫諸蠻夷部宣慰使致事云又四年丁亥六月下澣日姚燧記

國統離合表序

走未壯時讀通鑑綱目書於蘇門山嘗病國統散於逐年事首不能一覽而得其離合之概焉因年經而國緯之如史記諸表私藏諸篋遇有疑忘即是而叩無異多聞博識之見告者四十年矣是歲之秋同門友許君得卿自金陵過宣留語再月間以示之得卿善其非出已意而新奇爲說特抽綱目所有彙而爲編鋟刊置凡例之後猶不爲僭而校官劉君德恭方刊胡公讀史管見於宣庠聞之謂因是工可斷手於旬浹遂聚徽建二本重勘校之得三誤焉其一建安二十五年徽作延康元年凡例曰中歲改元無

事義者以後爲正其在興廢存亡之間關義理得失者以前爲正其下注云建安二十五年改元延康考之范史及陳志注文是漢號通鑑所書乃若曹丕稱王時所改者今不能悉見例云然則爲漢爲丕疑猶未決別其時正在興廢存亡之間今以前爲正從建注二十五年其一章武三年徽大書三年後主禪建興元年建無三年餘與徽一凡例則曰章武三年五月後主即位改元建興而通鑑目録舉要自是年之首即稱建興非惟失其事實而於君臣父子之教所害甚大故今正之即是觀無三年者則昭烈爲無終獨建之失曰後主者徽建皆非嘗求其原由陳壽晉臣晉受魏禪不敢帝漢而臣魏故不曰漢曰蜀謂昭烈父子爲先主後主通鑑因之反帝魏而主蜀後爲目録事皆

書漢豈晚知其非欲正之而未及歟至綱目書出始曰漢中王即皇帝位統斯正矣而於其子獨曰後主何哉且自建興以及炎興用天子制以臨四方者實四十年鄧艾至成都書帝出降明年又書魏封故漢帝禪爲安樂公亡國之餘且然豈於即位正始之年不帝反曰後主乎是與十四十五十六卷之起盡反凡例諸曰後主者皆溺於熟口順耳不思而失於刊正者也凡例又曰有被廢無諡者但曰帝某而不用後人所貶之爵建興之帝未嘗被廢亦鈞於無諡者故下取晉帝奕與唐睿宗景雲二年注玄宗皇帝先天元年明年始大書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者例大書三年注帝禪建興元年明年大書帝禪建興二年庶前後叅稽可皆吻合無齟齬也又其一天寶十五載注肅宗

皇帝至德元載明年惟曰二載未嘗大書肅宗皇帝至德爲無始故今於二載上加肅宗皇帝至德使得上同於開元嗚呼三者鈞失而延康之取至德之去猶皆小小何也統固在也若章武之距建興纔三年耳遽有帝父正子之異豈不於統大有關乎故特書曰帝禪有罪走爲不韙者度不可以户說雖面受之心不然焉或以爲知言非獨走也有見可一時之快而建興之帝亦將雪其比德失統主稱千載之恥於九原矣

序江漢先生死生

其歲乙未王師狥地漢上軍法凡城邑以兵得者悉阬之德安由嘗逆戰其斬刈首馘動以十億計先公受詔凡儒服挂俘籍者皆出之得故江漢先生見公戎服而鞾不以

華人士子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愕然曰回紇亦知事此耶公爲之一莞與之言信奇士即出所爲文若干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因與公訣斬死公止共宿實羈戒之既覺月色爛然惟寢衣留故所公遽鞍馬周號積屍間無有也行及水裔見已被髮脱履仰天而祝蓋少須臾蹈水未入也公曰果天不生君與衆已同禍爰其全之則上承千百年之祀下垂千百世之緒者將不在是身耶徒死無義可保吾而北無他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達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屨前獲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雒嘗以好兄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公不忘也燧曰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

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纔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祟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闗人持瓦缶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爲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决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爲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毒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已此其胷中撰制一時相爲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爲知已死者有之無有爲知已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爲者報之先公而

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泫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送宰先生序

至元三年二月末盡之三日宰先生謂燧曰余將游秦子能序余茲行乎予掉歎游天下殆周獨秦未嘗一至又秦士捨修撰雷君亦莫有一識子昔家秦其所忠者誰人所通信者又誰盍枚舉之予階子言一進謁之也燧曰秦固衣冠之藪澤也在燧有未遍知者焉蓋年之前乎燧者率隆名碩德既幼燧而未與之言後乎燧者燧何所慕賴乎彼而爲之伍故遺十百而得一二也請爲先生誦之有楊元父者吾師與之抗禮者也其學也粹而正其操履也堅而不渝其執親之憂也哀而禮其能也慱而肆尤邃史學

讀至落落奇傑之士必慷慨感激思見其人於今使先生之至不嫌於自明肯曰向之儒服登常山一言折猖狂之盜而落其角距者實予也彼有聞而不奇先生者乎雖先生夙有負氣使酒之聲彼將視爲古奇傑士之恒態必闊略而有取乎此也先生行哉其尚有合於斯人歟又有韓邦傑劉無競呂伯充者皆吾師之弟子也年皆長於燧若韓之能官劉之天質之美呂之問學之該徹皆燧所不敢望而及計之今日呂以練服在躬未可出之二人有造先生之館煩從者爲燧一訊安焉

送雷季正序

燧從魯齋先生游最故且久於同門之士學爲最怠而不加進自親夏楚時猶爾況今載名仕版遠處數千里之外

哉昔之怠者爲志不加進者陁而爲退矣宜季正之取友
而羞際予之心安焉而不敢有憾不謂徒以從游之久故
願因鄙言獲進拜先生屨前嗚呼其志則勤其意則良惜
所藉以爲介者非其人也是一也又先生自謝政而歸屏
跡桑梓養安泉石家事不以干于心鄉人莫得見其面于
時求欲如祭酒之授徒來則受之亦難也予則止之無行
雖然以先生平昔樂教之心且熟予之兄伯靜之名嘗求
其願見未得竟抑志以卒有弟如此篤道而善學行已以
化鄉岸然不流於今俗翹然自視以古人千里贏粮而就
正焉又觀夫人有可進成德達才之具必不拒其見也予
則勸之令行且景星鳳凰之爲物人或睹之猶爲生之幸
況大人君子道德之容可以興起一世仁義之言足以發

揮百王者哉獲一進拜而聞其緒論必決滯爲通易暗爲明大有得於曩昔也有得而私之仁人之用心不然行哉予將須其歸而見告也至元辛巳二月吉日姚燧序

送暢純甫序

歐陽子爲宋一代文宗一時所交海内豪俊之士計不千百而止及謝希深尹師魯二人者死序集古録遂有無謝尹知音之恨嗚呼豈文章也作者難而知之者尤難歟余嘗思古之人惟其言之可以行後爲恃以待他日子雲者出將不病夫舉一世之人不余知也今乃若是亦以有知者爲快而失之爲悲歟余冠首時未嘗學文視輩流所作惟見其不如古人者雖不敢輕非諸口而亦未嘗輕是於心也過而自思人之能者余操慮持論且然余不能之何

以免人無嫉賢之譏子年二十四始取韓文讀之定筆試為持以示人譬如童子之鬬草彼能是余亦能是彼有是余亦有是特為士林禦侮之一技焉耳或謂有作者風私心益不喜以為彼忠厚者不欲遽相斥笑姑為是諛言以愚之不然殆鼓舞之希進其成也自是蒙恥益作既示之人且就正於先師先師亦賞其辭而戒之曰弓矢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將待人文章固發聞士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余用是廢作有亦不以示人純甫自言得余隻字一言不棄而録之又言世無知公者豈惟知之讀而能句句而得其意者猶寡嗚呼世固有厭空桑之瑟而思聞鼓缶者乎然文章

以道輕重道以文章輕重世復有班孟堅者出表古今人物九品之中必以一等置歐陽子則爲去聖賢也有級而不遠其文雖無謝尹之知不害於行後猶以失之爲悲下下之外豈別有等置余爲哉則爲去聖賢也無級而絶遠其文如風花之逐水霜葉之委土朝夕腐耳豈有一言之幾乎古可聞之將來乎純甫獨信之自余不可不謂之知已足爲百年之快恐純甫由此而取四海不知言之非也然純甫實善文其不輕以出者將以今爲未集積而至於他日以騷雅末流典謨一致乎將恃夫莅民既爲循吏持憲既爲才御史富民又將爲良大農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乎豈以世莫已知有之而退藏於密也由積而爲書他日與道行一時無暇於爲言則可由莫已知而不出若余

也雖不善文而善知文則純甫爲失人矣今以農副行田隴右於其别也敘以問之至元丁亥七夕姚燧書

送李茂卿序

大凡今仕惟三塗一由宿衛一由儒一由吏由宿衛者言出中禁中書奉行制敕而已十之一由儒者則校官及品者提舉教授出中書未及者則正録而下出行省宣慰十分一之半由吏者省臺院中外庶司郡縣十九有半焉吏部病其自九品而上宜得者繩繩來無窮而吾應者負有盡故爲格以扼之必歷月九十始許入品猶以爲未也再下令後是增多至百有廿月嗚呼積十年矣勞乎哉李君茂卿嘗同燧受學先師司徒公儒者也父户部恩澤既推其兄之子及將試吏堂帖令出掾湖廣省盈九十月將赴

銓中書燧賀之曰人有不職幸不糾於御史者君以勤效無此人有饕墨幸不罹罪罟者君以清慎無此人有依庇有力竊竊離所事同列之懽以自求容一時幸不譴斥者君以中行不阿無此人有挾仕而商賦之州縣而倍責羸入以肥其家幸不訟於民與衆樹姻黨子弟入官以妨後至之塗幸不貶於士者君祿入外無他營捨僕馬則顧影無朋舉無此舉無爲爲賀其丁賀者諺曰兩姑之閒難爲婦上政事堂下參幕多或二十人其事之來抱案求署無一可後者皆視其色聽其言動立移晷比不齟齬使馴馴如式從已而出譬則庖人善適衆口酸鹹嗜好之不齊然非暫也必八年之久大而經國子民細而米鹽甲兵於盡得夫人之情而熟知夫事之勢增益其所不能者不既多

乎今之老於刀筆筐篋以致達官貴人者皆下視吾縫掖以爲言闊事情而不適爲用者恃其能此焉爾君既能之是行也以軍國公相知之有素無曰峻擢惟循所宜資亦畀善所昔也人吏之今焉吏人其畱中其居外主乎聞司徒平生六經仁義之言而濟以今所能古所謂以儒術飾吏事者非君其誰哉大德已亥秋八月上弦日姚燧書

序牡丹

余於牡丹始以中統之元見壽安紅洛西劉氏園三年見左紫洛陽故趙相南園兩花皆千葉株皆四尺壽安二十萼廣徑七寸高與之等左紫四萼八寸高等又三年見千葉狀元紅燕都故楊相大參宅株五尺四十萼七寸高等後二十年見之長安毛氏園最多將百株株二尺少然皆

單葉小大參差不齊無絕奇者後二年見玉板白洛陽楊
氏園株亦二尺少多葉十萼七寸少鄧州見三家張氏肖
齋之衡山紫陳氏終慕堂之淺紅兩花皆十五葉衡紫株
二尺少將二十萼五寸少淺紅株三尺少將五十萼六寸
少惟蕭仁卿之承顏亭白花大株三尺太可六七十萼七
寸少千葉最盛又有色緋紫碧相錯株三尺少可四五十
萼盛亞白花七寸大復有緋花株卑十萼八寸二花皆多
葉而緋花獨奇蓋故爲佳品令失其名者別有鶴翎紅爲
十葉小株獨萼五寸大高等他日株大花則隨大矣是爲
鄧花之冠仁卿舊云此洛陽壽安諸孫自余觀之大非壽
安則淺紅而今名余所命之蓋即其形色近似爲言也長
安洛陽諸花余忘其香孰勝萃鄧花而校噴勃穠緐可喜

如紫薇者衡紫爲第一此余生五十一年所見者然自元年至今爲廿九年其間六年六見自燕長安洛陽而至此幾數千里中元及三年與至元二十年三見洛陽爲同地至元六年十八年廿五年各一見之燕秦鄧爲異地亡慮百十株而千葉名品纔四見則千葉獨難遇亦猶千人爲英萬人爲傑尤世不恒有者矧賞酬有數邪劉趙二園雖皆有酒年甚少不善飮楊大參時與先世父中書左丞同朝爲父執與之酒不敢飮毛園時爲秦憲毛氏方業市酒纔下馬行觀擇剪數萼不飮而去楊氏欄時滿秦憲將走荆憲借居其廬客懷牢寂無誰與爲飮張齋陳堂纔持一二觴各剪一二萼持歸不名爲飮其盡醉相讙者惟承顔亭一焉而已嗚呼以齒五十一年之老行數千里之遠始

觀至今二十九年之久六年六見之稀而無負可當賞酬
者醉明日仁卿求記其事予口未拒而心弗是之以爲樽
俎之樂屑屑者奚足筆其夏白花忽槁死其又固求記之
予始思昔者坐斯亭也孰逆是花旋踵不可復見亦可謂
異事也又思左紫止一株已移植嵩山廟中洛陽今亦絶
聞壽安故在其玉板白及毛園百株將如左紫移植他人
邪無亦若是花之已槁死也嗚呼往者既然況來者之不
可必邪細者且然況大此倍蓰十百者邪則吾平生所當
勉吾身而因循弗力以去不可復追者已多也誠可爲老
將至之一慨而植物之死生又不足怪也仁卿惟喜予文
已記其承顔而求之屢如老父取張長史判吾時賢其以
是心至而已然又益思六年之間不善飲不敢飲不可飲

與無誰與飲與不名爲飲非他蓋無詩人同臭味者發其極意焉耳而承顏是日則梁宣慰貢父張總管孟卿王工部景韓是皆善詩安知可爲他日故實亦未易以復得者據蘭亭例爲序惜其時無唱酬未嘗罰依金谷酒斗數也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九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墓碣

國子司業滕君墓碣銘

觀漢諸碑凡門生為師作者其文多稱在三之義蓋本欒恭子民生於三父生師教君食惟其所在為言又列郡邑姓名字官人出幾何錢於碑陰多至百人或倍之令人每興今無古者篤於其師之慨至大已酉燧長翰林之明年國史院編修官東平蔡文淵狀其師國子司業滕君之行與門生許質求表其阡以君之再入成均橫經丈席者嘗數百人礱石所資一不偕人出二子獨加異乎古豈不於

在三足援浮俗斯時邪君諱安上字仲禮其先自洛徙中山不可推采其世考府君某隱德委吏斗食自捐生君八年而不祿妣李夫人撫君誨曰而性質開朗記識兼人且金名士趙爕離孫不可以貧廢學感聖善言師西巖君克自砥礪勤心聖學暨其長也尊聞行知如不足日私居自持衣冠齊遬及出接物一誠以和郡無少長相謂不字咸稱先生學積其躬道行其家化及其鄉府臣歸高薦名於朝敕教中山是府多士求親輝光謦欬欲聞鼎鼎其來服縫掖者將半齊魯庭臣善其職士有聞用以職民主禹城簿壓於爲監爲令與丞刑或過中必揆以義馴馴上説不使黥涅妄加疑盜廢棄永世仁譽既章宣司所臨若縣與州事有未竟必檄往治裁中情法守令憚之出將入迎若

事大吏徵爲國子博士以其平昔自律爲先蚤作晏休誨誘諄諄發蒙疏疑立懦尅剛各因其才矯拂於善黨坐羣行齒而序之其極弗率有黜與扑成均作則井然有條即升監丞再丞太常世祖賓天成宗繼序圓丘請謚太室升祔凡厥禮文酌古損今皆所訂稽元貞之元拜監察御史京師地震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靜者動宜兢兢祗畏側身修行反昔所爲以盡弭之之道其說累數十百言反覆深切有司不敢以聞君則曰吾不得於言者遂委印去反闢其家著書自怡尋起爲國子司業時已疾矣顧言其子治喪無用二氏以其年乙未夏六月廿有五日卒年五十四葬府城東南崔丘里爲文一本理

義辭旨暢達不爲險譎非有裨世教者不言有東菴類稿十五卷故江西廉訪使趙秉政板之行世矣又有易解洗心管見藏之家亦多乎哉其其不年者世同哀之而文淵猶以不待經筵職絲綸謀廟堂爲憾嗚呼夫既師成均官奉常歷臺諫而又有德有言足矣奚必兼彼數者始爲至耶夫人李氏貞順柔嘉姻里範焉後君八年卒子翊去尉東明自致終喪亦足彰君刑家之自今尉元氏兄羽有文行

叅世銘曰

孰不曰士於學始志迄用有成千百一二允矣滕君敏修篤行鐘鼓衡門益大其聲勅起布衣於定敦教祁祁縫掖來則來效再主禹城簿領勾稽不枉刑墨仁聞日躋滿秩而招入爲冑監由博而丞俊髦是範轉而奉常禮文斯綱

或革而因酌損用章遷拜御史爲帝耳目言責塞求龍鱗逆觸一不見入納履而行反闕立言行後是程方徵司業年過知命遽啓手足理也莫竟短者已而其長斯存何以貞之石有誄言

河南道勸農副使白公墓碣銘

彥隆始由太原徒行至河内致其父書魯齋先生願游其門未有介也乃因吾友翰林侍讀高凝得操几杖主凝家二年而歸侍其親而先生亦名北矣尋由避宅左揆以集賢館大學士祭酒國學教貴冑乃奏名舊弟子散居四方者以故王梓自汴韓思永蘇郁自大名耶律有尚自東平孫安與凝燧燉自河内劉季偉呂端善劉安中自秦獨公自太原十二人者皆驛致館下三年吾儕或病告官去而

先生亦浩乎其歸乃奏有尚與公從仕郎國子助教昔者貴胄友也一旦能横經下心事之爲師屬非其道𥁞是曹不可得其馴然北面俄侍裕廟東宫公爲講鄭伯克叚于鄢已講而出裕廟語人曰是非空言意固有在也以國史院編修從仕郎仍助教擢奉訓大夫監察御史發阿合馬賊國諸不法彼顧誣公糾摘非實捕送刑部獄引鄰婦有色者教誣公嘗竊往來怒鄰婦力明其無有鞫之墮孕而事始白又糾鷹師西京宣慰使倒剌沙以巳憾殺其幕僚凡是皆庸懦縮首危者而峻風節者咸偉之出僉陜西漢中道提刑按察司事燧亦爲其道副故得詳西上所爲其按歷皆分險僻荒寒諸州南而褒鳳金洋北而綏麟葭丹塗經龍門西河絶崖高可去水百尺止通一騎必遣導者

先之有來騎使駐之寬所卒至則兩不可班視燒棧猶車衢也如是之地皆周焉制度卒有反者不即覺捕惟罪社長監郡與憲司麟州人告陰濟民乘馬疾馳其識仇也問曰所懷何書濟民紿以反書仇上變延安延安移文吾憲公又請往治之所牽連二百許人繼燭治之再旬是州小僻無紙至覆舊案以書適近侍臣括馬其州館鄰墻也聞獄吏呵問終曉得公姓名歎曰世有克勉其職如斯人者使人勞苦之曰吾見陛下當首聞公竟白濟民無佗特杖其紿仇非宜言者公位憲諸君下會王相府伯不花右丞勳臣子開省京兆特異禮公其按問諸司皆拱聽者斂河南河北提刑按察司事臺檄覈中興鈔庫中興故李夏都隸隴右河西道憲令竟事始聽東任公又走沙莽往

復近萬里半歲而歸與其副程思廉發數縣民完提以捍河水罷當暑賦民牛車轉粟入淇又改僉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司事趣裝其考已疾行至衛而卒公與兄柩即藏衛西輝之蘇門周卜村南原而其妣亦疾乃朝夕哀死事生即教授於輝明年燧名直翰林感其毀瘁骨見衣表弔哭之餘其徒數十人拜庭進退朋讓賓敬之道囂囂然先生成法也爲歎曰嗚呼燧亦先生弟子者何嘗有一善及人如是明年燧疾滿告歸鄧而故司農卿侯爵託語彥隆或河南北農副制下必墨縗以出世議隘薄自便非時燧傭車過衛不可留不得身見爲書語其然聞方督課有績其妣亦卒附其考墓竟以是謝所事以至元己丑秋八月三日年四十六卒苦廬嗚呼學可以範世行可以礪俗而

已是哉夫人賈也以燧平昔善公録河南北道勸農副使
茍宗道埋辭求銘神道每一讀之一拉淚擲筆數年終不
能敘其事去冬以史事又召入翰林過輝夫人祈世母夫
人爲言持幣泣請且使其子安禮與游其門者庭拜燧還
其幣曰吾無荅吾亡友者以是佐刻石須嗚呼非公仁義
行家能使婦人如是切切惟恐没其夫子一善可曰賢已
公諱棟考天禄錐官而不顯居頤樂堂號頤樂先生唐白
居易家狀云白姓家太原者楚熊君孫勝白公見殺於楚
其子奔秦孫乙丙與裔孫起爲秦將封武安君賜死杜郵
始皇思其功封其子仲太原公豈其苗裔耶銘曰
聞古五十年不稱天公是不盈天道未曉學不篤耶得譽
先師道不行耶裕廟嘗知職不舉耶三憲著效力不本耶

耕播之教況冠獬角敢言人難彈射柄臣聽者毛寒猶枚其外未及其内視親於喪觀婦於介靡一匪善靡一可涼非我友私月旦章章嗚呼白公耳孫猶令其貫古松歲遠滋勁士不盛位而盛吾賢盛位者衰盛賢日延有方其趺有剡其首碣石阡隅千祀無朽

河内李氏先德碣銘

至大庚戌鄃王府長史兼經歷典食司與所部人匠都府官李惟恭持其鄉士席雲漢狀其祖潤文玉使懷之利用庫日民調商征之入吏禄公須之出不遺於受不僭於發如他人侵蠹以溢其家負而責償罪沒産者皆無之與交人以誠御下以寛禮賢樂善者求表其阡燧曰管庫之官則古委吏亦下士也所可筆者豈專由孫貴耶蓋鄃王之

考初尚主世祖再尚主裕宗自稱晉王克用裔孫爲置守冢數十户於雁門禁民樵牧由分地在高唐即是進爵爲王世居静安黑水之陽爲廟以祀孔子元貞始年表賀聖節獨書漢字庶其尊禮斯文者惟恭今臣其子觀其所事者賢若不可辭矧有大此者懷之爲州憲宗大封同姓初國世祖于秦以户寡益封之至元之末以封其孫順宗既之國未至疾返成廟賜名懷寧以王今聖時方撫軍於北皇太后儲皇往居者二年則懷爲三聖龍潛之地傳曰小國之君當大國之卿爲下士是邦者當宜何哉則君善職管庫者有不必言矣卒以大德乙巳三月十有八日年六十七嗣絶猶念惟恭不置曰吾平昔鍾愛是孫今遠宦數千里不及聞吾顧言可憾也哉妣王後二年亦卒二子從

鼎從信孫則惟恭其長初由王府郎中羅忠國使懷聞其好學慤有立志遂與偕北即婿其家進之於王王甚禮之言無不從事必見咨妻卒賜楮緡二千五百爲娶元氏子季惟寅銘曰

荀卿子言臂非長升高而招所見彰斯若可用爲君方惟懷爲州河之陽實爲三聖淵龍鄉其間下士雖守藏或小大國君卿當其貴可參攀鱗翔况復有孫翼賢王逵塞而近孔子堂仕優學以能自強何畏潛德無輝光

故提刑趙公夫人楊君新阡碣銘

維蔚州蜚狐趙氏系不可遠本縣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秉政而上推得二世祖崑金帥府評事卒葬其鄉二子珪瑨珪將萬夫戍蜚狐後遷刺蠡州留瑨在鄉守舍天

馬南牧度形勢不支倡縣民以城下之從太師國王狥地
至蠡其剌猶城守礮殺王悍將蕭大夫王恚欲阬城公請
以身贖母兄死王哀之併全蠡民以戰績每最進冀州元
帥虎符復推與其兄廷議多其悌讓改公冀州軍民總管
別錫虎符入覲受知睿宗承制監易州再遷行省中都金
平監中山府當憲廟世世祖方淵龍收名聞望之臣求治
道之宜今者置經略司於河之南宣撫司從宜府於陝之
西行部於秦都漕於衛東西二千里道不拾遺而邢則今
中書右丞相之祖封國政弛民散最號弗治求潛藩制官
惟歲入其貢賦爲置安撫司後邢易爲順德升州爲府乃
以近故太師廣平王從祖脫兀安與公爲斷事官位安撫
上公年盛強俾與開國勳臣苗胄爲友則潛藩期任公者

已不小矣世祖踐極制監眞定路位總管上俄遷順天路宣慰使肇置四道提刑按察司以公使燕南河北轉使河北河南累章請老不可年七十九始聽歸卒年八十三以監中山有田朱固鄉不返葬飛狐即塋是鄉堯封原亦貽時崇顯壽考人也夫人既同享有其樂公當不慙亦以官植業順德盡析秉政夫人從養及子貴食其祿以終年八十二不及公才一年何壽考萃是一門哉因惟女子子天父天夫者也父不能必子之貴能之者夫子焉耳而難其全今之儲才將相係望海內者每在乎風紀之官夫人以提刑使之妻而母廉訪使詩曰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彼奕葉襲芳不隕世德夫人之功亦鮮儷哉古邦君之妻邦人曰小君禮士喪妾不得匹其夫必曰君妻曰女君後世封

羊祜妻爲萬歲鄉君則令甲郡縣君之原可爲令不敢氏夫人而君君之凡其不反葬中山即別塋順德李馬村若不同穴記稱合葬非古也因求之吾家嵩州都督文獻公開元宰相考也葬陜之峽石百官咸會焉及妣夫人劉卒則葬萬安山萬安嵩高西趾去峽石二百里耳以唐相之貴月入俸錢三千緡有力不足於至哉則不合祔者亦從古也今秉政斯兆未必始亦由此燧以其於古有徵爲發之夫人生三男二女男秉政秉㬎秉衷女適焦簡周某孫男女九人秉政又曰吾他日亦域是嘗聞諸師古人不諱死惟不趨取死之途今之人鼎鼎焉惟死途之趨復苦諱死亦惑哉如師之言則秉政不狥流俗語身後事於其生亦庶幾古達者也銘曰

襄國所直趙南魏北其西太行冀方四塞求田惟良宜莫如襄衍沃平平千里其疆生家其間没即斯瘞奚取日者風水焉泥孰陪平原如阜而尊左之右之昭婦穆孫天厚其門既壽既祉流澤淵淵未艾來只世生顯人如夫如子

故金甄官署令魏府君墓碣銘

燧還吴中過廣陵日令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初請曰吾祖靖肅公顧言以吾曾祖甄官署令即死所藏亂離失其處他日必虛爲丘先塋石載其事無使吾先人魂遊傍徉無所於歸而一善之或遺也子義爲銘隨又遣其少子可亨挐舟廣陵五千里追之襄陽不及返而及之鄂授其考所輯家塾記曰掇是事銘嗚呼確哉遠而勞焉乃本之曰魏氏繇唐相知古子林剌朔州子孫居桑乾桑乾爲今

弘之順聖遼有延恕者生中奉大夫守成中奉生通奉大
夫餘慶通奉生兟荅館酒使子貞兟荅實生甄官署令君
諱允元改德元字信之甄官生進士特賜及第笏特賜生
思廉即記家塾者思廉生初初生翰林修撰必復可系者
是九世其大於金繇兟荅弟資德大夫參知政事柱國鉅
鹿郡開國公子平相世宗致治隆平祖考中奉通奉再世
官皆以公貴贈兟荅及子隴石令景元甄官與逸其諱一
人再世官皆以公貴廕君始監順聖酒改弘州酒使鄧州
権使抽税設防有方與宜平不增斂姦無走匿額有贏羨
民不苛之入副堂厨庫又爲使改文繡上林兩署令同知
易州入令裁縫署改令甄官署以卒年六十三官止廣威
將軍夫人高氏七男笏玧瑜琦玠璠玉琦太中大夫行部

侍郎玠朝列大夫延安司獄璠翰林修撰今謚靖肅公與
特賜皆以明經進士官琉懷遠大將軍耀州庫使瑜監豐
利酒皆廕官玉進士未祿卒二女一歸同知荊州節度使
事秦德美一歸其鄉右姓孫氏君究心本富計田疇第舍
牛馬雜樹直可爲錢千者五萬歲入粟爲石者三萬歲抽
五十一爲七子求師取友須令節休句大集衣冠令枚誦
所業覈其進惰已則鴈序立前侍飲前脩聲輝耳目漸涵
化淪其心繇是成德達才多萃其門章宗甚嬖李妃夫人
視妃母王姑也數召通籍禁中不可後從秋獮易州君方
除道橋諸水復名曰吾思與若舅第語久矣終不能一致
令行之所在是而夫子倅是便且時也無終見避之深夫
人以君出不敢專行俾子瑜請之亦不可曰是家胥也親

將污人人有爲不善者不畏取戾府縣惟憚君知兵興下令急甚敢有舍奴婢亡命不告者罪及其鄉人猶利其傭輕私役之覺則殺以滅迹或致大獄君時鄉居聞有出入非常者名問得情嚴其錮防書致其主歸之約示薄威以懲其再無殘其生終不語其主以獲之誰舍所也比卒免家僮久故者民之作詩與斯世訣沐浴冠衣揆日而逝君之孝友天得非學其使堂厨以鉅鹿公子叔元未仕曰大臣子故屯其膏澤不見及耶三求推所居官縣官以故事無有不可又恤其無子以靖肅後之靖肅又無子顧言後初則甄官子孫世世圖報鉅鹿者何如也其家塾自序曰繇吾季曾鉅鹿輔政兹降修仁潔義可謂曰久仕之達者列品而九不過中中天嗇爲報將待夫後之人耶最初之

仕外僉提刑司事爲副爲使入爲監察御史治書侍御史侍御史御史中丞三十年間風憲之官無不揚歷司清議者猶大有期曰將不已是於今嗚呼自序君其知子哉矧必復於靖肅公克世其官可大可久與亨學行嶷嶷可述

銘曰

反覆觀先民吁可哀積充報銜身期後來門令容駟馬堂三槐必貴於天者如取懷惟中奉亦然祥用獄至鉅鹿再傳旣鈞軸官不私其子甄官承承三遜其季叩莫譍又仁厥乏祀修撰繩官以祀比言祀則大以令修撰孫後者再小宗既顛蕃大宗賴藏偶失故所魂依依招之從先墓來如歸膴膴桑乾原終天地碣孰華其文太史燧

領太史院事楊公神道碑

嗚呼有秦君子楊公諱恭懿字元甫其先始鄉耀之同官中避宋亂徙美原五世祖儀從今京兆之高陵與高祖亨再世力田曾祖植祖禮再世仕縣吏考天德擢金興定進士第由傅之聊城丞掾陝西行臺權大理寺丞主京兆長安慶陽安化簿辟令順德之隆德及安化而安化兼録事州之判官三職具修積官中大夫其德其烈有先師司徒許文正公墓誌言章宗南郊爲太常臣授幣而立御史將坐不立御史慚縮而止太常則孫公通祥實公外王父公劾不恭其友曰夫夫習於禮者名行秘書盍從而問曰授以正大乙酉生於其居京兆之雙桂坊童而讀書記識强敏日數千言時艱從中大夫逃亂而東不恒其居於汴於歸德於天平雖間關險阻未嘗怠弛其業年十七侍中大

夫西歸無田於郊假室以居鄉鄰或繼其匱皆謝不取惟服勞以爲養暇則力學綜博於書無不經目而究心者摳衣之徒户外滿屨橫經入問爲析疑義源源其辭若決江河而下之名聲日延海内縉紳友太中者馳書交譽知之膚者求觀其文侈其肆者以爲鱣堂之席有繼與其極者直期以宗盟斯道於將來時已遂易禮春秋思有纂述恥爲章句儒而止志於用世反覆史學以監觀廢興存亡理亂得失於千數百年之中曰輔治之具禮樂兵刑禮樂非王者果爲不可興行於天下兵恃以芟暴亂而安元元刑取其弼教循本以求皆仁義之資也不講之有素或一旦帥三軍爲士師貿貿焉不知其方反受成教武人俗吏乎事雖未試從可概見其佐王之略年二十四始得朱子集

註章句四經太極圖小學近思録諸書誦其言而推其意歎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令入德有其門矣進道有其途矣吾何獨不可及前修踵武哉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動靜云爲一乎持敬行之以剛健居之以悠久日就月將俟其成功於潛齋之下自任益重前習盡變不事浮末矣歲甲寅司徒奉潛藩教來秦公往見之際其道德之光聞其仁義之言於傾蓋頃歸心服曰世烏有斯人之倫敬事猶師而司徒友之亦至分庭而行抗席而坐一遇講貫動窮日力而所造益深平居訒於爲言喪中大夫絕口水漿五日喪葬用牲盡祛桑門惑世之法爲具不足稱貸益之棺槨皆黃腸衣衾必褥疏衰饘粥悲憂爲疾杖始能興司徒會葬歸語學者曰小子志之

世墜典曠夫夫特立而獨行之其功可當肇修人極聚居六年司徒東歸喪妣夫人猶中大夫其疾益阽三輔士夫知由禮制自致其親者皆本之公先是宣撫司行省欲以掌書記共議事祿之皆不能屈至元七年詔司徒由國子祭酒拜中書左丞始與右丞相安童共政日譽公賢丞相以聞十年上遣協律郎申敬來召疾不能行十一年儲皇下教中書汝如漢惠聘四皓者其聘以來故丞相遣郎中張元智書致是命其冬下東京師上遣丞相弟今國王和童勞其遠來他日入見上問何鄉先德為誰從何師學子今有幾無不周悉其夕嘔血上遣尚醫來候且賜之藥少間明年月正元日之翼日上御香殿以大師南伐使久不至方念之深欲筮之時以日者待詔公車百十為輩獨以

命公蓋以其道德素著可交神明者其言頗秘侍講徒單
公履請設取士之科詔先少師文獻公司徒實文正公與
公雜議公上奏曰三代以德行六藝賓興賢能漢舉孝廉
兼策經術魏晉尚文辭而經術猶未之遺隋煬始專賦詩
唐因之使自投牒貢舉之法遂熄雖有明經止於記誦宋
神宗始試經義亦令典矣哲宗復賦詩遼金循習將救斯
弊惟如明詔嘗曰士不治經學孔孟之道日為賦詩空文
斯言足立萬世治安之本今欲取士宜勑有司舉有行檢
通經史之士使無投牒自薦試以五經四書大小義史論
時務策夫既從事實學則士風還淳民俗趨厚國家得識
治之才矣奏入上善之丞相每咨世務倚以自毗會其北
征公遂請畢男婚而歸十三年詔改曆太史王恂總筭同

知郭守敬推測司徒明曆理或言公嘗推曆終一甲子而得日月薄食者七十有奇曰日月之眚古無是之多也十六年召公著曆義十七年授時曆成奏曰黃帝迎日推策顓頊載時象天堯之欽若舜在璣衡周太史正歲年以序事皆日官世守其業隨時占考以與天合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兩漢因之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立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賈逵譏其守一元不與天消息杜預謂當順天以求合非爲合以驗天者皆確論也臣今治曆廢曆元日法析舊儀六合三辰四遊而異之省天經黃道惟用四遊移天常赤道遊於南軸之下以取候視之無窒倍八尺之表而五之以影符進退其晷使不失於芒忽日日測考積月爲歲積歲爲世必於曆法益

精益密非但正數十年一改之弊且可上追黃虞三代之舊矣又曰一月之始日月相合謂之合朔漢太初曆用平朔法小大相間或有二大以故日食或不在朔先後一日時亦鮮中宋何承天測四十年得三大二小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隋劉孝孫劉焯爲定朔唐傅仁均取以造戊寅曆貞觀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曆得四大三小求避人疑間以平朔又爲進朔使食避元日一行造大衍曆以爲四大三小何害今授時曆後是二年當十九年自八月後四月併大實日月合朔之數皆改從實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詔獨起司徒及公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受學汝者故終奏皆坐畢其說亦異禮也授集賢館學士太中大夫兼太史院事明年以徙家得請歸又明年儲皇俾靈臺郎

岳鉉召後中書議相承旨李濤儲皇不可以公爲識治再名又明年詔翊儲皇以爲太子賓客二十二年名明年以昭文館大學士正議大夫領太史院事名二十九年以耆艾議事中書召皆辭疾不行三十一年疾亟親賓問之忽長息曰有是哉國哀也聞者危之亂以他言徐又曰誠哉後三日顧言子寅曰敬慎小心以卒實正月二十有五日也後嗣位詔下則賓天果以其日人以爲平生與國至誠所格嗚呼使入哭者有如温公則公當亦如呂誨起言天下事矣徵士蕭𣂏誌其墓曰朱文公集周程夫子之大成其學盛於江左北方之士聞而知者固有其人求能究聖賢精微之蘊篤志於學眞知實踐主乎敬義表裏一致以躬行心得之餘私淑諸人繼前修而開後覺粹然一出乎

正者維司徒暨公嗚呼誠知德不易之言哉後十年寅以江南行臺監察御史疾得告去自金陵過宣以遂少受知公而耳其雅言求銘壙道然所貴乎君子三焉耳德耳位耳道耳得於心之謂德用於時之謂位行其學之謂道如彛之言同其德矣未及位也以年考之司徒之生前公十有六其入見前十有四其卒也前十有三而卒官皆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同其位矣然是位也皆極人臣之亞爲古八命位實行道之鎡謂不得君知名而召既至則温其玉音以勞疾則尚醫交候饋藥太官繼膳疑政賜問入見坐語閑辭則留留而不可暫聽其去去而思之復召司徒十召公八名其體貌之亦至矣哉如是而兩公迭爲循墻不可謂道之行亦天也雖然天道遼遠不可以已事

而知必來者始見猶農夫焉未有播粒於土而不苗者今也四海匪獨士子凡筐篋之吏求售於時其誦而習亦先四書蓋天理同根人心誦其言而衆則爲其道者將多非兩公肇是太平之基其誰力歟斯古之人所以重歎其善作而不必善成者也公以卒年三月從葬中大夫之昭文有潛齋遺稿高祖妣齊氏曾祖祖妣皆紀氏妣寇氏孫氏夫人李氏以柔嘉作配君子姻里德焉三子寅其胄也宙今令京兆蒲城宊方學女子子四人適主京兆長安簿席貽士子馮嘉鳳翔提控按牘王繼述樞客院掾傅昱男孫僖女子子二人長適呂曾幼姆銘曰

維天生賢匪使自有俾拯烝民爲責已厚公於明命實肩實負乾乾其行艮艮其守師古喪祭如禮不苟三綱之淪

我條自手推得其類無倦誨誘學者宗之西土山斗鳶飛
魚躍潛齋自部令聞之延已徹宸𠡠東帛戔戔賁及林藪
丹扆曰來何暮汝叟大師之南伻斷已久其宜進退汝著
以叩又曰多士文字儷偶求得碩才奚策以取又曰曆義
羣喙紛糾汝折衷之其從誰某凡是大政無不可否公拜
稽首瀝膽悉剖丹扆曰噫惟茲儲后端本萬邦汝賔以友
儲后曰今識治黃耇惟汝爲可肱股元首公益抗章臣蚤
衰朽養安踰紀僅止中壽歸從先藏奉政之阜止阡有碑
無我樵櫵垂詩千齡以告爾後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一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湖廣行省左丞相神道碑

初公以中書右丞下江陵驛聞大帝爲大燕三日曉近臣曰伯顔東兵阿力海涯孤軍戍鄂朕嘗深憂或荆蜀連兵順流而東人心未牢必飜城爲應根本斯蹶孰謂小北庭人能覆全荆江浙聞是肝膽落矣而吾東兵可無後虞朕喜以此御筆爲北庭書昔魯魯合西地所生阿力海涯爲大將有功信實聰明而安詳其加鄉爲阿虎耳愛虎赤嫡近越各赤給日別平章求令億萬維臣之中降是宸翰昭

乎雲漢之章藹如天語之温崇功褒德匪今一時可華及子孫百世者纔公一家視古丹書鐵劵出臣子手者何足道也即江陵民封之千家始公微時侍燕惟席地坐後特置榻班諸侯王阿失拉下賜之金罍曰竢至而省必合樂鼓某曲飲是他雜以青白縹色龍鳳御服御帽金玉珠帶白貂裘西錦珠衣海東白鶻凡所以侈服貴近田娱其心者靡不及公嗚呼盛哉公北庭人妣夫人獨堅呼突盧化胞生剖而出公考阿散合徹弗善也將棄之夫人未忍益謹鞠視幼聰頴而辯長躬農耕喟然曰大丈夫當樹勳國家何至與細民勤本畎畝釋耒去求讀北庭書一月而盡其師學甚為舅氏習拉帶達拉寒所異歎曰而家門户其由子大及從事大將卜鄰吉帶俾其子故中書右丞相呼

魯僕化從受北庭書又薦其忠謹得宿衛大帝潛藩巳未從濟江帝射虎未殪公捨馬而徒挺矛舂殺之攻鄂先衆而登禽一人還流矢貫喉出項帝勇之賜銀爲兩半百先是聞吐蕃有貯甘露寶函石室藏山穴者凡再使求之皆爲大蛇奇獸所懼莫至最後遣至其所無所見竟與俱歸勸進之初諸侯王議未一惟一王闍察耳嘗有書帝忘其誰在也顧左右問公曰臣所有之書出而決兩事皆甚合旨中統三年制以爲中書省郎中褒曰久侍禁庭巳著勞蹟至元改元加朝請大夫參議中書省事發言惟以當可事宜爲心不憚佔相而阿其所志人有小疵必白帝前衆畏其口明年進嘉議大夫僉南京河南大名順德洺磁彰德懷孟等路行中書省事始罷世侯而易置其地又明年

轉廉訪使虎符領鷹坊凡鳥獸皮角筋羽悉征輸官尋領諸路鷹師獵户再兼中都路闌遺又明年進中議大夫僉制國用使司使又明年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爲策襄陽吾故物由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爲疆藩復此浮漢入江則宋可平帝大然之徵天下兵領以元帥府觀武襄陽城白河別開行中書省以我少師文獻公僉省公爲同僉凡襄鄧唐申裕在太宗世所殘漢上諸州之民避荒汴洛間與下户賦寡者悉徙而南屯田給餉尋罷帥府又明年詔故平章合丹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贈太尉史忠武公天澤來涖師宋遣人餽鹽茗襄陽乃築長圍起萬山包百丈楚山盡鹿門以絶之又城峴首開省其上兵與事劇星火公專入奏能日馳八百里敗宋殿帥今平章范

文虎於灌灘又明年分中書省爲尚書拜中奉大夫參知河南等路行尚書省事又明年兼漢軍都元帥分將新軍四千六十及廢尚書復以爲河南等路行中書省事宋遣都統張貴張順將舟師從上游送袍甲犒師自萬山接戰二十里斬順殺溺過所當貴獨以餘衆入後水暴漲虜貴乘出下令軍中舟置燈篝岸積薪樵貴果結戰艦爲陣宵遁盡然燈薪戰四十餘里斬之櫃門關又明年遂請以西域礮攻樊城抜而屠之無噍類遺襄陽甚慘移攻具臨之且曉守臣呂文煥君以孤軍禦我數年今鳥飛路絶帝實嘉能忠而主信降必尊官重賜以勸方來終不仇汝置死所也文煥感而出降十年二月也詔公偕以入覲眞拜參知政事明年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同忠武公行荆湖等

路樞密院公策能籍民爲兵十萬合舊軍或丞相安童伯顏一人將之南伐宋社必墟制皆從之故太傅伯顏與忠武時皆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并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與公及故平章文煥以參政行省將大軍發襄陽將至郢忠武疾還敵宿兵數萬築新郢夾江爲城橫鐵絙鏁戰艦江中巢礟彍弩遏我舟師郢北黃灣岸西去江三里所港通藤湖達漢敵壁其上攻拔之拖舟入港丞相惟以公數十騎覘新郢趙范兩都統鼓伏兵發葭林諸將倉卒有未甲者人人奮先殄其一軍兩將之首皆致公割趙腦膚撓酒飲之行克沙洋新城以臨復守臣翟貴逆降大軍去而復叛及漢陽故平章夏貴以制置舟師陳漢口水軍千戶馬成爲導由巳未濟江沙武口塗入江拔陽邏

青山白湖諸辟走貴軍鄂守臣張晏然王該王勝以城下遂徇州民衣冠關會仍其服行鄉郭帖然無有奪菜秉者民爭德吾元仁政義聲悵服化晚檄下漢陽壽昌信陽德安大兵既東分四萬人戍鄂咨公留後尋進官榮祿大夫自陽邏置驛以便行商至蔡方請移師江陵而荆閫安撫高世傑將艨艟千六百艘卒二萬規襲鄂公分兵禦之大敗之荆江口降諸洞庭桃花灘下岳承制以守臣孟之紹爲安撫使即西師至公安誓曰自今功者健兒陞長百夫百夫長千夫千夫長萬夫萬夫取進止因南風大沙市戰城上又戰城中屠之江陵精鋭於是焉盡制置使朱禩孫辭疾高節度達出降下令安集如鄂岳傳檄歸峽灃常德辰沅靖荆門隨郢復皆下之官其守臣如岳除宋苛法衣

食悍獒詔故平章廉希憲以右丞行省江陵以世傑窮而來歸棄江陵而禩孫徵至京師死猶没入其妻子還公于鄂移兵長沙行拔湘陰潭守臣植滉柱江中自喬口至城凡十五所皆斷之又拔城西柵射書招其守帥李芾速下以活州民不然拔城屠矣不答乃令諸將畫地分圍決隍水以樹梯衝礮鐵堞石心臺百日公中流矢創甚責戰益急申命諸將凡所由久頓兵者卒伍前驅諸將安行其後也自今萬夫千夫百夫之長皆居前列有退衂者定以軍興法從事三日而拔謀諸將曰國家爲制城拔必屠是州生齒繁夥口數百萬悉魚肉之非大帝諭伯顏以曹彬不殺旨也其屈法生之發倉以賑餓人傳檄郴全道桂陽永衡武岡寶慶江西袁連皆下之幼主面縛公入覲賀始庭

拜平章政事還移兵靖江破嚴關敗馬都統臨川陳張兩
總管小溶江諭經略馬暨不下凡攻三十餘日而拔公以
靖江遠中土非長沙匹民性鷙囂易叛難服不重典刑之
廣西它州不可言以綏徠其阬之市斬暨傳檄下柳鬱林
橫邕廉象潯藤梧貴昭融賓宜賀化高容欽雷爲州二十
廣東肇慶德慶封爲州三特磨農土貴南丹牧莫大秀皆
請內屬乃牐全之湘水三十六所以通遞舟承制以萬戶
史格行宣慰司靖江還潭宋餘孽益犄兩王改元海中唱
人以爵規復其舊全永諸州與潭屬縣之民文才喻周隆
張虎羅飛之倫大或集衆數萬小亦千數在在爲羣與江
之北黃斬相煽以動皆削平之僞將張世傑傳欲襲肇慶
雷詔公討之且略地海外無爲賊巢過柳州嶺時暑軍士

病渴所乘馬蹄地出泉人資沃飲至今名馬蹄泉而僞安撫趙與珞已戊海南白沙港公航海五百里不崇朝而至擊與珞并獲僞使冉安國黄之紀皆磔之諭降瓊南寧萬安吉陽閒僞王陷南恩公還襲走之降方經略會僞王死崖山乃還復諭降八番以其酋龍文貌入覲置宣慰司從鎮南王伐交趾其君蹈海去得文毅昭國兩王以歸後二年入覲上都庭拜光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再月而疾敕尚醫四人診視求見登馬而劇歸即與夫人訣當廿有三年丙戌五月廿五日薨上都享年六十葬都城西高梁河公元配帖力帝既才公敕陳亳潁元帥郝謙女爲亞妃前卒敕復以其妹爲繼自陳三名傳至京師順聖皇后爲加幗服白金爲兩二千五百男六人帖力生故

資善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忽失海涯長郝生正奉大夫湖廣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虎符監兩淮軍貫只各繼郝生輔國上將軍湖南道宣慰使虎符監潭州軍賜玉帶一品服和尚如夫人者蕭生抜突魯海涯阿昔思海涯滕生突魯彌實海涯女五人一適故嘉議大夫同知廣西道宣慰司事愜里斯班一適承務郎大司農少卿僧家奴一適中書省斷事官六斤一適昭勇大將軍監平陽太原軍伯淵一適傳詔丙牙男孫三人小雲石海涯虎突海涯合滴力海涯女孫六人一適郝某一適平章濶里吉思子孛羅一適監平陽太原軍子埕斜餘幼後公薨十四年今正奉輔國以神道未碑出公凡受制書與御筆及公平生行實請燧曰徵是爲銘嗚呼兄弟爭與昭揚先德於其子職責

已塞矣嘗讀望諸君書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未嘗不興慨歎於武敏開用兵端視南國爲奇貨思圖形丹青垂譽竹帛於今日後者如取諸懷及襄陽下方戍淮西功已不出乎巳大師南伐復分兵淮東渡江捷聞一失聲而死豈先福始禍者誠如道家所忌邪而公鼓其孤軍留戍所餘不能倍萬名城通都身至力取利盡海表圖地籍民半宋疆理其時將相雖瞠後塵猶不可望公少見最所下州荊之南十四淮西四湖南九江之西二廣西二十有一廣東海南各四凡五十八自餘洞夷山獠荷氊被毳大王小酋綦錯輻裂連數千里受縻聽令者猶不與存其依日月之末光張雷霆之餘威以會其成功者亦一世之雄哉今列其由省幕戎麾與所受降登宰相者丞相二

蒙古帶阿拉韓平章十二奥魯赤虎突帖穆兒阿力史格
呂文煥帖穆耳僕花李庭李順張弘範劉國傑程鵬飛史
弼右丞四唆突完顏訥懷闊出樂落也訥左丞四闊出海
唐兀帶劉深趙修己參政十三賈文備鄭也可何瑋張鼎
樊楫朱國寶張榮實囊家帶烏馬耳孛羅合答耳高達馬
應龍雲從龍都元帥宣慰使總管萬夫千夫之長又什伯
是觀出其門衆多又足徵公善推勞人也初北上田租畝
取三升户調歲惟四兩及定湖廣稅法畝取三升盡除宋
他名徵後征海南度不足於用始權宜抽户調三之一佐
軍時以爲虐今較江浙諸省槩增倍蓰獨西南賴以輕平
其境館傳修潔亦甲他省生祠所在岳潭柳雷公安興安
皆一而嚴闕與全獨二銘曰

疇曰江漢南北之限天裂幅幀可恃爲捍天混皇輿其險則那古以求之同軌不多秦漢玆降吳平於晉陳兼於隋矧趙遺胄曜靈生東有炎朱光爝火之微宜爾滅藏於皇大帝神武不世行所睿思效若龜筮由夫潛藩自將六師艤舸浮江亦既越之歸正丹扆羣策明試加兵襄陽五稔克止公曰乘勝籍民授兵將以大臣南國用平帝曰俞哉惟爾協朕假爾以鉞誅彼干禁大師克鄂鼓行而東四萬其徒留後畀公公乃按圖吾與吾守待敵伺先孰與進取自鄂而岳自岳而荆長沙桂林皆劃以兵餘州數十雖定傳檄勢讋言綏心亦孔棘又勑武庚於海之南左右皇子交州是戡疇知公勞大帝簡在衣裘禽隼靡有遺賚不事故常隋其奎章捷捷翩翩龍騰鳳翔又錫金罍合樂而飲

臣鄰之家寵未有甚猶若未然丞相是崇與太傅公同元元功甲子二終玄闓是宅壽止名垂晣晣竹帛北方諸流所王維河九里漸濡尚其餘波宜公有子匪相伊使不專美虞賞克延世其北居庸盧溝在西有碑斯豐流峙與齊

平章政事忙兀公神道碑

燧持憲節使江之東三年當大德癸卯光祿大夫上柱國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公之三子山東宣慰使渾都與江東建康道肅政廉訪副使拜都及行河南省參知政事也先帖木而譜其系狀其事以請曰先公三宿墳荐矣其忠以事國孝以繩家光大而雄偉者不及今焉鑱之金石將日遠日忘奚以眎遺胄於無窮敢屬筆子燧以與憲副聯事此道義不可辭乃序之曰公忙兀氏諱博羅驩畏答而公

之曾孫蘸木曷公之孫瑣魯火都公之子始畏荅而與兄畏翼俱事太祖時太疇盛彊畏翼謀往歸之畏荅而苦止曰帝何負汝而爲是竟去追之不復雪泣而歸請獨宣力帝貳之曰汝兄與衆皆往獨留何爲無以自明乃折矢誓曰所不終事帝者有如此矢帝感其誠易名肩壓約爲按荅蓋明炳幾先與友同死生之稱帝後與王罕陳於曷刺眞彼衆我寡敕兀魯一軍先發其將朮徹帶玩鞭馬鬣不應肩壓請曰戰猶鑿也匪斧不入我先爲鑿諸軍斧繼顧帝訣曰臣萬一不還三黃頭兒將軫聖慮者辰入疾戰大敗其軍晡猶逐北敕使止之乃旋師免冑爲殿腦中流矢帝傷之曰朕戒卿早休兵竟創而歸親爲傅藥寢與同帳踰月而卒帝曰曩只里吉爲敵將實禦肩壓其以只里吉

民百戶屬爲壓子世世歲賜勿絕其族散亾者收完之即封北方萬家太宗以其子忙哥爲郡王又俾貴臣忽都忽大料漢民分城邑以封功臣割泰安州民萬家封郡王歸奏帝問忙兀之民何如是少對曰臣今差次惟視太祖之舊舊多亦多舊少亦少帝曰不然舊民少而戰績則多其增爲二萬戶與十功臣同爲諸侯者民異其編兀魯爭之忙兀舊兵不及臣半今封顧多於臣帝曰汝忘而先玩鞭馬鬣事邪後諸侯王與十功臣既有土地人民凡事干其城者各遣斷事官自司聽直於朝公年十六爲斷事官世祖正宸極以從攻叛王阿里不哥功賜其軍驃馬四百匹金銀幣帛稱是尋詔入宿衛曉近臣曰是勲閥諸孫從其出入禁闥無輙誰何李璮反詔將忙兀一軍圍濟南鈔益

都萊州賊平決獄燕南人稱明允賜衣一襲雲南王虎哥赤爲其省臣寶合丁輩毒殺事聞敕中書擇可治其獄者凡四奏人皆不當旨丞相先眞舉公且言敗事臣請從坐帝曰之人則可公辭臣不愛死第年少目不知書帝曰朕方恃卿求皇子尚書别帖兀而知書惟可使之簿責其事是否一委自卿明日愼無歸咎輔行也且聞卿不善飲彼地多瘴宜少飲敵之未至四五驛所寶合丁遣人負金六篋來迓公曰雲南去朝廷遼邈省臣握兵不安其心將懼而變乃好爲語遣之既至盡以金歸省而竟其獄得置毒情殺之而還奏可顧先眞曰卿舉得人賜兼金爲兩五十武備寺奏令入筋角惟忙兀以時夥於常歲帝曰其報賜之自今凡忙兀事無大細如札剌而事統安童者悉統於

博羅驩八年授昭勇大將軍右衛親軍都指揮使虎符大都則專右衛上都則三衛兼總十一年授金吾衛上將軍中書右丞大師南伐分軍爲兩制曰其右受伯顏阿朮節度左悉委卿指一犯法臣曰如別急烈迷失朕不責也俄受兼淮東都元帥軍於下邳公策諸將曰清河居宋北鄙城小而固與泗州昭信淮安實相犄角當水陸衝未易卒拔可頓大兵爲疑海州東海石秋違此數百里其守必懈吾將輕兵倍程而東其守臣可襲虜也師至海州丁安撫果下石秋東海隨下清河史安撫聞之亦下不一月而下四城宋主既降而淮東諸州猶城守故太傅伯顏入覲還咨諂公進兵拔淮安南堡戰白馬湖又戰寶應棄高郵不攻由西小河達漕河據灣頭堡斷通泰援竟拔揚州斬其

制帥李庭芝淮東諸州悉下賜西域藥及蒲萄酒介冑弓矢鞍勒會分江南之州隷諸侯王及十功臣又益封公桂陽州十四年遣平叛王只里斡帶於應昌賜玉鞶帶幣帛與博羅驩同署樞密院事未久授北京右丞旣至召還會南土多反者詔募民能從大軍進討者俾自爲軍其百夫千夫惟聽其萬夫長節度不役他軍制命符節一與正同已行矣公疾不能自陳令董司徒文忠入言今者日所出入勝兵何啻百萬何假此曹無賴僥倖之徒以壯軍威臣恐一跋南土肆爲貪虐斬伐平民妾其婦女槖其貨財民畏且仇反將滋衆非便召輿疾入帝視其色瘁然賜坐與語重陳董奏可之適常德入觐唐兀帶一軍殘暴其境如公所策敕斬以徇諸是軍皆罷之十六年哈剌斯博羅斯

斡羅罕薛連干皆疆宗也勢不相一求遣大臣來莅詔令
公往凡居是二年十八年以右丞行省甘肅時大軍駐西
北仰哺省者十數萬人自陝西隴右河湟皆不可舟惟車
輦而畜負之塗費之餘十石不能致一米石至百緡公經
畫得方供億不乏賊不敢窺邊者二年二十有一年授龍
虎衛上將軍御史大夫江南諸道行御史臺事黃華反徵
內地戍兵進討未能平賊多奴良民以歸公令監察御史
提刑按察司隨在糾覈皆止還之以疾歸會諸侯王乃顏
反帝欲自將征之公曰始太祖分封東諸侯王及侯其地
與戶臣始知之以二十率之彼得其九忙兀兀魯札剌而
弘吉烈亦其烈斯五諸侯得其十一彼力滋多吾亦滋多
吾有衰耗彼亦衰耗然要其歸五侯之力終多彼二惟責

徵兵五侯自足當之何煩乘輿臣昔疾今愈請事東征制可賜介冑弓矢鞍勒命公董是五諸侯兵以行與乃顏接戰屢摧其鋒再與其黨一王塔不帶戰淫雨不止軍以乏食求却公曰兩陣之間勿作事先已而彼軍先動公悉衆乘之逐北二日身中三矢禽塔不帶斬忽倫輩後與月律魯太師合力始誅之賜銀爲兩四百五十幣帛九不再月其黨一王哈丹復叛公再請往詔與諸侯王乃馬帶討之公狃於屢勝一日不虞賊游兵卒至止從三騎返走有壑絕前廣二丈深加廣半追兵且及獨公策馬能越三人後者皆見殺人以爲天相忠義後逐北極於東海之壖哈丹自引去獲其二妃斬其子老底於陣凡戰四年所俘金銀悉散將士以故人致死力賊平敕一妃賜乃馬帶一妃賜

公陳金銀器延春閣名東征諸侯王及公至將分賜之問公汝家是器幾何鞶帶有無公曰以陛下威德奉身之物亦畢備矣帝曰朕出此物本酬卿曹之勞在人則伐其能以幸多取朕問猶曰既有可謂謙挹不眩於貨者豈令其徒手歸姑賜是器五百兩廿八年改河南宣慰司爲行中書省求可首是省平章者凡三奏皆不允末乃及公則可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淮鹽爲引歲六十五萬前政多逋至公如額而集賜異幣一開封監縣鐵兀而告廉訪使胡某不戢其民昏集曙散縣簿陳勳置巡屋器械於村又周劉光店爲墻四其門扃鐍司夜出入詔公按之皆誣杖而徙戍南邊後詔天下括馬不當及公等之家公曰吾家有馬羣連郊坰不思佐國無以爲方三千里官民之倡其入

驃馬十有八足河水遷流無常民訟退灘連歲不絕或以其地投獻諸侯王求爲佃民自蔽公奏正之仍著爲令河後泛濫堤埽橫潰歸德睢州汴梁水及城下漭爲巨浸公親行視督有司捍完之皇上元貞二年遷公平章陝西未行而改復爲河南入覲奏忙兀一軍戍北歲久衣率故弊請以臣泰安州五户歲入絲一斤積四千斤盡輸內帑易爲匹帛分賚諸軍上以爲盍敕遞車送達軍中賜銀爲兩百五十幣帛三陛辭之日上諭之曰卿今白鬚世祖德言實足聽聞事更加慎中書平章剌眞宣政院使大食纛合奏始者伐宋世祖分軍爲兩右則屬之伯顏阿朮左屬之博羅驩今伯顏阿朮皆有田民而博羅驩獨無可後上曰何久不言豈彼恥自白耶其於淮東所嘗戰地高郵已籍

之民賜五百戶以上中下率之上一而中下各二及圈背
銀倚比再至汴踰年凡流外官久滯不銓旅食道宮者旬
月皆出之大德之元叛王藥木忽而兀魯不花來歸公遣
使驛聞始是諸王叛由其父是輩小弱若無與知今焉來
歸宜棄前惡以勸未至上曰是奏深契朕衷改平章湖廣
賜金鞍勒至汝寧合福建省下江浙授公光祿大夫上柱
國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賜白玉腰帶夏旱隨禱
而兩杭之豪民十家入賂於官大爲釀務高其估而專其
利酒日醨惡公變其法張省四憑其富蓄凌轢府縣肆爲
姦利自刻木牌與交鈔雜行民間實侵貨幣與國爭利又
盜隄海之石墻其私居公欲斬之而中書刑曹當以杖然
亦由是大姓始重足立矣以大德庚子五月二十有二日

薨於臨安寓舍年六十有　以其年七月八日葬於檀州西北太行山不封最其平生典兵則右衛都指揮使都元帥樞密院風紀則御史大夫宰相則三爲右丞四爲平章與夫四十七年馬足所及西南雲南西北金山東北海隅東高句驪東南吳閩再討叛臣四征叛王其間事平而疾聞變請行惟以有國艱虞爲憂視轉鬬乎萬里之遠歷歲之久若堂奧之朝夕焉雖風雪皸瘃其膚鋒矢　集其躬飲食飢渴不時其口體皆不避恤必致寇首戲下歸報終事而止眞凜凜有曾考風上尤眷重之若世祖身御櫜鞬弓矢皆百世傳寶不以賜臣下者惟以賜公海東青雛鶻先朝多或十賜惟至白鶻肯爪玉如聖語曉曰是禽惟朕及鷹師所鞲以卿世臣諸孫宣力之力日桑榆矣無以娛

心河南治地平衍而遠且多陂澤鵝鸛所集時出縱之使
民得見昭代春秋蒐田之盛不敢萌故邪心皆殊錫也夫
人某氏男四人宣慰憲副參政季博羅公於庭臣居家最
名有法夜分不寐諸子列侍其前聽談祖宗故實毋敢或
歸私室宴奉樽俎迭歌舞以娛賓亦無有酒失者女六人
長適國戚卜伯次適薛徹干平章子僉書樞密院事完者
次適國王弟孛蘭肹次適月赤察而太師弟怯烈出次適
山東宣慰使必宰牙幼在室銘曰
皇矣太祖肇造方夏右之左之惟十　者公之曾考展一
其中矢矢瀝告帝視友同敵陳來加挺戈而出大崩其軍
免胄而入五兵之長無矢不仁由賊叩輪懋功是創帝惻
其心百俘償死顧成嘉止既王其子迨分茅土帝自等差

國以泰安二萬其家公祖王季勤勩克類再傳而公世祖之事勲閥遺苗帝植以培而獨於公嘗譽其材聽於禦闌無止入出翼翼其心彌謹自律隨遇而安利患靡干承命即往奚遠奚難東北海隅西南六詔甌閩炎陬金山遐徼聞有艱虞必請赴趨大獄叛藩無一漏誅人臣憲憲曰省臺院平章大夫宥密鈞踐先聖今聖賚予優優良駟天閑豪隼御韝橐鞬介冑鞍帶衣裘黃白之金委家如丘皇矣太祖于疆于理惟公曾考實成其始遺厥大艱畀之神孫神孫世祖闢乾翕坤考其皇輿南北猶判孰是浙右羸鬼歆祼大興師征巀嶪百城圂不簞壺竭蹷義聲傳其國都孱王銜璧蕞爾淮東諸州猶壁詒公進攻盪殲渠兇九域攸同公焉成終將天之意悠悠或在成始之孫宜際斯會

益封桂陽江嶺外內於乃先烈克光以大嘗聞古先誓侯功臣泰山如礪國以永存嗟公王孫國泰山下權輿礪如其自今也

平章政事徐國公神道碑

公燕只吉臺氏諱徹理曾祖太赤初將叒騎百夫宿衛從太宗戡定中夏又從勦平宋彭義斌淑擾山東太宗分土功臣由徐邳再剳於兵户不足萬故國以兩州祖納忽憲宗伐宋師由蜀入從攻合之釣魚山戰疾力考摻旅局監其國以世祖建極中統之元庚申夏五月十有二日生公六歲而孤母夫人蒲察君介介自持動以禮節親戚不敢干以非義敎子讀書天質粹美不勤外傅六經二氏悉涉源委以故聰明開益日多才略兼人恆以匡君經國自期至

元十有八年軀幹盈常襲其祖衣長不能勝則知其先益魁傑也其年入見帝賜之問而奇其對進侍帷幄湛露龍光汪濊涵濡絶其等夷時詢民情細微敷告無隱一諸侯王稱兵東北帝自將征入其地矣軍中夜驚公出撫遏人識言音喧咈一寂跳梁既平爲奏兵餘之民艱窶剝膚不賑恤之將不生活賴賜穀帛牛馬脱寒飢者亡慮數十萬人歸擢利用監古武庫也匪簡在帝心人者不以付之二十有三年詔求逸遺於江之南且省其俗時相方急治賦鬻民學田官有其直令既行矣公則止還諸學用爲完廟養賢之須歸以事聞制甚嘉可明年桑葛分中書庶務立尚書省初爲平章後爲丞相凡昔盜殺臣爲領部爲制國用使爲尚書省所逋錢粟併歸中書舉誣爲中書失徵殺

其二相大爲計局鉤考豪釐諸省承風鄂省已劇浙省尤酷延蔓以求失其主者逮及其親又失代輸其鄰追繫收坐岸獄充牣榜掠百至或闕夫三木責妻市酒以償民不堪命自經裁與瘐死者已數百人虐焰熏天諸王貴戚亦莫誰何無不下之獨公奮然數其奸贓帝初未然益犯威顏言色俱厲帝以爲醜詆大臣失幾諫禮怒遣左右批其頰辯不爲止曰臣非有仇於彼而然直不忍其罔上自私敢因雷霆一擊遂爾結舌使明帝有不受言之名臣實憤恥帝意始解命將衞士百人控鶴倍之入籍其家得金寶衍溢棟宇他物可貲計者將半內帑罪既彰白始鈐其人諸繫計局者皆出之又命籍黨惡浙省諸臣平章左右丞參政烏馬兒列忻都王濟等家併桑葛之姻鄂省要束木

皆醢以謝天下以成其獄凡四過徐不入其家爲帝所忠怒御史臺臣不善癉惡坐觀致此其自當汝罪皆曰奪職追祿杖三者唯命江浙平章夙有怨於臺乘其憑怒自傷激之謂湖北廉使功臣諸孫盜燒鈔八百定堂帖二十下容姦數年贓終未入抱案帝前示曰稽是可見悞裂卷爲兩縫留半印公曰縫用印者以杜罔欺汝爲宰相持半印案以訟人餘半烏在其人言塞帝顧罵而起臺辯始釋明日拜御史中丞無幾時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賜爲兩金五十銀五千令行禁止民便安之惟汀漳劇盜積歲未平公身將諸戍之兵申明約束不貪勝不蹂禾稼不入民舍惟張皇武威過柵不攻示以整暇晝則合圍山中夜則稅野偃旗仆鼓賊或僞降覘其何爲乃豐酒肉飲

食曉曰汝昔由不堪汙吏侵暴潛逃居此能棄險而還耕桑則平民矣吾安忍被汝反名而加誅夷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而利其財悉縱歸之他柵聞者相率以出其渠歐狗日浸南犇大兵隨之偷生隝中其黨縛致於軍血鋒刃者纔是一戢自是方三千里枹鼓不鳴正席其堂畫諾而已聞帝不豫馳歸京師嘗藥晨夕俄然賓天與諸侯王大臣定策禁中遣使逆成宗龍庭入踐天位大德之元拜江南諸道行御史大夫一日名其都事賈鈞令參議中書者謂曰明詔責使肅清宣明風俗教化而刀筆流爲御史者肆爲苛虐惟急徵贓以多爲功至迫子證父妻證夫弟證其兄奴告其主敗風敎者我實行之汝宜以是出訓其屬帝聞之以爲得職風紀大體徵意柏臺七年改浙

省平章政事其治如臺門無私謁以轉粟京師多資東南
居天下什六七而松江塡淤歲久富民利之當水出塗築
爲圍田以故瀰漫浸灌沮洳廣遠民不可稻公發卒數萬
浚決捷石堤之導水入海使復其故凡身董役經時而成
民得良田若千萬頃至今賴之九年召入平章中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二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玆公諱樞字公茂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以薨帝爲震悼賻楮泉爲千者千五百閔惟子煒生十五年未授之室賜聘財如所賻明年官以禮部郎中皆異數也既没世而名聲日延後十九年當元貞二年裕聖太后以嘗侍講裕宗言之成宗贈謚榮祿大夫少師文獻公至

大三年武宗追號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
司魯國公謚仍其舊又推恩再世考仲宏贈太保儀同三
司魯國康懿公祖錡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魯國惠靖公
妣張氏祖妣李氏皆魯國夫人惟姚氏爲神明之後歷三
代秦漢魏晉宋齊傳次或絶或續與梁陳隋唐可譜究者
別載世錄惟本五季梁唐六鎮節度使勍生金吾將軍漢
英周廣順初太祖遣之使遼見留事世景聖三宗加安時
制節弘化翊亮功臣開府儀同三司樞密使檢校太師兼
政事令上柱國東陽郡公生中書門下平章事北面宣徽
使衡之生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居政生太師左金
吾衛上將軍虔州節度使景禅生太子洗馬企華生金東
上閤門使金州團練使玢生閤門祗候武德將軍佺生武

德將軍獲嘉令錡生安遠大將軍慶陽安化丞淵後更仲
宏生公及弟楨格公自稚弱一力於學晝則經紀其家嚮
晦則讀書夜分不輟曾國夫人恐傷耽苦每止之乃塞牕
不使見燭就枕必盡三鼓聞將遷關中康懿公録事判官
於許俾取師氏姑及姑之夫子昌以來公徒行懷書困休
於樹宿止於邸亦出以誦自期甚高宋內翰九嘉少登科
甲時有重名方閑居許惟折行位與之游名一日賓會録
事名公內翰怒曰公茂負佐王之略豈可若是易之先
祖曰同僚呼兒輩宜然猶竟席不樂其爲前輩見推如此
壬辰許城被圍州版公軍資庫使與副夜直四鼓聞牕外
歎曰人獻東門出索之無得副曰吾嘗遇兵河朔鬼物云
然宜捄吾家乃相與歸街陌横鈴索斷行見其懷印若赴

州計事者至家乃盡出金銀酒具奩飾裹餱糧爲逃死謀日出而東門果破邀軍將蕭姓者入家盡付所出蕭曰吾嘗受丘真人教汝軍中惟救人無殺吾掠乃死公聞太宗詔學士十八人即長春宮教之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則往依焉中書少公六年兄稱之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帝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會破棗陽併公所招將盡阬之大將幕竹林間公前辯析明詔如此他日將何以復命乃處數人逃入竹中潛歸其營匿嚴侯軍中纔脫死數十人繼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見公戎服而髯不以華人遇之至帳中見陳琴書駭曰西域人知事此乎公爲一筦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

不欲北與公訣蘄死公留宿帳中既覺月皓而盈惟寢衣
存乃鞍馬號積尸間求至水裔脫屨被髮仰天而號欲投
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傳緒百
世保吾而北無他也遂還盡出程朱二子性理之書付公
江漢至燕學徒從者百人北方經學自玆始歲辛丑賜錦
衣金符以郎中牙魯瓦赤行臺於燕時惟事貨賂天下諸
侯競以掊克入媚以公幕長必分及之乃一切拒絕人有
以銀二笏來見既謝却乃出置氈簾間遣人追及與之遂
徙家來輝墾荒雲門糞田數百畝脩二水輪誅茅為堂城
中置私廟奉祠四世堂龕魯司寇容傍垂周兩程張邵司
馬六君子像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佳時則鳴
琴百泉之上遁世而樂天若將終身後生薄夫或造庭除

出語人曰幾褫吾魄又汲汲以化民成俗爲民自版小學書語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版四書田和卿尚書版聲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皆於燕又以小學書流布未廣教弟子楊古爲沈氏活版與近思録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先師許魏國文正公魯齋在魏出入經傳子史泛濫釋老下至醫卜筮兵刑貨殖水利算數靡所不究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聽公言義正粹先師遂造蘇門盡録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受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則魏國公由窮理致知反躬踐實爲世大儒者又公所梯接云歲庚戌盡室來輝相依以居會上在潛邸遣脫兀脫故平章趙

璧驛至彰德恐公避逃脫兀脫留璧獨至輝以過客見審其爲公始致見徵之旨公曰天下之人同是姓名何限恐使者誤徵不敢妄應璧曰汝非棄牙魯瓦赤隱此者乎公曰是則然矣璧曰良是乃偕往彰德受命遂行既至上大喜日客遇之俾居衞從後列惟不直宿時名與語隨問而言久之詢及治道公見上聰明神聖才不世出虛己受言可大有爲感以一介見信之深見問之切乃許捐身驅馳宣力盡其平生所學敷心瀝膽爲書數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敘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曰脩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次及其救時之弊爲條三十曰立省部則庶政出一綱舉紀張令不行於朝而變於夕辟才行舉逸遺愼銓選汰職員則不專

世爵而人才出班俸禄則贓穢塞而公道開定法律審刑獄則收生殺之權於朝諸侯不得而專丘山之罪不致苟免毫髮之過免罹極法而冤抑有伸設監司明黜陟則善良姦宄可得而舉刺閤徵斂則部族不橫於誅求簡驛傳則州郡不困於需索脩學校崇經術旌節孝以爲育人才厚風俗美教化之基使士不媮於文華重農桑寬賦稅省傜役禁游惰則民力紓不趨於浮僞且免習工技者歲加富溢勤耕織者日就飢寒肅軍政使田里不知行營往復之擾攘賙匱乏恤鰥寡使顛連無告者有養布屯田以實邊戍通漕運以廩京都倚債負則賈胡不得以子爲母如牸生牸牛十年千頭之法破稱貸之家廣儲蓄復常平以待凶荒立平準以權物估却利便以塞倖塗杜告訐以絕

訟源各疏張弛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文不具述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使授太子經以太師淇陽王之兄故丞相木土各兒故右丞不華吉丁令司徒買奴爲之伴讀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薫陶德性明年憲宗即位詔凡軍民在赤老温山南者聽上總之大爲張宴羣下罷酒將出遣人止公頃者諸人皆賀汝獨默然豈有意耶對曰臣欲陳之他日不謂遽問且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賦之阜有加漢地者乎軍民吾盡有之天子何爲異時庭臣間之必悔見奪不若惟手兵權供億之須取之有司則勢順理安上曰慮所不及者遣人入聞願總兵與國戮力報可公策太祖承天大命兵取天下功未及竟而遂陟遐太祖平金遣二太子總大軍南伐降唐鄧均德安四

城拔棗陽光化留軍戍邊襄樊壽泗繼亦來歸而壽泗之
民盡於軍官分有由是降附路絕雖歲加兵淮蜀軍將惟
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城無居民野皆榛莽何若以
是秋去春來之兵分屯要地冦至則戰冦去則耕積穀髙
廩邊備既實俟時大舉則宋可平上善之始至屯田經略
司於沂西起穰鄧宿重兵與襄陽制閫犄角東連陳亳清
口桃源列障守之又置都運司於衛轉粟於河繼餽諸州
陜西則移隴右汪義武公戍利州劉忠惠公黑馬於成都
割河東解之鹽池歸陜西置從宜所中粮興元猶懼不繼
置行部秦州順嘉陵漕漁關沔池轉粟入利其年大封同
姓敕上於南京關中自擇其一公曰南京河徙無常土薄
水淺瀉鹵生之不若關中厥田上上古名天府陸海上願

有關中帝曰是地戶寡河南懷孟地狹民夥可取自益遂
兼有河内壬子夏入覲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
下公爲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
克金陵未嘗戮一人市不易肆以其主歸明日早行上據
鞍呼曰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爲之吾能爲之公馬
上賀曰聖人之心仁明如此生民之幸有國福也明年夏
禡牙六盤大張教條俾公以王府尚書身至京兆置官撫
司以楊中書爲使奏諸千夫長不法奪有人室者旬月之
間民大和浹道不拾遺師行留裕宗後謂曰姚公茂吾不
能離恐廢汝學令遺竇漢卿教汝先遣三使入大理諭招
許不殺掠大軍經吐蕃刊木求塗以前三使先至諭旨彼
以爲誑磔其尸於樹大師及城其相高祥登陴望之見吾

軍威之盛駭愕口張不收飭公盡裂槀帛爲幟書止殺之
令分號街陌由是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
直者惟急求三使之首或曰投洱水中遣漁者網之無得
也俾公爲文以祭賜其家人數千户世無有與及歸馬多
道死公惟一馬瘠不可乘之則牽之襟穀數升時摇木盂
以飼雪深三尺軍馬所經踏爲冰梯惟旄牛負槀以從徒
步僅千里而中原馬至分賚之始免繭足上駐六盤公疾
求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今
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歲丙辰公入見或譏王府得中
土心帝遣阿藍答兒大爲勾考置局關中惟集經略宣撫
官吏下及征商無遺羅以百四十二條曰俟終局日入此
罪者惟劉史兩萬户以聞餘悉不請以誅上聞不樂公曰

帝君也兄也吾弟且臣事難與較遠將受禍未若盡是邸
妃王以行為久居謀疑將自釋復初好矣上難之翌日語
再及曰臣過是無策思久之曰從汝從汝先遣使以來覲
告時帝在河西聞不信之曰是心異矣曰來詐也再使至
詔許馳二百乘傳棄輜重先及見天顏始霽大會之次上
立酒尊前帝酌之拜退復坐及再至又酌之至再帝泫然
上亦泣下竟不令有所白而上赦罷關西鈎考廢行部安
撫經略宣撫都漕諸司帝規自將南伐與上閱地圖俾公
踞指瀕江州郡津步要地可舟越者遂復上兵遣由鄂入
歲己未秋及江而憲廟崩渝問至上猶濟江駐兵結層樓
蒙以皐比日居其上臨攻鄂城東北賈似道聞公諮謀軍
中比為王猛城垂拔前茅上及長沙下及隆興聞叛王將

爲非覬於家追前茅還遂振旅斷浮梁以歸帝即大位以王文統爲平章盡出藩府舊臣立十道宣撫使諸侯惟嚴忠濟爲強横難制乃以公爲東平至居庸北制下受命即南或勸無行當入覲陛辭公曰文統新當國彼將以我爲奪其位至治郡置勸農檢察二人以監之推物力以均賦役罷鐵官居三月大駕北征天后留燕遣使名公兒輩幼時汝授之書何人留彼時土木各而爲丞相惟專從衛宮闈諸事疑則見謀二年拜太子太師公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帥還制中書改大司農公奏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仍襲封衍聖公卒其子與族爭求嗣爲訟及潛藩帝時曰第往力學俟有成德達才我則官之又聞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輦其歌工舞郎與樂色

俎豆祭服至日月山帝親臨觀飭東平守臣員闕充補無
輟肄習臣宣撫東平嘗閱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
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
授之經而學夫禮盡眞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
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亦善士鍊習故實宜令提舉禮
樂庶其歲久不致崩壞皆從之又具奏八事曰舉老成以
輔皇子重省臣以振朝綱定法制以齊庶政立銓選以轉
百官其四如兵衞屯田學校農桑皆所屢陳又具四事保
民守信強幹弱枝脩內治外敦本抑末於兵衞又申奏曰
內地之民不習武事不耐勞苦第可使出財賦以資國用
西京北京諸路之民習武耐勞可盡復其差賦充本路保
甲屯田使進有取而出有歸可鎮內竊以禦外侮漢軍除

守禦南邊可選精勇富強三萬燕京東西分屯置營以壯神都此左右中三衞起本者詔赴中書議事講定條格其勉諭曰姚樞辭避台司朕甚嘉焉省中庶務須賴一二老成同心圖贊仰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往盡乃心其尚無隱條成與丞相史忠武公奏之帝深嘉納後詔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伯顏翰林學士承旨和禮霍孫近史天澤姚樞講定新格朕已親覽可行於今卿等閒否亦當一一參攷速行其間一二可增損者記録以聞李璮召其質子彥簡竊歸反有迹矣帝問卿料如何對曰使璮乘吾北征之釁留後兵寡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帝曰若是賊將

何出對曰出下策三年文統伏誅西域之人爲所壓抑者伏闕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物未若秀才敢爲反逆帝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亦及文統姚公茂言此人學術不純以游說干諸侯他日必反去年竇漢卿上書累數千言亦發其必爲亂首秀才豈盡皆斯人然文統之相參知政事商公挺實譽之至是費寅以九事中時恚忌訟商公爲文統西南之朋引陝西郎中行宣撫使趙良弼爲徵幽商公上都以良弼多智略疑爲文統流亞械繫於獄會遣阿脫行院成都而無輔行俾省擇人公奏惟商挺可陛下寬其前罪責成斯行遂出而遣之公又入奏方踐祚之初非良弼詗事關中恐後事會寧身負矯擅誅東西川兩帥之罪以寬陛下西顧之憂推是爲心忠純皎然安得與文

統蓄異志者比臣請質闔門百口必其無他帝悟出之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之元出省臣三罷世侯置牧守遷轉河東山西河南山東官吏公行省河東山西明年而歸或言中書政事大壞帝怒天降大臣罪有入不測者公上言太祖開創跨越前古施治未遑自後數朝官盛刑濫民困財殫陛下天資仁聖自昔在潛聽聖典訪老成日講治道如邢州河南陝西皆不治之甚者爲置安撫經略宣撫三司其法選人以居職頒俸以養廉去汚濫以清政勸農桑以富民不及三年號稱大治諸路之民望陛下之治已如赤子之求母先帝陟遐國難竝興天開聖人纘承大統即用歷代遺制內立省部外設監司自中統至今五六年間外侮內叛繼繼不絕然能使官離債負民安賦役府庫粗

實倉廩粗完鈔法粗行國用粗足官吏轉換政事更新皆
陛下克保祖宗之基信用先王之法所致今陛下於基業
爲守成於治道爲創始正宜息聖心答天心結民心睦親
族以固本建儲副以重祚定大臣以當國開經筵以格心
脩邊備以防虞蓄糧餉以待歉立學校以育才勸農桑以
厚生是可以光先烈可以成帝德可以遺子孫可以流遠
譽以陛下才略行此有餘邇者伏聞聰聽日煩朝廷政令
日改月異如始裁之木生而復移既架之屋起而復毀遠
近民臣不勝戰懼惟恐大本一廢遠業難成爲陛下之後
憂國家之重害帝恚爲釋五年用兵襄陽立河南行省經
理屯田以公僉省八年入覲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
禮儀事其年襄陽下問其事宜公對呂文煥以江淮一使

兼上路總管生券軍縱還熟券徙之河北皆可十一年初
議大舉奏如求大將非中書右丞相安童同知樞密院事
伯顔不可七月左丞相伯顔陛辭付敕書惟逆戰者如軍
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
亦一彬也既濟江下鄂使至夜召見公帝憂見色曰自太
祖戡定天下列聖繼之豈固存之令久帝制南國邪蓋天
命未絶朕昔濟江而家難作天不終此大惠而歸今伯顔
雖濟江天能終此與否猶未可知是家三百年天下天命
未在吾家先在於彼勿易視之其有事宜可書以進公言
嚴兵守鄂無使荊闔斷陽羅渡先遣使責負歲幣留行人
之罪明年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虜之詔伯顔濟江兵不
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户踰百萬自古平南

未若有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不降皆由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仁利財剽殺是致降城四壁之外縣邑丘虛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吾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是用力拒宜申遣公幹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若此則賞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老氏有曰大兵之後必有凶年疾疫隨之軍雖不試而民止得其半況今民去南畝來歲之食將安所仰帕手腰刀必唱爲亂袒臂一呼數十萬衆不難集也雖非勁軍壁山柵水卒未易平是一宋未亡復生一宋又南方官府以情破法鞭背文面或盛竹

絡投諸江中又鹽鐵酒酤榷自漢代其後因之不廢今方新附若復徵之人必離散制曰鞭背黥面及諸濫刑宜急除之榷酤後議十三年罷昭文館拜翰林學士承旨仍詳定禮儀宋平凡其侍從之臣以士子入見者必令見公詢其學行而官之九月享廟拜大禮使明年上以自九月不雨至於三月問可以惠利斯民者公曰靡穀之多無若醪醴麴糵京師列肆百數日釀有多至三百石者月已耗穀萬石百肆計之不可勝算與祈神賽社費亦不貲宜悉禁絕皆從之初公方奏事得疾忽跽不能言帝急命從臣扶出登車至家未甦百日而愈後三年疾再至昏默三日薨壽七十八京師士夫哭祭如失親戚曰自今帝側圖回天下者豈復有斯人者邪惟僉密院趙良弼賻俸半歲爲位

祭其家終喪時孤姪燧仕安西𢽁僉淮西提刑煒獨舉其
柩槀葬京城東南别墅後十八年當元貞二年五月煒徙
葬卜於西洛金門山祖塋别兆於輝菊山之陽公天資含
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理生惟務本實不事末作未嘗疑
人欺已有負其德亦不留怨胸中憂患之來不見言色魏
國公每譽其善於順受人莫可及在京晚屢輟禄雖奉朝
請假質劵劑盈束視貧甘心不一出言恃其久故干人聞
不足於上有來即謀必反覆忠告惟恐吾言之不盡及秉
筆中書或咎公獨遺門牆故人公曰用人威權當出天子
果若賢材烏避不聞其鎖尾者烏敢藉權樹親賓市私恩
乎他善衆多今惟表其大益斯世者四其一倡鳴斯道使
今天下鄉校童蒙之師猶知以小學四書為先雖戴惠文

身爲刀筆筐篋之行與非華人亦手披口誦是書求㕔士列者往往多然故中書左丞之制有曰德全天懿學得聖傳旨固有在於斯也再則中土士夫不知爲廟作主以奉先祀自公始輝人多化之而祖考妥靈有所三征西南夷爲陳曹彬取南唐兵不血刃贊神武以不殺四當世祖淵龍規一幅員之判裂也請開屯田淮蜀移兵戍之固已起平宋之本及議南伐而難大將又上言非中書丞相安童同知宥密伯顏兩人不可宋平又與諮謀其新國圖任其降臣隨有兩王作難海隅當十五年炎燼撲滅而公始薨古以揆之晉羊祜首策平吳吳平而身不及見樂毅有曰善作者不必善成蓋當其時自明其身不終所事於燕惠數百年後猶能取必於祜今焉不效於公歟四夫人惟王

氏先公卒繼宋氏後公七年卒公贈少師贈吳興郡夫人及公國魯與完顏氏李氏皆從封魯國夫人後公三十四年完顏亦卒故三夫人皆祔煒李出今中奉大夫河南北廉使其忠厚淸愼有克繼先烈之譽二女姊宋出娣完顏出姊卒娣繼皆嫁爲開府忠武公中子杞淮東肅政廉訪使妻皆卒孫尚孩嗚呼燧生三歲而孤公卵翼之不知其蒙闇教督而急其成俾粗有聞承乏翰林復世公官恐公事業不能詳盡不敢干他詞臣故惟自述文不過華質不至俚而摭其實焉耳矣銘曰

惟天聰明視聽自民沃天子心啟莫匪臣舜察邇言昌言禹拜稱聖萬世臣何與在粵若世祖方龍躍淵載搴徵車遐蒐逸賢卽輝起之爰置左右授太子經事靡不叩公感

一介盡其平生所學與知傾敷悃誠書首八事脩身以始賢親畏天愛民以次申以卅條捄弊之方施治所宜如紀在綱上總兵民公請民去上受封國公擇地所上征南詔公陳過劉上曰汝言吾行優優展也神武操既有要天下定一於時已兆移兵戍邊首蜀尾淮免夫春秋剽殺去來汻置經略秦以宣撫三年其民歌舞樂土治效若斯公於之時一出爲猷不無贊彌又從濟江内難方蹶帝遄其歸大統入繼移昔已試施諸萬方帝思舊人台衮用章公拜稽首元良未建臣何力有太師顧先改爲大農尋拜左丞申以責難書存可徵南土既平諮謀新國昭文禁林必首見及後聖相承言行其生没爲法程謚以諱名既又進加功臣開府莫尊太師莫尊國魯裒榮若斯大書穹碑比其

生全千祀可貽

參知政事賈公神道碑

賈氏之顯在金叔世由大考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尚書右丞河東郡襄獻公諱守謙相宣廟故曾大父衍金紫光禄大夫曾妣石其夫人焦皆從封河東郡夫人考頤武節將軍兵部主事蔡州觀察推官生公鄭州年十五汳亂已失兵部奉妣夫人孫踰河依舅氏居天平甫及冠入官行臺於時法制寬簡凡受事者惟以賄先或餽黃金爲兩半百峻絕不取太宗聞之稱其清慎特敕有司月給白金爲兩百世祖淵龍驛致諸邸與語合意俾董城上都竟工丁妣夫人憂去及踐天位首以爲中書左右司郎中不名惟官命之坐政事堂位宰相下他爲郎者莫之與班由善國

言小大庶政不資舌人皆特入奏其冬帝自將討叛王漠北漢人惟丞相史忠武公及公二人者從歸賜西錦服賞其周旋莽閒皸瘃之鄉不懈益勤也帝問卿郎俸幾何公如數對則曰何薄如是敕增之公曰品制宜然後太保劉文正公奏公參知政事公又曰他日必有由郎援例求執政者將何爲禦皆不許至元始元官朝請參議中書省事詔同燧先世父太師文獻公時以中書左丞行省河東山西罷世侯置牧守五年再爲左右司郎中者三年盜殺臣爲平章欲擅利權病其束手中書不得肆欲奏求分六曹繁務立尚書省授公中書給事中丞相惟署制敕而已隨同兩丞相史公耶律公潤色國史翰林十年襄陽下詔令即洑生熟券軍隨授知襄陽府府隨陞路官太中襄陽路

總管虎符明年詔淮安忠武王伯顏時以中書右丞相河南王阿朮以平章楚公阿力海涯以右丞行中書省將圍襄諸軍濟以新籍之兵合數十萬衆平宋授公宣撫使議行省事浮漢濟江下鄂大師其東留右丞及公戍鄂明年授僉行中書省事荆闔遣安撫使高世傑來襲右丞出禦敗之降世傑乗銳下岳進抜江陵又移軍圍潭獨公留戍士民求見者前其人而却其贄金帛一錢不入其門酒茗之微亦絶戢吏卒無入鄉敢縱暴者刑以重典發庾賑飢宋宗室仰食官者仍廩之不變其服而行其楮幣弛湖荻禁聽民漁樵東南未下之州商旅滯此者給繻歸之刱舟百數十艘操以水軍免括商民置藥局遣醫吏視疾瘻妻安邦以信陽來歸從其子入覲矣禆將陳思聰屠其家逆

端則見或議加兵公曰爲是益堅其叛惟可計致遣朱千户從十人往使戒無操兵好謂之曰汝與安邦同功有怨盍明之省何俟其出而屠其家或仇黨夙夜甘心於汝奈何宜身至省告余以故余則直汝不然少猶豫則以叛加兵興誅矣思聰果來隨徵其妻子其徒至數以戕賊主帥家與未受使言迎射殺其從二人罪併肆其子諸爲亂於市幼主既降其相陳宜中文天祥挾益衛兩王逃之閩廣爵人號年東南大蠢覬倖之徒相煽以動大或數萬小或千數在在爲羣蘄寇起司空山剽黃及壽昌壽昌距鄂尤邇鄂屬縣傳高亦集衆跳梁爲應公多爲檄曉曰汝皆平民爲賊驅脅至此俘殺之獲子女貨財渠惡悉有汝何利焉捐父母妻子徒受叛逆之名以取族爲鄉里所醜今能

投兵返其居者復薾平民不蹤跡其既往有斬賊首至者以級多少受賞以渠首至者官之言中其情上下猜沮稍稍離渙壓以官軍遂盡株橛翦平無留高亡之江西武寧公又檄敢舍匿者誅及其鄰窮無所歸變姓名返家爲尉吏縛致磔死初遣萬户某者討是賊其人顧以高爲辭請急盡殲鄂之豪傑大姓以絶禍本公曰應賊者高鼠子何爲旋就梟夷豪傑大姓初無與知奈何以高誣誅逆天欺君以禍民夫誰敢然汝第往吾能必其無他其人出留所善部將戒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内外合發必盡殲是會其戰不利水死其始事彰鄂人大恐轉盆德公恃爲司命時精兵盡於圍潭居守半老疾乃雜新民乗城民相誓曰設寇誠至吾曹二三千人必無四顧其家專擁衛貫相

十四年官中奉湖北宣慰使明年授參知政事無幾時遷江西行省參知政事民素父母愛而神明敬之號送其去像事於學先聲至江西民有迎訢千里外者時其省收海隅僞命甚急有者坐以連賊無者謂爲靳匿將爲後用誅論巨室踰三百家猶有幽獄未斷者公至出其非辜下令凡宋告身以城來者朝廷既加其舊官之矣自餘蓄此無所敘復徒自取禍其悉投水火敢有以索兵仗爲名俠入民家罔爲收匿以起獄取貨與取妾人子女痛繩以法明年大水壞民廬室藏蓋者發粟以賙其逃登屋木者遣吏具舟載糜粥糗糒以食駝沇溺數萬家宰相出入以甲士導從至省班立庭下其冬大雪隨地旋消移時不能滿寸右丞闍出勲貴胄也顧謂公曰南方並有北寒減三月公

曰相公襲貂裘熾炭其前而張幄於後言是則宜彼庭立者必以爲加三月矣台丞屬觴於公謝其失言休士於廡由是知其爲心斯須不忘恤下也事必資決不敢友視而師之明年李梓發盜據南安公虞他將往則爲暴堅其不下請身往平纔從兵千營於城北爲檄推誠招懷梓發度其猖獗日久勢不敢歸以其徒知公有素武貳其操戰不爲用懼左右竊取其首爲功乃閉妻子一室自焚死衆皆散還其鄉不戮一人平南安歸江東饒之屬縣都昌杜萬一挾左道媚人有衆萬數狂僭置相公曰都昌與吾南康止限彭蠡此寇不馘將亂南康乃調兵戍遏彭蠡西瀕別遣方招討將其軍伏仗舟中僞爲商農徑造茇舍生禽萬一與其相曹者以歸磔龍興市其徒散駭復其民居後有

列巨室姓名百數來上云與賊連公曰大慝誅矣延求何
爲火之而江東宣慰使某者媢其成功遣使入讒公不俟
江東兵至惟遣南將往討私有其藏以八日屠禁日殺人
會公亦遣使至制責江東使曰賈郎中爲者何有過差且
是賊非羊豕人也雖殺以朔日猶可十七年詔再征日本
賦江浙江西湖廣三省造海艦公極言如是將亂江南欲
身任入聞陳其過舉他相以爲不可廢閣詔令異同之間
其年七月二十日年六十三薨於豫章而始成戰艦遣宣
慰某者總致於軍東征丞相憤失軍興將以是日斬使忽
詔下既江西海艦後期罷兵君子謂公薨猶利國如古尸
諫以其冬十有二月歸葬威州井陘牛山先塋營窆其平
生家居事姚夫人曲極孝敬迨薨移是以養寡姊夫人李

氏信氏雍睦無間言視政之休未嘗廢書從戎亦槖馳負書以行從討叛王度漠有暇猶爲世祖陳說資治通鑑納君於善延師私塾毓德諸子日或至其舍出門交友貌粹而言溫侃侃易直無有城府機穽尤篤故舊故第邇太室歲常以十月剛日大享其日每風雪沍寒非執豆籩聞鐘鼓振發不敢安臥其室冠服庭立至乎已享積學其躬如是施諸用世事世祖二十有一年其居中當睿聖大有爲之時與二三元臣上以毗贊其經國下以燮熙其子民者十有三年出而經理南紀謀猷大軍於襄陽於湖廣於江西新造之邦嚮化未純安而集之喣而濡之如恐一夫不獲其所一有海隅之難盜賊附起禍譬而賞勸德綏而威撻徐革其面而浹其心俾方三數千里之氓一喙同辭稱

其仁人求能推守大帝諭忠武王以曹彬取南唐不殺之訓者無公亞疋嗚呼後公之薨廿有九年今聖言念盡瘁大帝功加生民贈推忠輔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定國公謚曰文正哀褒之典無一遺者恩重書棺公而歆玆可作於九原矣五子鐸淮東宣慰使鈞中書省參知政事鉞不祿鏞令曹之禹城鍔知鹽官州二女適臨湘令劉彧僉山東道肅政廉訪司事王遂男孫五汝玉行臺監察御史汝立汝礪餘未名女孫五有從者三吉州校官許崇慶戍守眞陽萬户劉遂壽武庫使劉復餘幼男曾孫五女曾孫一皆幼銘曰

定公筮仕於顧成世弱齡卑官潔愼巳至世祖淵龍謂治須賢蒐以自毗如渴繘泉公焉其時先後胥附及踐天位

大正百度以公爲郎左右中書凡我庶政丞相共圖日月
入告天顔諟顥不愆於威不愉於豫垂十五年政治隆平
維帝之明公猷是經將一文軌襄漢其始出公軍詔爲烈
益偉既下江夏人暴而仇公則緩之敷澤優偃粟飢藥疾
於賦於役勝國厲民靡不與黜大盜劻勷萬爲曹以言
爲兵訓枏其豪民視曰公子父子母胡不像之事以豆俎
聞還省洪出涕齎咨洪聞其來人忭以嬉既繫岸獄載糗
與粥舟取溺逃於彼登木南安勦狂不鈇斧脈僭僞都邑
生致用方惠懷其仁兩省千里聞其告凶號啼婦子疇非
位相死而罵長伊疇若公没世不忘謚於太常傳以太史
刻世其德衆多令子有懿歸山螭石劙穹神保焉依期古
與終

僉書樞密院事董公神道碑

公諱文忠字彥誠眞定藁城人曾大父哲大父昕父俊材而略太祖兵金由農畝將鄉民萬衆來歸官以龍虎衛上將軍右副元帥知中山府事時太尉史忠武公兄河北西路都元帥天倪開閫眞定其倅武仙殺元帥一家百口據眞定叛而臣金太尉集兄散卒復之仙走壁雙門夜又襲入太尉唯與故侍衛親軍都指揮李伯祐投城涉塹奔槀右副聞亂已艤舟滹沱即馬入槀合力再復之仙走壁抱犢旋踰河太宗以太尉爲眞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萬户右副長千夫從追義宗歸德薄北門而陳金縱兵夜擊我師敗績右副死事夫人李氏九子公次居八憲宗即位明年壬子年二十有二始入侍世祖潛藩承旨王文康

公鶚言詩教問公能乎對曰臣少讀書唯知入則竭力以
事父母出則致身事君而已詩非所學癸丑從征南詔已
未伐宋王師臨江與兄忠獻公文炳翰林承旨文用率勇
士乘艨舸求先濟敎遣他將舟師繼之三戰三捷得敵蒙
衝百艘遂進圍鄂上正宸極中統之元置符寶局以公爲
郎後官奉訓大夫居益近密上嘗不名唯第呼董八亦異
數也而不爲容悅隨事獻納中禁事祕外多不聞舉所可
知如至元二年安童以右丞相伐宋中書建陳十事言忤
天聽公曰丞相由勳閥王孫夙以賢聞今其始政人方延
佇傾耳而所請若是後何以爲乃從旁代對懇悃詳切如
置符疏者始俗開可八年侍講徒單公履欲行貢舉知上
於釋崇敎抑禪乘是隙言儒亦有是科書生類敎道學類

禪上怒已召先少師文獻公司徒許文正公與一左相廷
辨公自外入上曰汝日誦四書亦道學者公曰陛下毋言
士不治經究心孔孟之道而爲賦詩何關脩身何益爲國
由是海內之士稍知從事實學臣今所誦皆孔孟言烏知
所謂道學哉而俗儒守亡國餘習求售已能欲錮其說恐
非陛下上建皇極下脩人紀之賴也事爲之止君子以爲
善於羽翼斯文十一年以大師南伐民困供億奏蠲常歲
他名之征後燕見降將問宋所由以亡皆曰賈似道當國
薄武人而唯文儒之崇武人怨之後大師至外而疆埸內
而京都莫有鬬志釋甲投戈歸命恐後上問公之言何如
公曰似道薄汝而君則爵以貴汝祿以富汝未嘗汝薄也
而以有憾而相移怨而君不戰而坐視亡國如臣節何似

道薄汝豈以逆知汝曹不足恃爲一旦用乎上深善之詔
徙大都獵户郢中奏止還貧弱者弛收官鬻田器之稅聽
民自爲以勸本富俗會患多盜敕苟犯者殺無赦在在繫
纍充牣犴獄公言今殺人於貨與竊一錢直上均死一斷
不屬憯黷莫甚恐於陛下致祥之氣好生之德多所干傷
敕革之或告漢人毆國人傷又或告太府屬盧某盜斷監
布上命殺以懲衆公言今刑曹於囚罪入死者已有服辭
猶必詳讞是事未可因人一言遽置重典宜付有司簿責
閱實以俟後命乃遣近臣脂滿聶毆傷公聶監布告毆得
誣杖遣之監布蓋太府始受端外皆有羨尺適尚方工宮
有需其入惜毀成端斷羨以給非身利而爲也降旨原之
責侍臣曰方朕怒際卿曹皆結喙非董八敢沃朕心則殺

是非辜必竊竊取議中外矣賜金尊曰用旌卿直儲皇亦曉宮臣曰方壓以雷霆而容止話言暇不失次卒矯以正實人臣難能者太府屬摯而泣謝曰鄙人腰領賴公以全公曰吾雅非知子其必拯濟諸阽危者蓋與國平刑非期子見德也其返而摯自安童北伐犯法臣阿黑馬獨用盜弄威福衆立親黨懼平章廉希憲復相必妨其私表以右丞江陵者踰年公奏希憲昭代名臣今端揆虛席不可久使居外以孤人望宜早賜環從之十六年十月乙亥還自萬壽宮祝釐所奏曰陛下始以燕王爲中書令樞密使纔一至中書後冊儲皇累使明習軍國事者十有餘年終守謙抑非不奉明詔也亦朝廷處之未極其道夫事已奏裁而始欲白爲人臣子惟有唯黙避在不敢以令可否制敕

而已以臣所知盡令有司啟而後聞其有未安斷以制敕
則理順而分不踰必不敢辭責元良矣其日盡前省院臺
臣將百人上面諭曰自今庶務其聽皇太子臨決而後入
聞尋語儲皇董八宗植國本者其識勿忘禮部謝昌元請
立門下省封駁制敕以絕中書風曉近習奏請之源上銳
欲行之詔廷臣雜議怒承旨少保王文忠公盤曰如是益
事汝不入告而使南土後至之臣言之用學何為必令日
開是省廷臣三日始奏公為侍中兼其屬多至數十人其
臣弗便也入言陛下將別置省斯誠其時得人則可寬聖
心以新民聽令聞盜詐之臣與居其間言多目公公恚辯
曰上每稱臣不盜不詐今汝顧臣而言意實在臣其顯言
盜詐何事上出奏者公猶懟不止且攻其賊國之姦上曰

朕自知之彼不汝言也然終忌公得君清愼無過莫可指以爲報者乃以楮鏹萬緡爲壽求交驩擯棄不取忠獻公卒官中書左丞故太傅伯顏公表其可相上使嗣爲公曰臣兄有戡定南土之勞位是則可臣給事居中宣何力焉而可嗣爲十八年陞局爲典瑞監郎爲卿階以正議大夫俄受資德大夫僉書樞密院事卿如故始不從蹕留居大都凡宮籞城門直舍徼道環衛屯營禁兵太府少府軍器尚乘等監皆領焉兵馬司舊隸中書併付公將權臣累請奪還中書不報是冬十月二十有五日雞鳴將入朝忽踣家庭氣息奄奄上遣中使持藥投捄不及遂絕傷怛不已猶覘其息敕勿速斂五日乃匱且知公圖書外無他居積賻錢數千萬儲皇等是以十二月六日歸葬其鄉高里先

塋最始至終實三十年征伐蒐田無地不從凡乘輿衣服
輦帶藥餌小大無慮百數十稾靡不司之中夜有需不以
燭索可立至前風雨寒暑饑渴駿奔心無怠萌口絶勩語
屬屬乎惟以執事不恪獲譴爲懼故能滋久眷寵彌深爲
臣則然其在家出門弟弟敦宗賢賢信友淵懿而明炳孫
恭而易直倫理之間人文燦然元臣故老奉朝請者上所
存問及有欲言皆由公傳達權倖不敢讒危之及是則皆
出涕几篋曰哀哉若人曾未中壽而不淑自茲君側失正
人矣一貴戚獨曰天乎世無吾曹千人誠不加少而奪公
歸耶下至傭人販夫亦失聲投業後廿有二年當大德辛
丑天子言念其功贈光祿大夫大司徒封壽國公謚忠貞
配顧氏從封壽國夫人男五人士珍資善大夫御史中丞

士良同知開州士恭正議大夫典瑞太監士信蚤卒士能未仕女三人長適中書左丞史彬次適集賢學士張晏次適王某男孫七人長守中內供奉次守庸利用監資用庫提點次守恪內供奉守遜守簡守常守讓女孫六人長適左藏庫大使史爕次適劉文鐸幼姆士珍將銘墳道持遼陽行省參政王公思廉之狀遠走江東而以訪燧義有二焉一以其伯仲父忠獻與翰林承旨與公由先少師儲邸舊學命之不官必曰先生一以燧嘗同受學司徒文正公且與今忠獻子其兄江淛行省左丞士選相好實再世契奚言而辭銘曰

在易六位以爻居四上承五君多懼之地於皇前聖與天巍巍神明其變雷霆其威公三十年日侍帷幄出入起居

不辱於數初匪知計其身包周臣職克脩敬愼無尤人膚
其覿曰郎典寶其自任重引君當道不剛悻悻不柔容容
揆義爲中闕焉彌縫或攻聖學異教之似公曰其言由孔
孟氏彼去其實務華辭章爲利達貨何關綱常足明其心
斯道力衛病爲朋黨彌禍於未父子之間進說多艱庶政
旣先國本泰山其入告内無是爲大他隨事陳罔遺於外
其非廷尉獄由平反施令必臧等乎納言姦宄滔天庭伐
其慝雖未即誅中劇矛戟黄髮番番致臣而家歲時存問
天語柔嘉晚書宥密瑞監仍柄何天不弔年過知命前聖
忠之賻以送終嗣聖功之追爵上公人臣龍光至是焉極
刓子廊廟清勁執德無石維年竹帛豈夷賴垂休聲其以
是詩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二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三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平章政事史公神道碑

史氏自癸酉我太祖蹙金南播之歲尚書都元帥父子相繼轉鬬河北十年元帥歿武仙亂故開府儀同三司平章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贈太尉謚忠武公收其兄兵轉鬬河北又十年拔相衛薄金北門金主奮銳自將踰河衛實受其鋒太尉再戰再敗其兩帥之衆十有八萬金主度不能國走死蔡太宗大其勛以爲萬户俾將眞定河間東平濟南大名五路之兵憲宗以戰迹著衛封以衛之汲胙城

新鄉獲嘉蘇門五縣繇是故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公以太尉元子得節度衞憲宗征蜀詔太尉以公從會其陟遐太尉還一王名公偕北絶漠留謙州依其儲氏姑居五年而歸先是李璮反誅太尉請裁強諸侯權自今兵民之家父死而子始繼兄終而弟可及其子弟同時竝官者無以職掌小大皆罷之請由臣家以始併辭衞封制曰可太尉一門一日解虎符金銀符者十七人而太尉故所將兵自先朝已解授兄子江漢大都督權戍鄧及是亦解隸他將公無以爲者數年會故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請伐襄陽張平宋本大集天下兵於漢之南而太尉亦謝政公請立勞軍中朝議猶避鄧之舊軍俾與張蔡公子弘範易將始授懷遠大將軍亳州萬户虎符太尉飭之曰戰無後人與築

夾寨始猶回遠包山絡野綿亘百里三進薄城應中援外息耗一絶其將張貴突圍出公斬之盡有其舟仗攻樊城先登拔之襄陽隨下賜白金衣裘鞍馬弓矢從大軍南征越郢下復夏貴鎖戰艦絶漢爲陣我舟不可越公戲下馬千户嘗隸都督萬衆從上已未渡江請爲導拖舟出沙武口入湖達江故丞相阿术公將二十五萬户爲前五萬户擇一人帥公其一帥先諸軍濟江後繼未集與宋將今中書右丞程鵬飛遇殺傷相當公被三創鵬飛七創肩輿走鄂鄂隨下丞相請以輕進橈法罪公詔録其勞賜白金五百兩大軍既東從故丞相阿里海牙時以平章分兵圍潭州攻鐵壩百日礮激柵木傷肩流矢貫掌先登拔之以軍民安撫留戍招摩逋殘既集既安入覲加定遠大將軍以

太尉玉帶賜物也人無敢復請上之制曰太尉所服汝服何嫌即賜之自是公班諸將獨一品服從攻靜江衆皆轒輼自蔽鑿城將穿公分地獨居礮硃所集轒輼不可嚮伺有急隙樹鉤援攀堞蟻附而登拔之平章北還以公元勳貴冑威名非他將可輩留治靜江初城既兵得剽殺之餘官舍民屋盡於焚毀公賦戲下其視吾爲師隙爲居第市爲列肆必完無苟學校祠廟大其故制猶不能實畫地募民又賦鄉縣之豪析族城居而所居第宏宬靜江曰示吾久此不爲去計亦制越一奇也民始勞之斷手則屋取傭鬻直已相什百旋爲通都民男女爲人所奴從王北者或思鄉亡歸拘之有司可籍究者三千人省議欲一切徙來公曰至鄂必分爲勢家有託以徙必道亾不達且生他變

既止不徙以男女嵗相偶皆籍民之乃無敢覬取者行徇定昭賀梧潯藤容象貴鬱林柳融賓邕横廉欽高化廣西之州十八肇慶德慶封廣東之州三皆除三年田租發倉稻以丐貧民遣鄭何朱國寶劉克剛趙珪趙修巳五萬户戍賀昭梧融邕馬天麟宋景劉君進花禮完顔世英李榮張武鄒瑛闍國順脱歡十千户戍潯賓横容象柳廉欽高化又以十千户不兼職民則任分而令不専皆便宜假以軍民總管事聞制皆爲眞當靜江受兵溪洞諸夷既降雲南公曰邕容視左右兩江猶身之有手足今歸雲南度吾不能制必輕爲寇入則吾禦歸則吾備是吾不遑一日息兵其界也遣使諭曰爾捨朝發夕至之邕容乃遠託數千里經數夷地不至之雲南何以應緩急或他日爾越界爲

亓諸戍必以入寇加誅爾矣且朝京師路迂皆非計之得者溪洞聞之飜雲南來者五十州後雲南爭之其省平章爲書讓公曰吾與先太尉久共政汝不可有吾成功各驛以聞公使先至詔聽公節度陞昭勇大將軍廣西宣撫使尋罷宣撫改鎭國上將軍廣南西道宣慰使宋既亾也其將相張世傑陳宜中挾益王昰衛王昺浮海趨福州立益王傳檄海嶺之州曰余復廣之東西豪傑啗其爵賞爭起爲應裂裳爲旗荷矜爲兵者動萬爲羣公戒諸將盜至以時降斬不得使牢根窟能以衆來者官之盜去不敢求迹平民而深爲延誅時方乏鹽發庾下令斬首來者以鹽爲購諜言夏貴已復瀕江之州江路既絕不可復北諸將求還靜江計事實欲合勢公曉之曰君輩亦搖敵懼耶就貴

能復江不能踰嶺審不可北猶與諸君取塗雲南歸矣今無輒棄戍也省議棄肇慶德慶封併兵戍梧公曰委地徹備適示敵怯增兵戍之劇賊蘇仲集潭之潰軍萬人自王鎮龍山俟歲事作官軍毒暑不可入外肆爲刦而植稼其内歲事畢聞將加誅則僞出降仍歲爲是大爲橫象賓貴四州之梗公令四州爲堡其界守以土豪日嚴警斥官軍行前縱火廬柵隨以民夫具檐芟禾仲窮來歸猶官以賓之嶺方令走王新立古縣斬李應辰李福潯州由靜江北全永皆城守潭州路絶而永尤急羅飛圍之七月其府判官潘澤民間請濟師公又分步騎赴之大殄其衆永境遂謐後益王死衛王繼立趨廣州壁海中崖山曾淵子以參政開督府雷州公再諭降不可進兵逼之淵子奔硇州獲

其兩都統驛送京師遣萬户劉仲海戍雷世傑將萬衆至仲海出奇擊走後羞隋其詐計悉衆來圍城中絶食士皆煑草爲糧公抽兵漕穀欽廉高化諸州再破走之用兵海南詔公親戍雷式遏西寇會衛王蹈海死南海平廣東之户十耗八九而廣西獨完不殘及户賦酒酢算公以嶺南地險而民寡俗悍而產貧征之適急其爲盜省是其說蠲之故今廣西竝湖南不困後弘範入覲請復將亳州兵制可還公鄧之舊軍拜參知政事行廣南西道宣慰使入覲拜資德大夫中書右丞行省湖廣用兵日本詔督造戰艦六百仍送揚州用兵安南詔給糧仗廣西師還廿二年要束木以中書左丞來而湖廣囂然多事民喪其遂生之心矣以公嘗督海艦費計巨萬大爲鉤考毫推縷剔求可中

公者無所得乃責償軍民三萬定明年移省江西仍中書右丞又明年拜中書左丞俄復右丞還之湖廣其人已平章恃有援藉怒詈同列辯詐鷙刻師心而行聲勢張甚以公結聖知固謙抑不報強禦者獨不忍以言色侵之凡與處四年拜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會大料民州縣賦紙爲籍渠以户率如干爲十五萬定可官有之令州縣别方爲籍集吏計局程督日嚴將有首償者而赦令下渠猶曰第可原㝡求罷耳錢不可貰公以鴻恩之餘宜無深誅不從公則曰最今籍用當十萬定而悉徵之吏將重賦之民民益殫矣渠曰吾徵其餘責償五萬定其逆憑怒當大紛一言從容十救一二民丏其利者此類元惡伏辜可以得爲而公亦薨實至元廿有八年秋七月十有五日年止五十八

性友愛喜施有積必分之諸父諸姑昆弟羣從空橐不愛焉甥姓男女孤者鞠之時其婚嫁力不足猶稱貸爲之閨壼不敢干外事與人交襟懷曠夷雖疎且賤不峻陛級不留門廡游意絲竹尚友東山者老而不衰焉公諱格字晉明聚書萬卷鼎彝圖畫一室號曰裕齋其先大興永清人曾祖成珪晦德其鄉生行部尚書諱秉直實生太尉諱天澤妣夫人木年氏夫人劉氏儲氏兩張氏子七人燿榮餘未名女二人在室男女孫皆一人公未有子子都督子即燿也篤其愛曰是他日可虞者以從戰廣西勞授靜江同知遷廣東宣慰副使換潮西宣慰副使前薨一年朝議不欲宰相兼將許其子弟世公累請將燿未報會以其喪來明年命下授燿虎符鄧州舊軍萬户郎舉公柩與四夫人

喪以其年十一月廿七日葬真定之眞定縣太保莊太尉
兆次甫封以榮入覲曰是臣所後父先臣格之子生十四
年矣宜代臣將制可授榮仍故虎符昭勇大將軍萬户别
授燿虎符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行省福建歸過鄂人故
公者感是二子一世平章一世長萬夫符節相焕麾蓋相
逐至爲隕泣嗚呼曰可良子已客有李裕者嘗以理問官
事公江西數千里畢公之葬又奔走京師營立二子其盡
義故吏者如何燧亦故公者隧首之碑其可辭銘曰
乾文言曰聖作物覩以類從親雲龍風虎廼今觀之匪古
專然天於皇輿將畀其全亦匪一聖能同執轍聖武我祖
剗金河北而宋畫守猶江之南留大遺艱待帝之戡孰有
有君無其臣者太尉父子佐一函夏父平河北子江之南

佩訓其庭無後事㫁故橫江流揚楫先濟鼓其孤軍嘗敵全鋭及從移兵潭桂兩州登陴兩先兩後戍留均之爲勩而桂尤瘁基屋火餘以完府市走檄所下廿有四州胡難而安旋化而仇鱷鯢騰海狐㺚陸起威柔四年平始再厎捐我庾儲復而田繇方戶廣東十纔一凋湖廣再相元惡再友吾潔是求孰湼而黜一日賈首公壓宜信天不憖遺一疾不振難偶者時難立之事難令之名難終之位時天之爲餘非人邪易世之難匪指曰何剟其惟孝不忝世德太尉既老平章軍國公世平章太尉之光燿復世公祖孫相望榮未成童亦嚮龍虎歸偃斧丘奚憾之茹載烈玆碑石獸衛之與滹河流相永無期

便宜副總帥汪公神道碑

便宜副都總帥忠讓公諱忠臣字漢輔便宜都總帥隴西義武公之冢嗣便宜都總帥忠烈公德臣中書左丞忠惠公良臣四川行樞密副使清臣之兄故副都總帥惟益之考中書左丞忠肅公惟正今平章政事惟賢中書右丞惟孝參知政事惟勤宣慰使便宜都總帥惟和同知宣慰權總帥惟純屯田萬戶上萬戶惟簡惟允上千戶惟弼知階西和州惟敬惟恭之伯考今懷遠大將軍便宜都總帥安昌爲質永昌王必昌之祖宣慰使元昌副萬戶朝昌便宜都總帥壽昌之伯祖也卒以至元丙寅四月五日受謚於元貞二年丙申推至義武卒年癸卯實五十四年祖孫一門三世五公又許連姻王室自餘將相使牧爲質猶十八人此吾元有國而來所無者嗚呼不曰世臣之家謂之何

哉公王姓由大父彥忠世汪骨族故汪姓金主以甲午正月死蔡義武時即險移鞏治石門山猶行天興正朔明年乙未始下太宗義爲其主後來仍金官官以便宜都總帥俾從皇子闊端征蜀公留質帝所忠烈質皇子所制後令公從征蜀以管軍總領從破文階州大安軍從攻成都入其郛義武陷伏中急公疾戰殺傷數十人竟衞翼而出壬寅以破土番疊州功賜銀符明年義武卒有子七人皇子擇宜世帥者意在忠烈謂公曰汝宜世吾欲帥汝弟而得無後其心乎公曰王未有言臣欲推援爲之與兄有異邪王高其行以公鞏昌元帥知府事丙午以前茅忠南功換金符故事祖宗賔天取授符節悉收還之故公金符亦歸之官憲宗二年壬子償賜之俾權都總帥事明年癸丑世

祖以大弟總天下兵既移忠烈一軍戍利州會將軍南詔禡牙臨洮公來趨覲俾督漕嘉陵繼利州餽公造舟棧塗水陸兼行足鈌兵籍而恤乏民力始益昌不以饑告戊午憲宗自將討蜀忠烈集諸將問計樓上曰吾州凋傷之餘玉帛無所於得一旦乘輿至左右近貴之臣需求何以爲資公則曰吾曹拔身健兒惟有能奬率士衆效死前驅何至爲是媢人定死前驅公惟恤吾妻子其責忠烈泫然灌酒地曰兄與諸將薰心誓是德臣何言所孤兄諸將託者有如此酒大駕至利巡所治樓壁橋隍歎曰使吾非戍此敵先之則四川領喉之地可必能歲月平哉遂移師西南攻劒關關之西隘曰苦竹隆慶府治其上西北東三面斬絕深可千尺猿猱不能緣以上下者也其南一塗一人側

足可登不可竝行敵盡鋭禦者惟此而帝敕諸軍攻未至某地無張汝幟自伐鼓督之公前登帝望幟張倡爲歌呼六軍和之聲動天地隘之兵民飛崖如蝶前是獲敵張都統仗爲蜀導反給帝曰吾能誘此栅令降遣入行則反爲敵用且泄吾軍何地強弱何倉豐餒教使勿下帝爲書繫筒箭三射入栅令必生致獲之磔以徇賚銀爲兩四百五十潼川府治長寧山攻復先登賚銀如苦竹數加以金幣爲疋二十七復移軍東即嘉陵爲舟行計輿礮竿鉅組以從公奏無所事此此前塗所不乏者不若舟米數千石蓋此去多稻而求粟無有宜虞以廩病者時蓬州壁運山閬州壁大獲順慶壁清居廣安壁大梁平破竹皆下東南抵合壁釣魚山渠江水會其下石邑入雲其帥王堅據不即

下礮矢不可及也梯衝不可接也帝欲乘拉槁勢不棄去而必拔之故久踔此時暑我師疫矣忠烈卒於軍公泣集將佐議曰吾季卒軍馬革裹屍與國責塞子惟正雖未弱冠宜世衆曰公言是公言是願奉以代爲帥其秋帝崩中統之元制以公爲副都總帥從所志貳貞肅同戍清居去順慶丰土二十里西北東三面環江北江殊回遠不可爲池南依山而壁平可馬上無大艱崎其南即合敵出入吾界無時於兵法爲交地公又孑身受之開屯田練軍實遥候斥詗強鄰入必摧壞其軍不令棄去後詔貞肅還鞏昌公獨保戍三年璽書褒大之又換金符三年秋抄夔府獲其團練使鮮恭知府張甲及路分二人斬刈千馘獲遺甲仗寶幣不可貲計入覲賚以虎符銀章銀幣如長寧之數

而加金爲兩五十副以鞍勒弓矢褒其從者且以久勞於邊代以忠惠還之輩昌俾副都總帥由行省受命還得疾秦亭歸至古漳故第而卒年止四十八其年六月從葬古漳先域爲性安恬出言質直如其心事隴西郡夫人母包以孝聞友諸季終其身竭力竱才羽翼之人無可間總帥府屬郡二十四事至殷也身自爲與從父副弟副猶子三世時得專殺未嘗妄笞殺一吏一人然至臨敵決戰上馬挺槍離陳先次巧捷若神當者紛披莫有我禦其弓矢奇中可方古人憲廟出畋遇虎命射之一發斷其吭帝喜至解所御金鞍爲賜夫人故金蘭定西會德順五州帥張雲之女惟益繼世副都總帥二年而卒一女適鎮撫帥府張文煥老將之從公者每曰公爲人信厚安昌必昌復信厚

可曰善世其家者由安昌求銘公碑燧思於公與貞肅所戍之地無不至焉清居之不可恃爲固者前所以言楊氏張氏蒲氏皆行帥府大獲運山大梁平故地與便宜其時目曰四帥府清居南迫合獨受敵鋒爲三帥扞敵他日專劉帥戍移貞肅南九十里夾嘉陵東西築武勝軍毋德章兩城距合爲 然晝則出邏設伏嘗待進戰夜則晝地分 篝火照城達曙以防竊入一話一言 況敢抽兵邀利他求爲哉惟是軍當其 故三帥反得歲以扳敵柵壘掠敵府庫劉其人民逞志於忠涪夔黔萬施雲安之間上功朝廷用事之臣第知三帥立勞之多而是府獨寥寥也終未有能明其然者又貞肅去清居敵夜大至火民居縛劉帥去鑒夫人之失如此則兩公戍

而克完者功不大哉凡此或者貞肅碑所逸故發之此銘曰

椒聊遠條求今之世方漢金張纔有汪氏隴西開國義武肇之義武之爲不怍倫彝忠讓忠烈忠惠貞肅遞芟川涼力協謀一繼繼其來將相之多不符垂躬必斧手柯歸覲私廟庭笏騈羅公以其序大宗義武於弟以子宜不降俯乃推儁功潛不自張等翊吾家聞命即行安流洋洋如水就防所由不年其盡瘁致子而天閼歸以何戾彼蒼者穹監下而公惟我皇上心靡不同疇德未報未隆何功三紀後公一朝哀崇公有令孫人曰公似雛華其年已踐公位古者大宗合族侍之祭求其膰胙祖之思胥是冢旁可萬家邑表阡有碑車過者式

興元行省夾谷公神道碑

元貞二年二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臣堅賢言往歲臣待罪於外伏奉明詔旁求勳舊臣僚封拜奏對各上其事以備纂脩世祖皇帝實錄資用刪取者臣喜伏思陛下先孝四海發揚前休皆使下臣依光日月誠曠代之希遇謹已次寫臣祖常哥臣考龙古帶出處始終爲一帙上史館而臣之先汗馬微勞其槩已此何敢上比磐石宗臣勳舊自名惟與劉氏伯林黑馬再世父子來比之初義同一體今焉二臣已各受謚忠順忠惠增賁墟墓臣不援陳恐使聖澤獨漏臣家敢昧死請制曰可萬戶招討使常哥贈龍虎衛上將軍封定襄郡公謚貞敏妻奧敦氏從封定襄郡夫人興元行省龙古帶贈榮祿大夫封

洹國公謚忠靖妻耶律氏從封洹國夫人制下山南之民聞者咨嗟泣下曰公卒明年興元屬縣及州若洋成固南鄭吏民伏進德茍德炎張自顯李顯輩若干人疏公平生立秦憲庭願一上聞許廟事之而竟未下豈天以是忠靖爲賜額耶嗚呼有待哉公夾谷姓女直人其地古肅愼氏之國譌爲女眞避遼興廟宗眞諱改爲直太祖之加兵金也歲壬申五月劉忠順公與定襄公將兵千二百人來降詔以其衆即守威寧十二月金王遣使啗以大官冀其或貳可復失地定襄縛使以聞詔嘉之擢爲萬户招討使人有擾爾民殺之傷郡縣未至者諭使急下事有便宜不待上聞一以詔行之凡鎭威寧四年以歲丙子卒洹國公嗣萬户金符生十四年矣戊子太宗詔從太師國王戰河東

山東庚寅睿宗拔鳳翔明年從破宋大散關夾嘉陵漢水
如鳳沔褒大安興元洋金東抵均諸城皆拔壬辰大破金
兵鈞之三峰山不能國矣詔從六州民留田威寧時天下
荒饑獨山北爲樂土四方之人其來如歸乙未詔從塔海
紺卜征蜀田事宜遣官屬何人攝治者以其名聞乃表令
湖廣僉省高安之祖按都驩代領明年凡四川府州數十
殘其七八明年公上言興元形勢西控巴蜀東扼荊襄山
南諸城無要此者自始取道滅金漢中無歲無兵其地與
民吾棄不有敵不敢復城郭隳而弗完田野蕪而輟耕民
窘艱食時吾兵來扶戴白以負嬰黃偷蹔生活竄栖太白
窮谷之間吾歸則壯者出爲盜賊肆相奪攘甚者仇而殺
之而生齒益耗誠能留兵戍守招徠未降民見父子不分

貨財之得有也其至恐後爲擇良腴便水之田授以耕耒假與種牛俟秋穀收什稅四三儲之於庾守之以吏征蜀之師朝至而夕廩諸校以資糧關中荷擔千里十石不能致一者勞費大省實制蜀一奇也制可詔都元帥量留漢軍其新至之民及田事可無時藉數具效以聞仍錫虎符是月制諭令安撫與元軍民制又以爲安撫使一月之間二制併下定宗詔行省與元公至行之如所奏築城塹內治堡壘外增鼓柝烽煙傳警日夜千里不絕市肆村舍民廬數萬區悉起於盪焚之餘墾田數千頃灌以龍江之水收皆畝鍾敖庾盈衍矣官舍居第皆高榱巨棟重窠壯瓦宏壯奇麗可百承平舊守之上亦志不苟然也其土豪傑如洋之趙再興成固張廣南鄭伏興褒城薛仕成西縣楊

濟廉水韓仲炳小黃柳智德潘水薛閏皆割裂自霸昔爲吾寇者也至是皆入所據於郡縣宋邊驍毅之將馬仲自閬張文貴自巴李繼之自廣王安斌自開達亦挺身歸公腹心仗之指臂使之或説曰反虜無親宜有以虞未可日置左右公曰彼哉人也未必徂詐或如爾言誠徂詐也吾仁結而義激禮接而信示何有於不可化宋害其來反時放兵動吾四境屢戰殲之辛亥四川制置使余玠輕我師寡身率兵入寇敗我利路元帥王進於金牛壁其軍中梁山兜零夜燭城爲之赤潛遣裨將燒絶棧道遏我援繼自率大軍圍而攻之鉤礮梯衝環城數匝謂爲孤危期日必扳新集之民還叛與敵公誓死拒守督戰益急殺傷過當城中將吏晝或荷甲傳食夜則畫地分守會都元帥禿薛

來援無從得塗值三人自軍所逃還許貰其死令導由他山刋道出陳倉玠聞兵大至焚圍遁去公襲戰悉止還所俘亡故事祖宗賓天所授臣下制書符節悉收還之太宗嘗賜虎符已歸之官及是憲宗授以軍民萬户再賜虎符詔敘平金戰勞蓋睿宗所聞太宗者今賊玠至汝共事臣皆避逃獨汝戰疾力斬敵十五勞苦至矣自是凡千夫長百夫長十夫長下及僚吏敢有違其節度者罪死丁巳詔與故劉忠惠公黑馬立成都七日而樓堞隍塹皆具戊午同故元帥紐憐南征踰馬湖江戰皆捷蓋先是乙卯世祖以大弟總天下兵公奏漢中之田闢已十七而稅入恆病於逋懸其故惟在軍民之官豪有恃者率頑驁負而不輸顧臣力莫如何也下教若曰自今軍民之官田不稅者無

廩糧是年不教若曰往者興元軍民俱受買住與汝節度
令買住征蜀比其還也汝專節度之中統三年改受虎符
制仍軍民萬户四年請以令左丞堅賢嗣致仕家居十一
年以至元壬申九月七日終於興元其第正寢春秋七十
肇於南鄭味溪之白雲嶺爲兆以其年十一月九日窆之
王舍男十人女十人男孫十一人女孫八人嘗聞太祖賜
威寧之詔裂衣勢羊革而書之揆以漢氏功臣之誓曰使河
如帶太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而已無有事不上聞
聽以其言爲詔行者及定襄卒而公嗣克光前人轉鬬太
山之左右濁河之南北崎嶇數千里間者十九年非睿宗
奏是功太宗太宗不知非憲宗舉而揚之於克完漢中之
詔則是奏天下不聞且他人樹勲於開國之際其桓銘私

傳皆出一時史氏之手其間有善於紀述者後者猶掇其蹟删爲一代之典況祖宗垂法萬世之顯謨乎則公父子身荷二祖三宗及今皇帝生榮死哀六朝之殊遇何如也又漢氏功臣子孫冒守先烈者惟一人侯獨長沙王支庶一門數侯然或先後受封非必昆弟竝時今公諸子或拜亞相於中或列藩方於外或總戎旅於邊冠紼之蟬嫣符鉞之焜煌則縣官覆護之俾流慶遺胤者又何如也銘曰維公早特童子植植既失定襄荷其殳斨與老戎行右頡左頏於河之外於關之内突而前茅無少挫退金社墟矣庸蜀是劉掉鞅之遥九圍半周再鎮雄藩益蹔梁久金穀穰穰斧質在手施陽翕陰舒慘自口爲艱爲勤列聖不忘報之貴富倍蓰其當大府如城雲屋邃邃朱塵綺疏歌鍾

清吹矊目脕顏頤使趨風良庖致饌胎豹蹠熊酒酏介驢
薹蕣雪滯紈衣四序爲聲綷縩昧者安之耽不知還公時
白日未薄西山解兵其子時稅於野毳廬氈車勝地即舍
維嶓之麓與沔之水往往禽魚識其杖几乃知喬松可名
與遊徜徉十年歸安茲丘評者異之於古未有紛華寂寞
枘鑿不受公而兼之始慎終全由哲其身匪隲自天人之
蓋棺旋踵朽息公有哀褒於沔開國生平之名燁其益昭
矧子維翹丞弼兩朝無久維石莫信者史一刋不磨用告
無止

眞定新軍萬户張公神道碑

公既卒於戍所衡州之明年而夫人亦卒其中子世其眞
定等路新軍萬户獺拉叱者將歸葬其鄉先塋由是軍受

湖廣省節度請告數數終以故事職兵之臣無聽喪葬之文不得命乃曰父子之有在君臣先其敘則然未有責其能忠而禁其爲孝者吾今何恤俟舟二喪畢葬小從而奪虎節大置於理一惟命竟窆而還凡聞者莫不稱咨其能拔流俗善於子職無少老一喙焉又曰公之遺烈今雖在人口耳不鑱之石久或遺忘來者或不聞託以計事至鄂持興國校官陳松年之狀來請銘燧思昔貳荆憲由斜郡常德公時戍是暇則相過年巳六十五脩幹魁顏白鬚蝟張虎目虎吻大掌鉅踵望之森然氣欲搏人談其平生蹈危奮先大小之戰數十嗚呼俾聞風飈鼓鼙闐闐矢石餘軀老而不懲者從可知哉則於公爲知死今懷遠以佳公子侍傷又爲知生在古人皆當傷與弔者乃三復是狀嘗

善松年之能史惟未憾曰濟江將臣功者皆相而獨後公方人固然於及天之厚公者則若未也蓋列聖之制職兵民者死其子孫皆世之變自世祖奪職民者符節易其故所死其子孫廕而不世惟職兵之臣萬夫千夫百夫長者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世其符節雖漢祖侯功臣之誓曰黃河如帶泰山如礪國以永存爰及苗裔何以尚諸其有相而兼將萬夫者謟俾自擇爲之欲將棄相欲相棄將故其時有寧棄相而專將者豈不以相能振耀一時未若旣將可傳子孫繹繹無究乎幸公未相相而亦蹈是轍矧他人之家世纔一人而懷遠元兄忠顯校尉管軍總把鑄由從公戰鄂之通城獲於敵死之及子回世特陞千户仲兄史閭亦懷遠大將軍戍瑞州等處萬户獨一門三人金符虎

節千里連州相煥以華則天獨厚公者豈不多且遐哉松年憾者恐復爲公九原所幸也公諱興祖姓張氏中山無極人曾大父大父不仕父林趙州觀察使改節度判官丞相贈太尉史忠武公爲萬夫日隸其戲下太宗賜金符千户老以公世從大將詧韓征淮南能以少兵擊破其軍虎頭關大將壯之賚銀爲兩百聞公於廷賜人馬介冑裝具宋開山南東道制閫於襄陽反寇洛西殘盧氏永寧殺縛其守長憲宗詔以漢地兵專受命世祖潛藩始置經略司於汴屯田河南諸州以忠武爲使忠武兄之子江漢大都督權爲屯田總官萬户宿重兵於鄧去襄不二百里兵信宿至城下鄧甓其城塞西南二門不鬪吾袍甲車道屬縣新野西港盡鈔於敵府摘公將兵三百騎與步半追之及

之栲栳潭令騎負一步敵奮殳斧謀折馬足推步下騎爲陣以待分騎爲左右翼合擊敵錯愕無所於應盡殲之完得所鈔戰次馬嬰橫屍而顛復騰而上不知左股之折已戰流血滿韡裹創輿歸府迎賚銀爲兩百錦二端曰未足旌勞資市藥也後敵攻新野又大破之白河口中統建元從史經略樞援東川假以總管戍東安虎嘯一年還鄧戍光化州漕安陽灘禽唐都統會中書左丞劉武敏公拯開用兵端大集天下兵圍襄陽從城鹿門江西諸壁戍焦山敗宋援將張順江中殺溺過所當攻樊城督造梯衝又戰江中火其戰艦斷襄陽援樊抜移攻襄陽城東南當至元十年凡圍六年襄陽下功陞總管再官懷遠大將軍副萬戶明年詔故太傅伯顏以左丞相贈開府儀同三司太保

幷國武宣公阿朮以平章左丞相阿里海涯以右丞將大軍南伐浮漢而下郢治漢東築新郢漢西鎖戰艦兩城下夾以礮弩橫鐵絙江中大軍擊拔郢北黄灣壁公實先登矢貫左股丞相手傅藥拖舟入藤湖達漢越郢去從攻沙洋新城拔而殲之皆負創先登矢又中頷三捷功聞錫虎符從戰漢陽之沙武口陽羅堡生獲其將鄭信矢汰左臂漢鄂既下太傅將大師東右丞留後抽十六翼兵俾公帥戍漢陽公曰吾戰是求而顧責守誰不能守則無所施吾所爲矣右丞則曰漢鄂乘輿所至視爲衝地非材武足以先衆者不可使撫安之不得已往戍聞荆閫遣安撫高世傑將兵規復鄂從右丞逆擊走之荆江口世傑窮降詔移軍江陵從攻沙市因南風縱火樓柵皆然前登戰城上又

戰城中蹀血濡趺殲其軍江陵精銳於是焉盡安撫高達
以江陵降制置朱禩孫不出詔以世傑戰而後降非其始
志斬江陵市禩孫死京師猶没入妻子爲官奴婢而籍其
財右丞功拜平章政事移軍潭州公爲鄂分省計事潭留
使督攻西北凡三月破石心臺敵植木柵自蔽或曰火之
可入公曰火易沃滅柵必復植且吾師暴處城下三月士
咸伏兵立寨不如礮之使敵不能隊立得廣途期盡十日
肉薄而登可以逞志平章是所策十日公果前登樹旗陴
墻諸軍呼聲動天地平章抃賀謂諸將曰非用張某言而
屬猶坐城下安撫李芾殺妻子火廨舍倉庫而死潰軍集
城西陳江岸公涉淺方仰擊飛石出城傷頰墜水面血及
足出戰益疾竟走其軍功聞進官安遠大將軍略地衡永

全桂陽諸州撫其來歸而誅其弗率又從平章移軍靜江四十日抜之宋餘孽益王爵人號年海中曰余復海嶺諸州相煽以叛潭之羣盜在在蠭起平章謂公衡永全桂陽諸州與潭屬縣汝昔略定盜今復蔓汝其芟之殲文才諭七寨斬祁陽令羅飛王常寧簿黃必達磔周隆張虎新化降其黨蕭隆劉監軍凡甑受僞命二千九百七人縛從賊百五十人安集刼脅二萬三千九百家常德路總管謀應僞先事亦縛斬功聞進昭勇大將軍招討使監歸州位總管上又移監常德仍招討位總管上西南夷為梗初詔征羅氏鬼國會其既降未至而還後征亦奚卜薛降之以其王阿利入覲賜衣服弓矢鞍勒公平生射虎數十一日遇虎一發而踣語其友曰生虎之髭剔齒疾可已風抜之虎

怒爪韡裂賴其氣息垂盡不能傷足由是人名公者則加
殺虎於姓上至是以國言賜名拔突尋詔萬户各解使職
故公罷招討惟以萬户將真定新軍省檄戍衡茶陵耒陽
常寧兼督平永寶慶武岡盜賊其跳梁者二百四十五而
伍其汙民責使屯田故來者不失業公尚氣重諾剛不可
以威強屈平章始終相從西南者見其不可衆直之醉或
腰刀行酒平章避入後閤曰公醉矣戒左右善扶出遇契
已者視意所欲與之不少愛焉其時諸將或集皆下之無
有位其上者卒以元貞元年乙未冬十有二月七日年七
十五夫人卒以明年夏四月十有七日年七十七葬以大
德之元丁酉於其鄉宋邨九男長忠顯次戍瑞州萬户次
鵬翼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次真定萬户皆夫人

李出餘皆幼一女適常某五男孫長武略將軍世千户者
金符餘幼六女孫亦幼銘曰
詩歌虎臣闞如虓虎不聞拔鬚視等麀麈以之膽膂秉旄
遐荒宜一西南百年未疆荊州之域連城數十襄陽武昌
岳及江陵長沙桂林取皆以兵餘郡傳檄反虜起伏介胄
九年晝夜弗釋登危摧完戰必前列荊域底寧移兵夷洞
來其降王槃瓠遺種矢石瘢躬元戎奏功大帝一聞一官
以庸迨其入覲嘉名天訓乃省在笥華其衣裳又敕尚方
叢矢象房魚服韔弓雕鞍金勒歸馬躚躚亦爛其飾雖古
方伯得專征伐錫命之多將不是越憲憲其勞授報既多
蓋棺龍光遺胤尚荷二長萬夫一千夫長今代一門三將
誰兩矧是萬夫一戍燉煌一殘闍波鯨海是航雖基公陛

亦遐以勸無羞前人亦曰克世兩間之堅莫石惟年可磨不磷載銘以傳

潁州萬户邸公神道碑

公邸姓保定行唐人諱澤字潤之曾祖亨祖義生考府君諱琮金符總押眞定大名河間西京保定洺磁濱棣七州之兵戍睢州以卒公年十一世將是軍七年去城亳鹿邑避河流齧移戍潁州城久掃棄翦荊以茇隍塹樓堞官舍民廬皆所經始宋驍將夏貴夜悉鋭攻東南壁公將射士當之大呼疾戰矢下雨注又虞士氣久用將奪戒司更促其漏丙夜伐五鼓敵以爲旦出奇騎擊不利客兵騰藉崩潰積骸如京創此大治始不輕犯戍是十四年世祖即位如故事盡收臣下先朝制書符節故公金符亦入之官明

年制賜還之至元入覲賜錦衣弓矢鞍勒屬兵襄陽將是七州兵半以行太保幷國武宣公時以都元帥鈔鴉山抜平寨砦功最幕府賚白金爲兩五十金衣一從城長圍襄陽六年當十年癸酉乃下明年從太傅伯顏公時以中書右丞相督大軍南伐至郢初宋遣殿帥范文虎將兵援襄陽度不得進爲城郢備鎖戰艦江中列礮於岸遏我舟師下令盪舟黃灣達藤湖入漢越郢去從抜新城沙洋下復師由沙武口入江從戰青山磯多所俘馘鄂隨下行省論功行賞賚白銀爲兩三百明年留故左丞相阿里海涯時右丞分省守鄂大師其東從右丞分兵下荊南功進武德將軍管軍總管又從攻潭州流矢貫肘汰股裹創復戰城抜進顯武將軍明年從攻靜江礮砞傷首岑岑垂絕已日

乃蘇既拔從省還湖南其年宋亡陳宜中挾益衛兩王浮海據閩廣人號年規爲興復倖利之徒在在起應而羅飛張虎周隆尤其梟桀屠殺長吏刼民爲兵動萬爲羣阻山爲砦以抗官軍衡永路絶公從鄧平生致三渠褫皮以獻進懷遠大將軍萬户虎符俾將其軍監郴州位總管上至則平郡賊蕭良弼劉兵之餘城中户纔四百布檄招徠安集之內則基屋火餘外各復產其鄉期年將倍萬家孔廟尚茅屋擢進士左元龍爲校官佐其工材俾任興葺稍如平時州界韶鄙過韶寇不窺宜章而興寧之民效惡鄙盜聞宣慰司將調兵萬人加誅未啟行公衝焉摯金帛即說曰今盜始起而從徒未繁官軍遽入民懼俘殺必出逋逃無所適歸勢與盜合是驅使爲逆也請歸身任致討許之

乃歸名父老豪傑曉曰吾止官軍不使得暴吾境汝佃民有從亂者不以相坐聽執送余自贖得五百人惟誅首事二十人餘悉縱還南畝連三大役始得占城之師人以深蹈死地忿怨無施所經城市肆行剽奪瀕道居民十室九空六穫種絕至郴亦然公捕得爲暴數十人械送軍中詰其部將威令不伸皆市杖之其徒一夕潛遁踰境再以日本之師責造海艦十五艘度費楮幣爲貫七十五萬取材有制戢吏侵牟用未能半事已告集後以交趾之師賦餽米千石入桂公曰自是入桂陸行千里負擔之民人勝五斗而止巳二千人爲擔夫負裝糧者半是行未中道委負而逃可前知也乃集丁之家謀曰吾將出家貲責諸縣即桂如數糴入上不失軍興而下可紓民力何如衆歡呼稱

願他日比貸錢加子來歸公悉還其贏又請罷淘坑銀鑄户賦酒醋歲荒發廩而後聞皆良政也又遷廬州蒙古漢軍萬户郴民耄倪號呼遮留如去親戚未至改潁州萬户戍無爲軍至是七路之兵全集麾下而軍容並盛盜起江東省以公威信著譽檄公以其軍討之饒信先驚以禍福皆不煩兵而從宣徽怙惡乃夷萬人於南陵旌德涇縣又鋤萬人於績溪績溪尤勁勦壁何秧塘山山周十里峻二百丈省臣以六萬衆攻之數月不能下者因留戍徽兼拜都萬户之一軍徽民方安之尋還無爲省議餘杭勝國故都非得如公老將一軍遏而閑之綏而安之不可故移戍杭以廿有八年其歲辛卯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卒年六十三平生忠直沈毅讀書專經左氏春秋故能謀成而事立

臨財不悋施予有積則均之昆弟姻戚其再至潁故人部曲捐金委帛致殷家及疾或在告計日辭祿後卒十三年子武德將軍潁州萬戶戍杭元謙紹介其友劉致持事狀爲書燧曰先公之舊藁藏潁濵今將舉歸先塋數宜有碑不得君銘恐勳勞不足以信來世敢泣血請故銘敘此嘗聞國初以二萬戶鎮撫中夏右則劉伯林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薊成則益太尉忠武史公天澤爲眞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後強諸侯頗以力夷惡相下屬皆求各將其軍而千夫之長亦覬得焉由是萬戶布列天下其權雖分然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相傳虎節一命三品世世不絕則未始變不若治民治賦之臣者死子孫以門功官自下而高如升階然所可儕比則國家責以捍侮

四方勸忠而收其死力者豈不至且遠哉觀公造家譬則爲山嗣睢總押其覆簣也於時是官未必視長千夫何以言之從下荆南勞亦夥矣授以總管得以千夫之長同祿轉而西南勍敵是膺堅城是臨莫不賈勇奮其前𡕒顧以是身干鹵三軍入百死而一幸生遂長萬夫比德開國大藩諸侯殆成功九仞者其爲丈夫亦壯烈矣然非憑夫大帝赫怒有是南國用武之地技安施哉此太史公贊蕭曹輩爲依日月末光陰符所謂天人合發者也三夫人元配郄氏嚴於持家前卒廿有一年繼配兩王氏姊娣也前卒十年姊顧爲繼後卒九年三男元謙以佳公子旣世虎節好學而文雖居時平營柵部署器械車馬凜如在敵又識世務省訟難惑多資平之次元泰元恒四女適郄長官子

璧閭令子齡鄭元帥子端仁萬户賈榮祖三男孫長禥幼
未名二女孫銘曰
嗟若邸公初由羈童嗣秉父節睢及鹿邑凡戍十年強敵
尚遜城頴而南地交壤隣黥將未嘗時巳能軍寡謀輕襲
大北共羣會帝考貢曰是南紀於何菁茅曠文包匭乃畀
丞相百萬烝徒江漢滔滔鼓枻以浮分狗坤隅置公前驅
登陴長沙桂林入郛大憝小悖剪無稽逋從戰萬里清楚
以吳歸撫其軀矢石遺餘嘗曰臣子居則有異移孝爲忠
其道豈二當在父側子職焉恭寸膚之傷盡心瘝恫及身
而將三軍獎率鼓鼓以前顚首奚恤維公懋功其賚何如
虎節皇皇雄長萬夫上昭祖考下傳旄縈子孫其承世守
無止匪直克忠孝疇大斯以語壽後幾何其慈宜爾有子

踵武之踐四十已聞愼保垂憲爰發幀匱歸從先丘烈勳
於碑貽久是謀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四

姑蘇劉昌欽謨

姚文公 牧菴集

神道碑

同知廣東宣慰司事王公神道碑

三十一年將仕郎同知新州事王弼練服持一書過燧龍興客舍拜言曰此弼先人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出處大凡與受代所由也中具歲上戰功自生二十五年世吾祖長千夫戍膠州以及至元三十年年五十六六月四日卒廣州在官三十二年膠州内地無事戰禦自四年用兵襄陽十三年宋亡與宋臣戰未嘗日釋介胄宋亡至十六年與兩王戰未嘗月釋介胄南海平矣與反虜

劇賊戰未嘗歲釋介胄合是三者之戰凡廿七年中十八
年三入廣嗚呼勞矣而官已是命也今將以某歲月日還
葬吾鄉霸之大城孟村先塋得善史者銘其碑我先人將
不恨其無聞於地上且懷德地下也敢以是哀嗚公乃序
之曰王氏其籍大城者不可世求曾若祖皆失其諱祖令
大城考英故參政張公榮實所將水軍百夫長世祖録其
從濟江功賜銀符升長千夫李壇反戰死濟南二子守信
守禄公以死事臣子之長故世銀符長千夫戍膠州從築
夾寨襄陽戰疾力功換金符登最樊之外郛省旌楮緡百
戰江中斷横江鐵絙茴楗獲船三十艘拔樊生致都統徐
麟省又旌楮緡百從今太傅南伐戰宼郢之柳林署省鎮
撫攻新城沙洋獲船二艘戰夏貴鄂之陽羅獲船二艘首

功三百賜白金二百兩再以都鎮撫從都元帥府定江西諸州授宣武將軍管軍總管於時宋亡其將相更立益衛兩王故廣東不下從破韶州又敗方安撫廣之石門授明威將軍從擊文天祥於贛之興國之空坑止其妻子散降其衆略盡禽前鋒趙時賞帥府改行省從右丞至廣張經略集戰艦二千海珠寺擊大破之獲其艦百八十斬首不可級計再授明威將軍衛王死入覲授宣武將軍虎符還戍廣取葛岸洞崖石砦殲李梓發兵南安別降林桂芳昆弟新會慶南海軍三千人生致其帥潘舍人歐將軍偽署置官自王清遠遣馬帥陸帥徐相襲廣州皆擊破之斬是三人及其軍千平十數壁歐走如新會合黎德德已集綱船數十艘衆號二十萬其別將吳林以八百艘圍馮村先

是公嘗抽工於軍伐材於山不資公帑爲戰艦三百五十
烏船五十載是戰艦德林衆大潰沉死海洋生致黎德歐
王與僞都督丞相兵馬鈐轄廿四人皆磔之椎其僞符璽
名入賜衣服弓矢鞍勒加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宣慰司
事三敗東莞盜張強三千餘人首功三百歸所掠人畜其
王廣盜少戢其使入覲恐公受代以歸預乞尚書宜留毛訂
授懷遠大將軍同知廣東道宣慰司事降循盜古尾郎長
樂自宋亡十四年招不能至者版賴勝立興寧廢縣以宅
流民又斬汀盜轉入梅循者鍾明亮官幷吳禽三首而壞
其羣最斬盜爲起廿九二百七十一人今著其尤魁驍者
皆隣省連兵頻年不能加誅必公取之廣之屬州皆山險
不可馬至梯崖縋谷逐索水則乘烏船游擊之不盡不已

其爲什爲伍殺人以剽財之倫皆削棄凡事諸盜名若可易而顧難成功至今有未靖者老將論者曰丈夫死登陴陷陣尤足爲名澤及吾妻子今橫尸草竊手與經溝瀆不異亦足羞哉此觀望不屑蔓盜所以也反究公心忠勞何如廣之屬州若士與民及聞令代爭狀於宣慰廉訪兩司功其盜弭民安願留公使以殿南荒行省擬聞代踰一時而卒惜也夫人石氏子三人弼也知彰其親者非文不遠亦既克子矣餘未名男女孫皆一人幼銘曰

北海生濱卒堧南溟萬里歸棺低昂絳旌維之南溟至險不測其北嶺嶠羣盜攸宅嶺嶠何如峻削嶄空羣盜利之自王自公凡在勝國敢曰難令與今吾元跳踉豪勁公有砧斧腰領汝膏十八年中無有幸逃或曰公哉始勞襄漢

終覆武庚椒洋無畔不是之書逐盜諄諄大棄録微奚示後人曰訖炎趙遺爾兩孽嘘爾死灰乍然已熄公與樹功帥從相從貧人所同公羞有躬維祝融墟實漢南越大兵艱施小兵弗讋贊無賊良公功之私廣人户知今思永悲白灊昭幽烝太史職載銘不忘有穹斯石

戍守鄧州千户楊公神道碑

楊公諱彦珍世汴之杞人曾祖考某祖考某考某皆不仕金垂亡也鄉里及旁縣豪傑以公質而義沈而信修幹有力馳馬引強犇走服屬之至有二萬衆將之來歸授萬户從河内定興思立戎勞不樂民治宋將彭義斌侵山東東方諸侯皆壁不出犯其鋒或聞風景附始將百人從故張蔡公戰淮北復徐邳兩州勞陞將千夫戰淮南破光廬兩

州及安豐軍戰漢上拔光化棗陽先登又破信陽軍戰襄陽走生總管牛首山斬張太尉鹿門從今中書平章奥魯公之父破荆南沙市初鄧既降以歲荒盡遷其民就食洛西留軍戍守會故中書左丞劉公來襲戰塯橋古村黔陂屢北之其後西山逋民由雕碉故宅岡將趨襄陽率步騎遮止之假種牛曰吾在此汝可去父母邦而南邪與故中書平章游公築楚鐵狗兩堰以灌屯田歲收粟爲石亡慮若干萬活饑羸爲口亦亡慮若干萬歲甲寅以平生小大數十戰身被三創老厭苦兵子珪能荷殳矣請憲宗朝求嗣已授副千戶得休居十三年以至元乙丑春正月十有八日卒年七十其月二十有九日葬州西北十二都之靈德鄉蒼龍潭壖夫人同縣盧氏後公卒之二十五年當至

元二十六年歲已丑年九十不恙珪及其三季秀成玉與男孫十有六人與祖世榮欽祖光祖述祖崇祖儀祖遵祖協祖繼祖孚祖襲祖康祖恭祖由祖亨祖女孫十有八人男曾孫五人儼仔侃偁僎女曾孫八人最三世子孫曾孫男女已五十人男婦女夫甥孫猶不列也朝夕若歲時問安爲壽其前堂宇隘不能容班之庭下人之望之蔚爲盛門非夫章公潛德昌熾肖裔而何況珪克對前脩有光乃爾耶始由副千户江漢督府版令將突騎千時宋宿兵襄陽與均犄角臨鄧督府度房有恃而虛別遣將以萬人襲之反爲均兵遏絶令將所突騎爲援戰分道口斬其副將杜胡又戰馬嘶山通道出之從史經略援蜀之開達兩州戰李義聖耳諸山又戰同波砦萬石壩晉城寺獲生口五

百城毋得章以拒合州又城大軍平以閫廣安軍歸從故中書左丞相阿术公圍襄陽戰小堰堡南漳鴉及八辦凌三山擒解都統樊提轄湖城砦馬軍趙總管野鵝池劉總管胖山問探司王總管狢子川又擒無名將樊城戰六年襄陽乃下勞授敦武校尉從中書右丞相伯顏公越安陸戰新城降黃宣慰阮沙洋邊都[illegible]火死下沔陽攻漢陽先登拔之戰鄂之陽羅步獲船五十五艘遂濟江下鄂又從故中書左丞相阿里公分兵而西戰荊口降高安撫下岳攻荊南沙市先登阮之徇地峽州下之鄉民多趨險奔施擇峽屬縣宜都富民言能動衆聽者駱升署爲邑令追還五千户從圍潭州戰西門鐵壩三先登進武略將軍千户金符從下衡永全道四川拔靜江進宣武將軍總管虎符下

柳西融州徇地海外未至名還進明威將軍副萬户再遷廣威將軍眞爲萬户戍襄陽最其受任至今三十三年所援拔破阬下名城三十而縣不與禽都統一人總管三人蘄州副將一人降安撫都統各一人討湖南叛寇生降渠首四十五人所全脅從及城拔而當殲言之大將而脫者不可以鉅萬計小大之戰七十餘身被五十創矢分石巨擘洞肩汰股貫踵先登壓礧而顛血嘗口出積是勞勛位踐三品力有可至數所得爲伐石人獸樹列神道又悼公平生與國立家之多艱也不銘之碑無以白悠久自襄走鄧託筆於燧嗚呼臣之事君猶子事父雖出蘇武告李陵之言而千載以爲得然事父敬身事君致身道固有不悖竝行者曾參將死名門弟子啟手足以示全歸其平居則

又以戰陳無勇爲非孝夫小而蹊形大而隕元至不旋踵孰速戰陳苟於是而曰吾全歸吾全歸則天下無授命之臣君何賴以守邦人子惟無事戎行不善將身以死者是誠不孝而執援抱以死固其所也況戰不必創創不必死與雖死而名日延哉嘗讀史氏書見鬬將之登陴陷陳折馘搴旗大者百戰小者數十其身所存鋒鏑遺餘必慷慨感發思有若人者生今之世得奮筆大敍其雋功亦志士千古之一快也觀公父子踴躍金革視身外物再世一轍庶其人焉惜吾文之未稱副也銘曰

世曰文士武弁之易謂勇無謀似而非世讀人物志論第英雄英之精秀草木華同雄譬健獸逸羣振迅天於恆人此與彼吝或畀其全萬邦表貞英故明智雄則勇能人才

文武異用胥附武過亂略文太平具亦既太平忘戰必危猛士赴敵生死斯須彼文維臣何有是戚執簡之評其可輕出於鑠維公鄉豪始宗無基於前造大令躬金歷祝斷有衆二萬來歸太宗獨河是亂棄民而戎轉鬬淮漢戍鄧空郛招逋立閈鄧人病飢我往耕之鄧人間戒我往戰夷丙老而休年宜延夥而止七十玄宅長臥生子如公亦毅能兵克越蜀荆三十名城金石所劃凡十五嬰虎符以庸鐵鉞專征曰是徵效先人之教五鼎三牲不享祭報發其幽光葬令存章庶幾子心少慰盡傷切雲之碑蛟拏龜負史臣是銘滋久無斁

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有虞臣柏翳佐舜調馴鳥獸賜嬴姓其後費昌去夏歸商

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大戊御至周造父爲穆王御服盜驪
驊騮緑耳之驥西巡樂而忘歸徐偃王反復御日馳千里
破徐賜趙城爲趙氏其子孫散居可望傳次幾何至公者
不可稽然由所記憶其先家代之繁時金亡去其鄉凡再
徙始爲冀之衡水人又爲蔡之平輿人天興癸巳之棄汳
播蔡也公以善射足力材兼衆難倡義兵數千爲帥聞天
兵圍蔡急城中糧絶乃率部曲發平輿富室藏粟負擔疾
戰百死突圍上餽召見行闕嘉其忠勞敕銀符提控復潰
圍還保平輿明年甲午金亡將戲下步騎數千下宋時襄
陽開制閫改信效左軍統制制閫後厭降將多恐聚此叵
測謾爲受犒欲致盡阬之太尉江海策曰且人窮而來歸
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

吾軍北人各有心矣徒足啟猜長亂漢北之州獨鄧近去吾闔程再日耳北與敵鄰乘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闔然之別遣路鈐呼延實將若干千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善益憤前吾所好相下而顧不容將以計誅又將軍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會明年乙未十月天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商戰守宜公扼劍前衆曰始吾下宋正求活我戲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一切以計殲之情露而事迫者數矣今幸出戍不獨任吾別將監之一旦誣以他罪盡無吾噍類覆掌不難爲也誠不忍與若泯泯脯寇手心歸皇元後應者斬統領徐海獨辨不可立斷其首以徇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

仗脫甲吾不犯若一人盡歸之襄陽如輒肆動皆誅死實駭汗失常目眙瞠舌橋然不能下頊不得已乃親呼其軍如所敎者於是皆受命復與將佐爲約是州生齒十萬今日之事將求生之非固苦之將思完之非固離之衆曰生完之耳離苦何爲公曰若既相許矣其無殺人父兄而臣妾其子女以剝貨財與懷復私怨衆又曰不越公命也乃開門納吾元兵事成終朝肆不變市爲具車馬遣實令將其軍盡還之襄陽少不怨制閫昔者圖已而甘心此軍也居再月太宗爲太子南征還過敎以是城甚近襄陽虞力孤不能自完且歲荒與均唐三州民徙雒陽之西三縣鄧治長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許公權宜行省事乃先勞分苦佐之藥疾翦棘墾萊府寺田廬於粲一始明年丙申襄

樊亦徙雒陽其年公入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別降銀符八十金符八以酬從公將佐同力者奏雒西歲又荒乞歲得大名軍儲米爲石四萬五千陝州鹽爲劬若干萬以廩餓人制可如是資食二州三年後歲登乃止辛丑授鄧州長官奏以弟將州兵亦可而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在先朝令上以太弟之重命故丞相史忠武公經略河南始屯田灌上張平宋本盡還爲從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宿重兵徙民各歸其州惟是三州還者無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南州數十里淪爲盜區戰外耕内四年之間積穀石七十餘萬丙辰乞骸骨不報明年疾卒實丁巳春二月十有四日年六十有一其月二十有

四日肇塋州東南之曲專里以葬自喪及窆祭哭聲振城野數萬人昔受公生之死地者公諱祥字天麟魁貌碩躬望之威如孝親友弟及有地方數百里秉鉞垂符常布衣韋帶麤冠弊鞍江漢大都督爲言衣冠貴賤章也何乃爲是過儉下自同庶服邪不恤也與將佐言公府則吾節度汝不可不嚴名分之守私處則汝皆少所從起相習者豈可遽修邊幅改度平日也必藹坐序飲其疏簡目節直坦與人不疑如此考贇妣李生子二人長公弟彥即將州兵者大考仔曾大考康三世連不仕饒貲樂施夫人霍以賢聞子一人昭勇大將軍保甲萬户佩今鎮衢州男孫三人伯元仲亨叔利女孫四人適耶律弼李友端劉仲溫季幼槩公之始遭金季年出無受知託援之臣入無素勛可藉

於家奮其孤身百戰前驅積勞而加數千健武之上亦何壯也且人之才相爲十百千萬不能齊同以一人當一人爲衆人以一人絶出千萬人之上是曰俊傑方天定命昭昭而昧者疑所適歸彼千若萬人犇走爲依求以自全其受是依者内揆無可出險反正之才豈以一身貿貿先衆徒死則依人者猶不難於爲人依而受者也金既隕祚而後將十餘旅之衆下宋其志仁此人也及宋不察將快其肆毒已乃北戍鄧州爲置監將防虞而戎備之其伺釁竊發不保其終何如也非公謀斷灼知改玉安能轉禍爲福侯食此州哉然由公而上不仕三世潔實儉勤積累悠長能散宿居芘後之功既碩既豐而始大興此勢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今侃也即基堂之龍盾虎符列名平宋功臣非

公作則之報而誰諸孫繼繼脩偉則是澤也夫豈一再傳
而可遽艾之邪後葬三十有二年至元二十五年戊子侃
自衢遣叔利五千里持衢學官鄭怡所譔行狀走鄧請述
墓碑燧哀其志在揚厲先烈又嘗家雒西與我先人居相
邇而游相好也故不終辭銘曰
穰之南東有堂其封下為平輿趙公幽宮返是之年周甲
子一束髮樹名古人自必翊將衷祚偶方與時如鬭孺子
貢獲是支金鼎沉淪提是窮旅曰犇與國涉漢南鶩來戍
是州始脫危禍乃棄衆星日月載瞻甫少康蘇熯蠡薦沴
徙北就豐於洛之汭雒凶亦然移粟大名以及還南保甲
戰耕與是州民耄稚十萬形影相附千里往返厚深之仁
崇阜增川宜是州民戴爲二天朱邑桐鄉古弗是過卜置

冢傷萬家且夥有子將軍方熚烈光虎節斯皇孰曰公亡匪銘伊白匪石安邈我筆載滋後來者賾

山南廉訪副使馮公神道碑

公以至元廿八年年五十九九月六日卒官朝請大夫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於襄陽燧遊吳會還過行臺廣陵得訃於故御史中丞魏初所遂出涕相弔後三年始拜其墓指桓楹誓曰公平生交友間文惟我怡者它日當銘是為報子休復亦已敘所履歷見求因記前卒六年嘗敘馮氏三世遺文有曰以中議年五十九卒官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故中順方年六十以同知臨海軍節度使致事至通議亦以同知集慶軍節度使六十致事三世皆止同知亦理之不偶然事之可異者公抵掌曰若是同知不善

吾家耶吾它日有避而不爲耳今公之壽僅齊中議校所
卒官廉副班序正與轉運節度同知者等六命四世卒致
皆不逾六十嗚呼造物之迹人果可以意智闚耶中議中
順通議爲高曾祖諱仲尹子翼璧考中書右部郎中諱渭
世稱馮孝子公之先諱由通議築松庵崧山曰崧後更岵
字壽卿童子聰警於書博觀強識賞於中書忠肅公許妻
以季之子闕憤由貧試吏征商屹屹自飭不濫華隋中統
建元時年未壯入掾中書職奏事曹策識沈明得失先事
日從丞相造滕清光右部爲郎自丞相辯章而下皆友諮
之父子竝政法制未苛不嫌也人榮耀焉或讒禁中省曹
多徒顓庸在列庭加汰擢公以風度脩凝敷對有次留後
一故相長左右幕喜氣排人諸曹讋縮公不下之故事諸

曹出皆總管判官獨抑公眞定轉運經歷換衞輝總管經歷官承事郎令眞定之無極事治考最換令洺之曲周狀其簿貪懦黠之圍襄陽急發民益兵河之北公惟視丁地入中甲者户抽一人籍之請託不行苞苴不入形勢富室施計無所凡竄名它役者皆出僚吏無所姦利其閒江南既一陞奉議大夫僉山南湖北道提刑按察司事換僉嶺北湖南道提刑按察司事二境皆錯壤夷蠻人所憚行公冒阻凌歒瘴鄉蠱俗上下山谷至不可馬或轎以杖殆數千里刺舉周治簡削冗長官吏數百臺臣勞之移近畿甸換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司僉事官市民物不輒與直責悉還之罷去官吏三百積没賕賂且三千定霜摧雹擊蠹朽皆折唐之監州諱發其伏逃訟於朝顧列公實田湖陽

三十頃禁殺日殺紆塗乗傳多燒驛薪不法十餘事詔御史問之無絲髮得抵其誣𦤎陛朝請大夫江西湖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未代棄歸尋仍前官換山北遼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以疾辭行臺臣終曰舉職風紀求歸者其私不可釋也擇其去家近在十舍外者以便之再換山南江北道肅政廉訪副使命下數日卒僑葬櫝溪之東筮仕至是三十餘年恬忽時榮退易進難數命皆家受之臨繁處劇暇豫而集遭佳林泉野服珮寶璐鳴琴賦詩忘反移日觀所號雪崖亦可得其嗜尚已俸入盡於及故家之孤嫠與娛賓購鼎彝書畫故遺產不盈十金所標襮其閥甚高跬步恆以羞親爲心迨氣息奄奄猶大書松菴墓馮孝子墓雪崖墓賜休復曰各伐石表之阡亦自喜其善全歸也遺文

千篇晚而筆力逾進辭多雄剛深古卑於文者不能句求凡再配前夫人楊氏即忠肅公妻者今夫人王氏其母休復與休復母之兩致其道不知者不以爲前夫人之生觀行有家爲德如何女温香幼三男孫鶴齡龜齡彪齡二女孫皆下殤銘曰

公生自孱見靈奇也蔥衡鏘然妙爲辭也人一善偏已兼之也其藴淵淵介介持也其履平平循循施也入司奏牋出縣爲也同不俗牽異不離也責言言宣責事治也憲府所躔吏不欺也風行嶺堧江之湄也幾耳順年不云耆也厚夜長眠寤何時也聞之幅幀多舊悲也曰良弓傳子爲箕也揉木不弦世業卑也獨公青氈守不移也世德陶甄不外師也子於父田播其菑也父材楠梗子構基也有華

蟬嫣冠雙綏也與乃祖肩官醜夷也皆不持銓衮職裨也豈天爲懸座右巵也不盈其泉斯不歆也信彼微權馮氏私也滹沱之川浩瀰瀰也苗冑必賢綵波滋也毋折楚箠以筮疑也麗牲有穿徵銘詩也

浙西廉訪副使潘公神道碑

公潘姓諱澤字澤民宣德府人府在金惟州曾祖嘗爲州孔目而逸其諱祖祿考得用生行軍萬户府提控逸及濤與公伯仲氏皆善厚殖其家資公讀書壯而遊先師魯齋左丞許公之門盡憂故習而氣質大變養親不違其志事兄愛以敬閨閫有閑及出門庭卑以下人語恐惴之遇夙無所厚薄者於塗必謙謹戀嫪令盡所言不峻謝別用太保劉文貞公薦由從事太府監擢監知事轉貳左藏庫使

出再提舉織染局金符在順天路官承直郎宣德府則奉訓大夫課皆最陞奉議大夫知弘州兼諸軍奧魯始有土民以行所學郡旱徧禱其境百神已乃詣郭西泉投文祝曰山川之神其所司者惟在能興雲雨以水下土耳今旱暵如是不能膏澤之神固已不得其職使州剌有罪幸漏譴於明天子必將殃之宜止其身吾民何辜横罹斯毒則爾神又佚罰矣敢恐恐退俟終不得命當自劾去其夜有光如星騰泉明日大雨爲屋祠龍泉上自公未至州之南並山風爲災又爲文禱曰風者天之號令順四時溫燠淒凜之氣發達遂成萬物者也時自爲惠反之而已災況暴厲無節穴涌谷起飄翔塵沙偃揠禾稼以病民哉禾民恃以生上以出縣官租賦下乃仰以粢盛報事乎明神令使

之貧窘無所於食目其顰苦之顏耳乎愁歎之聲神亦安
所利之必州刺之是矜其收是憑怒自爾風災衰息民賴
至今尤究心用獄前政繫疑盜八人榜掠百至求迹無所
公明其非辜皆出之刼家訟公故縱無幾時而盜果得西
京械成獄令待命他郡過治因號市曰此州之人神明公
以爲包拯復生獨不能相活邪公將名問同列謂宜發卒
衛出吾界而已讞非吾事也公曰人求直其枉烏可陽爲
充耳不聞卒問之蓋太原民輸稅西京慮倉吏不以時受
入鈔貴家奴令代其輸既如約矣奴與僞爲鈔者友陽悔
之有我善鈔而歸所僞爲我急其得不詳視也出而用之
而事始露有司鍜成之謂我利賤而買之僞爲首當以見
知法公列上之竟雪其誣而抵奴與僞爲者法賦州市牛

公懲他郡驅牛至官擇可受直聽命旬浹犇走煩勞廢其穡事令持價即鄉民自爲市吏無所姦利駔儈亦不得上下其直轉知興中州入爲監察御史刑部主事時當國臣知多行不法察院名按不能致公從卒至部捕之一訊而貪墨皆出論如律轉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治有田民殺其主者獄已結矣公詳讞之則其妻與所私夫爲之乃昭田民當二人法又有訟爲豪室奴其一家十七人有司觀顧數年不能正公以凡今鬻人皆畫男女左右食指橫理於券爲信以其疎密判人短長壯少與獄辭同其索券視中有年十三兒指理如成人公曰僞敗在此爲名郡兒年十三十人以符其指皆密不合豪室遂屈毀券民之或言高麗王有逆意集將吏將從故都詔近臣偕公即

治公以王今尚主王設舉事主安不知知安不上變聞而
噎嘿以從他臣治獄希意深鷙求竟公獨輕平主果馳使
明王無有事從中變制使多得罪獨還公憲尋入都事御
史臺剖白羣疑商訂時才自其口出人所畏縮皆身任爲
無少顧讓然不專已博咨之人嘗曰君子小人喜以朋從
觀受薦何人得過半矣又致察其間有失而不中哉今曰
必吾所識則識有盡不足於列職中外況未必盡賢人曰
可者審可不必囿以資格故評臺臣者皆曰自公都事察
院監司一時翕翕勝職最衆出爲江北淮西道提刑按察
副使按宣慰家兒怙勢抑買民物不償直與償而不滿者
皆比贓論後改提刑按察爲肅政廉訪轉江南浙西道肅
政廉訪副使方分司杭州以至元壬辰秋七月一日卒年

五十五仲氏子希善希達五千里輿柩歸鄉明年八月始葬先域夫人任氏三男希大希成希安大成皆前卒希永他室李出三女適任徐張氏皆士族公既貴矣進伯氏子希明事裕宗於東宮今出知隰州後葬二年伯氏懼公平昔之善泯其不聞乃身入山敦工伐石求其同門友祕書少監楊桓狀其事俾燧銘之碑燧曰公之爲人桓爲行實文何尚焉念今之世子弟爲父兄求託金石爲傳者或多有之如提控以兄能反復致意其季者纔獨一人嗚呼豈不若是不足爲愛敬報歟銘曰

維公生資粹其民彝加及先師北面事之仁義微詞道德盛儀日耳以闚如垣厚基增崇其卑如田有鎡多稼離離尊聞行知始由家推慈孝幼耆閨闥臬絲秩秩其宜出焉

郡治視民如兒調均賦夷仁柔膚肌何有創罷其穰其祈
山川百祇如指以頤雨渥風衰誠之格思罪入髠彤有少
枉疑猶巳渴飢不身之私竭歷解纍必出是期發摘吏欺
大法小笞戢威顏省衣纑斧持遼浙江涯皆所往釐在在
歌思曰到遠而如何數奇中塗其萎識不識悲中郎諸碑
泰無媿為斯銘如斯琢石以垂信夫他時

故宋太常少卿陳公神道碑

大德戊戌燧舟遊湖湘而陳公元凱方持憲節使湖之南
既求追撰妣夫人李氏埋銘為粗敘陳姚同為有虞遺裔
矣後五年燧持憲節使江之東而公以總管來涖建康馳
書請曰吾八世祖宋太常少卿公以治平二年卒葬洛陽
其後子孫以官為家死不返葬顧於太常墓失其地所曾

祖少中公訪而得之筆地之名與距城幾何里步以詔後昆志亦勤哉會薦離大兵終無有能至者七十餘年矣元凱始成其志如所筆發墓驗之果得范公鎮所撰誌銘摹以蠟紙副吾家乘願爲銘樹石以表墓道燧受讀之其先潁川人唐遷於京兆廣明中違亂於蜀家眉之青神其可系者瓊生延祿延祿生贈兵部侍郎顯忠兵部生希亮即太常公太常生京東轉運使忱轉運生簡州司士參軍揮司士生金儒林郎灝儒林生國子監丞克基國子生耀州三白渠規措使仲謙規措生皇東平勸農使膺農使生嘉議大夫建康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則元凱也子敬立最之凡十二世聞者慨息以爲非清風素望之門孰能完有家乘得其傳次如是之多哉燧曰是足爲多乎哉苟推其

世德而上之之十二世者又十二世而一耳嘗讀太史公書至其敘傳於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官居功烈文辭下及其身而止豈顯親者不嫌自明宜然耶故燧例之由譜姚氏亦遠本曰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高陽是爲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橋牛橋牛生瞽叟瞽叟妻握登見大虹意感而生舜姚墟故姚姓舜三妃堯二女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一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禹受舜天下封商均虞城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示不敢臣傳夏歷商三十二世書可見者虞思箕伯直柄虞遂伯戲五世耳至虞閼父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太姬生滿賜嬀姓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爲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立申公卒弟相公皐羊立

相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卒子孝公突立孝公卒子愼公圉戎立愼公卒子夷公說立夷公卒弟平公燮立平公卒弟文公圉立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卒弟五父佗其母蔡女故蔡人殺太子免而立佗生子完周太史過陳使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是爲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太岳之後山岳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佗取蔡女數如蔡太子免之三弟躍林杵臼共令蔡人誘殺佗而立躍是爲厲公厲公卒弟莊公林立莊公卒弟宣公杵臼立殺其太子禦寇完與禦寇相愛恐禍奔齊桓公使爲工正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爲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卒妻完以陳字爲田氏聲之近也或曰食采田完謚敬仲生田穉孟夷孟夷生湣孟莊孟莊生文子須無文子生桓子無宇桓子生武子開與釐子乞釐子生成子恒及楚滅陳而恒得政於齊生襄子盤襄子生莊子白莊子生太公和遷齊康公貸於海上食一城太公會魏文侯於濁澤請天子求爲諸侯天子命之是爲田齊太公卒子桓公午立桓公卒子威王因齊立威王卒子宣王辟彊立宣王卒子湣王地立燕齊楚三晉合謀各出銳師伐齊敗之濟西燕將樂毅盡取齊寶藏器湣王出亡及莒楚將淖齒殺之莒人立其子法章是爲襄王田單大敗燕軍迎襄王入臨淄齊故地盡復爲齊襄王卒子建立秦始皇帝兼天下滅齊虜王建遷之共自商均國虞至是千

九百六十三年矣此吾姚與陳始同爲虞中同爲嬀卒同爲田之末分者後建三子桓稱王氏軫稱陳氏而不及昇豈昇仍氏田耶自是田或多失傳次王莽自以桓裔追封完爲敬王以田豐爲世睦侯奉敬王後莽死豐子恢辟亂過江居吳興改姓嬀五世孫敷復改姓姚惟陳可以世求軫生秦東陽令史嬰嬰生成安君餘餘生軌軌生審審生安安生恆恆生願願生四子淸察齊尚齊生源源三子寔崱邃寔字仲弓後漢大將軍掾屬文範先生六子紀夔洽諶休光諶字秀方獻文先生生青州刺史忠二子佐和佐二子準徽準字道基晉太尉黃陵元公生伯眕建興中渡江居曲阿新豐湖生匡二子赤松世達世達長城令徙居長城下若里生丞相掾康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書郎

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騎侍郎高高生懷安令詠詠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文讚文讚三子談先霸先休先談先梁東宮直閣將軍義興昭烈公霸先代梁猶以姓號國曰陳謚武談先子曇倩繼立謚文子伯宗繼立崩文弟曇頊繼立謚宣傳子叔寶亡陳凡五陳三十二年叔寶四子莊弘徽某某會稽郡司馬司馬生某晉陵郡司功參軍司功生兼右補闕翰林學士翰林三子監察御史當大理評事袞祕書少監京少監以從子鹽官令褒繼鹽官生高安丞灌高安二子伯宣伯黨伯宣著作郎生旺旺生機伯黨生元史元史生徽温州司戶參軍其自軫至機三十九世昺弟列者止書其傳然自廣明至治平實百八十七年以三十年一易世率之爲六世太常

而上四世其不可推知者二世耳嗚呼籍載以來不隕其世德者惟獨一門吾姚氏則自梁高平令可系而至今者廿有六世其上則或絕或續匹夫之家其可少覬哉嗚呼亦有甚可感者古人爲誌納之壙下必載其世次官勳實用備或世變時遷人有竊發知爲何代大賢君子揜之不忍及其匱焉初不預爲裔孫克念其祖求徵而謀也今元凱悼陳氏入蜀中微太常公始震而耀之亦其家之鼻祖也故既發視玄石而得其眞大封樹之碑表墳道刻石人獸如其始窆於三易代八世之後亦古未聞者故燧感之且敬焉推吾遠本三千歲之上皆有稽於竹帛者詳次授之非足止慰元凱於生死而有知亦必曰吾同姓表章及此其庶幾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者邪因爲楚人之辭歲

時上冢使歌以祀其言曰
峻南峙兮嵩高阻西鶩兮函崤趾北卬兮坡陀壖洛水兮
波滔滔堂封兮偃斧古爲藏兮幾何所既夷兮已焉有不
夷兮疇焉主將帝私兮之家俾鬼護兮神訶待裔孫兮爲
告賴玄石兮不磨維裔孫兮思愼其守不忍嘿兮求牛馬
走曰先志兮其成庶階玆兮來肩可究余亦虞兮遺苗匪
妄胄兮華遥其統緒兮可尋具方冊兮昭昭年數千兮世
踰百生民祖兮或幾及豈伊神明之後兮不與他族而中
絶於何孟氏一言遽必五世而斬君子之澤坐令自今讀
其書兮亦取二三武成之策重曰往者兮垂芳來者兮是
望勿替兮休聲與嬀水兮齊悠長

故提舉太原監使司徐君神道碑

至大三年中奉大夫僉樞密院事徐毅感言於燧吾先人以雅善故御史中丞王博文當其爲河東山西提刑丏銘先祖提舉府君墓碣中丞不讓而援翰昔毅與子嘗受業太傅許文正公於胄學爲同門今子長翰林毅僉宥密爲同朝吾先人於中丞無是也又子亦識吾先人古所謂知死知生者兼有之其遺善可筆以示雲仍者非子誰賴哉乃序之曰君諱德舉字進之曾祖澤妣郭祖閏妣郅世農平陽趙城以本富聞石明里考玉材武爲皇帥府提控提領崞縣崞嵐州長官後馬公行刑部奏提舉河東南路常平倉妣夫人高以歲丙戌生公數歲撫而謂曰是吾父登金詞科令岐山出也身教之書及長又資使學仕俾歲偕計吏趨龍庭甚爲參尚書省議樂齊賢馬文玉二人者知

擢以爲掾已未遣迎世祖於江北陽邏且徵兵山之東西中統壬戌省調平陽路轉運司經歷以妣夫人憂去官後六年又居考提舉府君憂安西王國秦凡河東河南山之南與陝西食解池鹽地皆置使督其賦入悉輸王府以君爲太原舊由其地多鹵民盜煮食有司雖密其禁犯者終不衰止而賦日益不登遂弛其禁聽民煮食惟户責輸賦漕司行習久矣至是都漕欲變其法復轉鹽鬻民君以爲若然是驅是邦人納罪罟也若仍弛其禁惟衆遣吏巡邏不使賤估盜販出境而加賦其舊三之一焉民便安之而績亦最陞提舉棄而不仕其平生履歷已此不可謂達而名傷聞四方士夫從之游公侯用其言而人亦樂以急難見求者在夫重諾而趨義負氣而尚俠其事如李瓊將爲

亂自益都傳檄求臣叛王而平陽總管李毅不思移文太原爲忻之監州阿八赤所發故兩總管皆誅論毅子青童尚孩坐徒遼海君哀之帥毅家僮訟之宥密以爲祖宗之法父子罪不相及且昔檄事青童何知與禍至兹甚非昭代罪人不孥之旨宥密遂奏還之今戍西川長萬夫襄陽既下之明年將平宋詔籍中户爲兵民甚駭愕至有自戕求脫者總管烏禔患之迫君詣宥密受其成法得於三户抽一遂懷檄歸虞吏爲姦教侯取籍閉府幕道院身自差第三户優劣優者爲兵劣資其力令出人稱爲平有泣謝者初世祖征雲南師未及境書遣三使諭招三人者言祖宗之法殺詔使者城拔必屠萬一蠻夷怙惡或賊殺臣願無以臣而使是城噍無遺類至則彼以爲誕皆磔之懸尸

於樹大師既至求其首或謂投洱水中遣漁人網取無所得火其骨函送三家復其門徭田租中一人秦州士子王姓分蠻口數十於州俟其子壯付之後三十年當歲丙戌詣西省臣訪求其家在亡蠻口已爲郡豪張某者冒有王氏子顧受其人傭直君言之憲府坐郡豪以罔受上恩官吏見知蔽匿者皆罪黜而還正其口王氏子民奴有嚴姓者主利多直鬻其六七男女於商胡君憤然曰奴有男女若是衆多則知賴其爲力也久忍重奴商胡分鬻他地哉白其府曰主既有名郡籍則奴亦郡民烏可不告所由而輒鬻之縱不損吾戶數實損吾口府是其言行已數舍遂追還之代贖爲民猶其外者至語其家衣止大布大帛食無兼味飲酒不數龠事繼妣石有孝譽分田以恤女弟孀

居爲子擇師俾齒冑學其知親賢又如何也恆言以飭諸子曰立身本學治生本力穡儉勤羨以周匱急無多積以自災取友不可苟合勢利臧獲久故既火其劵多至千指自今事汝久者其縱民之當不恙時伐石爲槨穴地倍常有半曰他日無厚藏明器用陶無法流俗侈靡崇事浮屠以大德癸卯八月六日卒年七十有八九月廿有八日葬石明里先塋以前卒廿有一年元配同里毅母盧夫人祔置毅爲治書廉使風紀中外刑曹惟觀今爲內總六師外制諸軍逵及萬里爲贈祖玉嘉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妣高侯太夫人考德舉太原鹽使司提舉贈中奉大夫護軍平陽郡公妣盧妣邢皆公太夫人非文賢而能之乎繼妣邢夫人生穀杸轂瞉濟杸宿衛成廟轂椽河東憲

司穀大都永濟倉使與穀濟皆不祿女歸江南諸道行御史臺治書裴居安男孫四人女孫四人銘曰

嗟古君子許友以死非父母存曾不有已後世不然輕合權輿橈酒以金矢死不渝小棘見告聞已掩耳大而去之遠若讐恥允義徐君閔其故侯世業塗地而身亦劉童子何知亦遐以置曰是聖代開罰及嗣敎訟於庭萬里還之俾克再家虔秉將戲民有不幸爲勢壓抑無待籲求我則往直謂爲非俠力善砥名謂之爲俠不蹈難行其居而家井有條理施以裕人自俸則菲伊誰無子無不欲賢師匪其人學則滯偏俾穀齒冑從許文正耳其嘉言目其善行故出用世尊聞行知爲民所望宥密贊毗不昌其身而昌爾後逾信百年種德始茂子貴而碑令甲得爲可恃以傳

太史友辭

附錄

姚文公謚議　　柳貫

天地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秉耀承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攬結粹精敷爲制述於以增煥盛德大業而賚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扳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爲能式纂厥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乂寧而公

之文章蔚爲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深醇固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游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直慈惠曰文請謚曰文

牧庵姚文公文集序　張養浩

皇元宅天下百許年倡明古文財牧庵姚公一人而已蓋常人之文多剽陳襲故窘趣弗克振拔惟公才驅氣駕縱橫闢闔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勁將率市人戰彼雖素不

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從無敵不北雖路絕
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衍視彼選兵而陣擇地而
途纔一再敵輒衰焉且老者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
師時公直學士院每有所述於醼酣後岸然瞑坐辭致砰
隱書者或不能供章成則雄剛古邃讀者或不能句尤能
約要於繁出奇於腐江海駛而蛟龍拏風霆薄而元氣溢
森乎其芒寒皜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鰓鰓焉自閟所
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輦金篚幣託銘先世勳德者路
謁門趨如水赴壑厥問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每往來江
湖閭矑餞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風吟嘯自若巷
陌觀者謂神君仙人嘗謂唐三百年其文爲世所珍者李
邕韓愈二人或所饋若市或酬金牣門最其凡論之公蓋

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宏逸高朗中表惟一年愈艾而
氣節愈隆顧有前人所未備然則公之奇偉瑰異者獨文
乎哉公没之十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
凡如干篇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書濟南以文序請
竊惟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
代雖不同要皆間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走何
人敢於焉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目者姑副
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至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集賢
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姚文公牧菴集五十卷其刻本松之士人家有之昌
嘗聞李中舍應禎云然南北奔走竟莫能致今所得
乃錄本多殘缺視刻本不啻十之二文公之文如朝

紳引班氣肅色正步趨有序佩玉鏘鳴又如戰陣相持紀律不紊雄威遠被坐懾萬人其辭類宋景文而理之得於許文正公者非景文所及也昌特嗜好之故僭爲之評天順甲申昌在湧金亭書

輝縣有百泉焉即詩所云泉源是也泉上有湧金亭蘇文忠公所題昌至輝課士畢乃過百泉尋蘇門山孫登游嘯處見穹碑道側趨讀之則姚文獻公神道碑銘公之姪文公燧譔元史文獻公列傳多取諸此因問從行儒官其家其子孫何爲都無知者有一郵舍卒前言曰姚相家去此三日程其子孫今猶有存皆業農無他所好昌惟文公燧已遷洛此當是文獻公子燉之後爲留三日使卒招致之果來則鄙野質

實不復事儒藝有文獻 公手書碧色箋特寶愛紙墨如新一子年十七復淳厚予爲名之曰重使習業於官三年學粗通又五年莫能加蓋其賦質然也重乃見其二子纔四五歲皆秀朗夙慧天之申祐姚氏此當有所成哉昌書於麗澤書院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五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馬文貞公　石田集

五言古詩

壯遊八十韻

十五讀古文二十舞劒器馳獵溱洧間已有丈夫氣裹糧上嵩高靈奇發天祕𤑺𤑺三秀枝爲我擢粲翠空青丹銀品伏龜鏤文貝駢羅星辰精附麗日月會紫鳳友朱鷺翩翩劇翔戲飛閣舒鳥翼懸泉瀉珠琲磨崖見古刻應是列仙記捫蘿欲登觀苔滑阻凌厲煙霞蓊蔚隮霧雨蕭颾至余時戴簪冠綠辟照縞袂檀欒有磐石真人每同憩北臨黃河水濁流觸天沸蛟龍逐鼉鼉鱗介滿水裔衝波崩金

堤萬夫廢穡事官家憂且勞玉馬歲沈祭江淮晝鷁船夜
上歌嘒嘒魚鹽不直錢寡婦豈拾穗釀酒相呼飲傾倒再
拜跪中心忘嗔訶縱談詆漢魏三十能歌詩鄙薄雕蟲技
不肯學仕宦慷慨負高義持錢送酒家觴至即一醉羹芼
嶰谷筍飯煮山陽穄峨冠擬魯儒短衣眞楚製遠行探禹
穴六月剖丹荔巫峽與洞庭彷彿蒼梧帝江左佳麗區幼
婦蛾眉細唱歌攪人心不可久留滯沿淮達汶泗摩挲泰
山礪聖鄉有亡書求道亦容易童子操觚牘價重麒麟罽
京國天下雄豪英盡一世舞羽肅文敎橐甲飾武備馬迹
見騰塵車轍聞戛轊暈騫天觀起鱗雜井屋綴千畝開靈
潢馴象浴其汭我皇拓文場羣髦咸戰藝洎予黔婁生言
辭罔絺繪但幸鼂董死收拾在等第臚傳下閶闔恩澤承

滂沛春雲覆林塘雜花懸火齊詞垣正舒華吹竽獨無喙
執筆御史府羞縮如牡蠣彈評則春秋齟齬失剞劂問俗
西夏國駟過流沙地馬齧苜蓿根人衣橐駝毳雞鳴麥酒
槩木梓薦乾薺浮圖天竺學梵身取舍利安定昆戎居貪
鄙何足貴返途歷邠岐原田表古啜宛宛陶穴民艱難謀
樹藝驪山葬秦魄茂陵迷漢寢黍離悲故宮修竹徧清渭
日入狐貍驕天陰蝃蝀翳温泉出津陽古瓦識唐字闌河
隔山東華岳秋更霽首陽餓夫薇霜露已顛穎鑄牛挽河
梁恍惚水所噬晉俗隶齒黄冀馬雹蛇駛井陘阨坤維大
行逼象緯煌煌日圍近赫赫天人瑞田舍植汶篁郵亭擷
吳桂優游逢化國俯仰詠樂歲豈用百二險乃自十一稅
北都上時巡扈蹕浮雲騎宴鎬帳殿移拜洛周廬衞巖空

山櫻緜川曲紅藥膩列障敕勒塞萬里靜烽燧九節菖蒲良貢篚充藥餌疇昔閉户居耽讀未見試三年不窺園自謂五經笥四十得俸祿僅可給羹饘誰能薄淮陽不作鴻臚寺簡書畏懷歸弧矢示初志振鷺方擢質冥鴻忽垂翅感歎對囊螢輿言友荷蕢諒非廊廟具頗異市井輩當曳鄒陽裾願擁文侯彗

贈客

疊巘擢蒼蔚緜英粲紛葩銀鸍霰已積翠幢柏方遮劇飲肆豪縱清談宴賓嗃叫嘯虎當巖趨蹌鶴行沙聯娥聘趙女貫珠唱吳娃露庭泛蘭蘂風閨透窗紗魚泳文波圓禽翔喬雲斜逸樂諧金石清眞況煙霞洗藥秋汲澗種秫春燒畬寓言託莊列潛心著義媧所貴丘園賁終然心匪遐

讀陶潛詩

伯夷恥粟餓屈原避讒死獨有柴桑翁一不失張弛所以百世下風流激頹靡遐觀八極表衰榮何足數

送袁伯長歸浙東

龍角不如犀常不生馬廏麟趾不如牛終當在君囿我行泰山阿日觀望潮候見子被雲服家居夾靈鷲揖之不得近跂慕塵光後

貢待制文修撰王都司同賦牡丹分得色字

名都擅穠華奇葩紛翕艴頰暈紅紛豔囊垂挂蠹蝕初凝沆瀣氷澌展蒲萄織仙綬曳雙環幺鳳盤六翼粲粲春奩瑩晶晶風燈直可憐昭容袖縹緲見顏色

齋宿太社署

朱門屹南起金水經北流繚垣外旁達周屋內廣修圭玉承璪藉碧鏤飾衣篝中壇土五色夏松露浮浮改容事明神豈謂茲淹留

古意

秋羅畫雙蝶涼練透紅綃攀紆翠襞積騰拏鳳盤翹公子高宴集水閣芙蓉搖來禽丹砂紅石蜜春冰消歡情光景洽壯意風雲飄所期國士知豈謂虞人招

苦寒 三首

肅肅歲已晏冽冽冰霰集寒雲先不流槁木鳴日夕挾纊處南戶嚴稜坐相[illegible]端然成離居企念穉陽復

南戶日頗暄居獨意亦適觀物契妙道含情想眞識靜[illegible]理雖殊造定趣乃一古人不可求茲焉寄游息

日精赫重光午景延冬暄眞見喣物功始覺陽道尊玄冥斂時肅衣被元氣溫鼻端有消息守此觀化原

報春堂

青陽布仁德萬品含景滋人道貴有報天施終匪私遲遲春暉和寸草爲生資聊觀孟氏詠載孜生民詩

古詩

繾綣憂腸興觴至不能釂高飈揚塵沙倏倏滿戶窽冠屨對孔經蠅亦集堂窔淹留藉君子相與一晤嘯

擬古

崇臺拂緜雲阿閣蔭廣路上有彈琴女文采被煙霧玉食薦翠盤渴飲瑤草露鄙薄貧士妻終歲弄機杼

春寒二首

叶風應青陽羲御南其輈生榮兆植物民氣趨和柔三農興歲功銚鎛日以修云胡司寒神正月行斂收獵獵驚飈來壯士畫索裘氷梁阻沃漑龜坼横大疇穡事忽愆時誰與飢餓謀得見吹律衍吾將迎道周

歲律啓璇室天家授人時嘉生達勾萌厚德宣靈祇玄功既旁被吾人亦咸宜曩在閉關日商旅車不脂瑟縮謹蓋藏宛宛如蚌龜兹遇孟陬月遲日晝景熹春酒續古意游子求履綦豈悅草木華所貴陽道施陽道一以施衆美俱無疵

送幼度御史南游

辭官亦有道諧世亦有窮君子尚高義賤物不賤躬含情適夷曠潛心入玄中弓旌或南出求子江水東

田間

中田蒔柔桑周垣列苑柳居然成農耕林廬頗完好朋從時往過牀頭出尊酒意氣每酣適仰視北有斗豈知念湘纍那復嗟漢叟丈夫貴立志文字託永久

王維輞川別業詩圖

野水已不流野田已無塍日夕華子岡狐貍上丘陵高人茲爲土畫墨飛塵凝空餘古韻語彷彿金石興

飲酒 二首

簡編有重謠折衷無權衡黎庶有重困救藥無持平昔者賢聖出屯蹇躓其身躓身不躓道龍蛇果能伸棄置姑飲酒陶然會天眞萬物各遂性雜沓向我陳

嗟哉寡諧合蒼鬢禿不齊觴至即飲釂猶恐逢訶詆衆人

以儒進我不限吏貲入官養交譽惟恐不合時含笑作雅詠遭罵亦詭隨出入踐華要誣誘成其私積階踐崇貴剽獵章句辭鼓頰說古今證據稱云爲斯世豈可誣小夫甘自欺興言發喟嘆飲者終不知

蔓草不除

大夏萬物長蔓草多華滋勾�發茗穎苞實各及時賴爾有野意使我情怳怡誰云田中殖嘉穀亦如茲

端午効六朝體

修篁發秀林圓荷疊芳池采絲擷露縷紗縠含風漪蕤賓應樂律端陽正歲時馥馥蘭湯浴灎灎蒲酒持漢宮鬭草戲楚船張水嬉江心鑄龍鏡好用照湘纍

田居二詩寄元參議二首

積潦被原田瀦水滿陂塘具我錢鎛器剉稭飼牛腸周垣無不完南東植柔桑欣欣條枝發向日欲奮張衆草還芊芊朝雉鳴陽岡始旦荷畚去取糞城邑旁敢辭作勞苦但願筋力強

上馬作將軍下馬作博士服賈眞無良蓐食勤穡事王朝列公卿田稅豈十二同里相勞勉牛種更貸貰雖無凍餒憂未可悅親志親志在光榮祿養乃始貴爲詩獻儒宗秋獲見稔歲

初日詩 二首

初日照我樹我樹日華滋檀欒綠陰合四顧無曲枝盛暑熾煩歊其中有涼颸成林蔭千畞棲息任所宜

初日照我書我書在東牖赫矣先聖言天地相永久秦火

雖燎原其灰爲世壽人文待茲成老死學敢後

飲田家留題

田家酒初熟邀予坐籬根我復不辭飲喧譁輒傾樽耳熱歌擊缶雜坐忘卑尊論古似嘲詭顛倒羲與軒禮容或稍稍愛此情義敦丘原正春意歸路花柳緐翻翻鳥飛去悠悠寄情言

史館閒題 二首

騎馬到書省冠佩趨几筵豈但文字美所樂長官賢京國足府寺金穀相百千飛書日雜遝奔命愳不先肅肅館閣嚴操觚績簡編上有日月光下有　不妍森羅大象列侯此言語宣蹇予昧儒學羣髦辱官聯遭逢賴明世益喜身悠然

畫省眞仙居華屋映丹樹青石倚闌干松髮沐雲霧綺疏刻連錢承塵畫翔鷺中有河漢文夜深寶光聚玉函黄金鑰太史自侍御河上一豎儒伊吾誦章句偶趨彤庭詔詞林邇天路雖樂文雅懿終歉紬繹誤

奉和王儀伯參議龍門

衆鎭列方國茲山入叢霄隱雷鬱夜豗奔湶劇春潮跛鼈不可升負鼇詎能超媧鍊役萬神禹鑿勞百僚我行當晨興雞鳴馬蕭蕭歸焉見閶闔煙雲限紛颻所樂鎬京從敢賦淮南招摛辭造鷫行藻思芳年彫飮酒輒亦醉泛泛風鷗飄日畿芙容衢玉輈九天遥高詠青霞篇翹首扶桑朝

擬古

驅車上疾阪六馬汗滿溝解航下急瀧百夫不能留微機

有逆順無用卜筮謀車遲或可安航速或覆流

送別李彥方憲副之官

昔在翰林日與子同官聯出入文史間篇章雜朱玄飲酒學士家走馬大道邊各不識時貴浩氣超八埏今茲兩禿翁短髮咸被肩睽違諒不樂國憲屬持宣八州多疲氓豪吏爭控拳擊搏并喣嫗所施務兼全期子上報政慰我心惓惓

種桃

種桃南山麓三歲不得實種瓜東郊園擷之在百日豈於思遲暮終焉有常食如何種瑤草千歲始一獲

王繼學同張學士壽寧宮祠宿奉寄一首

永日坐虛館晏然有餘清逌邐違世轀沖融叶道情修管

文賦成歌詩藻思生涼飔入書幌逍遥命觴酒披拂有庭花山石可繫拊下階就步武布席思我友我友不可思方與神仙期峨峨華陽巾左右委佩垂夜半登玄壇象緯光陸離天門倘有遇爲我含景滋

潁郡

孤城介汝潁四野盡衍沃梁楚異風氣沈頓錯封域畇畇墳壤美宜我稼稻粟居民尚樸儉遺邦頗文物邈哉宋兩公當年擅高躅至今風月夜西湖有鳴玉朅來載淮舟登高恣遊矚古老不可問聲華竟誰續

昌平道中次繼學韻

清朝富文物冠蓋塞兩京角藝百技竝論經千儒并下才忝供奉肅肅齋館清朝出都門道羣山愜幽情聯鑣有髦

士海内馳英聲白馬嘶南風羅袍映田塍笑我如培塿自比山崢嶸

度居庸關次繼學韻

飛鞚陟雲巘淩皆盡圖畫天風吹高寒山雨灑長夏冥冥白鳥去寂寂松子下陸行石當塗水春泉𦈏舍高與蜀道齊深迴盤谷亞筍輿約重來羸馬苦常跨朋從詠連疊酬應給閒暇得見王子喬吾將驂鶴駕

七言古詩

所過

張良廟前流水聲歌風臺下曉雞鳴行人舟中寐復起此生亦欲成功名白髮可憐升斗祿持歸不足求田屋揮杯看劒獨長嘯萬里朝雲見晴木

淮安路池山

淮浦蒲花秋渺渺淮岸楊花春褭褭白魚初下酒船來十里風煙隔飛鳥吾生欲向淮南居更聞池山好田廬濯足滄浪箕踞坐不問朝家來聘車

寄鄉友

河邊老父念我出遠寄京華書一行謂言白髮今多少又報南園竹樹荒門前石田秔秫熟犢子新生走如鹿莫戀官家有俸錢長年作客身如束

送周南翁之官池陽

霏微桂蓼綠霧深集仙書殿秋沈沈九華山影隋酒醆便欲起挹青楓林青楓林高霜葉赤遥遥連雲鴈行急蜀麻吴鹽來往時閒坐城樓聽江笛

宿興化縣界

去年七月淮水發獨乘扁舟觀禹迹今年七月天又雨躍馬南上閩嶺石蹉跎歲時身老大瑣瑣苟祿慚莫述白髮山中抱孔經會見青藜下太一

上京書懷

燕子泥融蘭葉短疊疊荷錢水初滿人家時節近端陽繡裌羅衫雙珮光共笑江南五雜組畫鷁浮波供角黍沙苑射柳追風駒古來北地爲名區

上京効李長吉

龍沙秋淺雲光薄畫羅宮衣侵曉著吳娃楚娘侍團扇象輿鳳輦明珠絡椒花染紫風雨香三十六盤天路長南都北都望行幸千秋萬歲迎君王

李夫人

未央天子香熏骨夫人不貯黃金屋水銅無光澀秋月留得當年舊蛾綠瑤臺夜佩聲闌珊沈雲叫鴈沙泉寒二十五弦彈鳳皇玉釵小燕飛春山

蔡州伎趙氏墜崖以死自誓作詩諷俗

鱗鱗汝水氷碧光汝之左右百草芳紅蘭紫桂媚長晝鉤輈鳥子回銀塘茭蒲無數菱葉小西家鞦韆屬年少燕泥霽雨風景酣簾箔依稀有歌笑趙氏母子邯鄲倡綵絲繡履踏春陽心思宛轉縈雲縷羞對兒郎唱鳳皇樂山嵯峨石生雨鄉人迎神奏歌舞婆娑起向神祠前祝願生身事鍼組野風吹目雙淚零泉聲松韻相冷冷誰言女子情愛癖誓死命輕如鳥翎鳥翎飛上合歡樹開花夜夜無愁苦

秋香不斷相思浦小釵玉股埋黃土

秋意

銀牀墜露下高桐竹練含氷留麝籠蒲萄酒作碼碯紅湘娥江邊采芙容月華流影天漢東素商淒清颸微風草根知秋有鳴蛩

五言律詩

固始縣南岳行祠

往歲曾登眺今朝又謾來山禽鳴獨樹石辟漬荒苔水淺沙痕亂天低雁影廻春風吹白髮有酒且銜杯

送人之陝省幕和韻

綬帶驚沙鶴紗巾逐海鷗驪山泉未冷華岳樹先秋路出汾陽里家仍晏子裘風流蓮幕美君豈歎淹留

謁告書懷

先子桐鄉地年來憶舊游山春花競發沙晚水閒流石屋青霞夜藤牀碧樹秋防身龍具在強欲問吳鈎

送董仁甫之西臺幕

西南萬里地詔屬大行臺秦樹浮天去巴江帶雪來山河無用險邦國正須才檐幕風流美書籤想盡開

送周南翁待制

雞曙辭宮漏鷗天趁客船帝書鸞紙瑩母侍版輿鮮林壑煙霞舊松楸雨露偏儒臣文藻劇瀧表勒高阡

華清宮故基

開元人物盡茲地尚華清古道風塵急溫泉日夜生碑詞惟石蘚宮樹有春鶯過客知王建題詩不記名

舟中

蒹灌縈雲曲岡巒引霧深舟輕風燕疾衣薄水螢侵夜久江喧瀨秋濤竹滿林閒情任飄泊到處欲登臨

再從浙入閩

積雨關河溼今朝日始晴浮船下夜瀨覓酒近春城鵝鴨將雛出牛羊傍母行獨憐無似客萬里又南征

崇眞宮西棃花

春日棃花下相逢把臂行香痕憐粉薄酒暈惜紅輕影動簾穿燕聲來樹度鶯共當拚一醉莫待鬢華生

明日在羅中官園池自次韻

帝里春光媚花前可獨行額黃團蔕小眉綠畫痕輕蕩槳波浮鷁裁衣粉妒鶯却愁風信惡明日樹陰生

武當山道士贈行

幽居鑿石楹仙路接青城印字苔行鶴梭金樹度鸎飛光無短景上壽有長生星斗何曾闇玄壇夜夜明

贈廬州黄孝子

我家淮水上孝義夙多聞邑屋封華表丘園聘束纁久嗟毛義檄更歎董生文白石山中去吾將問隱君

出都

長城懐古處身在日華東水出盧龍塞山連碣石宫沙鷗終自白霜樹忽然紅雲海鴻濛氣歸飄杳靄中

紫芝不用事

霞纈盤華蓋天葩擢商雲孕靈非有種掞藻忽成文冠矗仙裁羽纓垂女製帬原田多衆草獨爾擅絪緼

贈楊洞天道人

我自不入俗君今又欲仙鳥啼百花裏屋住萬山邊密樹雲難過空潭月易圓題詩秋卷了爲說小行年

贈彈琴道士

苦竹到階深雲房豈易尋倚松聞磬韻對石振塵襟芒屩玄壇曲瓊冠紫殿陰仙翁嫌我俗不肯坐彈琴

用韻上繼學時祠禱天寶宮

玄關松桂深長晝客來尋撫石雲生手弄泉風滿襟鶴巢連屋角蝸迹上碑陰須信祠官美烹茶更鼓琴

徐州弔蘇眉山

城角黃樓壯蘇公骨已仙亂流無鑿石宅土有居廛才大爲時忌名高得世傳舟中臥讀賦臨水一琅然

五言 七首

大行東北去形勢自天分一葦航吳越千車輓朔雲衣冠今復盛豪傑古猶聞欲獻三都賦茲然媿不文

不作還山夢因吟李杜詩平生無飽飯抵死只憂時事實兼唐史風流揖楚辭山川舊遊處千載有餘悲

王子不耐俗還山應恐遲挑燈同此夜把臂憶當時愛我常懸榻逢人只語詩買田吾已汲莫負耦耕期

好去春山路騎驢圈畫中徜徉紫芝客顦顇鹿皮翁得酒寧辭醉逢人莫話窮乾坤皆古意人自不相同

古意在肴宇新詩應口哦無錢賒酒得有屋喜人過宇宙千年事功名一曲歌執鞭吾亦可稅駕欲如何

聞道光山縣城南十里賒人家依翠竹野水亂梅花應有

仙燒藥寧無客犧槎行當問田畝結屋貯煙霞

又是蒹葭秋浮槎繫旅舫古城空石堞平野半沙丘自笑滄洲客還期汗漫遊明朝入衞國淇上買扁舟

次韻石

老石何年有依稀滿路傷無人愁飲羽有客坐忘羊戒世能言晉傳書豈姓黃補天成五色何獨柱明堂

石田山居 五首

甲子人愁雨河田麥已丹歲凶捐瘠衆天遠禱祠難賈客還酤酒王孫自飽餐更憐黧面黑征戍出桑乾

積雨衣裳溼愁人是麥田泥將深沒馬霧欲墮飛鳶爨火勞薪盡家居老屋穿牆根雜蛙蚓擬買繫籬船

光山楓製錦漬浦荻飛綿秫熟何論酒魚來不計錢卜鄰

多野老求藥有神仙爲客留羹筍清晨步石田

作客何多意淮南即是家自牽蘿屋小不正葛巾斜書嬾眠尤熟詩來酒更賒春天雲嫵媚相對坐鷗沙

淮南窮僻地先世有林廬花曙鳴山鳥芹春躍岸魚鼓琴仙度曲鍊杏客傳書朋舊如相覓休嗔禮法疎

五言排律

春行南郊

綠樹連城合蒼藤入澗懸作橋分野路取竹縛溪船載酒誰留客看花我欲顛歌詩諧故老笑語屬神仙自鑿蒲萄井人開苜蓿田銜櫻黃鳥哢窺藻白鷗翩狎坐欣時俊隨行喜妙年山陰知寂莫春服且雲煙

應制壽王少傅

皇極敷多福臣工保壽耆禔身名愈茂佚老眷殊彌疏廣
金無幾祁奚子更奇堯尊霑露醴齊服剪氷絲几杖隨春
到冠巾與野宜珊瑚生海石琥珀出松脂西掖清光徧東
朝寵渥私仁風初煦煦化日自遲遲宸詔徵歌曲仙音被
樂詞乞言方有待莫去采靈芝

送文著作往鄂州諭南使

大化均天施皇圖象岳寧宣風依日月發號布雷霆貔虎
嚴分鎮鵷鸞蔚在廷芝莖連孔廟蓂葉茂堯庭珠米圓圓
白樓桑箇箇青謳吟興隴畝游衍及郊坰楚俗那三户滇
童信六經已知含煦育復此仰儀刑使得皇華美歌應湛
露聽賜衣裁錦段官醞溢瑤缾上國崇懷服熙朝尚德馨
魚書閒粉蠹雞卜枉軺星鷺渚翔鷀鶿燕臺念脊令歸途

回四牡楓樹失江汀

伯長內翰與繼學內翰聯句賦畫松詩清壯偉麗

備體諸家祖常實不能及後塵也仍作詩美之

吳絹氷絲白秦封石髮青沐華浮鶴露戢景蔌鶊星刻畫風雲狀雕鑱鳥獸形哦詩鏘玉署集句燦珠經爗爗舒光氣沈沈逐杳冥離歌三疊送凱奏萬鐃聽肅穆官師位雍容樂舞庭江花春豔豔山竹雪亭亭自笑如塵俗懷慙似酒醒無因題琥珀有去對鵁鶄

送劉侍儀祠祭北鎮

名鎮坤維左雄藩碣石邊宵明觀海日春婿禊河川塞道迷沙磧郵亭過玉田驌驦憐驛騎襏襫費羊羶亦有鮫人室應無蛋戶船山椒雲物異天角斗樞偏望美祠官貴時

清祀事專祝禧孚感格錫福待敷宣

輓饒國吴公

泣雨纏丹旐靈風攪素帷番君歸廟日饒國表阡時穹石鑱仙籙華編綴誄辭山原松漏月墓道櫟生芝諧世資清福全天樂壽耆孫聯書殿列兒侍竹宫祠執紼嗟何及居廬願莫私明王崇秩祀斂錫待敷施

送王伯弘平章

袞職華蟲燦台階象緯明世須先穀帛治理後章程所貴求儒效何勞得論衡退公無候吏飲介有諸生楓陛都俞密槐庭屬望清助耕千畝籍謝絕五侯鯖疏傅專高節韋賢擅令名臣工商相重鄉國魯公榮汶水春跳鮪徂松夏囀鶯來宜思舜慕去合體堯情尚醞隨飛驛宫衣滿賜籯

曹裝應再趣莫擬種黃精

秋谷平章生日

上宰儒宗重中台位望隆承天施块圠捧日照曈曨汾路精靈合文章運會通鬱侯初亦昴周翰降維嵩姬正逢陽復羲車舍斗中眉毫齊紺髮仙骨炯方瞳鸞鳳翔千仞貂蟬侍兩宮天池浮畫鷁公袞煥華蟲造命毗元化書思沃帝聰山河尊社稷禮樂賴臣工韓國蕃宣永高皇報施崇從來黃閣貴只屬紫芝翁檻竹沈沈翠庭花灼灼紅道山藏畫象詞館轉詩筒洛下耆英盛人間壽域同君王自養老何羨菊潭東

泉南孫氏園亭

鑿石通歸汐浮梁看浴鷗鷗闌萍上甃鹿柵蘚生垣薝蔔

垂梔子篔簹長竹孫書香芸辟蠹席煖錦裁鵷文客登仙
籍承家荷帝恩氷甌蠭蜜溜酒榼荔猱翻吹籥花圍屋彈
琴鶴舞園海雲春有態閣雪夜無痕誰謂衣裳嬾余令杖
屨煩捋鬚歌月地翹首望天門

次韻繼學 三首

金爵層霄外銀猊曲檻邊含香俱國士持槖半神仙豈有
遮塵手應無見麴涎地清天似水席煖罽如綿客送蒲萄
酒人分苜蓿田書思趨豹省撥藻賦龍船 時上京自大都移舟至 誰念
馮唐老爲郎白首年
雞塞西寧外龍沙北極邊有天皆入貢無地不生仙鵲玉
光含水驪珠溼帶涎香清堪閉閣衣薄豈勝綿珥筆遊鼇
禁扶犂占鶴田酒來揚子宅人上剡溪船自信篇章貴能

歌擊壤年
丞相晨趨漏元戎夜拓邊碧雞崇漢畤丹藥監秦仙敢謂
鼇頭選初逃虎口涎柳詞方濯錦雪賦已抽綿豔豔金爲
屋輝輝玉滿田客身隨楚製鄉夢逐吳船所賴三階正螭
坳記有年

送可升法師祠武當山

華芝三曲蓋靈馭九龍車人喜仙官至誰云帝闕賒山神
驅黑虎眞侶糴朱蛇石髮松膏霧天衣雨織霞澗青春舞
藻巖紫書垂花醮席羅星斗賓筵競鼓笳乘槎過博望哭
酒問欒巴竭澤無魚罟施達有兔罝熙熙歸化域遲汝報
重華

送楊仲禮江浙提舉儒學

江海雄南服衣冠重北門仗雲移振鷺船霧送翔鵷酒屢招人飲文多與客論名高依日月道大信乾坤官拜儒臺貴班聯會府尊齋廚還筍蕨賓所盡蘭蓀佐吏言猶雅公庭禮不煩過家歡上冢去國戀承恩田埭觀魚子鄰牆撫竹孫光榮休負弩歌鼓樂鄉邨

送宋誠夫太監祠海上諸神

上聖崇明祀元臣屬有文內香開寶炷制幣出玄纁授節臨前殿傳臚聽後軍酒清黃木廟魚祭武夷君颶母應回雨天妃却下雲不勞風有隧猶願楚無氛漕粟琅邪見還珠合浦聞穹蒼天块漭溟渤氣絪縕龍户編魚賦鮫人織霧紋時祠光炯炯宣室語欣欣鵬運連番舶軺歸願冀羣觀書曾拜洛歌賦不橫汾越水琉璃靜閩花茉莉熏伏波

封莫請宵旰念華勛

贊御書雪林二字爲趙伯寧中丞作

聖主敷文化臺臣得寶書方員河洛出次舍日星居禹畫州圻古羲爻物象初克勤資負扆躋敬賴儲胥王錫非鞶帶天光豈器車傳家恩有渥訓德義無餘浩浩氷華潔亭亭木本疎山輝因玉潤雲氣是龍噓瑩爽才尤畯栽培力不虛明良須慶會動植樂舒徐眷遇榮金匱謳歌媿石渠賤微叨下列瞻拜舞階墀

虞伯生學士畫像

韋相傳經業楊門世講官箕裘君自得文字我知難汲冢朱塗誤秦灰墨補殘黃流疑玉瓚仙露滴金盤不肯投漫刺偏宜戴小冠近林聽竹雨臨澗看風湍詔入蒲輪軟訶

歸釣石圍青山連蜀國白石照長安擬卜龜呈兆將書鶴借翰風流圖畫裏方目見神完

寄舒眞人

金闕來華蓋琳壇集羽衣石因鍾乳膩松爲茯苓肥劑墨香翻杵修琴玉布徽天低臨象緯日近逼光輝竹裏開長徑池邊敞小扉紅迷霞綺錯綠漲水環圍仙杏專凝赤蟠桃萼蘤緋龍來還獨宿鶴去更知歸割蜜蠭先避銜書鳳自飛祠雷陳古磬符鬼挈靈旂丹井泉偏冽銅盤露未晞俗人那得識詩客盡相依伊我逢休澣從茲詠浴沂憑師消鄙吝猶可采山薇

送華山隱之宗陽宮

江閣魚龍近山房霧雨多地清天不著池曲水無波筍籜

迎書帶櫻桃送錦窠吻吻呼伴鹿嘍嘍換經鵝養素行編屨消閒坐織蒹幾篇餐玉泆一帙醮星科香灺沉銀葉衣裾佩紫荷丹光留海月絳景出松蘿醉憶泉沵乳幽憐石爛柯神君攀綠桂天女蹋青莎邀客登山頂尋眞入澗阿洞簫吹道曲雲紙寫漁歌子髮今如此君心可柰何高壇見明月爲我問娑羅

登雨花臺

積翠生層巘凝光浴巨濤吳城花覆井楚舸竹裁篙地近魚龍逼天空鸛鶴高野橋皆螮蝀溪水盡蒲萄雨石逢芝箭風林得鳳毛臙脂兒女小罨畫鬼神饕六代都銜辟三山尚戴鼇故宮猶葅蕣古樹漫周遭仙洞歌瑤草人家宴碧桃飯香非接淅酒好不篘糟綠霧春連閣丹霞曉暎袍

攀躋忻境勝跋涉憚人勞老我才還劣清貧媿重叨采詩今有使問俗似無曹佳麗千年最聲名一世豪歲時休澣日攜手可遊遨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五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六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馬文貞公　石田集

七言律詩

送徐侍御之南臺

雲槃天然拂曙橋鍾陵松檜識南朝臨書應憶晨趨漏把酒何妨夜聽潮官美當年裁錦繡時清今日奏簫韶佇觀召對通明殿別擬題詩寄使軺

和繼學郎中送友歸越中

薊門東望海無波誰許山人問薜蘿雀舫春聲留水燕鵠袍秋影動天鵝鑑湖草滿芙蓉少鄞縣潮來牡蠣多羞見京塵遮帽頂羊裘亦欲換漁蓑

輓何得之先生

手織烏紗日賣錢全家閒住五雲邊伏生有女書空在伯道無兒世共憐北市行歌花爛熳西亭坐嘯月嬋娟少微光氣今年闇知是詩隨過海船

賦王叔能宅芍藥

鸜粉香奩豔有光天工巧製殿春陽霞繒襞積雲千疊寶盝脂凝蜜半香並蔕當階盤綬帶金苞向日剖珠囊詩人莫詠揚州紫便與花王可頡頏

上京翰苑書懷三首

沙草山低叫白翎松林春雨樹青青土房通火爲長炕氈屋疏涼啓小櫺六月椒香駝貢乳九秋雷隱菌收釘誰知重見鼇峰客颯颯臨風鬢已星

門外春橋漲綠波因尋紅藥過南坡已知積水皆爲海不信疎星又隔河酒市杯陳金錯落人家冠簇翠盤陀熏風到面無蒸暑去鳥長雲柰客何

萬里雲沙碣石西高樓一望夕陽低谷量牛馬煙霞錯天險山河海岱齊貢篚銀貂金作籍官窯磁琖玉爲泥未央殿下長生樹還許尋巢彩鳳棲

送胡長史之湖憲

湖水秋濤湓尾閭外臺清政自涵虛七州課最求儒效一府分曹責吏書氷櫱久知諳素履風霜玆復見廉車春坊記我曾聯屬懸喜迎親侍版輿

次韻王叅議寄上京胡安常諸公

氷盤珍果進紅消九部新聲擬奏韶洛宅土中諸國會廿

泉天近從臣朝仙官晁至應飛舄廉吏珠還豈織綃早晚秋河烏鵲渡彩霓千丈不須橋

次韻王編修送彭道士南歸

故山松老鶴知年歸寫丹經帶槧鉛鍊杏春林求水碧步虛秋館佩山玄石鞭海上無精衞花發江南有杜鵑一曲鑑湖何處覓我今騎馬似乘船

贈陳玉林道士

學士書名御榻前先生歸臥大江邊飛龍亭在山還好伏虎丹成鼎不穿萬頃玉林煙滿地九重金闕日升天聖君若許秦淮去擬借雲房宿一年

貢院憶繼學治書

棘闈粉署隔重牆校藝分官屬正郎五夜風簾燒蠟燭九

天氷樹劑龍香周旋接武尚書履供帳留茵御史牀臚唱閶門春色曙侍臣應奏慶雲章

繆郎中雪谷早行圖

十里寒林葉盡凋谷中深雪客行遥留連獻賦遊梁苑辛苦哦詩過灞橋竹裂若聞金石奏山空不聽斧斤樵未央前殿氷花滿郎吏催班已趁朝

龍虎臺應制

龍虎臺高秋意多翠華來日似鑾坡天將山海爲城塹人倚雲霞作綺羅周穆故慙黄竹賦漢高空奏大風歌兩京巡省非行幸要使蒼生樂至和

送安慶路教王中夫

南國煙花一萬重浮船春水正溶溶舒州城壯山偏護博

士官清印自封夜誦挑燈吟蟋蟀秋行攜酒采芙蓉仙人李白今應在問訊時時過宿松

送胡古愚歸東陽 二首

籍籍詩中一世豪瑶池三度食蟠桃小移夜雨紅蘭槳旋翦春風白紵袍供奉氷銜從古貴東陽酒價近來高行臺若見王公子道我官曹似馬曹 江東廉使王繼學也

沈約才清不耐秋歸艎南去漫夷猶還家少拂雙鴛被到闕重修五鳳樓袍色映江縈錦里詩聲傳紙悮書郵蘭溪畫燭非蓮炬春早來從十二斿

送客歸揚州

揚子江頭水拍天人家種柳住江邊吳娃蕩槳潮生浦楚客吹簫月滿船錦纜憶曾遊此地瓊花開不似當年竹西

池館多紅藥日日題詩舞袖前

送王㕘政上京奏選

滇池細馬蹋龍沙宰相朝天路不賒峽裏琴泉春作乳月中珠樹夜成花三千禮樂尊儒術百二山河壯帝家魚上禹門無點額直郎宣奏日當衙

贈内

幾年不入鹿門山妻子相看亦強顔桂樹有枝曾獨折女蘿無蔓不同攀仙人樓上騎黄鵠野客籠中放白鷴莫恨五湖波浪闊鬢毛歸去未全斑

送毛真人還山

手提仙印碧霞裳賜履承恩自尚方雨灑石壇苔錦滑日穿油幌竹書光葉鳧此日還滄海漢鵠當年下建章琪樹

萬叢芝萬本江南歸路水雲香

雜詠

步出汀洲拾翠翎仙家幢節樹亭亭山蹿薈蔚籠紗縠波瀉漣漪漾酥醹黄鶴來時天有日玄猿啼處夜無星舟行又過淮南國招隱詞高世莫聽

玄真觀借居

山光朝暮鳳池西襆被仙家共鶴栖且向竹林移坐具都將柿葉寫詩題宅門好牓神清洞書燭終焚太乙藜昨夜玄壇星斗近步虛聲外望文奎

張居士

手種梧桐斵素琴親開墨沼寫來禽人間日日朱門別江上年年碧草深勾漏丹砂慙自乞鹿門妻子願同尋我今

五十身多病魏首南雲望故林

送揚州方教授

煬帝宮前錦纜舟江都不是古揚州船中鏡鑄芙蓉月江上簫吹楊柳秋芹藻有歌來士子魚鹽無賦到田疇戴憑重席男兒事莫向淮南怨白頭

寄王繼學廉使

班超生入玉門關聖德如天遠賜環已有聲華通北斗又將詞賦動南山薇垣春滿雲猶溼荔浦秋生月更彎京國故人星散去病來題字不能删

喜小孫誦書

弋釣爲生不負丞江關詞賦屬徐陵舊傳僊誄能餐玉新試官箴合飲氷坐上看雲秋渺渺夢中聽雨夜澄澄淮天

七月猶多暑喜見兒孫學聚螢

無題 四首

瓦溝銀竹曙翻江閬苑涼風滿石幢葛令寄來丹臼一陶公歸去酒瓢雙梧桐寂莫陳宮井薜荔扶疎玉女窗天畔地車呼小鳳桂花流水夜淙淙

鶴城十二疊瑶光琪樹懸秋四面香蛺蝶染花生粉白玻瓈著酒煖金黃熏爐舊夢憑荀令燭釦閒吟屬沈郎南國鴈來書不至江樓誰為製荷裳

二湘瀟灑恨無潮烏鵲塡河願有橋丹穴鳳來龍樹遠海門魚去蜃樓遥已知京兆誇高髻不信章華鬬細腰船尾横江春水急長年無事醉吹簫

愛酒書生白髮垂鸞膠獺髓豈能醫漢宮鬬草端陽節唐

殿穿針七夕時竹上礪房㠯具可買石間芝之箭似難移楊雄擬奏河東賦但乞君王酒一巵

次前韻 四首

岷峨山下錦城江好買玄都翡翠幢竹種簀簹千萬箇鳥飛鸂鶒兩三雙銅龍漏下春生水金馬神來霧入窗花落天台掐小隱胡麻飯熟石淙淙

切玉龍刀寳氣光袷羅半臂麝臍香荔枝囊蜜嫣嫣紫盧橘團金顆顆黄秦氏故侯吏漢主石家小婦嫁孫郎江心誰鑄芙蓉鏡照見嫦娥織翠裳

錢塘八月水生潮笮千年竹架橋簟織龍鬚天路近衣裁蟬翼渚遥府中丞相魚垂帶閫外將軍箭插腰無奈黄金開買賦雲間學得鳳凰簫

樂部韋娘舞小垂病來能名翰林醫嗔人書奏三千牘勸客歌詩十二時金谷花枝隨雨盡石城江水逐潮移世間若有神仙樹西去瑤池醉酒巵

龍門

萬壑奔流一峽開君王歲歲御龍來人間塵土常相隔天上星辰到此迴草木四時承午日風雲半夜束春雷自慚曾奏長門賦跋馬徬徨念暴鰓

還過龍門

紫塞秋高鳳輦迴龍門有客去還來蕩摩日月崑崙坼吐納風雲混沌開天地有神司主宰地覊無力戴崔嵬誰吹石瀨成飛雨不使時人污酒杯

送宋顯夫南歸

琵琶溝北識君初籍甚才華二十餘欲賦兎園干孝邸不因狗監進相如瀟湘路熟逢知已韋杜天低望故居攜幼歸來拜丘壟南遊莫戀武昌魚

駕發上京

蒼龍對闕夾天閶秋駕凌晨出國門十萬貔貅騎驟裹一雙日月繡旗旛講蒐獮較黃羊圈錫宴恩霑白獸尊赫矣漢家人物盛馬卿有賦在文園

和袁伯長待制送虞伯生博士祠祭嶽鎮江河后

二

夫容仙掌坐中低后土胥光手可齊棧路蹴雲山有閣蜀天常漏石無泥岐陽過馬應聞鳳陳寶停軿莫信雞使者才華似揚馬題詩應近草堂西

次吳眞人梅花韻

羅浮庾嶺大荒濵燕薊冰姿好寄身地勝不招金谷客賦成重寫洛川神碧窻逗日留私煦丹井呼泉漬古春草木有知應自喜白衣如我是山人

五言絶句

雪中登郡城西亭 二首

澗谷垂寒藤冰光見魚影歲暮風雪交敲瓶煮茶茗

飛花墮横塘鏡影照空額天路昭華管吹香慰幽客

弔節婦

白日松臺閟青山石槨沉空餘哭夫淚下入九泉深

題四皓圖 二首

不聽高皇名還來太子宮阿婆人彘禍吾恨紫芝翁

鴻鵠歌雖壯長門事可憂閒居紫芝客終不似巢由

閒題樹葉上

秋意鳳城多涼飇奈夜何題詩滿霜葉不見洞庭波

馬戶

日午炊煙起人家半是農賣田當保馬無禍過三冬

朝歌

霧黶山沉樹風號路起塵朝歌醉王死周室又歸秦

墨竹扇頭

冰紈已却暑況此碧琳琅好伴玉麈尾涼颸滿高堂

李陵臺 二首

故國關河遠高臺日月荒頗聞蘇屬國海上牧羝羊

躕林聞野祭漢室議門誅辛苦樓蘭將淒涼太史書

歐陽原功銘馮少府墓

古鼎刻龍文新銘少府君欲聞蒿里挽零露濕秋墳

題猿圖

江渚無來鴈山樊有宿猿秋高盧橘熟巴月樹連村

偶成

山中木葉落江上水波生自是年年事漁樵不必驚

黄河

塵海東南下雲山西北高黄流蕩中濁萬里費波濤

節婦張氏

磨笄山月寒織素機石泠閨深鏡塵奩泉咽水結井

獨石

秋瀨喧石梁臨流不肯渡與客坐忘歸山寒日將暮

題王氏樓二首

岑樓臨曲水小檻背重城懶慢淮南客終須掉臂行

乳燕穿花去倉鶯拂樹來淮天春又夏獨立意徘徊

七言絕句

楊妃墓

漢廟衣冠照碧燐唐陵翁仲作黃塵馬嵬坡上棠梨樹猶占秦原幾日春

帥臣子劉宗道藏其父之詩請跋

將家子弟讀兵書欲斬樓蘭換印魚獨有劉郎偏醞籍阿翁詩句作儲胥

鎖院獨坐書事口號

松間行屋無人到恰似蓬船泊浪中午夜風聲敲雨點夢

迴錯認是漁翁

與猥猥子山郎中時祈雨長春宮

中郎齋沐醮星宮風馬雲車下石壇深夜步虛詞更響要

將靈雨濕春乾

題劉伯宣哀挽詩

揚子橋邊水正波蘼蕪秋草徧陂陀江潮日日風聲急似

爲孤臣賦九歌

慶陽

苜蓿春原塞馬肥慶陽三月柳依依行人來上臨川閣讀

盡碑詞野鳥飛

驪山三首

繡嶺春來緑樹圍東風吹影入温泉華清夢斷飛塵起玉

鴈銜香墮野田

玉女泉邊翠藻多石池涵影媚宮娥可憐繡領啼春鳥猶似梨園弟子歌

華陰道士長松下留我煎茶看古碑衣上征塵都莫洗天風一夜爲君吹

洛中 二首

龍門三月洛波清正是花時過故京尊酒不來芳樹遠碧雲初合暮山橫

東望梁園是故鄉懷歸夜夜夢池塘春城碧樹淮南路飲酒當年似漫郎

七夕舟中苦熱

嘗憶銀牀桐泣露更思玉椀蔗流漿天孫初嫁龍綃薄却

恐秋河入夜凉

戲馬臺

將軍一叱廢千人未去掀髯便笑秦枉築高臺閑戲馬漢王將地擬功臣

歌風臺

祖龍無廟托孤魂羽泣妖姬死更奔獨有沛中隆準客歌風臺上望鄉村

集袁王二學士詩爲首二句祖常足成之

石城月落鴉栖堞秋浦天青鴈拂簷春送亂紅浮酒面山飄空翠濕書籤

送胡古愚還越四首

越江秋水得霜清夜夜天南婺女明客子布衣風又急世

閒無用是才名

北風吹雁不成行揚子江邊上夜航剡紙題詩三百首人來爲我說錢塘

秋樹紅時客欲歸江寒潮小鷺空飛東陽有酒堪賒飲莫問桐廬借釣磯

送客歸山天正霜吳江蠏美橘初黃上林千樹櫻桃熟莫戀金華是故鄉

過故相宅

瓦墜當簷燕不來白頭老妾賣花栽舊時小吏今身貴羞近門西上馬臺

閩浙之交

月出山頭犬吠雲隔林鍾磬鶴應聞老僧見客閑留坐風

落松花滿寺門

出都

潞水年年沙際流都人車馬到沙頭獨憎楊柳無情思送盡行人天未秋

獨立

玉署凉生試袂羅堦庭新雨長青莎睡醒獨擬三都賦不換人間瑞錦窠

誚燕

風雨池塘鬬頡頏春來秋去一生忙世間多少寬閒境辛苦營巢傍屋梁

送廬山周道士

崆峒移得三株樹獨向江邊種未成南國祇應仙露少却

來天上瀉金莖

送侯嵓亮

西南萬里青山路君在峨嵋第幾重莫愛平羌江上水明年京國約相逢

題道友舒貴和扇

吳蠶八繭素絲多乞與天孫織扇羅冰雪地清天不暑月中仙子種桫欏

宋高宗書光武度田圖

漢家自有雲臺像誰取丹青畫度田宋主欲興江左業却將書字送長年

暑雨

涼生紗縠玉秋清雨氣霏霏滿鳳城湖上荷花雲錦爛不

能臨水一閑行

蜀道士歸儒

青城羽客燒丹罷要近東家問六經却笑山陰痴道士白鵝閑覔寫黄庭

功德使三旦八藏

英宗皇帝所賜御書中有御製詩云月色清吾心日光照吾民十字大哉君人之言也又云明仁殿書賜旦謹賛詩四句於後

英皇朝坐明仁殿賜旦新書日月中河漢昭回光氣在凄涼空抱小臣弓

丁卯上京

山雨晴時已是秋苑中行殿日華浮長楊十萬旌旗宿不

使飛霜入畫樓

叅議府坐贈左右司郎中

西曹清峻東曹劇緑水紅蓮兩幕開獨有議郎官似我手持書字近三台

春風御馬圖 二首

龍種拳奇十二閑進來新自玉門關連錢赭白生珠汗天子長楊羽獵還

春風楊柳華山陽肥澤都能照地光天下太平無汗血還堪立仗事君王

蔡琰圖 二首

胡月還如漢月圓龍堆沙水咽哀弦文姬此夕穹廬夢應到春闈舊鏡前

蹋歌誰唱木腸兒頗念中郎哭女時衛霍不生陵不死望鄉臺畔盡相思

御溝春日偶成

御溝流水曉潺潺直似長虹曲似環流入宮墻才一尺便分天上與人間

題墨竹

山雨蕭蕭濕翠旌雲中仙度鳳吹笙苔衣生滿空林石放鶴歸來獨自行

趙中丞折枝圖　牡丹　石榴　芙蓉　山茶

洛陽春雨濕芳菲萬斛胭脂染舞衣帳底金盤承蜜露東家蝴蝶不須飛

乘槎使者海西來移得珊瑚漢苑栽只待綠陰芳樹合蕋

珠如火一時開
館娃宮裏醉西施不覺秋生水殿時酒病却嫌丹粉惡洗
妝天上影蛾池
火齊珠紅拂翠翹石家步障曉寒消千枝臘炬燒春夜羯
鼓催花打六么
鶴索詩引頸長鳴戲以荅之
一聲清淚九皐秋竹裂松搖不自由老衲彈琴來度曲粼
粼沙水枕門流
次王叅政延福宮韻八首
五粒松脂下石扉山花春鳥拂簷飛道人自煮青精飯學
得仙方上馬歸
仙子新開白鶴亭畫雲十二列山屏簾光香轉涼颸細坐

讀南華問大庭

蕊珠宮闕畫雲扉么鳳桐花白日飛冰水藕絲清暑宴偷
桃方朔醉忘歸

唐家漲水望雲亭三月千花隔障屏不似仙人華綠洞雙
笙吹鳳五芝庭

太乙神來月轉扉石壇秋冷葉初飛丹方可是無消息遼
鶴千年始一歸

道士南來說敬亭雲林千疊翠光屏寫書更問瀛洲叟幾
日丹牀滿後庭

翠瓦金鋪白玉扉松階五色鳳凰飛夢中不覺神仙境却
是形庭得奏歸

草玄誰到子雲亭莫笑童烏短似屏學士橫經趨虎觀將

軍躍馬出龍庭

雜賦二首

水村山店屋橫斜行盡長淮恰到家兩兩風風六十日年光多半在天涯

空江木落月輪高千里清光見羽毛喚起長年夜吹笛右持杯酒左持螯

到家

山房百本梅花發盡是先生手自栽不似旗亭楊柳樹迎人來了送人回

道士彈琴圖

龍門千尺高桐樹天上移來石上栽斲得春雷鳴玉澗青鸞黃鵠一時回

寄王繼學

八詠樓高風月清故人持節駐江城老來不覺俱多病藥裹隨身處處行

絕句

春雲五色建章西流水平橋兩岸低客子年光偏易失御溝楊柳又鶯啼

舟中送干同知朱縣丞南歸

青山白鳥坐中没渭樹江雲別後思四海同年幾兄弟知君日有寄來書

絕句

翡翠明珠載画船黄金腰帶耳環穿自言家住波斯國只種珊瑚不種田

閒題

視草堂深白晝遲瀛洲仙子到來時閤鈴不響文書靜相對鰲峰日賦詩

次韻王繼學

三伏灤京酒醆同分飛鴻鴈怨秋風誰知山店前宵月只在盧仝草屋東

和李彥方

寄書日日問滄洲莫打江鷗與海鷗春水滿溪畦稻發洛陽花好不須游

樂府歌行

南方賈客辭

江岸琅玕悲帝婦雲光漏日波含霧瀧船初下鷓鴣林青

幘蠻郎占龍户千尋高杉生翠微北人去買蕉葛衣雞骨
卜神銅鑄鼓却憶冰紈將北歸

踏水車行

松槽長長櫟木軸龍骨翻翻聲陸續老父踏車足生繭日
中無飯倚車哭乾田犖确稚禾槁高天有雨不肯下富家
操金射民田但喜市頭添米價人生莫作耕田夫好去公
門爲小胥日日得錢歌飲酒朝朝買絹與豪奴識字農夫
年四十欲踏水車脚失力宛轉長謠隴畝間誰能聽此無
悽惻

繅絲行

繅車軋伊繭抽絲桑薪煮水急莫遲黃絲白絲光縱縱老
蠶成蛹喚兒饑田家婦姑喜滿眉賣絲得錢買羃䍦翁叟

慣事罵婦姑只今長男戍葭蘆秋寒無衣霜冽膚鳴機織素將何須翁叟喃喃罵未竟當門吽呼迎縣令騶奴橫索馬鞭絲婦姑房中拆纑經

拾麥女歌

壠雉飛桑扈鳴老蠶入簇繭欲成原頭腰鐮者誰子刈麥歸家作餅餌心知棲畝有滯穗惻惻忍收寡婦利寡婦持筐衣籃縷終朝拾麥滿筐筥兒啼婦悲竈無火寒漿麥飯晡時取豈不見貴家妾豈不見娼家婦繡絲繫襦蓮曳步銀刀鱠魚佐酒杯狎坐酣歌愁日暮拾麥女拾麥女爾莫嗟爾莫憂人生賦命各有由前年貴家妾籍入爲官婢今日娼家婦年老爲人棄貧賤艱難且莫辭畢竟榮華成底事

古樂府

天上雲片誰剪裁空中雨絲誰織來蒺藜秋沙田鼠肥貧家女婦寒無衣女婦無衣何足道征夫戍邊更枯槁朔雪埋山鐵甲澁頭髮離離短如草

河西歌效長吉體

賀蘭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茜根染衣光如霞却名瞿曇作夫婿紫駝載錦涼州西換得黃金鑄裹蹄沙羊冰脂蜜脾白個中飲酒聲澌澌

淮南漁歌十首

棹船淮水上晒網赤岸南船中捕來魚賣錢買魚籃

小艇如鳧鷺湘東紫杉木載家復捕魚夜夜繫江竹

市中買蠶絲新結橫江網江中魚已盡又結網十丈

白雲渡深竹野水過斜橋鳴榔下淮浦笭箵帶朝朝

船過蒹葭浦人家喚買魚回船泊柳岸却問種樹書

長年爲漁郎稅魚與鹽官誰云無鄉縣兵籍在邯鄲

渡江問漁價人來索酒錢婦姑亦不惡便煮縮項鯿

桃花水初漲磯頭好下罾取得金鯉魚去換縛船藤

賣魚向城市陌上遇王孫爭買雙銀鯽持去贈紅裙

烏鬼項細細吞魚不下咽海鷗觜亦短銜魚入野煙

兩頭纖纖五首

兩頭纖纖杪欏子半白半黑遼東豕膈膈剥剥琢玉几磊磊落落舞劒士

兩頭纖纖小兒繃半白半黑目中睛膈膈剥剥海岳兄磊磊落落將軍營

兩頭纖纖千畝梔半白半黑大纛旗膈膈剝剝解角麋磊

磊落落磨崖碑

兩頭纖纖北斗杓半白半黑千金貂膈膈剝剝山中樵磊

磊落落雲間鵰

兩頭纖纖蝟上毛半白半黑筆中毫膈膈剝剝擊雲璈磊

磊落落斬馬刀

北行歌

君不見李陵臺白龍堆自古戰士不敢來黃雲千里雁影

暗北風裂旗馬首回漢家衞霍今何用見說軍還如裹痛

不思百口仰食恩豈念一身推轂送如今天子皇威遠大

積金山烽燧鮮却將此地建陪京灤水回環抱山轉萬井

喧闐車戛輪翠華歲歲修時巡親王覲圭荊玉晝侍臣朝

綏蠙珠新髙昌勾麗子入學交趾蠻官貢麟角斗米三錢金如土國人謳歌將軍樂將軍樂四海淸吾皇省方豈田獵觀風察俗知太平

擬白頭吟

君家四壁立妾家萬黃金憶初未相知良媒賴鳴琴遂以身許君偕老畢所願如何忍相忘恩情忽中斷昨朝雙夗央今夕守空牀茂陵展展嬿婉還彈鳳求凰凉月凝玉露秋聲在庭樹歌我白頭吟相子長門賦紅淚濕芙蓉綠苔鬱葱籠羞看舊雙鏡不敢歸臨邛

西施怨 三首

吳王水殿看芙蓉十二簾櫳罨畫重新得西施顏似玉不教宮漏滴銅龍

妾家本在苧羅山一入吳宮便不還自是夫差心未醒枉
將亡國怨朱顏
爲妾輕身作館娃妾心刺血報夫差范生事主還無策敎
妾傾人亦可嗟

車簇簇行

李陵臺西車簇簇行人夜向灤河宿灤河美酒斗十千下
馬飲者不計錢青旗遙遙出華表滿堂醉客俱年少侑杯
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陸離細肋沙羊成體薦共討高
門食三縣白髮從官珥筆行毿袍衝雨桓州城

次韻端午行

羅襦垂垂扇奩歇守宮持紅不數蝎挏官馬酒銀流澌内
饔餅啖酥凝雪灤水之陽漢陪京拂天翠華風日清繡絲

鞋墻擅南陌玉環鏡鼻專東城射柳王孫五花馬醉來見客不肯下擷藍攬緑鬭草嬉靈運無須更誰詫香爐薰衣今幾人蘭階晝永簾光匀圍坐屏風罨畫劇杯中菖蒲笑回春

前宛轉曲

紫檀出海南削成琵琶槽上有宛央絃彈曲聲嘈嘈客問此何聲新聲名絳桃一奏桃始華再奏花枝斜笑靨頰暈粉仙源飯蒸霞度作新聲曲春樹雙鶯逐雙鶯逐擲金梭魚藻蕩圓波陌上行車帶結羅絳桃年少光陰多

蕭性淵善鼓琴予嘗爲之作我思操今自和林歸再任巡徼之職於江南比行又求予詩遂爲賦漢銅馬式歌以送之

漢家金銅鑄馬式求馬相此不失一塞上将軍得一匹驌驦如龍高八尺日斜騎出陰山道獵獵霜風鳴淺草鞍後並懸雙白狼歸來穹廬月弓好江南緑蕪春接天只須一抹蹴雲煙摩訶舊是将軍種酒涴青衫學控弦

楊花宛轉曲

空中游絲已無賴宛轉楊花猶百態隨風撲帳拂香奩度水點衣縈錦帶輕薄顛狂風上下燕子鶯兒各新嫁釵頭燼墜玉蟲初盈裏絲纖銀繭乍欲落不落春沼平無根無蔕作浮萍纈波繡苔總成媚人間最好是清明清明豔陽三月天帝里煙花匝酒船石橋橫直人家好小海白魚跳碧藻榆莢荷錢怨別離不似楊花宛轉飛楊花飛盡緑陰合更看明年春雨時

公子行

緑香繡帳垂流蘇牀頭三尺紅珊瑚十八窈窕秦羅敷曲房小步璫鳴襦高堂公子吹笙竽百斛明珠買氍毹蘭燈桂槳炙文魚但苦不駐羲和車

擬唐宮詞二首

華清水殿繡芙蓉金鴨香銷寶帳重竹葉羊車來別院何人空聽景陽鍾

長門月轉漏聲催自熨寒衣減帶圍休怕官家嫌體弱細腰曾是楚王妃

贈陳衆仲纈雲辭

纈雲織波射金水郎君水西著皮履南陌紫塵十丈高捋鬚買酒意氣豪萬里將書憑海鳥荔枝千顆團團小天津

不隔少微星閶闔門開夜光曉

雜言

題太白晴碧圖

我聞天星之精化爲石況爾柱地名太白又聞崑崙崆峒天壇禹穴雲爲衣何如錦樹翠蘚錯落照晴碧山寒日暮虎豹遠彷彿巉巖霧雨澀淮南箘鞋今不至令人塵笠歌青壁

李仲淵御史萬竹亭

君不見江有蛟龍宫又不見竹有鳳凰實江波沉沉竹林合中涵絪緼太古色君侯亭子書帙光依微静緑棲墨香東家絲桐閒髙堂我方與客歌篔簹狎蛟龍兮騎鳳凰渭川淇園在何鄉

喜知經筵蔡國張公至

行夷猶憺容與載兩旗駕四牡踰曾山遵大路日在天雲作雨將至止德容度晨修觀適帝所

楊孝廉義烏

密雲縣裏日欲西楊家樹上烏來棲啞啞鳴聲似兒啼日出捉蟲哺母饑君不聞延秋門姑蘇臺詩人歌曲至今哀烏兮烏兮去復來孝子有念烏無猜

商學士萬里圖

曹南商君儒家子身登集賢非畫史酒酣氣豪不敢使揮灑山水在一紙咫尺萬里乾坤意人言造物眞兒戲盤紆流動各有象變化倏忽風雲至吾觀崑崙西月出更觀扶桑東日生形勢開合限內外分野上合星辰精大禹鑄九

鼎郟衍外九州豈但草木異乃有鬼魅憂噫嘻奉常官禄薄百錢縫囊貯丘壑爲爾作歌還一噱何年淮南戴青箬

聯句

秋雪聯句同袁伯長賦

白帝欲返馭伯長玄神已先驅南山黯遐睇祖常西顥阻清歛刻雲環佩雜伯長剪水瓊瑰敷金英受剛潔祖常丹桂遭模塗高標變鬒髮伯長爽氣通微軀羣陰孤陽僨祖常積素五采腴路修天鵝疑伯長穴覆野兎呼蟬猶抱殘槐祖常鴈仍驚折蘆滉瀁露莖溜伯長空清冰柱酥或云勢已盛祖常又言理非殊先時明堂嚴伯長薄刑蓐收誅浮華敵春澌祖常歛實侔冬輸慘立各動色伯長沉思儼徐趨鴻鈞轉橐籥祖常緹室潛葭莩觀物昧休徵伯長永

歌啓貞符 祖常

鸚鵡聯句同王繼學賦

雕籠居啄桃 繼學 袨服儀采緑南荒孕靈質 祖常 西顥發麗曲頸綬紅縈絲 繼學 喙棘賴屈玉蓄慧婉含章 祖常 襮彩粲成縟能言貫珠舌 繼學 善舞凌雲躅金眸肖講隼 祖常 珍畜異巢鵠層塔寶舍利 繼學 深杯注醽醁流丹曙林度 祖常 隮翠春洲浴石鏡影毰毸 繼學 銅梁步陸續題賦吾豈能 祖常 入貢爾應録 繼學

都城南有道者居名松鶴堂暇日同東平王繼學爲避暑之遊因作松鶴聯句

偃雲聳層霄 繼學 警露落古雪虬枝憙垂澗 祖常 鷺羽陋鳴垤蟠石千歲苓 繼學 項朱百齡血胎禽哺春巢 祖常 乳

脂凝沍節舞蓋竽籟喧繼學　啄粒苔蘚嚙玄玉薰麝煤祖常

碧脛溢雞櫟陟岳秦爵崇繼學　授甲衛軒劣沐髮豹霧深祖常

引吭鳳竹裂風馭八極小繼學　河舟三翼拙魯縞曳纚縰祖常

夏社挺巀嶭任重明堂材繼學　言歸華表別拳縮包胥立祖常

堅剛伯夷烈延世餌芳液繼學　顧步炫高潔作室擅茲美祖常

觀物入獨闊誓將束囊書繼學　從爾解珮玦祖常

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長虞伯生過檜竿嶺馬上聯句

有嶺名檜竿伯長　其上若棧閣白雲亂石齒伯生　青峰轉帘脚積冰太古陰祖常　出礦無底壑馬飲沆瀣泉伯長　鷹盪扶搖幙轍蹟委埀紳伯生　人聲發虛槖鳥飛接鳥背祖

常　羽没疑虎膊霧松秋髮長　伯長　霜果紅頰薄斤樵不知
疲　伯生　獨往端有愕兢兢矛頭淅　祖常　杌杌井口索凝睇
見日觀　伯長　引手探月廓南下渺塵海　伯生　北廣絡沙漠
金橋羣仙遊　祖常　寶塔百神鑿禽鳴蜀帝魂　伯長　鐵鑄石
郎錯闌干掛鉤衡　伯生　攙搶斂鋒鍔屬車建前茅　祖常　馳
道狗嚴柝載筆三人行　伯長　弭節半途却　伯生

天慶寺納涼聯句同王繼學賦

槐幄夏陰繁　繼學　石池暑氣清高堂瞰福田　祖常　邃宇依
王城午磬梵唄集　繼學　夜廊酥燈明龕經鬱金字　祖常　壁
礎承丹楹寂寂鴿棲罘　繼學　宛宛燕穿榮露葵炫晝豔　祖
常　霞藥敷陽英境閴便靜適　繼學　心古樂高情逍遥祇園
賞　祖常　迤邐廬社盟山枕籍雲潤　繼學　水簞凝冰輕飯盂

給香積祖常袈衲褫華纓海圖岩壑拆繼學天學音聲鏗
荔墻護筠粉祖常桐甃沉榴瓔共忻朋簪合繼學敢謂詞
鋒幷睥睨荒草棘祖常横縱按林埛幽尋振塵鞅繼學雅
談止飛觥鄙哉河朔飲祖常投幘得世名繼學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六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七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馬文貞公 石田集

騷賦

發淮浦

發淮浦兮遡黄流鼓船舷兮極浮游雲英英兮天已秋攬芙蓉兮檥芳洲酌吾酒兮樂無憂懷佳人兮結綢繆

我思操

八風兮渢渢政宣兮音通律節兮應同臣商兮君宫龜之山兮松有枝芟之里兮田有萊天不喪兮何悲願復願兮令我思

傷己賦

嗟余生之多憂兮幾顛踣而數窮誓纘言以自見兮力遲古之高風呼蒐龍以駕我兮伻蒐使使爲期何九稼之不一獲兮尚偃蹇而如茲豈剞劂之有不善兮將世德之下賢薦芻茭於宗器兮綴履綦以璣璿封敦旄以塊泰岱兮謂汎濫其莫涯冠髫童以弁冕兮問禮意而莫支波大疑於淫鬼兮憑巫傅以度揆顧聖言之譏訶兮指綱維爲械意憫相道之無朋兮去一髮之幾希柅吾車之莫騁兮膠吾口而難辭懲前悔之不憚兮配古道其或可思一旦舍此而改圖兮念後余之病我日浚惡以啓堙兮患世之屏經而好權邅岐蹊之多迷兮世或謂其固然抱昌辭以適與我兮俟來學以偕行辨百家之紛紛兮孰察余之衷情亂曰我涉大波孰爲航兮我載大塗孰爲箱兮古聲喤喤

金石之揚兮世無倀兮

悠然閣賦 為周南翁作

舒吾眺之落落兮覩寥廓之無跡會冥冥之遐思兮契萬品之攸職擬大化而罔象兮悼世德之圓形聿逍遙而容與兮泊乎游乎泰清是有當於吾衷兮表吾廬以自肆騁余馬於析津兮崇吾屋乎江汜揭高躅於古道兮追前修其或然偉一世之君子兮又贈之以蘭荃曰余未有知兮何私意之彷彿懿夫子之悠然兮殆反余乎空谷

制誥

遣使巡行詔

朕祗承洪業夙夕惟寅凡所以圖治者悉遵祖宗成憲曩者屢詔中外百司宣布德澤蠲賦省刑賑恤貧乏之思與黎

元共享有生之樂尚慮有司未體朕意庶政或闕惠澤未洽承宣者失於撫治司憲者怠於糾察俾吾民重困朕甚憫焉今遣使宣撫分行諸道案問官吏不法詢民疾苦審理冤滯凡可以興利除害速宜舉行有罪者四品以上停職申請五品以下者就便處決其有政蹟尤異暨晦跡於丘園才堪輔治者具以名聞咨爾臣庶體予至懷

太保左丞相封贈三代制

匡時靖難賛大策於元臣崇德報功覃湛恩於累葉奉常議禮輿壤定封具官某故曾祖服勤侍衛秉信功臣太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梁國公謚敬簡探馬哈兒秉質無華詒謀有永早備鈎陳之列式昭析木之祥衍善慶於曾孫篤忠貞於熙代使宅百揆光於前人於戲開國沒郊具

儀文於鈇鉞承家新鄭紹世美於衣冠錄我絲綸告爾窀穸可追封陽翟王

朕論功定賞念扞衛之多艱推慶行封俾覃延於三世懿彼靜女配予先臣具官某故曾祖母梁國夫人忽都眞早飭壼儀克承宗事不假詩書圖史之戒素嫺織紝組紃之功迪美萃於曾孫發祥殷於令族新廟奕奕斵松柏於析津原田每每畫封圻於梁土龍章有赫象服來歆可追封陽翟王夫人

朕獎元勳恩推舊德濟其世美詒厥孫謀屬大業之中興賴名藩之外援追封奕葉實著彝章具官某故祖父守忠翊正效節宣力功臣太師金紫光祿大夫上柱國梁國公謚莊順稱海質稟淳龎躬行愷悌櫜鞬宿衛久服勞於王

家兮治承傳遂開先於相閥方乾坤之清謐俾綸綍之渙頒用禮勸忠書功旌善於戲伊洛瀍澗樂哉魂魄之遊山川土田衍爾孫嘗之奉昭茲來裔祐我丕基可追封河南王

命婦朝后彤管著於女箴令妻相夫鞶絲陳於內則亶惟淑德嬪於名門具官某故祖母梁國夫人忽剌眞毓質柔嘉修容婉娩久襲祥於世業當擢秀於孫枝爲國懷材贊予茂烈雲翔鸞誥俾澤漏於泉臺飇轉魚軒想神遊於梁苑尚貽多祐福爾後人可追封河南王夫人

惟王建國必崇德以報功自天降康乃生賢而靖難茲眷元臣之懿宜推先正之褒具官某故父懷忠濟美積德崇慶功臣大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特進河南王謚忠懿

謹只兒蘊善弗彰紹謀斯永爲郎執戟夙多宣力之勤有
子克家益勵敎忠之訓定中興之大策立不世之殊勳匪
衍王封曷稱朕意於戲河山帶礪式藏盟府之書乾坤珍
符期篤熙朝之祐格思英爽歆此寵光可追封鄭王

朕惟元臣克相中興之業母有令子宜膺崇秩之封稽諸
彝章廣我孝治具官某故母河南王夫人燕赤吉納夙嫺
姆訓綽著婦功奉筐筥於烝嘗節珩璜於夙夜内政素勤
於在饋慈訓尤切於斷機德啓閨門光賁邦國倬兹鄭圃
乘翟茀以來遊嘉彼名南賦鵲巢以行化俾頒綸誥用賁
泉扃可追封鄭王夫人

平章也速迭兒封贈三代制

夫用之紓者積泌厚行之徐者力弗殆斯道之常匪曰責

報也平章也速迭兒曾祖父贈定威佐運功臣榮祿大夫司徒柱國追封曹國公謚忠定撥撤出於華族夙奮材武從我太祖皇帝親屬櫜鞬崛起戎列威行方國戰功良多及定隴陝斬將搴旗臨敵致死大節赫然傳不云乎活千人者有後茲爾數世之遠傳家孫曾愈碩大光顯又得議封於禮官博士非用兵有活人之德而然乎命頒異數開國曹南中土輿壤襲慶濟美可示爲將者之勸可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

古外命婦朝后是則婦官尚矣平章也速迭兒曾祖母追封曹國夫人塔拜劬勞慈育生子克家戰勝攻取丕佐興運議禮制度于爾有封從夫之爵曹國小君象服翟茀歆茲追寵可追封曹南王夫人

朕稽古爲治立國以禮故臨御四海永慕祖宗創業之艱難美其興運佐命之臣厚厥世賞以訓臣鄰矧其胄裔又有能全其終始者乎平章也速迭兒祖父贈宣忠靖遠功臣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柱國追封曹國公謚桓毅也柳千蚤備宿衛分從賢王前驅先登戡定河外俾金爲墟而宋社遂以屋者蓋爾戰多之力焉異姓封王於爾爲寵矣英爽不亡尚保爾世哉可追封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祿大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

夫恩禮覃於百官則先近臣漏澤施於九原則觀來者平章也速迭兒祖母追封曹國夫人滅列早嬪高門無違宮事克相君子爲王虎臣又有聞孫贊子景運俾有司議封乃追命爾爲王夫人以曹南之田爲脂澤之賦尚歆寵渥

益衍廟食可追贈曹南王夫人

先王有崇德報功之制豈曰觀美葢以旌善而勸忠也平章也速迭兒父光禄大夫中書左丞相先贈協謀定遠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謚宣武阿刺罕生長富貴宴安而無子弟之習勝衣荷戈奮身前軀維時世廟觀兵江滸貔虎百萬之衆謀臣如雲乃能立功名於其間北征叛王轉戰千里南殄奔君樹旗海嶼勳勞顯著寵賚便蕃我國家於君臣之道可謂至矣朕不聞鼓鼙猶思將帥況爾有後爲予藎臣中興之初率兩河將士戮力介冑之間大臣以聞乃隆推恩之禮上及於爾三世焉曹南之郊桑穀沃壤開國稱王人臣極位爾克有靈歆我綸命可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宣

我家經營南國之初尚賴膂力之士材武之臣克成大業勲勞之蹟皆已銘於太常矣又且尊顯其身以至於室家之有慶者兹非典禮之懿乎平章也速迭兒母曹國夫人脫端淑慎端惠夙配君子尊召南之化而象服是稱施孟母之教而訓忠有言卓兹令器爲朕虎臣臨御之際褒錫宜先開國曹南以衍脂澤之賦煒其榮哉賁爾窀穸可追封曹南王夫人

君子不昵於宴安之私以能成其功名者亦嘗資於内助焉平章也速迭兒妻曹國夫人闊闊倫幽閑端懿雞鳴而起相其宗事婦德有稱没從夫爵啓封曹土魚軒象服裕爾後昆可追封曹南王夫人

太傅禿魯封謚制

帝垣台位象已著於上玄太傅師臣官尤崇於常秩有懷舊德追錫眞王太傅禿魯蚤陟華階懋脩素履小心翼翼文昭持橐之班終日乾乾勞著屬櫜之績宗親入覲儐相是資酎金不罰於諸侯英蕩悉同於元會樞機宥府奠軍國於乂寧鼎鼐台司贊陰陽於化育踐敭禁近閱歷歲年持風紀於臺端肅官箴於朝著天不憖遺朕用盡傷思答茂勳爰申卹典於戲胙爾茅土俾開國於廣陽播予絲綸尚流澤於幽壤諒茲靈爽服此寵章可贈懷忠秉義昭宣弼亮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廣陽王謚清獻

男位正家恒有資於內助女師結帨庸作配於上公奬我

舊勳迨於佳儷太傅禿魯妻畏吾氏幽閑毓德婉孌賦姿

象服是宜奉蘋蘩於祭祀彤管有煒謹珩璃於箴規懋著

婦功克相宮事痛所天之先殞誨厥嗣以益嚴石窌啓封

賜廣陽之大國容臺議禮賛召南之夫人享爾高年欽此

異數可封廣陽王太夫人

右丞按灘封謚制

朕以崇德報功之制聖王建國之皇圖論名立謚之稱昭

代褒賢之鉅典用光綏寵俾洽臣鄰右丞按灘少禀睟姿

蚤登膴仕周廬星列入陳扆蹕之勞專驛飈馳來上屯田

之奏恩威聾蠻夷於冠帶忠孝攄詩禮於箕裘錫類著乎

家邦浚明勤乎夙夜貂蟬七葉飾躬不瀆於華鮮弧矢四

方迪德彌彰於懿美篤生令器丕佐明時聿殫嘉猷晉叅

大政横經内殿矢茲密勿之言熙載外朝體朕都俞之意有司考禮於汝推恩爰頒渙號之辭式副光榮之志於戲丞相一品英靈尚克以歆承泰階六符善慶益延於似續錄諸告第欽我贊書可贈秉義效忠著節佐治功臣太保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特進趙國公中書左丞相謚貞孝

周南正始教化被於閨門趙國疏封寵榮光於泉壤爰稽彝典用奬有官右丞按灘妻唐吾氏毓質柔嘉脩儀婉娩來嬪閥閱蚤秉翟茀之車克相夫君益著鵲巢之德篤生令器褎作名臣服慈訓之不忘迪嘉謀之入告推恩追錫體人子報本之心考禮飾終示我朝廣孝之治尚昭懿範歆此告詞可封趙國夫人

表牋

賀元旦表

皇極建中賁嘉生於世運乾元資始行嗣歲於人時叶氣
開先純陽肇德中敘道全居正功洽體仁坐宣室以受釐
百神奉職御明堂而布政萬國咸寧勾陳環列於端門庭
實駢羅於文陛臣某等塵聯烏府迹蓮鵷行進封事於銀
臺慙稽袞補紀卜年於寶曆欣對嵩呼

正旦賀興聖宮表

帝歷開天祥發貞元之會母儀法地源疏河海之涵百物
順嘉四時叶序中敘陰功庇世懿德承乾肇聖緒於姜嫄
彌虔祖武刑徽音於太姒益衍孫謀茂綏獻歲之祥膺保
履端之吉臣某等遭逢世泰綴列朝行官備中臺王朔願

敷於錫福慶隆長信民功仰荷於資成

賀建儲表

伏以天潢毓德聿開聖嗣之隆廟祐承祧爰啓儲闈之慶祥臻泰道福集昌朝中敘迪德堯仁躬親舜孝日麗乎天而明兩益紹重華帝出乎震而洊雷彌嚴繼體乃眷元良之懿式膺監撫之崇臣某等備立烏臺趨朝雞曙前星奏瑞載瞻青輅之旂太極含元第衍黃圖之籍

賀春宮箋

甲觀儲祥肇泰始含章之慶春宮正位受少陽體德之尊神器有歸宗祧是賴中敘生知忠孝夙稟溫文躬問侍之勤德已昭於帝胄膺監撫之重道允叶於皇猷承華克紹於丕基建本方隆於大寶臣某等忝居侍從喜際文明鶴

禁景遲願早親於四學雲門樂奏期介祉於三宮

監修國史賀正表

瑶圖撫運紹開致福之祥寶曆乘時肇序體元之始大鈞播物淑氣迎和中叙道洽古今性資文武潛心帝王之學聖敬日躋合德天地之仁皇猷允塞歲事啓成於農扈治功端本於王正臣某等辱備台司監綜史氏觴稱萬歲樂快覩於龍光書載三墳期永垂於狐筆

賀立后建儲表

冊建中宮體黄裳之居正祧承長器仰蒼震之儲祥國本以寧壼儀攸敘中叙聖資神武玄德欽明美教化厚人倫允叶相成之義奉宗廟承祭祀丕昭繼照之明慶洽三宮懽騰八表臣某等職廛仙館班進帝廷運值上元盛典並

行於吉日天開泰定顯謨已著於初年

箴銘

書櫝銘

農善銚鎒匠利斧斤其器既精其績惟勤以食以居可必於懵士不農匠崇文著書濟濟閒燕明世所須秘冊於櫝經史百家內沐其澤外芬其華漆梓勒銘以告弟子我承庭訓敢不礪爾惟天精明不嗇於人惟物淫昏乃迷厥眞匪聖匪賢曷先我覺匪訓匪辭我孰從學曰我祖考奕葉顯揚華我世俗維文是將迨兹百年士而不民我辭諄諄庶大爾身

書几銘

木也材漆也堅工之良其成器也完吾克有之利於燕閒

之觀

居室銘

苟居室也敬則疇之可訂苟學古也專則疇之不傳有幽者神有穹者天將寵綏之爾益勉旃

𩕳然亭銘

維茲世人時化物遷雜沓紛至攻於吾前吾乃應之而一𩕳然其𩕳者何不吴不敖不震不譁順受維嘉豈嘻笑之怒者耶

龔友輔纘古齋銘

古有道載諸辭我纘之徵於斯維友輔篤古學予爲銘聽毋藐

舟箴

伐木於山旣斧旣鎊於綴以頴金於屋以編管杵堊縷枲研桐之脂塗於木間以禦外波不觚而刳不趾而趨南國利之以載以居不車不廬越紀彌章矢溺淈濁汙海若之宫馮夷乘顛軒輕上下萬絙千纆不施其功卒不思改圖由是言之水豈不仁哉

題跋

書翟太素彈琴詩序後

古堂上樂皆亡獨琴在今之琴雖盡非古意然猶愈於亡也省菴周先生謂余言汴士翟太素雅善鼓琴羣髦方聲其工被諷詩閒子盍賦之予悼道不傳纘綴事方殷不能爲韻語俾太素絃之省菴周先生其無庸病我

跋夫子擊磬圖

天地日月不容繪画而松雪翁寓意於翰墨之中吾固知其歎荷蕢之非眞知聖者也

記御史臺題名後

天曆初有制命御史臺具石題名聖言渾灝有訓有戒天聽明達照知物情而文字簡易蓋堯舜都俞之音也天地之太日月之明何德以象之臣趙世延旣承詔爲文至順三年九月日臺臣等謹敷宣德意列載如上維時長貳曹屬之次仍列於下後之來者尚徵於始而繼之也且人之善惡咸在是亦懲勸之義不可廢也嗚呼愼之哉

題松廳事稾略後

昔祖常承乏察院初官未熟時事往往篤信古道動輙得咎言秦州山移之變則得奉祠太社論鐵公丞相廢法擅

權則謫官開平嬰虎口之毒擯斥五年幸遭遇天日清明更張化紘凡是同惡姦狀顯露善類彙進衆賢登朝而祖常忝備召用待罪詞垣暇日偶繙閱書篋見有章疏舊稾數十紙因繕寫成一編祖常詎敢賣直要譽庶亦存愛君憂時之萬一云耳名之曰松廳事稾略者明其與同官論列者皆不記也至治三年端陽日浚儀馬祖常識

跋誠求堂詩

得龍之嗜龍可以豢知馬之畏馬可以舞彼含氣之不靈而我得其精寔用乎誠況靈於彼者可不以茲求邪

章疏

請慎簡宮寮疏

伏覩延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皇太子正位春宮百司上

箋稱賀禮畢欽惟列聖繼統治功大洽文恬武熙百年於玆矣聖天子高覽古今軍國之幾蚤建天下之本日月之明無以比德皇太子殿下温文仁孝天賦美資急宜招延天下碩德雅望文采博通之士朝夕起居以侍左右輔養懿美薰陶冲和三代紹述厥要惟玆傳云成王始爲太子也太公爲師周公爲傅召公爲保伯禽唐叔與遊目不閱淫豔耳不聞優笑居不近庸邪及爲君也血氣旣定游習已成雖有放心不能奪已成之性今皇太子殿下春秋鼎盛神明日彊道德之言禮樂之事當豫講而速親其方不過求賢而已伏乞今後議行建立宮寮之時公集大臣叢求名實相副端能調護羽翼儲闈之才以係四海之望所謂下官臣僕亦宜精擇而不[illegible]雜以商賈冗瑣之流天下

休戚之源實在於此卑職草萊賤士誤被拔擢敢不盡言少紓重責

請量移流罪

禮樂刑政治國之具有一不修則弛法度欽惟國朝有天下以來不嗜殺人仁覆生齒涵濡煦育洽然大和而於用刑尤切慎重然伏見近年頒降德音中間屢無量移流徙之文竊慮聖人愛物之仁推恩未悉有傷至化夫大辟死罪或被赦原釋然歸保妻子而減死流罪竟無寬宥不得生還里閭此豈法之平允哉乞今後如有例合長流罪惡別請定擬長流條例其不長流者亦請驗情輕重度地善惡每遇恩澤輒行量移如蒙檢舉典故施行則天下生靈幸甚

辨王左丞等

竊聞傳云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國家實賴焉夫便佞辨給徒利一已視國與民漠然如無情者國家何補哉伏見中書左丞王伯弘前中書平章政事拜住曩在政府常以直言正色力持公平與權臣帖木迭兒抗論可否若此二人其國家緩急之際剛毅不屈信可倚仗宜從憲臺聞奏將二人擢寘機要不令外補實社稷之計

論執弓矢禁例

近承奉照會該欽奉奏准禁約漢人百人以上執弓箭打圍處重刑百人以下流遠方微及一兔之獲罪各有差竊謂作法有名垂訓無弊且今日見行條例已有禁漢人弓矢之科又有禁諸人聚衆之制若復以上項打圍處重刑

等例錯綜而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陷罪難避易犯實爲可憐而朝廷受禁人捕獸兎之名尤爲非美宜從合干部分檢舉禁籞囿地舊規遵守施行不勝幸甚

論秦州成紀縣等處山移事

伏見議遣大臣馳驛陝西賑恤災異祈謝岳鎮畀職叨冒言路敢有愚昧謹用敷請夫山移大變實惟天譴是爲不動之物而動大臣以下各宜辭避官位推議賢能畏懼修省表奏待罪庶乎對越上帝而爲緜延丕基非但遣使祈謝賑恤一方一隅而可彌災也竊又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昔師曠對晉平公石言之語載在方册世世爲監今山移之譴理無虛示豈非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所以感召不動之物而動毒延庶民甚可哀

痛且端本首善在乎幾微萬物咸遂百職共宜然後高下奠位山川宅寧伏乞憲臺早爲敷奏任用賢才相應

舉翰林待制袁桷等

上件官學問究極乎羣經文章粲著乎當世修國史則足以宣揚聖業代王言則足以潤色皇猷久次翰林屬官誠爲淹抑翰林修撰陳覲性稟端方操履嚴愼使之居糾察之地必能振舉職業不苟於事前國子司業吳澄知經博古學術淳深求之海內可謂名儒如蒙擢置兩院以備訪問相應

記序

小石山記

岳鎭之列居四方其間出雲氣神物變化靈異以之順成

年穀滋益品類者大矣至於巒壑之美巖穴之秀木榮泉清珍禽閑獸之所託依往來仙眞高人之所棲宿是皆有以寓游觀樂放逸在君子之所不可廢者也淮以南諸山石礦而不瑩余得小如盎者一鑿器實水植之其中亦磊落峻拔含蓄雄偉可喜也彼雖不能如岳鎭之大出雲氣光景神物變化要受封祭然世或欲揵淇竹以塞河决鍊五色以補天漏則予斯石也其能無尺寸之功歟

石田山房記

桐柏之水發爲淮東行五百里合瀰潢山谷諸流左盤右紆環繚陵麓其南有州曰光土衍而草茂民勤而俗樸故贈騎都尉開封郡伯浚儀馬公實嘗監焉公之子祖常少賤而服田於野以給饘粥鄉之人思慕郡伯之政念其子

之勞而將去也迺爲之卜里中地函其葺屋而俾就家焉屋之側有崇丘可六七丈溪水旁折而出岸碕之上嘉樹苞竹薈蔚蔽虧前爲木梁梁溪而行周垣悉編菅葦門屋覆之以茨歲里鄰酒食往來牛種田器更相貫貸寒冬不耕其父老各率子若孫持書笈來問孝經論語孔子之說其耕之土雖磽瘠寡殖不如江湖之沃饒然猶愈於無業也祖常者因樂而居焉於是名其屋曰石田山房且自爲記與圖以屬當世能言之士請爲賦詩異日使淮南人歌之

小圃記

余環堵中治方一畛地橫縱爲小畦者二十一塍崑崙奴頗善汲晝日緪水十餘石井新浚土厚泉美灌注四通陽

春土脈亦墳起古所謂滋液滲漉何生不育者信矣哉雜蘆菔蔓菁蔥薤諸種布分其間柵以稭薪限狗馬越入蹂躪圃在前時爲故主馬廐土有糞合水之膏澤併漬之後菜熟芼羹以侑廩米之饋餾吾於世資蓋寡取也如是可日計矣學子汪瑄曰鑄鐵作齒綴於横木使土平細尤宜菜余謂不然土之力完則殖繁若力盡則亦不殖矣因爲小圃記

上都翰林分院記

天子歲省方留都丞相侍省中率百官咸以事從或分曹釐務辨位考工或陪扈出入起居供張設具或執櫜鞬備宿衛或視符璽金帛尚衣諸御物惟謹其爲小心寅畏趨走奉命罔敢少怠而必至給沐更上之日迺得一休也惟

詞臣獨無它爲從容載筆給軺傳道路續食持書數囊吏空牘旬日不一署文書夙夜雖欲求細勞微勤以自効而亦無有然後知上之人不欲役其心使之研精於思慮而専以文字爲職業非如衆有司務以集事爲賢者也至治三年汶陽曹公子貞分直學士院實應從行祖常攝官待制聮屬以偕上日懼謭薄無以稱其官幸遭逢國家治康内外清謐臣鄰廉恥不煩訓誨蠻夷懷柔不待約束所以敷宣播告之辭猶愼且簡間爲民爲歲而祠其詞之祝亦不誣神而夸故其意質而文又寡是以益積其蘊蓄而不得肆發而爲歌詩以形容國家太平之功乃更相與樂其秩之美而憙其被光寵於明世也吾徒之服是選者良亦榮矣夫良亦貴矣夫可不研精於思慮以俟上之名必蹈

渾噩之實而列陳之則庶乎不戾於躬也不戾於躬則於古也近矣志諸壁因以存故實云

禮部合化堂題名記

凡職事官悉有司也惟六官隸丞相府分領庶務頒降文書春官典禮古秩宗之職或謂之南省或謂之儀曹其視五官非獨有司之事焉天子祠郊廟則贊相中書論制度則與議朝覲會同之班簿聲名文物之品節咨辨位之名數稽載籍之推本莫不於是詳定焉褒崇旌異勸善成俗報德尚賢尊右儒學之義咸敦大而涵煦之優柔而裕養之生而不殺之道存焉與夫饔膳醴齊之薦於上餼牽牲牢之饋於下以仁睦親以德體物分吏以上四方之職貢專官以比四方之賓興嘉穀靈獸獻禎奏祥皆附以達彬

彬乎華要之地而大夫士之髙選矣天曆巳巳皇帝御極之明年飭百官修職禮部奉命惟謹乃相告戒不敢怠於事登公堂而更相命曰傳所謂禮樂合天地之化者豈不謂茲類耶請用合化爲禮部公堂之名記堂之始遂亦署官名之員聯屬之次於左方云令甲尚書三員侍郎二員員外郎二員主事二員令史十九人通事一人國字譯史二人西域譯史二人知印二人奏差十二人官並載其姓氏序遷之由令史以下因制以具名俾後之人有徵焉

察院題名記

審官之法既壞仕者雜出而天下始不治矣或因緣時貴以取進或多貲以交結變易詭詐佞媚側辟一朝居位而臨民民烏能償其積貪乎世祖皇帝至元五年立御史臺

設監察御史振肅庶官糾劾貪邪以繩吏牘以除民瘼當
是時宋尚未納土餽饟供給羽書四馳中原數十百州日
以飛輓爲事自漢唐之主觀之當以軍府爲急矣而我世
祖皇帝憂民方深不俾瘝官毒我黎庶則雖堯舜明四目
達四聰者豈過是哉列聖相承成法具在天曆皇帝登極
顧御史大夫帖穆爾不華若曰内外非臺察則官以墨敗
者無由而知貪何以懼姦何以發乎汝可於臺院殿院察
院刻石以題名焉嗚呼天曆皇帝丕承世祖之謨烈詔臺
臣三院題名者臣祖常才雖謭薄不識帝王之度要非夸
以示人必勸之以善而懲之以不善也名既刻矣後來者
有目爲材御史者有否者則爲御史者可不慎哉臣祖常
於是而知天曆皇帝帝王之度也守院御史脫脫王德新

請曰石既具矣請以爾言爲察院題名記起自至元五年至至順三年監察御史姓名咸列於左方云

送崔少中序

談者謂近世治賦之臣率多弄刀筆畫籌策日夜屑屑析毫毛利害飛文舞書陽與陰掇一有豪傑魁偉之士學古之人以仁義爲說者則羣笑目譏指號狂惑斥去恐後太師長史燕國崔君以今年春提舉山東鐵冶將行天山馬祖常曰子好仁義說久矣持仁義說往治東賦是舞干羽而戰也是擊鍾磬而田也或曰不然夫操戈以入人之室雖三尺童子亦將名徒而拒之使之端委執綏揖讓下車而問館焉則盜跖有所不敢辭道之於天下如是哉遂系以詩曰

衣之華兮雖絅而章道之華兮雖闇而光有美一人兮佩鏘鏘捨我而他其何可忘

國語類記序

結繩不施書契有作科斗鳥獸之迹籀篆隸分及今之書雜然並傳觀乎黃帝帝嚳而下迨晉楚列國其間貨錢刀布鼎彝敦簠誌記銘刻文字形畫之殊極六書制作之變曾不少相襲體而其聲文音義相生相成百世一道我國家造掌古書因天地自然之數以成一代之書求合乎先王之意而不柅於人宜乃列之學官置博士弟子員敎授不廢是以近世之士鼓篋而游學宮者嘗比於孔氏之徒焉太僕經歷持廣平張大卿所著國語類記若干卷來請曰是書實古轉注之義爲多切講此有年矣大卿乃能綴

緝本末成一家言凡國語之引物連類假借旁通者班班具焉子盍爲我序之祖常曩讀曲臺所記及漢急就章諸篇等知世之古今文字論列辨博纖悉畢載何則其資寡者其中窳其籍厚者其內充則大卿之爲是書後世稽古者尚有考焉

游經歷字序

游氏爲河南望族河南祖常父母邦也宜知游氏爲甚悉始辯章公起家以清德素業敎諸子皆恭儉守家法傳數十年不殄而愈熾以及其孫偰偰年弱冠即筮仕爲監修國史叅軍宣政院經歷偰曰子知吾家世吾且有請先是翰林姚公名予曰偰矣而字則未有也願有以字我祖常曰惟古之道冠而字於阼階禮之意以責成人也今子官

於朝有年矣庸籍乎字爲也雖然子有命所不敢辭請字曰嘉賓夫儐主人之貳也古之人相見而讌飲也主有儐而賓有介焉儐能修主人之辭以致乎賓賓以授介介亦有以復焉於是乎宣禮節合文章觀辭命整容體油油然大順生人道成矣嗚呼其義顧不深哉是則曰嘉賓如之何不可尚思有以實之

王夫人貞節序

集賢待制兵部郎中康里巎之外祖姑王氏故贈上護軍琅琊郡公之女故御史中丞蓟國文正公女弟陝西行省郎中劉天瑞之夫人也夫人十四歲嫁劉天瑞又十六年而夫死又二十六年在所有司上其事於丞相府旌其門焉嗚呼甚矣禮之可以善俗也古者婦人夫死巳稱曰未

亡人則是欲從而死也今王夫人始為顯官女與婦也則夙夜敬事修飭工容及其夫之沒也則疏布被體號泣若將終身嗚呼婦人之行盡如王夫人則俗豈有不善者乎然善俗之道視其上之禮如何爾上之禮既已敷錫導揚表異褒美書在官府名在州里凡所以善俗之道者亦云至矣而縉紳學士讀古詩周知先王善俗之意相屬而為之詩以宣昭天子人倫之化且使民有所歌詠而觀感焉是亦縉紳學士之懿德也為義固不偉歟

送聶道元詩序

少之時隨親提攜往來宦游江淮之交纘古績文視世之進取不屑也及官浮光祖常年已二十矣旦夕侍出入吏來白事嘗從廳事後竊聽吏多以名呼私甚薄之獨聶君

道元先子每特稱其字焉私又疑之請曰聶君持筐篚曹屬獨字之何先子顧祖常而教之曰兒來前立吾誨汝言聶君異他吏當休沐下直跡他吏皆縱酒叫號市中道元服澣衣而講律義於家不出也斯可敬矣汝無忘吾言後其名日大彰灼淮西山南部使者並檄聘之貢地官掾轉登臺郎奮迅騰拔出贊淮東憲府而祖常承大宗伯之職於朝道元喜且命曰先大夫知我我之行子豈無言乎縉紳之士咸已賦詩爲贈矣子宜爲序若夫壯詩人之情性惜執手之别離則詩序之製也因情性之所由以達乎人之親慨别離之相慕推今日以至於當時則玆序之所起也敢以是爲道元送别詩序

臥雪齋文集序

夫人之有文猶世之有樂也樂之有高下節奏清濁音聲及和平舒緩焦殺促短之不同因以卜其世之休咎象其德之小大人之於文亦然然不能強爲也賦天地中和之氣而又充之以聖賢之學大順至仁浹洽而化然後英華之著見於外者無乖戾邪僻忿懥淫哇之辭此皆理之自然者也非惟人之於文也雖物亦然華之大豔者必不實器之過實者必不良必也稱乎求乎稱也則舍詩書六藝之文吾不敢它求焉袁君德平之文可謂美矣優柔而不譁典則而不質可以施之宗廟告之朝廷而今已死無及也其子杲游於國學以余嘗從其兄伯長甫官史館而伯長甫又好余甚者也請重序其父之文焉噫德平之文世雖無知者抑何傷乎子杲茲又槖而歸於越山之下一日

太史占候言南方有光氣上達於天者其必德平之文在其下也夫

周剛善文集序

六經之文尚矣先秦古文雖淳駁龐雜時戾於聖人然亦渾噩弗雕無後世誕詭骫骳不經之辭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得中州布帛菽粟之常著而爲史其言雄深唐韓愈挈其精微而振發於不羈嘻文亦豈易言哉柳宗元駕其說忿懥恚怨失於和平淮西雅誥晉問諸篇馳騁出入古今天人之間蔚乎一代之製而學士大夫皆宗師之宋以文名世歐王曾三氏降而下天下將分裂道不得全業文之士咸澆漓浮薄不足以經世而載道焉皇元隆平宣布文化姚燧元明善褎然在廷以文致位光顯而於今傳之

周剛善彙其文數十篇俾余觀之質實而不窳藻麗而不華殫其思以志於文而未已者也玆將官南方故書以爲文序而略告之

送雅琥參書之官靜江詩序

奎章閣參書雅琥字正卿取高科登朝廷以文學才諝遇知於天子出貳郡治以宣上德而修百姓之務亦可謂榮矣然而有爲不懌者謂正卿宜在館閣華要與諏訪獻納發謀議佐政事而自効於靜江荒遠僻側隅山洑海之地孰失之歟余爲之言曰中州大夫士吏南越者往往不樂其土其仕皆有苟且而無憂勤之心以故其政事解弛莫致其治教之意而蠻民與猺合盜廣西數郡罹其暴天子宰相以靜江重鎭守臣未易稱任又知正卿嘗家衡鄂壁

於其壤識其山川巇坎之勢市里田土風謡習尚話言之變害利詭冐憸良之形制其傾揺跳躪而導其善心必有素計也他日正卿以親老乞高郵便養而天子宰相特有是命焉夫以嘗仕於朝出入禁籞爲文學之臣而治其所居已安所有事之宜否皆已習熟之士專思一慮以勞其職以宣布上德而無茍且以憂勤百姓之務余知其必能成在官之政爲後來可守之法矣此正卿所當自致其治教之意而天子宰相之所以命正卿者也又孰失之歟然余聞往時廣西憲臣帥守嘗併力以勝盜勝則削骸戮孥撟虔毒民使荆湘衡鄂兵以萬數卒殲焉正卿其特將除是而已邪抑用之爲小異也豈亦制而導之之素計猶不免爲是也天子宰相任之之意其然耶孔子曰天下有道

盜其先變乎亦嘗思於其言否耶繇鄂泝湘過衡麓抵靜江吏者多中州大夫士正卿爲余諗其賢者曰受命爲吏大者專方鎭小者一郡一州起居靡有所失食飲不侈以妄雖越南與中州不大異也豈當以不樂而置官以不事利進禠耶儻曰余之言可豈得蠻猺之爲盜哉噫亦其民之幸也已於是不懌者與館閣僚友及京師聲明之士各欣然爲文章以美其行而勸其無久於外以致其去處之情而請余爲之序正卿固喜任事者故次第其言以送之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七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八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馬文貞公　石田集

碑誌

大興府學孔子廟碑

昔我太祖皇帝受命造邦金人孫于汴太祖即以全燕開大藩府制臨中夏維時已有定都之志矣故太宗皇帝首詔國子通華言廼俾貴臣子弟十八人先入就學城新剏于兵學官攝於老氏之徒迨世祖皇帝敎命下始正儒師復學官廟事孔子歸壖垣四侵地勒石具文作新士子至元二十四年既城今都立國子學位於國左又因故廟爲京學京師雜五方俗尹治日不給廟之墻屋弊壞將壓以

毀講席之堂粗完泰定三年今大尹曹侯上視廟貌祠位皆不如制割稍入爲僚寀倡然後大家富人合資以聚財者有焉釋子方士分食以庇徒者有焉施施于于咸樂相成延兩廡五十有二楹締構塗飾工良物辨象從祀諸賢百有五人妥靈惟肖威儀有容又懇請于朝得廩餼弟子員百人受學於師復其身不勞以事於是天下首善之教興焉廟肇自唐咸通中至遼金燕爲都邑故嘗用天子學制選舉升造與南國角立亦一時之盛也而太宗皇帝當雲雷經綸之世聖訓諄切以德賞喻父師以檟楚懲子弟飢焉粟肉渴焉酒醴力焉僕使恩義甚備其養賢勸善之誠固已高出百王之上矣世祖皇帝立極作則人文昭明登用儒臣躬親講學故當時勳賢之裔以及宿衛之臣罔

不以揖讓俎豆之爲懿顓蒙昏庸之爲恥也而三代國學黨庠遂序家塾之等秩然羅列於上下才學經術用世之士踵武而出曁仁宗皇帝賓興大比四方舉進士凡登賢書策名禮部者京師屢倍於外郡非列聖仁涵義揉百年之禮樂文物推而致之歟燕自虞夏爲武衛之服名公之化尚矣昭王築臺以徠賢士鄒衍樂毅劇辛至有稱於世韓嬰以詩易爲一家師孔穎達博綜五經卓然庶幾醇儒今多士游歌在庭摳衣在廟將見鄒魯之美矣若嬰穎達宜所不道矧衍毅辛之徒哉夫儒者之學詩書六藝之文以至施之天下之道無有二也後世敎不明家異人殊各溺於所習以相詆訾由上之敎無以一之也嗟夫古者小學大學之師弟子之傳皆本於道德仁義之實著於詩書

六藝之文非有教有授則不敢以傳也傳焉而龐雜不經則上有刑也是故風淳而氣同由上之教有以一之也而王國多士逢文明之會肄業有學學有師春秋祀其先聖先師者又有廟有位入有食以處出有貴於衆所以報稱列聖教化之德而應賢侯承宣之志者必冠而起矣提舉學事崔居中教授賈良弼正張禎錄司視以狀請曰廟之成前尹馬思忽實能始之今尹曹偉實能終之經歷王孝祖薛讓譥巡監院兀都瞞使李權且能考工於下也余既爲言正兗郕沂鄒四公配食東鄉位其來請遂爲銘詩不辭詩曰

皇元有赫奄受大國于月之㟚于日之域京邑翼翼莫不來極于誕敷文德新都有嵯辟雍峩峩璪弁之瑳濟爾衆

犧鍧爾弦歌新宮則那舊廟如之何皇帝在御百度咸若海輸維栟河浮厥柏是尋是斲虡庠嶽嶽式光我上國玄聖儀儀玄紞龍衣衎我先師旣右享之采茆于池薦此明犧用介我蕃釐蕃釐伊何彼美多士克明克類克諒厥事以登膴仕以媚于天子有鏗華鐘路鼓逢逢言燕于公有翼有顒多士旣同天府是庸維曹侯之功曹侯誾誾迺承迺宣御劇迺專虡庠連連王士安安祇國維賢天子萬年

安豐路孔子廟碑

泰定元年東平岳復經歷安豐路事相路學孔子廟皆不稱謀所以大而新之告其長屬一府盡傾意樂成大者割財小者奏力咸出名姓以來就功二年總管拜住君上謁廟又先發稍入會錢遣學正及生二人作雅樂諸器於吳

中於是安豐路學祠事先聖先師廟位禮器秩有序列矣四年教授官許士淵以狀走京師請曰安豐全楚東境州來之郊其土廣衍其物阜大其民質實力穡而勤宋失國南播江表當恃其人以扼兵衝故百年間人俗獷悍當是時雖有聰明俊秀之資生於其鄉無師以傳業無友以講學士因亦不得稱於世斯豈吾民之罪哉國家覆被蒸庶涵育生遂重熙累洽薰爲泰和薄海外內詩書禮樂之教興父兄子弟老老幼幼日趨於化矣而安豐爲郡在今綏服之內密邇天子聲名文物之盛民生衣食仰於田桑無靡習雜好以迁其耳目視聽其志專一而易教而吾經歷君總管君協恭在官勸民以學子備纂注之職可不記以示人乎祖常拜而爲書曰孔子道大天地日月不可象也

然古之學者入學必祀其先聖先師後世廟孔子於學春秋天下通祀之所謂推本其始而喻之以義也今二君守官知教民不在笞辱奔走而在於俎豆揖讓不以小法苛急而以大道磨厲先使之入學矣而又使之習禮器且有所尊敬焉嗚呼有官者皆視其民如二君則天下有不治乎飾屋製器用錢中統鈔會之凡七百一十四定一十五貫用食工米麥凡二百一十石髹漆黝堊陶瓦材木磚石篾枲之具輪山航流無塈各致二君才諝之施於民者宅可卜矣祖常旁州之民也聞鄰州之士鼓篋而游歌于廟于學章甫而逢掖于鄉樂其州有愷悌之政而爲鄒魯之俗也詎得已於言乎遂爲詩曰

桐柏嶓冢淮水中瀰左峙楚都安豐之揭殖我禾麥有顒

者民田田宅宅奠居飽嬉弗大厥知官師維良開饗納之
嗟我士民天德元善昔逢不辰冑而不弁今天子聖俊乂
咸事嘉生靈應駢入遝至泰和至順庠序聿興詩書禮樂
喤焉古聲古聲喤喤簴敔琵琴侑薦豆籩求神陽陰我神
降嘏多士在學賓興于鄉其光嶽嶽二良民庸作民維同
鐫辭伐石上于考功

重修通濟渠龍祠碑銘

延祐六年閏八月二十有六日皇帝御便殿詔大司農臣
晏若曰昔我世祖夜夢龍見于掖庭外垣之水中因命祠
而神之書其事於碑矣粵在朕躬纂紹繼述今兹龍神之
祠弗治將圮已詔少府相宜度工其始刻之碑文略事隱
汝晏可同禮部尚書養浩重譔碑銘以進朕將俾勒於石

焉臣晏等承詔惶恐謝罪退而爲辭曰謹按龍見之水始爲淵泉涵澤滋滌物潤不燥中居京邑爲利最大及至元二十年乃導泄漕引東導沽潞於是名曰通濟渠即其南堧爲龍之祠表位顯岩象設肖似周宮翼室旁臨夾峙煌煌乎岌岌乎已莫可尚矣而聖上孝德純一必欲深體先志示教萬世故葺刋補缺塗塈再新埏埴黝堊髹漆鎏錮之制不侈而文祠旁又爲觀音大士堂二楹齋庖房宇曲對列居環以天潢浮光上下龜魚泳游日星景采誠可妥神棲而宅龍靈也某年月上以大比丘尼某主領衆比丘尼率奉祠事歲時祝香有使嘉應旋臻今年夏天不雨有司告狀上屬巡幸北都遣官來祠行事之夕涷雨大注逮車駕還御光天宮明日又兩臣衞胥悅幾旬大穰自茲上

益神之臣晏等伏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繼天撫運
乾奮飛御感名陽類夢孚神龍所謂變化不測雷雨下方
者也迨皇上登極文治聿興至誠格天深仁被物嘉禾駢
植乎壠畝瑞芝聯莖乎廟學百神述職三辰順軌諸福彙
集有禱斯應況龍者天神之精靈明所鍾固能陰助施化
贊相元氣於冥漠之中者也嗚呼歷觀隆古哲王清心無
爲然後可以對上帝洽人神而納一世於大和至壽之域
也今我聖天子宵旰圖治光大祖訓所以寵綏煦濡鰥寡
惸獨者靡不悉所以祈天永命斂福錫民者亦靡不虔斯
其祠龍之神而資我生齒年穀之事也歟猗歟盛哉臣晏
等謹百拜稽顙而獻銘曰
於穆聖祖天聲震發陽德正中監觀景鑠有龍孔靈協夢

之徵下見池籞侑帝歲登帝曰祠之囿神之媚訊占習吉
考祥天類亦既在庭厥德嗣興墻屋雅雅靈棲是承惟延
祐天子凡生資始敷文周雍祈年漢時皇武繹思茲宮重
新工徒獻功丹漆矢陳榱題完好不礱以斲神具厎寧相
我銚鎛惠布甘澍勿需禜雩神噓爲雲出入囿以輿帝伻
來臨薌藉式忱祝辭不誣神其時歆神其時歆皇永有報
億萬之年用祠昭孝

勅賜弘濟大行禪師創造福州南臺石橋碑銘

至治三年今天子嗣大歷服慈仁儉勤思與元元共迪天
休惟浮圖意義廣大廼嘗詔祠官咸秩厥祀凡其徒功行
峻潔者特褒寵之踰年改元泰定宣政使臣月魯鐵木兒
以福建平海頭陀禪錄白業修著宜錫恩渥謹上言曰師

王姓法助名也世爲泉南農家母感異夢而生生十二年而爲沙門又一年而受沙彌戒又七十五年而歿歿三年而葬葬又九年儻無以表異之非天子廣愛推恩褒寵功行之旨也師天性圓悟善心自然始執業於靈應師再叅諸毗尼師不泥不拘無有障礙惟以發明已事爲究竟故研窮内典洞了佛乘日發猛勇以畢至願嘗見舟濟西江者即惻然曰是必及於難報止之弗聽卒之暴颶飄溺又嘗爲埭於海濱水囓蝕埭且崩師麾以婁潮爲縮云身衣百結木食澗飲更歲時寒燠不懈葢道益勤而心無怠年益邁而志彌篤此其行甚高福唐粤閩之會城三面距江其水皆自高下石錯出其間若騎布獸伏迅湍回洑旁折千里匯而爲南臺江日以舟櫛比連大絙爲浮梁以濟每

潦漲卒至則絙絶舟裂於兩碕民多溺焉師故將橋江以利涉者先命弟子吳道可走京師因圓通玄悟大禪師李公聞於上天子嘉其意詔師卒成之既被命矣衆愈弗疑於是大姓割其財小夫奏其力閩鹽轉運使王某且率其屬合治之不一年得錢爲貫者數百萬廼爲墩二十八植材木甃密石納水腹而基之工未告具而師化矣後二年其徒曰嗣玉法喜法秀德遇嗣永實終成之長一百七十丈有奇仍積其嬴資及故端明殿學士王君某田之歲入岸南北爲亭北岸之東爲寺御史中丞曹公扁曰萬壽橋寺如橋之扁師所至人爭趨之故居泉則有毗藍菴彌勒菴居興化則有嵩山院寶塔院居南安則有星聚堂昆侖堂凡爲菴爲堂爲院爲亭爲塔爲陂爲埭爲杠爲大橋爲三

門佛殿總一百八十有六狀皆瓌詭殊絶而南臺萬壽橋其尤鉅者也此其功甚大先是師未歿之二年仁宗皇帝賜璽書加號弘濟大行禪師帝師亦授衣一襲爲傳法本其所以寵賚光大之者匪自今矣嗚呼一眞如界復何假於人天小果也夫然相以表性非象不彰故彌勒之華嚴阿育之寶塔遍於十方豈眞爲偉卓觀美而已今之學佛者昧於此或離乎眞或蔽乎物倀倀焉幾無以存其身而大戾厥教視師爲可媿矣是其功行皆可褒崇奏聞有制曰可其命史臣爲文以刻諸石銘曰

菩提大士諦眞如假象現法表道樞弘濟禪師廼其徒心如摩尼形槁枯洞開五蘊觀空虛究竟三乘超有無食糲衣卉損豐腴精勤妙用行不渝闔人歡喜歌以趨鉢錫隨

地成屋廬作杠截流載大塗車跡步武乾無濡萬猊蹲蹲護浮圖長栰下入龍蛟區磅礴山骨積重跗中鑿水空通尾閭居者行者若賜酺坎其擊鼓吹笙竽師歸冥冥衆爲吁百神導引幡幢紆海國田良陂有魚稚齒生長耋耄娛史臣爲銘承帝俞世世無圮視其郛

翰林學士元文敏公神道碑

有元古文之宗曰翰林學士清河元公以至治二年壬戌二月七日薨於位葬而墓碑未刻其長子奉議大夫同知峽州路事晦又死次子曷七歲一女病而不嫁一孫尚乳也夫人清河郡夫人李氏纍然抱其孫僦船歸清河織紝以居賓客僚顗皆四散無一人顧之者獨其友玄教大宗師吳全節謂馬祖常曰清河公以文起家可謂貴顯光榮

矣而其葬之後無碑以載其官閥世次行事之實爾宜爲文我求善楷書者礱石以刻焉祖常曰嗟乎世之士一得志則攘袂於所親一不得志褫魄若不能生者比比也今子託跡老氏而以禮義之事振吾徒何能哆言以飾媿哉謹按公諱明善字復初資穎悟絶出讀書目所過即記諸經皆有師法尤深於春秋弱冠遊吳中奮宋金季世之習已名能古文流傳江淮閩浙東部使者薦之行省辟正安豐路學再正建寧路學居歲餘行樞密院辟充令史故辨章董公士選實僉院事敬之如賓不以曹屬御之也董公遷江西行省左丞復羅致之省中曾贛賊劉貴反從左丞將兵討之擒賊三百人議緩誅誤得全活者百三十人又將斬一賊命公臨斬左丞曰掾儒生能臨斬乎當震怖矣

終刑已色不變將佐白宜多戮人及尸一切死者用張軍聲公固争以爲王者之師恭行天罰若等小賊跳梁殺其渠魁耳餘何辜焉賊貴盜書民丁十萬於籍有司喜欲發之公夜置火籍橐中焚之以滅跡贛吉遂安南行臺聞之亦辟爲掾未幾進登仕佐郎樞密院照磨轉中書省左曹掾曹無留事坐誣免不辨僑寓淮南文學益肆頃之坐誣事明復掾省曹至大戊申我仁宗皇帝養德東朝左右文化選天下髦俊之士列在宮臣公首被簡拔授丞直郎太子文學仁宗即皇帝位遷翰林待制承直郎兼國史院編修官與修成廟實錄明年與修順廟實錄加奉議大夫是年陞翰林直學士朝列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有詔命節書文譯其關政要者以進公請與宋忠臣子集賢直學士

文陞同譯潤書成每奏讀一篇上必善之曰二帝三王之道非卿莫聞也太皇太后旣受尊號朝堂集議宜赦公曰數赦非善人福宥過可也秉傳出賑山東河南飢彭城下邳諸州連數十驛保馬民飢官無文書公專以鈔萬二千定分給之民免死徙皇慶壬子修武宗皇帝實録明年遷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預議科舉服色延祐乙卯國家始策試士子選充考官廷對又充讀卷官迅筆詳定試卷數語辭義咸委曲精盡他人抒思者不及也改禮部尚書正孔氏宗法以五十四世孫思晦襲封衍聖公事上制可之叅議中書省事毗贊良多知戊午貢舉復入翰林爲侍讀學士通奉大夫歲中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便道過家上冢鄉之父老子弟迎謁勞問禮意周洽庚申英宗踐祚

徵入爲集賢侍讀學士名至上都議廣廟制授翰林學士
資善大夫修仁廟實録百官迎仁廟聖容云有卿雲見承
詔爲文以紀之賜酒加賞英宗親祼太室禮官進祝冊奏
請署御名上命代署者三眷遇褒優近世無有也既薨之
三月歸葬於清河王家原之先塋西三里泰定間得請於
朝贈資善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追封清河
郡公謚文敏曾祖諱興不仕曾祖妣楊氏二世以下皆以
公貴祖諱海贈嘉議大夫秘書卿上輕車都尉追封清河
郡侯謚貞惠祖妣高氏追封清河郡夫人考諱貢將仕佐
郎同管勾蘆瀝鹽塲贈中奉大夫吏部尚書護運追封清
河郡公謚孝靖妣弭氏追封清河郡夫人元氏蓋拓跋魏
之苗裔南北轉徙不知所系家清河者至公四世矣享年

五十有四其文有賦五詩凡一百六十三銘贊傳記五十九序三十雜著十五碑誌一百三十出入秦漢之間本之於六經以涵泳其膏澤參之於諸子百家以騁其辨刻而不見其迹新而必自己出蔚乎其華敷鏁乎其古聲倡古學於當世爲一代之文宗者柳城姚燧暨公而已信乎其必傳也雖然才用而未盡積厚而施寡徵之於天其善後也無疑祖常曩從公遊及公考士又辱第下列義當銘銘曰

於維公文並古立大沛厥辭世莫躋震聾瞽聵力不克蜚聲天衢名薿薿位臻公卿發軔跡蘊而不施用弗極神梍其馳學迺碩天藻掞縟琢圭璧五十四年返玄宅

集賢直學士貢文靖公神道碑銘

天曆二年十月朔旦集賢直學士貢公歿於家越五年爲

元統甲戌其子師謙來官京師以公之行治泣請於朝天

子贈公翰林直學士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

謚曰文靖集賢臣顥又奉詔令臣考公族世里居官次蹟

業之實賜師謙以刻於石以寵賚貢氏之家以勸朝著師

謙知臣於其父宿有好也廼録翰林修撰臣李黼編緝之

狀授臣曰先臣之生其有所自立其流聲美於人其可以

傳世而善後者孤不敢贊已維墓有碑實後嗣所以記先

人之德而飭其千百世子孫於無窮者今幸得以承聖天

子明詔以請焉其足以稱碑辭而無恧者公幸張之臣敘

曰公姓貢氏諱奎字仲章其先大名蒲城縣人七世祖祖

文以武德大夫扈宋渡江繇鍾陵徙居宣城之南湖因家

焉曾王父大用王父應霆宋承節郎以公貴贈中順大夫禮部侍郎上騎都尉追封廣陵郡伯妣黄氏廣陵郡君父士濬累贈亞中大夫秘書太監輕車都尉追封廣陵郡侯甫冠以詞賦試漕司中程明年黜於儀曹即自訟曰學之時其道未足以爲己志已在於爲人亦可謂謬用其心矣謬用其心雖有志於爲人其能乎哉乃力自學行歌詠息偃以忘其年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獨愛公甚於他子曰三郎和易端厚穎悟若過人者吾世有藴德發必在是兒也公年十歲輒能屬文已有聞於人及壯讀書幷日夜忘寢食於經子史傳無所不治於其章義辭句類數名制委曲纖妙無不究詣於文章辯議閎放雋偉不狃卑近必以古爲躔故出而名振江南初被淛省檄爲池州齊山書

院山長終更謁選吏部時天下久平大臣常欲引海內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才而待上之用公亦欲以功名自顯果於自立故不爲非常苟異之節而清約才博之譽大夫士翕稱之大德六年中書奏授公太常奉禮郎兼檢討上書言先王之制禮雖節文有經而本誠貴質惟不蔽於禮之文而得禮之意則可以對越而無慊不然煩爲之節無益也朝廷多采其議九年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至大元年轉應奉翰林文字階將仕郎預修成廟實録丁秘書府君艱比京師至家毁瘠楞然言不能聲太夫人見之曰爾嗣業於祖從事於朝少而學壯而仕父母曰是將大吾家鄉曲曰是能華吾鄉宗人朋友之望爾猶是也爾父不幸死喪不有中制耶脫有諱非孝也始勉之粥食

以自強齋延祐元年服闋起除承事郎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明年就官見列械署庭胥旁午走繫數人立吏持牘詣公署曰是學校吏報事愆期者公斥之曰金穀勾稽犴狴木索賤有司事爾以天子命提舉儒學敎吾職也刑奚以爲悉命釋繫以械屬縣官大書其坐之屏曰讀書之中日有其益飲水之外他無所求與諸生講說文義爲師弟子揖讓周旋日匡坐堂上人見其色和其容謹其言繹繹有理輙退而燕處聞其哦咏之音若程工督計者故士之屨恒滿戶外其及門者亦進不怠以止五年遷翰林待制預修仁廟實錄書成特賜金幣有差至治元年謁告歸里第與兄仲堅甫奉太夫人以居斂氣下聲昆弟相顧白首怡然鄉人皆樂與從之游至於羇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

其意公於接之雖勤未嘗見懈色於資之衣食給物雖頻未嘗有所吝惜太夫人病竟夕立床笫前聞太夫人咳息之出輒倚氣喘戚若以身代然者泰定元年太夫人卒三年復起公爲翰林待制進承直郎秋七月拜集賢直學士奉訓大夫秩從三品天曆元年文宗即位冬十月上親祝香幣命公往祠北岳淮濟南鎮二年春還自會稽涉吳中以疾歸臥於家至十月朔謂其姪師文曰吾夢夜賦詩有云竹樹蕭蕭夾泉石又云九轉丹成生羽翼不祥耐何語竟溘然以歿公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涯涘凡與鄉試文衡一爲廷對讀卷官所取士多知名於時其所第甲乙人咸服其平允其爲天子代祠之使者再其攝大禮使侍天子祼太室者一皆肅恭靈神虔致上意爲使而不疚於貨

賄不煩於有司攝官而竣事無違禮是皆公行之微而世亦不能及也然公負有爲之志不得盡見於事於勢利之間又不求機以投合取顯以其故終於館閣文字之職而人之被其澤者蓋尠嗚呼此人之所以爲公惜公之所以爲公者如此而臣以此悼公者也公一時之與交者若清河元明善東平王士熙四明袁桷巴西鄧文原長沙文矩悉當世豪傑聲名之士若臣者亦公之所厚故於公之碑得以盡臣之言焉而非私也公以歿之明年正月八日庚申葬宣城縣射亭鄉生田里之原享年六十有一母夫人李氏追封廣陵郡夫人配張氏封寧國郡夫人追贈廣陵郡太夫人子男二人師謙從仕郎集賢院照磨師泰由胄子試中程授從仕郎太和州判官辟署江浙省掾曹女一

人適阮㕓孫男三人高安奴吴山奴萊山奴孫女六人其所著曰雲林小稾曰聽雪齋曰青山謾吟曰倦游集曰豫章稾曰上元新録曰南州紀行凡百有廿卷晚年粹撷諸禮書爲一家言未就而卒今師謙師泰皆孝弟純篤緝學以世其家加之以磨礱灌養之功而不止其所至方未艾也論次終始作爲銘章豈特以榮貢氏以慰其孫子以勸以修以貽其鄉里哉將以昭聖天子褒優儒臣之意以垂盛世之鴻懿也謹再拜稽首爲銘以獻曰

貢氏來比肇自武德藎其忠威光被南國有善自身乃開承節繼屬綿綿其承有奕秘書有子以文起仕奮蹟太常旋書帝制有嶷其容志眂萬里大騁瓌辭綜經緯史始來玉堂騰聲其駕惟長在右惟同在亞在側惟僚相頌歎訝

公夷坦坦弗矜愈下銓覈再試士曰予歸讀卷廷中帝曰予依淮濟吳越四周所覆公馬騑騑持幣奔走神歆公虔蕃祉以茂式久在序侍從之班告疾歸止幾佚於閑竹水以居南湖之山公出公休鄉人嚬嚬廩餘者粟與黨及鄰屋藏有書遺其後人素領丹頤隤焉以怡言笑在耳乃哭於帷維公德善歿不見其窮維公所著傳不見其終有嘉二子且用未極其崇維儉於厥躬永也其鴻刻銘墓宮豎江之東有萬子孫紹美於公

大元贈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張公神道碑

公諱昂霄字雲卿姓張氏其先世居定州五代時晉高祖割燕薊諸州賂契丹乂徙鎮定民以實平營故今爲平州

人金末擾亂世諜無所稽祖伯韜有文學不仕讀書授徒
爲鄉人俎豆師生鑑鑑爲海山縣丞有惠政娶閭士程虞
卿女有子三人長即公次冲霄仕平州酒稅醋使以卒次
平霄副鎮江丹陽酒稅醋務歿贈官從仕郎保定路易州
判官公力孝弟尚學術敦慎以睦宗族子姓稱賴無有間
言國初檄文臣詣都邑試士人學中程者復其家公首以
詞賦備選至元七年辟署平灤路轉運司知事十年階前
資提舉北京平準行用庫克勤厲守咸較然有聲終更序
績遷管勾濟民鹽場顧子弟曰曲直有施而莫盡材余豈
能僶俛中哲匠繩度者而或予強也惠幼禮長菁力食生
知天德自貴於物而行苟不怍人道殆其盡於茲已奚必
仕而爲榮爲得祿哉於是居閒益講詩書六藝之學置諸

生左右撫掇前聞分釐辨對俾達所趣内熙外易慥慥肫肫對客燕坐語及古今人物賢否事後成敗利鈍若水斷縷緝悉有左契每臨筆爲文詞必緣情稽類不悄淴艱違而夷然有古作者風意歲時從容課僮僕治生業往來里閈十有餘載無忿氣無慢容殆依依乎厚君子也以至元廿五年秋七月二十有四日考終於家享年七十其年十月某日葬平州西苑家莊之原子男九人長諱杲卒海山縣酒稅醋使次諱某早世次諱昱同監昌黎縣酒稅卒次名昇今奎章閣大學士資善大夫爲時名臣次名昆承務郎陝西等處儒學提舉次諱曇少知好禮讀書日記數千百言弱冠爲兵曹掾聞其師滕司業卒中山謀請臨哭其喪例不許因棄掾得就哭還金敎務自多學記覽以博其

用而不幸亦卒次名㝡承直郎眞定路藁城縣尹次諱晟旣冠而世次曰旦承事郎遼陽行省照磨官女一人適士人劉源男孫凡十有三人曰璲監安豐路霍丘縣酒稅曰琳學而未仕曰山童夭曰璵將仕郎章佩監知事曰琦從仕郎隆鎭衞千戶所知事曰琪甫冠卒曰仁童曰居安曰鯨川皆夭曰瓚國子生曰琥未冠卒曰珪曰琢幼而學曾孫男三人曰紹安憨兒范陽玄孫男三人曰元孫閒孫定孫皆幼孫女五人長適同監馬城縣務趙簡先卒次又適簡次適遷安趙壁次適大寧楊誠次名賽未笄卒曾孫女二人曰高曰順玄孫女一人幼未名泰定二年以公子昇時官階二品例推恩二代鑑皇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北平郡公妻程氏追封北平郡夫人公皇

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追封北平郡公初娶白氏卒繼室故元帥龍德讓女宜家訓子成其内助而先公十九年卒追封北平郡夫人再娶夫人妹後公廿年卒國制諸夫人當封者格止一人升以妻封讓後夫人龍氏得請亦追封北平郡夫人咸祔葬公塋禮也至順四年春集賢侍講學士昇以狀屬其門生馬祖常雖不獲拜公而辱公子昇知最久跡其尹汝南焚禁書以全逮繫治越州忤權臣以追民賦及敭歷臺省則又有猷有爲而公之流聲遺澤可考而知矣嗚呼燕營閭山川磅礴鬱積之交鍾而爲人者發舒凝蓄固有晦有明而豪俊瑰瑋之器世恒見之豈不以其禀之厚歟公生當草昧之初能知讀書業儒而躬不食其報殆所謂禀之厚而未顯者

也不然胡寧公卒甫五十年而張氏之門躋膴仕紆葦紱者充然滿廷耶是豈特因公之緒以知公又將驗夫燕營間靈明之所鍾也廼爲之銘曰

有燕營阪有鬱平州藹其烰烰孰涵以收張氏德門實會其休王父伯韜肇兹善慶間關以生乃起厥閭積厚而微勃焉其奮寔生縣丞撢于惠政世濟其美伊自公始既轂既官而屹其止曰熙曰勤以淑有子維德之徵爰受多祉後五十年熚其有侈于公于侯籩豆承祀紱冕車服尙奕委委昇也履之公實啓之有封馬鬣神安居之本哉沄沄迪爾後昆矢詩貞石式昭覃恩

敕賜贈叅知政事胡魏公神道碑

皇帝御咸寧殿御史大夫臣某侍御史臣普化奏言侍御

史臣彝服勞官常夙夜殫忠力以稱所使蒙陛下器遇爲臺臣秩第二品得贈其父官中奉大夫職江淛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勳護軍爵魏郡公蓋所以慰寵胡氏以昭其先人之善者旣鴻奕已臣彝將敘緝其家之望郡系世及其父祖妣之休聞實澤刻書於碑圖久不泯以侈陛下之賜以賁其鄉里以勸其後孫子於亡極彝惶懼未敢以聞惟陛下哀憐之制曰可乃敕臣祖常爲製其辭臣昧死敘列以進曰胡氏遠出於舜周武王時有封於陳爲舜後者曰胡公至春秋之世楚滅陳子孫轉徙因氏胡爲肇姓其後仕於漢曰建曰廣者以勳名著歷魏迄唐代有聞人金之末鄢陵之胡氏徙相州之安陽縣公諱景先字彥明相州安陽人也少端黙有遠操内自修飭不求當世之譽

樂其所守謂竄術求榮不多於竭力以供子職枉已逐物不賢於隱居以遂吾志故事親爲學力田業生以終其世於貴富寵炎未嘗動於意兄歿事寡嫂岳尤盡禮畜其孤某如已子里人有貸錢爲本業子本相埒至萬十數貧莫能償主責之棘聲自經公捐貲與償之里人謝爲券質公所公火其券歲大侵出廪實以賙其鄉既匱又賣田繼之至熟人將酬之不受鄰有喪子弱貧無所有公爲具飯含及衣被棺木以斂藏之恤其孥既長俾有家願傭以報不許盜有竊其牛羊者又竊所乘馬公知賊處一不問人嘗具饌奉公公肉而甘名庖人問之曰燔能澤濡能燋味奚是適庖對以法上下釜皆新鑄合肉其中密其款項跡加火焉公曰毋得釜損乎味於適而器於弊吾弗忍其平居

恂恂恭謹遇人無戚疏豁然無機曈或欺罔之不以變眷

秋高矣出入閭里嘗却車馬不御與故人父老游或具几

杖亦不扶以故鄉人皆德其善而嚮其莊不忍以字稱之

尊之謂翁其長者謂其子弟必教以公爲法曰爲人若胡

翁足矣其歿也惸寡飢饉難亟患阨之人相值必曰胡翁

之亡俾吾無所控恃致和元年二月六日方與親戚高會

言笑如平時忽舉手謝客匡坐而歿得壽八十以其年五

月十日葬安陽縣孝明村之原初封奉訓大夫載封朝請

大夫同簽太常禮儀院事騎都尉安定郡伯進封翰林直

學士亞中大夫輕車都尉安定郡侯累贈魏郡公夫人王

氏亦鄢陵望族慈孝貞靜處親族遠近長幼間盡其宜嚴

饋祀親紉縫澣濯至老而無懈容事夫能成其志教子能

成其材彝官於朝閭里以爲夫人榮而卒不見其喜彝官逮以貧匱不足於養爲憂輒喜曰此吾所以敬子也彝居魏公艱服除起拜陝西行臺治書侍御史辭就養夫人止之曰西臺臨四省四憲朝廷倚爲重地且秦中歲饑是辭豈義之急病讓夷者而忘而父之訓耶後公三年六月六日卒祔公墓累贈魏郡夫人臣嘗銘其壙子二人曰彝由丞相掾起家爲工部主事官十轉爲中奉大夫職十有二遷爲侍御史曰規兵部曹女三人適鄭某王某李某皆士族孫二人敬伯侍儀舍人柏壽尚幼孫女二人適大司農侯公孫某樊某臣嘗聞彝爲河南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河南大饑使告發廩者如繹省臣以格未即許彝時代判省牘遞專發米三十二萬石所活五十餘萬人其爲河西

隴右僉憲隴右地極邊吏往往闊略乾沒無所顧彛按適繩姦賕墨坐者十有一人釋濫繫者八人沒贜四百五十萬緡其爲右司都事有以西域僧卜兆言釋重囚以解除者中貴人傳旨引富人子當死者至内廷將脫械纍白宰相置之獄其爲御史爲員外郎左司所言於上悉同案所不能且不敢言者臨事裁决引大體略細故矯矯無所屈又聞其爲尚書戸部也天子入正大統故與親王宗臣庶官衛士錫予之數爲金幣穀帛以萬萬計時浹月間擧故典者再執事者請括金民間以充用時廷臣多是其議彛獨以爲不便乃稽諸内府之隱覈郡縣上供之實與内帑歲積之羨不給則令鹽商入銀以準幣大朝會遂無闕事臣攝官御史中丞知經筵事實與彛同署又見其闓異憲

紀糾繩官衷入侍講幄考質經義究觀前世之變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必委悉焉此彝之事臣得之於耳目者士論咸以誦彝而彝之語臣必曰魏公之教不敢忘嘻觀彝之事而質以其言蓋可以知公矣考諱用璋疎達明信不肯爲自欺以德行化其鄉曲鄰有棗樹歲秋實積墜舍旁地命左右拾以歸其主與人交不矯矯以異亦不翕翕以同以故人莫能親疎之居嘗自號曰陶然翁嘗語公謂胡氏之先世大業有縕德未發當後有食其報者至彝果顯用爲賢臣亡妣祝氏修身理家有懿則其智識德量過人遠甚畜馬有夜盲者僮擅面謾市人取直以媢夫人遽叱還其直且謝曰僮不以質言而輒汝紿吾不忍也以彝貴皇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魏郡侯祝氏魏郡

夫人嘻觀公考妣之事而徵以公之善尤足以知公世德之遠哉初吏部與其昆弟起鄢陵提家北絶河來相昆弟皆還鄢陵而吏部獨考室于相焉其先嘗繼爲宋金顯官而天興剽薙之餘雖鄢陵葬有塋塋有碑石剝泐文不可識故其世莫得而詳然胡氏陳胡公之後於陳氏國分姓也昔漢陳太丘之仁鬱抑於當世而紀諶羣泰貴顯者數世豈魏公之先既有榮名而子孫逢時不祥又有翳善晦德如太丘者乎不者何後世之碩大蕃興若是臣又知彝之孫子貴顯尚未艾也臣奉詔以國子博士臣沂原大敷懿之狀考公子之所履以求公之世而得公之言行如此於是謹爲之銘曰

周有胡公賓王纘聖陳墟姓別昉氏安定曰建曰廣漢樹

顯聞亦有威奮蜚聲魏晉彌宋涉唐代奕其盛子孫世食占徙靡常旣又抑阨載遷安陽維安陽里其承有煒吏部之孫魏公之子讜論侃侃稱天子使天子曰嗟爾侍御史工協於極邦肅於紀咨予爾嘉懋正厥事彝拜稽首臣昔筮仕左右致養以官就侍天子之仁旣多受祉臣罪不穀失我怙恃帝閔臣孤賚之慶貤有爵有官秩躋第二生則孔榮歿顯亦熾維昔魏公殖善弗匱備欒孝養亦又多譽發祥在彝實興佐時維皇好德是緝公熙肆厚厥有乃永其貽繩繩肖似勿替承之鄢陵之野旣封旣樹相城北西亦有新墓帝錫之碑昌此文壽百世其延庸勗爾冑

濟南安氏先塋碑

濟南安氏有諱圭字伯玉者明法律起家始試補行省刑

部令史尋遷樂安鹽司判官濟南府經歷官未幾又補行尚書省令史權行省刑部員外郎仍正授員外郎進至濟南行省左司郎中是時君年甫踰六十矣即謝事家居不起以至元甲子五月初七日終於正寢享年七十有一其子某以是月十三日葬君於某鄉某原先塋之東夫人成氏祔焉君先娶成氏再娶張氏成氏宣武將軍章丘簿昌之女先於君二十年卒有子四人長曰伸次曰僖曰倪曰侃女一人適濟南張鐸伸爲登寧場鹽司管勾配成氏有子五人長曰惟湛次曰惟潛曰惟澄曰惟溥曰惟泌僖監泰安州酒醋稅配段氏有子二人長曰惟洪中議大夫江西湖東道廉訪副使次曰惟洋倪爲濟南府孔目官早卒無子侃朝列大夫知安東州配李氏有子三人長曰惟潢

從仕郎冠州判官次曰惟淑監濟州稅曰惟漢早卒曾孫一十人長曰景范惟湛子也承務郎彰德廣平臨水等處鐵冶副提舉曰景元惟演子也進義副尉監杭州富陽縣稅曰景時早卒曰景良曰景嘉惟溥子也後衛典吏曰景益惟洋子也曰景璘惟洪子也曰景肅景周景魯景開景略皆有學未官按安氏上世家棣郡後遷濟水南郎中君獨能以吏文崛起致身高顯而其子孫迪蹈世美或仕或學悉有名稱豈非郎中君生平有淑德懿行啬用世資不赫赫發於其躬而彌致其來者踵踵也是宜植石鑱辭以昭示無極銘曰

惟鼎鍾以受也惟穀帛以售也德克肖之永有紹也

故禮部尚書馬公神道碑銘

公諱月忽乃世本屬雍古部族居靜州之天山天山古居延海也曾祖諱帖穆爾越哥祖諱把造馬野禮屬皆以財雄邊父諱錫禮吉思當金遷汳都尚書省辟爲譯字掾曹試開封判官改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鎮國上將軍柏州刺史官名有馬因以立氏父死節時公年甫十七壯其父之忠義奮而投冠於地誓曰吾父死於國難吾紓家難可也遂侍太夫人王氏艱關鋒鏑跋涉星夜出汴絕河而北見憲宗皇帝於和寧年少辭容端敬憲宗嘉賞之命贊卜只兒斷事官事國朝天造之始總裁庶政悉由斷事官燕故城爲斷事官治所中原久刳兵燹民謳吟思見太平之日公力籌畫規度政修事舉士悅民附胥爲太和世祖皇帝以親王南伐公從行留汴餽饟六師悉發軵（音冗）人賦一

石取濟南鹽自堰頭舟行陸輓數百萬斤散布軍所過州郡汴蔡河南之地農在野而商在塗不恐不驚而軍政修焉世祖皇帝即位降詔褒奬其詞有曰有此勤瘁深可尚嘉云者阿藍荅兒據魚兒泊叛倉卒之際公罄家貲市馬五百疋進上世祖皇帝嘗給券賜其家曰後當償汝也版户遂試學子通一經即不同編民令令甲儒免丁者公始之也中統建元既肇建省部明年拜禮部尚書佩金虎符四年八月二十一日薨於上都之邸第訃聞内外文武之屬縉紳之士咸嗟悼藎傷形諸文字之間迄今傳而不泯也嗚呼公之薨年甫四十有八即以某年某月日葬於大都宛平縣清水河之陰之原太夫人王氏墓後梁郡夫人白氏祔後六十四年爲至順元年曾孫祖常辱官禮部尚

書請於朝追號推忠宣力翊運功臣勳上輕車都尉階正議大夫爵梁郡侯官僉樞密院事諡忠懿子十有一人長諱世忠常平倉都轉運使次諱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孫祖常官忝第二品推恩二代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上輕車都尉梁郡侯次諱世顯知通州事次世榮早卒無子次世靖不仕次世祿中山府織染提舉次世吉承公廕絳州判官次審温嘉議大夫歷台州淮安瑞州路總管餘三人蚤卒不仕女四人三蚤卒一嫁廣東道副都元帥闊里吉思孫二十人長諱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以子祖常備侍御史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梁郡公次節入王屋山爲道士次禮下砂鹽司丞次淵不仕次開監在京倉次遺道遵皆卒次通迪次保

六賜提舉都城所次未名卒次岳難武略將軍蘭溪州達魯花赤次雅古處士以孝聞次必吉男奉訓大夫同知興國路事次祝饒監富池茶塲餘四人未仕曾孫三十一人長祖常由進士轉官侍御史次祖義郊祀法物庫使次祖烈汴梁等路管民總管府案牘官次天合監杭州鹽倉次祖孝管勾河埰鹽塲次易朔南察院書吏次祖謙昭功萬户都總使府知事次祖元信州路教授次鹵合知行唐縣仕者九人餘者學而未官也玄孫若干人長武子中書省掾次文子國子生次獻子惠子並國子生餘皆幼諸女孫以多載於家傳茲不重出嗚呼我曾祖尚書德足以利人而位不稱德才足以經邦而壽不享年世非出於中國而學問文獻過於鄒魯之士時方遇於草昧而贊襄制度則

幾於承平俾其子孫百年之間革其舊俗而衣冠之傳實肇於我曾祖也嗚呼祖常生三十三歲父潤南官漳州教祖常曰吾祖有德未盡發吾官州郡不得施今汝頗樹立其大將在汝也後祖常佩父訓不忘忝官翰林直學士太子右贊善大夫禮部尚書叅議中書省事入臺進侍御史叨冒寵榮夙夜憂懼惟恐違父之教而墜我曾祖之業蒙不孝之罪死不瞑目於地下葬儀不具塋域不廣欲改卜而遷之宗人曰封樹八十年矣神殆安茲未易改卜嗚呼祖常既撫我曾祖行實萬一而略論次之矣恐不泣而終銘之銘曰

有倔而起之孰趨而掎之將濟世美必承而履之懿矣我祖百年於茲衣冠之傳實維啓之世多王公亦多華靡惟

不革俗而忽其圯繩繩孫子思馬有氏咸宜習禮以續廟祀

中州文表卷第十八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十九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馬文貞公　石田集

碑誌

敕賜御史中丞趙公先德碑銘

皇帝御奎章閣詔大學士臣阿榮若曰御史中丞臣世安事朕日久克庸祇畏相彼世傳諒有啓迪之者其令臣祖常爲文以刻於碑臣祖常北向受詔迺屬辭爲碑之文以應詔曰皇帝將勸忠於天下俾人知善後之道兹千萬世慮匪私於臣世安也謹按中丞臣世安姓趙氏始居奉聖州之礬山四世祖柔當金季朔南淪胥爲丘墟矣柔團結義民柵險以阨其兵衝使不得犯爲便道以給薪水如平時

鄉之人賴以全活者億萬計會天兵下紫荊口柔率義民歸行省八札且以單騎入各堡砦諭逆順各堡砦豪長皆弛兵來歸我行省行省以聞制授龍虎衞上將軍真定涿易等路兵馬都元帥佩金虎符兼總管銀冶再進總管諸處打捕鷹坊加金紫光祿大夫有子六人長守贇佩金符僉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司事仍總管大都保定打捕鷹坊次守信忠翊校尉廣宗縣尹人戴之如父母焉次守仁蚤卒不仕次守純官百夫長次守政權打捕鷹坊府職一學老子法有道提點汴之朝元宮以方外故不名守贇二子長謙襲總管打捕鷹坊次晟善治民作縣安喜鋤其武斷鄉曲者縣在畿甸上下稱之選爲行監察御史再遷監察御史山東道廉訪副使燕南道廉訪使以年致翰林直學士遇公卿輙

指言時事利病不休也守信二子長貫蚤卒次簡今洺水縣尹貫子世安迺今中丞守純三子長還閭官百夫長次遷閭提領打捕鷹坊次山閭蚤卒守政二子長允昭信校尉保定路總管府判官次容總管大都等處打捕鷹坊維趙氏以國姓世系綿遠譜牒無考北土尚質復不肯以姓之顯者爲所出故奉聖趙氏自元帥以下遷卜珠顆山之陽已而又卜宅於龍安今遂爲易州淶水人淶水趙氏雖四世爲郎官大夫然自中丞起家給事禁闥侍武宗皇帝晃服即蹈規矩言行有常事今上皇帝於潛邸勤勞夙夜夷險一心天曆之元皇帝入正大位徵拜叅議中書省事旋入中書叅知政事上讓位居東宮改詹事丞領典用監卿復入中書叅知政事領經筵事陞拜中書左丞入臺爲

御史中丞官資德大夫立侍正府以中丞兼侍正光顯榮遇在廷鮮倫而其折節下士蓋有人所不能跂及者令典官第二品得封二代異恩特封三代焉曾祖柔追封天水郡公謚莊靖曾祖妣南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祖守信贈資德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天水郡公謚康惠祖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夫人父貫贈榮祿大夫大司徒柱國追封魏國公謚貞憲母劉氏追封魏國夫人臣嘗讀古書歷徵紀載年表列傳臣事多矣其際會者不一或以戰多或以民庸或以文章或以勤勞或奮於功名以垂於簡牘夸者謂各以身致亦無有不奕世載德爵位不大以蘊蓄芘蔭於後昆者也古則遠矣臣又幸得備從官聞世祖養德王藩時則有若姚樞趙璧仁廟則有若李孟斯亦雲從龍而

風從虎矣其濬源豈無自哉要之必本於仁而其傳自遠
也傳曰活千人者有後元帥生逢末世手搏鬬諸盜以完
黔首者衆矣奚啻千人哉則其後碩大昌熾遭遇聖明以
成其名以顯其親者揆之於天道何疑焉中丞今一子曰
亨提點太府監內藏庫臣祖常辱列侍御史每從中丞在
官日聞論議持平臧否於疾言遽色弗之有也詔既命臣
爲文臣敢舞蹈百拜而獻銘曰

有趙之裔北遷於南淶水元宗元帥多男赫赫元帥叱咤
風霆柵木壘石保有萬丁鬬賊於原完我耄倪自頂及踵
膚無一疵豈無膚疵又無凍飢便其薪蒸食飲以時活人
萬億歸我行省天子曰嘻予大肆眚凡厥逋逃悉來奠居
申命元帥金紫懸魚有善有慶具美於胥分憲尹民咸樹

官政廣宗之郊土瘠而磽膏以糞壤衆桑咸芭民樂趨事戴以父母迄今有歌與於田畝安喜繼武實爲弟昆鑠其頑獷使民不宄司徒魏公隱德於躬鍾美集厚全天而終發祥中丞事我皇帝兢兢翼翼夷險不二皇帝曰咨咨爾臣同我篤爾先維以勸忠移孝於忠培植基本爾臣銘之告於公衮

敕賜大司徒薊國忠簡公神道碑

公世出朔北屬衛兀部小字忙兀的斤初公父朶羅术從高昌國王内附當我定宗憲宗之時以未用中夏文字朶羅术始用其國記畫言語爲札書習諸部人世皇在潛邸亦頗講於其學朶羅术既卒迺敕使者召公朔北公至上手公入便殿謂昭睿順聖皇后曰是兒幼貌偉絶肖其父

宜出入屬侍閤朕不忘朶羅朮也久之以能世父業命以
其書職敎内諸御出宮人忽都花妻之至元十年特命公
提點資成庫階奉訓大夫主尚方幄殿仗宿屋令十五年
詔改資成庫爲尚用監拜公太監階中順大夫十九年遷
太府太監廿五年又改尚用曰中尚仍拜公太監進太中
大夫未幾遷中尚卿階嘉議大夫尋命兼知太府監事階
通議大夫成宗在位思顧舊臣以公久勤事特授正奉大
夫進秩二品時上省方陪都嘗清暑西華門見公第庳隘
衛屏飾不稱遣近侍諭公曰朕固知爾能守貧然家苟不
給當朕言毋諱公謝曰臣材亡可錄者被先朝恩冒有俸
稍廩既以給衣食乘堅策肥若嚋人子姪非不有所欲顧
以無能不敢浮竊厚貤爾上聞益賢之武宗至大元年詔

陛中尚監爲中尚院就拜公中尚院使三月拜大司徒進
階榮祿大夫從一品秩公以位泰固辭不許仁宗奉昭憲
元聖太后入平內難名公計宜降福宫公從容籌對多援
祖宗訓實及制事御統之變其語罕泄不傳皇慶元年仁
宗即位復拜公中尚卿每給事直宫對上必懇陳治要與
國政在顯位無益於民者指切言之上亦以公宿貴有德
者多味公言敕中書賜以楮幣萬緡公又謝曰臣自以爲
置肝腦不足酧上德日兢兢不敢有墜言汙履以孤累聖
之眷故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服事寧幸財於無
功耶上固勉之終不受其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疾薨於
昭回坊之賜第壽七十有六初葬順州第四鄉發信村之
原元統元年四月公第五子監察御史塔納始買地於大

興縣燕臺鄉艾村原作爲塋垣樹列翁仲石儀舉公及夫人之柩葬焉於是臺臣以聞有詔贈公銀青榮祿大夫太保上柱國追封薊國公謚忠簡夫人忽都花贈薊國夫人仍命具公行壽善勞世族官治樹文於碑刻之神道以假寵公之孫子塔納以監察御史某之狀以請臣論次其言曰我國家肇奮朔土車輿廬帳冠帶裘服以旦暮從事於四方有攻伐之具有守禦之備軛牛軺馬必物其足力毳革筋木束轃之器必權其功呰節比協材必皆良而後用故國初即設官以典焉蓋一代之制不比於衛尉太僕乘黃守宮令供億於祭享會朝幸畋而已公以朔北閒族受知世祖自少以至於老曰資成曰尚用曰中尚未嘗一歲去他官而尤悉力以勤其事不以久而不足狃也其知此

者乎夫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其官官非久則無以習而知其事故下無所馴以安其治其弊賢者不能以及於功不肖者罪不積於著而免天下之不底於理其不由是歟臣觀公之久於其任任之之專而得世祖任官之意焉雖然在位者非其人而恃久以爲治亦未有能治者也又觀公之善於其職與其廉取辭榮而得公之爲人焉信公之言以質公之行則其賢遠哉是不可使無銘也已公有子十人曰明里忠翊校尉監重慶路瀘州曰八扎不花亞中大夫監安豐路致仕曰禿忽赤奉議大夫監南陽府裕州曰德奴武德將軍監汝寧府光州曰塔納奉直大夫監察御史曰脫烈不花曰太平曰曲林不花未仕曰脫不花曰亦迪不花曰七山皆夭女一人爲監薊州名上都之妻孫

男十四人曰脫禾中奉大夫湖南道宣慰使曰脫脫忠翊校尉同知宿州事曰忽脫曰忽都不花曰朶里不花曰不兒罕忽里曰萬僧奴曰和尚曰給只哥曰燕帖木兒曰德僧曰縛住馬曰伴伴曰忙哥帖木兒俱未仕曾孫七人班迪承事郎昭孝營繕司大使曰禾上曰興哥曰山僧曰海僧曰觀音奴曰福僧俱幼嗚呼公旣顯榮壽考以終其身距今甫二十四年而後嗣之蕃衍盛昌若此塔納又能修敏質勤以名其官方嚮用未極非其力勞而報約之徵耶古所謂淑人君子者公於是可以當之矣臣攝官御史中丞塔納在察院故於其請奉詔不敢辭迺再拜稽首爲系之銘曰

位[illegible]而勸世不必久也公不以久而績益懋也寵貤而豐

人婁斯受也公不以婁而廉自厚也夫惟其賢宜有壽也旣碩旣延公多後也燕臺北鄉墓焉公藏奚改於卜龜食惟祥曰貴與財孰碩靡懷貴驕財悖式貽身哀維公則否維志之求敢告肖續禔公之休

敕賜太師秦王佐命元勳之碑

元有佐命元勳之臣曰太師秦王中書右丞相伯顏弘乂帝室有猷有烈輔理旬宣弼諧寅亮小心夙夜幾二十年人用揄誦延兹休聲蓋古所謂社稷之臣也上即位之明年制詔御史中丞馬祖常若曰臣伯顏有勳德於世宜文諸石以勸有位爾言不誣其令有司具其翊我文宗中興之賢勞及其世閥行治序次之臣祖常受詔百拜退爲文以進曰初文皇帝以武廟之子出居南服民神咸思依畈

焉王時以平章政事佩虎符節制江淮諸軍鎮汴故太師
太平王右丞相臣燕帖木兒建義迎文皇帝於邸使以告
王王即檄下諸郡縣便宜發民丁給衞士聚芻糗金帛驛
輸之用地不足則貸商人貨約償倍稱息又許民折來歲
賦充上供殺諸不用命者奪之官日櫛盥介胄坐省中指
筭畫劃節警近廣儲峙浚湟壘堞剗缺弗完治使堅夜臨按
盡五鼓下不遑寐錐葦礫械鑰之微服饍餼享之具必曲
殫其心力別募虓勇五十人往扈趣於道始亦剌里者有
二于上屬乘傳來京師遣部人蒙古不花月魯台羅里遂
殺之尉氏館平章曲列右丞別吉帖木兒以私持時銳鈍
疑沮王王手刺死之榜於衆以舉義事戒有司奉行毋忽
民翕然引領幸上之來朝夕急而參政脫別台萬户明安

荅兒欲連兵圖不利脫別台手刃坐王下數數睨幾刃王
王起扳劒擊之走追斫其右臂殺之以狗取所佩符節整
齊其部兵得驛馬千二百騎下明安荅兒獄使聞上悅甚
遣撒里不花拜王河南行省左丞相是年秋八月廿日大
駕臨御汴王擐強櫜鋒率汴父老子弟導上至汴邸摻階
下諸陪從官帥卒吏賞予各有差百給物罔有纖鉅畢取
如寄而汴人且嘔吟市易殆不知載休之大而勞也明日
上解所被金鎧御服寳刀及海東白鶻文鶻爲賜王趣勸
上曰神器虛久請亟北轅以主宗社迺戒車徒嚴約令麾
畢羅絡扈上渡河道計日以息至則頓遞供張靡一不
具士無敢譁以怠而民扶攜望拜歡呼如恐後越七日駕
還宮以九月十三日正皇帝位詔天下改年天曆大業遂

定加王銀青榮祿大夫河南行省左丞相尋拜太尉賜黄金二百五十兩白金一千兩楮幣二萬五千緡加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御史大夫中政使明年正月拜太保加儲慶使尋又賜白鶻文豹降虎符加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時上以天下讓明皇帝居東宮拜太子詹事太保官階勳職悉仍故八月拜中書左丞相九月加儲政事三年正月拜知樞密院事至順元年特命王有大勳勞於天下凡飲宴賜以月脫之禮國語喝盞也王定大難誅戮既多宜防不測賜怯薛歹百人滅里吉百人阿速百人俾朝夕宿衛王左右以備非常仍賜黄金雙龍符其文曰廣忠宣義正節振武佐運功臣繫以寶帶令世爲明券又命闊闊出王之孫女二年八月進封浚寧王加侍正府侍正十

月加昭功萬戶都總使十二月加宣毅萬戶府萬戶忠翊侍衛親軍都指揮使佩故金符三年十月加徽政使元統元年六月今上踐祚以翼戴定策之勳越二日拜太師中書右丞相上柱國監修國史兼奎章閣大學士領學士院太史院總回紇漢人司天監事八月加領經筵事十一月改封秦王二年正月加威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師總餘職佩符領軍如故王昔十有五歲奉成宗命侍武宗於藩飭躬盡瘁不自暇逸勞任愾使必先諸御人仁宗王明宗於周命王爲周王常侍四年拜江南行臺御史中丞五年拜御史大夫六年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七年拜陝西行臺御史大夫至治二年又拜南臺御史大夫泰定二年拜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三年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在汴所

至索政所宜施利害與民舉除之而宿姦碩豪與時常矯虔以毒民者往往褫魄去懼罪之將及已故四海之人靡不相爲鼓頌而被惠之邦尤嗟其來之暮而以不久留爲歎且望也父曰武宗嘉愛焉大德五年從武宗北征與海都軍戰鐵堅固地戰哈剌塔花塔地斬虜最諸將十年部將斡羅思失班等遁王追擊之失班格鬭不下王數戰力至失剌不剌地失班降即不殺十一年武宗自和林入纘大統錫名曰把都兒拜吏部尚書把都兒國語雄武也至大元年改尚服使其年十一月拜御史中丞二年十一月拜尚書平章政事特賜龍虎符領右衛親軍都指揮使三年正月加官特進延祐三年謹只兒總宿衛與聖太后宮皇贈懷忠秉義毓德衍慶惠迪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

上柱國追封鄭王謚忠懿妣燕赤吉納鄭王夫人大父曰稱海故領軍百户從憲宗平宋攻合州釣魚山戮力王事以殁皇贈守忠翊正效節宣力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河南王謚莊順妣忽刺真河南王夫人曾大父曰探馬哈兒給事宿衛皇贈服勤翊衛秉信基德功臣太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追封陽翟王謚敬簡妣忽都真陽翟王夫人元統二年上猶以恩禮爲未稱也令有司更議進封曾大父曰服勤翊衛履信基德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淮陽王謚忠靖妣淮陽王夫人大父曰推忠宣力同仁效節勤遠功臣追封淮王謚忠襄職階勳如故妣淮王夫人父曰推誠秉義協恭保德翊運功臣階勳爵謚悉如故咸有褒辭以示殊禮正室夫人怯烈

眞氏加封秦王夫人故丞相野仙普化女故太傅右丞相禿忽魯之女弟兄四人長也速迭兒平章政事留守次雪你台次燕帖木兒中政使次教化的尚服使皆世弟二人伯要台蚤卒次馬扎兒台今御史大夫子男二人長把剌釋理次沙加釋理咸備宿衛世滅兒吉解氏夫以王之忠清粹德輔翊累朝孝友於家嘉靖於國禮以自持義以立功董萬事之紀成熙洽之治爲一代之臣宗而又捍王定策之大勳著在我國家信史有載鼎銘是刊宜也矧又秉國鈞撣化澤佐我天子於未艾則夫爵有王土極此光耀寵榮以鑠休美於後世不其尤宜哉古稱有社稷臣者王之謂矣國家平康百有餘年君臣之際於斯爲盛天子名碑首曰佐命元勳臣祖常文其敢辭謹齋沐而獻銘曰

赫矣文帝龍奮於南雲雷經綸家難用戡梁莫中夏八方之樞一有猰㺄則柅我徒豈柅我徒民胥於痛匪直於痛將數我大謨有嶷秦王殿師於梁襲甲於裳斬其無良合兵在郛秣馬在廄以迓我元后則罔不奔走元后戾止耄倪郊迎弓矢鈇鉞象箙鸞弸大勞兵士牛酒金帛賈歌於區農嬉於陌艤舟河滸謹帝之來神工授能瞬茲濟而帝曰王賢汝久服事相予有家式殫勤瘁予聖考武皇惟王之嘉大纛攸指愾無留遮外官蕃垣焱其鷹揚奉予一人烝徒皇皇虎旗龍章日月之光帝車載安言留上國廟見告主配天建極乃肆大眚乃旌有德王實左右以毗以翼皇帝曰嘻晝日三接鎧服寶刀金篆符節往總予揆施我民禔獰者以恬呻者以悚執降割於下鼎湖攀號時定大

策王實焦勞肆聖天子文皇帝是似乃圖王封繹彼世祀山川土田南國之涘曰佐命元勳惟王實有天子詔臣臣揭碑首臣辭不誣庶以永後作秦王考以續周卣

太師太平王定策元勳之碑

皇帝御興聖殿制詔中書省臣曰惟太師太平王中書右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忠孝世臣戴予中興功在社稷其令臣祖常文於碑以昭示無極焉臣聞帝王受命天必儲瓌偉絕世之資將相之才與之會遇以成大業如我太祖世祖英傑智謀之士聯裳充庭以爲一世之用者豈非天哉天曆元年戊辰皇帝將正大位天人合應丞相臣燕帖木兒以八月四日甲午率勇士十七人兵皆露刃建大義於禁中廼誓於衆曰武宗皇帝有聖子二人孝恭仁文天下

大統當歸之今爾一二臣敢紊邦紀有不順者斬手捽平章烏伯都剌伯顏察兒縛之分命勇士執諸疑貳者咸下獄待罪籍府庫錄印符空百司皆入內以聽命其日屬學士臣明里董瓦等乘遽迎皇帝於中興路密以意諭河南省臣而稱臣勸進者接踵於道左矣癸卯弟撒敦子唐其世皆棄其妻孥來皇帝以是月之甲辰發中興以丁巳至京師比至浹旬之間兩以左右矯稱使者南來者云駕已次近郊諸王及河南省臣萬戶各以兵從民勿譁驚北來者云皇帝大兄且至於是中外翕悅而衆志定矣九月庚申諸侯王王禪將北軍軍榆林西丞相出師彼未及陣趣撒敦馳入營壁衆潰追之懷來戊辰敵入千門鎮關撒敦赴之戰薊東敗之十有三日壬申上即皇帝位於大明殿

受百官朝甲戌進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知樞密院事賜黃金五百兩白金二千五百兩中統楮幣一萬錠金織雜采二千匹白鶻一青鶻一文豹二承詔將大軍東出薊討禿滿迭兒平章即日就道乙亥宿三河夜二鼓偵者報王禪兵奪居庸關略大口丙子裹糧趨榆河未戰聞大駕出宮將親督將士亟請見上奏事曰凡軍事一以付臣願陛下班師撫安黎庶上旋還宮明日丁丑指揮使忽都不花塔海帖木兒同知太不花陰構變未發事覺械三人送闕下斬之己卯與王禪前軍戰榆河勦之追殘兵於紅橋北阿剌帖木兒槍刺馬前盤馬斫之刀中左臂部曲和尚斫忽都帖木兒亦中臂二人皆驍捷將也會日晡就宿戰所庚辰上聞之遣使賜

御衣一襲慰勞甚渥兩軍阻紅橋水爲營辛巳合兵鏖戰白浮之野大敗之手刃七人夜二鼓盡呼裨將阿剌帖木兒孛倫赤岳來吉使將百騎風上大譟亂以鉦鼓箭射營中自相蹂躪至旦始悟壬午天霧王禪等得棄甲北走癸未兵復集我軍列白浮行伍立如植木敵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後南向八都兒脫脫木兒出其前北向鼓譟大呼吹銅角雜人馬聲彼營軍不知計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八都兒者華言猛士也甲申襲王禪兵於昌平北上遣使上尊酒諭旨曰丞相每與敵戰親冒矢石脫不虞奈宗社何以大將旗鼓督戰可也丞相曰凡戰臣先之敢後者臣論以軍法是日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乙酉去衣履徒跣求生者又萬餘人王禪遂單騎亡入北山發也速

解兒也不倫撒敦追之是日還至昌平南敵將竹溫台闊
闊攻破虎北口掠石槽民丙戌先令撒敦進以大兵會諸
侯王兵轉戰四十里至牛頭山獲孛羅帖木兒蒙古荅失
帖木兒撒兒討溫四大將縛兩手載於馬鞍獻上天子斬
之降者萬人餘兵四散夜遣撒敦脫脫木兒遮虎北口要
其歸途丁亥諸侯王也先帖木兒及禿滿迭兒驅萬人薄
我畿甸跳梁通州城下十月己丑朔日晡彼方憩馬我軍
直擣之不及抽一矢東渡潞水而逃庚寅各面水陳兵不
戰辛卯宵遁我軍渡潞水襲之癸巳再與諸侯王太平也
先帖木兒朶羅解及禿滿迭兒塔海血戰檀子山棗林唐
其世從殺太平於陣中餘夜遁甲午撒敦脫脫木兒將兵
追捕乙未諸侯王忽剌解指揮使阿剌帖木兒安童自紫

荆關口犯良鄉丙申我軍循北山而西士皆馬上食馬以囊盛草粟繫馬口且行且食至蘆溝忽刺觧兵潰凱還都人觀者拜者塡道入見天子無矜容焉上大悅已亥進封荅刺罕太平王以其地爲食邑降制褒美功名烜耀刻黃金爲印章以寵賚之珠對衣寶帶一具荅刺罕華言世貸之也禿滿迭兒復入虎北口戰檀州南殲之萬户哈剌那海以戲下兵降殺禿滿迭兒函首京師誅忽剌觧阿剌帖木兒安童朶羅觧塔海於國門之外齊王月魯帖木兒元帥不花帖木兒乃起兵嚮開平曰皇帝正大統於大都矣汝等知乎姦臣倒剌沙囚首請死十月廿有二日庚戌奉皇帝璽來上天下業遂定明年己巳上固讓位於大兄明宗皇帝命侍御史臣撒迪致讓奉迎三月戊辰丞相護皇

帝璽於北土明宗皇帝嘉之拜太師官階如前迨明廟上
賓皇帝洊昇大位一歲之間爲天子佐命兼揖讓征伐之
事而使中外清謐華夏乂寧者茲非天儲其才使與受命
之君會遇以成大業者歟文未奏上詔賜定策元勳名碑
嗚呼盛哉臣祖常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皇帝應天赫矣龍奮風霆不驚受命啓運曰皇考武皇御
極維昌靈在天維祥神在廟維享右厥聖子弗畋以逸弗
燕於室海上浴日車環周逵陰騭我民上帝監觀儲茲師
臣維茲師臣出將入相戴我天子征伐揖讓桓桓于于有
丞有徐露刃祖呼虎旅疾趨建義禁中羣疑未同縛二三
臣誓言於公曰大統之傳武皇帝有子天序秩秩孰敢干
紀聖祖明訓封建伯叔分地車旗屏翰外服孽臣萌芽交

構我家神怒而憒民恫而嗟于徒于旅闞其如虎仗忠履順有弗義者斧地官金帛司馬介冑於時廷臣先事恐後大車出之軍容大施扼其重關使不得突馳羅絡森峙戰守攻具潢池弄兵悉衆來赴載同我馬東北之野斬鯢戮鯨血殲地赭褫衣跣徒日降萬夫號泣草間丐其完膚皇帝曰嗟丞相汝勞晝日三錫寶帶珠袍丞相稽首是皆帝祉驍將賈勇及我弟與子十月日吉來上玉璽姦臣靨顛泥首就死奠茲海寓登世萬千矢辭貞石元勳之宣元勳之宣開國江壖子孫保之維善慶弗愆

傳

息甿傳

淮北堧有州曰息先息國也居申蔡沈頓胡黃之間自古

國有南北分則受勳焉以是地大壤曠蓬茅聿興天元視四海爲堂陛力田之甿多就墾焉有甿嬀姓於凡甿中最稱善播種事致殷厥家然大都世之靡麗奇瓌淫冶纖豔可酣可嗜者一切無所好俄爲子求婦甿翁謀於其媼曰今玆東家女清婉靜淑姿美甚年且盛可當吾兒須召媒氏通殷勤頃之果召媒氏往問媒氏乃過女父母家匿所過事陰覘女子病癭腫至不辨頸頷背如負箕腹下垂如斗目黑白不分色漆墨率自項及踵無一善相媒氏竟去報聘子婦者曰所問女不足當郎君萬一具言狀其翁媼反訾媒氏謂間諜兩好且繩女子有柔德能女功不論色也仍召他媒氏往他媒氏性駔儈善佞承戒過女家既見女父母詫陳國嬀氏聖舜苗裔今家同姓之國淮西堧有

畝粟十鍾地百頃資巨萬其子復丰姿容多才藝門下女妾孰知儻毋靳賄我俾二姓合好則門下女專有其家父母如所請期受聘金日半相餽他媒氏還報曰女子玉色豐頰巧笑美目騰光古毛嬙西子不敢近又刺繡剪縷膗騰芼腊極天下之工味願亟聘無怠否則為王侯夫人翁媪喜不任比聘女先出束帛勞他媒氏乃別奉白玉二瑴黄金十鎰純繡采稱是請日納聘雜凡翁媪内外族暨里閈所善聞之皆切笑相與圖告翁媪云他媒氏言斜於情先媒氏乃摘實耳翁媪俱不聽命其子遂婚迎成禮女子既歸夫家諗舅姑不我陋貞夫之覿我之不灼也讋族里之宿毀嚙我也大肆專妬日凌其夫凡夫黨之登其門者壺漿亦不餽焉惡聲章著醜狀百出雖夫之女兄弟佩履

聲過户外亦恚恨不解居半歲舅姑怒於堂夫惡於室諸所與無不欲速其夫之出之也久之沉憂積思行吟悲歌無所寄託於天地之間屬淮濱大水因自溺死世之女子至今羞道焉太史公曰傳稱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吾徵諸古君子可信使此女幽閑貞懿以組紃爲事不害其爲賢也庶幾尚德之君子亦娶之矣何乃用媚道賄媒口進於夫夫初不灼見厥醜久鮮不敗彼舅姑者擯良媒不聽信聾於他媒氏納陋婦終致貌行不可掩積怨交惡稔禍室家宜乎世之出婦也多矣

附錄

敕賜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

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馬文貞公神道碑銘并序

許有壬

至正七年七月丁丑集賢侍講學士通奉大夫兼國子祭酒臣天爵言故資德大夫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貞馬祖常早擢高第歷践要途始終五朝有文有政宜賜碑紀德庸示報功集賢院以聞制可命臣有壬爲文臣玄爲書臣起巖篆其額三人皆文貞公同年進士而有壬託知尤厚始以學士被命繼冐承旨皆職紀述其敢辭公字伯庸世雍古部居静州天山有錫里吉思者高祖也金季爲鳳翔兵馬判官死節贈桓州刺史廟賜褒忠子孫因官以馬爲氏曾祖月合乃從世祖征宋留汴掌饋饟累官禮部尚書贈推

忠宣力翊運功臣僉樞密院事諡忠懿祖世昌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贈嘉議大夫吏部尚書父潤朝列大夫同知漳州路總管府事贈中奉大夫河南行省叅知政事追封梁郡公妣湯氏追封梁郡夫人梁公官浮光因家焉公七歲知學得錢即以市書十歲見燭欻燒屋解衣沃水滅之人歎其異蜀儒張公頦講經義眞公未冠質以疑義數十張公奇之科舉詔下鄉會試皆第一廷試第二蓋以國人冠也授應奉翰林文字承事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拜監察御史仁皇久正宸極猶居東宮近侍利燕飲得請公抗言當御正衙立朝儀御史執簡太史執筆雖有懷姦利已乞官賞者亦不敢出諸口承天地祖宗之重當極調攝至於酒醴近侍進御當思一獻百拜之義英廟爲皇

太子請愼簡師傅下至臣僕亦宜精擇時大姦當國公首
知其盜覰國史洎同列疏其十罪仁宗震怒罷之黨與之
布要地者皆論列黜之端人昔與抵牾而擯斥者請拔用
之秦州山移公言山不動之物而今動之豈在野有當用
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大臣皆家居待罪薦賢
拔滯知無不言改宣政院經歷月餘辭歸起爲社稷署令
罷雜事於泉南大姦復相左遷開平縣尹欲中傷之退居
浮光大姦死除翰林待制泰定建儲擢典寳少監太子左
贊善尋兼翰林直學士成均釋奠陳太子視學之禮内出
禮幣命公助祭除禮部尚書祖母張夫人卒護喪歸起爲
右贊善復禮部尋辭歸天曆初再使名爲燕王内尉仍入
禮部兩知貢舉一爲讀卷官時號得人叅議中書省事叅

定親郊典儀充讀祝冊官禮成賚金幣拜治書侍御史賜
犀帶及御書奎章閣記內庭宴服七襲金玉腰帶各一改
徽政副使拜南臺中丞今上即位召議新政賚白金為兩
二百楮幣為貫萬金織綺為端四改同知徽政院事拜御
史中丞以公疾特免朝禮命光祿日給上尊知經筵進說
必陳經史大義參以祖宗故實持憲務存大體西臺御史
劾其僚禁酤時面有酒色以苛細黜之山東憲以孔氏訟
聞以事關名教不行按者亦引去司憲有以貪墨敗沒入
其田廬請歸曲阜陵廟從之拜樞密副使居無幾辭歸復
南臺中丞遷西臺疾不赴積階自承事郎至資德大夫至
元四年三月丙午薨於光州之第得年六十是年四月壬
申葬州北平原鄉西樊里有司以聞有今贈謚配索氏封

梁郡夫人子男二武子承事郎湖廣行省檢校官文子徵事郎秘書監著作郎孫男三女二公言事剴切嘗建國人暨諸部既誦周孔書當尊諸毋以厚彝倫兵家子驕脆有孤任使庶人挽強蹶張老死草野當建武學武舉儲材以備非常時雖不用識者韙之至於論刑一本哀矜嘗言死罪遇赦且原減死流徙未蒙殊渥當驗情遇恩內徙漢人滿百執弓矢獵者死不及百者流條格已有禁弓矢聚衆之條又復爲此是錯綜網羅之誠恐愚民舉足蹈罪至論建德民妻之不首夫死者則當以必死其得用法之意乎國家涵濡百年譽髦斯士公先世已事華學至公始大以肆爲文精核務去陳言師先秦兩漢尤致力於詩凌轢古作大篇短章無不可傳者與修英廟實錄譯潤皇圖大訓

承華事略編集列后金鑑千秋記若干卷至順間龍虎臺應制賦詩有玉食之賜嘗進擬稾爲之歎曰孰謂中原無碩儒乎文集若干卷臺檄刻之揚州郡庠仁皇始行貢舉國人而下列爲四色國人洎諸部爲右榜試目視左榜差優公雖右榜左列及之者指未易屈焉且其爲學初不爲貢舉也以挺特之資丁大明之會褒爲舉首馴至達官威重足以鎭薄俗文章足以追古作議論足以正風敎設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祐之初爲盛也不幸壽僅六十未究其用悲夫銘曰

元大一統六合同風南臺北萊芃生其中部族有儒文貞伊始文貞之世翼翼廟祀後承聿修講學諸夏延畀至公有文無擨嶄然異稟幼不事弄濡衣撲燎智劇碎甕益習

以進益混以榦不溺於流而登於岸先秦兩漢華咀實擷天籟泠厲石湍激洌天子有詔乃興乃賓實三其魁一推國人甫試館職倏峩豸冠以爾枘鑿安我考槃遐心浮雲束帛空谷春坊翊贊經筵啓沃皇格於天公司其度俊造鑑衡風紀砥柱庬恩異數川委充溢云胡修途六十而柅旣易其名亦大其封於光之原賜碑崇崇賜碑崇崇於赫厥銘同年之紀考信匪諂惟爾部族文貞有蠲敘倫敦典益介戩穀

昌至光州聞城南十五里有馬中丞墓問之儒官邑老不知中丞爲誰旣發光州抵固始將還至光山尋墓謁之作詩以寄意持節行辭古弋陽五更燈火照浮梁城臨臺殿僧鍾起水映星河賈舶長一鴈叫霜

秋寂寞亂雞啼月曙蒼凉秖應又轉南巡轍御史墳
前致辯香成化乙酉春昌在古期思城書
馬中丞墓在光州西南十五里碑石趙孟頫書不知
何人譔闊可五六尺厚二尺餘高可丈四五已斷裂
加剝蝕不可讀墓前二三百武亦有碑埋土中首微
出土上令從者發視之乃故御史中丞贈攄忠宣憲
協正功臣河南行省右丞上護軍魏郡公諡文貞馬
公神道三十三字皆隸書大如盤完好無缺始知爲
馬祖常墓無疑遂召其左右居人責問皆云廢已久
矣因使叢置諸斷石爲屋覆之復下文於州中加修
祀云懷賢清淚拭初乾獨訪遺踪駐馬鞍雨蝕斷碑
苔漠漠雲埋高冢草漫漫立言有要名應遠蔭後無

餘志豈安怪殺白楊愁思惡西風葉葉送秋寒二月十二日昌題於中丞墓石後

昌前至光州課士之暇過兵部右侍郎霍公宅公爲體薦禮飲昌昌因詢馬中丞遺事公曰吾宅故中丞公石田莊也中丞葬後子孫徙居關中不聞以儒顯多習武間有爲武官者亦不甚知名相對慨然久之且出所藏中丞公石田集示昌昌假歸屬録於州守今表於集中者是也踰年至彰德始得許文忠公所譔中丞公神道碑并附焉成化丙戌昌在太行山石壁下識

昌在光州時謁司馬文正公祠有詩云三朝名德已尊崇祠廟深嚴近學宮香燭薫春天地老文章歷歲

日星同堂堂遺像生神氣耿耿孤心著朴忠瞻拜移
時勞戀慕可堪庭樹起秋風至古期思縣謁楚令尹
孫叔敖廟又有詩云期思城裏弔遺蹤祠廟深沉動
鼓鍾陰德已聞慈母教餘恩還啓後人封霜葭摧碧
連荒草雨蘚沿青上古松讀罷殘碑出門去寒山漠
漠水重重及謁馬中丞墓往返數日在大賢君子之
鄉所以仰企德馨思一振厲者不容於心日暮途遠
歸情浩然古人重知己之難遇而感不朽盛事之難
成有以哉昌在菊潭題壁

馬中丞文雄健典則雖其天分之高有足過人而當
時師友之間如姚文公元文敏公虞文靖公袁文清
公所以相輔而資取者亦不可誣也君子之名世道德

功業文章三者中丞公蓋兼有之夫既博資於人而其得於天者又清粹而穎敏以是而厲志於所向夫孰得而禦之哉讀中丞文爲之俯首三歎成化巳丑七月劉昌在涑水書堂跋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忠公　圭塘小藁

古賦

迷樓賦

予總䑓政廣陵禱雨雷塘掾曹汝霖從歸途說江都廢興荒煬始末周覽山川闉闠樓居之盛而又及迷樓焉傷而賦之其詞曰

有樂不縣積壓斷絃有美不御老醜備前於是前星唵乎其無光少海一變而爲田矣天厭隋祚憂不在敵胎於心腹成於肘腋以五子一母列據雄鎮爲可恃而不知大都偶國爲禍之尤劇方荒煬之奸學接士也固莫辨其真僞

及其畨麗華而怒高頫則惡緒已暴於中外惜猛虎之不知竟為毛間蟲之所噬黃腸甫湊金合已賜麀聚居廬龍飛天位弛然自放於九重之上天地萬物無一物之可畏遂肆心於巡狩傳粉深宮笑江東之諸帝車轍馬跡將徧九州北巡榆林既讋其酋耀兵河右瀆武東陬引汴水開邗溝置離宮造龍舟伊江都之勝麗詎一豫而一遊天亦厭乎我民欲一旦而盡劉百萬億之蚩蚩乃生項昇之巧萃僊般於心匠委財幣於電掃按圖締構不日成之璇室愧陋摘星笑卑傾宮謝侈阿房讓奇章華姑蘇撮土何施建章柏梁廣猶可稽叔寶三閣華而不徵軼古罔後舉莫我夷於牣靡曼於粲珍瑰寶帳散愁而延月復有酬香而忘歸亂晝夜於多景鬱煙霧之霏霏晶熒奪目孰辨遠邇

縈紆掎足曷明東西巢燕亦惑乎網戶車羊尤眩乎竹枝弄臣肆誤以資笑阿孍雖習而猶疑入者罔識其所從出者莫省其所蹊一蟻逐肉林之臭一蜂傯花島之飛蠅遭拍浮而醉不可解舟入溟涬而維無所施又如鷦鷯不能悉鄧林之樹小鮮豈暇窮滄海之涯傒娥孰何妥之車錫名寔來夢之兒下俚稚女孰究其姓字如侯夫人之死者蓋漫不知吁嗟獨夫心蕩神疲尚能名之可謂曰迷昔在帝堯法宮是作舜闢四門以撤壅遏明堂政令辟雍禮樂究義資訓德脩罔覺遠不軌與不物寔儀刑之攸託三苗羲和昏迷致兵政教不迷在書可徵威儀卒迷詩具刺懲盤盂几杖徵且有銘異哉茲樓以惡著稱謂眞仙亦迷於此地何處通突至不迷於厥行向使中原無叛天復假齡

殆將作七千五百里之臺而盡糜天下之蒼生矣人不知過或肆無忌茍知其非敢作而遂觀其引鏡念頭顛之且斫觀天識圖儂之將至既灼然而自知乃確乎其自弃盖柔終而無改過之勇厚極而有難開之蔽迷於心者若是其大迷於樓特其細也高岸爲谷深谷爲陵樓傾土平傷哉蕪城乃爲之歌曰蕪城蕭蕭兮草離離繁華澌盡兮瓦礫不遺昔之迷不可復兮無俾世迷

鬬駞賦

元統甲戌九日上幸後苑觀鬬駞有壬適有奏對遂獲一觀退而爲之賦曰

于嗟乎駞爾軀孔碩爾能實多龍斯夭矯山斯嵯峨生鄯善之絕域邈流沙而迅過日三百猶跬步輕千斤之負馱

方炎風之煽毒劇殲人於札㾪爾乃卽沙滅口警候匪譎度磧渴水口塵莫呿迹跼而鑿涓涓盈科其或脩程阻艱芻秣罔繼溲麫茹銜糾纆堅閉浹辰無饑萬里不違校地用之凡玆寔氣禀之尤異者也虒不介甲踣鐵其堅肉鞍喂𡾊雙峯矗聯復有傑出一峯巋然力倍恆品亘當萬千其穹莫扳抑之卽從彌耳伏地屈足漏空累乗騈坐奚婢塞童毳繩掣鼻自西自東昂首噴穢呼圖生風翠釜之珍其忍取供流潼甘馥馬酒釀醲踦毳紉緝褐被域中風土既習字育日豐板襁其雛稚紫茸茸治銅象形僅得其槩疥不嫵媚劉文適類景純著贊論功遺大歷唐及宋紀述未備皇元御天西北首賓天笠效貢泉渠空羣魚魚連連列廐雲屯千乘萬騎灤水歲巡負鼓先聲服箱後塵背錦

糢糊絡珠璘霦鈴鐸殷地旌旓盪雲開闢而下有國之有騐者未有若我朝之殷也牧槖分職秩浮令丞負重致遠人知其能有知其出扳之奇搏擊之精者乎苑草未凋風日清美九重機暇鳳輦蒞止俯察品彙縱觀物理虎賁執纆兩兩相睨騰蹙傾奔砉歘徙倚待怒氣之旣盈俄侵凌之漸邇脫羈發縱勢邁角觝始鼇頸而躑躅復摩肩如委靡乍分立以卬隙遽挑釁於駓駃飄忽若風燕盤旋如磨蟻劃然踴躍人立對起波頽土墳雷轟電駃持久跕跕勝負未決貉瑫聲援陛楯皆裂餘勇雖鼓虛驕巳竭嗟兩雄之相戹卒不逭乎一蹶勝者植立揚揚自慊主矜調擾望拜蹩躃天爲嚂嘘賜沓繒帛嘗開單于祭三龍祠以是爲樂龜茲觀七日戲以占耗息今始得以驗其說鄙哉季邱

芥金其雞杜鄠走馬時在側微開元南面何取於斯顧羽毛之瑣瑣瀆黼扆之巍巍而登牀之舞馬亦不過示異於宴嬉又孰若大逾犀兕猛軋虎貙可以鼓佽飛之士激羽林之孤者哉小臣在列顧瞻震栗悸定而懌氣塞而釋目隘而豁足痿而力歸來人間塵土㙉集袋馴白唐[illegible]促織黃雀山鷸種種有敵下里何知小兒方劇觀於海者難爲水曾何辱乎目擊然臣有芻蕘之言增渤澥以涓滴大小雖殊玩物則一惟吾皇遊六藝之囿徵勝負於往昔愚臣一第非手搏而得視試卞爲期門之徒亦粗可以備顧問而陳得失也

三臺賦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壬偕明初馬徵君遊三臺明

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塗無長泥庭有積葉高陽子逸興作呻畢輟趣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醞從白眥之佳客乃渡清洹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之巀嶭者乎氷井峙北金虎距南銅爵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者振古所慙欲袪我銜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陽子曰嘻昔有塗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喜劉蹶則顰蹙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況怒其人而履其地因其跡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之生姓不自知由嵩巳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何之見異孚莫逃子將之譏謂

興義以寧國致羣材之景隨爾乃刼遷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斁大厦以隋及乎衰尚既敗審配亦摧黄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簣幾杵成兹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鼇戴雙闕鳳飛連甍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宫冬熙凌室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頣應劉王徐倡酬詠洛登高能賦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冲弱之季豹顧婉孌之娥眢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漣洏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幾許之繐帳要脯精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造

屨組舉瑣瑣於屬纊其横槊賦詩之雄發壁弑后之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主壑鎖諸妓於幽闌望西陵之莽蒼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愴霜鴈訴秋露花泣春宰木行拱几筵有塵哀絃急管其間不聞事往跡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欲媒孽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重困乎吾民幸壘障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效小兒之鞾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醇澆胸次之磈磊且以酹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

生幾何憂思難忘唯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乎醉眼

五言古詩

神山避暑晚行田間用陶淵明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爲韻十首

田塍晚獨策及此時雨晴東畦與西疃決決流水聲豐年已足歡清風復多情歸來藉草坐濁酒還自傾不用澆磈磊我懷無不平

寢迹非絕世雅志便林丘青山足一至勝處靡不游意適輒忘返玆焉夏已秋遙遙目力窮青青盡田疇迷復幸不遠歸歟無異謀

脫身豪俠窟里氓締新交愛其心無穽不較醉語譊生兒

更有教治地盡肥墝禾黍已在眼瓜蔬早登庖愧予良已
多况敢希由巢
浮生苦無悰道近人自遠重外樂徇身遺世幾赫咺老農
初不知遑遑歲年晚清晨負耒出日夕行歌返悠悠千載
心它人莫予忖
落日照我影傾然溪水中凉飈動絺衣勢欲凌虛空顧之
一大笑與爾將無同昔也爾何達玆焉爾何窮莫道山林
陋乃有黃虞風
昔人植松柏映蔚彌崇岡不爲朝夕利千載當自長植權
非不榮我圃因之荒白髮走畏途途脩馬非良桑榆賴非
晚此樂且無央
靜念少日事躁中劇揠苗欲令千載淳反之在一朝斥鷃

不自量上欲搏扶搖世怒任盲俗林譏愧清謠傲骨日已長及辰事逍遥

淵明昔歸休開歲纔五十我雖年近似我道慙什百兼金與尺璧敢取儕瓦礫緬焉動眞想迅往孰誘亦庶幾歸田園千載可同迹

我聞昔桃源民風近無懷茲山亦深窈中有讀書齋但絕車馬迹不惜雲煙埋旁圍靡靡山上蔭高高槐聊以永今朝得酒從無滕

我髮日以變山色日已新舉杯試問山古今閱幾人我非山主人聊為山之賓杖可入幽險詩能寫清淳但恐我它適山乎爾誰鄰

宿臨湘贈誠之監縣

北風櫓聲乾晚泊斷磯下雲岫浮修蛾霜空入平埜鳴鴈無處尋落日不可畫重岡護巖邑百里寄民社籍甚賢大夫居然魯恭化豐年足粳稻沃壤滿桑柘我如無心雲底事勞候迓爛醉得詩歸江山非傳舍

李伯徵中丞奉東宮命作椎結請紀其故以百字頌而祝之

總角習義方結髮事明主櫛縱豸且貂勤勞幾寒暑青皇一顧中遂與國人伍區别垂鬒雲歧分戢鴉羽昔我秋谷公爬搔淨寰宇象賢實無愧冠服儼前矩願言壽而康三握勿爲苦它年麟閣上雪鬢照簪組何用拭肝石道貴隨所處老我任飛蓬謌詩美繩武

五言律詩

荻港早行

水國宜秋晚羇愁感歲華清霜醉楓葉淡月隱蘆花漲落高低路川平遠近沙炊煙青不斷山崦有人家

夜行潤陂

蕩蕩唐虞世區區蝨蟻臣露餐烏攫肉夜渡馬知津危棧依山盡微行到水頻風霜儘蒙犯庶用答涓塵

橫浦登舟

南征殊不惡樂事總相關馬上行思句舟中卧看山盡收煙景去滿載月明還何往不自得浩歌天地間

七言律詩

登岳陽樓

半空輪奐壯巴丘消得騷人一繫舟雲氣遠攜湘兩至湖

光寒入蜀江流山川信美非吾土天地無窮有此樓三十
四年如夢過可憐華髮賦重遊

過湘潭

江邊楊柳翠縈回柳外人家罨畫開一夜東風花落盡千
年華表鶴歸來暮雲山出遠浮黛春雨水添濃潑醅莫艤
扁舟訪陳迹白頭懷抱易生哀

祝融峯與廷鎮觴詠有懷歐陽原功蓋嘗約同遊
而予不能待其歸也

載酒窮躋最上峯嘯歌聲撼海濤風得陪五馬二千石獨
少三生六一翁爲問北門紅日下何如南嶽白雲中寄詩
幾欲申前約無奈人生似燕鴻

閑居雜詩

鬢髮蒼浪齒動搖自知宜退待誰招茶餘引鶴消春晝酒醒聞雞記早朝肥截玉肪羹縮項香翻雲子飯長腰尚嫌門有徵詩客時與山人破寂寥

和傅汝礪寄來韻

春紅園圃眩西東花下縈紆一逕通不向雷門操布鼓要從人海見珠宮多言浪負三千牘老夢都忘十八公珍重吾宗有成訓人間何似在山中

七言絶句

杜子美象

删後騷餘代有聞集成惟許杜陵人憑誰寄語沿流者流到江西不是春

和康里子山韻

洞深春早透蘭芽牕曉雲香亂海霞萬丈紅塵飛不到紫簫吹綻碧桃花

李陵臺

李陵臺下駐分臺紅藥金蓮徧地開斜日一鞭三十里北山飛雨逐人來

令狐學士金蓮圖

九天光彩動金閨輦路風香樹影齊却笑漢家恩數薄只教天禄待青藜

董仲達送予至湘陰别後順風比晚行三百里悵然有懷作一絶付其僕之遠送者持歸

江蘺杜若滿汀洲騷國春來亦可愁一日順風三百里故人何處望歸舟

即事

幾家門繫釣魚船一陣風香熯麥煙畫出太平村落景酒旗多在緑楊邊

歌行

題友人所藏明妃圖

臂香骨沁守宫虗金鎖重門怨銀鑰深宫有眼不識春晝長時聽雲間樂平生所見惟監宫今朝豈期見畫工君王知畫不知妾薄命已分如秋蓬黄沙漫漫天無窮驚飈吹老紅芙蓉穹廬明日又何處此生遂負南歸鴻和親納侮號上策建議詒謀妻敬責妾身雖苦免王憂猶勝專寵亡人國闌山寥落夢亦迷嫁雞正爾隨雞飛人間生女莫望貴只可近作田家妻琵琶聲斷霜天月青塚至今青不歇

後來却有蔡文姬千古胡笳辱哀拍

喜逢口 并序

灤陽驛東北四十里有雙塚世傳昔有久戍不歸者其父求之適相遇此山下相抱大笑喜極而死遂葬於是俗因謂之喜逢口亦猶望夫之有石也雖莫究其世代姓氏而其言有足感人者故作是以紀之

兒寒解衣重撫摩兒饑推食孰忍訶長成與國遠負戈一去不返當如何去時云戍東北鄙直出榆關度遼水白頭郎罷與影俱豈憚山川千萬里天敎此地適相逢父曰從天墜吾子笑疲樂極俱殞身誰謂情鍾遽如此官家開邊方未已同生又別寧同死山雲漠漠風颼颼山頭雙塚知幾秋當時不忍一朝喜今日翻成千載愁猶勝貞女化爲

石終古孤身雙不得清江寒影日悠悠行人一去無消息

赤壁

孽瞞禍水劇趙女漢火餘光能幾許蜀方傳薪噓夫然吳偶束緼成一炬萬艘枯葦沃以膏空江如鞴長風鼓九淵鼎沸羹魚龍連營熾炭膰貔虎雄圖南紀成畫餅匹馬華容作窮鼠坡翁乘興賦赤壁爛漫天機湧毫楮偶從雪裏寫芭蕉又似驪黃不毛舉考圖求故此其地疾惡千年若躬睹江山蕭條歲華晚興興廢人間幾今古買魚沽酒弔阿瞞醉和漁歌短蓑舞

哀棄兒

雪霜載途風裂肌有兒鶵結行且啼問兒何事乃爾悲父母棄之前欲追木皮食盡歲又饑夫婦行乞甘流離負兒

遠道力已疲勢難俱生灼可推與其囊尾莫我隨不如忍割從所之今夕曠野兒安歸明朝道殣非兒誰父兮母兮豈不慈天倫遽絶天實爲十年執政雖咸腓發廩有議常堅持昔聞而知今見之倉皇援手無所施兒行不顧寒日西哭聲已遠猶依俙

李惟中學士自西臺侍御名入以未央宫瓦硯爲貺作此謝之

漢家作宫法紫微金鋪玉戶明華榱甄官陶瓦極能事鉛丹細擣咸陽泥一朝神雀去不返秋風禾黍驚離離谷陵且變此宜盡一二時出農夫犂人間購求作珍玩洗刷篆籀分毫釐西臺執法好事者礱磨爲硯尤瑰奇體呈全壁徑尺許治開新月才一眉堅如鐵石潤如玉墨聲瑟瑟松

風吹惠然匣送感高義但惜所與非所宜公才眞是謫仙裔善事利器方相資嗟予蕪學忝詞館雖有此器無能爲世傳銅雀亦佳品搜刔黃壤今無遺高皇垂統四百載老瞞何物敢等夷愛人屋上烏亦好況玆適用逾端溪楮生毛穎賀得友坐令几案增光輝代言揮制固多愧玉堂風月猶能詩

贊

文文山畫像贊 并序

有壬早慕文山公風節與其孫富遊嘗序公傳而未得拜公像意其雄傑峭異若太史公疑張子房爲魁梧奇偉也富弟寔奉像求贊始遂瞻拜乃温其如玉焉然其栗而廉者不可揜也仁者必有勇公之謂也贊曰

精金不蝕貞玉不磷昆岡火炎乃流乃焚不流不焚孰爲其眞摧抑百至而力不衄閒關萬狀而氣益振我公之心有如此水我人我民我疆我理獨有入海萬一振起天實厭宋臣力竭矣慷慨就俘氣言益厲談笑燕市取義得義一言一動足爲人師若曰父母有疾不可以難愈而不藥則百世之訓彝厚顏鄙夫偷生一時死何所遺壞腐氷澌公乃不死孰得而死之予今見公圖繪固嚴霜烈日之梗槩而景星鳳凰尤足以慰後世快覩之思也

題跋

題歐陽文忠公告

文與道一而天下之治盛文與道二而天下之敎衰經籍而下士之立言力非不勤也辭非不工也施之於用卒害

其政者與道二焉爾昔蘇子以韓愈配孟子而以歐陽子配韓愈天下以爲知言後世無敢有異議者韓也歐陽也推而達於孔氏之道也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又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嗚呼此歐陽子之所以爲文而先儒謂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者也有壬幼讀其書即知好之見其紆餘委備容與閒易初若易入望洋而嘆而後知其大且至也翰林直學士兼國子祭酒元原功其後也登延祐乙卯進士第名能爲古文潁州後子孫散而四方能世其學者原功爾出所藏至和元年五月告身示有壬曰太師爲龍圖閣直學上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時罹太夫人憂服除以舊職除此其告也陵谷變遷巋然獨存傳而

至玄玄也歷胄館奎閣奉常太史幸不至墜世業子吾同年其爲識其左又曰予以叅議中書省事毋憂去官服除亦以前職名古今事有相契者其併記之有壬早讀歐陽子得與其後同年而又相好故敢以謏聞識之若夫德業之不究而以迹之粗類者委之豈原功私我之深遂忘其擬人以倫而傷其知人之明邪將原功警我以希賢之學邪警我以希賢之學也則不敢不勉

題李士誠持信手卷

說文曰印執政所持信也劉氏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爲驗也亦言因也封物相因付也大抵皆有官者所用隨其職給於上後世人始自爲今易水時有得大不過三五分其文率不同他出諸土者班班可見皆私作持以爲信

者也然莫盛於近代士大夫簡牘題詠既書姓名必繼以印哆然標榜以爲粉澤予素疎但書姓名乃有刻而見贈因求印其上者甚至有假爲者厥後馴習積至盈篋蓋不能免俗焉時之所尚若是雖近文事其亦文之末也夫世稱圖書甚無謂實印爾其椌用銅若象若木之堅緻者惟舉世尚之故製作日精然皆出江南北工未聞也吾鄉李士誠是藝之精無愧南工蓋其翁學於江右文生而士誠傳其家法焉求扁室顏本之說文以持信扁之且使知其槩庶不爲俗工

跋織成宣和御書清淨經

唐安樂公主出降益州獻碧羅爲花鳥大如黍米眼鼻觜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陸龜蒙紀錦裾謂其禽鳥花卉諦

視條段斬絕分畫縝緻不可狀雖不可見想像不過景物精絕而亦疑其夸也若夫字畫見諸組織者大率僅能成字而筆意則未易得宜相張君藏織成宣和御書常清淨經一卷筆意之精不失毫髮機軸之異又有不可名言者面文背質判然一文而吻然一層不知當時之工何以施其功於機軸之間也因知碧羅錦裾非夸而又有不及者雖然奇則奇矣特一物爾而予因是深有感焉宣和間萬事已隳清淨經謂神好清而心擾之心好清而欲牽之遣其欲而心自淨澄其心而神自清嗚呼斯言足以爲國矣知而不能踐徒從事組織之末秪增其多欲爾故予不暇論組織之工而深有感於是焉是卷出没之詳同年歐陽原功敘之矣其己卯冬與予同觀蓋庚辰冬也

跋重刻羊祜碑

隋淚碑在天地間與元氣相爲無窮昔之亡也有不亡者存蓋立德立功立言有一於此足以不亡況備之者乎太傅之未就交辟也郭奕以爲今之顔子其德之著見者若此委質而後大勳偉績史不勝書其功懋矣若夫論三年之喪欲革漢魏之薄而興先王之法以敦風俗其於立言蓋有儒者之風焉使及孔氏其殆庶幾乎陸抗謂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未足以盡之也李商隱因韓子淮西碑有言湯盤孔鼎有述作今無其器存其辭辭之精絕者不託於器且不可泯況德之浹人肌骨者乎昔太傅造峴山言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余謂但有峴山便有太傅且人皆因碑而傳是碑由梁及今至于四刻則因有以著不亦異乎

訪舊文而刻之石由京師而致之峴首者編修官楊伊志卿也

序

文丞相傳序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雜遝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於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同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於名教爲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趠厲有經濟之志中爲賈沮佪翔外僚其以兵入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鈞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冀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用藥之理

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爲即爲逸于淮振於海眞不可爲矣則惟有死爾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爾昔則在巳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推此志也雖與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有爲若公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爲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廬陵劉岳申所爲傳將刻之梓俾有壬序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者尚多而訝其傳之未見於世也伏讀感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於是焉若富也

可謂能後者已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札馬剌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剌丁洎奉直太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里書似爲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輿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達失傳旨命臣有壬

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爲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于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爲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羣而混于一 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于實而我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爲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爲萬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爲萬物始乃能統理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

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九丘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況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悠久矣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二十七年子獻由參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進侍御史有壬實中丞一日出先生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子德孺同官于徐序文正遺藁以挂名文字中自托門下

士之末爲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寔座主接餘光親誨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文正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敢辭先生以雄邃之學爲帝者師功勳在王室聲名滿天下自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横歌詩流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于壁然世知歌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勳之大之詳也國初因仍吏治日就媮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久啟沃謂儒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貢舉蓋倡於草昧條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於延祐亦戛戛乎其艱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隉之會猶操舟灔澦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贊秘策卒

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帑而復其舊太官恃不鈎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沃其宂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爲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而已有壬因襮其槩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功勲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勲德贈舊學同德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獻字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忍經序

衡陽高士栖碧羅巨海嘗從文山海上歸終身宋衣冠交接稱許尤不苟有壬讀書衡泮居與之隣乃辱與進聞其稱海北道廉訪使榕寓孫公之賢不容口蓋公往來過衡

衡士大夫多慕而見之巨海則文處最客者有送行序若詩在栖碧文集今尚能記其槩公金源烏古部人征宋有功歷官所至皆有惠政長憲海北民懷吏畏太夫人年高上疏歸養沂沿湖湘士大夫無不熟公者今中書左丞大司農良楨榦卿其子也時望所屬公累贈推忠靖遠著節功臣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魏國正憲公某不及拜下風猶欲識其子孫以酬平日景行先哲之意而榦卿仕早有聲日踐華要承乏政府實嘗同寅都城僦屋又得爲鄰一日出書曰忍經以示某曰先子平生有得於此輯而爲書子其序之某識榦卿但知其世有積德而不知其所得之源也及讀是書爲之三歎曰孫氏子孫之賢閥閱之大豈徒然哉公之言忍有正義有變義有行義使

人人有見乎此則脩身齊家涖官之道盡在是矣夫以刃加心上而能受之非易事也易之懲忿窒慾書之以禮制心乃其下手要法公皆舉以示人自傳記子史以至佛書道書百家雜著詩賦凡有關於忍經者靡不收入古今之言忍者無以復加矣榦卿既叅大政尋拜左丞分省外藩復入政府廟堂以其久勞機務聽辭中書俾專明農士論猶未釋也讀父之書得效若此不惟一身一家又將傳之天下後世也某賦性褊躁仕途五十年瀕於危殆者屢矣使早得伏讀此書庶不至若是之殆也雖然衛武公年九十有五尚求箴警於國某雖七十有一苟未死一日有一日之事此書尚有資焉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探經而爲集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爲統例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眞僞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竝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爲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逾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傳註之說可泥于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萃于一歷歷

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者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觀集義心目瞭然與聞人之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曁須上聞者始洛報故分省簿書常簡絲議左右曹非有疑禀不至都堂日長吏退恆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

歌乘興有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槖衣以俟諸生李晃掇拾繆作得百二十首予視歎曰夫士之窮者乃工于詩予竊祿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爲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療民疲財殫粟耗而予覥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歛其心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爲而識淺才劣卒不能爲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乎而不工之語時託箴諷滕口譊譊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

姑蘇劉昌欽譔

許文忠公　圭塘小藁

記

雪齋書院記

天地淳渾樸厚之氣鍾於北自顓穹生民倚而未泄一旦若再開闢與物爲春我國家龍興適丁其會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君以治之師以教之世祖皇帝以大聖之資膺君師之任德業之盛固由天縱亦惟一時命世大才相與扶植斯道有以繼天立極也斯道也何道也根於降衷於實踐傳之而濟斯民者也三代而下道有晦明而於經乎金源氏之有中土雖以科舉取士名

尚儒治不過場屋文字而道之大者蓋漠如也天相斯文新安朱夫子出性理之學遂集大成宇宙破裂南北不通中原學者不知有所謂四書也宋行人有箧至燕者時有館伴使得之乃不以公於世時出一論聞者竦異訝其有得也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則有雪齋姚公焉至大間先生之姪牧閣為翰林承旨寔握文柄家學益明孫堉由世賞踐歷有聲今吏部侍郎昔守吾郡一日請曰子嘗長翰林寔今太史吾祖之塋牧閣已銘之矣書院尚未有記子其勿辭夫以牧閣之筆猶子之於諸父公之德業精覈詳盡尚何庸贅而書院之紀時未及也辭不獲為書其槩公諱樞字公茂營州柳城人後遷洛陽考諱仲宏贈太師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惠靖子煒故榮祿大夫陝

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忠姪燧是爲牧闇燧僉江西湖東道提刑按察司事公幼篤孝敬長力於學天賦旣高濟以實力故其成也大太宗擇必闍赤子教漢語文字俾楊中書惟中監督公往依焉與偕北覲時龍庭無漢人士夫上喜其來甚重之乙未詔二太子南征俾公從楊中書卽軍中求儒道醫卜人拔德安得江漢先生趙復仁甫與之言信奇士出所爲文數十篇以九族殫殘不欲北留帳中一夕惟寢衣存求至水裔欲投溺而未入也公曉以徒死無益遂還盡出程朱性理之書付公公得之躬行實踐發明授徒北方經學蓋自茲始牙魯瓦赤行臺于燕諸侯競掊克入媚以公爲

郎中必分及之一切拒絕擕家來輝墾荒糞田誅茅爲堂置私廟奉祠四世中堂龕魯司冦容傍垂周程張邵司馬六君子象讀書其間衣冠莊肅以道學自鳴汲汲以化民成俗爲心板小學論孟或問家禮俾楊中書板四書田尚書板詩折衷易程傳書蔡傳春秋胡傳又以小學流布未廣敎弟子楊古爲沈氏活板與近思錄東萊經史論說諸書散之四方時魯齋許公在魏公過魏與竇漢卿相聚茅齋魯齋聽公言議正粹遂造蘇門盡錄是數書以歸謂其徒曰曩所授皆非今始聞進學之序必欲相從當盡棄前習以從事於小學四書爲進德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惟先生命魯齋盡室來輝相依以居卒爲大儒牧閣銘謂公所梯接云世祖在潛邸歲庚戌遣平章趙璧來徵既至

大喜時名與公語公見上可大有爲乃盡平生所學爲千百言首以二帝三王爲學之本爲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彙爲八目次及救時之弊爲三十條疏弛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上奇其才由是動必見詢且使授太子經日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薰陶德性壬子受命征大理至曲先腦而夜宴羣下公陳宋祖遣曹彬取南唐敕無效潘美伐蜀嗜殺及克金陵未嘗戮一人明日早行上據鞍呼曰汝昨夕言吾能爲之公賀曰生民之幸有國之福也師及城飭公盡裂橐帛爲幟書止殺之令其民父子完保軍士無一人敢取一錢者上駐六盤公疾居關中教使勸農身至八州諸縣諭上重農之旨凡令關中桑成列者皆所訓植公言在太宗世詔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

仍襲封衍聖公曲阜有太常雅樂命東平守臣輩其歌工舞郎與樂色俎豆祭服至日月山上親臨觀又言臣宣撫東平閔先聖大賢之後詩書不通義理不究與凡庶等版洛士楊庸選孔顏孟三族諸孫俊秀者授之經而學夫禮盍真授庸教官以成國家育才待聘風動四方之美又詳議王鏞練習故實宜令提舉禮樂庶歳久不致崩壞皆從之上嘗令公料李璮之反公對曰使璮乘吾北征留瀕海擣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爲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令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爲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爾上曰賊將何出對曰出下策後如其料王文統伏誅西域人羣言回回雖時盜國錢未若秀才敢爲反逆上曰在昔潛藩商訂天下人物姚公茂言王文統學

術不純他日必反秀才豈盡皆斯人襄陽下議大舉公奏如求大將非同知樞密院事伯顏不可及伯顏陛辭勅逆戰者如軍律餘止殺掠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亦一彬此皆公自潛邸時有以啟沃而簡在帝心也既濟江公又言由陛下降不殺之詔兵不踰時降城三十戶踰百萬自古平南未有若此之神捷者然自夏徂秋一城尚不降降城四壁外縣邑丘墟曠土無民國將安用比聞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未肯輕下蓋懼吾止殺之信不堅詐其來耳宜遣官專輔伯顏宣布止殺之詔有犯令者必誅無赦上皆從之公自名居左右不去側者二十年中統元年拜東平宣撫使明年拜太子太師辭不受改大司

農四年拜中書左丞至元五年出僉河南行省十年拜昭文館大學士詳定禮儀事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承旨十七年薨於京師壽七十八歲士大夫哭祭如失親戚葬輝州莿山之陽成宗朝加贈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文獻至正七年監察御史言雪齋姚先生當世祖龍潛之時首陳二帝三王之道佐立萬世無疆之基所以闡明道學其功大矣聖朝以魯齋許文正公從祀孔廟覃懷又立書院先生首倡道學輝州講道之地宜立書院設山長以淑諸人廟堂韙之今敎養不弛墳經葺惟謹公事業滿天下牧闍之銘備矣而大節在首倡經學闡明斯道記立書院故凡有關於斯道者尤致詳焉世言儒者不知兵蓋兵在擇將若淮安王平宋之功跨軼

今古公之薦也將貴料敵若公之料李璮古名將不是過受命征大理首陳曹彬不殺至下臨安始終此論開屯淮蜀勸農關中固已合幅員而混於一矣某因記書院而竊有感於今者故雖牧闇已書而復及之非贅也是皆開國大功源於道學而其流發見之尤較著者也誠以斯道之明君臣端拱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一指顧之頃爾士子之學於斯者一誦是記知公事業之大必推其所以致此者則其爲學也至矣道學豈空言而已哉

陝西行中書省題名記

至正丙戌冬陝西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朶朶公合其寮寀移書有壬曰吾省據要重以控西北南三陲者八十五年矣昔保釐長貳若廉希憲商挺賽典赤輩皆蔚爲名臣而

無託以徵及今亟求已不可得乃斷自後至元元年得若干員刻之石識往行昜後繼敢以屬子有壬惟陝西當天下一面名雖數更地之雄劇則古今不異也我元天造立宣撫司以養以治中統三年始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至元二十三年朝議分省四川咨答轉滯改陝西行省而四川自爲省矣中更王相府宣慰司者一尚書省者二尋復其舊此其大較也世皇宏規遠模立中書省總於中分省釐於外行省遵成憲以治所屬決大獄質疑事皆中書報可而後行則爲行省若甚易者然地之所直有險易則任之所寄有重輕矣秦地形勝之雄建瓴東夏分鎮夾輔宗子維城臣工旬宣寔任其重中統初廉希憲爲宣撫商挺副之同寅行省事治難爲易繼以賽典赤之賢山川之險

適足以固吾之國故地之險夷視人愚悊朝廷愼簡宜何如哉則是保釐長貳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此不容泯此所以有待於題名俾後世得以指議也國家百年來法令明備遵之者福戾之者罰若殛隨所戾而至孰敢不畏然人情有玩於法狃于習而不知畏者於是法有所不行矣而其本然之善則未嘗泯可觴之機則未嘗息題名一刻俾一見之頃知某之爲善使人歆慕若是我獨不能效之耶某之爲惡使人嗤噃若是我獨不能戒之耶用是爲政豈特爲法之一助而弭惡遷善蓋有出於法之外者焉尚論古之人由周而來著績斯土者軌躅相接逖聽風聲皆吾師也若夫德於人而未忘迹於事而未熄率爾踵武其文正乎平章暨諸公竭誠踵武罔俾專美矣斯石之刻

又與人爲善於無窮焉後之來者知其名之必列於斯也可不畏乎虛其石以待之

晉寧路鄉賢祠堂記

治民有政化民有禮政雖不可弛聖人不急也禮則不待親炙而有得於私淑者巳惟其不得於親炙也世之君子汲汲有事於前脩往行者所以寓淑人之機焉古鄉先生没而祭於社鄉先生之德鄉人心悅而誠服者其秩於祭宜哉世遠禮墜著於令有不舉者况咸秩無文乎然其廢舉亦視所遇何如人爾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先生謂致仕老於鄉里而教者大夫則就而謀之又卿大夫飲國中賢者諸侯卿大夫猶能致禮於鄉賢之生者天子牧守獨不能致禮於鄉賢之没

者乎祭於社之制不可考附廟學作屋而祭之者則閒有之矣晉寧在河東爲古今名郡廟學罹地震仆而復建講堂西四賢堂故基獨蕪穢不治今總管仇侯理棼舉墜劭農敦學歲復告豐治捷桴鼓顧瞻隙地慨然捐俸金倡僚屬而復爲堂焉經始至正二年孟春迄功二月乃取隋文中子而下凡若干人設主以祭前國子司業王君走書京師請記於愚愚惟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物之所以育者道也道之所以行者人也道之統在聖而其寄在賢或晦或明或絕或續有不得而殫論者大抵先王承天之道所以維人紀於萬世者禮而已矣禮之目有五而祭統乎吉然而公於天下者先聖先師是也有尊於一鄉者各賢其賢祀於其地者是也公於天下者以其道

被於天下也尊於一鄉者道之所著莫先於鄉而鄉人之所感視衆人爲尤易由是而國而天下矣王豹處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曲藝且然而況爲聖人之學者乎晉當變風變雅之餘有憂深思遠之意俗美且厚人生其間雖德之大小不同而位之顯晦亦異要其所至有足以任斯道之寄者若隋文中子唐裴文忠公宋司馬文正公其出處勲德爲如何他如裴弘中趙元振之相業陽亢宗司馬表聖之節操趙伯循孫明復之經術與夫金源百年以迄我朝其行足以範世而軌俗其風足以廉頑而立懦其學足以垂後而淑人不待親炙而有得者多矣鄉先生之功不亦大乎生爲晉人沒爲晉神其秩於祭宜也然其中有從祀孔廟而又班之斯堂何哉從祀公

於天下者也斯堂專於一鄉者也使薰德而善良者益寓其沒世不忘之思非黷也昔魏杜畿爲河東太守開置學官執經教授郡中化之以多儒聞其功不在蜀文翁閩常袞下而未聞有祠令舉而祀之可也夫以陶唐之故墟際皇元之嘉會魁奇材德之生蓋鼎鼎也明其晦續其絶廓聖人之學而任斯道之寄者豈無其人又有嗣而秩之者巳侯燕人名濟字公度化民有禮其杜畿之流乎司業名士元字善甫則郡人也

龍德宮記

天水云涸金源告竭天一之眞脈渾朔方混爲慶元流澤萬世我太祖聖武皇帝盛德啟運爲民立極維時佐命皆不世出之才足以輔成大業而上聖識慮超越規摹弘遠

惟績易凝惟道務至非博大至人曷贊元化聞寧海崑崙山丘公其人也遣近臣劉仲祿自奈蠻國即其地徵之公知天命之不可違化機之不可失絶宋金使幣幡然應詔跋涉數萬里見上於西域雪山帳殿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之道大契天心東歸居燕之太極宮後因其號易名大長春宮賜冠服金印掌全眞大教是爲長春眞人全眞者恬澹無爲全其本眞其學倡於其師重陽眞君至是玄風播而道化行徒衆盛而宮觀興矣長春法系之弟曰太古眞人郝公太古傳盤山眞人王公歲巳未長春以汴之重陽觀實眞君昇舉之地命盤山入汴主之肇建大朝元宮構築規制之大甲江北諸宮觀丞相史公以龍德亦古名地請盤山竝主之構殿熙春閣基之前扁無極以奉三清

與朝元遂爲宗屬龍德宋同樂園道君旣禪之所居地直乾位故爲是名有十洲三島亭臺樓觀極土木之侈居無何而北矣宋南渡爲道宮馴至今日文醇德懿知常翊教大眞人姬公旣襲教積儉儲贏以待後用至元丙子虛玄應物通眞道人李公命宮主高志和陳道祥即熙春閣基建通明殿以奉昊天上帝營東西廡以庇其徒貤至崇玄誠德洞陽眞人徐公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眞人司公俱以善繼見稱八傳而至通玄文德虛逸眞人王公公名德衡天均其自號也述事尤力闕者備之弊者新之秩秩就緒矣爰自乙未構築丙子增建且百二十年或剏或葺厥惟艱哉天均念祖師經始之難前輩繼承之勤不勤之石曷暢玄風曷永教事命提點陳道新狀其故絶河來請有壬

惟老子著書五千餘言道德之意後之紬之者甚也謂五經不如其約者亦非也蘇黃門謂天下無二道所以治人則異聖人中心行道不毀世法然後可耳蓋言君臣父子之間非禮法則亂木食澗飲心存至道以之治世則不可也坡公見其經解有言使戰國有此書則孔老爲一不惟不紬而深有取焉蓋公言治道貴清靜本老子之旨也漢文景而後爲治者多宗之所以紬之者以其獨善而不兼也若長春之遇太祖言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由身而國知所本矣當草昧用武視民草芥之時而以撫民止殺爲先其爲兼也不亦大乎其有得於以道佐人主律兵不祥之旨哉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天下定于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長春之言又有契焉坡公所謂孔老爲一者

非牽合也即其書究之太平經曰上士學道輔佐帝王輔佐帝王舍長春之言皆去道矣有壬因是宮道君之居而有稽焉宋自太宗建太平上清太一宮祥符窮極土木崇觀閣道經設博士躋史漢列傳之次崇奉之道可謂極矣而其效漠然者非道之過不知道之過也我太祖皇帝用長春之言開萬億年太平之基此其所以爲道也既爲敘次其師先之槩終以道之大者使學道之徒知道之在此而不在彼嗣者知所以教不徒構築像事而已焉則祖師之道不失其傳矣

河南省左右贊治堂記

世皇一區宇河南地大民夥關宣慰司於汴至元壬辰改行中書省國制中書總庶政是爲都省幅員際天機務日

繁相天下重地立行省而分治焉若稽古制魏晉有行臺齊隋所管置外州稱行臺尚書省唐以諸道事繁淮齊分置令行省其遺制也官有平章政事左右丞參知政事丞相則設置不常佐幕有左右司都省分爲二行省則合爲一設郎中員外郎都事各二員一省贊畫賴焉左右司名昉乎隋唐改郎中爲左右承務趙宋尤重董正六曹彌綸省闥紀綱百司舉正文書之稽失非習知臺閣故事不在玆選我朝簡擇尤愼内外不殊由是而至執政者班班可紀河南佐幕往者不可悉考今則刑部郎中觀音訥員外郎脫因陝西省郎中趙中爲郎中宣文閣鑒書博士兼經筵譯文官哈臨都汴梁路治中伯帖木兒南臺監察御史范勿爲員外郎上都留守司都事禿滿海牙檢校官羅吉

董守成爲都事朝議以用兵供億而濫其員也其堂舊無扁都事田吉入爲禮部郎中請於承旨歐陽公扁曰贊治吉走書相下請記不果作及來承之鞅掌倥偬亦不暇作一日謁詔使汴梁府署客邇省治有間道可不往適過所謂贊治堂者憩焉吉輩請曰記久未得茲躬履其地其有時乎乃爲之說曰字書訓贊曰佐曰助平時之治且資佐助在今日宜如何簿領鉤稽其常職也非贊也贊亦有說乎上官之曲而其直之下情之隱而其豁之刑獄之濫而其平之財粟之出而其節之逃亡未復復不遂農疆域多戍戍不知兵移病流弊萃於省垣治之不力迤邐顛危而扶而持竭誠殫智治效有不著乎且稱人之美亦曰贊世蓋有好諛而樂受欺者苟贊其美不救其惡治何望焉抑

昔人有言上策莫如自治斯言雖爲它設敢斷章爲諸君獻惟自治而後有以贊吾之治斯不負堂扁矣

遼山縣儒學記

遼山縣治萬山中平原什一岡陵坡坂墾闢殆徧而民亦多屢以故環數百里内曚不知學俗日以媮作縣者率以供資糧扉屨爲急於學校蓋蔑如也延祐乙卯新河李行簡來尹是縣縣以附郭屬有事於州學嘗材董役李君力爲居多既而慨然曰吾治雖下邑亦設學官以總鄉校而使之儆民屋爲苟且計是大不可於是命工求木即醞務廢址構堂凡十二楹函丈位中四筵秩秩師生有歸人得矜式教諭馮成終徵余辭記其實惟天朝龍興列聖崇教天下郡邑莫不建學獨縣治之附所屬者其爲學則不一

在江南則建設畢備越河而北附路府者且不兩有而況
於州乎今吾州二學迺獨克備李君之力可知已遂呼其
民而語之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禮義
根於心非外至也特不知學則物欲得以蔽之矣且人之
於禮義猶饑之於食寒之於衣雖有智者能饑不食寒不
衣乎饑寒切身必汲汲乎求其所以禦之者固無待於勸
之也於禮義而不知求是猶甘饑寒而死不求所以禦之
也朝廷崇學校設教官勸人以無待人勸者何哉誠不忍
見其甘饑寒而死強聒勸其所以禦之者此聖人之仁也
閩蜀蠻徼一變爲華遼故中土人性亦猶昔也顧乃抗倥
侗而走顓蒙者蓋以無啟之者也今而邑長推上意建學
以居爾教官奉常職執經以淑爾其忍閩蜀之不若耶聞

吾言必奮然有以自力矣若夫視學校爲干祿地脩天爵以要人爵則非吾之所望也學也祿在其中有不期然而然者第黽勉進德已自有以處之矣嗚呼尚監兹哉

彰德路創建鯨背橋記

聖朝既平宋經畫遐邇大都小邑枝疏脈貫際天所覆猶身焉政令之宣布商旅之通遷水浮陸馳舟格梁濟荒陬僻壤無遠不達猶氣血周流百骸用康一或壅塞則身爲之病矣故橋梁若道路路若府州縣皆專官董之歲時巡行而察其廢脩此朝廷著令示爲政之先務也彰德寔古相河亶甲所居禹貢冀州之域也世有廢興邑有改徙而山川之流峙形勢之雄偉津塗之要衝有不得而變者焉我朝爲路路則今制而名則昉自石晉宋若金皆因之郡

直孔道驛傳扉屨歷涉尤劇郡北四里洹水所經夏秋受西山萬壑之流奔橫駃悍滅防齧涘蕩然四溢官舟濟人而要需阻尼上暴下淖負挐奔渡擠排蹴踢輈漏中流惴惴及溺水涸作橋因肆掊斂聚艮用惡薄覆弱揩行者杌隉莫不股慄歲一修拚民大有輸締構之用百才一二蠹財病民不知其幾年矣西域荀公凱霖嘗監安陽縣位卑力小有志未就余待罪中書適赴調京師嘗語及是慨然曰使不武長郡必作石橋余旣從臾之且語之曰果成余爲若記俄陞路達魯花赤至元二年歲丙子春蒞事首號於庭曰洹橋病民耄倪具知爲永逸計非石不可且嘗請諸冬官冬官可之總管馮公思温繼至而同知阿藍判官毛剌眞暨幕屬諸君莫不協恭贊畫乃相舊渡沙深水闊柢難爲植疏鑿引水

人用重勞東一里水磑廢渠土性堅良面勢惟允基是締構事半功倍相距幾舉武後先幾年莫有迹者目力一及若發部物出莫不躍然以喜地爲天寧寺業世不可牟也乃召其徒以其法語之曰佛以慈航濟渡故凡世之弘益於人者多若輩爲之且聞有所謂八福田者若橋梁居其一焉則是役也若輩宜爲之況而地乎惟其力之有不及也其亦難強於而哉誠捐此地吾有司自爲之福田利益其亦肇基於若乎師徒聞之聚而謀曰是誠吾徒之當爲而不能爲有爲者出尺寸地尚可靳乎相與署券入官約又不畔既得地以府帑羸息募工購財惟石之用以尺計者數餘二萬攻琢輸輓費勞實繁得石水冶近而易致蓋昔產地也甓瓦灰鐵鋌靡不具集安陽縣尹趙時敏寔集其材復董其役恪共朝夕用厎於

成經始丁丑二月凡四閱月而建其愜未廣而淺未濬畢未陻而防未堅者明年夏始克訖功其長亘十五尋碇基於淵兩端磩岸中作三墩析水爲四而銳刃其西以劈水怒四環順列一脊穹起植欄兩翼其廣可以行四車凡材假於民直有未歸者馮公入爲刑部侍郎總管杜公德遠適來乃共發帑悉酬之予得請歸二公率其屬請曰橋之成國家之福民庶之力而適歸而身履之昔之言今其酬哉予亦昔之冬履危而夏冒險者也紀功示後記宜爲也況有言可食乎天下之事成於有志一僧子然而出儲無宿舂植一標於荊榛瓦礫之塲而萬間金碧不日突起矣天下之橋以雄偉名者多其徒爲之孰有僭天子之爵操得致之柄而反不彼若哉愚者不能黠者不爲也其或勵

志率作而同僚嫉之上官搖之自非先之以定見守之以定力奮不顧流議而勇於必爲者鮮有濟焉初是役之興有言韓忠獻三守相凡渠水之利莫不脩復使橋可作則必先矣蓋不可作也殊不知古人蓋亦有不及爲而後人爲之者未聞古人事事盡爲而後人無一可爲者也昔杜預起建河橋於富平津衆論以爲殷周所都經聖賢不作者必不可作故也預曰昔造舟爲梁則河橋之謂也遂作橋成則知古人之立事亦未免譁於浮議而成於定力也噫作者之難若是俾其功勿壞而施於無窮則有望於繼者焉旣爲記之又采輿人之謡爲之頌曰

洹水潎潎載伏載流始於濫觴俄而勝舟胡爲悍肆奔騰喧豗揚爲驚濤激於堆埼伻馳孔殷商途攸出乗危將墜

濟險慮覆歲狃日偷安斯匪今孰急其病而疢其心豈無徒杠亦有輿梁朘民之膏視爲故常膏朘靡恤事功奚益枯株槁壞載胥及溺乃有長人職思其忠心匪石轉詢謀復同浮言譊譊謂古有賢而不此作豈昧於前我不爾咎爾亦匪誣我病誠切孰興孰除千夫運斤山石爲竭曾不逾時横空截嶭鱗集櫛比堅猶纍玉蜿蜿龍臥岧岧雲矗昔也江海今而堂閨傴僂絡繹晝提夜攜凡今之人盍究所適旦播未周夕求其寔有爲遠慮人即迂之雖略近效久大可期繼今有位勿怠其成水猒横流岸虞善崩洹水浟浟頌聲洋洋百世而下於戲不忘

上清儲祥宮記

勝國之崇事玄教也導原於端拱懷襄於祥符崇攻土木

之跡可徵焉汴朝元宮通玄文德虛逸眞人天均王公屬記上清儲祥宮屢圯不倦乃徵其跡而敘之宮始太宗作於朝陽門外不五十年而火以其地爲禁軍營監察御史裏行包拯上疏請勿脩故也又三十七年復事脩建歷十三年而後成蓋元祐六年也翰林學士承旨蘇公作碑未幾誣以失實毀之令蔡京別撰金源氏復葺翰林侍讀學士趙秉文有文歲壬辰天兵下汴宮觀僅存師徒解散時全眞之敎方興長春丘公起海濱至西域見太祖皇帝論治道以脩身治國撫民止殺爲對上大悅命史錄之長春法系之弟爲太古郝公太古傳棲雲王公長春以汴重陽觀故基實主敎重陽眞君昇化之地命棲雲主之營建幾三十年是爲朝元宮丞相史公復請兼主太一上清龍德

諸宮觀事惟上清爲潦水所圮規制宏闊力不能復命巨
提點者購地於惠和坊爲畝六十撤故宫材崇三清之殿
於前次列真之宇於後神門壇壝左右雲堂四周接屋餘
百楹雖非其地而名不泯也泰定三年虛白文逸明德真
人天游孫公以故宫之基石刻故在不可終廢命提點純
素清逸大師黄道真從事脩復道真殫力承命遂成三殿
尊玄元聖像於前奉栖雲祖師於後翼以齋序繚以周垣
庖廩場圃所資悉備視舊規雖有逕庭而存古脩廢功亦
懋哉愚嘗記龍德宫言道之在此而不在彼者悉矣兹因
天均之請推太宗之初意且讀蘇蔡之文而重有感焉太
宗意在清靜無擾讀道德經慕其所趣詔近臣曰虛靜致
治老氏之深旨也無爲之道當力行之斯言果踐其有契

於老氏之旨矣蘇公謂道家者流本黃老以清靜無爲爲宗以虛明應物爲用以慈儉不爭爲行秦漢以來始用方士言飛仙變化之術丹藥小技皆歸於道然黃老之道本也方士之言末也脩其本而末自應可謂盡善盡美矣京之言則謂宮在國東爲震爲春爲仁於應爲子孫太宗作宮子孫衆多篤生眞宗受封國者八王火於仁宗再造於神宗亦子孫衆多受封國者九王蓋因方士言宮之所在爲國家子孫之地故太宗神宗多男火於慶曆不事脩復故仁宗卒以無子京雖不訟言之而其意實在是也斯言不幾於法巫醫史之說乎即二文之去取有以見宋之不能國也嘗論宋三百年道學之明家法之正人才之多文物之盛三代而下無與倫匹至於崇玄虛攻土木不能無

議焉是宮丁世變之後繼其教者易地作新且復其舊天均增其未完葺其已弊不煩縣官服勤致用可謂能巳後之嗣者尚泝老氏之旨以繼列師之志則玄教不患不興玄教興則祠宇不患不復是爲記

公生明堂記

彰德屬州曰林俗淳訟寂號易治且山水可適高唐孫君徹徹篤由中書直省舍人來倅是州上官與其能小民安其政山水之適則未遑也州治西北有公明亭圮廢巳久金承安間朱巘記文石刻故在一日孫君洎其守若僚請曰亭故游息地今不能復其扁則可取然不若用其全句之該也因書公生明三字揭之州堂日視以爲儆予喜爲書之既又請抒其義以發其蘊請亟而切乃爲之說曰公

之爲義大矣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黃帝之治天下語其輔佐亦曰公而不阿而已周官曰以公滅私民其允懷說者謂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則是公之爲用通三才而一之自天子以至於嗇夫板尹不可須臾離者也人稟天地之中以生具衆理應萬事者心也虛靈洞澈無物不燭一蔽於私蒙昧昏錯而其本然全體固自若也荀卿於是立公生明之說啟人至矣蓋公也者無私之謂也無私則淨淨則明明則如鑑照物妍媸黑白舉無遁形明也者公之發見者也而所謂生者謂有此公即有此明猶播種於地而必出焉以之扁堂觸目儆省而又克己復禮以立其體應事接物以適其用不徼名以爲公不任數以爲明一毫私欲

無自而入理之微地之遠莫不瞭然在吾目中尚何覆暧之有哉若夫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荀卿所謂公士者諸君得之矣惟公生明之極致尊君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將不進爲通士乎諸君其勉之

碑志

敕賜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南忠宣王神道碑銘 幷序

曹南忠宣王薨六十年若乃祖乃父豐功高烈墓道之石咸未有紀至元六年歲在庚辰十二月己亥中書右丞相臣脫脫左丞相臣帖木兒普華等以聞敕中書參知政事臣有壬爲銘翰林學士承旨臣巙巙爲書翰林學士臣玄

篆其額臣有壬承命兢惕而竊又自幸皇帝不以臣庸劣
俾叅台司而王之子臣脫歡寔平章政事世講義篤當悉
其世家飭其未至以章睎來世矧威命有赫其敢以弱陋
辭王諱阿剌罕蒙古札剌兒氏祖諱撥徹贈定威佐運功
臣光禄大夫司徒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謚忠定父諱也柳
干贈忠宣靜遠佐運功臣金紫光禄大夫中書右丞相上
柱國追封曹南王謚桓毅祖妣塔拜妣滅列俱追封曹南
王夫人忠定幼宿衛太祖皇帝服弓矢割烹征屢有功竟
死於戰桓毅嗣宿衛事岳里吉太子從闊出忽都禿太子
伐金遂侵宋以功陞萬户尋以天下馬步禁軍都元帥副
大將察罕征討察罕没遂代之統大軍攻淮東西諸城至
廣陵戰没王嗣職統其軍已未從世祖皇帝渡江破宋師

隆興北山還上都賜黃金五十兩中統初詔將所部討阿藍觧兒渾都海追至河西有功二年從征阿里不哥賜金箙一文繒九三年從宋王合必赤討李壇賊搤老僧口日夜搏戰走之奪其輜重進拔濟南賜金鞍文錦各一黃金如上都數四年春錫虎符銀章至元四年有事襄陽走宋師安陽灘賜白金衣物五年大軍圍襄樊分戍百丈山以椅宋師戰屢捷十年拔襄樊十一年略地郢復奪郢州南門堡視地勢可達戰艦於江遣撒里蠻白大將自沙蕪口入江取鄂州泝江陵復遵陸略地至鎮江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仍蒙古軍馬上萬戶權行中書省事駐建康與右丞相伯顏叅政董文炳爲三道水陸分進期集臨安王以右軍取道獨松關破東壩砦至護牙山遇宋師手斬其將

杜總管獲甲盾數百入溧陽界復值宋師斬騎將二人擒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斬首三千級進抜溧陽獲首虜七千戰章步橋斬其將吳奉使斬首三千級進攻建平破之斬吳許兩總制抜廣德西安長興攻獨松關擒谷總制至柏市擒其將張八斬首二千級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十三年三軍會臨安宋亡九月徇浙東未下郡邑所至納款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宋宗室秀王與擇於閩至福安轉戰四十餘里殺其步帥觀察使李世達於陣俘與擇及其子弟監軍趙由[忄萬]防禦使林德獲印章五器仗萬計安撫使王吉等皆望風降偏師入興化擒宋相陳文龍招降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平十二月以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十四年入覲進資

善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使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使如故十八年入覲賜玉帶弓矢進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統師四十餘萬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年四十有九是年十月吉日葬曹州濟陰縣郭村之原初贈協謀佐理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曹國公諡武定加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忠宣配脫端闊闊倫忽都臺竝封曹南王夫人子男二曰也速迭兒襲左手蒙古萬户天曆初有擁護功遂參預河南省三轉知樞密院出爲河南省平章政事兼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入爲集賢大學士進銀青榮祿大夫薨曰脫歡起家同知蘄州路四轉爲河南左丞由南臺侍御史再遷爲西臺御史中丞母

疾棄官歷江西湖廣江浙三省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拜南臺御史大夫改河南平章以母老辭至元六年拜中書平章政事在政府念母老而遠語及輒流涕南臺總十道按三省非重臣不可復拜御史大夫且便其養也女五人適管軍總管忽刺出貴赤衛副使八合謀蒙古軍千户塔察兒眞定路總管哈刺孫蒙古右手萬户也兒吉尼孫男女若干皇元以仁武取天下艱難肇造與共事者惟國人爾而國人中尤頼以濟者若札刺兒氏則四傑之一焉王之乃祖乃父無征不從無戰不捷而所部之士威信素著如臂使指無不如志天下既一俾率其部而世其職雖居心腹之地以制四方世祖皇帝萬世之遠圖也王明而恕謀而有斷始襲其部士皆樂爲之用提兵鼓行指期制

勝其追叛河西攻堅歷下力戰襄樊略地郢復可謂雄偉之績矣若夫卷甲沙蕪而長江失天塹之險分節獨松而重關若無人之境卒使宋主面縛海隅風靡則無忝爾祖而世篤有加焉日本之役未至而薨厥後蹉跌貽悔議者謂使王在當不至若是也皇元屈羣策以一區宇舊勞之臣者艾熾昌者非一王暨祖考皆死戰陣以致寧敉乃身不享之昔賢謂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富王壽不滿其德而二子佐列聖重熙之運皆致位崇極王薨甲子一周矣賜銘墓道哀榮益新又立祠建康賜祭田千畝世福蓋未艾也嗚呼崇德報功朝典縟矣歸美報上獨不在王子孫乎臣有壬謹再拜稽首爲之銘曰

於赫天造秉鉞四馳芟夷蕪梗以式九圍河翕嶽喬貴胄接武闞如奮出奔走禦侮桓毅之子忠定之孫率我舊部勗我鋪敦帝命南伐潰襄拔郢夷庚既塞我旅爰整嘽嘽匪車舟乃陸通投鞭斷江率滸而東三軍犄角分趣吾會遂啟溧陽肆我禡類崩角稽首漿壺食簞廣德弗城獨松弗關大會臨安組頸道左乾坤清夷四方來賀蕞爾島夷乃敢不庭皇風播海長星墜營訏訏郭原鬱鬱王兆焯勤崇極申以廟貌既歷五紀盍文其碑亦惟天道遲速有時假寵九原追功未墜聿聲其休永錫來裔

敕賜興元閣碑

太祖聖武皇帝之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培植煦育民物康阜始建宮闕因築梵宇基而未屋憲祖

繼述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鳩功方殷六龍狩蜀代工使能伻督絡繹力底於成閣五級高三百尺其下四面爲屋各七間環列諸佛具如經旨至大辛亥仁皇御天閒有弊損遣延慶使搠思監輦鏹葺之又三十一年爲至正壬午皇上念祖宗根本之地二聖築構之艱敕怯怜府同知今武備卿普答失里暨嶺北行中書省右丞今宣政院使月魯帖木兒專督重脩歷四年方致完美周塔塗金晃朗奪目閣中邊頂踵巨細曲折若墄平髹堊靡不堅麗精至重三其門繚以周垣煥乎一新縣官出中統楮幣爲緡二十六萬五千有奇費視昔半而功則倍之丙戌十一月七日上御明仁殿中書省臣奏閣脩惟新不可不銘敕翰林學士承旨臣有壬文諸石臣有壬拜手稽首而言曰天

地運用之妙臣無得而名焉即其形之近者言之風雷雨暘之散動潤烜發生萬物者皆自上而施於下源泉陂澤之流通抒泄灌溉大田者亦由高以及乎卑我國家興王之地俯瞰萬國大聖人首出庶物位乎天德引闓孳萌紐牙開闢而後蓄而未發之氣以資始品彙自上而施於下由高以及乎卑故澤之流若高屋之建瓴師之出如太山之墜石功烈之成登三邁五漢而下莫我儗也定都和林造邦之基立矣太宗憲宗雖干戈間而以不嗜殺人爲心聞象教清淨覺皇慈仁之旨有契宸衷資其說以格蚩蚩之未格者非大示尊崇則無以爲感觸之地而大聖人礨空四海撮土八埏囊括宇宙席捲河山之量寔兆朕於是焉臣有壬生長熙洽之世朔南名刹罔不歷覯閩嶺北人

邐閣之大竊疑其夸質諸嘗行陝蜀江廣閩浙且仕嶺北之人信天下之閣無與爲比也昔祇桓寺基八十頃一百二十院祇陀須達二人成之我國家富有四海視布地之金特錙銖爾則此閣締構之峻偉傑峙與雪山相高鷲嶺侔盛宜也閣始無名但以大閣寺著稱皇上賜名曰興元之閣蓋經始之日實我元順天應人龍興之初名協於實矣且和林自元昌路爲轉運司爲宣慰司又爲嶺北行中書省丙辰迄今九十一年而列聖駿極之蹟雄都瓌異之觀無一人一言及紀述者一旦形諸玉音刻之堅珉遲速其亦有緣乎於戲休哉爲大利益可量也夫銘曰

鴻蒙再闢世再初聖神立極畀黃虞建都乃握天地樞俯拾萬國如墜枯嗸嗸赤子饑待餔后奚後我來其蘇天戈

豈欲專天誅心以不殺人自孚顧兹象教非虛無與我異
世而同符以大智慧明羣愚開極樂國包寰區祇園方欲
鳩其徒乘龍遽爾及鼎湖後聖繼作志不渝巍巍成此兜
率居不宏其規豈遠模矗天拔地高標孤中有屹立金浮
屠諸佛環擁分四隅至大脩廢走使車三十一年等須臾
吾皇法祖恢聖謨坐令金碧新渠渠厖恩覆幬均堪輿如
閣容塔綽有餘中書有請帝曰俞汝臣有壬其大書不騫
不磷盤石如億萬斯歲縣皇圖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一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二

姑蘇劉昌欽謨

許文忠公

碑誌

地得白金五十鋌同僚分公十鋌公獨不受以脩廟學傳舍餘作酒器給公用承制改同知保寧路事治尚平簡反側以安擢僉四川道按察司事世皇知其賢詔所至毋敢沮撓給三傳赴上至則擿姦雪冤興學除弊風采一變有旨若曰暢純甫不貪佳士也其令與臺臣玉速帖木兒爲侶遂拜監察御史糾劾權貴憲綱肅然上所纂農書遷陝西漢中道巡行勸農副使置義倉教栽植闢荒田農事以興俄僉陝西道按察司事時按察改廉訪司精汰舊官獨副使盧公處道暨公仍舊興元監軍怙勢虐肆得其贓奏決之移僉山南道枝江歲防水役衆往返四百里供給尤苦公以江水安流悉罷其役亦都護駙馬之徒大爲民害繩其尤者流之改僉山東道入爲國子司業教育有規諸

生服焉除陝西行省理問始至決滯訟三百餘事若右丞
圖滿迭兒之訟家財宣使鞏士安之箠折民齒開成同知
張德昭之利女財而奪之歸皆強悍有恃官不能制者併
寘於法引疾歸遷太常少卿轉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
修國史成宗賓天武宗撫軍朔方仁宗淵潛覃懷而中宮
屬意安西宰相知其不可乃集館閣議以察向背公與焉
即颺言曰此宗社重事詎宜苟且衆皆默然又曰余病矣
請歸調治遂拂衣而起仁宗入京始出視事草至大改元
詔脩成宗實錄賜中統楮幣爲定一百加少中大夫請郡
除太平路總管兼勸農事嵗旱當禱公曰聞先旱必㝠於
民天可欺乎乃捐俸致禱不日沾足當塗民坐殺牛祈雨
囚械者六十餘人公惻然曰雨暘愆期守令責也民殺牛

致雨爾縱不愧於心尚忍聽其訟乎即破械出之舟有泝流觸沿流之舟致溺其人累讞不決公亦縱之吏持不可上其議憲司卒是公議秩米收貯盈屋公曰吾家人能盡此乎呼寒士小民恣其取去分憲至郡必謁公曰公治内無事此來行故事爾至屬内曰暢先生治内何敢久留後守爲之立祠於學名爲翰林侍讀學士階中奉大夫奉敕撰王勃成道記序等文賜白金兩鋌不受尋除燕南河北道肅政廉訪使視事五月歸中書遣編脩官李术魯翀奉翰林學士之命以請起至泝以疾歸延祐四年丁巳秋主河南鄉試歸次襄縣西顧長安發丘壟之歎因感疾十月朔薨於縣之傳舍某年某月某日葬於襄縣峴山之原配移剌氏上世遼貴族佩金虎符萬户某之女先公二十年

卒兩封魏郡夫人三子長篤也廕淮安路判官轉將作院經歷拜西臺御史移南臺陞都事除江浙行省員外郎改僉山東道廉訪司事入爲監察御史階太中大夫爲令官娶李氏子六人勉國子上舍生年二十七卒勤劼勵勣勁皆幼女五人次曰騫不仕娶成氏子勛女一人次曰駿娶蒙古氏子四人勗勍助勝篤駿魏郡夫人生騫曹氏出也至元之初際興王之運得賢爲盛而文學之士措諸有政拔出流俗藉其在世若魏公者混一來可數也公制行孤潔足以俯視一世立志高遠足以上追古人天下之人莫不驚歎以爲異人而不知者造訕騰議公亦不恤也若夫從南征而垂橐歸得地藏而用諸官屢辭上請盡揮祿入雖公小節而其胸次爲何如哉高公彥敬爲山南副使稱

文言不可居公上者三謂公官五品先十餘年不可犯積薪之誚渡江孰不富貴至今家僮僅數口寒士無異勢利無一動其心高節清風殆不可及且兄事三十年義雖朋友愛如同生一旦岸然其上實不自安犯此三不義何以糾人之非即日辭去觀此則當時俗化之美士大夫風節之高公之所以致此者可知已朝爲侍吏暮儌倖躐數級傲然爲長吏爲同列者聞二公之風亦可少愧哉公作守得古循吏體執憲有古遺直風至於立朝抗論不恤利害則其較著者也其爲學宜專館閣備顧問而中外十轉始爲國子司業又出爲陝西理問入翰林才一轉官尋又出守再除翰林則老矣豈一時人才之多耶抑當時名爵之重雖如公者亦若是而已耶一抜一能與不能操觚而專

局至通貴未止者則又有命也邪然而列聖知遇多士推服太史有録太常有謚加贈有號而又承家有子則天於公亦厚矣讀書一過目即不忘假友人宋長編不浹日反之友訝其易公曰予舊熟之有忘者申之爾友記僻事數十驗之應荅如響爲文力追古作盧公處道以爲似太史公而姚公端甫亦稱純甫實善文著述多而不存藁副使所萃才十一爾其見於世者不專於文也銘曰

魏公之出際時淳興挾策見世淵儲遂騰宋木斯拔蜀蔓有芳簡牘既資贊益惟弘陶之不擲撫之不拖以隄厥潰以撤厥弸辟求簡編土視金繒皇皇使車爰七其乘善則爾揚愆乃爾繩學政聿脩郡績載凝掌帝之制適天之夢大議不屈長江可溯名日山重家不縷增歸來自樂飲水

曲肱有介如石有潔如冰峻如絕辟孤如秋鷹弛張翫世
中別淄澠夷考其行不渝九徵聞公之風貪懦自懲宰木
已拱恩光日昇漢江汪洋峴首崚嶒元凱多事慮及谷陵
惟德惟神有儋威稜景而前脩昌而後承登世于千物莫
我敢輳

武昌路武當萬壽崇寧宮碑銘

武當均州山先名太和道流謂其峻極秀絕非玄武神不
足當故更名武當勝國端平甲午兵摇襄漢均民走鄂深
神德不能忘鳴於官行武當祠於鄂爲冲霄壇制使孟珙
禱於神有齊安之捷易壇爲觀蓋復崇寧額也我皇元至
元庚寅升武當萬壽崇寧宮地據雄峻鶴山亘其後大江
朝其前雲闕扃深石磴梯危大殿高堂傑閣危亭長廊縈

帶通樓環匝百神胥宇羽流栖息壇壝鼓鐘學館庖廥軫轕錯布仰觀樓閣玲瓏在五雲絕頂俯瞰萬間鱗集煙靄蔽虧若洞庭觀波濤目爲之眩而山川形勝闤闠盛麗金碧丹臒高下相輝玉京十二樓不得而見之此亦人境之洞天也泰定甲子又改作玉皇閣凡十二丈深廣相若由甲午迄至正甲申一百一十一年壇而觀觀而宮若葺故若建新幾人幾日幾工幾木而甲申之二月戊午掃於一炬洞眞明道冲妙眞人住持提點兼領諸宮觀事羅君大震職宮事餘四十年勞瘁已至時當弛擔而彼所謂刼運乃丁其會常情體解氣沮方偕其徒曹大坤等以巳貲率衆力任其復而威順王寔鎭是邦主贊尤恪重起兩廡甲于樓三十一間以其下內半爲雲房歲丁亥三清殿成深

廣十尋高九丈加舊制三之一又建玄天上帝殿聖像侍從供器靡不備功而又作亭礱石以紀綸綍運機爲藏以待襘禳餘凡締構日以就緒矣昔閣之成嘗屬予記亡友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亦屢爲言時待罪政府多事因循遂至今日乃巳丑八月書來告其掇拾煨燼有成仍命予志夫所謂刼運者吾儒所謂數也天地且有數人力之盛神靈之託其能出天地之外者乎其成其毁有不必究者已玄武之祠昉宋眞宗我朝至元巳巳龜蛇見於高梁河以爲玄武之祥爲築昭應宮於是武當之山若增而高矣是宮之名雖主玄帝而巍然南面朝五帝者實主玉皇玄帝五帝之一也若夫北方七宿爲水之神寓形龜蛇者世飫聞矣主之大者盍眷厥旨玉皇禮家所謂昊天上帝也

以形體言之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主宰者不離乎功用而能妙用者也日月之運行風雷之鼓舞山川之流峙人物之生息皆功效之著者闔且闢於斯往且來於斯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則有妙用存焉先王之有天下也以爲萬物本乎天故祀於郊圜丘以象其形蒼璧以象其色樂九變以著其數猶曰維天其右之其之爲言不敢必之辭也不特此也羣祀亦然或求諸陰或求諸陽不可方數徵形狀索也自神仙好樓居之說行遂有作崇臺傑觀以候之者嵩呼之聞巨跡之見眞若可以形聲相接而像設濫觴於此矣其始也施之羣祀其卒也於上帝亦冠裳而宮室之矣聖人以神道設教上智昭昭無幽不通下愚蚩蚩旣顓而蒙孰爲民彝

孰為帝衷可使由之而不能使之知也今號於衆曰帝以主宰言其不啞然笑者幾希孰與樹中天之華構揭上帝之高居使瞻而仰之者舉手加額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由是而舍惡從善之心油然而生矣是宮之建顯命靈蹈祝鼇芘民者固自有在而使民觀感日遷於善聖教之助不又多矣乎銘曰

岷江東涘鄂城西壁疊巘嶟嶟崇宮仡仡天關失守灰飛瞬息剥脅碩果復根定力嘘蜃倏樓琢璇俄室三華屹崒九光赫奕雕梁龍矯文瓦鱗集棟吻雄鼇闌腰雌霓疎櫺綺結飛簷翠濕碧霞騰虛流雲洞闢屏翳擁幢豐隆列戟桂漿醲素蕙肴蒸碧靈霜清厲廣樂翕繹瑤草肥露玉華酣日紫芝巳甲蟠桃行實祥鸞朝朝瑞麟夕夕玄龜左顧

靈蛇右翼山川開朗神人愉懌物具阜康世允寧謐丕冒
神休永奠人極

元故右丞相怯烈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天厭宋金之不能君其民也篤生大有爲之君以君之哉
太祖聖武皇帝順天應人龍飛朔方豪傑雲從四傑而下僇功輩出若丞相鎮海蓋較著者也五世孫僉河北河南道肅政廉訪司事赫斯狀其故請曰丞相奮庸天造名具秘史世莫得聞子孫席世少文封謚稽稽諸麗牲有石而無銘封謚在官銘不在子孫乎敢再拜請愚昔長史館與脩功臣傳家報疏列至有炳炳在人子孫不能具一言一事者竊嘗譙其後而悲其先也僉憲殖華學穎出羣從思弘世德嘉其能後故不讓而筆之丞相名鎮海即稱海系

出怯烈氏或曰本田姓至朔方始氏怯烈曰實怯烈族時同名者三因主屯田故加田别之有勇略善騎射從征屢有功歲丙寅長百夫從宗王百官於班竹兀那黒河同盟恭上太祖成吉思皇帝尊號倚注日密晝不釋鞍夜不解帶爲札魯花赤征太陽國賜御馬一破曲出國汪國魯國賜珠旗金虎符銀印爲閭里必總屬官金符十人銀符五十人征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温回回契丹女直皆有功承命闢兀里羊歡地爲屯田且城之因公名名其地曰鎮海又曰稱海俾公守焉局所俘萬口居作後以其半不能寒者移弘州孫塔哈察襲監弘州及其局風宜春秭屑供天庖若諸樹藝爲設提舉以司之亦以公子孫世其職時諸蕃略定遂南牧至撫州與金將忽察忽思戰流矢中右脅

給其衆謂不傷畏瘡復戰竟拔其城賜白金俾爲後證既拔燕都命公登大悲閣環射四矢所至市舍悉以賜之尋受顧命奉太宗登極收天下符節獨公聽留復以貴戚金符官隷麾下拜中書丞相偕塔察兒雪别歹取汴京河南河中裕均蔡得九龍旗乘輿椅蓋悉以賜公中原既定錫恩州三百户爲實封世食其賦爲置官守始立中書省尚左公爲左丞相繼尚右改右相歲乙未八月二十一日薨於家上惜悼不已賜金幣治喪命百官致祭葬弘州北阜立祠其上憲宗嘗拊髀嘆曰使吾得鎮海江淮何憂惜其亡矣世祖立極又以公舊部及降虜千人爲貴赤命公之孫莊家爲千户曾孫也里卜花爲百户世所謂十七投下此其一也在干戈中每以進賢爲急河西得亦吉兒赤匠

官得崔後其子皆爲名臣陰陽得田仕至大司徒得儒卜三人後皆知名夫人滅兒吉真太祖所賜嬪妃也初克蔡俘金公主某亦以賜公子男一十二人曰要東木爲札魯花赤佩金符札魯花赤之曾孫脫火赤龍貴赤千户玄孫保保襲中衛千户曰孛古思從世皇有功雲南爲濟南益都宣慰使曰濶里吉思僉憲高祖也孫若干人曰八十八僉河東道廉訪司事按攤不花淮東廉訪副使曾孫脫烈靖州路達魯花赤僉憲大父也子孫繁衍碑不具載世有恆言飲水黑河最爲勳舊公實與焉國史曰脫必赤顏至秘也非有功不紀公名在焉錫户樹官傳之子孫祖宗來可屈指公則二焉即是觀之豐功盛烈雖家乘紀述容有逸略而其皭然大者不可掩也銘曰

雲雷經綸屯將作解元氣鼓動大塊斯噫豐隆屏翳相爲後先亭之毒之以基我元於赫代工開天伊始同盟黒河有如白水轍環扈征何堅不摧戰功曰多我實有之珠旗揚揚金符煌煌從官如雲君賜以彰天荒既甾有城翼翼樹藝告成百工以集郢律回春奏食靡艱俾爾子姓世尸厥宮族鋒鏟利吾忘吾膂恬然不傷嬰鋒蹀血抜燕論功旌以殊禮四矢所至悉公之邸帝曰汝賢其長中書汴蔡底平金社遂墟聮功頒賞賜户三百世掌食采有官永頟不憖首離優游考終九重震悼賻賵祭豐弘惟桐鄉庸昭崇報有穹其封有侐其廟秘史紀名永終不墜顧是刻文益示揚厲

大元故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

事柱國追封趙國公阿塔海牙公神道碑 并序

江南行臺御史大夫阿思蘭海牙致政家居遣其子都水少監忙歡奉蒙乘請曰老夫賴先世餘澤竊祿位有年而吾父平章公墓尚未表非慢也顧盛滿難居功名鮮終恆懼不克負荷遺羞丘壠君恩如天幸賜骸骨養痾田里年且八袠吾知免夫子知我其銘之有壬讓不獲本其狀序曰平章公諱阿塔海牙畏吾爾氏世為高昌望族祖玉龍阿思蘭都大都大華言巨室也贈中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護軍范陽郡公祖妣月禿堅追封范陽郡夫人考諱哈剌阿思蘭都大當太祖皇帝肇建區宇國主邑都護發兵攻金斬其長史聞滅乞里有異遣將命偕察魯四人馳告行在且具款誠上曰果如爾言其告

爾主以方物來對曰皇帝幸生活高昌高昌身且不敢有何有方物復命輦寶貨金織段以獻由是高昌內附因留宿衛從太祖南征卒於柳城贈資善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范陽郡公妣燕帖你追封范陽郡夫人公宿衛積勞除塔山屯田打捕提舉不就卒於京師昭回里第年七十一葬城西小南莊之原贈光祿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趙國公配八剌忽都哈封柳城郡太夫人卒於濟南年八十四大夫時長憲山東護柩歸祔子男二長大夫也次賽因海牙同僉宣徽院事早卒嗚呼世臣大家上有啟而下有承得以世濟其美者公一門其庶幾乎公性恂恂而志趣超詣由近侍出官非其志也嘗曰我先人有大造於高昌氏子孫必有興我不必為

也夫以右丞之賢明畏天之義一介往來舉危亡之國而措之安遇知太祖夫苟引年居高位享厚禄必矣乃鬱而不發蓄而不泄至公又植而不食必再世而後顯是蓋遲速之有時非人力之所能及而啟之於前者固已逢涌而不可遏公卒時大夫已拜南臺御史流澤之來浩乎其沛然矣其浮雲富貴優游以老宜哉大夫以卓越之才起家監縣爲良吏入臺爲材御史出廉諸道爲剛明使者入中書分南臺爲天子重臣歷九朝官二十七轉天下識與不識皆知其名而又躬服儉素衣無錦繡居無華飾榮寵方至退然若虛文皇嗣位聖眷益隆玉帶上尊錫賚相望至爲玉刻署押以示殊遇當是時苟假寵於上爲先世要美謚作豐碑亦何求不得顧乃自抑若不能加於其先有於

其身者必遲回以待於致事又遲回以至於今日不請於
上不謁於太常擇所宜爲者自爲之視世之朝暴貴而夕
襲賜碑者有間矣二子長少監也次月祿海牙少監二子
寶哥寶山俱宿衛内廷公生世爲賢子爲賢父歿而享其
寵嘉出於尋常身大官無聞者萬萬也其可銘也夫銘曰
於維趙國作德於逸而小心以繹不柔以忮不競以亟以
承其先烈以裕其肩息其先伊誰實爲右丞子子其征屬
屬其盈高昌之望曰命靡常主命不辱而天威肅將肇其
金珍篚厥玄黃歸我聖皇以敉寧一方大夫繩武不遠伊
邇右丞有孫趙國有子坦坦如砥矯矯如矢維天子使靡
不極所止宜爾錫爾山峙川委繫來世之祉城西之原有
樹有封刻銘豐碑百世可宗

故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葉先生墓碑

承務郎江西等處儒學副提舉致仕葉先生諱瑞字宗瑞遠祖祖洽宋熙寧間廷對魁天下曾孫廷秀由邵武徙建昌新城春秋擢第官至朝請大夫知桐州言事忤旨仰藥卒子遠宣教郎奉柩歸次采石而溺孫茂祖甫四歲母饒夫人抱以依姑趙趙居而教育之因爲金溪人中鄉貢進士舉娶趙生四子先生其叔子也幼尚氣節致力經學以及百家皆得旨要其爲舉子業不蹈時習或戒以希有司旨先生曰吾爲是區區而悖吾師說乎益篤志爲已之學進士公卒先生甫冠貲產悉分弟妹而躬耕以食趙夫人卒足弟四出先生獨力營治久乃幡然曰昔親在不敢離親亡矣充吾學爲揚顯者不力可乎歷甌越會稽瑯琊涉

汶泗過洛入秦道晉以達幽朔無所遇最後至遼東世臣洪氏以好儒聞闡義學方難其師有以先生文行言於平章君祥右丞重喜者及見大悅館而師焉諸子彬彬以文學濟其世美遼東之人翕然知向學者先生力也朝廷以右丞薦授遼陽路儒學教授再調大寧路陞將仕郎江州路湖口縣主簿攝尉事盜人逸者皆獲之憲司檄按德化縣疑獄即得其情覈虛糧決滯訟縣以治聞轉撫州樂安務提領俄請老授前官至順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以疾終於家壽八十有五某年某月某日葬某處娶趙氏生子順女適孔景仰繼黃氏生子升寧都州夏河寨巡檢女適湖口縣典史杜復享繼王氏生子大有曆宜春揚橋務提領女適高安白沙寨巡檢孫鐵柱孫男三人縝綱繹女三

人先生年五十始出卒能致官而行其學迹徧海內乃得返鄉里至於休致而終於正寢雖用不盡其施而教之振於東善之淑於人者多矣遺文四十卷庸學提要六卷周易釋疑十卷於虖博矣哉中原貢舉廢將九十年江南亦四十年有壬少時先公教之曰金源分裂且事貢舉國家之大未有不行但遲速有時爾力學以俟當有際也時混一才二十年故老尚多幸及從學粗有得也尋以校職從事山北憲貢舉詔下乃棄而應薦先生實主文遼陽科制廢久內地有所不悉遼陽在東僻有司一切昧於奉行先生纖悉教之蓋江南內附時年已三十餘矣習於場屋條制者也監試僉憲田時佐曰微先生幾不能奉詔有壬既獲薦文入禮部經問之奧策問之切見者莫不駭異先生

在湖口方鳴金鼔行江有壬歸省臨江遇之中流歡甚至順庚午有壬爲兩淮轉運使先生惠然肯來年八十四矣飲食起居猶昔也手寫大學中庸二書注字如蠅頭以與小兒留月餘歸明年遂没又八年升來武昌請銘將刻之阡兹銘也其誰宜爲銘曰

於虖先生志壹學醇友善行道恥爲鄉人昔隘分裂佔畢苟安四海旣一我轍乃環有韞未褀賈用不售爾不我知我不爾覯晚慕幼安片帆遼東有命自天皐比畀公俊造賓興墜緒孰繹紹遠選公張此東辟樂育嘉惠倈離伊吾糾邑司征曷究我書八十五年口不藥劑禔身所遺根茂實遂旅無所容道路屏營歸來正首於虖先生

有元功臣曹南忠宣王祠堂碑

至正元年二月乙酉中書臣僚言敕建曹南王阿剌罕祠
禮官議視淮安忠武王而祠於集慶縣官給其費且請賜
田千畝以奉祭祀制曰可既月王之子脫歡由中書平章
政事拜御史大夫行臺江南臺治集慶又得躬相厥役以
迄於成貽書有壬曰子嘗承詔銘先王知先王莫如子祠
落矣願有紀也讓不可乃本其碑撫其家世履歷勳庸之
槩曰蒙古札剌兒氏有贈定威佐運功臣光祿大夫司徒
謚忠定諱撥撤者王祖也贈宣忠靖遠佐運功臣金紫光
祿大夫中書右丞相謚桓毅諱也柳干者王考也勳皆上
柱國爵皆曹南王身皆死於戰有大功祖妣塔拜妣滅列
皆封王夫人此其家世王沈毅善戰襲桓毅職中統四年
錫銀章虎節仍上萬戶至元十二年擢昭毅大將軍以上

萬户權行中書省進中奉大夫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明年以叅知政事行江東道宣慰使明年入覲陞資善大夫行中書省左丞十六年進資德大夫行中書省右丞仍宣慰江東十八年入覲拜中書左丞相行中書省事階光禄大夫征日本次明州而薨壽四十九葬曹州濟陰縣郭邨累贈推誠宣力定遠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曹南王諡忠宣此其履歷歲巳未渡江破宋師於隆興北山中統初討阿藍解兒渾都海於河西明年扈征阿里不哥於幕北明年從宗王平李璮於濟南四役皆有奇功賜黄金金㼾金鞍文錦恩數稠疊至元四年觀兵襄陽明年圍之越六年克之始走宋師安陽灘中綴宋師百丈山卒與策勲焉十一年略地江北奪郢州南門堡獻盪舟

之策渡沙蕪取鄂州泝江陵至鎮江十二年與淮安忠武
王右丞相伯顏分道取宋王發建康道與宋師戰屢敗之
破東壩砦拔溧陽建平廣德西安長興關獨松關前後斬
首一萬五千級殺其將杜總管吳奉使許吳二總制及騎
將二人俘谷總制張知府裨將祝亮等四十二人十三年
三軍會於杭宋亡徇浙東降趙提刑等五百餘人追播福
安僵尸四十里殺步帥李世達俘秀王與擇監軍趙由㦿
防禦使林德降安撫使王吉分軍興化禽宋相陳文龍降
宋官二百餘人淮兵三千人江南遂平此其勳庸配脫端
閭闊倫忽都臺竝封王夫人子男二長也速迭兒銀青榮
祿大夫山東河北蒙古軍大都督集賢大學士次大夫也
女五俱適望族有壬惟古者功臣受封之國先建宗廟於

路寢之東所以廣孝而勸忠也諸侯之制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太祖百世不遷昭穆則視親盡而遞遷之自漢以來諸侯鮮及十世身享崇爵而子孫不能保也廟制由是而不講矣其有德及生民功施社稷者在朝廷則有圖形以寓其思賢念功之意在其臣吏則有建祠以盡其事亡如存之心亦因時制宜之義也諸葛武侯之没所在求爲立廟又請立之成都後主皆不聽民至私祭陌上以武侯之功尚何靳於一廟豈欲黜私祭以崇正禮邪夫所在立廟若汎立之成都亦復不聽何哉至習隆向充之請始聽立廟沔陽則武侯之得廟亦戞戞乎其難哉皇上於忠宣既立之祠又錫之田思賢念功之盛德豈區區蜀禪之所知哉大夫祗順德意克篤前徽勸孝勸忠於是乎在

皆可歌以薦者也乃爲之詩俾歌以徹豆籩其辭曰

乾元統天乘六龍宏材碩德如雲從忠宣天挺間世雄父菑子播晷作農帝曰來汝汝世忠奮戈無往不奏功方城雒雒際皇風分兵犄角乘其墉沙蕪飛渡星月蒙順流震擊無遺鋒義旗禮干趣獨松趙孤衡辟吳山空萬邦玉帛四海同台司兩轄昭報功虎符龍節行江東倭奴何物勞蒙衝魂升海隅心九重揚顯有子能始終哀榮典冊備且隆衮裳旒冕曹南封石頭城高江流潨新廟奕奕摩蒼穹圭田千畝畝且鍾維穈維芑紛穋穜舂揄釋烝籩有饛醇醲載祼牲特豐樂備舞兮明禮容神保假兮福祿降象賢世美垂無窮

附録

有元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
護軍追封魯郡公許公神道碑銘 有序

安陽公居政府之五年一日得請於朝既釋機務將歸省其先塋於洹水之陽以顯考魯公行狀命其友歐陽玄文諸神道之石玄惟方今公卿大臣辭翰擅美無以右安陽公兩都有大營繕諸臣僚家先世碑板咸以奏請屬筆安陽公爲榮於法當援吾宗兖文忠公例自表厥考崇公之阡又自書之爲宜安陽公堅辭以爲不可乃勉敘其行實而銘之魯公諱熙載字獻臣姓許氏生七歲孤太夫人挈之依外家公幼有異質處羣髫中終日持重寡言稍長攻讀書習爲儒二十能舉子業有雋譽年及受室娶里中名家外舅仕湖廣行省公欲就學東南因往焉遂爲當道所

知以行省檄辟德慶路提控案牘由是以本職歷永衡兩路湘潭一州凡三考成資調長沙稅使遷臨江撫州兩路總管府照磨進將仕郎湖廣行中書省理問所知事改從仕郎會福院照磨兼管句承發架閣庫位不滿德而所至稱職吏服其能民懷其惠不可悉數其一二存諸簡書略見始末者若在德慶時鄰獠軼境州將趙往督捕府無它官以次攝事公料丁壯輸糗糧高城深池備禦有法會城中民饑比馳狀請粟而先以賑貸民用無它虞將士俘鹵有懇非辜宣慰部使者雜議之渠帥利所獲從旁執爭公駁之云寇徒脅從猶當理出王民躪入賊衆又從而臧獲之可乎上官用其議薄有左驗皆免為民先是公以新進下僚代總郡寄一切興發事皆已出當道意頗膂之寇平

吏民咸稱其應變方略有餘又見其面折元戎脫民於殍乃更賞嘆共剡薦之在永永尚巫鬼里社昇土木偶相昏因服食共具以侈相夸民坐凋敝公皐樊侯毀淫祠數百區以室其妄又撤其材以給黌舍公廨倉庫之府公私便之在衡安仁盜袁舜一怨苦播州餉負險挻亂既誅朝廷宥其餘黨甚衆民有越軍砦爲竊攘者有司得之獨以強論不赦公曰彼從盜爲亂猶貰殊死此因亂爲盜乃服上刑不平請併彼舍之議上卒從其言在湘潭時有范重二者嘗過友家乘虛攫其供佛鐵器以歸友蹤跡甚急范慚怖而返之物游徼發擿之拘范及友於官公推讞得實既而有赦吏欲墨范臂景跡其身公謂詞未送官物先入主法不涅亦不當錮范卒爲良民在長沙征算不苛羨增秋

毫歸官在撫州豪民有龔胡者僞造楮幣十餘年轉鬻閩浙聲已狼藉計屬自首官疑有隱索之闕地得宿用板印繳數皆倍所首獄輸朝廷遣使分道處决龔厚資祈免姻族又助其營捄已議减死公持不可曰首寘隱多去末存本與末首同衆莫能蔽乃寘諸法未奉祠在京祠禄優暇而年近休致諸子又皆顯融力請謝事未報得痞疾薨於官生以中統二年辛酉十一月丁亥薨以泰定四年丁卯二月癸酉壽六十有七葬以是年十一月壬午祔安陽武官原新塋許氏世居許昌曾高已上金亂失譜祖考隱德曠僚諱信考贊彰德湯陰因從家焉初贈亞中大夫彰德路總管輕車都尉追封高陽郡侯再贈嘉議大夫僉書樞密院事上輕車都尉追封魯郡侯諱毅妣以孫婦趙氏讓

封初追封湯陰縣君再封高陽郡君累封高陽郡夫人進
封魯郡夫人姓宋氏公初贈嘉議大夫禮部尚書上輕車
都尉追封高陽郡侯進贈中奉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
叅知政事護軍追封魯郡公配高氏萬寧縣尹榮之女初
封恭人再封湯陰縣君累封高陽郡君進封高陽郡太夫
人追封魯郡夫人恭謹令淑孝敬事姑惠慈睦婣性多愍
惻尤樂施予聞故舊家有喪致廢飲食拯閭里貧病如捄
溺焚魯公待客好豐諸子隆師蓄書嘗鬻簪珥以繼其資
雖居中饋經營彌縫能使夫子處約之久不失令名有古
賢媛之風焉至順二年辛未五月庚子卒於揚州壽六十
有七由僉樞而下皆以安陽公貴推恩伯子有恆大寧路
儒學正調大理路軍民總管府知事篤於養志力於幹蠱

魯公年四十不親細故內獲夫人儉勤之助外藉伯子開敏之資日能安居樂道專致教子以有今日先魯公祥之二日卒年四十有五時論惜之娶李繼狄集賢直學士文忠之女仲子有壬是爲安陽公登延祐二年進士第初授同知遼州事歷山北廉訪司經歷吏部主事南臺內臺監察御史僉事院中議中書左司員外郎右司左司兩郎中兩淮都轉運鹽使兩爲參議中書省事治書侍御史陞中奉大夫兼奎章閣學士院侍書學士同知經筵事拜中書參知政事轉通奉大夫以本官知經筵事在位有相業臨事決議不愧古人以封讓祖姑者其初娶景州儒學教授永平趙兼善女金源世科進士家也繼室趙氏銀青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魯國公世延女也竝封魯郡夫人叔

子有儀經筵檢討武昌水陸事產副提舉娶劉平江知州傑之女季子有孚國學上舍生登至順元年進士第授承事郎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改湖廣行省檢校官娶張繼賢安慶總管汝立女也女二長巽貞適江西行省都事趙彝次安貞未嫁而卒孫男四寶山燕山白耇黑耇孫女五小茶三茶增茶順茶相茶公器識深長學問篤實內行愼獨外交盡忠性不能酒長夏盛暑衣冠儼然書不釋手爲貧謀養不擇祿仕間關外補四十餘年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靳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狷介至是公笑曰爲臣當廉何有大小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夫人年二十八居嫠守節自誓迄公成人教育甚至公逮事終身子職無闕司征長沙作綵衣堂以志其樂宋夫人病

利力求去職侍疾寢食為廢初喪號慟絕而復蘇旅殯原上苫凷廬墓者三年每晝端坐木下狀如泥塑樵夫牧豎迫而視之始驚為公年踰五十時祭必哭哭必致哀喪禮倣古不用緇黃人始議其儉及送終之厚祀事之豐莫不願習行之既祥非疾病蔬麪不御臨江之除訝吏再四必後其妻孥守丘壠乃去令長沙人即公廬墓之地作書院以表其孝請於中書得永額所植松柏愛護之成林晚歲研精理學易簀之年正月朔日命諸子講周子太極圖說至原始反終慨然而歎因論人世修短有若將終焉之意舅氏宋君實蚤年擇師訓公遇若已子公迎養以禮有子為娶令族俾入盡以資之始生彰德之東程岡因以東岡為號後更號眞拙著經濟錄四卷女教六卷尤長於詩有

東岡小藁傳於世仁廟初策進士漢人賜緋者十有一人唯安陽公年財二十有九父母具慶時人歆之每以爲義方之勸公在會福安陽公官巳卿士而公身教嚴厲安陽公出入必咨凜然前脩家法公疾禱神謁醫靡不極至公薨貧不能治斂又思得美櫝哀慕不知所爲朝廷聞而厚賻之始克歸葬公葬墓土未燥安陽公數遷遂至宰輔故贈親之典備極哀榮惟公生平種德行義自厚於躬而遜巡退託未嘗有幾微責報於天求上於人之意迨夫積善之報在理必然則人固莫之與京天亦莫之或違也狀公行者爲今南臺侍御史濟南張公起巖志公壙者爲今御史中丞浚儀馬公祖常至玄爲神道碑三人皆安陽公同年進士嗚呼斯亦他貴臣家所難而魯公有焉銘曰

允矣魯公生而敦厖爲儒則通治吏不尨儒通不窮若歲徒杠吏尨則蒙乃昏然釭發聲粤禺初武之跫嬰身事衝不震不撳憂民有忡遇事無懱或縱爾於量或逸爾於鏦或鱅爾倥侗或鬏爾幻哤世涂憧憧公志悾悾篤於渢渢與俗異腔且行且邁孰摶孰控盤桓令終德厚信矼荆士景從鹿隱維麗江夏向風黄孝無雙釃河爲灘導岷爲江滮源之鴻沿流縱縱高陽豐彤庭堅尨降仲才棟隆仲力鼎扛公也亢厥宗仲也爽我邦洹水沖灇太行崆峴佪山爲雄厭水勿浲若堂其封堅珉如玒石人載礱其樹如幢仲詞春容銘誘友惷公當如崇仲盍表於瀧

翰林侍講學士通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國子祭酒歐陽玄撰

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趙孟頫書

篆能靜處士茅紹之集勒

至元四年歲在戊寅八月吉日建

圭塘小藁序

昔人論文章貴有館閣之氣所謂館閣非必挾藻於青瑣石渠之上揮翰於高文大冊之間在於爾雅深厚金渾玉潤儼若聲色之不動而薰然以和油然以長視夫滯澁怪僻枯寒褊迫至於刻畫而細放逸而豪以爲能事者逕庭殊矣故識者往往以是槩觀其人之所到有足徵焉本朝自至元大德以訖於今諸公輩出文體一變掃除儷偶迂腐之語不復置舌端作者非簡古不措筆學者非簡古不取法讀者非簡古不屬目此其風聲氣習豈特起前代之

衰而國紀世教維持悠久以化成天下者實有係乎此也

集賢大學士兼太子左諭德安陽許公自進士高等接武

而上歷侍從膺藩宣典内制佐政府出入中外四十有餘

年其牢籠萬象漱滌芳潤總攬山川之勝與夫推之經濟

當世者何莫非學其所取數多其用物弘故其所發筆力

有莫窺其倪而邐迤曲折且不它蹈則夫冠冕佩玉之氣

象信得而徵之矣公大全集凡若干卷簡而出之爲詩文

樂府若干公題曰圭塘小槀圭塘安陽别業也公之所休

逸也花竹泉石超然林壑故以命編云埶生翰林學士承

旨榮禄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張翥書

中書叅知政事許公文過集序　歐陽玄

本朝儒者叅預大政而以詩鳴者吾得三人焉其一金進

士其仕當南北混一之交其風猶有金源之風其一齊魯世家子所與居游又多京國華腴其詩自有富貴之氣及南渡江漢詩乃清厲其一家本梁趙流寓荆楚筮仕幷營其詩蓋負豪爽之資每北渡居庸詩益奇儁蓋安陽公也三叅預皆有治才詩其餘事而以鳴者人多其有餘力也至元三年之夏安陽公扈從上京賦詩百二十餘首名曰文過集向余所謂奇儁者殆山川之助歟公才刃縱横無少凝滯氣機出入雜以譏評用之於政於文皆然獨是集題曰文過余未然之明良賡歌昉於皐陶聲律依永教於后夔世稱相業莫先皐夔㫖是以過乎公屬余識之題而歸其集

圭塘小藁序

圭塘小藁者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也圭塘者先生別墅也先生幼頴悟先公自教之趨庭應對詩文立成嘗侍游見古碑命往讀輒背誦以復同行驚歎謂偶然故試之始信甫冠入京名譽日起未幾擢高科登顯仕著述不廢精敏絶人門生彙爲至正集歐内翰謂雄渾閎雋不可以淺見闚有乎仕南臺見江湘間得片文隻字十襲傳玩至有假託以衒者遐方好事不憚請求然卷帙浩瀚諸生應酬不給有乎得先生所輯名圭塘小藁即至正集而不具錄者繕寫以應之其居禁近省臺論天下事凡見章疏嘉言讜論具至正集方貴顯時何求不獲而獨留意於文翰今年七十四杜門却掃聖上念老臣優全祿任子官俾得安閑至於親朋懇求亦有不免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其識趣爲何如昔子由序東坡和陶詩曰轍少而無師子瞻既冠學成先君命轍師焉夷考其後宦遊四方中被謫斥睽離之時多從兄之日少如有乎者不敢竊比前賢然亦承命而師三十年不去左右開發成就固已不少而憒憒庸庸學不加進年將耳順跧伏祠官步武且不敢仰視而況文章道德之懿哉他日將何以見先公於地下日月逝矣雖悔可追託名集端因以志愧至正庚子中秋弟中憲大夫同僉太常禮儀院事有孚序

昌初至安陽與政府叅議同試士一生偉然其姿而拙於文叅議將黜之昌顧以士之立於世獨文乎哉矧其習於楷法是亦有可取者乃從臾就貢列明日生抱兩畫像詣昌泣而拜曰此吾祖文忠公與太常

公像也使昨者見黜則辱吾兩公多矣昌爲懸像於堂再拜授生而慰遣之夫事固有偶然者抑孰知其遂及兩公哉士以行爲本氣節爲輔文固所以飾夫二者孔子不云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先民有言與其史也寧野劉昌在銅雀臺書

昌欲謁安陽公墓以事不果從吏云墓有公神道碑高丈二尺餘四面各可四尺皆有字趙文敏公書也昌使之拓墨本以來乃安陽公之父魯郡公墓碑歐陽文公爲文茅絡之集文敏公書刻之安陽公終乃無爲文刻之碑者蓋是時故老凋謝而子弟亦散遺而遂至此今其諸孫孟敬起進士擢守建康名稱燁然其必能料理其事者安陽公之德澤眞遠哉昌在

澄陽驛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二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三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賦

弔廉將軍墓賦并序

三代而下功利之說興人臣擅恃功能鮮以禮讓為國者觀頗挾勲內忿恥居人下加諸彼不淺相如引車避有犯無校蓋出天禀粹然處之為非艱至頗聞急先一言遽能握髮數罪受責門庭在將臣爲實難若將軍者可謂不遠而復得無祇悔之義哉遂摛文以弔其墓

涉滹沱而北鶩兮過常山之故城何高丘之突兀兮鬱夠氣之崢嶸野人指而告予曰此廉將軍之封陵也人與骨

而壟朽兮義於槩予日星遂陳辭而弔古兮命僕夫以停征嗚呼休哉昔伯禹之所以聖兮始不伐而不矜秦誓之所以經兮善悔過而胥盟觀戰國之多士兮依稀猶三代之英惟功利之時尚兮天理有時而蔽明能不遠而復初兮其惟趙之廉卿方國都之中立兮資內附而兵精頗分閫而秉鉞兮騰茂實而蜚英聲梁從隨而楚讋兮燕弭伏而齊并時有以卜將軍之意氣兮殆雷動而滿盈遽相臣之出右兮何發言之盈庭幾肉餕而食甘兮奮兩虎之必爭及聆急難之一言兮輒弭耳而服膺復頓顙而悔過兮折節負贖罪之制在引車而不必多兮將臣及此所以為古今之難能也逮漢起而帝稱兮禮飲至而策勳何諸將之失度兮至擊柱而紛紜安得將軍從容為一言兮解販

紹屠狗之勞彼臣濬之耄耋兮加充渾之貪蒙咤吳平於
帝前兮互滔天而爲已功安得將軍滌易其褊薄兮俾無
成而有終嗟鄂國之列公兮挾勳勞而凌帝宗縱私忿而
無忌兮一隋夫臣子之恭安得將軍北面而同列兮以中
和之氣銷悍戾於未然之胄也雖哀之而不能鑒兮文空
言其奚庸繄慨慕其耿光兮日三省乎微躬蕩吾伯夷之
隘兮擴乎穆公之容希前賢而同升兮附驥尾而竭忠雖
斷斷而無它兮庶幾凜凜德讓君子之風衝山煙而暮去
撫鳴劒兮增雄

熙春阮賦 并序

玄暉上人得隆德故閤餘材斵而爲阮因以熙春目之亦
文殊之義也至元戊寅春同甯尹端甫劉御史叔謙趙太

博彥伯坐心遠軒師爲鼓綠水悲風二曲淸越悲壯坐客感歎興亡有愴然於懷者師請予賦之其辭曰

天新雨風日姸心與閑會境趣靜便拉曠懷之逸士過雪庵之老禪斂袂危坐添鑪炷篆於是出桂阮調素絃控朏月而當抱撫筠柱之橫髹師曰茲熙春之斷餘偶絲之而淸圓者也遂鼓一再行淸越悲壯如泉咽冰底風行檝間翛翛兮欲斷而復作淙淙兮似潄而還湲鏗爾擿銅丸之韻淒兮聆高樹之蟬又如游士騁說劒歌去燕何辭氣之從橫激太淸而沈羽淵客乃呀然而驚慘然而悲信乎物之感人有不期然而然者想老儆之般樂盪侈魄以無前猒華陽之湫隘敞樓居而致仙海鼇首抃金鵬翼騫鬱崇蓮之香霧鎖月殿之嬋娟蔭千秋之歌舞壽艮岳而不騫

俄龍移而鼎去繼金亡而閭還殆露盤之聲折悵秋風而涕潸興廢一瞬兩朝百年委繁華於野草鎖莽苑之荒煙咄此木之何幸遇幽人之達觀納彌盧於芥子寓餘哀於一彈猶足以舞魚龍於海曲洗亡國之愁顏也嗚呼噫嘻向之使人凜而悲者物詎能動於人哉人之哀樂妄爲物之所牽不知太虛寥寥既寂而玄唯此理之嘿識何繁華廢興之足歎師曰子其爲我賦之吾欲秋月當戶松風滿軒寫仲容之別操合清商而洞宣使雲陰蔽空玄鶴下躚走商延於濮上掩新聲於師涓也

鶴媒賦 并序

中統二年予在上都掌記中堂客有負青障挾長杖二鶴馴於後以麋繼來請問其役曰以鶴取鹿者也嗚呼鶴善

類也喙雖長不鉤銛以噬爪雖巨無跡指以攫而於鹿伏容有忮害其如人之不仁何至元壬午冬與禮部王兄子冕因話及此慨然有感曰今人以智計相傾內險外易者何殊於鶴之取鹿也作鶴媒賦其辭曰

萬物者元氣之盜氣之靈者莫人若也既役物而君之其忍以盜作智而爲得計乎如絓鹿草間圖鷸潔地嚮紙求蜂葉城綑雉盜物矜雄此何足異以智獵愚理固宜然用愚戕愚斯則不仁之極也鶴本善類與物無忮飛翔寥廓仙游之驥教之羽舞已違元性詐以摽鹿遂戕彼命是則鶴之善人則用而險之返有過於機穽也鶴了不知鹿終弗悟歲供庖廚皆鶴之故何殊人心內險外易以詐假仁顯比陰忌將取彼有則必姑與彼昏不知日狎而伍一落

其機投足無所誠何異以鶴而媒取也吾然後知物之顯暴者旣得預而防之愚而深中者尤不可玩而侮也示我同志筆而爲賦

五言古詩

擬韓子秋懷十一首

出郭行時稼秋風正薿薿臨川閱逝波浩浩去不已富貴來幾時及此行樂耳把酒對西山坐看秋雲起夭矯化蛇龍異狀紛莫似世態初不殊儻來安可持我懷拔俗標干霄仰逸軌酒酣歌嗚嗚振衣私自喜

秋風拂庭柯物意自含悴松柏抱貞心表表歲寒地長年豈致養易衰匪自浛浩浩一氣中所稟蓋殊鬼人尤物之靈要以天爵貴

天運健不息君子戒靡曼讀書下硬寨肌腸充藿飯造道苦未深紛華非所願秋風動黃鵠千里奚足歎風濤北溟鯤變化摶九萬大邦易爲仁郁郁文獻半出處貴有時莫遣夜鶴怨

攬衣起秋早露氣清凌凌偶書秋懷篇快筆成蒼蠅吾言固不佞未免人屢憎聖域有坦途學步高山陵尋源有靈槎臨池弄鯉習我生恐不偶鄙事從多能

虛空少夜白清露發鶴警空庭海月上愛此良夕永今年苦煩歊似値苛政猛盼盼秋風來汲深持短綆

庭菊被焚燎脫禍乃若幸朝來有佳色一笑倚軒屛露叢低寒花促織泣暮景呼兒曝羣書趣此秋日炯弊帚享千金利途競纖梗二者昧所思厥病失坐馳既悟前日非敢

事子淵請

長夜苦漫漫長空星斗暗商歌南山翁遺愛有餘憾秖知享高明曾何恤鬼瞰而我獨於世滋味嚼蠟澹畏途足風波洶洶洪水濫濯足尚云可浣纓豈宜暫此身刳虛舟敢不愼簡纜天心幸私我書史日與勘庶還浩浩天未害家儲甔

殘暑不肯退秋陽麗庭軒靜觀消長理警此歲月奔成功嘿嘿去天道何曾言斂衣坐一室書帙散我前開卷飫至味忘却盤中飧最愛歸去辭雋嚼了一篇作者古不少文字浩萬千感君固窮節當年亦辛酸遥持酒一瓢同醉東籬邊九原不可作念之終歲年

青竹不耐暑索寞衆葉乾白露下天宇洗此青琅玕風枝

皴餘潤暗滿佳菊團依依南飛鵲遶枝擇所安感時賦秋懷古井翻晴瀾我生分已定安用資走丸出門安所之呼兒解征鞍

閉門秋月上靜院園蟲聲幽人掩牕臥一室鑑虛明四序倏以周代謝何其誠物華有盛衰天地復虛盈君子順所履持身嚴五兵牛羊旦旦伐山木時以榮所愼獨處際心蕩韓盧令

離離壠上禾望望日攸好不勤耘耔功秀實應不早西風卷黃雲收穫走鄰保荒田棄足惜揠之遺其穉致役貴厥初無爲宋人道

寒雀歎

閒庭有遺粒寒雀往還飛盼睞傷無人翔集下疎籬一啄復三顧慮爲物所窺幽人負暄坐玩之澹忘機一笑拂衣

起羣驚向空歸因之感吾生分外非所期富貴倘僥倖何殊烏驚疑吾儕以義榮先賢有良規

鹿喻

我本麋鹿性出處安自然金鑣非所慕志在長林煙得遠機穽地食苹飲清泉呦鳴錫同類甘以辭華軒野兕出其側暗蹂山前田農家伺所害乃知獸之慾彼兕以計去嘉禾歲芊芊野人居山中數畝事墾劚慮爲町疃場指鹿乃兕屬雖無擉刃心見之惡且逐鹿心素無機澹與標枝閑遁跡入幽谷擇音遠人寰尚爲山中人置疑齒頰閒

溪田暮歸

疎林煙火微草露溼芒屩遲遲歸路長清月掛林杪依依南飛鵲幾回驚且繞一枝幸得安誰復睇雲表田家固作

苦遺安子孫寶彭澤百日令解綬徑歸老我心默有契縻爵豈不好違巳病交攻飢凍止枯槁躬耕南澗垂浩歌樂槃考

昆陽懷古

行役宛葉郊路入昆陽城滍水抱城左蕩潏東南傾川原入四顧蟠亙多崗陵城頹削懸崖草深惡鵰鳴嗟爾一抔土當此百萬兵莽圖十九年聚此天爲阬王者況不死千騎驚龍騰漢業兆豐沛赤伏此中興創復兩不易山川貢雄名東西遥相望盤盤兩神京千年事雲散草木含威靈野人無所知城邊事春耕扶犂上廢壘壠畝縱復横只應懷古士千古愴餘情爲東坡昆陽城賦

泛漳篇并序

予以王事奔命今春環走二千餘里前次漳陰車殆馬煩且得目眩髀痛疾遠不能騎舟行東下庶得一日之休富覽大川勉卒來事作泛舟篇以見意時至元辛巳四月十一日也

盤盤魏大名屬縣行且周銷我髀裏肉四月猶綿裘舍車出漳陰步上枋頭舟咿啞理雙棹信船下中流清風泛微瀾篙師訝當頭豈知河伯意故故爲遲留汀花助行吟孰取澤畔愁解衣臥篷底穩似畫舫幽駭觀兩岸移灣環轉林丘灘回淺能澁波富去自適拍拍風水聲雨打空階秋白鳥何處來雪點河之洲前飛如導予翔集聲啁啾欽念川上歎晝夜何悠悠宜爲智者樂曲折涵至柔中擅利物功轉漕半九州君看萬斛載掀舞一葉浮仍爲勉不息能

若茲水不行行望沙麓且得一日休呼兒覔殘紙題作漳川遊

野河渡

蒼茫劉橋渡南北凡幾過清霜十月交澄湛東流波飲馬立水邊照我兩鬢皤行役非所苦傷懷動悲歌三年恆山趙彈劾兼拊摩熬熬眼中民力弊差與科不能一勻潤慰彼煩與痾顧此衣帶水溉載功寔多人而反不若低首愧野河素餐吾可逃奈此蒼生何

折齒吟二十四韻

吾年未四旬顱髮白勝雪兩眼眩生花一耳或通塞所喜牙齒牢未省有殘缺飲食雖壽基齒壯物善囓庶幾桑榆境健啖延歲月所以胾與餅飢來若刀截今晨具盤飧輒

肉固纖屑一嘬出不虞左齒拉而折羣稚慘不嬉病妻驚欲絕汝老不自量無故取摧揩予云盛則衰百醜見兩頰平生好言辭咀嚼出五色文戰怒欲碎醉飫乾甚決運用勤亦至半百當衰荼一作歇時時以舌舐乍脫覺中熱一落不復生根杈漫枯枿駭若中堅摧闊於山口豁自今須慎護作事思妥帖一柔勝百剛有味老聃說唫呀動恥念顛倒漱水怯猶勝昌黎公餘者堅尚潔既不妨歠歌底用心齓齯齒隨端午前詩裁重午節成虧恐有數歌以散憂結

汲冢懷古

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歸作是詩者蓋自江左平後竹書多傳於世余憂好奇攻異者讀之恐有致遠汨泥之弊故不得不辯云

瀰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草樹慘不春穿穴狐狸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憶當戰國際安釐亦狂且澤麋被臯比坐爲秦人驅敗亾自此始保邦何乃踈不知身後藏安用書十車上窺姒與辛下逮蒼周書零亂竹簡光詭說何紛挐征南辨已詳多出行怪徒稽古不適正死爲毛頴誣其中亟當辨阿衡被夷誅孔子修六經亦已防姦汚大書一德後蕘葬開亳都在易最奇法安取理所無兹焉萬世程洋洋眞聖謨何煩事幽賾致遠泥所趨長歌望陵去樂過風乎雩

擊訓狐

訓狐本惡鳥飛潛林谷間晾夜返爲晝聲勢何軒軒矜亾聚妖異其氣幾神姦家僮夜得之縛致庭階前目光爛兩

炬狂躍倖一騫羣兒顧之駭四走入席眠我因爲沈思善惡以氣宣古云鷹隼輩不如鳳與鸞以玆惻憶心遠彼凶與殘胡爲止我屋夜半呼聲乾女奴前致辭此物何足患西家養以久逸飛偶翩翻内疑始冰釋念之心稍安緬懷昌黎公心炳陽鳥丹彎弧親斃之絶類不使蕃揮策碎厥首亦與韓意然長令杖端血著此一綫殷比跡孔段笏異世同不刋起視夜何其斗插西南天蒸雲變曉黒漠漠來輕寒

望嵩吟 至元丙戌長至日追作二十韻

前歲試洛師憶與節齋約同作嵩少游心賞爲一豁羸驂鞭欲前竟爲事所卻宛循洛水東馬首眺陰壑洪濛元氣湧磊落雷雨惡不有此峻極安得雄四岳只緣不得登萬

象負酬酢諸峰羅六六景氣終慘錯披榛入會靈（宋離宮名）吟倚廢宮角陳公最健者帥可三軍奪空餘墜仙輿（出世說）飛隋迷嶺崿歸尋黑石渡易馹指輦洛行行嘆不勇失此寧復作吾儕貴乘時過慮自羈靮至今有餘恨夢繞神崧脚盤空轉危磴矯首看飛閣探穴不知畏入室不挽葛茲焉即神清洞户四開闊山人喜余至供具為止泊會凌列宿嶺一笑動寥廓

雙廟懷古

鐵轝動地來獵火爐九縣睢陽東南衝江淮國所援蔽遮不使前恢復可立見二公明此機死守誓不變雖危所保大如蝮螯解腕最難結衆心存歿匪石轉彼蒼畀全節誰為落賊便已矣君不忘握爪掌為穿竟能濟中興淮海了

清箕至今忠烈氣皎皎白日貫賀蘭觀成敗不飲浮屠箭
殺亡討多寡此論誠可辨我來拜遺像凜對如生面乞靈
激懦衷剸決剛同鍊朔風吹樹聲尚想登陴戰暮倚暈月
城悲歌淚如霰

苦熱歎四十六韻 效昌黎體

祝融駕火蚪頓轡周八裔戰酣西北乾回薄餘暮熾朱光
沸虞淵大地蒸一氣蒼茫夜色溼酗鬱玄象醉今年六月
中荼毒逾往歲金晶才始伏熛怒勢此銳炎官張火傘屏
翳揚赤幟四合歘陳來一鼓赫離治天潢影半涸星鳥芒
欲彗吟風樹葉噤塌翮林鳥墜併兼坎兌權不使天地閉
王城十萬家燻灼迫一勢乾坤隋熾炭逸德駭天吏掩關
人事絕藏伏敢口議褰裳起中夜通夕不容寐捫背赭汗

流窺井湯泉沸松間有困鶴無夢到清嘹墻根有腐草螢化光晳晳穿簾入我室照眼驚火齊陰蟾遁老魄火鼠騁黠智夜深過我前跳蹡翻飲器屋古又足蝎伺螫尤謹避簟紋燎炎輝側脅能少憩舉動體愞熟歔欷氣短細抱冰眠或可揮翣何所濟二年客京師身幸置散地雖無束帶勞唯老覺加倍彷徨不知曙種髮沐而被四序本平分偏盛誰所致火攻出下策不已熸萬類嗟此一世人暍死將何厲此生匪金石流鑠吁可畏内熱復自焚衰槁將立至燥惟以靜勝事須以義制冰山詎可依煬竈非所媚遐想崑崚巔庭觀何偉麗巍然五千仞日月光隱蔽回環十二樓空明澹無際水晶作柱礎羣玉絢軒陛天風掠枕席月露溼環帔瑤臺擁灝靈萬舞發清吹真仙事朝元鸞鳳互

駼翳閶風接玄圃追陪憶游戲何年隨塵緣坐想無由詣

安得萬里風振此垂天翅脫落區中囚高舉尋吾契

虞姬墓

在靈璧縣東三十里虹縣道南陰陵山北舊有廟在山上今廢

重瞳鮮情人鍾愛獨虞美五年有天下寵幸想無擬一朝走陰陵楚歌聞四起君王大事去飲訣共欷歔感君伉儷恩死不爲漢鬼一坵鳳陽東粉黛見否紀空餘山頭草纔歌葉披靡定應月夜魂長遶烏江水

食鱸魚

鱸魚昔人賢我行次吳江秋風時已過滿意蓴鱸香初非爲口腹物異可闕嘗口哆頰重出鱗纖雪爭光背華點玳斑或圓或斜方一脊無亂骨食免刺鯁防肉膩勝海蓟味佳掩河魴燈前不放箸愈噉味愈長張翰爲爾逝我今赴

官忙出處要義在不須論行藏倚裝足朝睡且快所欲償
夢驚聽吴歌海日方蒼涼

平望道中

今日風色好舟行喜清和吴江抵嘉興遠不百里過解衣
坐蓬底閒聽吴儂歌大艑從東來帆檣鬱嵯峨云是淮海
公赴名躭微痾倉皇不少住進棹如飛梭物情忌太盛從
者不得多尚餘蔽川載意氣隘兩河有懷陶朱公霸業到
不磨功成委之去敝屣與棄蠡左顧萬金槖右顧西施婆
可想不可見五湖渺煙波

響板辭

笙篌雜箏琶悲筞合蕃唱喧然一堂間餘音胡得抗紅牙
掩自無按拍喜時向響板出新聲激烈極清亮都來三變

木手拉若爾壯遠疑啄木禽扣户何異剥近鷩老鸛啄頓蘂振林壑劃然透空去夜靜秋城柝方能節衆音乃見終始作我本幽吟人避喧便澹泊奈何將兩耳聽此終日聒君不見陶琴無絃趣有餘子幼鳴歌死哀樂

望黃金臺有感

樂生與郭隗儗德非同儕九九乃小數正可訓提孩樂生復國讐強齊捲輕埃燕昭師事隗竟築黃金臺我思賢王心要罄初始懷在昭固至德贊襄誠衆哉臥龍以力食躬耕亦堪哀昭烈昧三顧孔明甘草萊一語萬代譽正獨龐公開鳳凰巢千仞一舉出九垓翶翔覽德下千年能幾來求時不易得況復管樂才毅然好賢心無爲古所咍

壯士吟題郝奉使所書手卷

使節駐淮海人望兩好熙宋人足變詐觀望占成虧不知破武事中伏混一機壯士死則已不死將有爲宋据凜風槩天馬不受羈拘隔一館間激之見連雞事久變乃生勢去心恫疑奄奄十六年憔悴甘湘纍内鬭既首鼠外侮宜紛披盛氣屈使降壯心終不移睨柱欲碎首忍見王人微松嚴操愈厲草緑秋更萋蕭爽隱霧豹脱略觸藩羝老賊主一殺幽憤將何施庭芝一援手所惜良不貲兵交使其間天理或可期子卿才屬國所報亦以卑至今郎山塚突兀空蟠螭兩行清汝帖只有老天知

題焦節婦卷後

焦氏有賢女姿禀與衆殊既笄樂貧素出嫁南征夫一朝聞臥病尋訪邊之隅怙恃力眷挽在妾夫何如竟能遂初

志扶喪歸里閭朝昏事蠶織恭侍舅與姑百年終孝養葬祭何勤劬拊畜兩孤幼嫁娶禮與俱孫門固衰謝賴一貞節扶夫婦人倫始因之變時汚一端青穀信至死誓不渝采詩論國風彤管宜沾濡誰謂閭閻間凛此風烈孀猗猗谷蘭馨落落青松孤豈惟表門闕抑備太史書達卿昧平生容齋文可娛美節觀東州亦用播友于清風振孤標讀者宜嘻歔

送許澹齋提舉隆興學校

我初入玉堂喜識澹齋面忠翁兩朝士極口爲稱羨子遠東嘉人文綵金百煉妙年登巍科巧宦歷幾徧風儀聳四筵目光雙炯電前年來京師得遂依劉願校書天祿閣音吐見雄辯長河瀉建瓴灑灑江左傳三釜固祿微一官爭

鶚薦行李日羈栖猶是多士冠今來得美除提舉江西彥在吳列朝行客燕領詞翰洪都儘經學文藝業多擅好將鑄顏手主善志無倦習俗與命脈風雅為一變江煙送行舟瀟灑離亭餞清吟代驪歌別思空眷戀依依鄉國情去逐南飛鴈我老歸未得松菊夢秋澗衣冠拱清朝粲馬珠會弁自慚老無能零落秋風扇君行重感慨黽勉磨鐵硯長江控高閣百丈驚井幹梅花散春妍蒼煙開禹甸江山有清眺風月興不淺南昌地卑溼衆流爭湊衍去年水為災孤城江四轉兒童化魚鱉萬竈產鼃黽慨然為開陳此事豈小便一鍤濬東湖澄江靜如練澹齋素有為肯遺空懷卷

七言古詩

金馬門行 贈董參謀彥才之元帥府

十年金馬門中客萬里風雲橫上策貂蟬要自出兜鍪挐舟渡江江水窄新豐樹色繞千官一片丹心懸魏闕洞庭白波木葉下千騎臨江思飲馬堂堂大帥晉龍驤聲振南陲無呂賈止則如山戰則克更著君侯叅幕畫淮陰何止一軍驚滿眼旌麾動秋色萬竈連營楚戍煙一樽回首銅駝陌功名年少貴力取行與諸兄垂竹帛蹇予从事筆研間天東倦客未能還夢回破屋見星斗商聲夜半歌南山虛名不到麟閣上白日能饑苜蓿槃何如乘此長風去濁浪吹破東南天

銅方爵歌 爲翟器之賦

荒陵盤盤枕山坰石麟埋沒秋草平陰燐夜出金作聲牧

兒走避羣雄驚佳城一朝見白日神物還從野人得勒銘士子歲幾周考究古書猶可識篆文鐫刻非近世周鼎殷盤迺倫擬兩柱作一作撐具形四趾垂象齒雷章繞腹隱觚稜老鳳喙長鷲下陊土花繡澁不敢蝕黿成翠羽丹砂紫我觀三代制飲器多圓體咄爾形模方劖刻殆神鬼秋菌春蒲非可比物之隱顯固有數流落君家得所止士雖好尚具眼少博雅如卿古君子補亡呂氏尤取重元氣淋漓開太始君不見達人大觀者今古一昏曉人生極壽百歲止作計千年意何藐我歌君試聽古人誰盡了九原不復作此器君當寶一笑尊前爲傾倒

短歌行山中寒食作是日遊李馬二墳

花枝入簾晴晝長游絲翻空網春光一聲金縷酒滿觴聽

子短歌踏春陽雲澹風清日將午信馬東城歷煙鳴人家野祭須墓頭白白紅紅滿原圃饑鳶欲下影婆娑不待播間徹盤俎陂陵高下麥青青貴賤賢愚同一土況茲百歲忽如寄過眼浮榮誰比數古人感此由重論力取功名照千古東崗畸人說隴西攀附雲龍總風虎鉅株枝散勢莫依瀟索荒丘穴鼯鼠豈期健婦持户門一片豐碑論世譜林宗不作蔡邕死旌紀紛紜爭媚娬銀罌酒暖籍草坐滿引一杯私自語吾家先壠在衛南老柏如林百年許起身耒耜世有澤嗣及先君擬掀舉生平抱負奈數奇賫志下泉良獨苦悲纏風樹逾一紀業在青箱恨難抒伐柯有斧睨不遠負荷至予尤莫取一官羈靮晉州城竚望南天淚如雨

沙堤行

君不見漢家日月四百載比隆三代追唐姚經綸帝業顧
多士規隨始自曹蕭與又不見丙與魏孝宣中興賴宏濟
佀慚燮理化權衡重以文儒緣吏事羽毛千古動雲霄黃
閣清風兩無愧潭潭政府中書堂朝廷思治具畢張歷觀
至元中統間諸公翱翔佐時昌相君繼踵參幕畫快決不
數陳元康況今炎風朔雪混一統軍國庶務何穰穰一朝
鳴佩見獨步恩波鳳沼翻晴光小心清慎富籌策人望翕
爾稱賢良房謀古推帷幄傑匪以杜斷疇能將璣旋衡斡
日萬計夙夜客勿心靡遑愛君南選儘公允要使四海桃
李俱芬芳我常叩君見餘蘊遷進久已歸鞶囊柳陰大道
沙堤長迤邐遠竝宮圍傍錯金輕軟襯珂馬火城前導光
煌煌行人走避歎禮絕焜耀爀奕何非常相君報國有能

事澤民三代君虞唐火城沙堤誠足當況茲三陽排凝出
九地君子道長羣陰亡惜哉時乎不易得爲君一言陳斐
狂蕭曹開濟固云重丙魏論思詎可忘

羽林萬騎歌并引

至元丙子歲立春后三日醉入奉御宅明日酒惡隱几
坐殆不能爲懷遂取通鑑閱唐明皇帝清宮事蹟作古
樂府一章號曰羽林萬騎歌書示表弟韓從益且浮大
白數四覺酒氣拂拂從指間出去矣其辭曰

韋娘雞晨遵篡武牡雞啄李求太女履霜得冰忽深戒禍
始房陵帝私語神龍殿前虹貫日王氣龍池濯煙縷羽林
萬騎驍且雄守捉內外生陰風韉裁文豹虎衣柄扼腕久
弗諸韋容潞州別駕眼横電虬髯英姿眞太宗暗中結納

許清禁繼以幽求玄禮仙鳬忠玄武門前聽二鼓散亂天星隕如雨平明一掃妖氛空相王已是玄眞主東城瑞靄朝日鮮五王甲第臨天淵三郎歸來龍在沼晴波翠灔終南煙開元降平此張本煙火萬里春熙然訛圖勇斷蛾眉劒翻作環兒竝轡鞭畫家有玉環並轡圖

謁蘇墳在汝州陜縣鈞臺鄉娥眉山前

神嵩崩騰萬馬東汝流西來橫玉虹山川秀潤不少悴知有娥眉老仙宅其中先生立朝有大節南游天使完其忠胷中英氣蟠不盡餘蘊散作文章宗天章昭回爛雲漢下探萬古英靈空前年西堂覯先生之眞像今年此山拜先生之堂封嗟予何者有此幸青藜得照龍淵宮汝陽樓上重回首安得追逐逸駕攀高風滌濯固陋開顓蒙公雖僵

臥其猶龍

虎牢關行至元三年夏六月予與總管陳慶甫考試洛陽東還汴京道出其下

鞏原北望河洛郊嵩邙東走脊尾高憶初洪水勢方割湯湯北匯深淵壕千年水去兩崖出天險東阨開成皋中原失鹿在所逐河山戰氣秋蕭騷當年劉項儘勍敵阮生猶爲歎非豪賓王掎角更可笑如娥赴燎其能逃秋煙古戍深黄蒿狐狸夜上關頭嗥空餘千古荒城路輸與行人說爾曹

商鼎歌并序

燕士張君父季讀書不求官治生不務富稍有嬴餘即購求古器書畫爲事故其家藏三代已來鼎彝敦卣及前賢法書名畫甚富素負藻識遇夫奇妙不惜資貨期

於必得既得之傳觀借玩初不吝惜暇則明牕棐几展布陳列洒沾沾而喜曰古人不作古意尚在三代之英精諸賢之純粹今吾何修一朝盡得而有之其稽古尚友之誠靜觀適懷之樂於斯時也中心充實意得所寓回視晉楚之富趙孟之貴不啻如雲煙之過目遇佳客踵門焚香煑茗盡發秘藏爲序說家數評論其優劣雍容文雅有都城故家風味於足稱也仙露寺僧寶藏商鼎有年不惜百金易而得之愛玩不足復求館閣諸名勝詩詠喜爲序其平生澹癖仍以古調歌之其辭曰

維商賢君六七作禮重烝嘗制於鑠只緣近古俗忠厚象形作器窮精鑿敦彝鍾鼎賜臣工重比謚贈縻天爵當時文獻不足徵故家餘俗歸寥索蒼銅不逐太社亡千古流

傳誇灝噩供佛牀頭夜蹙深物歸所好得眞托張君稽古
負精識入手摩挲三歎息兩耳高撐足拱三六乳附觚何
的歷饕餮繞腹雜雷紋紫翠英英悵猶溼細觀款識商父
丁崑玉南金非所惜平生澹癖心不足此日大嚼情暢適
模形遠紹考古圖發揮假手詞人筆君不見當年芊叟負
謁湯高宗肜祭雉雊禹黄金塗耳玉鉉光此事傳聞巳陳
迹一朝悦隨三亳間神明之器今目擊或裊沈煙讀誥盤
或挹殽豁煑巖石尚友直探三代英平生閲古心方畢

憫雨行

至元十七年夏四月廿四日自束鹿縣入深澤午憩西
河鄉録父老語車中足成此詩時所在祈雨

旱蟲食桑桑葉無穀不出壠麥欲枯人間四月號清潤物

色慘悴幾焚如車前田畯向予説半歲無雨曾霑濡春蠶滿箔弃欲盡鋤戶趑趄多空廬社翁致禱略不神盻盻一雨何時蘇嘗聞古人遇災懼牲幣徧走山川雩外修政務內自責念及女謁并包苴昨朝冠蓋稱勸使田務督責須勤劬農非耕稼何所專勸至無勸將何趨一和繆盭良有謂蝪蜥滿盎眞無辜我初聞言顏已厚食不下咽心爲瘉憑軾歸時長嘆息欲對畸人意先屈因思漢相問行特變和恐是三公職近年氣運例險食忍待須臾莫倉猝驅車疾去指前途落日蒼茫下喬木

宣和寶墨歌 贈顏提點仲復

宣和殿深春晝長老徽宸翰昭回光墨卿入奏少許可追逐五李參三張猶卑古法出新意萬笏細擣和龍香宮鴉

借色翻朝日三十六宮香霧溼鳳飛龍舞九天來雙影盤盤落玄壁流傳人間今幾春顏公得之知所珍有時一勺試曹溪翠研滙霽看玄雲錦囊舉世爲寶玩阿知尤物反玩人以兹過客目有屬重似連璧輕埃塵麗眘書客秋澗子老不道進技乃伸右軍筆端有陣法需此甲盾方通神作謌一笑師應聞

聚星鳳池硯歌

宋賓客弘道出端研示予背有七眼題曰星聚鳳池其狀皆作人目平堅蓋未嘗見也先生喜翰墨又目疾新愈即得此硯豈尤物有歸將爲文字之祥耶將洞發神光增雙明於桑榆之境耶喜爲作詩以歌之其詞曰

硯之同功甲與鋋試之敵場惟利堅其或返是奚用焉嗚

呼此硯從何傳墨華猶帶紅雲鮮景星會弁舌有泉鳳池春漲光流淵松風瑟瑟聽磨研君看淚眼眞茫然斷手愛惜猶珠蠙江山秀發駭一世乃令碧眼開癯仙先生神光還舊觀皎如明月澄秋煙潛心雖澹闢有兆不爾此物胡爲前硯囦喚起襄陽米走虺驚蛇見醉顚

讀五代史記作古樂府五首

楊柳枝辭

唐昭宗天復三年梁王温辭歸鎭留宴壽春殿又餞於延喜樓上臨軒泣別因賜楊柳枝辭今亡乃爲補作

楊柳枝風吹何嫋嫋暖煙如織綠絲柔延喜樓前春色好臨軒奏曲送行頻梁王重有回天勳一忠之外何復云安得高祖太宗之業如柳新

檀來歌

汎樓船下淮浦百萬貔貅歌且舞不殺降不掠虜吾君弔伐眞湯武爾檀來不欺汝皡皡王風樂吾土

椒蘭怨

昭皇廹東遷望絶忠臣援堂堂鴈門兵秪足速禍變帝酣長星杯醉魄迷椒殿神龍失水机上肉惡梟啄門夜漏半龍輿赤霧天爲紅一竄三百皆皇宗唐家大業至此盡自古亡國未有若此之哀恫梁王歸罪將誰紿奴輩雖誅天有在金祥殿空殺氣高賤珪白刃專相待

氾水行

五季權在兵逆順係財賄同光當宁能幾朝牝雞司晨頒内外添都買宴物山積盡入掖庭充内費君王政荒優宦

狎將相無辜恣誅殺蜀資百萬賊所徼縱有其能供近渴一夫夜呼汜水東絳霄樓頭兵反攻雍陵竟隋所好死英武杳逐仙音空先皇有識如相問三矢雖還未克終

劉山人歌

劉山人黄鬚糢糊衣袖褸著囊藥籠手自攜親詣宮門來省女將軍物色不少差其奈后方爭寵嫵被驅吾父已兵死何物田翁來辱汚椒房恩遇望遂空破帽東歸心痛楚長吁行念樂天歌不重生男重生女此事到吾爲妄語嗚呼五季皆天民人倫濁亂疎反親當時乖盭同一氣天理何有劉山人劉山人莫悲泣伎方終老固賤貧却免誅夷爲外戚

過宋義墓

予往年東走魏過楚上將軍宋義墓欲作詩爲弔而未暇今日與諸生講讀至義之本末前後諸儒略不見論說因賦此篇以發前賢之所未發者

秦兵西來勢莫當羣雄假義尊懷王我雖三户秦可滅彼蝨可搏微者或莫傷將軍乘勢思一掃當時籌策誠難量項家父子本強暴以謀制勝非渠長義維去暴失之易一死竟隋貪如狼重瞳子何猖狂只知帳中奇兵化青血不悟鉅鹿之戰開天亡風雲慘澹蛇作龍安得即遇隆準翁使我目亂狐裘背高陽酒徒號狂客醉中兩眼何其瞳攀鱗掉舌纔數語兩女輟洗來趨風英雄有時利不利俛首何限甘長終楚王店頭土一丘至今草棘荒煙愁我來弔古還一嘅西風黃鳥聲啾啾

秋澗著書圖歌贈畫工張仁卿

張生寫出秋澗圖先生胡爲此游居知余讀書樂幽寂況復野麋之性宜與水石俱西風蕭條秋氣餘浮雲身世將何如江蘺託詠太哀怨老松臥壑甘扶疎逢時不作棟樑用且須著論希潛夫盤盤澗曲深幾許長吞遠汎知攸徂百川橫障使東往細大不擇差潢污考槃有歌誰與伍山鳥山花吾友于張畫師王宰徒雲煙落紙何舒徐吾今屏居日已久爲我作此眞良謨平生未常學學焉於此初古人尚友無老壯要欲靜泊志可明而遠可逾駸駸晚景幾桑榆不知此去澹泊得似畫中無目明神王骨相臞一丘一壑著幼輿畢此一事爲成書此外何有於余乎此外何有於余乎 時集錄古今相業爲調元事鑑

圯上行 邳州道中作十一月初四午刻書於宿遷

楚兵東來殺爲嬉烈火西捲如飈馳爲藂驅爵恐過慘天賜漢以興王師憶初椎秦天下震盛氣不折將徒爲泥中進履屈亦至不爾安制重瞳兒往年親祀濟北石此日還賦圯橋詩神龍變化不復見仿像鬼物來陰機素書三卷不必怪要本老氏持其雌

飛廉館瓦研歌 癸巳六月六日病中作贈王冲霄

洛邑西遷漢靈泣一炬南宮三月赤飛廉鍛翮化青鳧老瓦淪胥何所得太陰凝魄祕興亡土花千年不敢蝕劉郎杳杳秋風客神鳥冥飛憶初格豹章爵首尾蟠蛇建章千門風洌洌磨礱頭角入孤園收斂松聲聽蕭瑟墨花供筆發幽光長日玉堂生五色張華博物見初心笑泚玄泓爲

渠說昭陵柏城初覩汝十五年來莫渠別護軍紀漢明有書應劬箋形更精潔道初在邇求轉遐半世看書眼空纈冲霄持贈有深意澹僻憐予如任俠一朝入手與神會過户不知吾屐折嗚呼三代不復見兩漢規模儘堪說寶藏宜與瓦礫殊隄備有人來揭篋昭陵柏城宋仁宗陵也在河南鞏縣西南

七言律詩

登凌雲閣

布衣塵滿戴儒冠風袂來登上將壇棟藻雲飛朱栱溼檐牙霜重玉梯寒風煙遠勝籌邊逈氣勢雄吞汴水乾經略江淮有成算不須重展地圖看

登資聖閣

傑閣當年瑞靄氤亂餘金碧半塵昏豈知象教移中土猶

揭雄名護國門法界冷沈梁苑月寶香難返汝陽魂傷心五嶺騰煙語舉世從風莫與論

過朝歌

山勢西來擁廢宮荒煙回首接南鄘緬懷藝祖初經野忍見狂童到覆宗野水作聲知客恨幽花含露爲誰容千年快意商郊戰流謗爭教有二兇

銅臺懷古

都邑盤盤據四衝登臨形勢覺天雄歌樓暖響春風細綺陌香銷寶氣空笑著孱王承宋弊至今姦孽擅唐終憑高誰識神州恨付與衡漳日夜東

聞詔

灤水嵩呼萬歲觴綸章飛下紫泥香九天空有風雲夢萬

國爭依日月光草木變衰元氣活乾坤開霽老陰藏兩都耆舊欣相告四十年來未省嘗

上王翰林

白衣如鵠禁闈春九萬曾摶北海鵬獨翼龍顏潛代邸親承雲錦織天孫兩朝耆德尊元老千古雄文説赦恩寂寞黃金臺下客詠歸心久在龍門

祗謁昭烈皇帝廟

一劍功成百戰場三年章武事堪傷力扶漢祚圖燃燼規取劉璋出侮亡若論託孤徒啟篡試評含泣到分香秋風一掬宗臣血五丈原頭落日蒼

燕城書事二首

都會盤盤控北垂當年宮闕五雲飛崢嶸寶氣沈箕尾慘

瀋陰風貯朔威審勢有人觀督亢封章無地論王畿荒寒照破龍山月依舊中原半落暉

朔風千里捲孤蓬斗酒難澆魂磊胸清濁滄浪知自取蒙茸狐服竟誰從燕臺坐老黃金客甲第爭高白玉鍾撥土便成千尺榦露恩初不負嵩松

望西陵

漳川北岸望西陵馳道東連講武城將略有餘開戰伐墓碑無謂自題評一棺何在彌天力九錫徒誇盜漢名千古遺墟冷煙底定軍山樹拂雲平

牧野道中

野人川浴振裳衣況接恩波沐鳳池莫訝出門何刺刺須知去國自遲遲河橋飲餞無千騎文物聲名又一時有淚

不揮離別際西風空送鴈行悲

上史丞相

百揆端歸一相尊中臺潛隱北溟鯤人間桃李爭時晝天上風雲擁戟門鶩蹇遇知思一顧家山回首惜空奔幸蒙翦拂長鳴去會有文章報至恩

直中書省

紫禁彤庭尺五天沈沈碧綺鎖秋煙鳳池波暖鏘鳴佩翰苑才疎愧昔賢人世好懷能幾度風塵長路巳三年綠陰好在西園樹辜負移牀聽晚蟬

白樓晚眺

條山東峙畫幈開樓外長河一線來簷瓦醮波鴛夢渚鏡鸞空影月臨臺千年事往情如昨滿目春傷恨未裁更著

野花留寶靨女墻隨意點晴苔

洛陽懷古

重城繚繞枕邙腰二水交纏會洛橋勢即土中多漢制錦園林苑訝隋妖山川開闔悲今昔陵谷更遷笑市朝萬古消沈竟何有總成閒話付漁樵

游玉泉山

山腰一徑轉雲蘿照眼平湖漲碧波形勝左蟠遼海遠風煙還覺玉泉多自憐俗駕來逋客急遣清樽發浩歌笑拂巖花醉歸去山林鍾鼎兩蹉跎

歸潛洞

眼冷朱門鶴蓋陰自開幽洞事幽尋飄蕭書劍三秦客盤礴風雲萬里心竹澗度凉便夏永藥囱留暖愛冬深何時

爲濯長纓土丹竈茶煙共一林

至元七年庚午奉陪憲臺諸公闕下賀正口號

盤盤帳殿敞彤庭天仗宵嚴擁萬靈玉筍東班分列辟龍墀首拜認前星煙蟠鼇柱雲吟袖樂泛仙音近御屏歲歲大酺恩例溥自慙虛薄仰皇扃

司馬才卿暇日登昊天寺寶嚴塔有懷

高標直上跨蒼穹物外方知象教雄九陌市聲同曉色兩都喬木動秋風遥憐漢馬屯湘渚安得長書附去鴻寂歷村墟野煙外誰家簾幙夕陽紅

題張府君墳丘子儒字行甫曾任判官孫二人

龍公祠下府君墳岡勢西來虎豹蹲翠琰盛傳千字誄青衫還有讀書孫喬林氣鬱丘山重一水春涵德澤溫白首

故侯長健在緊須著力大于門

別高屯田晦之

十年冠蓋幾相逢邂逅燕城燕喜同清賞已歌梨雪白歸期休負牡丹紅千屯曉月鞭聲底一片田旌夕照中自笑欲歸歸未得草堂無地著盧鴻

佛狸祠 在瓜洲城

江山照眼舒清眺千古興亡隋眼前瓜步市長連野戍佛狸祠古慘荒煙柁樓看取平吳日父老空傳飲馬年此日不須開濁浪好風都屬往來船

送舍弟南歸穰下 壬辰十月廿日彰德相別

相思渭北常年事遠送漳南恨別心沙暖暫聯鴻鴈序霜寒淒斷鶺鴒音兩鄉健在都能幾千里含情老更深慰託

此懷知懇切不教消息到浮沈

賦王詹丞宣賜玉杖（王諱慶端字正甫莆城人）

青宮宿衛舊將軍家世今誰萬石君千騎寵光承眷顧一枝方杖表忠勤靜臨春桂堂階月暖帶紅鸞扇影雲若把璠璵比良德健於羅結更温文（一作前日倚毗今有効雲臺從此策高勳）

癸巳清明後三日偕盆津李士觀登太史臺

客中何處散幽懷放眼高明恐易裁兼覺形神未全老試憑筋力共登臺山河繚繞陪京壯樓觀參差落照開叟杖不知雙髀困銅駝巷陌晚歸來

德壽殿玉方池研（理宗所御德壽殿爲太上皇後所居殿緝熙講經殿也硯即碧絲歙）

玉斲坤形靈四溟丹書猶認壽宮名紛紛落墨騰蛟霧淅淅秋風拉瑟聲神物不知崑火烈碧絲今對玉堂卿眼中

多少興亡事白髮孤臣寂愴情當時同僚承旨留中齋學士劉東崖侍讀趙虞皆宋人也

爲周紫巖賦冬日牡丹蘇州人右職山丹新簽兩浙行省事小齋索賦

翦翦江風十月霜寒梅時序見花王一枝重薦金盤瑞滿幄濃薰麝粉香協氣暗扶忠節壯名葩來伴紫巖芳故園從此恩光爛卷裏題詩半玉堂

聞友人買犀帶

聞君饒價買犀躔侶爲精神見老年論品要勝華衮異垂腰猶欠玉魚懸通天即是裴公賜素髮其如白傅顛留取百錢休妄費安排開歲買貂蟬

寄何參政

郎山山下讀書堂萬卷芸香綴夜光贊善昔推東道主賢參高臥北牕涼林烏返哺犍爲守易水悲風劒客鄉擊筑

會傾高麥酒滿壇秋草酹昭王

贈西雲上人 系海南高弟

吏用公才不易逢茶煙都颺落花風登壇懸斷羣機息面壁傳心萬法通慧眼正來珠媚浦浮雲飛盡月當空虎溪公案元瀟灑會約松軒一笑同

送安參政南還汴梁

參政安公與僕定交於中統初元契濶者廿寒暑大德戊戌春邂逅於京師樽酒談話追憶疇昔念故舊之彫零感歲月之易邁情不能已者謹以唐律爲贈旣光回旆且寓愚意之所託云

黑頭蚤插侍中貂當日雲霄一羽毛忠翊殿庭稱謹密量吞湖海見雄豪風雲夢繞調元鼎珌奉光含切玉刀此去

斯文應有記豐碑還擬泰山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三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四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以柔則服將何為而不成何求而不獲古之善為國者君不必富富藏於民故用雖多而取不竭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且財非天來皆自民出竭澤焚林其孰禦之但力屈財殫非所以養民而强國也昔亡金世宗諸王有以不給而請告者世宗曰汝輩何騃殊不知府庫之財乃百姓之財耳我但總而主之安敢妄費迄今稱說以為君人至言可不鑒哉

四曰重名爵以攬威權古人稱官爵謂之天秩王者代天爵人鼓舞一世使天下之人奔走為吾用者此也惟爵與祿不輕以付人曰賢曰材迺能得之蓋以為礪世磨鈍之具若得之輕則視之輕視之輕則人不重人不重將見君子遠小人至此必然理也惟其磨礪警馭之權

平素即
非其人不
惜之昔有
權
五曰議廉司以
惰不振之氣若
度時宜本人情齊
事舉令州郡之
紛紛籍籍聚散於

月養資考而已欲望承流宣化趨事赴功卓有惟新之政亦已難矣嘗觀漢唐之馭吏也能者增秩賜金公卿鈌則補之以表其賢否者放田里而不事事唐則召七品以上官集於闕庭親與訪問究得失而進退之然二者不過爵祿爲勸爵祿極則意滿足意滿足則怠心生亦有無如何者故持斧直指採訪黜陟等使歲相望於道而本朝之擧高出前代比者廉司之設初氣甚張中外之官悚然有改過自新之念大姦巨猾致畏懾而不自安庸人懦夫將卓爾而有所立行無幾何法禁稍寬使監視者勁挺之氣不息而自斂聽從者姦弊之萌潛滋而復肆恐徒易其名而不能革州縣之故習夫刑罰崇寬固是國家美政然分別善惡以示勸懲豈得專務

寬恤昔亡金大定間尚書省奏順州軍判崔伯時受贓不枉法准制當削官停職世宗曰受財不至枉法以習知法律故也所爲奸狡習與性成後復任用豈能自悛雖所犯止於追官非奉特旨無復録用以致犯禁者鮮此先事之明驗也今風俗澆薄遇有所犯苟免無恥臣愚爲法宜稍重以權一時其要在人法並任精擇官僚優加吏禄憲綱既立公道大行官有作新之氣吏無餬口之虞我之氣既伸彼安得不振我之政既肅彼安敢或私所謂上行下效源清流長將見風采百倍有登攬澄清之望矣

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方今親民與參佐官莫縣令經歷爲重縣令迺百姓師帥師帥賢則德澤宣參署爲一路

紀綱紀綱振則政務舉今例出常流安取殊績臣愚以爲若行品官保舉法庶得其人其法品量舉主與所保者資歷相應旣皆兩可復精加磨勘無謬妄私意然後許令入狀相小大之才授繁簡之任限以歲月如唐制釐務出二百日者是也課其殿最升黜舉主得人者受知賢之賞不職者坐不當之罰舉官自然盡心受保者常恐相累如此庶立功而寡過矣其南選尤宜施用此法何則江南比至平定諒爲不易凡所隷附秋毫無犯可謂仁義之師只以前省調官賄而海放行省注擬尤爲濫雜侵漁掊克慘於兵凶至盜賊竊發指此爲名仰賴天恩幸其無事今宜委官分揀以行此法其儔華人員不至罷黜者降之邊遠邊遠見職委有聲迹者使之内遷亦激勸一法茲

蓋自漢唐五代迄於亡金皆遵而行之當時號稱得人然必須內設審官考功等職專掌其事

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方今名儒碩德既老且盡後生晚進既無進望例多不學州府鄉縣雖立教官講書會課秪皆虛名略無實効以致非常之材未聞一士州郡政治苦無可稱思得大儒碩德難矣臣愚以謂不若開設選舉取驗之速也夫進士選歷代號取士正科將相之材皆從此出前代講之熟矣理有不可廢者若限以歲月而考試之將見士爭力學人材輩出可計日而待也論者必曰今以貢多闕少見行壅滯若復此舉是愈壅而滯之也臣謂不然蓋科舉之設本以覈實學而取多士清仕途而息雜流庶得將相全材為國論治道備大

用也豈不愈於學校徒設汗漫而無所成乎

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前代取吏之法條目甚嚴如宰相子辟舉令取充省雜終場舉人試補臺掾品官子孫吏員班秖閤門等人出身者試補六部令史夫令者明法令曰令史者通經史曰史令府州司縣應用一切胥吏多自帖書中來官無取材勢須及此所習既凡聞見或寡欲望明刑政識大體務清弊革難矣臣愚以謂爲今之計莫若將合歲貢吏人以吏員法試之中選者仍許上貢補充隨朝身役外州府郡見役者從廉司以校法試驗庶幾激之積漸肯學其月請俸給亦合定奪能使得餬其口然後可責以廉何則今廉司專抑吏權察非違少有貪鄙不計養廉即按而治之是縱之竊而責以

何盜之爲豈理也哉

九曰恤軍民以固邦本近命新省整治以來一切事務盡從簡靜可謂不嚴而治不肅而成者也中外熙熙翕然有拭目太平之望茲蓋皇帝陛下屏去姦慝保合太和嘉靖邦本專任責成之効也然猶有當軫慮者夫爲治之道政貴均一不少偏重否則必更而張之使至公均被國家且自攻圍襄陽以來簽取軍役蓋四舉矣將著中物力等户盡充軍站中間抛下上户其能有幾皆貧難下户而軍興百色所須皆仰供辦江南甫下遭值前省和顧和易急徵暴歛侵漁不法又將軍站閃下差稅不問多寡止除四兩餘者分洒見户其逃亡差稅又行每歲陪納數年之間編氓已是靠損其小户困苦不較

可知臣以時屬方殷其代輸差稅宜令蠲免涵養存恤小康若一旦別有征求易爲責辦其軍站戶富者至有田畝連阡陌家資累巨萬丁對列什伍貧者日求生活有儲無甌石田無置錐者今也不辨難易一體應役又至元十一年簽充到軍役者多是近下戶計當時起遣已是生受臣愚謂俱合分揀定奪庶不致困乏逃竄有悞臨時調遣不均之弊莫此爲重

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常平倉設自至元八年隨路收貯斛粟約八十餘萬今倉廩具存起運久空甚非朝廷救荒恤民本意夫常平之法歲豐增價以糴之則農重穀而敦本歲荒則減價以糶之故民倚安而無菜色如往年定時估以平物價竟不克行殊不若常平之有粟也

蓋低昂權在有司兼併利無專擅故也若復實常平倘遇凶歉出糶三二千石穀價自平楮弊亦復加重且勉賑濟破用軍國正儲實爲古今良法

十一曰廣屯田以息遠餉臣聞邊儲遠餉自古未有良法如飛輓負載賣爵贖罪引種和糴未免弊困多不能行俱未若留兵屯田爲古今之長策也臣試以唐振武事言之憲宗元和七年李絳言天德振武（今豐州等處）左右良田約四千八百頃收粟四十萬斛歲省度支錢二十餘萬緡茲非明驗歟今振武豐州界河兩傍除營帳百姓耕占外其餘荒閑尚多若大治屯田自非水旱田功稍集國儲必有所濟唐陸贄所謂緣邊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又近歲山後流移戶多將見拋地土時暫借令營屯

亦是一法富弼曾言此事及撿括冒占仍招募願戶者聽外邊屯已置營屯去處亦宜差強果爲國盡心有爲能臣重與撿勘其間一切可行未舉已行不盡者極人爲而盡地力仍將迤南一切置屯見閑戶數併徙邊防以捄一時此急於治外之意也

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臣嘗聞老子以恬淡爲宗孔宣父戒及其在得二聖人垂教以天理當然爲言非徒設也欽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臨御天下三十餘年昭丕天之功接千歲之統三五已來未有若斯之盛其於太祖聖武皇帝垂創之業可謂大集厥成然有其有者安務廣德者強富今之勢譬猶畜牧大家川量谷計數已殷富正在牧圉擇人勿豢得所而已如此則牛羊茁壯

日蕃而無耗不然罔恤見有又務多得將見復求者未獲則已有瘠而耗之可不惜哉伏願陛下息遠略撫已有以恬淡爲心以在得爲戒頤養聖壽配天無極此宗廟神靈四海臣民之願也臣又嘗觀天地之氣四時行萬物生皆自然而然又其升降止三萬里之中其範圍不出三十萬里之内餘則混淪旁礴雖聖人有置而不論者伏惟陛下憲天體道財成輔相功已不能殫紀尚何言而何慮哉

十三曰感和氣以消水旱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且以强勝爲戒我國家以神武戡定海宇日月所出没霜露所霑墜莫不臣而主之然地廣物衆不無孽芽其間故三十年之久十有餘舉如征大理雲南渡

鄂渚平內難討賊擅取江南破襄漢駕洋海下占城定
高麗問罪交州掃清遼甸皆除暴固存彼動此應不得
已而用之之舉也然士卒愁苦死傷暴露邊郡困乏中
外憂勞之氣不得不傷陰陽之和而致水旱之報是以
聖人重之畏之故老子曰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師之所
處荊棘生焉故比年以來水旱無時霜災屢作山崩地
震變出非常姦臣柄用盜賊竊發百姓嗸嗸日趍於困
臣常讀中元已來國書詔條未嘗不以生靈爲念弃捐
細故講信修睦以用兵爲重此堯舜好生之德禹湯克
寬不自滿假之仁也願陛下躬體玄默頤養聖壽與天
無極以初元之心爲心以恬澹之慮爲慮爲民祈天請
命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使黎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

鬼神諒其不得已之意庶幾天回哀眷易乖戾而爲和平變荒歉而爲豐稔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咸躋仁壽之域天下幸甚

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自昔風俗美好由禮義所生今也禮義既衰故日趨於薄一法出則衆姦作一令下則百詐起何則民所欲而生者歲不加益我過爲之求者日有所增所謂救生而不贍奚暇治禮義哉有司釋此不念每以厚風俗爲務如孝行復役節婦有旌議婚姻立學師表淑慝忠臣義士歲有常秩之類非不家至户曉然終無分寸之効者徒文具虛名而已夫天下之事有本有末知所先後則教立而化行臣愚以爲風化之行莫國家若先以四教爲本曰仁以養之義以取之禮

以安之信以行之何爲仁父愛子育懷生樂業溫飫以養其心何爲義輕徭薄賦取斂合宜寬裕以暢其氣何爲禮上下有分毋妄侵辱誅責以當其功罪何爲信發號施令一出不易忱誠以明其約束是也而前政者謂桑葛也曾不務此專以威虐肆心督責爲令取辦一時流毒四海不知陵遲偏詖有不可救藥至於今爲厲者如逋負差徭有已蠲未蠲者貧難軍人有已間未間者民出祇應不蒙撥降反復償其不應民辦和買雖蒙官還曾何轂其元價杖刑重責不上大夫崇卑之品曾不少間悉被戮辱夫如是將何以責民心之近厚風俗之淳粹者哉惟其四者本立而天下悚然有忠厚廉恥之心而後敎之以禮讓謹之以庠序觀之以鄉飲敎之以冠婚喪

祭民將目擊而心諭安行而有得二三大臣匡直輔翼於上時從而振德之孰有子遺其親臣後其君者哉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不曰風恬俗美將安歸乎臣惲草茅一介遭遇明時違遠闕廷八年於兹雖越在草野乃心未嘗一日不在王室今復蒙被寵召拔起於泥塗之中犬馬之力思欲報効而愧其孱弱不材然愚衷內激情有不能已者干犯天威罪在萬死伏惟少寬鈇鉞示有可取使四方大賢大德之士聞之曰如臣者且蒙採擇將訑訑而來皆爲陛下用矣臣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臣惲昧死再拜謹言

貢舉議

貢舉人材肇自唐虞而法備於周漢興乃用孝廉秀才等

科策以經術時務以州郡大小限其歲貢之數以賞罰責長吏極其人材之精猶古貢士法也歷魏至於後周中間因時更革固爲不一要之不出漢制之舊迨隋始設進士科目試以程文時勢好尚有不得不然者至唐有明經進士等科既明一經復試程文對策中者雖鮮號稱得人至有龍虎將相之目其明經立法膚淺易於取中當時亦不甚重又別設制科以待天下非常之士故前宋易明經爲經義其賦義法度嚴備考較公當至亡金極矣後世有不可廢者然論程文者謂學出剽竊不根經史又士子投牒自售行誼蔑聞廉恥道喪甚非三代貢士之法伏遇聖天子臨御之初方繼體守文以設科取士爲切若止用先皇帝已定格法與時適宜可舉而行如邁隆前代創爲新制

可不詳思揣其本末酌古今而論之惟古貢士率從學而出後世不詢經行徒採虛譽因循薦舉狃爲私恩不顧公道此最不可者也莫若取唐楊綰宋朱熹等議參而用之可行於今綰之法曰令州郡察其孝友信義而通經學者州府試通所習經業貢於禮部問經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道皆通爲上第其經義通八策通二爲中第其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熹之議曰分諸經史如易詩書周禮二戴禮經春秋三傳各爲一科將大學中庸論孟分爲四科並附已上大經逐年通試及廷試對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得失愚謂爲今之計宜先選教官定以明經史爲所習科目以州郡大小限其生徒揀俊秀無玷污者充員數以生徒員數限歲貢人數期以歲月使盡修習之道

然後州郡官察行考學極其精當貢於禮部經試經義作一場史試議論作一場（題目止於三史內出）廷試策兼用經史斷以已意以明時務如是則士無不通之經不習之史進退用舍一出於學既復古道且革累世虛文妄舉之弊必取實學適用之效豈不偉哉外據詩賦立科既久習之者衆亦不宜驟停經史實學既盛彼自絀矣翰林學士王惲謹議

記序

殷太師廟重建外門記

廟有外門舊矣金泰和四年節度使孟公鑄易而新之近代以來廢撤不復者蓋三紀焉維皇朝至元元年郡侯渤海王復命汲縣令葛祐作新太師之祠奉明詔而緝廢典也越明年春二月神宇甫完移治令下逮夏五月郡人韓

澍來令茲邑奠謁祠下顧瞻臺門未克完具殆無以稱新
宮而揭虔敬明年秋七月迺經始焉順歲成而樂民用也
九月初吉告成厥功輪奐爽塏神遊敞然風馬雲車肅焉
來臨左林右泉奕奕動色既而主縣簿高顯洎其屬願以
事文諸廟石遂再拜請書於惲惲曰太師之墓在衛境聖
蹟也按祭秩常祀也自殷迄今二千有餘歲矣神之所以
凜然如生血食不絕者豈非忠義之氣粹而爲喬嶽融而
爲列星窮天地亘萬古作大賢爲民極故也孔子稱殷有
三仁焉蓋至誠惻怛之心其揆一也太師之進諫不去箕
子之法授聖也太師之殺身成仁微子之志存宗也前代
以二賢配饗廟庭亦見夫顯異尊崇之禮宜矣然一門之
役不可不謂全功重嘉令之爲縣民安政簡而復致敬恭

於明神繼成前功可謂能也已故詳書本末以俟來哲至元丁卯秋九月重九日謹記

孔履記

孔子歿千有八百餘歲小子惲獲拜履綦於先進趙公學舍吁可敬也履制極古長尺有二寸其圈以絲藉則以臬爲之紋作古方花角結駢羅紕縚如畫不可端倪厥首几几似圓而方狀若物鉤勢欲上達循口有衣如罶可相掩覆傍綴繩鉤長約數寸殆用拘縛以斂口哆環脣之周中貫繶紃疊踵之后辮結方舒犢鼻穿徹色蒼艾無光臬之纖瓩者逮弊絲之堅凝者不變也於是拂拭睇眎起敬起愛悅如升君子之堂仰高風攀逸駕而聆足音之跫然也若夫履者禮也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況吾夫子踐履之物

哉吾儕小人可不敬而視之且夫子相魯七日誅卯也於兩觀之下如由賜之徒尚愕然而驚況魯人乎然視其所履其詳可得而考也夾谷之會齊以萊兵刼公孔子履階而上不盡一等是履也凝然山立兵却魯張其無嚴諸侯之勇可得而見也然後退而閑居從容中道與三千之徒翺翔於洙泗之間接武於杏壇之上其素履之往坦坦幽人之貞可得而觀也俾後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順而履之者昌捨而違之者亡宜乎吾夫子萬世之下凝旒被衮履帝位而不疚其道光明者焉嗚呼當崇奉者聖人之功也當踐履者聖人之跡也苟知其功而不踐其跡與嗜古物爲耳目之玩者等矣是誠不可不知其所當履也中統三年夏五月同宣撫徐世隆都司劉郁幽陵張著觀汲郡

王惲拜手稽首而爲之記

新井記 有銘

水之滋人至矣予城居三十年口衆而無井亦一苦也蓋飲食酒茗之用日不暇數十斛率以僕奴遠汲取足誠可憫也中統四年夏六月朔召井工鑿井於舍南隙地告成於是月上旬之戊午凡用錢布四千五百役傭三十六甃甓三千二百其深四尋有二尺既汲果食冽而多泉味之莫餘井若也且夫汲之爲郡一咽會也吾聞生聚繁夥之地水率鹹苦井而得美泉者百不一二數何則腐濊滲漉之餘故也予生也多疾鹹苦之味尤所禁忌今新泉若是而甘且冽天其或者湔浣我心肺滌濯我五臟沛然助往來生生之資而供無窮之用也是宜銘銘曰

四年季夏日戊午鑿井得泉甘勝乳古云飲之疾可愈朝來汲引已堪覩金沙離離流百股一泓寒碧蒼煙吐黑知灣澴瀠水府劇郡之水率斥鹵此泉扶衰殆天與我嬰重瀠繘修組尚飲來者無窮數

遊王官谷記

山之與水相胥而後勝山非水則石悴而雲枯水非山則勢夷而氣泊二者雖具得其人而後名中條山王官谷其萃美之尤者也山鬭首河曲連亘北鶩為雷首為棲巖為萬固運肘而東為五老又東而得王官谷谷漢故壘名有唐司空表聖之別業至今遺搆休休亭在焉至元甲戌夏六月予以撿括牧田會虞已而奔命旬暇取道於虞王官諸峰指顧東邁後八日因恙小休暑雨向霽遐想風煙晴

逸雲上遂幡然來游始自固氏西南行約四五里抵山門歷磴平坦無顛頓推挽之勞不百許步已入山堂隩中矣其窈而曲深而容垂蘿灌木磐石美蔭草香而土肥環磔疊嶂碧壺瑤甕濃淡覆露内曠而外掩無擁遏薄慍之氣蓋谷由中高狀作層陛勢相覆壓耐辱而翳其下方者是也東西兩山曰壺門夕陽青壁矗然正色如削中峰曰天柱秀拔特起如鼇鼻嘘空高嵾雲表不與衆峰聯絡真奇觀也峰半有石突然曰落鶴臺又西有石拱立曰僂人左右斷崖水作瀑流下瀉如仙人解佩天紳未收西則泉脈出縮以乾溢爲度東則飛灑噴薄陰壑恒雨砰崖激石下注幽磵是謂貽溪者是也山藉以潤人仰以清物滋以榮也王子於是歛衽薦茗謁司空祠下退觀休亭諸詩既高

公之名節且詑谷之深秀也青鞋竹杖扶掖上征抵天柱峰足望東嵓瀑布磐礴三詔亭上因留宿焉時月出山豁萬籟沉寂涼露洗空失暑所在青嶂瑤光非復塵世其東溪水聲如遠鼓鼘鼘隱動林壑顧謂兒子孺曰此山靈張樂喜其來而作予氣也深夜久聞毛髮森竪山人李珏出司空一鳴集相與披讀於露幌風簷之際顧瞻林影如見須眉乃酌水再酹乞靈於公詠休休之歌思考槃之樂安得黃金買堪乘之鶴追仙遊於寥廓也邪不然掃江山之筆吸撐霆之氣貯濯詩脾以增益其未至庶幾列名於王駕李生之次亦所願也日既旻徘徊久之出山林霏煙翠漠然四合回望谷口無復所見庚伏中旬后三日共溪雲隱記

西山經行記

至元乙亥秋七月被藩府檄偕來伻盧君採文石於晉丙申如襄陵董治厥事館許氏東堂八月庚子次西梁質明致祭黃崖山下遂命工即役借榻普照僧舍凡再宿有以義成石爲言者壬寅馬北首旁山行入臨汾界過侯氏四水等峪踰山尾得王莊峪峪口敞豁夷衍北連白陵砦脚既夕宿龍子祠南晉掌里癸卯下井峪渡麻柵澗自獅子鼻登山越石門是爲姑峪西山諸峪凡一百八處下井王莊實爲之要蓋南達吉鄉北走紫川道也前臨滍岸觀陰定闢闢形峽束若石門然僅通人過想夫秋潦澮汾群壑來注掀騰勃怒萬馬東馳遽阨茲口激而爲飛流銀濤雪浪百丈湍瀉亦壯觀也躡澗西騖歷馬蹄纏山雨奄至且

作且止指望仙臺眺玉女樓望生馬壇頂諸峰煙霏翠濕空濛無際磎磴縈紆盤十有八折抵神居洞下洞腹寬肆窿穹巉巖仰視欲墜後有竅逶邃山之噫氣穴也遂解衣盤礴憩洞閣上尋復開霽山紅澗碧景氣爛熳涼風吹面自遠而至煩襟翛然如夢仙府雖遇四子於汾水之陽不足以喻其樂也因留題壁間且辯其誕少焉游太一洞觀陰鑄玉柱蓋石鍾乳也稍西礪馬鞍嶺上弱羊坂坂長約七八里極峻折艱於登陟馬力不能勝抵暮宿西陶謝氏林屋甲辰由鄭谷入義成分循澗槽西行逕嶮狹草木蒙茂步履錯迕過水磑折而東北上磓嶺視石之所在石陛砌覆壓隱山之半腹玄質白章又有三其色若雲然者尤秀潤奇特降橫崗石溜間得枯枿一株矯如龍騰奇崛可

愛於是按行澗道眎輦運所經西東入深峽亂澗水峽形曲折中藏堂隍其根足沙水奇曲似口似圈似窪呀焉而頤張突焉而角出者不可勝記兩崖峻削嶄嶄壁立高入雲表大石阜如齟齬左右勢犖确殆不能騎造愈深而峽愈奇又東行十餘里碧崖橫截水漻瀉石甕中鏘然如環珮鳴兩山間峻絶不可越矣遂自南脚嶺攀援北上峯回路轉行可六七里至岡東陶山冢乙巳復自羊坂東降取姑射北道過龍堂澗望仙門謁王母洞道人致酒山閣以軟脚仍飲余浮大白者三世傳北山中復有玉蓮古洞下與此穴暗相通連旁有水泉曰漉錢名者事涉誕怪不復紀遂由側嶺白石溜下黎峪抵西叚里午飯郭氏田舍日晏還府吁天壤間山水佳處惟幽人勝士得徜徉其間與

顥氣造物俱游而共樂不圖官守急遽中而獲兹遊雖不能窮幽極勝弄雲煙而狎魚鳥亦非常之舉也歸筆所覩以志且見夫因事機攄煩滯而不爲徒然也

平陽府臨汾縣新廨記

平陽當河汾間爲鉅鎮屬邑五十餘城臨汾劇而最要經界纔百里占籍者幾萬五千户凡丘賦之重徭役之煩十常居其二而風聲氣習勤儉果譎宛然雜唐晉餘俗惟其物浩壤狹且不相能故人嚚於訟必直曲迺已聽約束俟審辨者動塡里閈縣舊署在府右廂康寧坊之南城易代來爲工人氏豪據有司假老屋隙舍寓理曹務一歲間輒三五易處簿書儀具坌集委積棼不可覃奔趣執事者當夏熾冬冽赭汗僵立尤實艱苦前政狃故常盼瓜代日復

一日漫不加省庶幾赫令尹之威具睎瞻之𡿨清承宣風化之源其惟艱哉逮今縣監某洎尹某稔其如是適時和訟理嚮化有漸迺以其故詢諸衆僉曰念茲在茲竊有年矣第率先無自訖于今唈唈也既度其人之樂所遂經辦焉應直得景行里次氏之故第凡成室一十有五楹略不加易其來如歸聽事適中吏舍兩列彤閎前啓衡達里逵於是逵湫溢處高明委蛇安舒各有攸敘中外竦然大易觀仰既而史亢淵曰其興滯易弊之勞趍事樂成之懇公倡私應共濟厥美匪劖書珉石代而縣者烏能究根據而見經始贄禮幣來謁文予以歷官内外固知天下之治在於宰相師帥得人而已佐天子理百官發號施令以遂物宜者宰相也推君治宅民生供事取决會歸有極撫字百

里閭者師帥也是則宰相與師帥勢雖霄壤以本末體要而言實相須成化耳故前代選重其人眘柬於清流冊授於軒陛疏名殿屏蓋繇是也今國家條章具舉百度惟貞巋任責成垂寄殊切作縣者苟非恪勤官守推忠及物何以稱經緯相需之望今一縣之署置固匪政之大者類能若是尚何患仕之不優俗之弗易責罔塞而績用不章於時哉予特喜縣僚屬達於從政有志於民得春秋憫雨之義故以所繫重者告焉士[illegible]者毋忽至元丙子三月日記

蘭亭石刻記

蘇門盧君茂之得玉色碑石中斷甃酒壚間偶見睎之乃禊飲序也即懇求得之予自稱年留心翰墨閱是本無慮十數此帖極清勁有神而不麗雜與定武石本略同其背

有勅書字塗以黃金光彩尚煥下復刻祁公字二豈裕陵賜宰相衍家物也嘗謂二王墨妙雖片言隻字如寸珠尺璧見者皆當寶惜不可使混泥沙今一旦爲吾所遇免夫淋滲嚙蝕委弃剷滅之厄果神物護持時有授受然耶異時歸來當臨溪之亭位置壁間扳長吏齋新例榜其亭曰右軍且讓鄒賢曰此乃吾王氏眞行之祖也庶幾有摳衣而請益者其於奎壁兩間不無煌煌者焉但未知在幾年後耳又諺云室無滯貨不爲潤屋矧吾儕以多文爲富乎然物之堅者莫金石若也茲刻也豈敢保其必壽抑不敢矜其長爲已有特記焉以付子孫庶王氏來者能弓而箕之是所謂薪有盡而火無窮之傳也十年歲在癸未夏五月十七日謹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四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五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記序

祥露記

先母夫人平時顧惲讀書作言辭喜見於色曰好此吾殁且無憾若汝長仍能辦日飯一盂哭我過於鼎餗榮矣亡後十有四祀方得廩食於官而菽水自供之養曾不少及第新婦推代中饋勞者僅六年風樹之感其何有涯故每讀文正范公饗若曹之歎未嘗不撫卷流涕也甫十年不幸先君亦捐館以治命建新阡於河西鄉用明年百五日奉遷二親櫜殯於沁曲玄堂纔開有二黄蝶飛出其先妣

柩蓋珠露凝綴晶明煥爛駢羅角結殆寶幢纓絡蒙覆其上旦聞清香襲人觀者異焉天日照臨移刻乃晞嗚呼夫人自已酉秋棄養至是整十祀矣在窀穸間祥見如此恐非偶然也昔人有夢持炬下入祖禰壙中識者謂光昭先世之兆茲夢也或有異不異焉今野蔭之氣化爲眞露露膏澤也復聯綴而成雯華意者先妣之德有幽光而未發耶不然將澤及子孫有以文而興起者邪開先之慶固當有在惲固不得而知也至元廿一年歲舍甲申正月二十有八日中議大夫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男惲百拜泣血追記

清蹕殿記

維衛州太一廣福萬壽宮伏爲憲天述道仁文義武大光

孝皇帝赫臨之盛易常然丈室大起行殿邇天威而貯寵光焉既落成嗣師蕭全祐以其事上聞賜名曰清蹕全祐將文諸貞石以傳不朽謂臣嘗忝屬太史於法得書乃具其本末來請臣謹按初上之在潛也思得賢俊以俾至理聞太一四代度師蕭輔道弘衍博大則其人也於是以安車來聘既至上詢所以爲治者師以愛民立制潤色鴻業用隆至孝者數事爲對上喜甚錫之重寶辭不受曰眞有道士也賜號中和仁靖眞人冠帔尊崇之禮前後有加迨已未春鑾輅南駕次牧之野時師仙游已邈上以隱居所在特枉駕來幸周覽殿廡儀享丈室詢慰夙昔者久之所以欽挹眞風懷思不忘且從五代嗣師居壽之請也及登天寶復降璽書追寵師德有清而能容光而不曜富文學

知變通鑾朕在潛與之同處何音容乍違冠履遽遺殊用悵然之歎居壽等以遭際聖明顯異家教其臨幸之榮又爲前代希闊之遇顧惟丈室罔稱淵躍思丕御天之構者念茲在茲繼承詔住燕之齋宮致有待而未遑焉建六代度師全祐既主法席首以繼述先志爲切始克丕建實至元廿三年丙戌歲冬十一月也桓楹松桷孔碩且碩藻棟文榱龍鸞交映內拱宸居穆穆中闕應門應門鏘鏘玉宇開于前方壺翊於後蒼官鉅竹儼侍左右其宏麗靖深究然帝者之居望雲就日奕奕動色于以焚修頌禱仰介萬壽無疆之祉其於貯寵渥廣敬恭報恩德而圖不朽者亦以勤矣載顧載瞻中外咸若轔轔焉如聽屬車之音肅肅焉若覩羽旄之美千古而下焜燿煒煌何啻振碧霞之孤

風爲郡國之盛事也臣以爲自昔聖帝明王崇玄重道以萬乘之尊求一言之要者不過體尚玄默企慕貞純載其清淨躋民壽域擴充無爲之化耳如軒后訪道於崆峒漢文受經於河上是也以今方之越光顯有加焉異時史臣有鋪張洪休揚厲無窮之美者因蹟以求聖皇睿意之所在其于斯宇亦將有所取焉至元廿五年戊子歲夏四月廿有五日謹記

堆金冢記

國朝癸酉歲天兵北動奄奠中夏明年分道而南回亘河朔衞乃被圍粤三日城破以州旅拒不即下悉驅民出泊近甸無噍類殄殲初星妖下流淇上羣兒氣吐成謡閧歌里陌間曰團欒冬半破年寒食節絕人煙之讖尋罹厄實

貞祐二年春正月十有二日也時太一度師蕭公當危急際以智逸去是年冬十一月師自河南來歸見其城郭爲墟暴骨如莽師惻然哀之遂刮衣盂所有募人力斂遺骸至斷溝眢井攢逵破塞掇拾罔漏迺卜州西北二里許故陳城内地鑿三坎瘞而丘之復設醮祭以妥厥靈游魂褫魄薤露蒿蒿同歸一窖其深林暮夜之號陰壁枯血之火熒沉啾寂無復光怪蓋因冥薦而脫異滯之幽依道廕而復坤靈之厚幽冥雖殊存歿兩有慰焉而師之掩覆仁心於鄉梓之義極矣今其封俗呼爲堆金冢言人骨久而化金石也每歲清明後一日邦人聚奠以信些孺本宮爲尸而祝之六代師全祐懇予文紀其事以貽先德嗚呼三代而下以智力相角其勢不干戈血肉而莫之已何天地生物之仁反如

是其盭哉豈周天之運厄會有時中來而不可逭邪豈立極之道仁義迹熄自取陵遲而然邪豈蒼茫兩間關係物盛而衰自然而然邪皆不可而必也第嘉師生平以道濟衆力苟可及不忍以一物失所類如此初師既葬主祐之延祥觀壬辰冬大兵至城下師懲前日河朔兵兇之慘復以一言活萬家於鋒鏑之下古稱澤及枯朽矧生人乎師之謂也向使師遭時得位其仁民愛物之功豈如是而已耶因併及之師諱道輔字公弼甫冠嗣主宗教後加謚號中和仁靖眞人云至元十九年龍集壬午窮臘日謹記

表忠觀碑始末記

至元庚寅冬予自福唐得告北歸前次臨安客有以表忠觀碑爲言者字作擘窠大書殊偉麗也詢之馬御史德昌

如所聞云觀在龍井不十里遠能一到其下豁先覩爲快何如子以長淮迫湅爲謝適鮮于生在坐屬伯機他日打一本惠及足矣曰諾既而杳然明年辛卯秋吾友傅君士開赴官兩浙仍託以取逮壬辰夏六月傳自杭特令人付來其碑作四巨軸裝潢如法蓋亡宋故家物也噫披書在霄壤間忠義之氣鬱鬱然秋色爭高雖片言隻字不可遺逸宜其世寶而力致之也故心存夢想求以三歲之久跨越江湖至自二千里之遠一旦高堂素壁如天球河圖弘壁琬琰對越左右誠可貴也左山云古人不可復作所得見者筆蹟而已況公斯文關繫世教令人讀之油然有忠孝之勸烏可秖以翰墨爲之論乎然一一較之蓋即印泥折釵股之法也是月廿八日書於春露堂之扶疎軒

創建伊洛五賢祠堂記

大德丁酉春洛陽薛君友諒即邵氏安樂窩故址起祀屋中設康節迂叟明道伊川横渠肖像庸致歲時香火之奉榜曰伊洛五賢祠神嵩清洛光動户庭明年秋來京師屬不肖爲之記迺告之曰二帝三王修已治人之道待孔孟而後明立極垂憲貽則無窮不幸厄於秦雜於漢歷六朝隋唐雖有名公碩士間作迭出其氣量恢弘至道闢除異端奈智識不能直窺聖賢要奥擇焉不精語焉不詳又局夫章句文辭之末亂以功利禍福之説故學者汗漫支離莫知統紀詩則有衛道之士而無傳道之儒陵遲至於五季其斲喪可謂極矣伊洛諸公奮起百世綰持道樞探窮淵源克紹絶學内有以究聖賢規模之大外有以備踐履

節目之詳故孔孟之教復明斯文得歸於正後學知所適
從蓋二百年於茲矣然科舉利祿之習既久遽未丕變以
極夫功用之至伏遇我世祖文武皇帝資挺上聖運啓休
明崇尚儒術尊禮賢俊於是許竇王姚諸公宗伊洛學陳
說孔孟立極垂憲之教以致二帝三王所以修已治人要
道蓋已收明德新民殊効於中統至元之際今內而贊助
經綸外而佐理政化多前日執簡傳經之士推原本自則
伊洛諸賢發明維持之功不爲鮮矣雖配享學宮天下通
祀可也況二程世家河南康節迂叟橫渠聿來胥宇相從
至數十年之久聚精會神推明訂正莫匪修齊治平之方
性命道德之理至於談笑遊衍亦皆格物致知之餘篤志
力行清修苦節專以移易風俗勉勵學者爲主今讀遺書

按故迹其英邁純粹氣象尚可髣髴復廟而貌之俾向之景仰高風者足以致其誠懇今而後瞻拜清光者可以感其善心尚何俟贅蕪陋於其間哉敢以不敏辭友諒曰昔潮人修韓文公廟東坡有碑南雄起三先生祠晦庵作記謹歲月以示來者不爲無例曰若扳援昔賢則不肖年迫衰老懶於筆研又瞠乎其後惟友諒先世爲洛中名士其讀書慎行名隨仕版可謂不墜箕裘矣前任常德府推復九賢祠今又刱茲宇庶幾有志於修己治人者非特邀取美名而已也是不可不書大德戊戌歲冬十二月臘日記

唐建昌陵石麟記

唐昭慶陵在新隆平縣南十有三里使相鄉王尹里其石儀一十八事儼然具在内二石麟身首蹄鬣一與馬同第

題顛有觡突出肉葳蕤其端所謂示其武而不用者也兩膊雲豔光拂鬉鬣尾上揭類牛而短錐兩蘚模糊雯華剥裂而制度精絕可愛傳曰麟四靈之瑞麕身牛尾一角五彩色備王者至仁則被應而出又云視明禮修則至今刻像列諸陵闕豈顯夫祖宗生有至德歿備盛飾以表其仁厚故耶既而入東南招提讀開元十三年縣尉楊晉所撰碑頌蓋知爲唐皇兄宣簡公懿王陵墓也儀鳳元年高宗追謚尊號宣簡曰宣皇帝陵曰建昌懿王曰光皇帝陵曰延光仍配守衛者三千人勅象成令專知檢校州刺史歲別一巡其石儀之制固當追尊崇建歲作也寺即總章間立額曰光業由是而觀其資奉之嚴守衛之盛累聖明禋之禮郊歌時薦之儀固云極矣今陵園夷滅無復所見有

荒煙野田而已嗚呼盛極則隨衰藏侈則厚發此必然理也上世葬之中野不封不樹何摸金暴骼之有文質中判古不能復然則何爲而可漢之灞陵其中制乎至元十九年壬午歲夏六月十九日秋澗王惲記

投壺引

古之人心正意誠之學無或不在也予於投壺見之矣壺之義三代之遺制也自諸侯至於卿大夫靡不行焉或堂或庭野外軍中必設兩階以明賓主之禮置壺楹間取其中也北面受矢尊其賓也兩黨相嚮比其誠也絃以貍首殺其等也鼓以魯薛節其事也勝飲不勝養弗能也司射申誠儆其慢也若夫左右盍簭臨壺荷矢身跛倚則壺不相直也氣渙散則志不能碇也手不端則矢弗能順也必

也心正意誠神凝於內坐與壺相當扶與矢相應故的然而中無過不及之差豈非誠心正己之道歟且古之爲學怠惰之氣不設於身其或少焉必有休息之具曾不以奇技淫巧令人心蕩而狂也故壺之義有足尚焉然壺亦兵象也與射禮略同蓋兵凶戰危人情之所惡燕飲娛賓人心之所欲也先王因其所欲而寓其所惡於其中俾樂爲之不厭則平日之所尚乃異時之所用也且漢唐以來博戲之事多矣獨奕之技行於今不廢然迹其用心傾危抵巇一著一機司明以之眊亂靈臺爲之攙搶必決其存亡而后已傳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術之不善擇也如此悲夫予自憲臺秩滿居閑不出者動涉旬朔時雨霽堂廬清停披之餘無以休息用此以佐雅歌之樂庶幾動靜周旋

其心一出於正方之旣飽而嬉莫知所嚮者其賢乎哉其賢乎哉至元辛未夏六月望日序

文府英華序

僕自弱冠時從永年先生問學先生以科舉旣廢士之特立者當以有用之學爲心於是日就通鑑中命題或有其義而亡其辭或存其辭而意不至者課之以爲日業雖云此何時也然觀多事之際斯文有不可廢焉者小子其勉旃及長年以來綿歷世故愈知先生之言爲有徵至元三年予自魯返衛居閒痛悼墮䆮日以書史振勵厥志因覩古人臨大節處大事征伐號令渙汗云爲之際含章時發以之功業成而聲名白者良竊慨慕焉遂斷自戰國已上迄于金取其文字粲然適用於當世觀法於後來者得若

干首題曰文府英華非敢妄意去取第類集以廣怡説其或從事力列屬辭比事庶有効於時實自先生之教之中來也是不可不序四年丁卯秋孟三日引

博古要覽序

予性澹癖無他嗜好獨於古彝器愛而不置雖造次必摩挲瞪視辨其名欵爲何代何物間有所得則悚然起敬想見當時氣象令人有不能已者第所見不廣究其義未詳耳十四年春余入翰林四十有七日侍左丞相耶律公於玉堂坐間出宣和博古圖三十卷示予因假以歸與院史趙復取鍾鼎韻歐陽子薛尚功欵誌呂氏博古李群舒考古等圖參讀而節約之觀其制作之精微錫用之所以篆籀之古而不苟文章之雅而不廹取物象形垂儆萬世其

爲法深且遠矣因念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是器斯可矣矧微辭奥旨引據攷證於粲昭著生平所疑前賢或闕而莫可致詰者一覽而盡得怡然理順渙焉冰釋筆削既已從其類而作若干卷題之曰博古要覽客有過而笑曰子之學弃俗尚從寂寞惟恐其不古也其如適越而冠章甫何予應之曰不然方今明天子御極神聖慈武撫四海而有之禮器縟典將維新是圖一日告功神明郊祀饗獻之禮行有每事而問者據所得而告之曰此咼也彝也卣也匜也爵也罍也犧也象也如是而已其於魯兩生間安知無一日之長乎客笑而退於是乎書以爲序

潔古老人注難經序

醫之有難素猶六經之有春秋易也書雖盡言言不極意

神而化之存乎其人潔古張先生醫師之大學也以是書注釋雖博未免有仁智殊見體用不同之間於是研思凝神探索玄奥發遺意於太素之初出妙理於諸家之表使體用一源得失兩判復隨其應證附以禁忌方論述經解廿四卷先生高弟東垣老人以其書授羅君謙甫兵後文多墜簡及得田氏口傳易水遺旨百餘條苴補脫漏遂爲完書予嘗觀其旨要顧天下之事未有不極其理而能臻於妙者矧醫術精微主司萬命惟其至精非一世之所能備惟其至微非一賢之所能窮故軒岐開天如大易之畫其卦越人撮要猶三傳之贊其經迨潔古講解古今之善傳注之能事畢矣誠生民之命脉醫學之淵會也嗚呼醫固難事學即能至至於提挈造化會歸一身如秦扁闚五

臟而洞癥結察形聲而辨死生推原本自心融手應坐收神聖康濟之功要以理明學博精詣其極有不期然而然者其功用之實咸在是書學者宜盡心焉而太史公稱扁之術得於餌桑君之藥飲上池之水特以診視爲名恐未之思耳謙甫將板行以壽其傳求題諸篇端予嘉其學術及物之外能光昭師道如是可謂知本也已先生諱元素易水人潔古其自號云至元十七年歲次庚辰中伏日序

新修調元事鑑序

士之有志於道者當以聖人爲則有志於天下者當以宰相自期降是夫何言焉然宰相者輔天子坐廟朝經綸一世豈偶然哉是在彼者得之爲有命而在我者烏得而不盡之哉況相之爲任正已以格君心之非進賢以盡知人

之鑑理物以代天地之化盡誠以成天下之務尤需以學術而爲之先若不學無術則闇於政體是最大臣之所深儆故賢如傅說典學初終聖若周公思兼四事逮夫叔世多故大學之道不明於上燮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相之德業其所存而不亡者幾希矣此事鑑之所以作也嗚呼三代而上如禹益稷契其謨猷德業光極臣道日星麗天尚何議擬故斷自殷周已來終之近代上下千有餘載間其相之賢否具列無遺俾歷朝之用舍一代之安危前後鱗差易於即見至若善或當與詳其所可法惡或可奪書其所由然準以夔契伊周之所行斷以孔孟諸儒之正論間以臆見附之要本德學材識公明正大以道事君爲事業經綸之最至如遭際聖傑不善更化祇以權謀功

利爲尚雖濟一時而不可多得終非鑑之所先務也僕老矣壯而所期見於世者百不能一必故朝夕覃思是編庶成一書亦畎畝不忘之心也俾後之君子有志於斯民者識前言而明治體稽往行而處事機其於衮職不無少有補焉至元二十年歲次癸未夏六月十有七日序

顔魯公書譜序

古人以書學名家者甚衆今獨取魯公而譜之者重其人以有關於風教故也兼公之書上則窺三蒼之餘烈中則造二王之微妙下則極古今書法之變復濟之以文章氣節之美故後人作之終莫能及東坡云評書兼論其平生苟非其人雖工不貴昔莆陽鄭樵嘗集公代有金石刻得七十有五予之耳聞目覩洎有其名而亡其書者得六十

有二備録家藏實有五十有一只以澹僻酷愛營求三十年之久纔所得如是念其嗜之無力自非夤緣物聚於所好亦已難矣嗚呼公之書今存於世者無幾加之歲刓月敝有劘滅而已可勝惜哉若夫千金之璧爲世重寶人能碎而不斬者以求而可復有也若公之書寧復載得邪故余作譜按公春秋與所書碑刻歲月官封詳考而次第之俾觀者知公之書因物賦形變態百出其胷中忠義之氣蔥蔥鬱鬱散於筆墨之間者至終老而不少衰所謂止見性情不見文字令人想見當時氣象有興起而不能已者是不亦關於風教者乎譜既成客有過予而問曰二王乃眞行之祖顏陳縱横曾不踰矩曷若即而爲法乎余曰不然孔子吾徒之願學也然升堂入室固當有序若即此而

求臨池之妙則思過半矣客謝而退至元癸未得伏日序

上巳日林氏花圃會飲序

四序言讌氣有慘舒不無哀樂從違之間維暮春元巳物華澹豔極夫舒樂者也故昔之人逑續維新祓不祥於川流之上其來遠矣然例以三日爲節緣不克與巳會者蓋尋常焉今歲人和氣稔適與巳契又可重也不揆援永和之舊例嗣舞雩之清音徵賢合友禊飲林氏花圃尋盟而至者凡一十二人於是登野彴酹清波折柳脱窮秉蘭即宴歌絲間發羽觴交獻不數行四座紛然迭爲賓主酒既酣秋澗老人繼以柳圈新唱詠四者之來并喜三樂之同集揚觶娛賓傾冠倒佩不知其不可也已而客有稱於坐者曰昔會稽諸賢禊集雖雅未免因述梗懷俯仰今昔動

終期歸盡之感今吾與子一攄底滯增暢老懷顧知已而無雜賓聆歌聲而免詩苦以此方彼疑若可繼樂有所踰也是不可以不志明日弟忱輩來解酲首賦佳篇乃以其序屬余余亦以會鮮離多樂之不易再也筆泚餘酣率爾而作時至元二十四年歲在丁亥甲午日也謹序

編年紀事序

史書浩博殆藥山然用之不盡取之不竭弟掇之者不易區别編紀之書有不得不作者然務博者或詳其不必書從簡者至略其所當取斯蓋漫然中無所主故也大抵觀史者須當見其一代興衰之自要本不出君與相好尚治忽而已如賢否之用舍治亂之所由生刑政之寛虐民情之所從易安危之機截若影響此理之必然也是皆吾儒

法之而爲明時治平之具者得不詳且備歟若筆之而無所用則上下數千載之事績特斷爛朝報耳廿一年余解印西歸休焉而無所事日纘相務爲業編年者尤不可斯須而去手遂與韓生弘因其舊編增而廣之事備於前統明於舊若夫世主之御天接統輔相之登庸宅揆前後繫屬一不敢闕所謂該夫運之盛衰者則思過半矣明年冬既斷手生曰增輯之意不可不序諸篇端吁吾年向耄前日所進今日不覺其忘小子其秘之於以備吾家藥籠中用可也時則二十四年丁亥歲夏仲日序

禮部尚書趙公文集序

至元丙子夏五月予考試河南道出臨汝館望嵩樓者再宿歷覽後圃總爲塵迹所謂汝海虛舟者於蒼煙老樹間

歸然獨存因得防禦趙公亭記於壁間倚杖披讀者久之令人想見承平官府之盛惜公遺文不多見也後七年予自齊還衛日與公孫維弘杖屨倘佯言笑者無時一日出耐辱集一編示余曰此先祖通奉君之遺槀也予請而讀之者數日得辭賦古律詩及雜著樂府等篇若干首其氣渾以厚其格精以深不雕飾不表襮遇事遣興因意達辭略無幽憂憔悴尖新驀險之語信乎太平君子假樂有餘而神明與祐者也維弘遂以集序見屬予曰以遺山先生之論之詳此固以爲之足矣然士君子之學文章德業名爲兩涂其實一致有以事業而垂世有以文章而名家者傳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吾儕孰不欲得時行道使利澤施於人名聲昭於代蓋有幸不

幸遇不遇者焉如仕宦利達復擅文雅以事業盛而揜其所謂文者從其重焉可也若文彩絺紩竟不得以片善及物者其或曰若何克爲一文士而已此眞爲妄人尚何知兩塗一致之理者哉既爲其序且寓夫子之所感云先生諱思文字庭玉明昌五年進士官至通奉大夫禮部尚書初河朔雲擾公流離兵間挺身歸國遂爲德陵所知故其仕宦通顯而爲兩朝名德一世之龍門者云至元戊子秋八月朔旦謹序

星丸漏詩序

司録判官趙寓到任之明年置星丸木漏於衛之汲門上仍繪采爲圖擕之來謁再拜請題辭於後予以爲政有緩而似亟事有微而實著者更漏是也雖因象制器特挈壺

氏一士之職也然天地朝昏我則司之官民勤息我則警之上而日月運行於三百六十度之中外而二氣渾侖磅礴於三十七萬里之表使不出於三尺之觧百有餘丸之數非格物善政者其能之乎予嚮官平陽亦嘗創此其攷述測驗知爲匪易今司録小秩也首此爲務舉行廢典其儀物有足觀者是欲勤政率先因器警民者矣然年少氣鋭當從仕之初能推廣是心始終罔間則張希顏以夜漏嚴明等數事得稱爲好官負者恐他日不難至矣至元二十五年戊子夏六月入伏三日題

老子衍義序

壬辰冬余應聘至都既館壽宮嗣教玄逸張公與一杖者相陪來謁鬢眉皓白氣貌魁偉敦兮其若樸聽其言冲冲

然殆有所深蘊隨見所賦詩顧非澹泊忘言者尋西還求辭方知君爲重陽宮主玄學師也旣而其徒執老子書請見稽首再拜爲致師求序取重之懇避席拱立需命而退因勉爲說云天下所謂聖人者以其理之所在治從而出焉舍是何所望於著書立言者哉然聖道溥博該貫羣倫其爲用也爲天地立極爲世主明道要不過以靜制躁以簡御繁以直黜僞以樸還淳以正息妄以公去私以理勝慾以法防亂而已惜也老聃氏潛輝柱下不出於文武周名之時當王道中微禮壞樂崩仁殘義缺之後萬僞並作猝莫能觀其復思遠駕流沙高出物表抉天機體玄化吐辭爲經過爲奇憰憤激自成一家之言庶幾廓清澆僞再造堪輿之意歟雖然矯枉者必過其正迨夫末流仁智異

見户牖各開曲暢旁通肆爲駕說養生者以久視爲心尚玄者以清談爲樂宜乎晉史譏王政之虧知幾點河公之注今玉丈蜀產皓首玄學獨能拔出衆流間索正岐根於治平者爲多無乃見幾而作由儒而逃墨者邪故特樂而序云

紫山先生易直解序

紫山胡公年未強仕應奉翰林潔居官舍者幾十載致力讀書究明義理期於遠大取易卦辭徧書屋壁時不肖忝在言列過而見焉詢其故曰吾朝夕洗心將範模四聖人庶幾言行適宜而寡尤悔焉非特說夫言奇而法也識者已以通材有用許之爾後即地官佐省幕總尹大郡提憲外臺平生蘊藉見諸施設其至公正大之論卓異特達之

舉固不可枚數要之伸吾志行吾道不阿合取容於時不俯仰勉從於衆可行即行不可即止又其晚節脫屣軒冕笑傲林泉進退兩間知命隨時從容中道蓋棺論定皆曰紫山曠達英邁士也稽驗疇昔諗其得於易者爲多初不知其有所著述公没之三載嗣子伯馳攜所著易解懇題其端公與僕自弱冠定交氣義契合互爲知己今雖衰懶撫其遺書忍無一言發越潛輝夫易聖人憂世書也純粹精深通貫三才理包萬彙其用心須見於開物成務之實然通其變必當達其辭達其辭欲見諸用者不於先覺躬行踐履之實跡而取法焉未見能造其突奧也昔宋名儒劉斯立作學易堂記但序日用常行事而曰金學易矣論者以爲得體況紫山踐履功夫形諸事業復推已所得纂

而成書啓廸後人可謂得聖賢忠恕之道矣學者復能考公平昔操履得其端倪以之尋繹隱賾奥妙之旨則思過半矣大德二年冬十月八日謹序

遺安郭先生文集引

關輔天下形勝地有終南太華洪河涇渭爲之襟帶姬周之所積累漢唐之所經營雖時異事改彼忠厚雄傑之餘風山川英靈之萃秀而在於人也意其必有瓌奇文雅之士生乎其間僕嘗思一遊求其人與之縱奇觀歷遺跡羡河山之良是歎興亡之無窮豁達芥蔕以忘吾憂寤寐平生未遂斯願至元乙亥冬猥判晉幕賛縁迎謁抵華陰東歸殊悵然也爾後每自秦雍來者必爲訪問雖得其髣髴而士之隱見初不知也大德庚子春方謝事不出有客叩

門剥啄自稱奉先郭良弼喦甫攜示先世遺安先生文集請引其端細爲披讀蓋信道篤燭理明攻詩文爲顓門之業者也豈非向所謂瓌奇文雅之士乎雖未西遊其山川人物已在吾目中矣奈何衰老懶於論載請益勤乃勉爲之說曰文章雖推衍六經宗述諸子特言語之工而有理者爾然必需道義培植其根本問學貯蓄其穰茹有淵源精尚其辭體爲之不輟務至於圓熟以自得有用爲主浮艶陳爛是去方能造乎中和醇正之域而無剽切撈攘滅裂荒唐之弊故爲之甚難名家者亦不多見惟周卿先生天資冲粹内守峻潔自幼力學爲健舉子中年流離不易所業故德望彌高文學益富致遠近尊禮又少日以外孫行接際蘭泉先生所交麻段孟李諸公皆秦晉名士其資

之深學之博與夫淵源講習可謂有素矣故詩文溫醇典雅曲盡己意能道所欲言平淡而有涵蓄雍容而不迫切類其行已靄然仁義道德之餘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信乎其有言也所可惜者連蹇場屋不遂一第侍諫省幕道弗大行然化乎今者不必傳於後晦其始者其終必顯曰顯與晦必時之待楊雄氏所謂五百年必得其人然寥寥四海豈無知音者恐瓌奇之言乃爲通論況有賢子孫爲之揚顯者哉今文治蔚興學者日衆異時板本一出有序關右之宗派究蘭泉之命脉者則於是集知所崇尚矣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五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碑誌

大元故懷遠大將軍萬戶唐公死事碑銘

天下有酣戰之士拳勇絶人捐軀徇國雖一時之短其義烈言言超千人而挺生奮百世而獨存者非乎南陽唐公其人也公諱琮世居内鄉縣淅川之白亭伯祖諱阜金季以鄉豪署峽口鎮將父諱慶仕亡宋用邊功起身自保義郎京西副將累遷至左領軍上將軍諸軍統制歸附皇元後終江淮軍民安撫使惟襄鄧自昔為用武地唐氏世鍾材武繼領韜鈐剛毅奮發馳聲疆埸稱山南名將家公軀

幹魁傑而善於騎射黝色鷹視氣吐鍾鈜然擐甲横槊出入行陣間人愕而聳之至元十三年襲父爵授武略將軍管軍總把明年丁丑轉武德復安撫使仍佩金符十六年以勞績進階宣武授金虎符管軍總管十八年陞懷遠大將軍萬夫長二十年改授唐州軍府萬户二十五年移鎮泉道屯駐舂陵時安南保蕞爾域負固不服聖上赫怒詔諸道兵以討之公到鎮甫二旬而檄至即閲數軍實申嚴節制明日大宴郡僚叙別或以期遠緩發爲言公曰不可征討國家重事忠勤臣子大節况吾家三世迭將迨不肖之身分符顓閫備具爪牙恩寵深厚思畢力邊陲以暢天子威命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尚敢以顧忌爲討哉詰旦啓行旗旆精明鼓角清亮識者壯之遂會諸將屯靖海境

谿嶺湍險艱於馳逐北兵不習地理與鱗介爭利於舟楫
叢薄間已非所長加以瘴癘流毒海颸騰炎吏士觸冒疾
疫者過半躬自撫視左饘右劑恩義備至若父兄之於子
弟致人人感激思奮島夷幸我師不利乘便突出逞獰肆
凶次年巳丑三月大戰於鹽場之三江口公率衆先入所
嚮披靡賊兵衆開而復合者數四致麾下散失公力戰手
剸數十人以殁得年四十有九訃聞部曲至刲股肉致祭
朝廷爲嗟惜之公天資雄峻沉鷙有將略號令精明拊循
有素期於恩威兼濟當戰陣際奮勇愾敵不自顧藉有古
烈士風概故所向克捷自筮仕不十年正位帥閫平居與
人交氣怡辭温謙恭惟謹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素也
其死生義利胷中權衡素定決非奮不慮死徼取美名者

嗚呼忠義天下之大閑志士仁人終始一致雖頽嵩岱不
吾壓也豈以暫不幸而墮吾名節哉王者推而褒之所以
砥礪多士室不執也故周崇死政漢寵死事然皆有等級
次序俱未若皇元即以父祖之爵禄畀其子孫有崇無降
其報卹激勸之典視前代爲重公可謂得死所矣夫人李
氏亦内鄉大家資度純懿克媲公德孝以奉舅姑慈以鞠
幼稚生三子一女孟曰世忠仲曰世英季曰和尚孫二長
靈童次保保世忠子也世忠嗣承世爵往奠舊服追忠思
孝罔替箕裘奉公衣冠葬襄陽穀城縣鳳谿鄉丙山先塋
之次起祠墓前歲時享獻庸展哀慰復念非假辭紀績曷
以垂鴻無窮儻得書太史氏則先業爲不朽矣遂介秘書
監丞申敬載拜來請予以忠君孝親係風化所在有不獲

辭輒論列而係之以銘其辭曰
武當西來萬馬驤漢水東注為滄浪鳳谿之里轂伯邦盤
盤沃野開荆襄丙山衣冠唐所藏維茲唐侯百夫防佩服
義烈南方强三世崛起祭戎行幢牙茸纛金節煌王常鐵
石我所將維南有交伐用張一軍來戍心靡遑萬甲夜卷
趨敵埸桓桓不憚天戈攘誓此一去批其亢舂陵宴缺何
琅琅回谿失勢臣分當鮫鱷肆毒紛蜂螳氣憑銅柱鷹孤
揚海霧翻瘴霾三江奄奄戰鼓聲則鏜一僨不捄千未僵
蛟匣零亂劒有光臣維有貫甘自戕一日之短百世長恨
以鱗介易我裳義存義亡臣節昌勝負況復兵家常卹典
昭報恩澤雱嗣侯孝思示不忘葬而從祖饗有堂巫陽下
招為悲傷羇棲胡為滯此荒魂兮歸來安故鄉牲牷肥腯

羅酒漿部曲儼侍備兩廂鼖鼓鐃鐸聲鏗鏘子孫歲時供蒸嘗銀鉤翠琰勒我章忠傳孝繼渢大泱陵遷谷變事叵量英聲載世永不亡

大元故大名路宣差李公神道碑銘 并序

大元以神武戡定區夏長策遠馭控制撫御之方甚悉故治無小大例建官臨護猶古監郡然而權威眎前代爲有加維魏府盤城千里爲户幾十萬其襟帶之雄節鎮之重自昔號建國至署監總者必勳閥世冑練達時體通習漢事忠貞而有材望者膺選在桓撥甫夷之後官府草刱之初布宣皇靈統攝羣屬具民瞻而勝保釐之任者鈐部李公其人也公諱益立山其先係沙陁貴種唐亡子孫散落陝隴間遠祖曰仲者與其伯避地遁五臺山谷復以世故

徒酒泉郡之沙州遂爲湖西人顯祖府君歷夏國中省官兼判樞密院事皇考府君用級爵受肅州鈐部其後因以官稱爲號喪亂譜亡遂逸名諱公昆弟四人獨公少負氣節通儒釋洞曉音律以廕僕直宫省積勞調沙州鈐部建國朝運開乾維時公兄由肅州長奉使於我太祖聖武皇帝異其材辯因與館接使察罕深相結納情好既密約輸欵内附天兵圖肅以射書事覺遇害及丙戌冬師次燉煌公審天命之攸歸憤兄忠之不果遂拔部曲詣軍門迎降太祖以公首効忠赤特加褒命隸國王木荅里帳下從征羌落每戰愾王所敵故所向克捷有功丁亥夏師還乘破竹勢命圍將忽都帖木兒偕公招諭沙州守臣率衆僞降伏發擊走之忽都馬踣追兵垂及公下所乘授之得逸去

乃麾左右逆戰却敵而還王壯其勇召使前勞焉曰當危急際委己以濟人汝命固不靳邪對曰彼國之勳舊倘墮姦計有辱君命以新附顯被驅策效節死事乃所甘心太祖聞而嘉之仍諭曰卿勉宣忠力會當以好爵縻汝明年戊子春從攻沙破之帝怒不時下欲屠其城泣請曰彼逆命者渠魁一二人民何與焉若悉坑之恐堅未降者心且臣賤屬咸在願賜全宥帝録其功忠許焉闔城賴以生既而命貳業陌赤行其部斷事官公不鄙夷其俗故裁遣終日無倦色人服其詳明焉庚寅秋有詔檄諸部精兵忠勇之士西征阿思部署公選鋒率轉鬭而前斬艾不勝計進圍城聚踰月不即克公一夕伺守陴者怠帥猛士潛登其墉殺十餘卒即大呼曰城已陷矣諸軍進隨阿思乃潰策

功居第一擢千夫長自是勳名焜燿朝廷有意大用矣歲甲辰詔選勳能佐行臺於燕上以公克諧往焉時節制所及二十餘道機務塡委日復一日公輔相聽斷動合事宜政多便於時者辛亥春朝廷稔公綜練國事復有顓面西土之寄以年高辭不拜憲宗皇帝奬其舊臣處内地便之命錫金虎符充大名路都達魯花赤復賚白金御驃以寵其行魏自兵後官府甫建羣豪諸司錯迭長雄不相下致政令不行事多齟齬公知其然無鉅細一以重典從事初則遻然既乃弭耳聽約束惟謹大綱既振於是舉廉能拉姦暴扶良善恵瘝寡凡政之不便民所欲而未得者率立行而更張之至於外而營幕連野内則使者旁午咸畏公方剛莫敢侵分少有牟於民一日釋菜廟學顧禮殿黯圯

公喟然歎曰澤宮風化所繫今若爾何以興善心於民乎即完治一新其亭傳長府皆以次修舉衡漳歲霖潦泛溢爲民害甚侈公請於朝跨河楗堤仍植槐柳萬本苞固峻址捍禦崩嚙且充歲時材㸑之用迄今公私賴焉相有劇賊張黨結百餘輩在所爲梗官不能鈐潛入境行刼公廉知窮其根株窟穴撓捕無遺自是相魏之郊民安田里暮夜絕桴鳴之警矣巳未春今皇帝南伐駐蹕濮苑起公從征既而知公恙命尚醫診視眷顧殊渥其年秋七月竟以疾薨於位春秋六十有九公資嚴明不妄言笑清峭有機警以忠順上結主知致出參大政名聲揚於時利澤施於世平居循循爲善若不足惟恐一物之傷及束濕吏曹糾繩姦謬不絲髮少貸虎符麟節長魏師者九年號令明肅

豪右屏息四境樂業鄰藩悚其威望初公行春近郊見盛
挾果芳者公責之曰此天地秀實以養人多折何爲乃扑
教而去自是方苞體之物莫敢有暴殄者其始焉以重典
立威終之以惠愛及物類如此至元戊寅葬公於大名縣
臺頭里之新阡從卜食也夫人田氏白氏附焉三子長曰
愛魯襲公世爵至元四年遷金齒等國安撫使尋陞授雲
南道宣慰使兼都元帥今進拜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雲
南等路中書省次羅合終大名路行軍萬戶次小鈴部代
兄民職孫三人長教化孝友英發樂問學有蘊藉至臨政
精覈矯矯有祖風今階正議大夫佩金虎符充大名路總
管府達魯花赤兼新附軍萬戶曰帖木兒敦武校尉固鎮
鐵官提舉曰萬奴遥中朝侍從官嘗聞活千人者後乃有

封公沙州之請何啻千人哉今子孫繩繩承世爵而繼祿次豈非陰積致然耶既襄事之三年嗣侯教化百拜以墓碑來請曰我祖捐館已來將二紀於茲曾是表峙神道無顯刻以昭裔昧朝夕惴惴有不遑息者幸憲使惠顧以畢厥志庶圖報遹追之心有以昭告存歿大獲慰焉惲謝不敏禱愈懇以教孝求忠之義固不得辭謹按所具善狀敘而銘之其辭曰

乾龍奮飛天北方潛蛟乘時亦雲驤李公材武邦之良拔身嚮明佐興王西傾崑崙掃河湟有來羣后何瀼瀼公從鈐校參戎行卒能建功出非常天威西收陣堂堂凱歌歸來百戰場龍泉精英百鍊剛試之剸繁尤允當行臺駐燕總皇綱上計委積如陵岡劬伏雄毅歸贊襄於惟致君變

時康我聽我理多捄匡一日聞望馳四方疇功便老國有
章付之方岳又汝長魏昔建國千里疆德星出昴光煌煌
憬彼羣屬勢軒昂正名定分我所遑掛摩瘡罷抑豪强百
廢具舉用乃張若傳有亭積有倉里不桴警孰竊攘大責
禮殿開兩庠春風絃歌齊魯鄉漬民於淵吾憫傷躬督萬
夫舉隄防濁流不揚耕且桑功餘保障歲屢穰始焉立威
肅秋霜終以惠鮮熙春陽民祝公壽福此邦曾不少留我
滂滂公雖遽往有不亾陰積陽報理乃彰子孫嗣封奕葉
昌高牙大纛宜彰揚河流洋洋沙麓蒼是爲元臣衣冠藏
惟德在民久愈光嗚呼此碑古甘棠

大元故鄭州宣課長官盧公神道碑銘 并序

至元已丑冬子提憲福唐識前政太中盧君沉厚謙抑蓋

卓卓有爲者及聞諸僚友間君自平江渆以來治軍撫民俱有成効惜去之遽不暇欵接也後六年子方紬書石室來謁曰天祥負釁深重嚮任回甫拜先壠不幸考妣相繼奄逝今祥禫已終惟是告神明傳永久者不內翰是託其疇依幸惠顧無讓既而持善狀以墓碑來請乃勉爲論撰之公諱元姓盧氏世爲許之臨潁縣里仁鄉人曽祖祖世代遯名諱俱逸樂耕稼以善行庇一方父諱某金季以勞主襄城簿有聲妣李氏姿明慧知經史公垂髫教之讀書每以言動不妄爲誡及長存誠尚義挺然有守不爲流俗所移歲壬辰公避地鄭之管城及汴梁下民環鄭而來者日以千數公知衆心去留未定即會而喻之曰鄭土號稱沃壤菜荒歲久畝可數種今棄而不耕狃遷避爲安其安

果何在哉吾欲捐私廩助種食與汝曹並耕而食一旦有成不猶愈餬其口於四方君等其有意乎衆感而唯命由是遠近繈慕歸依者衆生聚煙火漸復平日之舊迄今鄭人尸而祝之庚子辛丑間朝廷聞公信義多之乃曰智効一官用未可量也遂舉充鄭六縣課稅長官數年間事辦而民安不知有壟斷也其寬和如此既而歎曰放利而行不容無怨況非素志遂投牒而去優游田間處身事外有教子讀書立門户盡地利厚蓋藏而已歲時伏臘擊鮮具釀與親戚父老寧止燕衎樂於胥也先是治第郡城中然未嘗久處杖履所安多在里仁别業辛卯冬一夕與鄰里辭訣曰相親久幸各自重遂命駕入城衆訝其遽如許也已而果微恙名諸子若孫告之曰昔吾翁媪兵燼餘營理

生產五十年間勤苦備嘗方致苟完今壽踰八秩嗣子致位通顯吾何修而然是皆祖禰積德勤力所致第官無高庳廉慎能安家無肥瘠勤儉可保吾平生行已汝曹猶及見之諸孫溫飫不知囏難所自讀書力田慎勿偏廢如是則盧氏其未央也言終而逝饗年八十有二夫人薛氏祇嚴貞順母道有光夫婦相處五紀公之意不毫髮少失後一閏無疾而終四子長天祥太中大夫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次天驎未仕天祐忠翊校尉行軍總把戰占城歿皆薛出天瑞晉江縣尹前公卒一女適曹氏子孫七人從善從禮從順從道從正從德從謙從禮襲父天祐職忠顯校尉行軍千戶餘皆幼孫女九人四適士族餘在室曾孫一人曰允孫曾女孫一人尚幼某年月日天祥等奉公柩

葬大陵先塋其穴夫人薛氏祔焉公爲人魁梧重然諾寡言笑言則爲衆信服處身治家不侈不陋理恒業課僮僕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農事修整子孫朝夕問謁肅若官府雖搶攘際姻親鄉曲賴其依藉與平時無異初江左平公南遊襄漢遇俘者疾病顛頓道涂間憫焉遂罄行槖中物贖而良之者甚衆至於行高恩積在人又似夫漢樊重之行事也是可銘銘曰

天稟中厚百焉可爲事以誠應其將孰違暨暨盧氏家潁之涯三世在野篤爲農師顧此大本我控我持迨乎府君一誠是思積而能散識符事幾大梁旣下流氓四馳環鄭而來莫知所依一語還定衆安若歸畇畇鄭圃澹澹沖陂煙火相望雞犬喧籬緊鄭有存曰僑曰皮尸而祝之非公

其誰豈惟義豪善人幾希達而拜官非吾所期解紱南轅幅巾杖藜秩我東作西成可知崇彼禮節張吾四維鳴歌有子幼之樂營產盡吾樊之規流惠閭里賑乏之宗支人以爲君子富於此見智人所推取諸理化政將同施婆娑故里壽高期頤子孫簪紱何若若兮纍纍臨終朗朗二者勿遺蓋耕稼乃種德之本教子隆起家之基古人取必於身後公獨饗福於平時狼陂淼淪大陵崔嵬異時瞻豐碑於木杪其有感於斯者知無媿辭噫

大元故奉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致仕丁公墓碑

銘 幷序

金制大定間限以三品至五品職事官承廕子孫內班供奉武省署傔直者同吏員許試六曹令史中其選驗班秩

崇庳而收補焉謂之班祗出身於以抑任子苟進之風且勵多士特達者之志在當時號稱入流美科如吾奉訓丁公卓然以材術拔出倫類表見一時可謂篤志君子其敢以門資待之乎公諱居實字仲華高祖孝温仕金朝官金紫光祿大夫臨海軍節度使遂世家錦州曾祖興宣武將軍終興化簿大父從吉明威將軍宜陽令考鐘太康稅使累官至宣武將軍公少孤稍長力學不倦每以藉廕入雜流爲慊遂去習城旦書用明威資中正大四年部掾甲首例補尚書吏部令史南播後封壤蹙負多闕鮮中外官守代攙滯公詳酌格例若不顓泥而銓調以方至事行而人服其當因建言曲阜令孔氏世繼終其身有不便者請優以兩考調他任擢族中賢者嗣秩乃爾則聖人之後材能

輩出不致沉鬱朝議從之未幾擢權尚書省令史明惠太
后崩暨國信出使皆以材選從事俎豆縉紳間稱其敏達
積前後勞官昭信校尉勳雲騎尉金亡流寓天德黑水間
國朝方事江淮總廪餉於衛漕長宗侯亨奏公充軍儲經
歷官收德望也公籌會漕計雖内輸外饋應期取辦顓以
抒民力爲心俾人忘飛輓之勞士有足食之樂公力爲居
多追中統建元開府史公宣撫河外方圖任舊人以副閫
寄故首薦公諮議幕府事公竭誠殫慮思盡心所行簿書
外典憲獄情尤所明慎初許民得千户印章炎暘間以宴
甚冒稱偏裨獲戾投欵而南以徼賞格既而潛來事露有
司抵之極刑公曰不可原其情非逆不過以譎圖賄爾竟
從減死論故制辭有處心純正用事詳明熟識國典之諭

其爲朝野推重如此四年復應左丞闊公辟署大名宣慰司幕官適青齊用兵調度星火急公晝夜措畫責分而事辦有宿盜抵法上官主以劓刑決之公力辯曰時方闢動肉刑久廢行之恐衆情疑駭且復累公遂處以常法一邊將以皐叛獲奴從欲殺之公請讞於朝左轄公曰從逆者坐死尚何疑公曰彼固有罪爲士師則可以僇之況奴爲主脅寧知得已乎上之囚果縱釋後來謝公拒絕不見曰嚮非汝私論國典也其清脩强幹至爲子清公賞識且以大用許之五年朝廷大明黜陟調中外官銓法曠久後生晚進有愕然手不易措者以掌固起公遂授吏部員外郎所謂吏勳總格貼簿之類指授大略然後以今酌古裁爲新格粲如也庫秩崇資陞降注擬多適其宜以能陞奉

訓大夫尚書禮部郎中尋以年老請老諸相謂公齒力健未宜失此老成人請益堅得告沾沾而喜曰自今方爲一事了人也其含章有終爲可見矣時致仕例未行俗且以奔兢患失爲風聞公勇退若爾識者莫不歎羡翰林諸公至餞以歌詩美之公氣貌魁偉資頴悟廉直精敏過人挺身正路動以撿押自律與人交雖小信不忒及談典故論法家令人聽之娓娓忘倦故至元已來刪定儀制公每預其庭議焉嘗有以爪果爲獻者謝去之曰此固微物第生平未省一介妄取諸人其自克治多類此疇謂阿私可得而浼邪中年後敕斷家事毋復關白以書史自娛喜讀司馬公通鑑日手書爲課曰一録則勝數過矣五載間寒暑不輟遂成全帙故晚節識益明志益篤然於世猶有未忘

者十三年夏余考試在汴尙憶公危坐一榻吐論猶健間
及世道理有所骲骪慨然義形於色因泣下沾襟余訝其
遽如許也明年秋八月遘疾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五夫人
趙氏金太中大夫太常卿文簡公之女孫泗州防判經之
女正內主饋壼儀有煒生四子皆讀書公貲之殊力長曰
誠克家不仕曰詢有文學淇州教官曰訓通吏事任江州某
職曰諒能以孝移理於官而義襟靄如嘗爲河南宣慰司提
領按牘官又不負公之所鍾愛云孫男女如干公歿後八
年子詢諒來謁余跽而請曰維憲使與先君世契厚從游
且久知行已爲最詳今墓石未銘敢百拜屬筆庶假寵後
人以垂不泯幸先生毋讓以弟其善狀而表之以銘銘曰
士志弘毅奚閒隆汙譬彼玉瑩丹青不渝顯允丁公志弘

氣愉脫落門閥奮飛亨衢貞我憲度勵夫廉隅擢居省署以才以譽埶囊佩玉氣貌舒徐表見一時聲光兩都開物成務綽然有餘其出其處與時盈虛解紱歸來詩書自娛人曰吏師我曰通儒淺之爲失昧於卷舒公卿之門形勢之涂老不知已伺候奔趨衆眎爲常曾何異於我獨翩翩勇退自如以此較彼孰賢孰愚豈惟知止而近不殆古所謂賢哉二大夫者公其庶乎我銘表德過者嗟吁

大元故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陳公神道碑銘 并序

士有奮身韋布作時藎臣志足以有爲材足以應變氣足以充守學足以明義毅然以致君澤民爲已任雖罔獲克畢厥志不幸而罹患難猶能挺樹名節勵渾俗於當年激

清風於來代古難其人今於宣慰陳公見之矣公諱祐字慶甫世家趙之寧晉爲人固窮尚志好讀書恥陸渾泥塗閒癸丑歲以藝能應穆王府辟一見而列侍從官公勤勞所事進盡忠言王嘉其大有裨益遂賜號尚書俾顯異於衆及分土陝雒其監與守承制封拜以公充本道軍民總管且洛邑關河衝會政荒民耗困於兵賦轉輸不大更張之將無以爲治即啓其利病之要者得二十四事率如請又奏免征西屯田軍士數百家歲負粮料及椒竹等課甚衆自是殿夷屎息日就安集之樂八年閒規爲保障率以身爲律度至今人賴其惠至元二年調官制行授奉政大夫南京路治中徐宿大蝗移公督捕役農民數萬度其勢猝不能殲秋稼垂成即散遣收穫自捄不然秉遺無餘或

以不可諫曰救菑獲罪乃所甘心朝廷以從權韙之尋授嘉議大夫衛輝路總管其治比洛愈精勵有方正官紀革吏習杜私交審聽斷務以至誠感發期於實惠及民每庸調之下必經畫寬便使民有餘力部内屯戍習豪横眡民司蔑如莫敢誰何公因事致詰落其機牙衆譁噪擁其長以來意在棖觸公坐廳事上折之以理厲聲色略不相假貸爲氣褫而退自是闔境肅然奉教條惟謹復比干祀大起孔子廟暇則集諸生肄經史以敦教本至風化大行吏民稱美刻石以頌之時憲臺初立首以材擢授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公憙其責與志合踔厲英發擊豪右擿姦伏逆見隨決所至以神明稱貪墨者往往投劾而去褰帷具瞻有風動百城之目平時底蘊雖略張設而惓惓朝廷

之心不食寢忘嘗以三本陳事忠嘉剴切反覆論列至累數千言大率太子國本建立之際宜早中書政本責成之任宜顓人材治本選舉之方宜審又羣小流言干撓庶政恐習以成風私門萬啓於下公道孤立於上臣知承平吉祥之言必不出於若輩之口事雖不報士論偉焉時機務多出尚書權臣意欲獨顓柄用乃以併中書設三公爲言事下大臣敕公預其議有說公宜審所向可致大用公不顧乃直言可否曰中書政本所係併尚書爲一省便右丞相安童位尊望重宜端揆如故三公虛位不須設置衆因以聞事遂寢斯皆國家大計人所持難公慨然吐論曾不少顧自是忠直之名聞於蓋代然不說者衆矣俄遣簽書中興行省事十三年改授南京路總管兼開封府尹屬吏

憚公方嚴有不安者仍諭之曰汝昔爲頑今跖吾以法繩之昔爲跖今頑吾以禮遇之善惡自取吾何心其間衆悅弭耳趨事許蔡郊有劇盜號賊李三黨結甚衆朝夕囂嘯公然剽刼兇豔動兩河間及公來逸去以計捕獲即梟殺之萬口稱快明年春進拜中奉大夫浙東道宣慰使時江左初下人情臲卼例賂遺相尚公表以廉正濟以恩威達懷邇又浙人忘亡其不貪毋擾之戒茲有驗矣福建平大軍俘温台新附萬餘人而西公力爲申援還民伍者什七八越校廩繼米幾萬斛掩爲兵食驗籍復於舊行省下令筭商酤頗亟公建言兵後瘡痍未復宜停征以示優卹遂檄公覆明台營田歸頓新昌值玉山寇出剽報至衆謂可去曰吾守土臣義不當避去之民曷依俄兇黨突入衆寡

不敵遂遇害實至元丁丑歲九月十七也得年五十有六
靈輀抵越人士素服哭祭皆失聲願留葬起祠以奉嗚呼
非守義不回推忠及物安能感人心如是子夔請兵討復
得首惡七人僇越州市次子阜扶其喪歸殯洛陽縣之北
邙原公剛明廉介慱學有經濟材信道篤立志堅從政果
於應變爲尤長氣之所充雖百折不撓故處大事臨大節
審量合義挺然力行要欲表表有所見於世而勢利可得
奪耶其愛君憂國之忠出天性固然與人交有終始不可
干以私官二千石三十年自奉猶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
可謂甘貧苦節不愧神明者也以用罔能盡死非其所訃
聞識與不識舉爲愴惜之生平喜作詩辭必已出能道所
欲言節齋其別號云曾祖懷妣范氏祖宗妣張氏世在野

父諱子安性慈祥美丰儀易農而醫壬辰際以其術多所全活陳氏之興豈其是邪用公貴封資德大夫妣張氏順德夫人賜錦衣各一襲公夫人翟氏以貞靜能安公貧子三人長曰夔武略將軍佩金虎符充某路行軍總管次曰皐讀書克家矯矯偕有父風次庶未名女三俱適士族孫八男女各四人卒事之明年孤子夔等喪服纍然百拜涕泗以墓碑爲請因念公與不肖交素厚死生之際三入予夢皆有明徵豈非精爽交感動於彼而應於此然耶雖既挽而復誄其感於予心者固有所未盡今屬筆來圖不朽以義以分其敢以不敏辭謹按母弟知府天祥善狀勉爲論次之銘曰

維天降材畀我共治其道伊何曰忠與義安而行之匪功

匪利致君堯虞否乃予愧不曰蓋臣其將孰謂堂堂陳公
元精貫中貞亮之義謇諤之忠以剛而順以介而通養我
浩氣塞乎昊穹一朝遭際奮從雲龍即事進諫礪夫深衷
列二千石敏焉赴功以德以讓凜兩漢風擢登使車攬轡
而東三年齊魯一鶚橫空治安陳善袞職是縫明我國本
如棟之隆充庭預議孰知雷同屹然有立砥柱河衝望公
廟朝帝載奮庸持節江海卒與禍逢命也何言其來則豐
哀哀嗣侯子職大供臨江一慟揃夷姦宄憤雪九泉與沒
其躬瘞陶之墟汶川溶溶顧瞻佳城祖禰是從魂兮歸來
安此新宮忠傳孝繼有決其渢是維慶父之表過者敬恭

大元故中順大夫徽州路總管兼管內勸農事王
公神道碑銘并序

上登極之二載詔以前泉州路總管中順王公作尹於㡽

制下而公已卒士論慨歎惜其備具文武才未究於用也明年春正月嗣子謙持太史屬王德淵所撰善狀百拜來請銘自惟識公始用情交終以義合至元庚寅歲邂逅於歐閩後二年予入翰林公亦終更來燕玉堂多暇日夕從游詡詡相得校夫三十年間會晤雖數在京師爲最洽公今已矣銘其墓宜莫予若公諱道字之問姓王氏其先爲京兆終南縣人世將家公姿魁偉勇而多力幼讀儒書長憙武事飛㦡走檄尤翩翩也公既負器局挾藝能不肯碌碌居人後間出大言捭闔時事及作爲歌詩藻思甚壯激昂頓挫以驚動一世謂將相無種功名可戾契致也然干時貴近終無所合至元更化以剔民蠹清吏弊爲亟公曰

茲吾之時也迺走燕上書請置執法官如是則吏畏政肅澤被於下政化可得而成六年憲臺肇建遂辟充椽史公志在澄清一旦抱牘齷齪蒐進論得失於簿領間恥於屑爲纔數月即拂衣而去適朝家遴選文學士充東宮講書官用昭文竇公薦得入侍經筵進讀際辭理敷暢間以時務意在互有發明由是稔知爲奇士進見顧盼與餘人異欲大用而有需也十三年江左平福建內附蠻夷悍輕易怨以變蛇豕婪婪血人于牙何所靳顧非大行臺塡之不足以制內而撫外也故郎署官重其人方裕宗皇帝參聽

朝政迺選公充福建行省左右司郎中時柄用者專尚威猛不能導揚恩信慰安遠人凡事之悖理政之害民及私意之所宿者公皆執而不行至面折力諍必理得事正而後已

如宦族趙知府元輩六十三家閑居室潤誣與山賊通擬
挺殺之意在籍沒掩利餘貲公抗言宋故官累詔恩䘏今
以昧曖一槪奴戮有傷朝廷好生之德止杖八人餘悉縱
遣降將弔眼陳據漳州叛賊勢張甚招討潘力不支踰城
走泉行省以失守罪縛出將戮焉公曰招討秩三品有罪
當稟於朝不可擅殺上官怒遣督將二人率甲士擐公曰
守不同署罪當相及公遽具朝服望闕再拜曰省官不有
朝廷脅我以兵欲將何爲吾寧與潘同死守不可得也彼
莫能屈潘竟減死論其守正不屈類如此由是强横氣褫
善良攸賴閭閻閭至晝公像事之二十四年授中順大夫
泉州路總管兼府尹泉據南海津會豪儈吏商假權貴聲
勢日凌轢請索紊大府紀綱牟取衆利公折以理拒以威

輙落其機牙束手噤語而去公堂爲肅然先時晉江之安溪土賊張大老方德龍嘯聚畬洞無賴二萬餘人時出搶略爲一方大患者幾三十年聞公至私相約束曰王老子來當謹避之勿輕出公爲布耳目設方略不踰月生擒賊酋二十三人悉榜殺泉市餘衆駴散百姓爲之歌曰藥不瞑眩而疾袪非良醫而誰乎兵不血刃而賊除非智士而誰乎其爲輿情感悅可知矣在任凡四載代歸鄉里以營治先塋樹植碑表爲務屢供具名親友燕衎爲樂若日不足者家人亦訝其遽如許也元貞二年春二月十有二日以疾終私居正寢享年七十葬維州北海縣樂泉里金山原公强矯有守臨事敢言膽氣噴薄無所回撓志在開布公誠砥礪名節表表有見於世孰謂勢利可得而奪邪至

於擿姦發伏不避持難又似夫漢王尊之在東郡虞詡之
治朝歌也奮身布衣起家至二千石剛直之氣至老不衰
其功業止斯而已此士論所痛惜也逵祖金初以武功賜
完顏氏世襲千户官至金吾衛上將軍曽祖諱虞卿大父
諱從正歷隰州太守父諱成皆嗣承世爵金亡復故姓仕
國朝任樂安縣令因家焉今爲廣固人公先娶孫氏生子
謙夫人年二十八卒繼室羅氏亦先公卒生二子曰諒曰
惠謙幼侍東宫才敏有時譽能政克家蔚有父風今官奉
訓大夫大司農少卿男孫四人謙之子三曰元孫仲孫季
孫諒之子一曰彦孫公平生著述號雲門老人集殆千餘
篇傳於家銘曰
繄王使君起海堧妙齡飛英振孤騫陳琳書檄何翩翩一

箭擬下聊城堅心惟嫉惡民瘼錙驅逐鳥雀同鷹鸇一行
作吏非所便蹇帷有志澄八埏封書直上沃帝淵太微執
法光炯然春宮嚮學開經筵一日登對席爲前顧公可試
宜擢遷利器當遇蟠根宣歐閩行臺兩廣連陽舒陰慘持
化權幕非其人奚望旂六十三家宋故官執之犴死何繇
寃公爲辨析皆平反潘惟不支心則丹以死信理人所難
維閩之南大府臬畀公撫循面則顓鋤薙強梗安慓鰥風
飆踔海魚龍翻萬貨山積來諸番晉江控扼實要關勢取
豪索非一端不動聲氣爲周旋安溪有盜勢結盤撞搪呼
號動百千公然剽竊三十年爲一郡患何迍邅公來約束
毋妄干老熊當道百獸跧一旦解刀耕壠間溪山淡淡風
日閑帥得其人人自安如君兩除稱衡銓幕府坐嘯鳴化

紘簡節疏目政猛寬四載終更公孰賢王尊虞詡相後先千年神劒埋山原鬱鬱夜氣生紫煙何以驗之石有鐫

金故朝請大夫泌陽縣令趙公神道碑銘

金自南渡後封壤日蹙軍國調度百色所須悉取辦民間然迄於亡而不知困其良法善經維持而有力者多農司辟令是歸若乃策名俊造列官令宰終其職而不負所舉者趙公其一也公諱鵬字搏霄蒲之河東人幼習舉業弱冠有聲場屋閒擢貞祐三年詞賦進士第父元善聲韻筭學世以農致富及公第諸負債者悉折券以貫曰吾所得已多尚何貪爲其知止如此公釋褐主芮城薄秩滿令闕縣請留公行臺廉其能俾攝縣務既而調同州澄城令民安公教政方著左曹請赴入補尚書省掾未幾用薦者辟

授泌陽縣令泌邊邑也户繁俗剽薄多不地著號稱難理公下車設教條督游墮行視田里相民利病而興除之見其土腴而桑鮮及知玉池沲坡等陂民嘗資以蒔稻歲穫千萬鍾年深堤堰圮漏貪取恣引强者有餘弱者不足田有涸而生埃者致相訟竟歲公審其若是令曰水爲利殊博旱乾有籍焉正患潤餘而用不均又曰設使菽粟如流寒無袴襦將奚以卒歲乃揵圮苴漏緒漶散理溝洫復作斗門提閼十數處量田疇爲可漑約束又置鼓畜犬於田畔以警其姦竊自是紛争息民無所私及課植桑歲至三十萬株縣以之致富焉公曰既殷而教聖人之大經於是謹庠序表善惡以敦其禮讓有射生張青者闖跨兩徼頗横恣不法民嫉之公廉知攝至庭嚴加教戒就給田牛易

籍農伍許以自新曰今而後姦枿少萌吾將不汝貸青悔愧自斂迄終更不復爲非其興利易俗先教後罰殆名父之治南陽也農司覈實以其績上聞至有州縣得人之諭尋遷豐衍庫司京城變人饑至相啖同僚欲私帑物以易斗食公曰我主吏死則吾分可切君藏以偷生耶其人慚而止北渡後流寓淇南貧無爲資時當路有知公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公聞之曰余方以儉素自守其可榮以仕乎竟不應遂教諸生爲業識者多之以甲寅歲夏六月二十九日觀漲西城歸憩坐礎言笑而逝春秋七十有三積官至朝請大夫至元戊寅歲改葬公郡城東郭顯應祠南百許步郡君邢氏祔焉公凡五娶楊氏生子庭嘗爲郡學官女其適同年何氏子郭氏生女華仙適齊氏次雷氏令

狐氏再娶閿鄉邢氏生四子一女男曰康曰廣廣傳家學嘗任筦庫以廉能稱曰應曰廉讀書通醫術女舜英適陳嘉謀孫七人良弼遂良濟民從龍顯祖時敏克謙先生資雅厚長身白晳與人接未嘗出一妄言衣冠頎貌望之知爲一醇儒也所交皆一時才傑如石御史子堅李右司欽叔暨其弟欽用欽若楊都運煥然王華陰元禮何學博與之嘗觀河華風土秀潤雄碩不隨時高下先生挺生其間清明之所萃鍾英彥之所霑浹宜其角逐文場而擢名進士揚歷中外而稱材大夫所居民富所去見思廩廩然有德讓君子之風詞賦爲平生顓門之學其經指授者皆有所成就惲年方志學受業門下今老矣凡兩入翰林三貳憲府粗有所聞於時先生之教有力焉子廣來請銘曰是

惲之責也其敢以不敏辭銘曰
於休先生德讓君子力擢巍科聲馳膴仕二宰劇縣政平
訟理敬謹廉勤富開田里化先罰後安行樂止異績殊聞
驚目駭耳人非不能未免有已鄒論爲邦厥有深旨樹畜
耕耘王道伊始史傳漢循龔黃信臣奮髯抵几莫之與倫
諒公平生有得於此至今遺黎歌詠餘美天步改玉士或
易節布衣歸來教授爲業斗食苟生寧飢不屑銘無愧辭
劖此麟碣是爲亡社大夫之墓其光有瞻

故正議大夫前御史中丞王公墓誌銘

至元二十六年二月丙辰辰刻正議大夫御史中丞橫海
王君以疾卒於私第正寢歛有七日其子肅㬎輩縗服纍
然持事狀百拜以壙銘來懇以義以分有不得辭者公諱

復字子初初名趾麟伯其字曾祖瑜大父松世家滄州俱隱德不仕禰府君諱昌齡金季嘗遊宦河南大梁亡起從恒山史侯叅議軍府事後以公命來攝衛州事有惠化於民惟君器識早爲經略公所知已未冬自齊經中起君襲父職仍領州務明年中統建元眞授衛輝二州同知又明年由州而路就陞貳總尹君遵守成憲越先正有光至元甲子轉官制行授朝請大夫改倅彰德路無幾以德望入爲中書兩司郎中調議察勿宰相至以佳士上聞魏河朔鉅鎭吏重而俗嚚號難理特輟君以少尹來治乃曰清心不如省事省事莫若先殺吏權於是汰冗濫屏姦惡絕私謁尚德化民有李氏者珥筆構黨持短長嚇官府張甚君發其姦杖踣之萬喙稱快自是闔郡嚮風書葉翻香曹務

爲清簡八年辛未春自中書舍人出知歸德府府居河下流其秋水大至環城爲海衆胥沉爲慼君迺督櫂師浮舟楫濟民於丘陵林木上遂相水衡循横堤疏二渠一注汳瀆一達河故道水隨退得腴田萬頃佃貧民仍請廪粟得萬五千石活饑殍者既而復揵治回龍堤葛邑口於府西以絶永患曰烏可使吾民重潰於泉故水去而民益親繼丁母夫人憂去職未期詔起君充河南道宣慰副使國家方有事襄漢順流以成破竹之勢故軍需百色羽書交督急於星火一責於我中間籌辦君力爲不少時大軍復東掀五河戰力而餽乏河走凌蔽川不易轉致衆艱於行君毅然以漕事自任至撞冰東下一夕凍澌解軍威藉以振衆且服君事不辭難而害不茍避有如此者明年超擢陝

西四川道提刑按察使尋進拜嘉議大夫行臺御史中丞用膺才選旣署事有告蘇州應草竊以城叛者或議調急兵徑討公曰維揚去吳纔三百里不當猝有此變恐憸人流言激之鬨乘間以利賄耳與省議合遂駐兵近郊偵其實繼發未晩已而果如料吳人得無虞而妥其臨大事處置明審例如此淮甸沃壤千里公於上前論奏宜設農司募游食者開耕屯以盡遺利若爾非惟實內地且威剔遐陬坐銷外侮韙其議付有司施行俄加正議大夫徙按河東山西道以事免歸居三年竟以疾疇之遂至於斯哀哉享年六十有四前後寵錫凡十有一命官極通貴哀榮終始不爲未遇以是月壬申葬汲縣親仁鄉王尚里禰塋三胳首穴夫人夾谷氏前公亡再娶夫人秦氏生二子曰燮

曰範範前公九月暴卒二女長安歸徒單衍亡次適趙常曰夫人杜氏生子曰庸二子並愿而有文學皆公所自教云曰子度曰女壽適陳氏皆先亡孫二人曰青牛範之子一在襁公爲人器量弘深有經史學善持論識變通無贅言居養甚重周防甚謹及開物成務當其可爲推致所學惟恐不臻於極然事無巨細率以大體中持恥近効取譽所謂以道事君者近之至威儀柔嘉小心式訓又類夫仲山甫衛武公之行已承旨鹿菴王公人品清峻愼許可嘗詔公舉可執政者乃以君名進奏其經濟德業可知已初官河東時憲府爭索隱幣以副上需分司者不計應否悉掩爲已功弊久恬不爲怪至是公以前行沒入十萬餘緡盡給之民又平陽府胥有以母喪甫窆輒從吉執役者公

曰忠孝之人胡可與處迺按而斥之其惜體正俗又如此可書者尚多惟著其繫夫事之重者恐亦公之志也歟銘曰

大學爲道將何爲俾民一德新民奚行焉而底善是依要本平治先修齊俾明厥體用或違其在孔學非吾知倬哉王公天秉岐自稺細行初不遺若考翼異事子肯基一日雲厦看巍巍揚歷中外厚自持柔嘉維則非公誰又復當用行不疑翰音登天翅屢垂越若有物中縶維從心罔單體弗羸期於俯仰無忸怩人或咨惜我則熙以道事君其庶幾六十四載麟儀儀綬何若兮印何纍貫夫松櫝餘光輝天其或靳將後貽俾爲清廟璧與圭奉之天門光陸離仙山東麓朝氣霏佳城鬱鬱君所歸殁而從禰爲受釐足慰

下泉含笑嬉零落不必西州悲我銘昭昭惟昧詒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六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七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碑誌

大都復虞帝廟碑

幽陵之祠虞帝所從來綿邈廟據金故苑西北維兵後廢不治獨唐貞元間復廟碑宛在顔真卿子頵書人屢欲易去礱焉以它用王者心懔恍若有儆動廼巳厥後道士陳志玄直廟西百舉武起眞陽觀爲長春别院復購焉約不犯元刻用石背勒營建本始備力來從碑與趺坼身挺植重不克舉仆道士惕息罄折向碑祝曰今神顯思若是願置安處且違荒穢尚敢他用以黷聖靈神惟降監庶畢兹志安載而

去吁亦異哉初樞密趙公良弼嘗建學宮於鄉縣求志玄爲工師既迄功以徙碑事蹟來告公曰嗚呼噫嘻皇乎休哉惟帝明德萬古是式況冀土茫茫析而爲幽州者帝之所經畫宜乎燕人祠饗不忘廟屢廢而旋復也又遺碑巋然自唐歷五代遼金當大元戊寅凡五百有餘歲神物護持俾勿懷汝歸與復之責不在師乎志玄曰唯即以道宮丕搆作新廟而奉黼扆焉既而趙公將志玄之懇以復廟記見屬某拜手稽首而颺言曰日月星辰帝之明也君臣父子帝彝倫也山川風土帝疆域也是則聲教所暨巍巍乎與天地同休孰能名而能報哉今志玄黃冠師因趙公一言而復數百年之舊俾來者瞻天就日知慕帝德如蟻之赴羶可謂推原道本敬其所當敬乃知天理之在人心

者曾一息而間斷耶至於稽古樂善因機就功毗贊皇猷思成比封之美又以見趙公事君治民孳孳焉以堯舜之道存其心者也誠宜特書以詔來哲仍繫樂章使都人歲時祀饗登以歌焉其詞曰

帝降諸馮東方人兮幽幽深山鹿豕羣兮耕稼陶漁至爲帝兮風動八區烝一乂兮矧惟析津帝經制兮物不苦窳化土泥兮聖靈在天濡鴻私兮阜財解慍南薰時兮鳶飛魚躍日用而不知兮風移俗變天理存厥彝兮燕人懷思歆明德而祠兮八音庭陳鳳來儀兮九疑雲深望何依兮我賡九歌言匪空兮皇天降衷克綏惟帝聰兮恫彼下民中庸其鮮充兮嗚呼而能一天下之慮允執其中兮

平陽府臨汾縣重修后土廟碑

平陽府治之西有鄉曰晉源帶汾河表姑射林墟櫛比泉流交貫無寸壤閒曠山霏夕景杳藹如畫故河東稱膏腴勝槩之地於斯爲最風俗率勤儉盡地利憂深思遠有陶唐之遺化焉用是富庶而事神報本之禮尤恪歲時覃出惟恐居後豈終歲之勞一日蜡者之意歟樊氏里后土祠其來浸邈蒼煙喬木輪囷離披巳百餘年物也兵燼來雖正寢巋然日就蕪圮里中父老某等憫其若是乃諗於衆曰吾黨仰滋天休取足厚載歲比豐穰人用樂胥可不知其自邪今神庭未備不足妥靈揭虔其謂我何咸儆懼聞命相與經畫起廢完故益新智者作其謀富者資其用取材於河陶甓於野礱礎於山然後工者輸乎巧壯者服其役營務既興先後有敘於是繚重垣建臺門作重寢列兩

序樹庭屛凡三十八楹丹刻翬飛輪奐離立其配侍法從之屬旄纛儀衛之數金碧絢爛森布左右莫不畢備游人過客載瞻載儀溪山草木亦爲動色凡費泉幣僅萬疋既落成某人等以禮幣求文於予將以幽贊神明紀夫廟貌興衰之自謹按汾陰后土祠乃魏鄈丘之制其典秩華縟肇於漢武元鼎行幸之初千載而下令人歌秋風之辭詠汾陰之曲想夫泛樓船濟汾河千乘萬騎威靈振赫回旋駐蹕躬祀脽上祈穀報功於是乎在故歷代因仍以爲聲明盛事曠古當然之典是則崇奉者國家之事非鄉民所得擬也以理究之神脽者即有國之大社而社者自天子至於鄉遂皆得置而通祀第禮文制節有隆殺之異爾況土爲神廣大博厚無所往而不在又汾陰在晉爲屬邑以

茲爲離宮異館神游美報之所其誰曰不然嗚呼三代巳降教化衰而禮樂廢禮樂廢而祀典亡林林總總之民物則既戕心惑所嚮有射利徼福而已故祀非其類僥倖於萬一者胡可勝數今冀方之民獨能敦本返始奉所當祀俾歷世相承之俗敬恭誠潔永永是尊以荅高廩無疆之休較夫淫祀野祭者可謂知所嚮矣乃爲作送迎神辭春祈秋報歌以祀云其辭曰

汾流兮容與林葩兮綉組被汾兮一曲坎坎兮擊鼓薦瓊芳奠桂醑俟神來欣樂胥芳菲菲兮滿堂偃金枝兮翠羽報神德兮德何溥

右迎神

澮林扃兮山煙乗回風兮雲軿神欲旋兮何邁奄上征兮

朝元衆紛舞兮羅拜欲神留兮無言望極浦兮渺渺愁予
目兮娟娟神篤我祜兮歲有年

右送神

絳州重修夫子廟碑

絳爲州甚劇其地蓄河山之潤總六縣以三萬户爲河東冠俗剛儉尚氣義奄焉有三晉餘習州治民廬高下覆壓蟠踞枕跨岡陵是依獨夫子廟學據城之東北隅爽朗夷衍眞澤宮甚宜而素汾北來盤折容與帶郡城而西望之一泮水然廢撤既久莽爲榛墟逮州將艭澤郭公來始圖興復遂起大成殿泮宮門各三楹甫杇棧而公卒漠然狼藉者蓋三年於茲噫將有待而然耶至元九年秋奉議馬公來尹斯郡既謁告顧瞻咨嗟憫夫垂成之功日就隳剝

乃以完故盆新爲任於是完正殿壯臺門創兩序凡就屋五十餘楹層棟軒翥墀陛整削松桷有舄碩碩其庭中設素王像以顏孟十哲配侍左右東西兩廡繪六十二子及大儒二十有四袞冕哻裳峨峨奉璋奎壁輝映煥焉有光廟既成適選舉令下士子來歸洋洋滿庠既而衆議以州之治化及民者非一其大者著者可無聞於后來謁文於余因勉爲撰述且寓夫子之所感焉嗚呼三代之治道莫先於教學無重於育材材弗育則用乏其人民失化則不明乎善善不明則民入於僻民蕩於僻則幾何不爲禽犢也哀哉欲求吏之良政之善胡可得已若夫天地絪縕山川闢闔蟠精粹靈非有今昔醇醨之間人之秉彛具存天之生材不乏然氣之不充俗之不美者特以敎之無素養

之未至耳今國家崇聖道開化源建辟廱於京師立學師於鄉遂顓本業者復其身鳴一藝者無不庸是則大易人文之化菁莪樂育之方靡不備至柰何吏治者鮮推其本以簿書獄訟是務爲士者不思根極聖道以大學自任區區從事於章句之末是不副上之所求所望焉而曰道不明秦無人也宜矣尹蚤以學術侍彤庭歷臺閣熟其然故下車之初首事學校作新士民耳目至成就若爾可謂能也已尹諱[illegible]郡人既書其興建本末而繫之以詩其辭曰

厥初生民秉彝昭融物慾外遷良心蔽蒙於鑠元聖乃大有覺何効何則而先乎學吁嗟叔世降及漢唐道統湮微絺文繪章士騖空言吏昧厥治朝夕孜孜匪不摩厲科學

異端簿書期會愚者不及淪於自棄聖不世出發越道源
粃糠虛文浩浩其天廟宮之建庠序是宣穆穆睿思意茲
在焉而吏而士尚克勉旃盤盤閟宮完故益新馬公之功
本既立矣道由生矣睎爲餼羊乃予之恥

絳州曲沃縣新修宣聖廟碑

曲沃縣學舊矣始完於宋嘉祐初盛於金泰和閒貞祐之
兵蕩焉無餘前政苟詘初不遑卹圜蔬輿廄薪刈其下者
幾五十祀逮至元巳巳邑尹石抹公慨然以圖復爲事工
垂構而去尹侯簿賈天衢相與顧歎曰蕭武弁能是烏可
不卒其美然澤宮故地庳陋湫隘不足奠安神觀聳邦民
瞻相治城西北陬勢夷且爽遂增崇前規而敞其禮殿焉
既落成董事者許良等感蕭君經始之勤今政贊終之善

來謁文將刻石廟庭俾鐫名於孫曹諸賢之列用垂示來
揩竊不自揆敢以聖道之隆汚廟學之本末互陳而歷告
之三代之世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以師以令肄
俊造其中時書歲考小大有成然後賓而興之其典則六
德六行其藝則禮樂射御書數然不可不知其所自故聖
學釋菜奠幣於先聖先師示不忘本也彼朝夕見瞻無非
智仁聖義忠和孝友睦婣任卹之方凡邪說詖行放蕩僻
異之術非可輔世教明人倫者率屏絕不容髮其間故三
代道出一致有學而無廟周衰王者迹熄生民不被庠序
之教天理茫昧心喪厥守異端百家之說乘隙竝騖不無
厖雜壅底之蔽此太史公讀功令未嘗不廢書而嘆也及
漢興學館林如鴻儒繼作師傳業受學古蒞官守其說而

不易故謀王體斷國論一以經旨爲據於時公卿大夫士吏文學氣節雲蒸霧散彬彬然幾三代之風何其盛哉此無他聖道明而百家自息也逮魏晉隋唐以來慕高尚者以虛無爲宗干利祿者以科舉爲業其視窮理正心修巳治人之道懵不知爲何事時則三物之教弗明於上先王之澤不及乎下單爲廟祀尊孔氏而王之三代教育之實泯泯掃地矣所謂有廟而無學閒有卓越特達之士出芟夷浮學羽翼聖道爲任然莫能拯起其弊而全濟其溺者何哉蓋道之隆汚學之盛衰一繫夫王政好尙而爲之有無也嗚呼三代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今國家昭至德建民極勸學敦農崇化厲賢凡所以風四方而開太平之基者靡不興舉故經明行修之士往往賓興天府

擢位卿相以心正意誠國治天下平之道已嘗佐天子而
理百官矣士之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舍斯時之易將
何所求所待焉曲沃自昔以劇稱土腴物阜爲絳諸縣甲
俗剛愈力穡尚氣義憂深思遠奄焉有唐晉餘烈尤不可
後者敎也本既立矣道由生矣師帥者能仰體上之所嚮
以明倫實教作新士民耳目俾知所以學異時人材輩出
斌斌然追兩漢之風孰謂不張本於斯邪不然釣采華名
爲餼牽告朔之所吾不知其可也銘曰
維晉曲沃以劇稱絳山左戒汾右傾山川開闔氣上蒸風
俗勤儉餘剛稜邑居萬家業有恆既富而教迺世程嗚呼
庠序教所生石君作尹追良能奉宣德化根以誠清廟起
廢功勃興心計百至經載營惜哉垂構任遽更後人繼之

卒有成方華古礎排巨楹文欀藻棟浮雲縈相前增崇尤克承教其鋪敦道日弘春風隱耳絃歌聲始謀贊終匪白矜吏民懷感思以銘我詩刻石碑廟庭

解州聞喜縣重修廟學碑銘

堯舜用道以治天下孔子任道以垂萬世其所以明倫建極論政造士邇說遠懷者不外夫術有序國有學而已後之君人者思欲化隆唐虞坐收牖易之道舍夫子之教將安法歟我國家尊師重道明德新民風動海寓爰自京師達於郡邑鄉遂率建教官勉士以德趨民於學其比隆致治之意固云極矣而承宣鼓舞寔守令之職是則道生之本教始之基其可後而聞喜在秦曰左邑桐鄉逮漢元鼎間始易今名其爲縣浸董澤奠鳴條雄盤遠帶風土夷沃

通晉走蒲古爲咽會名卿碩德代不乏人巓山川之氣鍾
靈萃秀必自人文德化薰陶涵浸者爾縣廟學舊矣枕城
之艮隅地勢穹窿如神龜負圖背露淵水蒼官鬱鬱環列
庭戺秋煙古色望之儼然皆數百年物也按廟碑由宋迄
金宰是邑者增崇非一故制度宏麗甲於諸縣遷革已來
神栖碑屋幸脫煨燼然歲年緜邈人迹罕至浸淫於壞蘔
草棘而宅狐狸蓋有年於兹至元巳巳從仕郎張君來尹
是縣首以營治爲任既而監縣事脫台簿司天祿佐史劉
瑞爭出廩料資所費而濟厥嬂如榱棟桷櫨之傾腐者瓴
甋階陛之缺裂者舉易而新之復起講肄之堂齋廬之位
至於神門庖庫畦圃游息之所莫不畢備用十年春二月
釋菜禮告成厥功百年偉觀頓還於舊粤明年春史劉瑞

介汾西前尹王延年持溫國文正公學記踵門而請曰不腆敝邑猥致力於鄉校功甫僝而尹適去烏可俾上官之姦蘼蔑焉無聞於後以職以分瑞也寔任其責擬揭諸麗石以告來哲不肖素陋於文以懇請堅切辭不能已敢勉爲書之又竊喜幸得列名於司馬公之下風固所願也尹晉州臨汾人諱仲祥資明良果於從政故其爲善卓卓有成也如是較夫從事於簿書期會之末者不曰有志於本知教之所基者歟誠可歌也已其辭曰

維漢聞喜古桐鄉東浸董澤南條岡千年喬木秋煙蒼廟宮盤盤枕艮方平時絃誦溢兩庠代不乏賢古明良如儉顯魏度相唐風雲感會龍虎驤至今德業何昭彰神居雖存地土荒蒿萊沒人狐兔藏風雲穿漏摧棟梁張君下車

心慨傷首以營治如弗逞同寮見義爲贊襄咨嗟吾道百孔瘡頓還舊觀蔚有光齋廬有室講有堂我南走蒲過此邦親覩盛事思彷徨吾儒有例善則揚作詩豈惟示不忘士民嚮化此本張嗚呼廟碑古甘棠

重修孤竹二賢廟碑

首陽山孤竹二賢祠肇見於李唐增隆於前宋金貞祐末爲戎兵撤而樵之國初郡人徐帥因廢基而屋焉後四十載當至元九年玄默歲惲自御史裏行來官河東以是年冬十有一月按部至於蒲坂適致祭令下遂齋沐奉祀祇拜墟墓庭序蓁翳路寢傾圮遺像黯昧陊剝就滅於戲前政之不舉至於斯邪非惟不稱明詔尊顯風烈之義而大懼不職下隕教條吏隳不恭惡可狗狃於是祇會屬吏作

新是圖資聚既營衆工趨事仍命府掾長吳舉董治厥役改新肖像以儼神儀逮明年夏五月復行縣次蒲吏告訖功用六月丁亥躬率僚屬以少牢之奠敬妥神棲帶河表華新宮敞然山煙庭木奕奕動色守吏不任之責庶乎其少塞矣知府楊居寬請書其事於石以詔來者噫二賢聖之清者也其出處大節求仁本心興懦厲貪之操息邪懼亂之功孔孟稱之詳矣揭若日月亘終古而不熄小子其敢擬諸然讀黃太史所述去國諫伐蓋宗國有不説好事者爲之説耳竊有所疑焉若曰非讓而逃國人惡而逐之烏在其爲賢也且以避紂不有其位孔子何爲稱求仁得仁子貢何以審夫子不爲衛君乎至於義抗自終恥食周粟亦謂事不經見臧哀伯何獨稱武王克商義士猶或非

之不然二賢者北自海濱聞善養來歸當周命惟新明義崇德之世不知俯仰何所愧怍偃蹐於茲山之下乎故特表而出之必有能辨之者仍爲蒲人作迎享神辭俾歲時歌以祀焉辭曰

瓊蘼潔兮蘭馨錯薇蔬兮薦神庭條之山兮河之水迴風瀟瀟兮波瀰瀰神之遠游兮邇何歸南叫虞舜兮帝禹與追以暴易暴兮吾知其非國極所欽兮祀典載熙槃非周粒兮桂酒芬菲民之載神兮清風庶幾偃迴旆兮入室陳鍾鼓兮載考載擊千秋兮萬歲於焉兮永息

衞州創建紫極宮碑銘

維衞紫極道宮全眞師冲虛子房公所剏建也初公旣參丘尊師於海上長春目其氣志非凡殊稱異之居無幾何

命公主馬坊之清眞觀迨國朝壬寅歲聊攝趙侯請師住持郡之玄都宮於是鶴馭東游道出敝邑汲長趙實扈林聞師道價重一時以治城崇道里隙地廣六十畝武縱則倍之奉師爲玄覽別館忻然許焉輟其徒張志洞等結茆以居嘗闢地得石上刻宋太宰張邦昌詩什知爲吳越錢氏子孫隷華庵故基也師畱博僅紀而西還淇上方履滿戸外每以居逸教無爲慮因集其徒而告曰吾大方家雖清虛自然爲宗要以應時衍化爲重詎容山林長往歸潔一已乎且吾行天下多矣未若衛之土中而處會俗美而易化不於焉闡吾教尚何往然祝延實供香火焚修之所非大壯麗不足以張皇教基竦道俗瞻敬之心也迺命門徒孟志玄趙志樸率衆下商洛之材跋涉巇阻以歲月得

木萬計遂建正殿七鉅楹內設三清大像示至道之原也中起通明觀以奉玉皇黼扆欽天帝之尊也後復作七眞殿五筵敘列僊品見玄教之傳也下至壇墠神闥齋室庖湢廄庫蔬圃莫不畢舉師素負巧思志堅而氣充規撫位置意匠中定不待畫宮於堵而爲執用者之法要使堅完鞏固爲數百年物尋師委蛻仙去遺命志樸等曰今大功將集無以吾存歿而作有間勉強前修以卒吾志故志樸等三十年間焦心勞思攻苦食澹繼述師訓猶一日然今則繪彩供帳截然一新金光五雲絢爛溢目宏麗靖深爲一方偉觀其工費之廣自力其力初不外假而衆忘勞焉實經始於壬子之春迨至元甲申秋工告迄功志樸乃件右師之行業與夫興造本末踵門磬折謁子文者再余以

鄉梓盛蹟且與師有玄談之雅勉爲敘次之師諱志起濰州昌邑人幼業儒既而以異夢有覺遂入道爲人氣貌魁奇操行清峻通古今善篆籀樂與名士夫遊至於醮祭之獲福雲鶴之顯異所在驚動世之耳目者爲多遺山謂師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似夫墨名而儒實者蓋確論云宜其事業成就如此至元戊寅志樸以師德請於朝蒙敕定僊號曰弘眞體靜眞人若志樸者於師弟子之禮始終盡矣尚猶以師不覩道緣大成爲歉予慰之曰不然昔眞人舍清眞而遊博去博而終稅駕於衛今雖神游無方其眷戀於此也必矣況共衛間名山勝境固爲小有洞天如玄元化現於仙山公和舒嘯於蘇門海蟾留題於白鶴仙蹤靈眖前後接踵見於方志雜出於傳記之說者晧晧矣

異時馭風騎氣追陪眞仙安知不過故山而留語俯華表而增懷而爲孫劉絶塵之舉也耶仍作歌詩詳見師志俾刻諸樂石雖綿亘千祀庶幾來者有所考焉其辭曰

道家者流本靜清杳冥而無迹與形宗慈尚儉貴不爭玆乃黃老之常經有時土苴爲世程祈禳醮祭由是生像緣教設雖強名雄樓傑觀爭峥嶸猗嗟先生起營陵魁偉德業玄門英至人未免安儀行河山兩戒礱金庭方花古礎排巨楹紫雲爲蓋青雲城羣仙媲統須皇靈紫垣落落羅天星先生演化意有徽後孰倦焉先此營庶用張本道可興陰助政治歌清寧大緣未竟歘上昇門人攀慕涕雨零歲纍月積大有成惜不久視爲宗盟仙宮洞房本不扃神遊八表風泠泠來過故國宜少停紫極夜氣開蓬瀛追攀

逸駕非吾能尚想爲國儲休禎風時雨若穀不螟下洗澆
俗還淳誠我詩刻石何千齡要作華表歸來銘

大元國大都創建天慶寺碑銘 并序

大雄氏之爲教如慈雲慧日覆燾無際惟得其人道乃大
行宮居像設亦從而熾盛之我國家鼎定全燕敎隆内典
故精藍勝刹粧嚴寶界金碧相望有佛國大乘氣象維永
泰寺肇基自遼彌陀者泰之別院也大安兵燼廢撤不存
鞠爲茂草者五十餘年大元至元壬申有僧雪堂者始來
結菴而主之先是師業嗣法猶窟潛天德以經戒嚴機鋒
峻越在雲朔名動京師嘗假息閒有以天慶名所栖而告
之者初不諭其故既而駙馬高唐郡王聞師名德喜之既
覯止即依慈蔭扣真詮師順事隨方日有所覺以至承嗔

獲譴非罪而罹苦毒者因聞一言多所縱釋其後王請師住豐之法藏院仍贈貝錦法衣用著顯異尋以道行上聞有詔所在護持及觀光大都郡王迺出重幣易是院爲師待問駐錫之所與其徒奉香火修潔精進而已至於建大道場擴充無量功德蓋遵養而有俟也逮甲申冬皇孫紺蘇剌以師持誦保釐故欲辟靜室處之宮府辭不可翼日出貨泉二千五百緡洎名驃二仍諭留守段禎詹事丞張九思即所居庀徒藏事起三大士正殿丈室七巨楹下至門閭庖湢賓客之所略皆完美始於乙酉之春成於丙戌秋仲役初作闢地得廢鍾所刻天慶二字考之蓋有遼建號也事夢既協即爲新寺名額於是倚睟像於金光沸潮音於空際有來諸天普臨雙樹顧諟永泰廢餘復爲清涼

法觀矣後三歲奉皇孫奩香禮江浙名刹起造藏經師冒涉江湖往返萬里存神過化高風所及奔走供養且有金仙通靈茄藍主護之應吁亦異哉凡得經四藏計二萬八千餘卷分貯大都之開泰天慶汴洛之惠安法祥及永豐法藏院仍以法物付之使人無南北通暢玄風壽聖皇贊寶緒天花雨紛梵唱雷動日開八方之供者此師之所圖惟也宜其經來神衛號應基先雖老柏重榮神松回指有不是過者遂不千里遠持待制王之綱事狀以寺碑來請曰山僧空踈無足比數以義以契尚憲使與顧以銘章貺之始終之願畢矣予以師憙儒學有器識所交皆藩維大臣文武豪士緩急於士大夫周旋不榮悴間解紛振乏要有實效然去來其間殆雲凝而風休也嘗即寺雅集白鹿

菴左山二大老已下至野齋東林凡一十九人作爲文字道其不凡時方之廬阜蓮社云是亦將因儒釋僧之特達者也宜其行業成就如此固可以著金石而垂不朽矣師諱普仁字仲山姓張氏雪堂其道號也世爲許昌人父世榮官至豐州司錄叅軍母夾谷氏師生有徵祥甫毀齓不葷酒嚌初祝髮於壽峰湛老再具戒於竹林雲和尚及參永泰贇公一見器異即蒙印可至有機鋒灑落瑩徹冰輪頭角崢嶸光騰星緯之譎贇派出臨濟第而上之師乃慧照十九代孫也過鎮陽樹碑表行濬源接派以昭真本於尊祖追遠光又赫焉余嘗論天下之事雖小大有殊𤘽酢注措皆有本末就釋氏教論之佛法者本也塔廟者末也崇其末而遺其本求進於道亦以難矣若師也可謂持用

有方審所先後者哉乃隨讚歎而作偈曰
道之大原出於天物生而靜乃本然扶持有術繫後傳惟
聖日遠湮其言奪攘矯虔紛目前佛乘自西來竺乾慈愍
濟度心爲先衆生迷惑不知覺沈溺苦海甘流連人人安
得以手濟以法爲栰經爲船奉持頂戴破黑業火宅變幻
生青蓮龍宮紺殿儘瞻禮貝香須滿黃金田阿師振錫下
南海豈爲頭角爭昂軒向來四萬八千偈重與震旦開經
筵燕豐汴洛還舊貫佛界珠網搖秋煙群昏再曉栖至善
如夢日月金沙淵漢人得經纔四十未若此舉思無邊功
圓行滿師不有歸之帝孫祈永年八方奠枕磐石靖天子
萬壽南山堅聖孫神子麗不億惟城惟藩復惟宣歸來丈
室炷香坐但覺鐘鼓清而圓從此婆攞雙樹底知師澄定

草鞵禪

渾源劉氏世德碑 幷序

金源氏倔起海東當天會間方域甫定即設科取士急於得賢故文風振而人材輩出治具張而紀綱不紊有國雖餘百年典章文物至比隆唐宋之盛若夫篤志力學挾藝應選首破天荒魁冠多士父子昆季相繼擢第爲名士夫作良牧守文行端雅門第清峻爲金朝第一流者其惟渾源劉氏乎劉氏出彭城望族五季板蕩播遷朔土遼末遠祖諱用者居弘州順聖縣之耀武關世業耕稼生子翰贈承德郎配張氏追封彭城郡太君生撝字仲謙即今監察御史鄰之高祖也始釋耒耜習進士業當遼金擾攘際學未嘗一日廢天會二年肇闢科場公以詞賦第一人中選

中選惟遼以科舉為儒學極致文體厖雜萎薾視晚唐五代尤為卑下公勵精種學文辭卓然天成妙絕當世一掃假貸剽切牽合補綴之弊其後學者如孟宗獻趙樞張景仁鄭子聃皆取法焉金國一代詞學精切得人為盛由公有以振而起之也釋褐右拾遺轉知天城陽曲懷仁三縣擢大理正遷平陽府判官安東節度副使兩貳大理寺出刺石州累官中大夫年六十三卒於位翰林學士張景仁碑其神道公性淳厚見義固執待物誠好誘掖後進三為理官議獄主恕不屈於權貴故多平反尤長於治民興利除害若嗜欲然施設有條理簡便可持久所去見思圖形奉事素愛渾源山水幽勝買田家焉晚號南山翁夫人渾源雷氏北京轉運使思之女封彭城郡君生四子曰汲曰

渭曰滂早世曰濬汲字伯深穎悟絶人早傳家學與弟渭同擢天德三年進士屢爲州縣有聲累官朝散大夫應奉翰林文字西京路轉運司都勾判官平生寡合不羇慕郭林宗黄叔度之爲人晩節倦於游宦放浪山水間以遺興讀書爲樂稱西嵓子述壽藏記敘其行巳甚悉卒年五十八鄆王府文學陳訥銘其墓有西嵓集行於世屏山李之純引其端娶曹氏追封彭城縣君一子偘字稚川大定十年進士第積資奉直大夫豐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孫一從夔字和卿奉職出身善作詩曾孫文祖渭字仲清少好學克紹箕裘既登第授承德郎知秦州隴城寨事調隰州軍事判官終朝列大夫嵓嵐州刺史號[illegible]老人一子价河水泊酒監曰濬迺鄰之曾祖博學強記少有聲場屋間

既而用廕入仕至安遠大將軍饒陽令配張氏封彭城縣君生四子仯似儼俁仯字稚行宣武將軍眞定府軍資庫使三子從善字澤卿彰德府酒監從臯字平卿從契字禮卿武義將軍克勝軍副都統孫五人曰郊義武將軍曰郢等俱早世似字稚章孝敬友愛出於天性力學能文稱其家聲四試於庭不偶用恩賜第授承仕郎華州教授再任承直郎主沂水縣簿娶王氏封彭城郡太君壽五十五終於家遺文雄深簡古有廼祖風嘗訓子孫曰爲士當先行檢如絲之潔將立其身愼無點汙汝佩吾言則無忝矣故屏山李純甫表其竁曰善人劉公之墓其爲士夫之紀蓋可見矣一子從益字雲卿自髫齔時已有成人度擢大安元年進士乙科調鄯陽丞長葛簿陳州防禦判官皆有治

績投機應變措畫出衆意表進提舉南京路榷貨事丁沂水君憂起復拜監察御史君負材尚氣資之以學欲使事業表表大見於世一旦職與志合所言朝廷紀綱時政利病竟與宰臣辨論得失不屈去職閒居淮陽與諸生講明伊洛學久之選令葉縣至則鋤強剔蠹豪族惡黨禁不敢少肆請免逋租三萬石致流民自歸者口數千大起孔子廟旣樹敎本集諸生肄習其中風化大行考課爲河南最未幾詔入翰林爲應奉不踰月而卒得年四十有四雷御史淵誌其墓趙翰林秉文勒銘神道皆稱其器識明敏剛直敢言學可以輔政敎材足以濟時艱齎志以歿士論惜焉葉民至廟而祀之孔子稱遺直遺愛者豈近是耶蓬門其自號也蓋取南山翁誡子詩元自蓬蒿出門户莫交門

戶却蒿蓬之句有文集十卷粹而贍通而不流類其爲人內子嚴氏封彭城縣君子二祁郁祁字京叔少穎異爲學能自刻厲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達大涵灊鍛淬一放意於古文間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諸公見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居於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於躬行踐履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眞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於正士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室牓曰歸潛歲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西京選充山西東路攷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没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誌其墓娶史氏洛陽名族

一女適前監察田芝子文冕一男景山終國史院編脩官孫一興同有神川遯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志三卷行於世郁字文季亦名士中統元年肇建中省辟左右司都事出尹新河名拜監察御史能文辭工書翰別號歸愚卒年六十一娶趙氏前禮部尚書璜之女一子景嵓鄴字伯震一子景巒儼字稚昂鄴之祖也登承安二年進士第累官至中奉大夫祕書少監壬辰北渡痛宗國云亡蹈河而死配李氏封彭城郡夫人三子從禹字虞卿登正大七年辭賦第官至朝散大夫同州錄判一子曰都從愷字舜卿自幼卓犖不羣稍長入鄉校擅能賦聲再舉不契就廕補官授武義將軍登封主簿已能綜覈縣務束溼吏曹人不敢以少年書生易之國初生聚稍集遴選廉能

急於撫字辟府君攝領韶州事繼眞授宜陽令縣當兵後庶事草𠜂下車廉知其利病休戚斟酌而更易之凡科取差徭必驗其等第俾均輸焉暇則集俊秀於縣庠講明禮義美善風俗爲政才期月而頌聲四達終更授河南府路經歷素精吏事婉畫恢恢刃游餘地致六房無滯務公餘與紫陽楊丈西菴楊公九山李子微薛庸齋徽之觴咏於泉石間中統四年正月二十八日以疾卒於私居之正寢壽五十有五娶張氏宣德望族貞靖柔懿自在父母家已稱純孝及歸于我事舅姑恭順飲食服御非經其手不進也終於至元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五葬合祔子男三人鄘字君美平江路人匠提舉至元三十一年十一月以疾歿得年五十有五配段氏享年四十有九鄗

袁部場管勾鄰才識警敏練達時務由省掾授承務郎工部主事次陞承直郎順德路總管府判官選充監察御史女二長適渾源州王氏次適應州元帥韓公之孫孫五紹祖江浙省宣使慶祖澱山巡檢繼祖勝童乞童從稷字賢卿終濟南路儒學教授三子曰郇曰郴曰鄈俁承奉班祗候遂州酒監一子從周字文卿劉氏先壠始葬順聖之耀武關南山翁徙祖塋於渾源縣東北黃嵬鄉御史君以世故流離起先塋於宛丘神川旅殯洹水歸愚定窆燕山令鄰奉大父中奉公衣冠及考妣柩安厝於河南北印之原是爲渾源劉氏洛陽新阡鄰復欲彰先懿昭孝思圖不朽諗不肖嘗問學於神川先生知其家世頗詳持張陳李趙雷王諸公銘誌求述世德碑以猥列後進年迫衰謝不能

發越先賢事業且何敢秉筆於諸名勝之後堅辭者久之鄰復曰金亡士之北渡者百不二三今消磨已盡求接見先輩老於文辭而最知名者莫公若也今弗惠顧則先世之事將何於託不獲已迺採掇諸公緒餘及已之聞見而知者會歸其極而系之銘銘曰

漢庭射策貢士遺風排黜百氏仲舒是崇唐文三變敗北無從振起衰薾尊昌黎公兩公傑出莫之比隆考其胄裔孰繼芳蹤大名難再氣數奇窮金源立國網羅才雄首魁多士惟南山翁程文妙絕一世師宗當時景仰韓董攸同子孫克肖家學是攻巍科七決聲華摩空故家文獻泱泱大渢蓬門卓爾世業克充言直行果節效匪躬支撐傾頹致時之雍齋志雖没留名則鴻中奉矯矯職貳大蓬存亡

惟義表我孤忠子孫昌熾爲報則豐神川力學洞聖心胷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振辭鋒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適越惜不時逢陰相同氣先志恢洪朱衣白簡秉御史驄何劉氏之多賢試紬繹其始終種德植善無踰於農立志務學祿在其中忠義仁恕傳嗣彌縫維人事之克盡見天理之昭融宜澤流渾水之源青蔚南山之峰北邙之原巋然新宮世故牽率匪忘祖封是惟金百年文宗之裔過者敬恭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七

姑蘇劉昌欽謨

王文定公　秋澗集

題跋

跋蔡中郎隸書後

科斗書當秦有天下未盡廢而程邈易篆作隸特用便牘削耳逮中郎蔡邕去取丞相斯大小篆爲八分實秦隸書也近觀公建寧三年所書五官功曹掾夏承墓表眞奇筆也如夏金鑄鼎形模怪譎雖蛇神牛鬼尨雜百出而衣冠禮樂已胚胎乎其中所謂氣凌百代筆陣堂堂者乎故書家評公書骨氣洞達爽爽爲有神宜矣昔張長史作書多先觀古鐘鼎科斗文字遂楷法妙天下不然則無漢晉已

來高古氣骨不肖往年道出襄國讀宋文貞神道碑見其筆畫一一涵篆隷古意乃知其言爲有徵後之學者苟志於古舍兩漢孰宗匠哉至元辛未中秋前二日同相人馬才卿觀於省掾吳蔓慶之寓舍衛人王惲歛袵書

跋中興頌

歐陽公稱浯溪頌石歲久剝裂字多訛缺獨李西臺家藏最爲完好予後得而見之宦學四方來藏魯公書甚多茲獨闕然及調官平陽會郜君和之出故家墨刻八軸蓋浯溪臨本也命兒子孺臨摹雖精氣轉索庶幾典型具爾嘗聞公平生書五百餘石其風骨氣韻率洞洞有神如忠臣正色立朝羣姦魄褫又如元氣賦物流形都異因其人而爲變耳始秦越人探丸起死不主故常在邯鄲則爲帶下

過洛陽則稱老人西入秦又以嬰兒醫名也故評玆帖者謂閻偉發揚狀巨唐中興勳德之盛豈虛言哉閑閑公偶以銀鉤鐵畫目之恐未盡善也至元十二年乙亥歲夏四月六日臥病中書於謝帥第之北軒

跋郎官石柱記後 唐尚書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文

古人稱長史得草聖不傳之妙豈知眞書在唐爲一代精絕所謂能行而後善走者也魯公書學氣侔造化眞楷得法多自公始郎官帖精絕爲至舊刻在京兆今亡或云淪瘞廳事址下近從曹生季衡得墨本全文蓋丞相壽國高公故家物也老眼增明伏玩不置者累旬眞希代寶也十有三年春正月人日題於西山之讀易龕

跋手臨懷素自序帖

世傳懷素自敘帖有數本劉御史文季云昔吾從祖河平君所藏本最佳後有蘇才翁跋云前紙縻潰親爲裝褙且爲補書不自媿其糠粃也有杜祁公題云狂僧草聖繼張顛卷後兼題大曆年堪與儒門爲至寶武功家世久相傳後又有山谷楷書釋文蔡無可家故物也北渡後觀金城韓侯及祕府所收俱無蘇杜二公題跋似亦非長沙眞筆至元辛未秋九月晦余謁左轄姚公出示太保劉公家藏帖前三十三字亦云子美補亡披玩之餘令人彷像意韻盤礴於胷中者累月冬十月甲午是日極暄妍可愛乘筆墨調利喜爲臨此拙惡非所慮庶幾見其典刑云耳監察御使汲郡王惲仲謀甫題識

題懷素草書千文後

予觀藏貞大曆二年海西寺所書千文極縱橫捭闔之狀其欲斷還連似斜復整筆增妍而不繁其減者意足而悉備如風檣陣馬驟不可當倒冠落珮狂莫得制至於氣凌過庭勢迫張顛雄偉豪邁超於法度之外者一一視之皆篆隸之古文耳茲本雖出臨摹精氣固衰骨脉具在所謂雖無老成人猶有典刑十一年正月五日風日清麗手柔筆利乘興學書覺胷中煩滯拂然從筆端出矣

跋張嘉貞書

近攷瘞鶴銘乃知爲右軍龍爪書也予所藏唐中令張公嘉貞北嶽廟碑其意韻骨氣敦厖古怪如衝戈植劒特龍爪遺法爲正書之一變耳張公當開元初拜大將提重兵臥護北門其氣固已雄一世矣及繼璟而相以強敏風操

聞然史臣稱公性疏簡與人交不疑内曠如也古人以書
學爲心畫故其筆不得不雄放奇偉象乎爲人然未免夫
捧心效顰也如優孟抵掌談話與叔敖俱化一一較之有
不然者蓋其嚴辨有餘而高風絶塵爲少衰矣戊辰中元
日書

跋麻姑壇記後

歐陽永叔云仙壇記有大小二本此大書者也其與寄縹
緲穠纖妍麗無不可人正如覩麻姑手爪令人背痒時不
待爬搔已涣然冰釋矣魯公書大抵與兩儀渾淪千態萬
狀不可端倪因其人而爲變耳第記中皆慌怳不經之事
公特爲書之豈王中令謝太傅文彩勳名凌誇百代未害
登東山而有高世雲霞之志也

題魯公書臧氏碑後

魯公書三原臧氏二碑所謂紀宗者作擘窠大字體端整而頗瀟散如羽林壘壁橫天作陣勢相戛摩與衆星爭光而色正芒寒之氣爲有間耳其懷恪神道銛鋒勁晝望之凜然挺植戈戟一一較之不無利鈍惜乎出秀岩臨摹使千金駿足困伏皂櫪間其超逸絕塵之想索寞無光惜哉乃知太師忠義之氣發於筆端者諒非積學而後能也至元乙亥秋七月朔得此帖於參政李公

跋竹谿所題東坡墨戲後

竹谿書所見多矣未有若此帖之眞楷蕭散者大似虞中舍諫獵奏狀間以側筆學坡之媚耳乃知公當大定明昌間不只以篆隸獨步於玉堂金馬矣輔之韞櫝愛玩亦醉

翁之意也可謂眞知賞音者哉

跋孫過庭書

太宗以英偉之氣凌跨百代萬機之暇游心翰墨故二王法書盡入祕府摹倣臨搨然後以牙籤玉軸偏賜諸王何好尚如此其篤臣下得不從風而靡過庭適當其時今觀此書規模步驟一宗二王得飛鳥出林驚蛇入草之勢然點畫散落往往斷而弗連蓋體具二王而章草爲羽翼也東坡謂陶詩初若緩散不收反復觀之乃得奇趣余於吳郡亦然但近代名公品題不到豈具眼者未暇及之邪子淸表而出之至元辛未冬十一月二十四日與兒子孺重觀於京師咸寧里之寓舍時雪霽氣清率爾而作汲郡王惲謹題

跋荆公墨蹟

予嘗觀壽國髙公所藏心畫水鏡知此爲臨川所書無疑雖風骨遒勁而筆勢散落無繩削可據殆似公當軸時變新法調夸毗子青苗助役無所紀極噫一念之差至於筆墨閒尚能髣髴其爲人如此後之學者處心擇術當如何哉至元壬申重陽前四日書於平陽官舍

跋黄華墨蹟

予觀公書多矣曰黄華山主者蓋公中年筆也其格調步趨要本二王氣韻蕭散得元章之勝勁厲初不逮之然如王謝子弟以生長見聞猶足以超人羣也殷溪云

題黄華與李彦明太守一十三帖彦明係公同年友也

此數帖蓋公官翰林時書也至有饑寒之厄近在旦夕又云收拾扈從秋山貧家至甚不易令人披讀可勝嘆惋當明昌鬱文之世公以文彩風流照映一時其窘迫乃爾豈官散祿薄未爲道陵所知不然貧乃士之常事造物者庸玉汝於成邪至於文翰之妙如荆金和璞自有定價不待稱而後重也

跋任龍巖烏夜啼帖

南麓書在京師爲最多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而神滯獨此帖豪放飛動超乎常度而木庵師謂醉後興逸妙能天成豈長沙率爾而顛字字圓轉之意邪然古人得意處非一如去乖就合意居筆先乘其調利例多高風絕塵不只藉步兵作氣而能奪三軍之帥也

跋任南麓所臨潛珍閣銘爲大陽津張提舉彥亨

賦總一百八字提刑王子勉目曰數珠帖

南麓書在金大定間號稱獨步然擘窠大書往往體莊而

神滯今觀此帖筆勢超逸氣韻兼勝豈非抵掌談笑善學

叔敖者耶

宣聖小影後跋語金正隆六年太學生馬雲卿筆龔襲封衍聖公孔元措題識

宣聖肖像繪者非一憑聖儀四十九表擬之猶潢潦之於

河漢培塿之於泰山也孔氏云家廟所藏衣燕居服顏子

從行小影最爲眞像此本蓋再一傳也嗚呼尊其道踐其

迹是謂之恭敬不然天容日表雖參於前而倚諸衡是不

幾於黷乎至元乙亥夏四月命士人王友仁臨寫小子惲

百拜敬書

跋周處府君斬蛟圖後

役萬物而君之者莫靈於人而處尤以氣勝者也彼司馬形之虺鄙未若神蛟之變恠也老於菟之殘猛不減氏萬年之嘯兇也處一旦視之猶尺蠖與孤豚耳乃知擁殳之際其氣固已蓋西戎矣然有憾無援受制於人卒爲二豎所害噫千載而下令人讀臨戎之篇凜凜然猶有生氣其睨梁王不翼土若也雲史筆之諒有激而云

跋陶縝生菜圖

蔬果猶犬馬然以其恆見而難爲工故生意彩色有郊圃水濱之異縝之筆不見收於御譜而爲金陵所題詠所謂一杯窗雲龍足以知名於當代也

跋范中立茂林秋晚圖

中立初年本學營丘極平遠炯秀之狀至於山骨鬱茂林麓幽邃咫尺杳靄遠隔千里翁然若太陰雷雨不可端倪玆蓋居終南晚年之筆也故當時有弃墨如泥之目是知游藝雖宗匠前修唯其胷中自有一天乃能造微入妙

題王生臨道子横吹等圖後

書與畫同一關紐唐賢善臨書宋人工點本要之極形似而出神爽爲佳蒲江王生以讀書餘暇游藝丹青於臨放爲尤能蓋致思詳雅不爲法度窘束筆與意會將天機所到近爲予點道子馬融横吹營丘寒江晚捕爲可見昔龍眠作李北平射邊騎圖觀矢之所直廼應弦斃也若向作著矢狀則風斯在下矣知此則能造微入妙文甫其沉潛可也丙子清明日書於行館之敬止堂

跋秦得眞墨軸後

墨之名家者唐巳來不數人其難工也若是如坡公尚煤松自劑放潘谷漆法至竈發舍焚曾無倦色宜乎秦君嗜之而不厭也蓋將紹潘張之絶藝發潛德之幽光耶予近以沈煙寶劑就龍尾石試之其黑而能光清而不沍廼知精妙入神方駕前輩爲諸公所稱道宜矣

祭霍山祠題名

至元九年冬朝廷以郡邑鎭山大浸載諸典秩者所司三載一祀霍岳在河東實爲靈鎭故事每歲以仲夏土極之日用信報禮昭虔度也明年癸酉夏六月二十二日惲行縣北走霍邑前次洪洞雨不克邁越翼日抵趙城適嚴祀省牲之夕廼率霍州判官連漢臣監縣事塔的尹裴國用

主縣簿劉偉齋宿祠下將事之夕霧雨交作旣祀之朝陰霾四開三獻禮成泠風肅然神峰鷲嶺軒豁呈露雖韓潮陽之禮衡岳孔廣州之祀南海不足以踰其快也陪祀者府兵曹解禎縣佐史高政稅監張承慶邑人薛昌齡嶽廟道士李志眞興唐寺僧普光執事者吏王庭玉等一十五人遂相與饜飫神貺而退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汲郡王惲題記從行者閭山張思誠子翁孺

跋唐忠祚柘條白頭翁圖 忠祚前宋人宣和畫譜有傳

前人稱忠祚畫不唯極其形似如花美而艷竹野而夭能狀物之性爲好耳余尤愛其科條勁挺放筆而成得妙意於法度之外殆書家所謂錐畫沙也乃知畫與翰墨同一關紐豈虛言哉

跋楊息軒江灣漁樂圖

予初不解畫工拙非所知但開卷瀟灑見漁家風味令人渺然有江湖塵外之思不知何時得帶笭箵以駕船獨弊牙而揮車去作西溪漫叟爲畫家所傳寫似亦不虛負此生矣

跋藏春劉公東亭等帖

此太保劉公書也觀其筆法若不作意故飄逸如此絕似長沙素苔磯靜釣等帖識者當以予言爲不妄黃氏裝潢者能愛之以爲珍藏豈性與藝習而相近然耶

自題所書草字後

今日午睡起偶作草字數行因悟筆勢貴其神速要如李愬夜半乘雪出其不意乃能懸瓠城縛取元濟爾

題丙博陽問牛圖後

蕭曹稱漢賢相然未免有牛飲池污之論豈狃於休息重夫更化者乎及博陽秉鈞闊略細務每以燮和爲心神爵五鳳間蔚然有聲爲中興名臣以二公較之佐命外吉寅亮之功有足多者胡氏謂體元者人君之事調元者宰相之職信哉彼閭里門而消沴因淖車而被謗者坐享堂封無所事事曾不若丞相嘔茵吏耳予適纂述調元事鑑友人敬之之子公讓請題其後故書

題王郎中國範所藏唐翰林供奉畫玄宗幸蜀圖

世知天寶之禍階於九齡罷相政歸楊李不知枉害忠良一言玄宗已爲聲色蠱惑其明理亂顛倒莫知所從逮夫九縣飈馳越在草莽方思曲江忠謙遣使祭墓嗟何及矣

今觀是圖自馳出大內宮衛依然供頓咸陽父老進說次馬嵬而六師不前痛九廟而太子北駕至犒遣扶風蹭蹬蜀道彷彿躑躅惄焉如擣之懷去五百餘載按圖思事如在目前令人動被髮伊上之感可謂畫中有史其垂戒深矣

題坡軒先生詩卷後

予嘗於鹿庵讌席見老人數輩衣冠楚楚容止足觀當時顯宦有不復及者詢之皆前朝權釀官也而況坡軒者乎先生在大定間調監相酒其風流文采照映一世時賢與之不在明昌詞人之下所存片言隻字猶當享之千金自非篤好有睨而不顧者夢卿出將家喜詩學固能寶而藏之異時釃酒臨江助吾橫槊之氣者不為無得於斯文也

題李懷遠事系後

李鎬字之京涿之定興人父金大定間進士第終蘭州刺史先生姿冲澹樂山水初蘭州府君官鳳翔府近山多勝槩公日登覽怡說至樂而忘歸自是畫品日進北渡后留寓淇上僕猶及識之番番然一良士也嘗作樊樓風雨春雲出谷二圖大爲東瀛子蕭公所賞識曰士夫間不多見也以門勞官至懷遠大將軍集慶軍節度副使壽六十五卒於衛子師孟字希賢今年七十有五爲人質直好義無它腸精力強明飲啖不少衰時時尚能浮大白酣適簪花曳杖游行閭里予每遇諸塗更忙與從容抵掌談平日心事初不以憚獨而屑懷也然未免作句讀師自給其日料焉復爲一慨然耳戊子歲端月上元日秋澗老人書且得

載郡志寓居之列云

跋澹游先生詩後

黄華先生以海嶽精英之氣發而爲文章翰墨當明昌間照映一時惟其早世識者至今惜之余向客京師好事家屏圍幀軸無非澹游詩翰廼知老成雖遠典刑盡見於是此幅公之老筆尤瀟灑可愛豈神完守固氣自清明雖耄而不衰者邪戊子冬陽生后日秋澗惲謹題

題雲麾帖後

李北海書融液屈折紆餘姸溢一法禊飲序但放筆差增其豪豐體使益其媚如盧絢下朝風度閑雅縈轡回策儘有蘊藉三郎顧之不覺歎美東坡云予書初學李江夏后來自成一家及以雲麾帖一一較之坡第按之稍匾而青

出於藍耳蘭亭在古今爲眞行之祖自太宗崇尚一代學者爭師宗之然如徐季海輩尚未免諧體之俗況餘人乎公於斯時獨能高視遠步造微入妙臨池策勳固當爲右軍忠臣矣有具眼者出乃知余言爲不妄戊子冬孟秋澗老人王惲謹題

跋米南宮書曾夫人墓誌銘後

顏魯公稱殷成己雅善塡書嚮見唐人作褉飲序每行特留二三白者使見其已者之功夫耳初觀是帖即疑其神爽索然乏飛動縹緲之勢再視之乃知爲成已法也緣襄陽出奇無窮雖憑軾縱觀不無看朱成碧耽嗜者心慕手追豈不踐跡終不入於室耶夢卿來託審定所見如此於戲夢卿其寶之安知飛電流雲之駿不踵門而至者乎戊

子歲秋八月二十七日秋澗老人題

跋香林先生老饕賦後

眞楷有常規而顚草無定態曾公傳長史之法東坡得曾公之妙至於率爾而顚餘未見能旭也今觀此帖馳騁長沙氣劘禱佛之壘耳嗚呼百年來人物淵源之盛槩可見矣先生姓田字信之前進士蒙城人學顏而至者也晚進王惲謹題

跋唐韋皐畫像

予嘗觀皐王畫像魁偉奇傑顏赫奕視猛而髯戟如老羆抗首有百獸不敢傷之氣不如是何以破吐蕃四十八萬之衆擒殺節度都督籠官千五百名乎至外臣自預政抗章勸進軍旅之日以定秦鏤號其豪侈横恣在所不論及

歿有司欲追繩其咎賴門士陸暢者得解至今盛名有光於蜀嗚呼竹頭木屑其可忽也哉秋澗老人偶題

附錄

大元故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贈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王公

神道碑銘 幷序

皇慶壬子歲朝廷推恩舊學贈先考中奉府君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追封太原郡公謚文定先妣推氏追封太原郡夫人眷恤隆渥上及二代明年春正月丙午焚黃祭告寵賁松櫝越王氏有煒是用追述先公立身行道致茲顯揚者敢昭告於神道先公諱惲字仲謀世家於衛曾祖諱經隱居讀書鄉黨化其德謚文元先生曾祖妣呂氏臨

淸大家祖父諱宇亡金衛州刑曹孔目官精於文法官敦武校尉用公貴贈集賢侍讀學士大中大夫追封太原郡侯諡敏懿祖妣孟氏韓氏竝追封太原郡夫人顯考諱天澤資剛明決科律學魁多士亡金忠顯校尉户部主事中年折節讀書務教子起宗所交皆海内名士易名文通先生用公貴贈正奉大夫大司農卿追封太原郡公諡莊靖顯妣靳氏追封太原郡夫人先公幼有至性勤學好問若饑渴然弱冠受教於鹿菴王公詩文字畫已有聲紫陽遺山一見爲指授所業期以國士楊西菴曹南湖高吏部徒單顒軒愛其材器折行輩與交極口爲延譽中統建元左丞姚公宣慰東平辟充詳議官尋被中書特授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修國史院編修官制詞有行已無玷博學能

文顧超絕之逸才足鋪張於偉績之旨士論榮耀焉一時詔制辭命皆出其手共稱敏贍既而兼中書省左司都事建言曰廟堂出治之源合機務草創當究其本末先後酌而行之允焉遇事詳處得宜同列許其明達至元五年肇立御史臺首拜監察御史獻書曰憲臺執法糾正邪枉今無法可守取人無路宜講治制以立紀綱設科舉以取人材體用既明朝廷不勞而肅矣憲寮爲首前後申明典制彈劾姦邪凡一百五十餘章切直敢言不畏強禦於政體多所裨益如劾劉都水恬勢作姦陷公儲四十萬石權貴爲側目九年陞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晉大府也先是吏風盛民囂於訟公用誠敬待官長威嚴肅吏屬作勸諭文二一則勉飭州縣革弊勤政一則諄告百姓務本

畏法致吏民感化奉約束惟謹歷二考如一日絳兵卒陳姓者殺同産兄杜獄因鬻緩逮繫者三百餘人延滯至五年之久遠近爲憤惋省檄鞫問廉得實跡一問即服時晉絳久旱是夕大雨霑足咸謂伸理寃抑所致各路設辨課官例分門下平陽所轄院務幾百按籍點差終任不易藩府採姑射山文石藉夫匠力闢山蹊爲坦途者六十里西山伏利由之而出土人刻石紀其事大起府學敦勉師生傳授暇率吏屬聽講風俗爲一丕變又復回車嶺孔子廟首陽山二賢祠修建廨傳遞鋪以間計者千數增户餘三千敕使過晉者以政績上聞至蒙奉公勤政之諭十三年奉命同陳節齋考試河南五路儒士語於陳曰吾道如綫不宜用平時取法凡就試者皆以通文學第之十四年授

翰林待制奉訓大夫鹿菴大學方執文衡屢稱其文章精
妙明年秋選授朝列大夫河北河南道提刑按察副使改
除燕南秩競移山東東西道先公之任風憲嘗諗僚屬監
司職在繩愆糾繆肅清政務惟自治而後可以治人又憲
府非有錢穀詞訟之繁特明大體布公道事當覈議極乎
中正方可服衆惟克已自勵故按治州郡褰帷具瞻有風
動百城之目部内府尹恃占名鷹房恣爲不法公納賄賂
莫敢誰何卽按劾罪狀以聞蒙杖而黜焉憲臺徧諭諸道
遠近爲肅然冀州監從人因造作掊衆利甚夥與監逸去
事白日行司巡歷動經歲時俟獲而治則姦人得計矣質
其田宅償其民南宮弭筆者號尹庫因告訐曾蒙賞賚沮
嚇官府肆凶侔利或言其擅殺耕牛歷數奸惡痛杖之而

死萬口稱快又辨釋德平民劉氏疑獄一十八年除行臺
治書侍御史不赴進承華事略於東宮廣孝立愛端本類
二十篇採古儲貳善事前有圖後斷以己意蒙裕皇徧覽
稱善賜酒有極用心纂述之諭令諸皇孫傳觀宮寮稱其
弘益良多聖上命近臣繪寫以賜東宮二十二年奏充中
書省左司郎中屢趣不應時小臣盧以理財用事或問其
故曰力小任重剝衆利己未見能久者可近乎既而果敗
衆服其識先而有守二十六年授少中大夫福建閩海道
提刑按察使甌閩僻在海隅歸附後官貪民殘奄爲盜區
黠尤貪惡者數十人乃上章彈劾行省官非其人宜選文
武備具有籌策大臣矯正枉濫肅清邊陲則民心服而寇
盜息巨賊鍾明亮嘯聚洪閩郊東擊則西遁西逐則東奔

彼此玩寇師老無功乃請立主師專號令朝廷允焉賊果潰滅二十七年以疾得告北歸二十八年朝廷以耆宿來徵明年二月謁見世祖皇帝於柳林行宮蒙慰諭久之繼上萬言書條陳時政一曰議憲章以一政體二曰定制度以抑奢僭三曰節浮費以豐財用四曰愼名爵以攬威權五曰重廉司以勵庶官六曰議保舉以覈名實七曰設科舉以收人材八曰試吏員以清政務九曰恤兵民以固邦本十曰復常平以廣蓄積十一曰開屯田以息遠餉十二曰息遠略以撫已有十三曰感和氣以銷水旱十四曰崇教化以厚風俗十五曰減行院以一調遣十六曰絕交貢以示曠度上嘉納焉授翰林學士嘉議大夫與議政事凡預庭議知無不言成宗嗣位獻守成事鑑曰敬天法祖愛

民恤兵凡十五篇逐事直說本諸經旨侍臣謂純正親切有魏文貞司馬端明之風元貞改元加通議知制誥同修國史纂修世祖實錄作表進呈及封謚除拜大典冊皆經定撰大德元年進中奉明年戊戌春以三朝舊臣賜楮幣萬緡其年七十請老不許五年再上章懇請除公孺自祕著司刑鄉郡以便侍養仍官孫笴祕書郎榮其歸方優游鄉里樂遂安閒不幸於大德甲辰歲六月辛丑以疾薨於私第正寢之春露堂享年七十有八越九月已酉葬河西里之先塋夫人推氏祔焉送葬餘萬人及四方來弔祭者哭皆失聲曰五百年那復生此公耶先妣共城人尚醫推公季女資婉順事舅姑睦婣親以孝敬聞先公所得俸給均之家人惟恐失所若稍越規矩即治之如法故皆悅服

而不敢犯女侍生二子善加撫育無異已出內助力爲多
先十八年卒生子公孺奉議大夫知潁州事孫三符朝列
大夫中書刑部郎官次詵詵侃侃尚幼女孫二長適昭文
館大學士耶律伯強子著作郎楷次適甯氏子重孫五男
漢璋德璋潤璋女二皆幼庶子二公儀廕授承務郎同知
磁州事公説衛輝路儒學學正生子瑣住先公資明敏正
大材器英邁操行純古博學有經濟器業與人交樂易直
諒不能詭隨與時俯仰常曰士當行其所學明義達道一
以至誠將之窮達得失有不在已者當官持重有體守正
奉公表表欲見於世故所至有聲遇不平事及惡之可疾
者憤然必窮治廼已官清要四十年自奉如寒士平生篤
於禮義視勢利蔑如藩國世子且貴顯於朝招翰林諸公

譔集私覿禮衆議未一曰禮上國卿當下國君遂平揖而已省椽趙和之病疽迎醫救視没爲殯斂以行橐付其家友人周曲山能官至廉卒無以葬營治至成禮南宮劉文卿善數學客死於衛既周其喪妻少囊珍具甚富求一室相依以禮謝去其廉正類此少與西溪香山友善時目曰淇上三王別號秋澗晚節名德俱重爲世尊仰不稱姓字但曰秋澗公作爲文章不蹈襲前人要自肺腹中流出平居談話無異於人及操觚染翰經旨之義理史傳之鋪陳子集之英華古今體制間見疊出雄深雅健辭古而意不晦以自得有用爲主宜乎綰持文柄獨步一時字畫遒婉以魯公爲正所書卷帖爲世珍玩樂教掖後進明義理工文章必盡所得又善因材致篤故籍之多顯達者自少至

老未嘗一日不學易簀方停筆平昔著相鑑五十卷汲郡志十五卷眞承華事略守成事鑑中堂事記烏臺筆補玉堂嘉話賦頌詔誥表啓書疏詩文碑誌銘贊樂府號秋澗大全文集者一百卷延祐六年蒙朝廷公議爲之刊播焉富哉言乎其勤篤至矣其振耀後世宜矣至於論列時務利害互明得失兼著忠愛情切聞一事可行一士可用必爲建白雖未盡行後竟如所言較其蘊奧見諸行事者纔十之二三故贈謚制詞有觀其遺書蓋抱經綸之志詢夫成蹟豈特黼黻之材惟治朝著蔡之是稽緊晚生山斗之所仰蓋公論云敢用是爲銘辭曰

士惟有立德功與言能一於此不朽者存顯允先公睠兹克勤策勳學海力振斯文攡我浩氣塞乎乾坤手扶雲漢

大放辭源鴻文大册帝載昭宣人所共知方駕昔賢紹韓
歐之宗派得文章之正傳匡時裨政人有未知志存經濟
惟日孜孜拜章奏記罔或少遺有物禁訶百纔幾施時耶
命耶而止於斯載瞻遺藁爲世蓍龜山斗闕望後學仰規
内相美謚恤典恩推見諸行事功止一時著書傳後千古
是希孰得孰失必能辨之又何俟曠世相感則吾道爲庶
幾用是昭告神寧無疑大行峻極清泉漣漪淵峙無窮永
照豐碑

嗣子公孺撰

文定公子公孺公儀皆能文公孺子符亦以文顯而
符後漸無聞昌至衞訪之不可得最後於史參政坐
聞參政舉玉堂嘉話數事顧謂昌曰此在王文定公

集中集板在嘉興可致也昌又徧訪之祥符儒官有自嘉興來者乃始託購文定公集踰年而得則殘缺過半矣又求山鐫野刻於衛浚之郊得文定公及公孺公儀笴文爲多嗚呼以文定公啓之繼以公孺公儀與笴纔百五六十年所以考見其美者乃藉於是集而子孫墳墓漫不知其所在使又百年併是集亦磨滅則王氏傳承之美且復有不可考者此昌文表所以繼作也嗚呼以世以地豈獨爲王氏哉劉昌在

西河舟中試筆

文定公爲翰林學士時有文刻水簾洞中昌課士之暇遂出衛西門尋青崖山山在淇縣南四十里有水簾洞然險僻不可入昌乘輿由金牛嶺折而西行深

澗中石磊磊擇地始得步乃舍輿躍騎陟石崖二里許至小風門人有攀蘿而上者望之危若懸猱不能不爲之目瞬心掉又折而西北十餘里始至大風門舍騎而登挾以兩隸而加之引行十里至所謂雲夢山今云北坡山望煙起叢薄間從者曰此道院也乃少憩有二三老攜茗飲來爲盡一盂又行里許見臺殿金碧朗麗若浮空而出者締視之則在大石上端嚴宏偉所謂玉皇殿也而四面皆石壁萬仞深杳迂迴下緣山趾登大阪始及門如投阱中然既入則寬閒寂寞眞神仙窟宅也南即青嵩山今云南方山蓋以其形似言之耳洞在崖半中有井常出光怪水溢流沿洞而下若簾然故云水簾道院爲汲判井德常

建磨崖刻翰林學士王惲記上爲盤螭中可一丈許下砄爲左顧龜極工記文宏深典重眞可垂傳而洞口刻三四詩極高者苔蘚蝕漶不可讀其下二詩皆贊井公者東入老君祠有洪武戊寅歲彭守約題時已卓午從者具蔬飯飯畢出望蒼峪及桃峪口欲尋醉仙迹不果夫山窮水僻處幽勝之境出於天造地設而井公獨能用志於此名因文傳而文與洞且將與天壤共弊不亦奇哉昌固有志焉而力不能及也漫詩以識之漠漠寒山隱隱鐘迢迢石磴接諸峰支筇欲下人如鳥攬轡先登馬似龍蒼峪雨添溪碓急青嵒雲護水簾重徘徊讀盡磨崖記却笑無能繼後蹤又題水簾洞云秋雲不捲水晶寒芝草年深逕未

乾翠壁懸冰鳴劍佩蛛絲穿露織琅玕夕陽照影鮫綃薄春雨添流瀑布寬我欲尋真問丹訣憑誰傳簡借青鸞成化已丑秋姑蘇劉昌在湯陰察院書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八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九 內集

姑蘇劉昌欽謨

字术魯文靖公 遺文

碑銘

眞定路宣聖廟碑

初鎭州置眞定路以中山冀晉趙深蠡𤓰一州五土地人民奉我睿宗仁聖景襄皇帝顯懿莊聖皇后湯沐首務立學養士當是時也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淵潛朔庭聞鎭之學緩未即敘龍集丁未敕有司勿怠其事於是以金粟岡廟址崇殿廡闢黌舍太原元好問有記越十有四年庚申世皇即祚都燕統一八表置憲肅郡府鎭憲爲諸道之冠庠序闕略必憲人府人胥議興治至元曁今雖屢加

葺猶有未備至順辛未憲暨府議倡集楮幣三萬市物傭工募役自殿之廡自廡之門新其屋盈三十有二棟宇軒楯拱挾環合左右翔峙作杏壇於殿之北神廚於廟之東自廟徂學門垣楹桓循序森立瓦墁締築堅麗於舊先是府尹馬思忽巳基未構而去政人遷易者十餘年尹張猛合倅和則平治中和允升繼至憲使安歡提其綱賓佐韓復理其目始克有濟其年夏告成壬申春府遣吏李明善介徵士瞻思狀來請志其績琳嘗貳憲燕南義不容讓稽宋蔡京遷學陸佃記略曰眞定雖塞北有江南之勝江南豪傑特起如臨川王公與孟軻相上下眞定初未有聞噫是何言之怪也眞定者冀州東垣堯舊封也昔帝堯以帝嚳子侯恆山之唐自唐侯即天子位徙山之西號陶唐氏

太行東西境數千里皆帝之圻眞定固神明之宅也孔子經法於易則遡伏羲以本無言書則始唐虞以道政事詩則采殷周以正性情春秋則黜五霸以嚴名分禮樂升降以鑑窪窿天人之道至矣迺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唐韓愈謂堯以道傳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蓋孔氏立教如帝典微言如三謨帝堯孔子位不同而同聖王安石背道迷經蒙君誤國京佃傾黨滋熾世益大壞河南程氏兄弟承先聖之緒捄之終賴其言道不墜地建安朱氏師則兩程裒輯遺言貫通折衷以悟百世先正許文正公見其書神感明會相我世皇同符堯舜世道人心翕然大正洙泗淵源日月昭朗今神聖繼興世日趍治鎮股肱郡也帝堯之思在焉朝廷之化先焉崇事先聖所以教也鎮士知

所嚮往下學上達尊經愼藝何德不進何業不修何邪不鑑何古不及憲牧之輔治敎縉紳之報君父於是乎在廼賦詩以慰鎭人士曰

太行之山滹池之水孰古與美陶唐之里滹池之滸太行之所孰今與伍皇祖之土恆山嶙嶙滹水沄沄昊天生民思堯之仁滹水湯湯恆山蒼蒼帝堯相望於赫世皇始鎭之府時未忘武維士與女澤沐時雨龍德出潛萬方旣瞻春熙秋嚴自北而南皇風斯扇時雍於變視彼侯甸恆鎭之先大殿周廡先聖之宇久未今覩誰敢予侮有廟有庭有戶有槅肅肅其凝昭昭其靈新是鎭學式對恒嶽惟士也確順我先覺求門於牆求室於堂伊洛考亭使我不盲惟聖之玄惟王之素圜冠方屨天地之度侃侃誾誾夭夭

申申如目之眴如躬之親既儼既翼臨汝明德以賓皇國方州是則鎮人聚喜歸功憲紀憲人曰止其誰敢爾顒望神京稽首奉揚配天無疆天子之光

平章政事致仕尚公神道碑

大德八年春三月己巳中書左丞尚公請老上不允若曰其服朕命毋怠冬十月稱疾力請予告九年春還保定時年六十有九明年夏六月拜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中書右丞商議中書省事召不起武宗即位加榮祿大夫預司農司事中書職仍舊召秋九月覲龍虎臺大臣莫不譽公上悅若曰衆以卿宣力我家爭譽其賢故耳公再拜稱觴上萬歲壽御琖賜之酒故事酒荅臣下琖人授之不親賜也時特授公左右相目嗟異冬十有一月東宮賜宴翰

林俄以疾還至大二年春正月使名辭三年冬十月贈爵三代仁皇出震召問大計稱旨賜宴清勝園皇太后賜宴南園夏五月丙去陛辭上御武帳聞之以氣暄室隘敕近臣出諭若曰卿來盡心獻納朕未始不從稱老懷歸豈遽忘國家耶凡益國便民其以疏聞當行朕即行之敕宰相李道復等進秩慰餞遂加銀青職仍舊賜白金百兩金綺二匹宴中書驛送還歸時年七十有五延祐五年制贈曾祖考仲資善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上黨郡公妣魏氏郡夫人祖考安榮祿大夫大司農柱國祁國公妣王氏國夫人考汝楫銀青榮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祁國公妣李妻魏皆國夫人六年春正月拜太子詹事使三往迺起三日辛酉見上嘉禧殿之後閣上顧太保曲出曰公曰是

自世祖皇帝効力潔淨人也徐曰周卿汝前汝知古今識道理練大務太子託汝善輔之有言勿吝善教之此朕意也公見皇太子首以念祖宗孝兩宮養德性辨邪正陳之太子異其言夏五月北幸覲花園北行殿上若曰朕不文直諭汝勿惜盡言敎太子賜尚醞馬酒各一罌詹事俸入不受俄謝歸時年八十有二泰定三年以中書平章政事致事制授於其家賜楮泉萬緡綺帛四端尚酒二尊公表謝復賜酒時年九十有一朝廷尊賢養老思輔長治其見於公如此四年十月八日薨享年九十二訃聞制贈推誠佐治寅亮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追封齊國公諡正獻公諱文字周卿祁州深澤人幼嗜學甫踰冠卓邁有聞世皇御極急務求賢二三大臣體上意銳采擇中

統元年張忠宣公文謙宣撫河東還故參知政事王椅薦公忠宣奇之辟掌書記至元元年辟西夏行中書書表二年始立朝儀詔魁賢鉅德者討論詳定太保劉文貞公秉忠薦公參預凡常朝朔望起居元日冬至會覲再拜內外文武仗衛布置服色差等圖象規製皆公掌之節次入奏清問所及必公條對明白久之聖鑑通朗敕結綵畫位皇城之東百官肄習上御法座臨之見大書宸極御座之居上名公問之對天極居中衆星環共帝德無爲天下歸之其象類此上悅習已大悅遂爲定制播告天下七年敕知事大農八年轉大農都事禮成置侍儀司大保以公見上仁智殿擢右直侍儀使十有二年復都事大農其佐農政也置七道巡行勸農事聯保五課耕桑脩水利立社學築

義倉革浮薄禁游惰多自公書十有七年出守輝州不事刑撻因其土俗以禮導之令行禁止河朔大旱禱輒雨歲大熟踰境旱自若也聞者異之懷孟馬氏宋氏被誣殺人訟蔓不決提刑部使檄公讞之推跡究情得尉史獄卒鍊嗾狀兩獄皆雪牧輝二年民安事洽十九年冬召拜户部司金郎中初竹稅置提舉隸省部懷衛居民犯一笴一竹率以私論至破家至是抗言罷之課入郡邑害遂弭明年秋使山東定征稅度風土市廛立中制江西省憲交訟裕皇令中書公奉敎訊詰罷省臣宣慰臣各一追白金千二百兩二十一年冬改户部郎中明年春都事御史臺會聚斂臣荅即歸阿散等謂海内財穀省院臺内外監守里魁什長率有欺蠹請大蒐抉上允敕衆勿沮利黨嘯結兇壬

儗使旁午省臣御史掾吏民庶罹穽陷日衆人情危駭先此南臺御史封章言帝春秋高宜禪位於皇太子皇后不宜外預太子聞之懼公因祕之以杜讒隙此曹覘之鉗臺史督索公白中書右丞相安童御史大夫月律魯拒之越翌日其黨以聞敕大宗正薛尺玕取其章太子益懼二相憂變不測公思用拯之方閱舊案得兇黨罪玷數十白大夫曰事急矣請就省圖之至遂說曰丞相大夫以勳貴忠賢荷天寵柱石廊廟皇太子天下本固本安天下兩公任也此輩傾險乘釁奮不逞祕章出禍可言邪今先計奪謀使噤不容喙策之上也二相曰善入言狀上怒若曰汝等無罪耶震厲未止丞相前曰臣等有罪不辭但此黨名載刑書類非愼潔動必鷙害生靈宜選重臣使爲之長庶靖

紛擾上徐霽威可其奏二相出宣制緩其行兇爛為沮俄而告贓賂者喧集事聞天威大震或誅或竄或奴時漢人臺臣皆闕公位幕佐以智勇忠義動大臣悟明主殲大憝銷大釁旬日之間中外清泰聞者壯之俄丞大農治京北屯田畎澮汎溢不菑二十四年置尚書省柄臣顓政急賦譏拶大臣衆股栗使者四出峻繩督務贏官緡儌賞悅公使燕南得鈔緡約四十萬與民者三之二賞雖不及功亦見時至元鈔始行置寶鈔提舉司隸都省金與銀禁私易小人挾威張罟擭飽饕餮摧破民產動再年使江西治其敝吏行詐舞文各以罪論或誣熊氏子買藏金尺吏訊則無之訊益酷乞輸直不聽聚貨簪珥作新尺符其妄廼已劉氏子誣其弟貨利潛易金銀獄久不絕事皆類此公至

率清脫民始寧息其年理鹽茗雜稅江右明年升少卿理獄理賦山之東署置濫溢汰之政令苛虐蠲之事理欺惑正之尚書省罷政歸中書遷吏部侍郎考覈尚書省臣銓所不當最簿上之流品清別井井不紊始以肅政廉訪司憲諸道明年公使憲湖北初提刑按察之憲鄂也行省奏罷其司聽攝山南者再事滯民疚公曰此憎忌者間之耳凡政刑大務即省議之慶祝大禮赴省行之糾按貪墨不少貸讒格政行民始受賜三十一年秋名爲刑部尚書公以遠近稟決刑制不一吏誕民瘝請依古律令采寬厚新憲章以一吏治不報成宗元貞元年春拜侍御史會江浙省平章用虐行悖行臺御史浙西憲人條狀彈劾制遣公洎大都護往詰之左驗明著平章者挾貴驁岸不臣公

等以聞平章者以國制軍數禁密無敢或預御史嘗取數鎮兵於是藉其故擅驛走都以相噬咋都省奏不用臺臣特以都護按問制可御史逼威即承兩造具備赦省臺太師宣政等衆大臣雜議率阿勢貴犯輕宜宥御史法當死公曰不然御史職號監察今所繫者上欺下暴制使馳訊拒捍無禮罪重不輕必以軍數有禁言之小吏佐書掌給鹽米甲簿伍籍數誰不知況御史因兵卒交懟責令長帥均役情無害法縱有罪亦輕不重皇上御大寶赦天下德洽民心豈宜濫刑以累聖治議都堂三辨嚴廊再衆列奏公廷爭剴切上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衆呼萬歲他日集肅政堂衆憂省臺不協公曰天下無難事第恐處之失其要耳都省長百司丞相握大柄相抗不敵動瀆天聽取厭傷

體自今而後狼貪虎暴者抨彈之事不涉私者正救之果大鉏鋙論斥未晚何用紛紛衆趠公言未久猜釋風紀肅然二年請無數赦罷役不急上嘉納大德元年夏河決蒲口冬公使憲河南明年春偕勑使相決河籌久利公建言長河萬里湍猛東注下盟津地平土疏蕩徙不常失禹故蹟流患中土不知幾何千年孰保無患治得其當則民省而患遲失之則力費而患速此定論也今陳留抵東西百有餘里南岸故河口十一已塞者二自涸者六通水者三岸高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岸北故堤水高北田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堤安得不破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迅快東行得河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堤之下復會正流或彊湮遏上決下潰終竟無

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堤以禦汎濫歸德徐邳聽民避衝潰圖所安嬰患户蠲河南淤田量給永業他決視此即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策上廷論從之河朔郡縣山東憲部爭言果然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鱉之區矣塞之便復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巴河復故道竟如公言三年秋憲山東宣慰使挾壻宗室以浮論懲叛謂治淄青政宜猛故藉是久居方閫外掠譽而内貪虐憲糾小有違言吠唖即至公度難力爭使者往來公以温言順附而嚴礪之彼乃感服其下稔惡會有告者選官按詰得二十餘人決杖追贓以慰惸弱遂大慙謝逐所親暱用事十餘輩歸民田二百餘頃四年秋授中奉大夫參知政事行省江西既莅政以吏選淆

濁凡庠序之師軍民之佐財穀之主典隨事立法負數百浹日皆注無復容私衆始睚眦終莫奪俄趣公分鎮嶺南怏私憤公曰此軍政也非制敕不敢行驛使顓稟得報蒙古平章偕公在省餘以次出鎮衆計沮事聽公決摧彊生枯濯煩疏壅省悟清簡六年秋九月移疾北還冬十月拜江南行御史臺中丞辭明年召至京師拜資善大夫中書左丞時朱張氏得罪省臣率譴逐唯左丞相兩新平章洎公凡四人調燮政務浙西水沴民饑山東歲兇盜充獄公議發官廩周罄之縮湧價舒市易泄富足通閉遏責兼并仁客佃民能施米上三百石爵有差得米石五十萬救吳越餓殍爲蘇出官緡八百五十餘萬

齊魯歛攘亦息選清望臣使十道宣撫天下采

失黜貪暴安善良江

南官民田賦均減三之方學浮圖氏號白雲宗者髮
而妻子田宅詠愚託祝釐逭徭賦倖習甘賄奏爲總攝
錫印章郡豪名署七千餘所衆數十萬於是罷之斥
散黨與同民賦役時順德忠獻王荅剌罕與君同心輔政
選庶官齊百度罷斜封汰冗員絕寶貨約濫支節滛費量
入制出擇民牧屏世守定贓律除虐禁明婚制阜民生綱
正目舉有中統至元之風公粹美高亮行修潔年十六七
志學愬伊洛究洙泗完經大史諸子百家該洽無不綜一
以仁義爲根極孝友行業著見州閭大臣交薦聲名日振
世廟方大有爲衣冠元老森然以所能輔經緯公翺翔上
下畫佐開先實與有力歷事五朝才識弘經濟功名映寰
海德望尊廟堂忠信締淵穆懸車私第嗣聖繼明眷注益

渥使車累召進必勇退從容事外二十餘年壽考康彊几杖清寂手不釋卷搢紳造之非聖賢中道經綸大經置不談聞者隨其器量大小皆潤溉天下望之若瑞星神岳素縝嚴繇飲食動靜皆有節制居位應務察事理守名法簡易正大物無不容推行所宜不膠不固大政大節利不回威不屈仁勇沛然綽有餘裕古遺愛遺直公盡兼之於戲世皇長駕闊馭網羅英才培植之久大德卿相稱賢無右公者養賢資世豈易言哉公娶某氏子男某某孫男某某年月日葬完州某鄉某原公弟之子曹州判官克和以國子助教張執中所狀公行遂以銘託烏乎公往矣文行事功百世師也其敢以味陋讓銘曰

皇元統天大定于一聖聖明明崇建皇極三光五岳氣象

渾同天產人瑞以弼帝功瞻彼恆山峩峩大茂挺生尚公
神峰綜秀始遇世皇邁績華勳禮樂稽古稼穡養民鴻臚
大農事係賢哲左右後先夷夔稷禼朱轓五馬衞源之滸
里詠塗歌神明父母孰驚皇靈七鬯震搖用輔執法正色
立朝孰斷民力烈火凝霜用使四方雨澤春陽孰縱陸梁
摧我獬廌用立憲紀鋒稜益大孰徇貪蠹梶彼鴻鈞用握
政柄化育載新年躋七袠勇於告老天制臣義豈曰太早
昔也廟朝淵淵昞昞軒后之鑑神禹之鼎今也鄉社于于
雍雍天下之表人中之龍有謁其庭鄙吝清滌藹頰餘論
皆世藥石道德之容禮樂之度大醉而醒孰寐斯悟善數
數之侯卿侯公百歲完潔其誰擬隆有德有文有位有壽
功在史牒名垂宇宙太行嶙嶙滹易沄沄刻此銘詩相配

無垠

大都路都總管姚公神道碑

公姓姚氏諱天福字君祥拜監察御史彈擊權臣無所顧畏世祖皇帝賜名巴而思國言虎也其係出唐賢相文獻公元崇文獻諸孫伯祿卒絳州觀察判官葬絳之稷山縣南陽里繇是世爲平陽絳人公考處士君諱君實字仲華甫冠辟兵鴈門金進士趙泰以子妻之生公及和衆主簿天祿公姿白皙美風矩童丱不凡聞處士訓忠孝奉受惟謹從事郡府挺潔不羣儕輩畏之仕懷仁爲縣史世皇以太弟駐白登公從縣進蒲萄酒見奇之畱侍宿衛至元初丞縣懷仁大帥楊闊闊出薦其能於丞相塔察兒丞相奉使朔漠修睦宗藩引與之偕五年立御史臺丞相爲大夫

奏授架閣管勾秩將仕郎十一年以承事郎拜御史十三
年江南平冬十二月宰相銜怒左遷同知衡州路明年春
三月以朝列大夫改河東山西道提刑按察副使佩金符
夏六月拜治書侍御史秩中順十六年春使憲淮西江北
道秩嘉議十八年憲江南湖北二十年夏憲遼東明年春
以母老請歸養不允二十二年春召爲刑部尚書秩通議
逾年總管揚州不赴二十六年夏復憲淮西秩正議三十
年拜中奉大夫甘肅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以親辭改
肅政廉訪司成宗即位使肅政廉訪於陝西元貞元年春
三月遷眞定總管冬丁太夫人憂自鴈門徙處士君柩合
葬絳之稷山中書起公還眞定大德三年春二月拜江西
行中書參知政事辭奉使山東還四年秋七月以通奉大

夫參知政事行大都路都總管兼大興府尹本路諸軍奧魯總管管內勸農事六年春正月二十有八日薨於位年七十有三公至元名臣勳德焯著其薨也朝廷悼惜吏士護喪歸平陽以夏四月某日葬稷山西北嘉禾里泰定三年以子侃請制贈正奉大夫河南江北行中書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平陽郡公謚忠肅天曆己巳侃以公行實徵銘神道之碑不獲終辭因采其本末而次第之公始爲御史條奏宰相阿合馬罪二十有四召廷辯公枚數其罪彼輒引服數至於三氣沮情駴上動色若曰此三者罪已不宥目公曰巴而思臣下有違太祖之制干朕之紀者汝抨擊勿隱廷臣震竦其事今祕世未有聞時方倚相理財姑釋不問衆亦爲公危之太夫人趙君有賢識朂公曰國爾忘

家汝第盡力果不測吾追蹤陵母死日猶生年公泣謝白其長曰萬一得譴〻不以老母坐連也語聞上歎曰是母子有古義烈敕侍臣董文忠宣付史臣書之監大名小敢普得罪御史按之至見歐辱繼用公往聞道微服入境察悉其情還取驛抵其所擿抉如神簿責死罪十有七械送輦下俄以宥貫經臺門大詬公在察院促捕之目檢行橐得賂侍御史安兀失納救免狀即桎敢普而祕其事夜用巡符託詞邏奄至一道士室盡獲其賂明日陛奏上曰彼七死猶赦汝欲何爲公對罪十有七赦七留十餘誰任咎上悟戮敢普斥安時御史大夫二安善其一既斥與所善猶雙陸禁中公曰安庶人耳豈得與大臣狎叱令起座皆失色公即入奏一蛇九尾首動尾隨兩其首行不能寸今

憲不綱蛇首二也上曰然一人二冠可乎名兩大夫諭以公言大夫李羅懼以年少自劾罷有讒提刑按察之不便者有旨罷之是時廣平貞憲王月呂魯爲御史大夫公告之曰往者悖叛蝟起鄗塞見聞今列憲宇內廣視聽虞非常慮至深遠不但繩督有司而已也縷縷陳之大夫悟矍然曰幾失是夜造禁密詳奏上曰此天下安危計也其勿罷會駕北幸所擊相馳騎士縛公閱其家脫粟數斛外得言事故藁羅織苛毒公亢聲曰乘輿行狩戕害言官宰相寧欲反邪捃拾無所得斥遷衡州俄憲河東太原民飢開廩賑卹議者以擅罪公上知不私置勿問朔方兵興役民轉粟人畜顛踣公曰執政非策自蹙其本也投匭論奏改和糴疲瘵爲蘇留遷治書出憲淮西先是蘄黃有叛者將

吏臧獲良民以萬數公皆理歸民伍衆感泣相率立生祠
徙節湖北劾省臣楚國公罪以聞上閔其有勞爲痛治其
黨會阿合馬敗大遣使治官慝遼東宣慰使阿老瓦丁權
黨也侵暴尤横名公使遼至則封府庫究簿書審事察究
正魁惡著公道使還即命長憲遼東公疾馳夜入詰旦莅
事民懽吏愕郡縣竦動初遼朔旱蝗公至雨澍蝗滅其境
城烏桓白霫故地也民喜畜牧習射獵不事耕學公敎以
稼穡詩書居數年農㢅士奮民之孝者旌之不義而訟積
年不決者訓睦之稔惡者懲艾之武平縣民劉義訟其嫂
與其所私同殺其兄成縣尹丁欽以成尸無傷憂懣不食
其妻韓問之欽告其故韓曰恐頂顖有丁塗其跡耳視之
果然獄定上讞公名欽諦詢之欽因矜其妻之能公曰若

妻處子耶曰再醮令有司開其夫棺毒與成類幷正其辜
欽悖卒臺章以公詣平灤按總管劉捏古伯公至劉欲遁
去公密令憲傔張仲威作漁人匿西城橋伺之劉果與吏
徒會橋下謀揜其慾仲威得眞公一問皆伏吏胥之黠而
虐扼民之吭而快其所欲而民莫敢校者率以罪黜平灤
都吏張氏子尤狡而忮杖去之遠近震讋道行遵化風旋
馬前公默謂之曰汝冤從我吾爲汝理至縣舍風即見令
縣以槖鞬士從憲傔覘之信宿及翁薈而風息得五尸皆
短衣其一衣中得小印公下令居賈行商以端匹赴縣聽
和市辨之賊果執遼粟歲輸灤陽使督運急時民方饑公
曰吾忍視耶留粟賑糴使不敢沮民賴以生遼人以公政
通神明追思惠化立祠頌德入長刑曹讞獄與衆不合歸

臥於家竟如公言衆得罪公望益隆淮西不治復握使節申飭舊規風采立變初宣饒徽數州有亂者官軍併俘齊民加以刼掠絡繹淮境公責守令嚴津防峻訶譴民復其鄉者數千餘家帥臣昂吉而闇淮殆二十年位中書右丞以宣慰使操制兵民黨結中奥其子亦握兵煽虐奴官屬轢風紀莫敢誰何宿盜數十出沒淮海陸梁自宋未有制者宋亡帥葆芘其徒通納賄賂縱其所爲公遣健士襲捕得所匿兵仗貲財定案市殉者七人自是帥漁鷙狀百出公疏其跡取驛上聞帥餌驛勿給公潛前走得驛馳去帥遣兵校丁文虎追刺公至六河館不及公至揚州文虎亦至誣公於行臺俄而六河館人以刺公狀聞文虎被執公赴覲制遣近侍阿朮治書侍御史萬僧馳訊帥以罪廢已

而赴闕以擅殺淮賊譖公不中憤而斃淮境大寧丞相桑
葛之黨虐平陽者尤劇其敗也用公尹其府以清宿蠹詢
父老得郡邑田里眞僞利病緩急先後審行之民輯事理
遼西吳氏子鬻爲女巫行眩衆事之若神人公洞其詐攝
至府吏欲案究公曰亂常之跡可侈言邪立命撲死衆股
栗政
驛傳雜沓事
瘻大臣蠟眞奉牧
遂尹眞定道壅
枯壯弱日聽愬
堅動
無泥閼人人並
衆走府治瞻判決優
初饋饟不
充徵需日困公以楮鏹貸民因母取
畜孳豐廩稍闢
大賓館水磑創立如平陽用有
宗親之位傔從之區
秩秩井井甲諸路歲省官
而下不加擾憲人撫細故劾

公中書敷奏事不涉私法可施用宜著令式以示他州制
可郡人集衆象龍祝雨公曰無益令撤去迺慮獄囚底平
允雨大霈驛置新樂北阻派水使价車騎自南而北者雨
溢夜暝野次無所建議徙置派南衆大便順築寺五臺督
民運木奪農懷衆令方急公不從府懼佐貳交諍之公曰
吾民牧也惟民是卹請待農隙朝省爲允欒城盜殺人取
財夜舁尸置民隆氏邸縣笞伏隆氏父及二子當死械囚
送府哭於庭尸母辨贓無其子印識公疑之會使者決大
辟公詒他賊承盜殺狀隆氏獄緩眞盜遂獲黠吏退胥之
在民間者不啻百數刼持官府而肥其家咈其心則禍之
管庫稅廩之徒往往破產質妻鬻子以償所欲而不敢與
辯公劭農諸縣得其姓名杖死數人質鬻者還之餘多遁

去或改行爲善士其尹京也立誠信繩桀驁挫强禦卹惸弱事至而斷豪右斂迹三河民藏古銅印怨家訟曰將謀作亂縣搒掠其囚使符所訟至府辨其文曰三河縣印公曰何亂之爲以不輸官罪之制令尚麁匇稈以鹽易諸畿民霖溢害稼公請市芻郡户部據令督責上下洶懼公帥京屬從部白省竟以公謀寧息京甸京人弟假姊財不券姊嫠益貧弟賈益富姊嫠徵財弟曰有券即與姊憤愬聽者難之愬於公諭之曰汝但歸俟徐詸刼盜扳弟對詰大懼吐實暨姊中分其貲公果毅直諒立朝敢言操行清介忠孚信格有賜輒辭上至引唐太宗賞魏徵故事曉之對曰臣言分也受賞非分也竟不受持憲總郡皆有聲績以治盜赴鄂民衆衞送不絶盜聞之戒其徒曰姚公正人也

勿犯性孝太君年踰大耋公拜參知政事甘肅難於輦養辭不往世高其行搢紳推論聖朝人物骨鯁有爲終始不貳其操者公當第一固確論也蓋嘗稽之鴻惟世皇神鑑睿算長駕遠馭文武效能光輔丕業甸萬國冠百王盛矣然廊廟岳牧邪慝間出兆

當至元之際奮下列搏權奸莅方州滌巨蠹使辯捷不能措其喙仇憤無所憑其兇風槩氣節炳燿一世淵衷之所孚公論之所與豈徒然哉其忠義剛大蘊積有素故也公揚歷四十餘年功名事業磊碨赫奕侃訪輯遺軼既久始備因歎世有家者之子與孫或不侃若先烈湮滅可勝惜哉敘而銘之或有待也公始娶趙氏繼楊氏皆平陽郡夫人子男三人壽童蚤卒祖舜祕

書著作郎卒侃內藏庫副使楊夫人子也銘曰
帝運開大中統至元人傑斯寶匪寶璵璠惟天聰明憲象
執法元化宣朗昭融六合堂堂忠肅始峩峩鷹冠讜言正色
英風夏寒虎炳其文山立殿陛檮杌饕餮魄褫魂悸宸扆
凝邃上動天容庭有直臣庶儆其同有鑒其明有玉其潔
桓桓其勇夬夬其決孰撓斯曲孰鍊斯柔善善豈親惡惡
豈仇雖千萬人莫沮吾往如脂如韋有泚其顙俟符三剖
憲節六持義槩秋凜仁術春熙上亮其忠史載其信何勸
不懷何懲不震碣石之北淮海之南社稷尸祝無怠其嚴
滹沱溶溶霍岳峩峩其融其結百世不劘台鼎之崇芥視
不屑京尹之雄莫仲與伯有烈終始無間險夷誰近而忽
益遠益思汾川西流河水東會稷山之銘惟以永配

參知政事王公神道碑

至大元年汴梁路總管兼府尹王公年逾七十拜參知政事行尚書省雲南秩中奉大夫仁宗皇帝以公至元大德名臣拜昭文館大學士皆不果行延祐元年冬十二月七日薨汴私第春秋七十有九明年春三月十二日歸葬趙州寧晉之金符鄉換馬里中書以臺疏列公行續以聞贈通奉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太原郡公謚憲穆元統元年冬其仲子承務郎萬億賦源庫提舉鈞以翰林待制蘇君天爵狀徵銘公碑琳汴諸生也其敢辭公諱忱字允中世居寧晉曾大考進晦彩不耀大考守忠金承信校尉考玉太祖皇帝威行中夏率郡民款附從太師國王木華黎用武有功累官定遠大將軍慶

源軍節度副使夫人王氏生公剛毅正直讀經史不事空言能見之行事裕皇位儲宮取勳舊子孫入侍公被選忠恪小心十有餘年日慎一日或因事進説明諒不阿世祖皇帝察其能至元十七年拜山北遼東道提刑按察副使秩朝列大夫東藩諸王鷹人縱暴民大厭苦公繩以法遂斂避不敢犯宰相阿黑馬揞克固寵希合之徒言利徼倖小吏耿熙告北京宣慰臣逋官緡若干萬旣聞勅徵之熙懼失實增益制敕逮繫百餘人公疏其妄熙獲罪裕皇賓天儲極虛位帝春秋高中外危之言者雖衆未見允可公建言陛下臨御多歷年所至元初預建太子天下歸心鶴馭上賓臣民憂懼惟早定大計以幸宗社章三上帝俞其言俄勅皇孫佩信寶撫軍朔幕大業遄定二十四年憲河

南時南北既一無俚兇慝略民子女轉賣四方公謂此徒於聖天子仁覆天下之政梗害非常建請嚴立法禁從之遂著令甲息民汪清占息民籍已再世矣兵豪狀愬帥府曰吾亡奴也即馳騎數十殺清滅口取其妻孥貲產清子成逸出赴民有司愬之兵民文移往來數年不決頴兵朱喜始以避亂奴於人其主知其難於奴也集鄉胥里長同署券免之隸頴兵籍已久喜家火其故主子謂券已焚而復奴之喜持券出愬訟不決皆詣公愬之稽清占籍以歲壬寅其奴亡以甲辰喜券足徵白之鎮南王府誣者皆屈明年兩訟之仇結近侍誣奏公徇制下中書遣使收公案訊公疏臺請聞有旨馳名入見敷陳盡底蘊帝大悅曰若人非素餐者敕省臺譔慰還職近侍及使者皆以賍敗清

喜數百白脫虎咥綸公像事之二十七年置肅政廉訪司以新憲度明年公副使燕南河間鹽漕官守盜用賦緡十餘萬覈正其辜諸王分地恩州其下以錢貸民加倍徵息公令子母相當則止餘有罪先是以民入兵限私田四頃優其家公曰國家取天下以來兵無寧歲今海內雖定征戍遠方一兵歲費不啻千緡區區限畝豈易充給在民編者守令猶歲差富貧以均其力一入戎行永不可變請增田額使無饑寒內顧之憂不報其後以兵力乏竭敕樞密召公等會議以真定順德廣平等路俾之詢簡得富民數百家充兵兵之貧者遣還民伍人服其平公以舊臣屢憲方州至是威名益振三十年拜廣西肅政廉訪使秩嘉議臺檄以其廉能曉諸道疾不赴成宗皇帝即位元貞二年

春使憲河東名見柳林撫慰優渥會幷汾旱饑請發粟賑
哺全活者衆五臺大建佛廬敕中書擇銳事吏董役工部
司程陸信驅民夫數千冒險伐木死虎豹蛇虺者百有餘
人其時皇太后幸其所公入言以寺福民福未及而害已
甚非初意也徽聽開悟減其役仍賜卹死者家宗王分土
幷門廩餼歲取民間或不能供輒立契約毋息倍稱或不
能償隸其子女民患苦之公請出錢縣官贖還其親者百
二十四人於是諸王膳貲歲頒於官民瘼始蘇王嬖臣哈
瑲不花怙威肆虐公按正款伏王爲之請弗聽王馳使譖
公上未信會駕北幸罪人亡走愬公不法敕中丞崔彧問
之俄或卒駕還復愬詔省憲雜訊之無驗愬者抵罪由是
王禁戢藩傔民境晏寧大德三年遷江陵路總管不行七

年遷汴梁汴故宋金都邑號難治公至省人憲人以公舊
望不敢以府屬睞之政訟之難悉聽鑑裁下無隱情久之
政清訟簡吏民歌詠方宋包拯公莅汴之四年歲次丁未
河決原武注汴宋汴尤急吏士具舟楫以逭漂溺民大懼
公白省請疏導順下勢家以田疇不利難之公曰吾守臣
也當任其責即行河決壅以完城邑水息大築隄防羌族
璥手居騶陵者萬餘室民役不預公督使趣工得萬人不
日隄成民至今思之公精明有斷不畏強禦所至興學獎
士脩政新民不專法令威愛兼行爲世名德故姚文公燧
劉文靜公因與公游雅相敬尚蘇君公鄉人也時賢言行
優於志載其言曰世皇天縱有爲公及陳公天祥程公思
廉姚公天福皆骨鯁敢言視社稷民物利害若疾痛嗜欲

在已才猷風采凜震一世庸夫庸婦知其姓字豈聲音笑
貌爲哉天故生之以弼治敎善論也公夫人張氏封太原
郡夫人子男二人曰銳曰鈞孫男三人洙浩以胄子肄業
成均淵幼銳鈞皆有學行翀固知之其諸孫爲胄子皆馴
謹向學佳子弟也助教陳旅云銘曰
世廟帝運鴻惟永年仁浹義洽德崇配天咨謂裕皇左右
前後侍衛僕從詢賢世冑時也憲穆宿衛青宫行必循矩
言必見忠涵育有年一靜一動帝曰良哉才可試用卿貳
東臯位四品秩碣石醫閭光昭化日來歸定省遂莅河南
上觸廷怒下讋狼貪帝曰忠哉斯豈尸位丞相御史燕勞
還鑾皇鑑昭明飭新憲綱卿才而舊益礪干將太行西東
鴻河南北草木知名山川正色棲遲晚暮尹汴四封宋陳

許鄭春陽誕充偪側將迎於此大府茲健而獰猶憚叵處上獲下順居五閱年華髮蕭蕭益壯益堅其卷其舒大義終始錮百其鍊肓柔繞指五握憲節郡符再分洪波砥柱矻立不群政預鈞輔遯矣其道文崇祕館允也其耄之顯高朗之幽神明之地列岳之天列星滹沱之郊邯鄲之鄙刻銘豐碑徵信惇史

大元奉元明道宮修建碑銘 并序

老子生殷亳社苦縣厲鄉曲仁里距縣東不半舍九龍井在焉宗事宮廟歷代相因憲宗皇帝四年龍集甲寅故太師汝南忠武張王闓亳得太清明道兩宮遺址兵燼悉爲荒墟以文之燕請事修復長春嗣教真常大真人李宗師遺隱真大師提點石志玉通微大師知宮李志祕綜其務

歲丙辰誠明眞人張宗師奏請崇道眞人張尊師棲雲眞
人王尊師主其宮制無幾何棲雲蛻化其門人輩亦皆協
力崇道則始終不懈未踰一紀締構宏麗允惟明道故宮
以河渦混匯圮溺迨乎石李二公相繼爲眞人結廬墾田
充益歲廪事修治疏河流入北門繇是窪下瀓而窿漫漶
涸而燥至元壬辰棲神眞人陳志微以陳道潤張道淵楊
道和等率衆除荒實塹陶甓峙材準基定位以陳志和李
道堅等協襄事功達之長春玄逸眞人張宗師用道潤提
舉宮事大德巳亥棟宇克完百度鮮整棲眞眞人李志本
薦道潤志和道堅等陞提點令凝元眞人馬道逸飭舊圖
新日益充大謂宜立石鑱銘示永久元統元年特進神仙
掌教凝和大眞人苗宗師名太清提點趙道眞來京道潤

志和等因馬介趙屬筆於𣑽昔也馬眞人乘傳北迴嘗識
於衛趙君用是惓惓遂不終讓序曰隋名苦縣曰仙源唐
曰眞源宮曰紫極追上老子玄元皇帝以本帝系築宮縣
隅東北備嗣皇帝駕文之齊居榜曰奉元天寶二載易紫
極爲太清宋加太上老君混元上德皇帝名縣衛眞眞宗
兩謁太清壇奉元之陰東鄉祝拜易宮額曰明道金仍其
制錫良田豐祝事鴻惟太祖聖武皇帝奉天威君六合天
寤宸聰使車馳召長春丘仙翁崑崙之山歷數年踰萬里
覲遐朔推道餘沃淵衷拯生靈仁萬有其功大矣老子亳
宮之方葺也世祖皇帝潛藩下教令即位錫以寶書申護
禁勗匠役遣使致祭太清畢工敕翰林承旨學士臣鶚製
其銘中書左丞臣樞書其文中書右丞相臣安童樹其碑

寵嘉之數滋隆往昔今道家殊流皆宗老子太清明道源
本所在長春道葉主嗣亳教知所宗矣猗惟大元慶運開
兆李唐奉元得名玄天陰騭今宜兼用唐宋舊額榜曰奉
元明道以尊皇極孰謂不可趙閒之曰唯唯迺銘曰
老聃之生於殷之亳微妙有無天地橐籥非隱非見仕周
藏史龍乘風雲帝先誰子繩繩道裔上 是弘儼像殿室
堂陛崚嶒 無閒遐逹惟玆
亳土九 神湫孰源其泉孰 振古及今緜數千載
際我皇明華有餘彩昔我 雷厲八紘崑崙赴石軒轅
廣成坐進玄言天 宇宙在手天慈救衛有赫世皇
光繩祖武乾德 萬物斯覩溥浹寰海如天之仁知風
之自道系 中統至元運開鳳紀因亳仙源厲鄉仁里

嶽竦雲宮復太清濬鑑昭錫詞臣著銘趾邑艮方宮曰
明道傾圮沮澤久未締造嗟哉岸谷變易高深逢我盛
抗起湮沈張肩王隨石孟李仲班班偉人繼拯玄統至道
坦坦至衆林林才用其力德厭其心棲神棲眞踵武徐起
習馭輕輳通轍順軌載定其址載峩其宮煙霞洞府風雨
幈幪山川會靈紫氣充盈羽衆式瞻淵宗有象遨食於地
遨樂於天果蓏在圃稼穡在田聖祖神孫開此道域其寧
不思荷帝之力瞻彼蒼昊有開必先奉元明道名豈徒然
太清在東長春在北祈我皇祚永配無極元統三年歲次
乙亥十月日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字
木魯翀撰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二十九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三十　内集

姑蘇劉昌欽謨

孛朮魯文靖公　遺文

碑銘

皇元故武略將軍濟南冠州萬户府千夫長監末赤公神道碑銘并序

聖朝統有天下制官以國人冠其上如古置監者然重國體也兵名所部曰翼其監以北庭有武功者爲之濟南冠州新軍萬户府千夫長劉洎翼監將武略將軍末赤以至大三年秋八月十有九日終南陽郟邑私第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於是公告老去軍蓋十有五年矣既葬之明年其子掌斡特暨其孫耐滿特狀公平生走汴階其婿家子

劉生汝止乞銘且言公之子孫再世能讓蓋以公武足致位德足化家故也於是敘而銘之公世出朔漠其族世曰耐滿氏考曰昔不察當天兵南墟金社卒行間公寄跡在軍都帥府即署公劄臘都鎮撫屬副彈壓大兵伐宋從大將覘徹戰百丈山從萬夫長治栗察破黃先洞至元十有一年從都帥鄭國忠宣公破沙洋攻新城明年冬從大軍擣江淛破關隘帥府以先後功狀彰聞分兵二百署職總把自是宋平十四年春正月戡定閩中有功行中書省版以舊職仍移書樞密奏授忠顯校尉職爲眞其年從忠宣公定嶺海薦陞職樞密奏加昭信校尉職仍舊帥府署公鎮撫仍將其兵十八年十九年帥府及行中書薦以檄遣公領大將別部幹略戰效益有聞二十有一年詔諸戰將

定功以聞用是樞密奏遷武略將軍佩金符監長千夫時二十四年夏六月也其年從行省討交趾署副都鎮撫號名指縱勇赴銳戰抵蠻都襲逋王嚴柵護集矢石兵無違律省臣材之二十有五年歸駐鄂省以其功聞由是遷監濟南冠州翼鎮戍湖南之桂陽元貞二年公以老疾告其子和尚以承信校尉佩符繼職公姿雄拔性勁直事萃於下情捍於上以理申白無少阿徇佚老鄉邑優游以終嗚呼北庭將校之良也夫人笏都德明里察大悲奴皆前卒今夫人蘇氏子男五曰寨臘曰馬僧夫人笏都德出也曰和尚母夫人明里察義男曰蒙斡特曰丑驢女三曰孛魯歡適百夫長吐臘曰完摭適冶先不華曰拜葉真適百夫長錫臘男孫十曰耐滿特曰明安達曰拓因曰撥烈孛特

曰關奴曰完撫都曰孛羅曰藹葉尺曰寶童曰壽童女孫十有一先是公請老子寨臓當繼與其弟馬僧讓其季和尚和尚卒子幼寨臓子耐滿特當襲又讓其弟明安達時公生存子孫交讓於當年鄉人義之銘曰

元氣磅礴八荒同樞孰裂據之朔南一拘神人膺圖龍見漠北聖聖迭作何判不一當至元初有事南方衆智羣力雷砰電翔噓風噏雲霧廓煙闢運臂伸指無功不集相時行間緊武略公雖職裨校克壯其戎歸老於家誨子教孫以禮以讓雍雍其敦稽公之生自始奮跡既昌其家又永其福悠悠汝波紫雲東峩碑墓其阿百世不磨南陽孛术魯翀譔

河南淮北蒙古軍都萬户府增修公廨碑銘

昔光祿大夫江西行省平章政事贈金紫光祿大夫大司徒上柱國鄭國忠宣公推忠開武協運佐治功臣奥魯赤統蒙古軍四萬户佐帝平宋開闢洛陽縣龍門山之南伊水之東以治軍政至其子嗣都萬户脫完不花始搆治宇以肅官寮今其孫嗣都萬户察罕鐵穆爾偕其副都萬户昔置伯吉謀曰舊治陋隘弊腐宜撤新之始其地廣袤十畝因增倍於先治事之廳退息之室賔佐之㡓幪傔使之麻庇簿書之庋閣財物之庫庾庖厨門闥譙樓隷舍至四十楹壯麗崇深名其堂前曰仁武後曰忠益樓曰嚴更遣千户咬住暨忽都帖木兒馳狀徵記劉臘爾氏自行省鐵本台麥烈忠宣公奥魯赤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脫完不花贈守忠翊正濟美寅德功

臣資德大夫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同知行樞密院事普荅剌吉贈保忠經武致德宣忠功臣上護軍夷山郡公五世六襲及今都萬户自懷遠大將軍加昭勇年三十有二旭申氏自博魯溫諾延行省兵馬都元帥塔察而蒙古軍四萬户別里即台橫州屯田萬户府達魯花赤輕車都尉平陽郡侯客察而都元帥兼江東西大都督宋都台鎮國上將軍江西道都元帥阿魯輝輔國上將軍江西道都元帥副都萬户平陽郡襄愍公伯里閣不花六世八襲及今副都萬户自懷遠大將軍歷定遠加昭毅年三十有九昭勇昭毅皆蒙古貴族世冑其祖與宗自太祖聖武皇帝來繼忠勇靖朔漠開西域伐金伐宋一海寓著勞績今兩都萬户協心力輯軍衆居則恪官守動則整戎行善

於紀律斯可見矣乃序其事銘其堂所之碑曰
皇元受命震起天北風雲龍虎感會奮激羽翼爪牙交濟其功分守方嶽帥總元戎河淮都侯峙閫嵩洛兩帥鉅宗光世其爵統四大府兵政霜嚴節制涖止宜竦其瞻斧斤山林梁棟柱礎以埏以植隆闢帥宇仁里斯美宅必處仁志在仁武熊羆化馴優游清暇退集燕室延訪賔友志廣忠益煌煌聖朝武緯文經崇堂邃奥式永攸寧翰林侍講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孛朮魯翀譔

普濟宫重建麻衣子神宇銘

距穰西百里而遠有山曰靈堂古麻衣子棲眞之跡在焉學道者狀其事云子出沒晉宋間今餘千年其間或有因其跡而繕宫室弘道法者皆軼不紀今太易道人毛守朴

鋤荆棘侈土木一新之慨然曰仙聖之跡失今不錄將遂
顛絶千載之下不有能筆孰開厥靈奉狀摯瓣委筆焉徵
狀麻衣子姓李氏名和字順甫後除神人更志康字惠和
自號麻衣子貞觀間封惠慈廣德普濟眞人眞人世居秦
父思温西寧令吕穆帝昇平元年春二月十有五日生眞
人而紺髮美姿膂力絶等然性明慧好經史契悟玄要而
綽有才譽孝武太元九年時年二十有八喟然太息曰吾
年如此猶湛穢腥腐愚亦至矣以學道之志告親請去西
寧君責留之不爲止君曰吾爲汝築別室聽汝所欲爲何
如不答陰入祈口坐一巖間彌月人不知君偕親黨求之
遂冞入結廬居之西寧君迹見曰吾老矣職則汝襲無苦
爾爲也不荅令親黨逼之不起嘗獨行終南逢一道者藜

杖芒屩狀貌尨古倚阜危坐謂眞人曰吾久汝候矣揖與語皆道祕也由是神悟劃然道者授以祕訣戒曰終南非汝宅也南陽之間湍水之陽直乾之方有山靈堂石峒其剪神開汝鄉汝則往之當有異人率衆拜汝汝愼拊之可以翕神功於蒼茫問姓名道者曰吾左玄太極也言訖不見眞人神其言往求靈堂於湍陽者久之莫曉所在道遇樵者相與問答所自來及所欲往樵者欣然導至峒門問樵何居曰此山俄頃化去乃益喜自是坐峒十有九年時安帝義熙十年夏大旱居民張奭約衆計曰麻衣子有道者也盍往叩之衆諾相率詣峒焚香置水於前禱之眞人初坐瞑目頃之顧曰何爲者衆以旱請讓却之衆日旦暮請不輟眞人苦拒者亦累日將夕有少年十許輩前請曰

人曰紛紛何也眞人語以其故少年請但許之眞人託以昧妄不敢諸少年復堅請眞人怪諸之翌日如諸雨果大至霽行山間見十有二人睡山陰熟睇之皆負龍狀心異之還峒而十二人至皆稽顙曰吾屬龍也所居之溪曰巫峽曰五雲曰岷山曰淸遠曰桐柏曰播塚曰崑崙曰武陵曰苧羅曰滌溪曰浣沙曰澠池上帝以師道業有成敕令輔師行化耳眞人稽首帝居而推峒居龍別占一穴龍自峒入雲霧晦冥雷電交作抉裂山背各潰一穴而去眞人後游鄖鄉歷宋孝武大明元年眞人行年一百有一矣秋八月八日白鶴翔集祥飈靄雲蔚燁扶濩眞人儼坐而逝鄖人卽其地築觀名以白鶴仙墳存焉唐貞觀十三年天子制表山曰石門靈堂峰曰顯聖峒曰勝泉龍皆封公曰

廣潤洪潤咸潤慈潤靈潤施潤崇潤豐潤應潤愍潤顯潤
保潤封眞人曰惠慈廣德普濟眞人旌宮曰普濟果爾則
太宗以邁往之君首刱大業賜神號於宇内而於麻衣子
之所宫褒奉殊特則靈堂道區古勝地也自後泯不可稽
豈山川之運自有盛衰道自有汙隆人之爲事者或成或
否學道者或斷或續操著述之任者或工或拙或足以傳
或不足傳而至然邪皆無由知之今守朴挺然自奮於千
載湮圯之餘追麻衣子之道於蒼莽寥落之際而振襮之
平居則有水泉之利亢極則有膏澤之請一方之民將神
明其所爲十二溪之神物將集靈異於玄漠惟吾所令苟
幽明順指人神効績則推而達之清朝貞觀之褒有不必
取榮異代者翀嘗聞希夷子受道於麻衣道者豈度世不

死百世一下遨遊人間耶不然將兩麻衣耶或度世不死滅沒六合徊翔故丘拊守朴之跡而歎其精心苦力能紹其業也如此則守樸之籍丹臺上玉室也將有日矣於是敘其事而銘之石銘曰

警虖眞人挺跡有家咀道之腴土苴世華神人指迷大華培塿靈堂崔嵬上列牛斗惟龍騤騤滅沒有無乃奉帝旨爲吾卒徒窟宅八荒呼吸自我滂澤四施孰往不可悠悠山雲鶴逝千載民之神之功猶不宰曰惟守朴跡遠心同華觀峰出轉替曰隆泉流泓泓以溉以灌鬱亢曰請曾不我捍有黥其首衆奔走之神眇莫覿守朴其師蒼琰穹窿而刻斯語山英桓桓斥護終古

知許州劉侯民愛碑

至大元年秋奉直大夫許守劉侯既終更矣郡縉紳先生田浦城劉興國■舊家望族郡人之父兄長者謀劉侯字民之政於石屬筆小子翀懇讓不獲敢蹟侯行事譔次之大德龍集乙巳夏六月侯下車家政斬然閒無雜謁其在猷爲苟有利民無或不舉許北趾於汴南揖淮楚素號多事侯材識精敏百務叢劇聲容舒徐刃婴而節解吏無稽牘獄無梲訟不尚苛猛而凛不可犯自公而優入則杜門端晏游泳典籍出則賓禮先覺隆奨學校三時既隙則帥郡屬叩校官請益經史親爲之倡繇是郡政翕然侯澤物仁而有方耕鑿樹畜求底實效及終三年諸軍藪牧外丘陵原隰墾闢殆盡初郊農貿穀市儈連郡豪儌糴外關擅輕重以售孱弱胥困乃立斗斛市距州治重脅糴翔價之

法趨者如歸糴雖升合以上無敢摧衂民農兩利之侯以事出法漸弛復襲舊至杖大駔數人法復立民頌歌之歲丙午河南諸郡飢流瘠日至春穀價勃湧首發私庾大縮價聽民糴募富民粟數萬斛出糶市廛糶有不均也於諸社責其長日閱數賦與之夏雨戕麥得請出郡廩積年鼠耗鑿米薄價紓民春夏徂秋無凋瘵者明年薦饑羸莩狼戾請省出公緡賑之民爲蘇中統抵大德凡所立有司法程討閱簿書彙帙度寘而據守不跲故勇於拯民而善禦其害省大核屯田臨穎鄧艾口民稻田三百頃人有說省曰此古屯也可復築之下侯按實之侯按至元中司農研水利拓民業隆平生息之道也業此率三四十年暴取之民措何地省不韙以兵民恫疾之狀迭陳不可卒止宣徽

歲遣使征羊馬法三十取一至則肆虐取人莫誰何度其至令縣民大書其法於垩壁患遂止程約五縣繇賦齊均凡出錢於縣官市物民閒曰和買民產所有猶未易供無之則估百倍賦官郡縣苦督責無敢拒貪肆者亦陰幸漁獵雖瘡痏其民不恤侯深患之土有則均賦之苟無之抗簡覆陳不允不止鄢陵扶溝產紅藍猝不時買萬鉅時其地年歉而藍霧民大驚蹙省以侯敏幹略趣買之相其故力請罷之是不獨仁於許又有以仁其鄰也省檄論囚荆南時荆楚大水民饑歸請撤禁山澤以活危墊省移中書如請民濟於阨是其澤不獨囿於近又有以及其遠也其聽訟明察而果哀矜惻怛未始不行其閒襄城南距湛河與葉交壤葉民之鹽取解池齊鹽止襄舊樹石河之南堧

鐫以畫鹽之法葉令妄徙而北侵襄民近百家嗾漕屬以其法酷穽之兩縣飛狀鬬辯葉引陝漕合攻襄中以危法時侯偕省使者會決之卒以理摧葉復石舊疆民厎寧河南先民疎土曠田價至弱雖有質鬻而契券闊略鹵莽逮今民日生集叢蓁灌莽盡化膏沃價倍十百鬬閱滋熾豢吏蠹法孔穴紛出至有緜曠歲時而莫之決者侯既清白復詳聽覽而洞情僞佑是懲非至未半歲決以百數訟爲衰民葛英女嫁而奔人英蹟之獲他婦憚嚴其舅姑而私竄外者寘家令妻教婿族事如其女返魂他屍者歸婿不納一男子果爭之訟不決侯行縣詰之情立出民有以計誣罣其同行者訟縣醉亡楮繙千獄逮人數十訊不白屢愬州至據地以慟覗色詐立屈之決囚南陽主婦告奴酖

其夫三日死榜楚極憯毒獄久不立侯讞曰實有毒立死
無少緩者簡孚獄供有寃立貰之其聽決多此類也舊水
旱禱祠桑門羽流雜巫覡囂唄無益一不取齊祓精壹以
走羣望靈貺昭荅嘗春旱禱八龍井明日雨大作民有擁
香拜舞治所者人既德侯侯善使人而知所務長社尉廨
僻遠爲創築近郡治使與庫傳狴犴相連峙儆循捍衛弭
患無形三皇肇立民極今天下通祠而舊郡祠陋丕搆新
之崇葺廟學植檜栢六十四本築室藏書購塑工體先賢
貌影自濂溪及紫陽朱子像而祠於學故實凡相交承則
帥家屬厚贐禮去者於侯又最豐終讓郤之始終銖髮無
取及是人益信在政睚睚嶽牧風紀屢倚用之軋强鋤暴
在人所不敢爲侯不憚也將退戢之日其下讋伏如甫至

談者偉異之名聲籍籍上游諸公多譽籍之交剡騰薦不一二數士論倆奉法恤民有古良二千石之風知言者是之侯名天孚字裕民家大名以國書生從事中書出判東平移漕司擢知冠州遂遷許風岸嶄立器度凝遠春秋方強攄用未既加忠孝豈弟出天禀能以學濟之淵乎莫測也浦城名九疇與國名庭瑞皆仕焉而已者聲實素著郡人望所推先郡既不忍弭忘侯德兩公倡帥之人彌咨歎其公云𦙍既敘其詳乃最而詩之庸翼郡人寥邈之思辭曰

郡侯繩繩三歲逆旅孰莫我矜侯吾父母我饑我寒燠我餔我鳴柚於家田墾在野緊我窘躓均恫其身膏以雨澤煦我陽春惟古立學定民之命治有本末禮樂刑政誰茂

棄之謂能其官我侯至止德馨如蘭士蒙顒顒侯教載之縉紳煌煌侯勞來之孰匪人哉而玩侯法將薙芟之我用是恕善達而施天下之兼寧獨吾私一郡是淹車聲轔轔民莫侯攬有堅其珉鐫配琬琰鼎鼎其來疇允侯蹟跂予望之其永無極

安氏尊經堂銘

明明尊經安氏堂之用有儆惕予其銘之於在古昔挺起神聖越紹上帝昭我明命暨蒼姬氏四術迺崇詩書禮樂順古範鎔文武道衰四教崩弛孰其救之天縱夫子龍馬獻圖用著蓍策吉凶悔吝開我人則二禪三繼曰帝曰王典謨訓誥明我天常志欲有言形於詠歌雅頌得所神人以和王綱失維列侯遞覇其敢僭踰筆討無赦是謂四府

其用不窮大禮大樂升降汙隆宇宙有經終古莫忒民無能名功載人極鼎鼎儒者相與守之孰吾堯桀相與捂之曾子思孟荀董王韓周程張朱以達聖元不息不泯皇衷民彝其有能奮立百世師安氏東垣世以儒名味道之醇服義之精百氏諛聞寧不有當處宜下陳經無二上至小無内至大無外晦不加感顯不加泰風雨震凌帡幪是屋六籍鳳峙疇匪雌伏安父之嗣伯仲叔季稱子齠孫繩繩繼繼豈徒藏之斯務明之豈徒尊之斯務勤之其徒之賢蘇伯修甫將以所聞往相告語多岐亡羊克敬克念無或怠墮請以銘鑑

鎮平縣尹劉侯遺愛之銘

今至元三年歲次丁丑冬鎮平縣尹劉侯代去校官朱秉

誠者舊楊仲賢梁國英士李昌祖等來曰侯以元統二年冬涖縣審荒蕪課耕懇稅丁戶均差徭察事情靖䆊闢獎士類隆風化集流散遂生養嚴法令弭偷剽始至決訟百餘皆當愬曰稀簿甲不紊里社耕學日修捕邏日謹穴剽日戢三皇宣聖廟廡潚圮俎豆諸生廢弛者日修舉遂暇無事他所赴愬憲部府廷者用侯推決剖析無滯農書刻布民社曉耕植蒔穀果蓏歲日增常平義倉之儲歲日裕墾田歲日廣貫戶歲日衆憲暨府皆剡薦廉約清畏自始及代無私謁衆曰信將刻石永思以示不忘敢請予曰吾故人也知其才惠政如此其可辭侯名益謙字恭甫潁州太和人以蘄黃府史入憲自淮荊三道掌書除萬億寶源提控案牘擢河南行省理問所知事秩將仕郎選充本省

掾史尹縣褭陽秩承事郎尹是縣剛毅明果奉公忘私其
天性然也因摭所聞系以詩其辭曰
綿亘宛境跨帶穰邑大山盤互源泉悍急鎮曰陽館民牧
且耕金季置縣始號鎮平聖朝開濟分布諸侯之此遥署
襄府樊州中統至元遷易守令稽考事宜始復縣政令長
相因六七十年豈無惠愛留此郊鄽誰如劉侯慎終如始
清已仁民懷古君子今其去矣日月有恒既挽莫及而借
莫能斯琢貞珉刻頌嘉績庶幾見聞追慕無極

記序

大元通制序

至治二年冬十有一月皇帝以故丞相東平忠憲王之孫
中書左丞相位右丞相總百官新庶務徵用老成開明治

道皇元聖聖相繼百有餘年宸斷之所予奪廟謨之所可
否禁頑戢暴仁恤黎元綽有成憲然簡書所載歲益月增
散在有司既積既繁莫知所統抉情之吏用譎行私民惘
政蠹臺憲屢言之鼎軸大臣恒患之仁廟皇帝御極之初
中書奏允擇耆舊之賢明練之士時則若中書右丞伯杭
平章政事商議中書劉正等由開創以來政制法程可著
爲令者類集折衷以示所司其宏綱有三曰制詔曰條格
曰斷例經緯乎格例之間非外違職守所急亦彙輯之名
曰別類延祐三年夏五月書成勑樞密御史翰林國史集
賢之臣相與正是凡經八年事未克果今年春正月辛酉
上御樓殿丞相援據本末奏宜如仁廟制制可於是樞密
副使完顏納丹侍御史曹伯啓判宗正府普顏集賢學士

欽察翰林直學士曹元用以二月朔奉旨會集中書平章政事張珪暨議政元老率其屬衆共審定時上幸柳林之辛巳丞相以其事奏仍以延祐二年及今所未類者請如故事制若曰此善令也其行之繇是堂議題其書曰大元通制命翀序之翀惟聖人之治天下其爲道也動與天準其爲法也粲如列星使民畏罪遷善而吏不敢舞智御人鞭笞斧鉞禮樂教化相爲表裏及其至也民協於中刑措不用二帝三王之盛盡於此矣雖刑罰世輕世重而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古之制也聖朝因事制宜因時立制時有推遷事有變易謀國之臣斟酌損益以就中典生民之福也仁廟開本於先繼志於今萬世慮也雖然明罰敕法朝廷之道揆在焉惟良折獄哀敬折獄有司之法

守親馬源則濬矣流斯承之可不慎歟

張文忠公歸田類藁序

聖朝牧菴姚文公以古文雄天下天下英才振奮而宗之卓然有成如雲莊張公其魁傑也公自弱齡以才行名縉紳間仕於朝盡讜言行直道自禮部尚書參議中書請謁親濟南俄以吏部尚書召親疾終喪省臺奏名至再至三年五六不起文皇即位關陝以西兵侵旱厲民莩政荒拜行臺中丞迺起西馳及秦民四流亡耄穉子遺若鼎魚筏蟻天毒方熾湯沸泉溢吏士猖獗日瞠神駭莫克拯拔公懇悃率倡務用仁術官帑不繼傾已囊橐日不勝給每每大慟民僅蘇復公疾薨天子聞之惻然閔悼贈攄誠宣惠功臣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濱國公諡

文忠中外嗟惜無何䱮使憲陝西士民談道琅琅耿耿未始不悽愴以聽之秦人悲思樹石刊頌不怠公質厚剛毅正大明白仁於家忠於上確信不渝已善不伐人之善推奬若不及其文淵奥昭朗豪宕妥帖其動盪也雲霧晦冥霆砰電激其静止也風熙日舒川嶽融峙綽有姿容闓翕頓挫辭必已出讀之令人想像其平生千載而下凛有生氣不可磨滅斯足尚矣公素知䱮其子引偕其婦翁吴肅彦清持公所輯歸田類藳三十八卷徵序因書其概如此公諱養浩字希孟雲莊其自號也行業履歷家乘國史有載兹不容贅元統三年龍集乙亥二月甲寅朔中奉大夫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孛术魯䱮序

詩頌

范墳詩

宋蜀郡開國公范范鎮景仁謚忠文其一世盛德偉烈光著史籍人固知之其葬在襄城汝安鄉推賢里載東坡集中甚詳襄城故隸汝州翀來訪問故老其墳儼然故在已爲野夫豪農耕爲禾黍之區矣范氏當金季猶有居墳左者自經兵燼不知所存拊事歎閔故爲作詩以記其槩幸在官君子知其爲先賢遺壠庶有以處之

忠文峨嵋英始也跡甚微堂堂薛簡肅旟隼西南飛其人古廉守肯持蒟醬肥所得一偉人天下大布衣引以賓王家光映春宮闈昭陵宋仁主前星久無輝犯諱言所難雷電每霽威雄哉鍊石手妙補天巍巍丞相江南來雲掩扶桑暉舊德陳苦辭往往阸謗譏諸賢抗章疏弱卒攻堅圍

公力幹禹鼎正氣砰黄扉荆舒憤至骨斥語筆自揮贈之
以蕙蘭何往無芳菲時公與司馬聲諧玉琴嶶解冠挂神
武甘老西山薇九寓日瞀瞀赤子將疇依兩公幸無恙起
拯或庶幾嗣君元祐初痛洗前人非民望屬司馬欲邂天
爲轙帝命起公臥門久車停騑君實了吾事此外何所希
清風溢寰海不啻嚴陵磯公既晚家許道德人所睎襄城
卜封竄汝潁皆京圻我來訪遺壠名姓存依稀來仍散兵
燼雨雪無留霏公名在天下豈逐薤露晞誰能禁耕牧盛
事乘新機吾力不足振感歎徒歔欷

駐驆頌

繼天體道敬文仁武大昭孝皇帝即位修明世祖皇帝隆
平故事以故東平忠憲王之孫司徒忠簡王之子拜住丞

相中書至治元年詔若曰忠憲弼我世皇功在社稷德在生民其敕詞臣即王所有范陽采地朔南康莊碑之昭示悠久冬刻銘既完十有二月丞相承詔蕆事凡犒工勞衆郡邑無所擾饋賀無所受天子遣使牲牢之饗秬鬯之禋數異禮隆不一而止父老聚觀或至感泣明年春正月帝幸涿州至碑所重瞳凝竚顧瞻有懷秋九月幸易州還丙午帳殿碑垣之南駐輦御殿上顧丞相若曰汝祖考之績之盛世載帝室維朕不忘亦惟汝之賢有以相朕益懋世德故也丞相頓首謝翌日既旦太官饌已上步入帳殿御金椅座碑右丞相稱觴獻萬歲壽從臣以次進觴天顏和怡甚久迺去丞相諭翀曰皇上眷我祖考至此不刻以志則未有以稱汝其銘之翀祇栗奉命用敢敘曰太祖皇帝

開創大

王孔溫 哇太師魯國忠 華

定疆宇繼世國王皆著大功忠憲王

有八嶷然以鉅德大人相世廟統 度底

雍熙仁覆天下以垂大猷以迪來哲皇上念垂統之艱難

守成之不易懷往烈 聖度 非一介臣能窺萬

一敢即所聞見而獻頌曰

赫赫聖明嗣大寶位 紹我皇制慨想先正孰佐

我家奄奠八紘帝 我太祖疆理萬國忠宣忠武

功高輔翼雲雨方 掃華夏之民國王蔭葆巍巍

世皇幅幀既同 成治隆忠憲之功奕奕忠憲虎變莫測

年未及冠 著明烈端冕正笏不動聲色儁傑在職儒碩

在廷何昧不昭何墜不舉何絕不絡何遠不緒三十年間

再秉鈞軸天極地　孰匪亭毒至元始終中外人心大耋
齠童締慕至今天日清明終古莫晦柱石廟廊宗社永賴
相國今誰忠憲肖嗣民之望之忠憲是繼克繼克肅滋益
光大一以至公熙我大載帝謂侍臣丞相之賢家世所因
其敕詞垣于忠憲勲大侈以文配永河山以竦見聞涿鹿
范陽王有采食山川蒼蒼北拱帝極蛟螭盤拏大鼇負之
德音不劘神訶護之六龍翺翔馭日霄漢再狩郊坰日此
銘篆淵鑑昭回駐蹕永懷廓清煙霾以霽九垓從臣焜煌
千乘萬騎能不激昂以勵忠義世世夔契生此德門君臣
道合豈徒示恩忠憲來雲源源裔裔臣頌兹刊丕告無旣

附録

昌按元史文靖公為學一本於性命道德而記問宏

博文章簡奥典雅深合古法用是天下學者仰爲表儀居國學最久自許文正公後以師道自任惟耶律有尚及公而已有文集六十卷今多不傳子逵死於忠逵婦死於節一門之美有足尚焉昌至鄧州閲士籍得其後之習業於官者猶自稱魯齋政家云昌在

菊潭識

中州名賢文表卷第三十